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册目次

醫貫六卷

〔明〕醫無閭子撰
〔清〕呂醫山人評

清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醫貫目錄

醫無閭子著
呂醫山人評

目錄終

醫貫卷之一

玄元膚論

內經十二官論

山東省圖書館藏書印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內經文）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按內經此篇本為黃帝問十二藏相使貴賤何如而岐伯答之如此謂十二官各有所司而惟心最貴心得其職則十二官皆得其宜猶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蓋心與百體分言之則各有官號統言之則心為百體之主即此義也故曰君主之官曰主明文義自見若謂別有一主則心已不可稱君主豈主復有主焉又謂下文當云十一官不當云十二官此拘章句字而不求其義也即以經文例之六節藏象論云凡十一藏取決於胆五藏六府胆巳在內則宜云十藏而云十一藏又將別有一胆耶靈樞邪客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如遊氏言亦止懸云四藏六府之大主矣又豈心非其心聖夫曰君主曰大主經中明以心主為重惟心主故可曰明不明可曰以養生以為天下正為神明出焉故也如以命門為主文義皆不通矣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內經止就十二宮中分別貴賤相使而氣初無別有一主之意趙氏獨主張命門為一身之要未嘗無說而必牽鑿經文以附會之却不可為訓至雜援儒異以強合自文更失之矣凡論學論醫皆不可如此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孔門之一貫上絡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

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

病耶余一日問一高僧曰自心是佛佛在胷中也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團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問之曰真如心有何形狀僧曰無形余又問在何處安寄僧曰想在下邊余曰此可幾於道矣（此在禪門亦是弄精魂適為其所笑耳）因與談內經諸書及銅人圖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將十二經形景圖逐一申示俾學者按圖考索據有形之中以求無形之妙自得之矣（附會不經莫如此論本欲以夸大自文而適見其謬陋）

形景圖說

藏府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同出一脘異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為氣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脈之行氣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為飲食之路水穀同下併歸胃中乃粮運之關津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一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即垂厥口乃閉故水穀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

開張當食言語則水谷乘氣送入喉脘遂嗆而咳矣○喉下爲肺兩葉白瑩謂之華蓋以覆諸藏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吸一呼本之有源無有窮也乃清濁之交運人身之槖籥肺之下爲心心有系絡上系於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其象尖長而圓其色赤其中竅數多寡逈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心之下有心包絡卽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卽居於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動凡脾胃肝胆兩腎膀

胱各有一系系於包絡之旁以通於心此間有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卽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能犯犯心卽死矣此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廻相著遮閉濁氣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爲肝肝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於心包爲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肝短葉中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也施氣運化熏蒸流行以成脈絡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爲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鐮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後附脊膂左環廻周疊積其注於廻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卽廻腸當臍左廻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廻腸左環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爲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爲血脈以成

骨髓津液之餘流入下部得三焦之氣施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溲便注瀉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口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滑上無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全假三焦之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閉格不通而病矣此咽之一竅資生氣血轉化糟粕出入如此○三焦

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有名無形[illegible]（說見張景岳三焦論）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腐熟皆待此通達與命門相為表裏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於諸脈即膻中氣海所留宗氣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為血液以奉生身莫貴於此即腎中動氣非有非無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

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迴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即州都之官氣化則能出者下焦化之也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說當理張景岳亦此云）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可

（據證的確陰陽畫斷定際即也）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趙氏一本刪去此十二字）名曰命門是為真君主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謂三焦之竅穴則可謂此即三焦則不可）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竅（然則此又何藏府也不幾仍越人之分左右乎）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上行夾脊至

腦中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故曰五藏之真惟腎為根褚齊賢云人之初生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岐也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

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胆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鼇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此譬自有理然不可謂命門即[illegible]謂之火也即十二官之主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爲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全書宗旨然不若云以眞火爲君主而加意於命門斯可矣）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

歸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火之有餘緣眞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王太僕寒之不寒熱之不熱二語最宜參蓋言其變也）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爲火而其原在肝腎爲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illegible]）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爲同氣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之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爲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得立齋之微旨確然不易之論）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又恭傳會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

極也同此一火而已爲聖賢爲仙爲佛薰蕕同器是何言歟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闢千古之未明見者愼勿以爲迂薪盡火傳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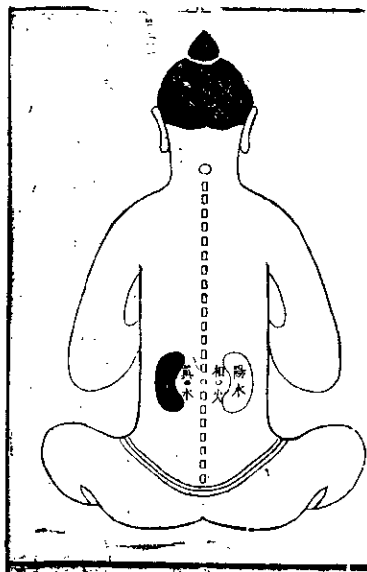
陽火　金

土

陰水　木

以太極形容則得其理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爲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一中分太極中字之象形正太極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圓之即是無極既曰先天太極天尚未生盡屬無形何爲伏羲畫一奇周子畫一圈又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具有太極之形在人身之中余按古銅人圖畫一形象而人身太極之妙宛然可見豈好事哉亦不得已也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爲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爲七椎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經文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父母指君火小心指相火曰父母曰小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摘此句是欲以小心爲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處兩腎所寄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是命門所居之宮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此句揔此的確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即天一之眞水也此二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眞水

又隨相火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之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爲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爲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爲主此四句理未的故趙氏有改定二本亦自知其失也一本改云一點火炁相合則爲性靈其陰精之所合則成軀殼一本改云男子火氣與女子火氣相合成軀殼命門男子精氣與女子

備氣相合則爲軀殼後本較勝謂陰精陽氣則可男女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爲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爲訓而先生獨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爲無用哉盍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

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指乾清宮爲君身亦不得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爲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爲主至於棲眞養息而爲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此語便活

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旨一歸之命門其治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闡快當親切處有前此所未及者眞立齋之功臣矣顧病機傳變脉辨相因治法逆從從深異用趙氏概

言皆病原反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然况之治臟症則補瀉而後治初補則多疏蓋承去張太過。立言不能無偏。逆欲執其一説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況明生化轉旋之機。又當參考古今出而相濟其所之故。斯得之。若苦徒苦其直捷簡易以爲高。則鹵莽滅裂。反任意病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

坤則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芪一兩爲君。當歸四錢爲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形生出有形。蓋陰陽之妙。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天地

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袽之備。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然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但其間有壽夭長短之差。此岐黃之道所由始。神農嘗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不

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設冬之涼。寒亦生也。有勝必有復。四氣無特不生也。或時當夏令。暑邪侵入。或過食炙煿辛熱而成疾者。暫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終非濟生之品。尋常服食之藥。自應溫補居多。然亦有不可緊者。凡人之氣稟有偏勝也。故本草清涼之藥。亦多云久服延年長生者。亦從偏勝之人服之得效而言耳。世之慣用寒涼者。聞余言而怪矣。幸思而試之。其利溥哉。若非尊生之士。不須服食。不須導引。不須吐納。能大暢生死。幾於道矣。生之門。死之戶。不生則不死。追

根頓悟無生其所見止此故其術止此其次莫若寡慾未必長生亦可卻病反而求之人之死由於生人之病由於慾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已病矣緯其致病之根由於不謹急遠房幃絕嗜慾庶幾得之世人服食以圖長生惑矣甚者日服補藥以資縱慾則惑之甚也好服溫熱之人多謂採補近見時名醫工專事此病以蠱媚富貴美其名曰衛生曰種子不過爲淫方穢技之奸猾以結歡於外內以售其不通之醫醫雖不驗亦見親狎乃出耀於閭友則必盛行矣而害道戕生可勝誅耶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

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爲泰天地爲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爲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爲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知此則升淺之降降即升也

春秋晝夜陰陽之門戶一歲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一月朔後爲陽望後爲陰一日晝爲陽夜爲陰又按十二時而分五藏之陰陽醫者全憑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療之方術

春夏秋冬非今行夏之時當依周正建子夏正二至自重不必如此道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此二至最爲緊要至者極也陰極生陽絕處逢生自無而有陽極生陰從有而無陽變陰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過從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獨在冬至故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閉關二字

須看得廣觀月令云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則不止關市之門矣

或問冬至一陽生當漸向煖和何爲臘月大寒氷雪反甚夏至一陰生當漸向清涼何爲三伏溽暑酷熱反熾亦有說乎曰此將來者進成功者退隱微之際未易以明也蓋陽伏於下逼陰於上井水氣蒸而堅氷至也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井水寒而雷電合也今人病面紅口渴煩躁喘欬者誰不曰火盛之極抑孰知其爲腎中陰

寒熱遍乎。以寒凉之藥進而斃者。吾不知其幾矣。

朔望分陰陽者。初一日爲死魄。陰極陽生。初三日而朏。十三日而幾望。十五則盈矣。漸至二十以後。月廓空虚。海水東流。人身氣血亦隨之。女人之經水。朞月而滿。滿則溢。陰極而少陽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屬陽。

陽病則晝重而夜輕。陽氣與病氣交旺也。陰病則晝輕而夜重。陰氣與病氣交旺也。若夫陽虚

病則晝輕。陰虚病則夜輕。（此亦言其變耶。勿泥此看。）陰陽各歸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時。以証其病。若未發之時。當迎而奪之。如孫子之用兵。在山谷則塞淵泉。在水陸則把渡口。若正發之時。當避其銳鋒。若勢已殺。當擊其惰歸。恐曠日持久。反生他患也。至於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是純虚之症。又不拘於晝夜之定候。當廣服補藥以養其正。如在平川廣漠。當清野千里。又以十二時分配五藏六府。自子至午。行陽之分。自午至亥。行陰之分。仲景云。少陰之病。欲解時。從子至卯。兼此陽道方亨之時。而投之藥。易以入。故仲景傷寒論中。逐時分治。不可不考。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内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時爲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時爲曆元也。内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内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

曆選擇已定。可信乎。不可信乎。（以上十七字趙氏一本改云。即以人身五藏六府。配五運六氣。對看斯得之矣。）

陽一而實。陰二而虚。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日秉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哺。而陰始生。是以男子至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至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況縱慾者多。節慾者少。故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

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以四物湯補陰者誤也王節齋曰水虛成病者十之八九火虛成病者十之一二徵得其意矣褚侍中云男子陰已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如淋陽已痿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玩褚王二公之言則陰中有水有火水虛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未有精泄已虛而元陽能獨全者況陰陽互爲其根議補陰者須以陽爲主蓋無陽則陰無以生也

男子抱陽而負陰女子抱陰而負陽人身劈中分陰陽左右男子右屬火而爲氣左屬水而爲血女子右屬水而左屬火凡人半肢風者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豈非水不能營耶經言病形逆從之概耻坐定左右而未盡然

此皆泛言陰陽之理有根陰根陽之妙不窮其根陰陽或幾乎息矣談陰陽者具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盍觀之太地間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禀行夜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爲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爲陰陽而不知水火爲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爲陰陽而誤認心腎爲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

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人身心肝脾肺腎五行具存而所以運行於五藏六府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二十五度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爲真也一屬有形俱爲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

非陽症乎余視其面色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症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症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症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而愈凡此皆因眞氣之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眞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既已

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扞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有偏陰偏陽者此氣稟也太陽之人雖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慾無度大便數日一行芩連梔柏大黃芒硝恬不知怪（知此則知未可執一法以槩天下）太陰之人雖暑月不離複衣飲食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术薑桂時不絕口一有慾事呻吟不已此兩等人者各稟陰陽之一偏者也與之談

醫各執其性之一偏者也而目為全體常試而漫為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是則偏之為害而誤人多矣今之為醫者鑒其偏之弊而製為不寒不熱之方舉世宗之以為醫中王道（近來名醫秘訣多此誤害世不小此賊智非王道也）豈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於寒則偏於寒感於熱則偏於熱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何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方士之繩墨也然而苦寒頻進而積熱彌熾辛熱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

不知陰陽之屬也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斯理也惟王太僕能窮之註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啟玄達至理於繩墨之外而開萬世醫學之源也

陰陽者虛名也水火者實體也寒熱者天之淫氣也水火者人之眞元也淫氣湊疾可以寒熱藥攻之眞元致病即以水火之眞調之然不求

其屬投之不入先天水火原屬同宮水以火為主火以水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求火其明不熄斯大寒大熱之病得其平矣偏寒偏熱之士不可與言也至於高世立言之士猶認水火為心腎無怪乎後人之懵懵也

五行論

以水火土金木配心肝脾肺腎相生相尅素知之矣諸書有云五行獨一惟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論五行俱各有二奚獨一火哉若論其至五行各各有五五五二十五五行各具一太極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陰陽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屬陽乙木屬陰人身之膽是甲木屬足少陽肝是乙木屬足厥陰甲水生於亥而死於午乙木生於午而死於亥火有丙火屬陽丁火屬陰人身之相火屬手少陽心火屬手少陰丙火生於寅而死於酉丁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水有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人身之腎

水屬足少陰膀胱水屬足太陽壬水生於申而死於卯癸水生於卯而死於申土有戊土屬陽己土屬陰人身之胃土屬足陽明脾土屬足太陰戊土生於寅而死於酉己土生於酉而死於寅金有庚金屬陽辛金屬陰人身之肺金屬手太陰大腸金屬手陽明庚金生於巳而死於子辛金生於子而死於巳欲察病情者專以時日之生旺休囚而驗其陰陽之屬如膽火旺則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則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各以其類推之

獨土金隨母寄生故欲補土金者從寄生處而補其母是以東垣有隔二之治是從母也有隔三之治又從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為真死惟水火從真生故其死不死絕處逢生矣歸庫者絕其生氣而收藏也返魂者續其死氣而變化也況水火隨處有生機鑽木可取擊石可取圓珠可取方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余於五

行中獨重水火而其生尅之妙用又從先天之原而與世論不同

世人皆曰水尅火而余獨曰水養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獨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尅水而余獨於水中補土世人皆曰木尅土而余獨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論顛倒拂常誰則信之詎知君相二火以腎爲宮水尅火者後天有形之水火也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砂土不經煅煉不畏火不尅木此黃鐘根

本人之聲音出自肺金清濁輕重丹田所係不求其原徒事於肺抑末也今之言補肺者人參黃芪清肺者黃芩麥冬斂肺者五味訶子瀉肺者葶藶枳殼病之輕者豈無一效若本原虧損毫不相干蓋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丹家謂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此一藏名曰嬌藏畏熱畏寒腎中有火則金畏火刑而不敢歸腎中無火則水冷金寒而不敢歸或爲喘脹或爲咳嗽或爲不寐或爲不食如喪家之狗斯時也欲補土母以益子喘脹愈甚清之瀉之肺氣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斂者僅似有理然不得其門從何而入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或益火之原火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從火寄生即當隨火而補然而補火有至妙之理陽明胃土隨少陰心火而生故補胃土者補心火而歸脾湯一方又從火之外家

而補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陰脾土隨少陽相火而生故補脾土者補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濟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蓋混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嘗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爲土此後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堅者爲石而最堅者爲金可見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補子之義蓋肺爲土之子先補其子使子不食母之氣其母不衰亦見金生土之義又

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勝。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爲夫婦。後歸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間遇龍則化。不遇龍則不化。凡化物以龍爲主。張仲景立建中湯以建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藥味酸。屬甲木。土曰稼穡。稼穡作甘。甘草味甘。屬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蓋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類如此。此論得桂枝湯耳。仲景以之散太陽經風傷衛症。無建脾土義。建中之所以異於桂枝者。在加膠飴一味耳。又以見木生土之義。

蓋土無定位。旺於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於木也者。以其剋土。舉世欲伐之。余意以爲木藉土生。豈有反剋之理。惟木鬱於下。故其根下剋。蓋木氣者。乃生生之氣。始於東方。盍不觀之爲政者。首重農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氣也。春升之氣也。陽氣也。元氣也。胃氣也。同出而異名也。我知種樹而已。雨以潤之。風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發生長養之天耳。及其發達既久。生意已竭。又當斂其生生之氣。而歸於水土之中。以爲來春發生之本。明此則秋冬之寒。亦所以生木也。焉有伐之之理。此東垣脾胃論中。用升柴以疏木氣。諄諄言之詳也。但未及雨潤風散。與夫歸根復命之理。余於木鬱論中備言之。總之申明五行之妙用。專重水火耳。

論五行各有五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

火也。即龍雷之火。無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故隨陽而上升。至冬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慾。以至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火無藏身之位。故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溫腎之藥。八味丸。從其性而引之歸

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
柰何今之治陰虚火衰者以黃栢知母爲君而
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若有陰虚火旺
者此腎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補水以配火亦不
宜苦寒之品以滅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正謂
此也如燈燭火亦陰火也須以膏油養之六味丸
不得雜一滴寒水得水即滅矣獨有天上火入
於人身如河間所論六氣暑熱之病及傷暑中
暑之疾可以涼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餘爐

中火者乃灰土中無焰之火得木則烟見濕則
滅須以灰培實以温燼補中益氣歸脾六君子理中建中人身
脾土中火以甘温養其火而火自退經曰勞者
温之損者温之甘能除大熱温能除大熱此之
謂也
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養故火不
外見惟乾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窮方止木火自
焚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燥須以辛涼之品發
達之逍遙散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使之

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涼下之則愈鬱矣熱
藥投之則愈熾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
處夜必有火光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耀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
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虚火乘虚而現肺
主皮毛故也補中益氣合生脈散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
金虚也補北方之水即所以瀉南方之火雖曰
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

以水言之有陽水有陰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
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陽水者坎水也
氣也希夷先生陰陽消息論曰坎以一陽陷於
二陰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蓋潤液
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云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云水泉
動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謂之火中
之水可也謂之土中之水可也陰水者兌澤也
形也一陰上徵於二陽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

萬物下降爲資生之利澤在上即可謂雨露之水在下即爲大溪之水人之飲食入胃命門之火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上薰於肺肺通百脈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上達皮毛爲汗爲涕爲唾爲津下濡膀胱爲便爲液至於血亦水也以其隨相火而行故其色獨紅周而復始滾滾不竭在上即可爲天河水在下即爲長流水始於西北天門終於東南地戶正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故黃河海水皆同色也

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也在人身爲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與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湧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猶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爲宗人身之水以腎爲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爲太極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水之五行本有其理而此多支離欠妥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

可例推矣經曰紀於水火餘氣可知

主客辨疑

中風論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以中風治之余攷之內經則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痱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

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懿四曰風痺金匱要略中風篇云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症固爲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眞中風也因於火於氣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症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

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之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之（只此已了又何分輕重緩急）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症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眞僞不分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症分出之則眞中風病彰矣

王安道之論甚妙但類中風與眞中風並論

無輕重緩急之分。二者分途。各有輕重緩急。其能死生人一也。是在諸藉施治耳。如謂眞中輕緩。而類中重急。不幾舉一而廢百乎。亦不能無弊。

愚意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

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

必兼風。亦太過之言。昔人因於風。多主北方立言。北方風高而蒸內新絡脚阜三家因火氣濕。多主南方立言。南方氣濕而藏病。經絡柔薄。故北多眞。而南多類焉。治過不同也。其間亦有互見者。然畢竟鮮少。而治亦稍變。丹溪甚發明此說。而安道疑之。故趙氏亦刪而不錄。實未可抑也。其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

至爲精妙。但有論無方。後人何所依從。而彥

修以陰虛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惜乎以氣血濕痰爲主。而不及眞陰。不能無遺弊於後世焉。此則誠有未及者。然終不出陰虛二字之範圍矣。但治法則後來加密。亦踵事增華耳。

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憒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澁等症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症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

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甦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將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惟無益適以取敗觀先哲用芪附參附其義可見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三生飲方

生南星一兩　生川烏半兩去皮　生附子半兩去皮　木香二錢

每服共一兩加人參一兩同煎

河間曰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

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觀劉氏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世之尊劉氏者。專以爲劉氏主火之說。不知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地黃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風。又當以眞陰虛爲本。

地黃飲子方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萸肉
肉蓯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子　茯苓　石菖蒲
遠志去心　官桂　麥冬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薑棗煎

註云。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陰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痱症。

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爲主。水虛者。又當以六味地黃爲主。果是水虛。則辛熱之藥。與參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世醫書雜出。而使後學狐疑不決。丹溪纂要曰。有氣虛。有血虛。有濕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而加以竹瀝姜汁。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補氣之劑。而佐以竹瀝姜汁。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以八物湯爲主。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類。（分左右屬氣血。亦太拘。且不甚驗也。）丹溪之論平正通達。宜世之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風而多不驗。或少延而久必斃何也。蓋治氣血痰之標。而不治氣血痰之本也。（須知此[illegible]發出非不即治氣血痰之本亦[illegible]）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幹也。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猶木之漿水灌溉乎枝葉也。木有枝葉。必有根本。人之氣血。豈無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壯。忽然倒仆而即斃者。如木之根本已絕。其

枝葉猶滋榮猶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忽遇大風而摧折矣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氣血之根本者何蓋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絶今人縱情嗜慾以致腎氣虚衰根先絶矣一或内傷勞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觸皆能卒中此陰虚陽暴

絶也須以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黄丸十補丸之類塡實眞陰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虚衰又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手足牽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榮筋筋急而縱也（小兒發搐亦是火爍木急）俗云風者乃風淫末疾之假象風自火出也（小兒慢驚慢脾皆此症但治法不同耳）須以河間地黄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之類滋其化源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若夫所謂痰者凡人將死之時必有痰何獨中風爲然（透論）

要之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乎腎張仲景曰氣虚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此是本論然直從本治亦止一法未可以概其餘但須明此理耳）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咽喉疏通能進湯液即止若必欲盡攻其痰頃刻斃矣戒之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説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

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虚爲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無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濇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虚症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歳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歳死

蓋胃與脾爲表裏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腸胃虛則內從於脾內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濇也濇爲多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從其胃越出於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於臂外也大爲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急小者陽不足也堅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即爲偏枯者何也蓋心

是天眞神機開發之本胃是谷氣充大眞氣之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所畱宗氣盈溢分布四藏三焦上下中外無不周徧若標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而宗氣散矣故分布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藏則瘖即此言之是一條可爲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未有不因眞氣不周而病者也　岐伯此句爲偏枯之本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喎斜語言蹇澁或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雖未至於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決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須節飲食戒七情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脈症之虛實如兩尺虛衰者以六味八味培補肝腎如寸關虛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補脾肺纔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而痛也　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痿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針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　如癱瘓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三曰風懿謂奄然忽不知人也　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軟者

生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視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　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曰痛痺筋骨掣痛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疼痛曰周痺周身疼痛又曰行痺屬風痛痺屬寒著痺屬濕

如正氣不足之症只補正氣不必祛邪如邪氣有餘若痺症之類（痿痺又當另分門講其法亦不一大約多責之陽明）雖以扶正氣爲主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天麻丸之類

天麻丸方

天麻六兩（酒浸三日焙乾除風）　牛膝六兩（酒浸三日焙乾強筋）

玄參六兩（樞擬骨須）　杜仲七兩（使筋骨相著）

萆薢六兩（另為末壯筋骨）　當歸二十兩（和血養脈）

炮附一兩（行諸經中血）　羌活十兩（去骨間風）

生地十六兩（益眞陰）

諸書所載名曰愈風丹與此方相合治諸風肢體麻木手足不遂等症但愈風丹無附子加肉桂三兩地黃一觔其餘品味分兩同

或曰風淫所勝治以辛涼何故反用桂附使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風木益甚耶曰此是腎虛眞陰失守孤陽飛越若非桂附何以追復其散失之元陽其痰涎上涌者乃水不歸源也其面赤煩渴者火不歸源也惟桂附能引火歸源故效水火既歸其原則水能生木木不生風而風自息矣

論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炙以地倉目之斜炙以承泣苟不效當炙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

不得泄真氣為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
則灸之是也
惟外中風邪者方有喎斜等症若夫熱則生風
者不可謂盡得病於窗隙之風縱有喎斜等症
乃假象也亦不甚蓋火盛則金衰金衰則木盛
木盛則生風惟潤燥則風自息不必用前灸法
素問曰諸風掉眩支痛強直筋縮為厥陰風木
之氣自大寒至小滿風木君火二氣之位風主
動善行數變木旺生火風火屬陽多為兼化且

陽明燥金主於緊斂縮勁風木為病反見燥金
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謂已極過則反似勝已
之化故木極似金況風能勝濕而為燥風病勢
甚而成筋縮燥之甚也如此等症正所謂風淫
所勝治以清涼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
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
之的方即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其間隨六經
之形症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
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
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
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如
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姜甘草少
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
凡中風無此四症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
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八兩加羌活四
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症須從汗解

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
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
感者少間而有之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巳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本方無附子防風防巳

金匱原方有乾薑無黃芩白朮防己防風附子此千金方也千金無石膏因時加之又有芸岐子加減法

許學士云氣中者因七情所傷

經曰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重難俛仰也又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憂愁不已氣多厥逆牙關緊急若作中風誤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者身溫且多痰涎中氣者身涼而無痰涎亦有有痰涎者但不加中風之甚耳宜蘇

合香丸灌之即甦經曰無故而瘖脈不至者雖不治自已爲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爲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多有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著氣惱食塡太陰胃氣不行須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立斃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食出即愈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詳見格致餘論木鬱則達之條下

上二條論當與厥門互看

有一等形體肥胖平素善飲忽一日舌本硬強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上湧肢體不遂此肥人多中以氣盛于外而歉於內也此即東垣形盛氣衰一條例下兼之酒飲濕熱之症須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梔神曲而治之此法亦止可施之未中之前中後當以純壯胃氣之藥多用人參以挽之參下條丹溪之法

有一人久病滯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脈無倫丹溪先生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之病後而酒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灸其氣海

頃之手動又頃之唇動參膏成三飲之而甦後服盡數觔而愈　觀此凡人大病後及婦人産後多有此症不可不知

按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人於有生之初先生命門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爲生氣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故灸而效主意謂合於入味也

華陀救陽脫方察果屬陽脫乃可用附子一个重一兩切作八片白朮乾姜各五錢木香二錢爲末煎先用葱白一握炒熱熨臍下次候藥冷灌服須

臾又進一服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肝火先厥）後四肢不收（筋厥失職）自汗如雨小便自遺（脾泄失職）大便不實口緊目瞤（木火生風）飲食頗進（藏不傷也）十餘日或以爲中藏甚憂請薛立齋先生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藏眞氣既脫惡症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若中風先無此症矣）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尅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嘔吐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尅土而脾不能攝血也用加味歸脾爲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復用前藥即愈

唐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欲脫羣醫束手相視許胤宗曰是餌湯藥無及矣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騰騰如霧熏蒸之是夕語更藥之而起

盧州王守道風噤不能語王克明令熾炭燒地上洒以藥置病者於其上須臾小蘇

已上二法病至垂絕湯液不及亦治法之變者也

有平人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惡聞人聲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出汗過多血少氣并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微湯倉公散

厥

常病陽厥補陰壯水之主陰厥補陽益火之源此陰厥陽厥與傷寒陰陽二厥不同傷寒陽厥用推陳致新陰厥用附子理中冰炭殊塗生死反掌愼之愼之

陽氣衰乏者陰必湊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

名曰寒厥是寒逆於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陰退則陽進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故令人足下熱也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謂之熱厥宜六味地黃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上是血氣亂於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蒲黃湯主之諸動屬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大則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絶是以遷延辟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

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參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氣暴淫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附湯主之胃寒即吐蚘蟲名曰蚘厥宜烏梅丸加理中湯主之氣為人身之陽一有怫鬱則陽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與中風相似但中風身溫中氣身冷耳名曰氣厥宜八味順氣散主之

又有食厥者飲食自倍適有感觸胃氣不行陽併於上其症上半身熱腹悶或心煩頭痛自臍以下至足冷如冰鐵擁爐不熱醫以為陰寒而溫補之必斃此足陽明氣逆作厥也故兩手不逆冷平胃加減保和丸主之

六物附子湯

附子　肉桂　防已各四錢　炙甘草二錢

白术　茯苓各三錢

蒲黃湯

蒲黃一兩炒褐色　清酒十六盞熱沃之溫服

二十四味流氣飲

丁香　肉桂　草菓　麥門冬

赤茯苓　木通　檳榔　枳殼

厚朴　木瓜　青皮　陳皮

木香　大腹皮　人參　白术

甘草　紫蘇　香附　菖蒲

蓬莪术

烏梅丸

烏梅三十個　人參　細辛

黃附　附子炮　桂枝洗淨炮各六錢
黃連一兩六錢炒　乾姜一兩炮　當歸酒浸
川椒去目及閉口者各四錢　共為丸理中湯下

八物順氣散

白芷　台烏　青皮　陳皮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傷寒論

當看傷寒論原本及要全書綱目遜日餘嘉言尚論篇亦有發明此篇與張景岳之論皆本薛新甫並宜參究不可求簡捷守一說以誤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攷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二書不甚訖著此理乎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症混亂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症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症寒鬱皮毛是為表症若在他經則無此症矣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太陽經在最外一層故邪入皮毛即先傷之皮毛不能傳變由太陽之絡傳經而後內入諸經也邪客於皮毛即玄府閉人身藏府之氣鬱結不與外氣通故和暢玄府閉則內氣不能泄越而生熱非風寒能變熱也此時但發其皮毛玄府開而邪隨汗散矣麻黃桂枝汗皮毛之方升解中之方也表不解則熱積而日甚從本經反而之內及各經井滎俞原合交會之處則熱交於他經而各經病見矣若無頭疼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症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肌肉不能傳變肌肉之中皆經絡也經絡皆謂之中裏則府藏表則皮毛府藏

之氣血惟經絡違外邪之變熱亦惟經絡傳變故陽明少陽皆從中治中者經病非胃與膽病也經病用和解和解亦必由汗散然非開發皮毛之法矣蓋邪初客長經中陰津未傷但啓其竅而汗自通及熱傳中經血液熇爍雖啓而汗為熱隔不能達外循工不知尚用風熱之藥以發其表益助熱而耗陰汗源乾涸究竟不得汗而斃者多矣仲景和解只清解熱邪而津液自存陰汁既充湧出肌表而外邪自然潰散此發汗以開玄府與開玄府以出汗之迴乎不同也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之筋骨之間方是此為傳府所謂胃病正陽明病也若脈沉實有力外症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

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熱既入裏離表已遠驅出為難故就大便通泄其熱從其近也得汗而溼熱從汗解非汗為害而欲祛之也便矢而府熱從矢出非矢為難而欲攻之也醫不察此專與糟粕為敵自始至終但知消趨瀉下之法禁絕飲食惟求一便矢以畢其能事夭人生命如是者曰矢醫以陰症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為陰症不從陽經傳入熱症治例更當看外症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姜附湯四逆湯以溫之陰症者寒邪直入三陰之經以三陽生氣衰無熱拒寒故也三陰各有分症令人都以房勞後得病不分陰陽脈症輒命曰陰症致令病家諱言惡聞此二字亦可笑矣房勞得病乃挾虛感有陽有陰非必為陰也

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當加經絡二字而後入府藏當分看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症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藏府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症其人必無火者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湯　治太陽經傷寒發熱無汗惡寒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故風能傷衛榮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寒能傷榮

辛甘發散為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能發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

中之陽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之風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後春分前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於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以傷也仲景特以殺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月則無傷寒二方不可用也今人醫牌上多書治四時傷寒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活人書言頭痛如破者連鬚葱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

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葱白 生姜 桂枝 麻黄 甘草 大棗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 如有惡寒症本方加麻黄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明府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胡 黄芩 甘草

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症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症用大柴胡湯兼表兼下

太陽經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陽明經表之裏也行身之前少陽經半表半裏也行乎兩脇之旁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俱入藏而為裏

大柴胡湯 表症未除而裏症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黄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黄 枳實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脉洪大者

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調胃承氣湯 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結而嘔日晡潮熱者陽明有

二症在經則解肌入府則攻下

大黃　甘草　硭硝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症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桃仁承氣湯　治外症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利為淤血症

桃仁　大黃　桂枝　芒硝　炙草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症則上過乎肘下過乎膝以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大凡傷寒邪熱傳裏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今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之枉死者多矣予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症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

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枳實厚朴之能除痞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真陰謂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症尚未除而裏症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可以此湯通表裏而緩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不宜用此故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大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得轉藥蓋為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積皆用湯藥切不可用丸藥不可不知乃今人取用[illegible]

救撥等也治傷寒何也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至妙處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六舌不可不細玩也看金鏡三十六舌當參其意而勿泥其法然亦有三十六舌之所未及者即以意通之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症受寒即真陰症非從陽經傳來凡從陽經傳陰經者不作陰症仍從陽經中治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

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是陰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黄湯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葱熨氣海關元著艾可炙二三百壯乃用溫和補氣之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症也

理中湯　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腹痛等症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朮加附子即為附子理中湯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姜　附子　白朮

四逆湯

附子　乾姜　甘草

朮附湯

白朮　甘草　附子

姜附湯

乾姜　附子

回陽反本湯　治陰盛格陽陰極發躁渴面面赤欲坐臥泥水中脈來無力或脈全無欲絶者

熟附　乾姜　甘草　人參　五味子

黄連　臘茶

面戴陽者下虛也加連鬚葱白七莖用澄

清泥漿水煎臨服須以冷水探冷入猪胆汁人尿各一匙服無脉者脉漸出者生暴出者死

已上皆眞陰症人皆知之至於反常則不易曉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脉大誤認爲陽症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憑脉下藥不問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無力者必有伏陰不可與凉藥若已曾服過凉藥脉必鼓指而有力脉又難憑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

冷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胆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與直中並論者正謂有陽症似陰陰症似陽所宜詳辨但年久散亂後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症頭痛發熱當脉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如少陰症脉沉應無熱而反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甘草乾姜附子湯如陰症四肢厥逆而陽症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與四逆散不同如陰症下利而陽症亦有漏底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也若此之類疑似難明幸陶節菴六書已明分矣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眞陰眞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

等症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以爲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爲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分明）然世間眞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此是薛氏綱宗）原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柰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四字宜詳）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此症亦有陽明實者故須辨陰陽二字眞假）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嚥即愈予嘗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秘私乎因製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逮所望於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

一症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仲景要旨在此）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芩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眞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此法用之挽回敗症之燥渴多應手若陽明實症初起頗不得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症乎（固有不經傳少陰而亦燥者即傳少陰燥實止三條一則病二三日而燥乾此陽明急症救宜急下非久而傳者可待緩治也二則自利清水此熱逼心陰非少陰不上濟也一則腹脹不大便此胃土實致腎水竭非腎水竭而致胃實也）既成燥實堅之症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爲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況不愈者十之八九哉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予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況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症口渴煩燥與傷寒無異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

下之以承眞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眞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爲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壞症得此眞有神功）況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愼之愼之吾爲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陶節菴亦悟此理有云自氣而之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黃黃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是皆三焦

包絡虛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陶氏以血為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真陰真陽之至理也

生地黃連湯

生地　川芎　當歸　梔子　黃連　黃芩　芍藥　防風

（此方與地黃丸有未合者于用陽明陰藥治之甚效于友高鼓峯造滋水清肝飲取地黃丸之探原而不偏於中取生地湯之降火而不犯於下真從來之所未及與于法參用無不應者）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

（豈在真知二字）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真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症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推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溫病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即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即發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至夏變為暑病（語本叔和於理頗謬尚論篇辨之極詳）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既變為溫則不得復言其為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文也（叔和序例也）其麻黃桂枝為即病之傷寒設與溫熱何與受病之原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徵是以各家議

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涼藥於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宜用於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製之方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其實傷寒溫熱病皆四時不正之氣太過不及即是）（不正非傷寒別有法也）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秋宜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秋三

時爲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熱之症不若冬時肅殺之氣爲甚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辛凉之藥通內外而解之況此方須按六經加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爲尤妙（亦當變通諸法加減出入用之）眞可一方代三方也（總無一方統貫之理）然則欲治温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渴只是津液少耳乃陽明陰虧也但津液原於腎胃陰虧則腎水救之亦涸故初則當清火而存胃津久而敗乃當責之腎矣）（趙氏直命之腎水乾枯亦甚言之）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卽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既久（餘氏闢之最明）火爲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太過）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爲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喚出舊邪非也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藥舒其

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症（至理）若其人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府藏（不能直中也）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爲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而能變熱耶不知卽是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明白無疑）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卽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卽土鬱則奪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岐（其論太過便於理不精細）凡雜症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症何必拘爲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余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不知亦鬱火治也）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惡寒亦是鬱火）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

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於寒轉而爲熱汗之則愈明此經語則傷寒鬱症皆透矣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爲鬱火者不爲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

論陽毒陰毒

金匱要略云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如陽毒升麻鼈甲湯并主之

千金云陽毒湯治傷寒一二日變成陽毒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身重腰脊背痛煩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脈浮

陽毒升麻湯

升麻半兩　當歸　川椒　雄黃

桂枝各一兩

每服五錢水一鍾半煎一盞溫服覆手足取汗得吐亦佳

陰毒甘草方

甘草　升麻各半兩　當歸　川椒

鼈甲各一兩

服同前

此二方與傷寒論陽毒陰毒特異故記之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症者是也

鬱病論

鬱理經此公發洩幾無剩義矣書中每抑丹溪然終於丹溪人身諸病多生於鬱一語悟入何可抑也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註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之也令其疎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凝也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衝逆也予謂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抑而不通之

義內經五法爲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
作憂鬱之鬱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
溪先生云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
生焉又制爲六鬱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鬱婦人鬱鬱
病府而藏不病者與血病而不燥者未嘗不得力也曰氣曰濕曰熱曰痰
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爲主
謂氣鬱而成濕滯濕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
滯而血不行血不行而食不消此六者相因爲
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亦未嘗不相發明此論太

過內經之旨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此鬱病之
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
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註內經之誤言之其
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凡木鬱者乃
少陽膽經半表半裏之病多嘔酸吞酸症雖吐
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
達字耶達者暢茂條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
怒氣逆胠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
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

之一法中有前後宜辛升在前苦降在後一方中有輕重宜發陽輕而引陰重違之則不得力又如久風入中爲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
清氣在下爲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
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
甚好　火鬱則發之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
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
火在木中木鬱則火鬱相因之理達之即所以
發之即以達之之藥發之此隔治也無有不應而非
汗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鬱於中未有不蒸蒸

汗出此火逼之汗非散火之汗也須發之得其術耳　土鬱
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不能頓除者
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寒鹹峻下之劑以劫奪
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
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脈上部無脈
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
吐爲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鬱亦無不可東垣書
引木鬱於食填肺分爲金尅木何其牽強　金
鬱泄之如肺氣膹滿胸憑仰息非解利肺氣之

劑不足以疏通只解表二字足以盡泄金鬱之義（肺主皮毛解表則金氣達）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在其中況利小便是涉水鬱之治法矣　獨水鬱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也乃爲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明之然猶可也水之鬱而不通者可調其氣而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肺爲腎水上原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

其過者淫溢於四肢四肢浮腫如水之泛濫須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於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俾能制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謂瀉之也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於上文接續而折之之義益明矣　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王啓玄舊文故多誤予既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從此通之則可亦有隔治而愈者若謂一方可治五鬱則主張太過）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

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朱子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鬱而諸鬱皆因而愈（舉一廢百）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薄荷是此老加入邦解說得妙）蓋人身之膽木乃甲木少陽之氣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能上伸則下尅脾

土而金水併病矣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面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惟辛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此立齋法也）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臊肝之氣亦臊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

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亦立齋法也合逍遙散謂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亦不同俾水能生木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雨以潤之也以二義治各藏之鬱則無餘而法不可以不變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熇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

胸痛胠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疸瘟疫疝氣飧泄等症皆對症之方也推而至於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鬱看此非於丹溪得宗乎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此有鬱端在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此方不宜復投分別當改用溫補之劑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其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此味可進退用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以加味逍遙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也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即逍遙之歸芍也越鞠之蒼朮即逍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麯即逍遙之陳皮也越

鞠之香附即逍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即逍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逍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大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而禁不用哉

加味者加丹皮山梔子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黃連合左金也山梔亦不至泄水不若黃連運用在上且能達心胃之鬱耳

醫貫卷之三

絳雪丹書

此論最精血症主此思過半矣

論血症

客有問於余曰失血一症危急駭人醫療鮮效或暴來而頃刻即逝或暫止而終亦必亡敢問有一定之方可獲萬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執一論也請備言之

凡血症先分陰陽有陰虛有陽虛陽虛補陽陰虛補陰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陰真陽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真陽虛者從陰引陽真陰虛者從陽引陰復有假陰假陽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真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舉世之所未聞在雜病不可不知在血症為尤甚也

既分陰陽又須分三因凡病皆宜如此不獨血症風寒暑濕燥火此外因也按註過食生冷好啖炙煿醉飽無度外之內也喜怒憂思恐此內因也按註勞心好色內之內也

跌撲閃肭傷重瘀蓄者不內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陰陽為主或陰虛而挾內外因也或陽虛而挾內外因也蓋陰陽虛者在我之正氣虛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氣有餘也內因亦非有餘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

客問曰吐衄血者從下炎上之火暑熱燥火固宜有之何得有風寒之症曰此六淫之氣俱能傷人暑濕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風寒者半畢竟火燥者多於風寒風寒外薄則中亦發火燥而火燥之後卒又歸於虛寒矣虛寒二字亦有分別病後必虛虛久乃寒耳

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刑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陽之復火氣內發血溢血泄是火氣能使人失血也而又云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民病嘔血血泄鼽衄善悲又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血見是寒氣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陰在泉濕淫所勝民病血見是濕氣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

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泄是寒熱凌犯能使人失血也又太陰司天之政初之氣風濕相薄民病血溢是風濕相搏血溢也又云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民病反側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氣亦能使人血溢也六氣俱能使人血溢何獨火乎況火有陰火陽火之不同日月之火與燈燭之火不同爐中之火與龍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過極之火驚而動血者火起於心怒而動血者火起

於肝憂而動血者火起於肺思而動血者火起於脾勞而動血者火起於腎能明乎火之一字總不外陰陽虛實而於血之理思過半矣

劉河間先生特以五運六氣暑火立論故專用寒涼以治火而後人宗之不知河間之論但欲與仲景傷寒論對講各發其所未發之旨耳四家皆然凡名家有所發明者皆然非通論種種不同之火也自東垣先生出而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始禁用寒涼自丹溪先生出而論陰虛火動之理亦發前人所未發可惜大補陰丸補陰丸一方中俱以黃栢知母為君而寒涼之弊又甚行矣專用二方以補陰乃丹溪弟子之過不可以此概丹溪也嗟乎丹溪之書不息岐黃之道不著此不知丹溪之言知丹溪則不敢為此語矣余特撰陰陽五行之論以申明火不可以水滅藥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

主皮毛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亦有火症不可執此皆寒淫之驗也醫者不詳審其症便以為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嘗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至理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益上焦元氣不足而實其表也　麥門冬 保肺氣各三分

桂枝 辛甘發散寒氣　當歸 和血養血各五分

麻黃 去根味辛發散寒氣　甘草 味甘發散寒氣

黃芪 實表益衛　白芍 已上各一錢

五味子 五個安其肺氣

右以水三盞先煑麻黃一味令沸去沫至二盞入餘藥同煎至一盞去柤熱服只一服而愈不再作

一貧者冬天居大室中臥大熱炕得吐血求治於余余料此病大虛弱 可用傷寒汗方者即虛亦未必大 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其裏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張仲景所著傷寒論中一症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遂成衂血卻以麻黃湯立愈

獨有傷寒吐衂者可用河間法必審其症面垢口渴喜飲乾嘔腹痛或不痛發熱或不發熱其脈必虛大汗出者黃連解毒湯主之甚者白虎湯

金匱方云心氣不足吐血衂血者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連黃芩各一兩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此正謂手少陰心經之陰氣不足 陰字補得好 本經之陽火亢甚無所輔肝肺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陰血妄行而飛越故用大黃泄去亢甚之火黃芩救肺黃連救肝使之和平則陰血

自復而歸經矣

愚謂暑傷心心氣既虛暑氣故乘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衂心既虛而不能主血恐不宜過寒凉以瀉心須以清暑益氣湯中 傷暑 加丹皮生地兼犀角地黃治之 心經陰氣不足 蓋暑傷心亦傷氣其人必無氣以動脈必虛以參芪助氣使氣能攝血斯無弊也

客問曰既云須分陰陽則吐衂血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若參芪補氣奚為用之而

復有陽虎稱陽之說何耶曰此正予溺於世俗之淺見也自王節齋製本草集要有云陰虛吐血者忌人參服之則陽愈旺而陰愈消過服人參者死此論自立齋以後用之者甚多亦明白無可疑矣而近用參家尚有羅之者亦可怪自節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無間陽也虛陰虛而并棄之若砒毒寬哉蓋天地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

凡內傷暴吐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妄行出

如湧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參一兩或二兩爲細末入飛羅麵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啜服或用獨參湯亦可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何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眞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血又須八味地黃湯固其眞陰以引火歸元正不宜用人參不欲其上浮也及火既引之而歸矣人參又所不禁當論所主之方耳陰陽不可不辨而先後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如此等論眞明辨王節齋等何足以知之

凡失血之後必大發熱名曰血虛發熱古方立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當歸六錢名曰補血而以黃芪爲君陽旺能生陰血也如丹溪於產後發熱用參芪歸芎黑姜以佐之或問曰乾姜辛熱何以用之曰姜味辛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新血炮黑則入血炮熟則溫中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見其大熱六脈洪大而誤用發散之劑或以其象白虎湯症而誤用白虎立危矣

客又問曰陽能統陰聞命矣傷寒吐血亦聞命矣然除傷寒外或者寒凉之藥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殺其火氣至於辛熱之品以火濟火恐一入口而直冲不止柰何寧和平守中以免謗怨何如若丹溪產後用乾姜者爲有惡露凝畱故用之以化其淤未必可爲典要也余見先生治血症不惟不用寒凉而反用辛熱之藥屢以奏功不已覇乎曰子不讀古書不窮至理不圖活人之命者也試檢古人已驗之名言以示之

金匱方云吐血不止栢葉湯主之栢葉乾薑各二兩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馬通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凡吐血不已則氣血皆虛虛則生寒故用栢葉栢葉生而西向稟兌金之氣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婦之道和則血得以歸藏於肝矣故用爲君乾薑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亦兼散凝血用補虛寒之血艾葉之溫能入內而不炎於上可使陰陽之氣反歸於裏以

補其寒用二味爲佐取馬通者爲血生於心心屬午故用午獸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爲使仲景治吐血準繩可以觸類而長之

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榮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耳外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乾薑甘草湯其效甚著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逆上亦能吐衄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出血諸症每以胃藥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藕汁竹茹去生便遠

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別陰陽安定氣血按患人果身受寒氣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歸經絡而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而夭其脈必微遲其身必清凉不用薑桂而用凉血之劑殆矣

臨病者宜詳審焉

褚氏遺書云喉有竅咳血殺人腸有竅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治咳血不易醫飲溲溺百不一死亦太過之言服寒凉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乎玩陽和二字褚氏深達陰陽之妙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殘火腹裏積久之太陰上下隔絕脈絡部分陰陽不通發明感傷變症最有深意用苦熱以定於中使辛熱以行於外升以甘溫降以辛潤化嚴肅爲春溫變凛冽爲和氣汗而愈也

然餘毒土苴猶有存者周身陽和尚未泰然胃中微躁而思涼飲（汗後變症甚多宜因勢和養不得偏過）因食冷物服涼劑陽氣復消餘陰再作脈退而小弦細而遲激而爲衂血吐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爲便血溺血者有之腎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鮮此重沓寒濕化毒凝泣水穀道路浸潰而成若見血症不詳本末便用涼折變乃生矣

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爲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

復有眞陰眞陽之説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者氣血盡之矣豈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乎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藏六府之間惟其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之精故潮隨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爲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爲之主宰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五臟之中惟腎爲眞此眞水眞火眞陰眞陽之説也

又問曰眞陰眞陽與血何干乎曰予但知血之爲血而不知血之爲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眞水乾則眞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眞火衰則眞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眞陰眞陽爲

要也

又問曰旣是火之爲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獨曰火不可水滅反用辛熱何耶曰予但知火之爲火而不知火有不同有天上之火如暑月傷暑之病是也可以井水沃之寒涼折之若爐中之火得水則滅在人身卽脾胃之火脾胃之中若無火將以何者蒸腐水穀而分溫四體耶至於相火者龍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龍雷之火得雨而益熾惟太陽一照而龍雷自息及秋冬

陽氣伏藏而雷始收聲龍歸大海矣此火不可水滅而用辛熱之義也今方書亦知龍雷之火不可水滅不可直折但其註皆曰黃栢知母之類是也若是依舊是水滅直折矣誤天下者此言也哉

又問曰黃栢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將何如若與前所論理中溫中無異法何必分眞陰眞陽乎曰理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係下焦兩腎中先天之眞氣與心肺脾胃後天有形之體毫

不相干且乾薑甘草當歸等藥俱到不得腎經惟仲景八味腎氣丸斯爲對症腎中一水一火地黃壯水之主桂附益火之原水火既濟之道蓋陰虛火動者若腎中寒冷龍宮無可安之穴宅不得已而遊行於上故血亦隨火而妄行今用桂附二味純陽之火加於六味純陰水中使腎中溫煖如冬月一陽來復於水土之中龍雷之火自然歸就於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陰中水乾而火炎者去桂附而純用六味以補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總以保火爲主此仲景二千餘年之玄秘豈後人可能筆削一字哉

客又問曰假寒假熱之說何如曰此眞病之狀惑者誤以爲假也經曰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洩內經蓋指人之臟腑而言言少陰司天者腎經也凡腎經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熱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之假症世

人不識而爲其所誤者多矣吾獨窺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謂假對假也但此症有二有一等少陰傷寒之症寒氣自下腎經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面赤口渴不能飲水胸中煩躁此作少陰經外感傷寒看須用仲景白通湯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又有一等眞陰失守命門火衰火不歸元水盛而逼其浮遊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氣喘惡熱面紅嘔吐痰涎出血此係假陽之症須用八味地黃丸引火歸原茲

二方俱用大熱之藥倘有方無法則上焦煩熱正甚復以熱藥投之入口即吐矣須以水探冷假寒騙之下嗌之後冷性既除熱性始發因而嘔噦皆除此加人尿猪胆汁於白通湯下以通拒格之寒也用八味湯亦復如是倘一服寒凉頃刻死矣愼之哉

客曰眞假之說至矣精矣吾何以辨其爲假而識之耶又何以識其爲傷寒與腎虛而辨之耶曰此未可以易言也將欲望而知之是但可以

神遇而不可以目遇也將欲聞而知之是可以氣聽而不可以心符也將欲問而知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將欲切而知之得之心而應之手巧則在其人父不能傳之子也若必欲言之姑妄言乎余辨之舌耳凡有實熱者舌胎必燥而焦甚則黑（假熱亦有黑舌但不兼燥耳）假熱者舌雖有白胎而必滑口雖渴而不能飲水飲水不過一二口甚者少頃亦吐出面雖赤色必嬌嫩身作躁而欲坐臥於泥水中此爲辨也傷寒者寒從下受之女人多有此症大小便閉一劑即愈此暴病也陰虛者大小便俱利吐痰必多此陰虛火衰之極不能以一二藥愈男女俱有之縱使引得火歸又須以參芪補陽兼補陰歲月調理倘不節慾終亦必亾而已余所傳如此然亦糟粕耳所望於得意而忘言耳

凡治血症前後調理須按三經用藥心生血脾統血肝藏血歸脾湯三經之方也遠志棗仁補肝以生心火茯神補心以生脾土參芪甘草補

脾以固肺氣木香者香先入脾總欲使血歸於脾（此謂之噓血歸經）故曰歸脾有鬱怒傷脾思慮傷脾者尤宜其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丹皮肉桂又有八味以培先天之根治無餘法矣

歸脾湯乃宋嚴用和所創以治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原方止人參白术黃芪茯神甘草木香圓眼肉棗仁姜棗薛新甫加遠志當歸於本方以治血虛又加丹皮梔子爲加味以治血熱而陽生陰長之理乃備隨手變化通於各症無不神應曰歸脾者從肝補心從心補脾率所生所藏而從所統所謂隔二之治蓋是血藥并氣藥也後人見薛氏得力亦漫浪效用之而不解其說妄爲加減盡失其義即有稍知者亦止謂治血從脾能伺燥健之

說補入溫中劫陰之藥而嚴薛二家之害益晦四明高鼓峯熟於趙氏之論而獨悟其微謂木香一味本以嘘血歸經然以其香燥反動肝火而乾津液故其用每去木香而加芍藥以追已散之真陰且肺受火刑白朮燥烈恐助咳嗽得芍藥以爲佐則太陰爲養榮之用又配合黃芪建中龍性乃馴惟脾虛泄瀉者方留木香以醒脾脾虛挾寒者方加桂附以通真陰之陽而外此皆出入於心肝脾三經甘平清潤之藥濟生之法始無墮義古人復起不易其說矣

予特表而著之

薛立齋遇星士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症遇勞即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此症今人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翌早請見云服四物黃連山梔之類血益多而倦益甚得公一匕吐血頓止精神如故何也余曰脾統血肺主氣此勞傷脾肺致血妄行故用前藥健脾肺之氣而噓血歸元耳

一男子咳嗽吐血熱渴痰甚盜汗遺精用六味料加門冬五味治之愈後因勞怒忽吐紫血塊先用花蕊石散化其紫血次用獨參湯漸愈後勞則咳血一二口脾肺腎三脈皆洪數用歸脾湯六味丸而全愈

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余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原不信用寒涼降火愈甚始曰童子未室何腎虛之有參芪用之奚爲余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藏俱有相火其系皆上屬於心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其精已暗耗（小兒自晬周便有虛症有腎病何必物感哉）又褚氏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藏必有不滿之處異日必有難狀之疾

遂與補中益氣六味丸而瘥

愚謂童子之症須看先天父母之氣而母氣爲尤重凡驚風痘疹腎虛發熱皆以母氣爲主（亦不必盡由於母小兒原自有虛症）如母有火者其子必有火母脾虛者子必多脾病母火衰者子必從幼有腎虛症如齒遲語遲行遲顖門開大腎疳等症皆先天不足從幼填補亦有可復之天不必如上所言暗洩方有血症（此錢仲陽所以立六味丸治小兒也）

客問曰吐血衄血同是上炎之火一出於口一出於鼻何也東垣曰衄血出於肺從鼻中出也嘔血出於胃吐出成碗成盆也咯唾血者出於腎欬如紅縷在痰中唾中咳咯而出也痰涎血者出於脾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而出也

東垣論雖如此然肺不特衄血亦能咳血唾血胃不特嘔血肝亦嘔血蓋肺主氣肝藏血肝血不藏而亂氣自兩脇中逆而出之然總之是腎水隨相火炎上之血也腎主水水化液爲痰爲

唾爲血腎脈上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則俱病也但衄血出於經衄行清道吐血出於胃吐行濁道喉與咽二管不同也蓋經者走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火氣急故隨經直犯清道而出於鼻其不出於鼻者則爲咳咯從肺竅而出於咽也胃者守營之血守而不走存於胃中胃氣虛不能攝血故令人嘔吐從喉而出於口也今人一見吐衄便以犀角地黃爲必用之藥然耶否耶夫犀角

地黃乃是衄血之的方若陰虛火動吐血與咳咯者可以借用成功若陽虛勞力及脾胃虛者俱不宜蓋犀水獸也焚犀可以分水可以通天鼻衄之血從任督而至巔頂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腎水由督脈而上引地黃滋陰之品故爲對症今方書載云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夫犀角升麻氣味迥不同形性迥不同何以代之蓋又有說焉緣任衝二脈附陽明胃經之脈亦入鼻中火鬱於陽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

可代升麻陽明藥也（故犀角亦主陽明之巔）非陽明經衄者不可代衄亦有陰虛火衰者其血必點滴不成流須用壯火之劑不可概用犀角有傷寒病五六日但頭汗出身無汗際頸而還小便自利渴飲水漿此瘀血症也宜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看上下虛實用犀角地黃湯治上桃仁承氣湯治中抵當湯丸治下也

有血從齒縫中或牙齦中出名曰齒衄亦係陽明少陰之症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其齦則屬

胃土又上齒止而不動屬土下齒動而不止屬水凡陽明病者口臭不可近根肉腐爛痛不可忍血出或如湧而齒不動搖其人必好飲或多啖炙煿肥甘餈養所致內服清胃湯外敷石膏散甚者服調胃承氣湯下黑糞而愈或有胃虛熱者以補中益氣加丹皮黃連亦得少陰病者口不臭但浮動或脫落出血或縫中痛而出血或不痛此火乘水虛而出服安腎丸而愈余嘗以水虛有火者用六味加骨碎補無火者八味

丸加骨碎補隨手而應外以雄鼠骨散擦之齒動復固又有齒痛連腦者此係少陰傷寒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不可不知又小兒疳症出血口臭肉爛者蘆薈丸主之

有怒氣傷肝而成吐衄者其人必脣青面青脈弦須用柴胡梔子清肝散

有鬱氣傷脾者用歸脾湯加丹皮山梔推而廣之世人因鬱而致血病者多婦人更多凡鬱皆肝病也木中有火鬱甚則火不得舒血不能藏而妄行但鬱之一字不但怒為鬱憂為鬱怒與憂固其一也若其人素有陰虛火症外為風寒暑濕所感皮毛閉塞即為鬱鬱則火不得泄血隨火而妄行鬱於經絡則從鼻而出鬱於胃脘則從吐而出凡係鬱者其脈必澀其人必惡風惡寒不知者便以為虛而溫補之誤矣視其面色必滯必喜嘔或口苦或口酸審有如是証必當舒散其鬱為主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是也惟逍遙散為的藥外加丹皮茱連隨手而應血止

後若不用六味丸以滋其陰翼日必發余於五鬱論中言之詳矣

有飲酒過多傷胃而吐血從吐後出者以葛花解酲湯加丹皮倍黃連使之上下分消酒病愈血亦愈矣此症當用大黃與下條略同

有過啖炙煿辛熱等物而得者上焦壅熱胸腹滿痛血出紫黑成塊者用桃仁承氣湯從大便導之此釜底抽薪法

已上二症俱屬內傷猶作有餘之症此不內外

因非內因故也可用前法

有婦人發熱經水適來適止詀語晝輕夜重如見鬼小便利或不禁此名熱入血室用小柴胡湯加紅花生地丹皮官桂歸尾破血之劑詳見傷寒門

有墮車墜馬跌撲損折失血瘀蓄腫痛發熱者先以桃仁大黃川芎當歸赤芍丹皮紅花行血破瘀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以和血消毒之藥張子和常以通經散神祐丸所謂藥不執方隨宜用

而大下數十行病去如埽不致癰殘跛躄之患又以此法治杖瘡痛腫發熱欲絕者十餘行而腫退熱消眞不虛語也

有產後惡露未淨兒枕作痛者用桃仁紅花當歸川芎赤芍丹皮等行血破血之藥加薑桂辛熱以行其瘀又有虛痛無瀦蓄者當另行溫補不可用破血之劑且以今時之弊言之夫人之吐衄非陰虛則陽虛今人一見血症以爲陰虛者血虛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動者熱也非芩連梔栢何藥乎咳嗽者火也非紫菀百部知母貝母何物乎丹溪節齋俱有明訓豈能外之不知陰虛之症大抵上熱下寒者多既曰陰虛即純熱亦無寒拆之理始而以寒凉進之上焦非不爽快醫者病者無不以爲道在是矣稍久則食減又以爲食不化加神麯山查再久而熱愈甚痰嗽愈多煩躁愈甚又以藥力欠到寒凉增進而溏泄腹脹之症作矣乃以枳殼大腹皮快中寬爽之品進至此不能將待何時是故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

必成瘵也服四物黃栢知母之類不已則瘵成矣胸滿膨脹悒悒不快未必成脹也服山查神麯之藥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胕腫小便秘濇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不已則水成矣氣滯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殼寬快之藥不已則噎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阽於危乃曰病犯條欵雖對症之藥無可柰何也此一段眞不刊之論

醫貫卷之四

先天要論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
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
臍腹疼痛夜多漩溺等症

熟地黃氣寒味甘微苦味厚氣薄陰中之陽手足少陰厥陰藥也八兩用真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半日曬乾再蒸再曬九次爲度臨用搗膏
山藥氣溫味甘平手太陰四兩　山茱萸肉氣平微溫味酸澁足厥陰少陰藥四兩　丹皮氣寒味苦辛陰中微陽手厥陰足少陰三

兩酒洗　白茯苓氣平味淡而甘陽也白者入手少陰足太陽少陽三
兩　澤瀉氣平寒甘鹹味厚陰也降也陰中微陽手足太陽少陰三兩
肉桂氣熱味甘辛手少陰枝入足太陽補下焦通血脈一兩　附
子氣熱味大辛陽之陽通行諸經入手少陽三焦命門一兩

製附子法　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
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
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
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
檢視有白星者乃用新瓦上炙熟至無星

爲度如急欲用卽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
沸熟瓦上炮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
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　加減不依易老亦
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
得腎經是肺藥兼胃而與通焉到腎經亦有因法有加黃栢知母者
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以小

兒純陽故減桂附觀此則俗醫謂小兒無腎病者謬甚矣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滋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
啟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脈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木勝水少火虧或脈鼓按之有力服之亦

有效何也答曰諸緊為寒火虧也為內虛水少為木勝金弱故服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瀕洄集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題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為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如何說到有形去故知當時陰陽亦止以氣血言）若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所不至又為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腎矣且澤瀉雖云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然則大黃瀉陽明亦瀉陽明之邪豈瀉其本哉 此辨亦未確）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此辨亦未確）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為接引諸藥瀉

腎邪（此句原文所無）蓋取其（原文有瀉腎邪三字）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焉且澤瀉固能瀉腎（此又是騎墻之見不自相矛盾乎）然從於諸補藥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為治腎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藥雜之或以寒涼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此方加減之法惟立齋最精當從醫案中細細玩之方悟其變化處一毫不走之妙）余特將仲景立意之奧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愚按王安道此論亦未得立方之意趙氏引之止欲証其溫補腎火毫不敢滲瀉耳於仲景本旨俱不免於顢頇夫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清陽出上竅濁陰走五臟製方之原也此方主治在化元取潤下之性補下治下制以急茯苓澤瀉之滲瀉正所以急之使直達於下也腎陰失守煬燎於上欲納之復歸於宅非借降泄之勢不能收攝寧靜故用茯苓之淡泄以降陰中之陽用澤瀉之鹹瀉以降陰中之陰猶之補中益氣湯用柴胡以升陽中之陰用升麻以升陽中之陽也如謂澤瀉亦止取其養臟起陰補虛之功然則聚凡有補腎之藥以為方亦可與此方代與乎謂諸藥皆腎經不待接引而後至是則然矣人參黃芪白朮炙草必得升柴之接引而後

至脾肺乎升降者天地之氣交知仲景之茯苓澤瀉即東垣之升麻柴胡則可與言立方之旨矣

水火論 已見復出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

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水火既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

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痿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或致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

熟地黃 八兩　山茱萸肉　山藥 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 各三兩

右為細末和地黃膏加煉蜜和桐子大每

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鹽湯下凡服須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饍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所制而熱症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黃山茱萸味厚者也經曰味厚爲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澤瀉味醎醎先入腎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牡丹皮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花名多偶然耳舊有是說吾謂其鑿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藏之邪且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鎭陽光卽此藥也

此純陰重味潤下之方也純陰腎之氣重味腎之質潤下腎之性非此不能使腎之水歸其壑其中只熟地一味爲本藏之主然遇氣藥則運用於上遇血藥則流走於經不能制其一綫入腎也故以五者佐之山藥陰金也坎中之艮堅凝生金故入手太陰能潤皮膚水發高原導水必自山山藥堅少腹之土眞水之原也水土一氣鎭達臍下山茱萸陰木也肝腎同位乎下借其酸澁以斂泛溢水火升降必由金木爲道路故與山藥爲左右降下之主以制其旁軼二者不相離觀李朱拆用二味於他方可悟也丹皮本手足少陰之藥能降心火達於膀胱水火對居瀉南即益北而又有茯苓之淡泄以降陽澤瀉之鹹泄以降陰疏瀹決排使無不就下入海之水此制方之微旨也仲景原方以此六者駕馭桂附以收固腎中之陽至宋錢仲陽治小兒行遲齒遲脚軟顖開陰虛發熱諸病皆屬腎虛而小兒稚陽純氣無補陽之法乃用此方去桂附用之應手神效開聾聵而濟夭枉明薛新甫因之悟大方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此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爲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峯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以己意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爲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氣意也以生肝故去芍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補脾者生金而制木也以制爲生天地自然之序也

又一變而爲滋陰腎氣丸獨去山茱萸而加柴胡當歸尾五味仍合逍遙都氣腎肝同治然用當歸尾生地者行瘀滯也柴胡疎木氣也去白芍恐妨於行之疎也名滋陰者厥陰

也皆用五味者雖合都氣然實防木之反尅瀉丁之義也去山茱萸不欲強木也又一變而爲人參補氣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眞游龍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芪木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夫白朮之與六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用當歸黃芪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爲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生脈之所由來既當生脈異攻之可以驟入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一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

又一變而爲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逍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其曰耳內痒痛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澁而總爲肝腎陰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

也柴胡以疎之鬱火非生地不能涼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抑之也

變而爲九味地黃丸以赤茯苓換白茯力川楝子當歸史君子川芎盡是直瀉厥風木之藥仍是肝腎同治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洩也

又一變而爲益陰腎氣丸加五味仍合都氣生地當歸二味則從四物湯來何也其列症有發熱潮熱晡熱肝血虧矣焉能再以柴胡疎之哉最妙在胸膈痞悶一句蓋此症之悶是肝胆燥火悶伏胃中非當歸生地合用何以消胃中之火而生胃陰若用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逍遙入肝胆不能走胃陰矣一服[illegible][illegible]一下服柴胡流盡就燥之義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

薛氏則以爲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害用六味雖薛氏啓其悟端而以上變化槩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爲疏肝益腎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土相反人參脾藥不入腎其論亦高[illegible][illegible]若然細參薛氏畢竟薛氏前後諸[illegible][illegible]變法[illegible][illegible]覺活然其實嚴密學者當[illegible]惜其妙而以意逗之大旨以肝腎爲主而旁救脾肺則安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爲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

痿者命門火衰也亦有火盛而宗筋弛緩者不可不知眞水竭則隆冬不寒眞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卽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此方主用之味爲桂附卽坎卦之一陽畫也非此則不成坎矣附雖三焦命門之藥而辛熱純陽通行諸經走而不守桂爲少陰之藥宜通血脈性亦竄[illegible]二者皆[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行六

者講究學味翻下之品以為之濟導而後能納之丸淵而無震盪之虞今人不明此義直以桂附為腎陽之定藥離法任意而雜用之酷烈中上燥涸三陰為禍非鮮也或曰仲景治少陰傷寒用附者十之五非專為保益腎陽耶然仲景為寒邪直中陰經非辛熱不能驅之使出附子為三焦命門辛熱之味故用以攻本經之寒邪意在通行不在補守故太陰之理中厥陰之烏梅以至太陽之乾薑芍藥桂枝甘草陽明之四逆無所不通未嘗專泥腎經也唯八味丸為少陰主方故亦名腎氣列於金匱不入傷寒論中正唯八味之附乃補腎也若逢陽藥即為汗散逢血藥即為溫行逢泄藥即為滲利與腎更疎亦必八味丸之桂乃補腎也故曰當論方不當論藥當就方以論藥不當執藥以論方

滋陰降火論 大意見前

節齋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況節慾者少縱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勞瘵欬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腎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無一二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斲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真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節齋先生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稟賦若薄者童子尚有火衰之症焉可獨補水哉況補陰丸中以黃栢知母為君天麥門冬為佐蓋黃栢苦寒泄水

天門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補水而且有損於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藏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原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

用黃栢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余特表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備使醫者病者加意於六味八味二方云

相火龍雷論 前已見大意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爇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焫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

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黃栢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栢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啓發九十月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居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明於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耶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水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獨以桂附溫補天眞之火予載不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爲何如

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於情慾之象是

以聖人於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在復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愼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陰虛發熱論 大段亦見前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疫也則用仲景法溫病及瘟疫也則用河間法此皆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熱皆認作

傷寒率用汗藥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凉其肌柴胡凉膈白虎雙解等湯雜然並進若是虛証豈不殆哉自東垣出而發內傷補中益氣之論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眞陰眞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引飲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栢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世襲相因屢用不効何耶蓋因陰

字認不眞誤以血爲陰耳當作腎中之眞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鎭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眞陰屢用屢效若泥

黃栢知母苦寒之說必致損傷脾陰而斃者不可勝舉大抵病熱作渴飲冷便秘此屬實熱人皆知之或惡寒發熱引衣踡臥四肢逆冷大便淸利此屬眞寒人亦易知至於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臥泥水中此屬假熱之症其甚者煩極發躁渴飲不絕舌如芒刺兩唇燥裂面如塗硃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湧喘急大便秘結小便淋瀝三部脈洪大而無倫當是時也卻似承氣湯症承氣入口即斃卻似白虎症白虎

下嚥即亾若用二丸緩不濟事此長洲變地黃丸作湯液之妙用急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甚則卽加附子以水頓煎五六碗氷冷與飲諸症自退翌日必畏寒脈沉是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證備得周匝然亦多不至此者則須以參芪歸杞之甘溫平養之火既降急培中土則焰和而不復上燥烈炭得爐灰而性藏也此症與脈俱變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分別若以凉藥正治立死

正所謂象白虎湯症悞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言此又不必深求之與陰又不可徒責之血只補氣而血自復亦此症則求母從其所自生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症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為辯耳雖然若問其人曾服過凉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菴云服凉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宜補切忌寒凉犯之必死臨症者更宜詳辯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痰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四語盡治痰之餘）古人用二陳湯為治痰通用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熏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於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啓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製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凉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茭山諸症辯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夭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為痰則水沸為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予謂凡痰皆標也與此義合）腎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原如水逆行洪水泛濫而為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於腎者猶龍火之出於海龍興而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為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

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有火之痰用六味丸以善後則可以治其初未必盡應趙氏所謂有火單指腎陰虛一種耳不可以概有火二字然

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辯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爲別耳善用者若能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於脾虛者旣補中理中又能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尅亦止說得虛痰陰痰耳而於治痰之道庶幾矣

麗安常云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由是津液濃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麥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丸主之麗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爲案

蓁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爲痰門禁藥以薑汁炒之可笑粗工之論本此嗟乎若以薑汁炒之則變爲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經李東璧云砂仁製已屬牖見近更有用竹瀝製者其不通至矣又有以童便製人參黃連製附子皆不通之妄作者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膈生痰分明八味六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的藥羣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爲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壓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製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嗽論

咳謂無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雖分六府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爲清虛之府

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爲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重於腎通篇主意蓋脾者肺之母腎者金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稍當作果宜以補脾爲主而佐以解表之藥傷風與脾肺虛術諸然兩邊不

相進退果屬傷風以散邪清金爲主亟急實脾之理果屬虛損以補土滋陰爲主亦無兼驅邪之理此論頗蒙混未盡明析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參蘇飲之人參助肺氣以托邪桂枝湯之芍藥甘草和榮血以發衛皆與實脾之義遠引證未合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子母相迴爲病游發其精金受邪二字未穩故多周折支離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有火爍肺金而咳嗽者火爍即非肺火也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麥門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黃栢知母降陰火謂枳半滲泄傷陰易用貝母瓜蔞竹瀝枇杷葉以潤肺而化痰以上治法豈不平正通達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實非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也滋其陰即所以降火也獨不觀啓玄子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乎予相火論及滋陰降火論中已詳言黃栢知母之不宜用與夫寒涼諸藥之害矣予又有說焉王節齋云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眞陰者不可服參芪服之過多則死蓋恐陽旺而陰消也自此說行而世之治陰虛咳嗽者視參芪如

砒毒以黃栢知母爲靈丹使患此症而服此藥者百無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慾而不服藥者反可綿延得活可見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蓋病本起於房勞太過虧損眞陰陰虛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則金不能不傷矣予先以壯水之主之藥如六味地黃之類補其眞陰使水升而火降隨卽以參芪救肺之品以補腎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庸淺庸工固不必齒間有知用參芪者不

知先壯水以鎭火而遽投參芪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而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此所謂不識先後著者也

有脾胃先虛土虛不能制水水泛爲痰子來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雖起於心火刑金因誤服寒凉以致脾土受傷肺益虛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氣承之子來救母腎水復火之仇寒水挾木勢而上侵於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達此義尚謂痰火難除寒凉倍進豈不殆哉斯時也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以補脾肺八味丸以補土母而引水歸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焉

金匱云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論外感有嗽而聲啞者蓋金實不鳴金破亦不鳴實則清之破則補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須知少陰之絡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肺爲之標本虛則標弱故聲亂咽嘶舌萎聲不能前出

仲景傷寒書　一男子年五十餘歲病傷寒咳嗽

喉中聲如鼾與獨參湯一服而鼾聲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漸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　此陽虛之案○似氣虛之案

衍義云有暴嗽服諸藥不效或教之進生料鹿茸丸大菟絲子丸方愈有本有標切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驟補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覺之早故也　此陰虛之案○似陽虛之案

有一等乾欬嗽者丹溪云乾欬嗽極難治此係火鬱之症乃痰鬱其火邪在中用逍遙散以開

之下用補陰之劑而愈此陰虛之案

吐血論 詳絳雪丹書此為複出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藏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腎中有火有水水乾火燃陰火刑金故咳水挾相火而上化為痰入於肺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者腎水從相火炎上之血也豈可以咳嗽獨歸之肺耶褚氏遺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伏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凉百不一生飲溲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為治血之要然但暴發之際用之以為降火消淤之急劑則可若多服亦能損胃褚

氏特甚言寒凉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則黄栢知母既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當如何曰惟六味地黄獨補腎水性不寒凉不損肺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救肺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又有一等腎水泛上上侵於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氣受傷血無所附故亦吐血醫見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斃矣須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引水歸原次用理中湯補脾胃以補肺之母使土能尅水則腎水歸原而血復其位矣

已上論陰虛吐血者用補天之法若陽虛吐血與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絳雪丹書專論血症逐一可考茲不能悉〔余有一單方只是節慾不但節慾直須絕慾不絕慾而徒恃乎藥未有能生者也〕

喘論

喘與氣短不同喘者促促氣急喝喝息數張口

擡肩搖身擷肚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接續似喘而不擡肩似呻吟而無痛呼吸雖急而無痰聲宜詳辨之丹溪云須分虛實新久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病是氣實宜瀉之（久亦有實然可作虛治新亦有虛然可兼實治二語亦看煞不得）

愚按喘與短氣分則短氣是虛喘是實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間亦有有餘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久病亦有實者予治新墅沈允一廿餘年之喘獨清陽明而效）

金匱云實喘者氣實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若寸沉實宜瀉肺（亦不止瀉肺一法）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氣兩脇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補腎此腎虛証非新病虛者乎

邪喘者由肺受邪伏於肺中關竅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緊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身熱退而喘定此鬱症人所難知非短氣中之有餘乎

論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爲之主居於上而爲五藏之華蓋通榮衛合陰陽升降往來無過不及何病之有若爲風寒暑濕所侵則肺氣脹滿而爲喘呼吸迫促坐臥不安或七情內傷鬱而生痰或脾胃俱虛不能攝養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眞知其風寒也則用仲景青龍湯眞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眞知其濕也則用勝濕湯眞知其七情鬱結也則用四磨四七湯又有木鬱火鬱土鬱金鬱水鬱皆能致喘治者審之【本註】以上俱屬有餘之症

東垣云病機曰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辨云傷寒家論喘以爲火熱者是明有餘之邪中於表寒變爲熱心火太旺攻肺故屬於上又云膏粱之人奉養太過及過愛小兒亦能積熱於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劑治之若飲食不節喜怒勞役不時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皆由中氣不足其䐜脹腹滿咳喘嘔食不下宜大甘辛熱之劑爲之脈經云肺盛有餘則咳嗽上氣渴煩心

胸滿短氣皆衝脈之火行於胸中而作係在下焦非屬上也觀東垣之辯可見起於有餘者病機之邪雜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標本判然條析如遇標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藥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執而概施之不足之症豈不殆哉婁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施之形實有痰者神效若虛而脈浮大按之濇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劇而死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故河間敘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爲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世集証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辯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爲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爍眞陰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微乎惜其論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爍肺金烏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湯加青黛竹瀝陳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加枳殼半夏補陰以化痰夫謂陰虛發喘丹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但如此治法實流弊於後人蓋陰虛者腎中之眞陰虛也豈四物湯陰血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龍當之火也豈寒凉所能降乎其間有有痰者有無

痰者有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豈竹瀝枳半之能化乎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叅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歸故上氣喘也黃帝針經云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陽明之氣下行今

逆而上行故喘真元耗損喘出於腎氣之上奔其人平日若無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視其外症四肢厥逆面赤而煩躁惡熱似火非火也乃命門真元之火離其宮而不歸也察其脈兩寸雖浮大而數兩尺微而無力或似有而無為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凉藥以清之以其喘急難禁也佐以四磨之類以寬之下咽之後似覺少快少頃依然豈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悞認藥力欠到倍

進寒凉快氣之劑立見其斃矣何也蓋陰虚致喘去死不遠矣幸幾希一線牽帶在命門之根尚爾留連者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真鎮墜之藥俾其返本歸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腎丸養正丹之類煎人參生脈散送下覺氣若稍定然後以大劑參芪補劑加破故紙阿膠牛膝等以鎮於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車為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保全然猶未也須遠房幃絕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予論至此可為寒心聰明男子當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機

又有一等火鬱之症六脈俱澀甚至沉伏四肢皆寒甚至厥逆拂拂氣促而喘卻似有餘而脈不緊數欲作陰虚而按尺鼓指此為畜鬱已久陽氣拂遏不能營運於表以致身冷脈微而閟氣喘急當此之時不可以寒藥下之又不可以熱藥投之惟逍遥散加茱連之類宣散畜熱得汗而愈愈後仍以六味地黃養陰和陽方佳此

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即金匱所云六脈沉伏宜發散則熱退而喘定是也經曰火鬱之發民病少氣治以諸凉或問喘者多不能臥何也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經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東垣云病人不得臥臥則喘者水氣逆行乘於肺肺得水而浮使氣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氣皆屬飲

金匱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

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已上詳論陰虛發喘之症治若陽虛致喘東垣已詳盡矣外感發喘仲景已詳盡矣玆爲補天立論故加意於(示學者不可以一說槩諸症也)六味八味云

喉咽痛論

喉與咽不同喉者肺脘呼吸之門戶主出而不納咽者胃脘水穀之道路主納而不出蓋喉咽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緊關橐籥也經曰足

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太陽陽明亦咽痛即是火症)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直如奔馬逆衝於上到此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症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又有色慾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大劑煎湯氷冷與飲(此症弱病多有之此法早治可愈遲則不效雖暫效亦必復)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禮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突爆烈矣惟灶底下以盆水映之上炎即熄(取譬最的)此且病療下之一驗也其間有乳鵞纏喉二名不同腫於咽兩旁者爲雙鵞腫於一邊者爲單鵞治法用鵞翎蘸米醋攪喉中去盡痰涎復以

鵞翎探吐之令著實一咯咯破鵞中紫血即潰或紫金錠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然刀針猶難急則用之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腫痛或針去血神思雖清尺脈洪數而無倫次按之微細如無余曰有形而無痛陽之類也當峻補其陰今反傷陰血必死已而果歿引此一案以爲粗工輕用刀針之戒

纏喉風者腫透達於外且麻且癢且痛可用諸

解毒雄黃丸

雄黃一錢 鬱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菉豆大熱茶送下吐頑痰立甦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染紙作撚子點火吹滅以烟熏鼻中即時口鼻流涎牙關自開即用此搐患處即愈

又有一等陽虛咽痛者口舌生瘡過勞益甚其

脈必浮大此脾肺氣虛膀胱虛熱須以理中湯加山藥山茱萸乃痊

有上焦風熱者用荊防敗毒散

有咽喉腫痛作渴飲冷大便秘結六脈俱實下之則愈可用防風通聖散世間虛熱者多實熱者少如此症不多得此法不可輕用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鼾痰如拽鋸類中風多此症此爲肺絕之候速宜人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遲則不救

丹溪云咽喉腫痛有陰虛陽氣飛越痰結在上者脈必浮大重取必澁去死爲近宜人參一味濃煎細細飲之如作實症治之禍在反掌仲景云少陰客熱咽痛甘草湯少陰寒熱相搏桔梗湯少陰客寒咽痛半夏散及湯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少陰陰虛客熱不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世人但知熱咽痛不知有寒咽痛經曰太陽在泉寒淫所勝

民病咽痛頷腫陳藏器用附子去皮臍炮製切片以蜜塗炙令蜜入內噙嚥其津甘味盡更易之

仲景云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面赤咽痛以通脈四逆湯○冬月伏寒在於腎經發則咽痛下利附子湯溫其經則愈

又有司天運氣其年鄉村相染若惡寒者多是暴寒折熱寒閉於外熱鬱於內切忌膽礬酸寒之劑點喉使陽鬱結不伸又忌硝黃等寒劑下

之反使陽下陷入裏則禍不旋踵矣須用表散之劑若仲景甘桔湯之類

又有陽毒咽痛用升麻湯陰毒咽痛用甘草湯方見金匱要略及千金方

咽痛用諸藥不效者非咽痛也乃是鼻中生一條紅線如髮懸一黑泡大如櫻珠垂掛到咽門而口中飲食不入須用牛膝根直而獨條者洗淨入好醋三五滴同研細就鼻孔滴二三點入去則絲斷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間作痛潰爛久而不愈此必楊梅瘡毒須以草薢（即土茯苓）湯為主

眼目論

嘗看立齋所訂原機啓微此撮其大略耳

經曰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然亦須分別各經絡藏腑為治不得專主腎肝）華元化云目形類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麗東南而晦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真血真氣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內包涵膏液此膏由胆中滲潤精汁積而成者能涵養瞳神衰則有損神水者由三焦而發原先天真一之氣所化目上潤澤之水是也水衰則有火勝燥暴之患水竭則有目輪大小之疾耗澁則有昏眇之危虧者多盈者少是以世無全精之目神光者原於命門通於胆發於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則有昏瞑之患火炎則有焚燎之殃雖有兩心而無正輪心君主也通於大眥故大眥赤者實火也命門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

通於小眥故小眥赤者虛火也若君主拱默則相火自然清寧矣真血者即肝中升運滋目注絡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間易行之血即天一所生之水故謂之真也真氣者即目之經絡中往來生用之氣乃先天真一發生之元陽也真精者乃先天元氣所化精汁起於腎施於胆而後及瞳神也凡此數者一有損目則病矣大概目圓而長外有堅殼數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

神膏一面外則白睛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則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點黑瑩是腎膽所聚之精華惟此一點燭照鑒視空濶無窮者是曰水輪內應於腎北方壬癸亥子水也五輪之中惟瞳神乃照或曰瞳神水耶氣耶血耶膏耶曰非氣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氣所生後天之氣所成陰陽之妙蘊水火之精華血養水水養膏膏護瞳神氣為運用神即維持驗以日月理實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華女子左目不如右

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陰陽氣血之正也

許學士云經曰足少陰之脉是動則病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又曰少陰所謂起則目䀮䀮無所見者陰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此蓋房勞目昏也左腎陰虛益陰地黃丸六味地黃丸（前云益陰地黃丸治目病火衰者滋陰地黃丸治目病有火者此云左腎陰虛益陰地黃丸愚謂左腎陰虛是有火之目疾不用滋陰地黃丸而又用益陰地黃丸得非矛盾乎）右腎陽虛補腎丸八味地黃丸

東垣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氣有餘陰氣不足也海藏云目能遠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無水秘要云陰精不足陽光有餘病於水者故光華發見散亂而不能收斂近視治之在心腎心腎平則水火調而陰陽和夫水之所化為血在身為津液在目為膏汁若貪淫恣慾飢飽失節形脉勞甚過於悲泣能斲耗陰精陰精虧則陽火盛火性炎而發見陰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於外而遠照不能近之而反視也治之當如何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東垣云能近視不能

遠視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也海藏云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遠視責其無火秘要云此証非謂禀成近覰之病乃平昔無病素能遠視而忽然不能者也蓋陽不足陰有餘病於火者故光華不能發越於外而偎斂近視耳治之在膽腎膽腎足則木火通明神氣宣暢而精光遠達矣夫火之所用為氣在身為威儀在目為神光若縱恣色慾喪其元陽元陽既憊則雲霾陰翳腎中之陰水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建脾養胃

以滋於胆而使水中之火遠布於空中耶治之
當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
已上之症皆陰弱不能配陽內障之病其病無
眵淚痛痒羞明緊澁之症初但昏如霧露中行
漸空中有黑花又漸睹物成二體久則光不收
遂爲廢疾患者皆宜培養先天根本乘其初時
而治之況此病最難療服藥必積歲月絕酒色
寡慾毋飢飽勞役驅七情五賊庶幾有效不然
必廢終不復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無傷略不

經心及病成醫亦不識直曰熱致竟用凉藥殊
不知凉藥傷胃況凉爲秋爲金肝爲春爲木又
傷肝矣往往致廢而後已病者不悟藥之過誣
之曰命也醫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
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
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
目不明夫五藏六府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
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真
精也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氣之宗也故脾
虛則五藏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矣
況胃氣下陷於腎肝名曰重強相火挾心火而
妄行百脉沸騰血脉逆上而目病矣若兩目暗
昏四肢不怠者用東垣益氣聰明湯若兩目緊
小羞明畏日者或視物無力肢體倦怠或手足
麻木乃脾肺氣虛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黃芪湯
若病後或日晡或燈下不能視者陽虛下陷也
用决明夜光丸或升麻鎮陰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
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
與腎也赤脈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
了但子和一味寒凉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
一句可了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症詳倪仲賢
原機啓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爲之參補深
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

先天要論下

齒論

眼齒口耳諸雜症必須詳看準繩趙氏只補用六味八味耳他無發明

素問云男子八歲腎氣實而齒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則齒槁八八而齒去矣女子亦然以七爲數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髓之所養也凡齒屬腎上下齗屬陽明上齗痛喜寒而惡熱取足陽明胃下齗痛喜熱而惡寒取手陽明大腸凡

動搖袒脫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狀者皆屬腎經曰腎熱者色黑而齒槁又曰少陰經病者面黑齒長而垢其蟲疳齗腫不動潰爛痛穢者皆屬陽明或諸經錯雜之邪與外因爲患俱分虛實而治腎經虛寒者安腎丸還少丹重則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時大寒犯腦連頭痛齒牙動搖疼痛者此太陽並少陰傷寒也仲景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凡腎虛者多有之如齒痛搖動肢體倦怠飲食少思者脾腎虧損之症用安腎丸補中益氣並服如喜寒惡熱者乃胃血傷也清胃湯若惡寒喜熱者胃氣傷也補中益氣湯

齒痛責陽明者十之六七責腎陰者十之二四若腎寒須服大熱者十一而已亦有因多服熱藥及誤做坐功而致齒痛者

凡齒痛遇勞即發或午後甚者或口渴面黧或遺精者皆脾腎虛熱補中益氣用六味丸或十全大補湯

若齒齗腫痛焮連頤頰此胃經風熱用犀角升麻湯

若善飲者齒痛頤頰焮腫此胃經濕熱清胃湯加葛根或解酲湯

海藏云牙齒等鹹臭穢不可近數年不愈當作陽明畜血治桃仁承氣爲細末蜜丸服之好飲者多此症屢服有效

凡小兒行遲語遲齒遲及顖門開者皆先天母氣之腎衰須腎氣丸爲主

固齒方

雄鼠骨　當歸　沒石子　熟地　榆皮

青鹽　細辛各等分

右研爲細末綿紙裹成條扱牙床上則永固不落矣嘗有人齒縫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黄加骨碎補大劑一服即瘥間有不瘥者腎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重則用六君子湯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此中氣虛也用人參理中湯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晡熱內熱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用八味丸日晡發熱或從小腹起陰虛也用四物參术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更加麥門冬一味妙甚則加附子）若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不時而動或無定處或從脚起乃無根火也亦用前

丸及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調抹湧泉穴若槩用寒涼損傷生氣爲害匪輕

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逆而承之反爲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爲口瘡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术草補其土姜附散其寒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聖濟總錄有元藏虛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細辛末蘇木湯調塗舌上有用當歸附子蜜炙含嚥若此之類皆治龍火上迫心肺之湯不得下降故用此以引火歸原也

耳論

耳者腎之竅足少陰之所主人身十二經絡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其餘十經絡皆入於耳惟腎開竅於耳故治耳者以腎爲主或曰心亦開竅於耳何也蓋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

耳此腎爲耳竅之主心爲耳竅之客爾以五藏開於五部分陰陽言之在腎肝居陰故耳目二竅陰精主之在心脾脾居陽故口鼻舌三竅陽精主之靈樞云腎氣通乎耳腎和則能聞五音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之氣入於耳者皆足以亂其聰明而致於聾聵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爲陰主精右腎爲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爲虛若其人瘦而色黑筋健骨壯此精

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爲實乃高壽之兆也二者皆稟所致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知調和七損八益之道早衰之節也其年未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是可畏也其症耳聾面顏黑者爲脫精腎憊用安腎丸八味丸蓯蓉丸薯蕷丸選而用之若腎經虛火面赤口乾痰盛內熱者六味丸主之此論陰虛者也至於陽虛者亦有耳聾經曰清陽出上竅胃氣者清氣元氣春升之氣也同出而異名也今人飲食勞倦脾胃之氣一虛不能上升而下流於腎肝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昧（陽氣地氣二句不明白）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此陽虛耳聾須補中益氣湯有能調養得所氣血和平則其聾漸輕若不知自節日就煩勞即爲久聾之症矣

又有因虛而外邪乘襲者如傷寒邪入少陽則耳聾脇痛之類當各經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鳴耳痒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者多不可專作火與外

邪治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實也王節齋云耳鳴盛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爲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症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則氣上少陽之火客於耳也若腎虛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必多慾當見勞怯等症惟薛立齋詳分縷析云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

梔柴胡若中風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胆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芎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若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耳中閧閧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脛痠耳數鳴宜地黃丸

腎虛耳內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用正元飲嚥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藏風耳鳴夜間睡著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內覺風吹奇痒宜黃芪丸腎者宗脈所聚耳為之竅血氣不足宗脈乃虛風邪乘虛隨脈入耳氣與之摶故為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枳殼橘紅紫蘇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風邪下氣續以芎歸飲和養之耳中耵聹耳鳴耳聾內有污血宜柴胡聰耳湯

其餘耳痛耳痒耳腫等症與薛氏論相參用之

丹鉛續錄云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服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為君虛損服之曷不觀易之坎為耳痛坎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哀愈

聖惠云有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

愈此乃腎藏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飲酒喫濕麵雞猪之屬能盡一月為佳不能戒無效

耳瘡論

羅謙甫云耳內生瘡者為足少陰腎經也其氣通於耳其經虛風熱乘之隨脈入於耳與氣相摶故令耳門生瘡也曾青散主之黃連散亦可內服黍粘子湯

薛氏云耳瘡屬手少陽三焦經或足厥陰肝經

血虛風熱或肝經暴火風熱或胷經風火等因
若發熱焮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
若內熱痒痛屬前二經血虛用當歸川芎散若
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
若內熱口乾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如不
應用加減八味丸餘隨症治之
耳膿即停耳用紅綿散麝香散內服柴胡聰耳
湯通氣散如壯盛之人積熱上攻膿水不差紅
綿散麝香散不宜用收斂太過也宜三黃散劾

有一小兒患耳膿經年累月服藥不效殊不知
此腎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黃芪丸方

黃芪一兩 沙苑蒺藜炒 羌活各半兩
黑附子大一个 羯羊腎一對焙乾
右為細末酒糊丸如桐子每服四十丸空
心食前煨葱鹽湯下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乾耵耳鳴致聾

柴胡三錢 連翹四錢 水蛭半錢炒另研
蝱蟲三个去翅足研 麝香少許研 當歸身
人參 炙甘草各一錢
右除另研外以水二盞姜三片煎至一盞
少熱下水蛭等末再煎一二沸食少遠熱
服

透氷散

川大黃去粗皮 山梔子去皮 蔓荊子去白皮
白茯苓去皮 益智子去皮 葳靈仙去蘆頭洗焙乾
白芷各半兩 香墨燒醋淬乾細研 麝香研一錢

茯神半兩去木 川烏二兩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乾用鹽炒
天麻去苗 仙靈脾葉洗焙
右為細末煉蜜和如麥飯相似以眞酥塗
杵臼擣萬杵如乾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劑
每服旋丸如梧子大用薄荷自然汁同溫
酒化下兩丸如卒中風涎潮昏塞煎皂莢
白礬湯溫化兩丸
蟲入耳痛將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內
蟲即出而愈不可不知

有一人耳內不時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診於立齋先生診之六脈皆安非瘡也詰問痛忽作予度其有蟲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蟲遂不復痛或用麻油滴之則蟲死難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則蟲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消渴論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於肺傳於膈消者是也以白虎湯加人參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

口乾飲水多食饑虛癉成消中者是也以調胃承氣湯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詳別如此余又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此其獨得之語）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症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白虎承氣皆非所治也

婁全善云肺病本於腎虛腎虛則心寡於畏妄行陵肺而移熱與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補腎救肺後人因名之腎消也

總錄謂不能食而渴者未傳中滿能食而渴者必發腦疽背癰蓋不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漉灌四旁與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數

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穀自救若概用寒凉瀉火藥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未傳鼓脹耶惟七味白术散人參生脈散之類恣意多飲復以八味丸滋其化原纔是治法及能食而渴發疽者乃肥貴人膏粱之疾也數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氣轉溢而為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金石藥其性慓悍能助燥熱經云治之以蘭消陳積也亦不用寒凉及發癰疽者何也經曰膏粱之變

饒生大疔此之謂也其腎消而亦有腦疽背癰
者蓋腎主骨腦者髓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歷
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爲癰疽
其瘡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甚則或黑或紫火
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或峻補其陰亦
可救

或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
方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遵也蓋心肺位近
宜制小其服此可悟東垣立方之妙腎肝位遠宜制大其
服知此則茯苓澤瀉之義可見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緩而

治之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
一斤內肉桂一兩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飲之
熟睡而渴病如失矣處方之制存乎人之通變
耳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
又加附子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
水穀水穀之氣不能熏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
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所稟不能四布
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入膀
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試嘗其
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
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溽稿禾得雨生意維
新惟明者知之味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
病渴張仲景爲處此方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
味丸誠良方也癰疽瘥後及將瘥口渴甚者舌
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便頻數
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脚軟

口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愚
遂獻加減地黃方諸醫大笑云此藥若能止渴
我輩當不復業醫矣皆用木瓜紫蘇烏梅人參
茯苓百藥煎等生津液之藥止之而渴愈甚數
劑之後茫無功效不得已而用余前方三日渴
止因相信久服不特渴疾不作氣血亦壯飲食
加倍強健過於少壯之年蓋用此藥非予敢自
執鄙見實有源流薛氏家藏此方屢用有驗故

詳著之法（是此老不忘乳之恩語）使有渴疾者信其言專志服餌取效無爲庸醫所惑庶廣前人之志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令人光澤（■內北五味最爲得力獨能補腎水平補降心氣其肉桂一味不可廢若去肉桂服亦不應）

一男子患此欲治以前丸彼謂肉桂性熱乃易黃栢、知母等藥渴不止發背疽而歿（廟淩多此說是地黃丸之賊也）夫肉桂腎經藥也前症乃腎經虛火炎上無制爲患用桂導引諸藥以補之及引虛火歸原故有效成無已云桂猶圭也引導陽氣若執以使（此等語在古人亦屬附會猶使民戰栗之說也不必援引爲實本名豈定爲用藥取義哉）

若夫上消者謂心移熱於肺中消者謂內虛胃熱皆認火熱爲患故或以白虎或以承氣卒致不救總是下焦命門火不歸元遊於肺則爲上消遊於胃即爲中消以八味腎氣丸引火歸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濟氣上薰蒸肺受濕氣而渴疾愈矣

有一等渴欲引飲但飲水不過一二口即厭少頃復渴飲亦不過若此但不若消渴者飲水無厭也此是中氣虛寒寒水泛上逼其浮遊之火於咽喉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得至中焦以水見水正其所惡也治法如面紅煩燥者理中湯送八味丸（予用附子理中加麥冬五味亦效）

又有一等口欲飲水但飲下少頃即吐吐出少頃復求飲藥食毫不能下此是陰盛格陽腎經傷寒之症仲景以白通湯加人尿膽汁熱藥冷探之法一服即愈女人多此症（■陶節菴名曰回陽反本湯）

（二條是辨虛渴理當另看會通此是辨下病與消渴無涉）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症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中滿者中空似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略皆脾腎兩虛所致海藏云夫水氣者乃胃土不能制腎水水逆而上行傳入於肺故令人腫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強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轉故胃愈虛食不滋味則發而不能制也莫

若行其所無事則爲上計何今之人不知此等高論舉手便以爲水腫用內經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之法治之如舟車丸禹功散之類若真知其爲水濕之氣客於中焦侵於皮膚皮膚中如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隨起者以前藥一服而退（今俗人所謂黃病又有曰河白者皆此症也）若久病大病後或傷寒瘧痢後女人產後小兒痘後與夫元氣素弱者槩以前法施之脾氣愈泄愈虛不可復救故治腫者先以脾土爲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

君子湯溫補之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似深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蓋肺氣既虛不可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爲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䐜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經在上者布膻中散絡心包在下者出於委陽上絡膀胱上佐天道之施

化下佐地道之發生與手厥陰爲表裏以應諸經之使者也是故腎虛者下焦之火虛也宣明五氣論云下焦溢爲水以水注之所氣室而不瀉則溢而爲水也經曰三焦病者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溢則水留而爲脹惟張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焉世有患此者毋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載於金匱玉函

白茯苓三兩　附子五錢　川牛膝一兩

肉桂一兩　澤瀉一兩　車前子一兩

山藥一兩　山茱萸一兩　牡丹皮一兩

熟地四兩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為主以補腎中之火則三焦有所稟命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腎氣不虛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熱之品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膝車前子二味最

為切當考之本草云車前子雖利小便而不走氣與茯苓同功強陰益精令人有子牛膝治老人失溺補中續絕壯陽益精病人虛損加而用之方見金匱要略故名金匱腎氣丸

前所論症治乃脾腎兩虛者至純是脾虛之症既以參芪四君為主亦須八味丸兼補命門之火蓋脾土非命門火不能生此虛則補母之義不可不知

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其症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澁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症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殊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甚則為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黃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予曾用之未効加牛膝車前即應）親試有驗故錄

又有一等火鬱者其症口苦脇痛惡寒目黃面黃嘔酸等症須用逍遙散舒其鬱繼以六味腎氣滋其陰亦禁用分利（此症最難治當參丹溪諸法蓋病形未見人皆忽之及病形已見則臟已敗矣故難治也）

噎膈論

噎膈翻胃關格三者名各不同病原迥異治宜區別不可不辨也噎膈者饑欲得食但噎塞迎逆於咽喉胸膈之間在胃口之上未曾入胃即帶痰涎而出若一入胃下無不消化不復出矣

惟男子年高者有之少無噎膈　翻胃者飲食倍常盡入於胃矣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兩時而吐或積至一日一夜腹中脹悶不可忍而復吐原物酸臭不化此已入胃而反出故曰翻胃男女老少皆有之　關格者粒米不欲食渴喜茶飲飲之少頃即出復求飲復吐飲之以藥熱藥入口則即出冷藥過時而出大小便秘名曰關格關者下不得出也格者上不得入也惟女子多此症

論噎膈丹溪謂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熱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積而爲痰爲飲被劫時暫得快不久復作前藥再行積成其熱血液衰耗胃脘乾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難盡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內節七情飲食自養滋血生津以潤腸胃則金無畏火之炎腎有生水之漸氣清血和則脾氣運

健而食消傳化矣丹溪之論甚妙但噎膈翻胃分別欠明（丹溪合而爲一固爲未盡趙氏竟以噎膈爲上脘乾槁不納食而以嘔吐歸之反胃則亦不盡其理噎膈亦有食久而出者但不同於反胃之每食必出反胃止吐原物有食必盡噎膈則或食或痰或白沫酸水或多或少或初病不吐而久之屢作或吐出糟粕非痰非血非食若醬汁然者此上脘下脘枯槁皆噎膈也）余獨喜其火熱炎上之化腎有生水之漸二句深中病原惜其見猶未真以潤血爲主而不爪探腎中先天之原故其立方以四物中牛羊乳之類加之竹瀝韭汁化痰化瘀皆治標而不治本也豈知內經原

無多語唯曰三陽結謂之膈（知其爲三陽結則丹溪自有深義未可盡非也）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結則液燥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亦不盡腎病但膈必及腎耳）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爲一臟一腑腎水既乾陽火偏盛熬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濇下既不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何

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相投故可入（亦未暢 厭吉）口吐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糞如羊矢者食入者少（理亦未盡）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此症多是男子年高五十以外得之又必其人不絶色慾詰問其由又諱疾忌醫曰近來心事不美多有鬱氣而然予意鬱固有之或以鬱故而為消愁解悶之事不能無也此十有八九亦不必深辨但老人天真

已絶只有孤陽只以養陰為主王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褚侍中云上病療下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絶嗜慾遠房幃薄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若曰補胃胃本不虛若曰開鬱香燥之品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辨駁分明千古至論）河間劉氏下以承氣（亦有妙理新墅姜爾強久嘱寒殆予於傷寒論篩其法一服而愈又嘗通作丸以治從予明之嘱亦效）鹹寒損胃

津液愈竭無如補陰焰光自滅世俗不明余特詳揭

論反胃金匱要略云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為虛濇則為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反胃予閱函史列傳有一醫案云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中晨皆出不化醫以暖胃藥投之罔效脈甚微而弱有國工視之揆諸醫所用藥無遠於病而不效心歉然未有以悟也讀東垣書謂吐有三症氣積寒也上焦吐

者從氣中焦吐者從積下焦從寒今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秘此下焦吐也法當通其閉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藥和之而愈觀此可見下焦吐者乃命門火衰釜底無薪不能蒸腐胃中水穀腹中脹滿不得不吐也王太僕所謂食久反出是無火也是矣益火之原者以八味丸補命門之火以扶土母徐以附子理中湯理中焦萬舉萬全不知出此徒以山查神麴平胃化食速其

亾也

此症則王太僕之論爲的壯水之主益火之原二法隨症並用趙氏分噎膈爲無水反胃爲無火非也噎膈但不能食耳反胃必吐即出久出以遲速分也

論關格者忽然而來乃暴病也大小便秘渴飲水漿少頃則吐又飲又吐脣燥眼珠微紅面赤或不赤甚者或心痛或不痛自病起粒米不思滴水不得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數日後脈亦沉伏此寒從少陰腎經而入陰盛於下逼陽於上謂之格陽之症名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

命而死矣須以仲景白通湯用內經寒因熱用之法經曰若調寒熱之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咽之後冷性既除熱性始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倘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和人尿猪胆汁鹹苦寒之物於白通湯中要其氣相從可以去拒格之寒也服藥後脈漸出者生脈乍出者死陶節菴殺車槌中有回陽反本湯極妙愈後須以八味丸常服不再發

經但有關格之脈未嘗有關格病名趙氏以暴感嘔逆之症強附之耳

又有一種肝火之症亦嘔而不入但所嘔者酸水或苦水或青藍水唯大小便不秘亦有作秘作洩者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鬱木鬱之症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須用茱連濃煎細細呷之再服逍遙散而愈愈後須以六味丸調理

此條當併入噎膈條下則明晰矣

瀉利并大便不通論

瀉利專責脾此庸論也更進而補腎補心曰火生土亦就庸論深一步耳不知瀉利有不止脾者觀趙以德之言亦可見一班矣

藏府瀉利其症多端大抵皆因脾胃而作東垣先生製脾胃論一篇專以補中益氣湯升提清氣爲主其間治脾泄之症庶無餘蘊矣特未及乎腎泄也此集只重此言是故以其濕也利水以分之以其風也助風以平之以其實也下之以其虛也補之寒則溫之熱則清之有食者化之有積者祛之凡五行之相勝與六氣之加臨莫不以生尅制化之法治之然而經年經月不得一効者何耶仲景云下利不止醫以理中湯與之利

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當以理下焦法則愈矣昔趙以德有云予聞先師言泄瀉之病其類多端得於六淫五邪飲食所傷之外復有雜合之邪似難執一法而治乃見先師治氣暴脫而虛頓泄不知人事口眼俱閉呼吸甚微殆欲絕者急灸氣海飲人參膏十餘斤而愈治積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腸之氣不固者湧出上焦之痰則肺氣下降而大腸之虛自復矣治憂思太過脾氣結而不能升舉陷入下焦而成

泄瀉者開其鬱結補其脾胃使穀氣升發也治陰虛而腎不能司禁固之權者峻補其腎而愈也凡此之類甚多（此數條甚有精義更充廣之其變無窮固不止脾腎可了也）

因問先生治病何神也先生曰無他圓機活法內經熟自得之矣

經曰腎主大小便又曰腎司開闔又曰腎開竅於二陰可見腎不但主小便而大便之能開而復能閉者腎操權也今腎既虛衰則命門之火熄矣火熄則水獨治故令人多水瀉不止其瀉每在五更天將明時必洞泄二三次此其故何也蓋腎屬水其位在北於時爲亥子五更之時正亥子水旺之時故特甚也惟八味丸（四神丸爲正）以補眞陰則腎中之水火旣濟而開闔之權得宜況命門之火旺火能生土而脾益強矣故古方有椒附丸五味子散皆治腎泄之神方不可不考也考之薛案云脾胃虛寒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肉果補骨脂若脾氣虛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若命門火衰脾土

虛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胃氣血俱虛者用十全大補湯吞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閉澁或肢體漸腫喘嗽唾痰爲脾腎虧損宜金匱加減腎氣丸

秦越人難經有五泄之分曰胃泄脾泄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夫所謂大瘕泄者卽腎泄也註云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世人不知此症悞爲滯下治之禍不旋踵（滯下卽今所謂痢疾也）此是腎虛之症欲去不去似痢非痢似虛努

而非虛努蓋痢疾後重爲邪壓大腸墜下故大腸不能升舉而重治以大黃檳榔輩瀉其所壓之邪而愈又有久瀉大腸虛滑元氣下陷不能自收而重乃用粟殼等澁劑以固其脫升其墜而愈其虛坐努責此痢後積已去盡無便而但虛坐耳此爲亾血過多倍用歸芎以和之而愈辨析分明并入後痢疾篇看惟腎虛後重者亦數至圊而不能便必莖中痛或大便不能得而小便先行而澁或欲小便而大便反欲去而痛獨褚氏精血

論中云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須以補中益氣湯倍升麻送四神丸又以八味丸料加五味吳茰補骨脂肉豆蔻多服乃痊此等症候以痢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斃者不可勝舉腎既主大小便而司開闔故大小便不禁者責之腎即此推之然則大便不通者獨非腎乎金匱眞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腎氣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從容車前子茯苓之屬補其

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潔古云臟腑之秘不可一槩治療有熱秘有冷秘實秘虛秘風秘氣秘老人與產後產後竟有秘數十日者勿亟通之及發汗利小便過多病後氣血未復者皆能成秘禁用芒硝大黃巴豆牽牛等藥世人但知熱秘不知冷秘冷秘者冷氣橫於腸胃凝陰固結津液不通胃氣閉塞其人腸內氣攻喜熱惡冷宜以八味丸料大劑煎之冷飲即愈或局方半硫丸碾生姜調乳香下之或海藏已寒

丸俱效海藏云已寒丸雖熱得芍藥茴香潤劑引而下之陰得陽而化故大小便自通如遇春陽冰自消矣然不若八味丸更妙也東垣云腎主五液津液盛則大便如常若飢飽勞役損胃氣及食辛熱厚味而助火邪伏於血中耗散眞陰津液虧少故大腸結燥又有老年氣虛津液衰少而結者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也予嘗體法東垣之論不用東垣之方如潤腸丸潤燥湯通幽散之類俱不用惟用六味丸料煎服自

愈如熱秘而又兼氣虛者以前湯內加參芪各五錢立愈此因氣虛不能推送陰虛不能濡潤故耳已上治法余嘗試而必驗且不犯大黃桃仁枳殼等破氣破血之禁可以久服永無秘結故表而出之

或問曰何不用四物湯曰四物湯特能補血耳此是先天津液不足故便難經曰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又曰腎主五液津液皆腎水所化與血何干故不用四物湯或又曰如乾結之甚硝黃

亦可暫用否曰承氣湯用硝黃乃為傷寒從表入裏寒變為熱熱入三陰恐腎乾枯故用硝黃以逐外邪急救腎水于獨禁用者乃是老人虛人及病後人腎水原不足以致乾枯若再用硝黃等藥以下之是虛其虛也今日雖取一時之快來日必愈結再下之後日雖鐵石亦不能通矣倘有患此者當勸慰之勿得性急自取危殆況老人後門固者壽考之徵自是常事若以六味八味常服永保無虞

小便不通并不禁論

溲溺不通匪細故也小腹急痛狀如覆碗奔迫難禁朔朝不通便令人嘔名曰關格又曰不通而斃矣今人一見此症却用五苓散之外束手待斃若鹽熨丹田螻蛄田螺罨臍之法抑末也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分利之若水停心下不能下輸膀胱者亦用五苓滲泄之若六府客熱轉於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氣迫閉塞升降不通

者宜升麻以提之或探吐之譬如水注之氣上竅開而下竅通也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液出焉可見膀胱但能藏水必待三焦之氣化方能出水有服附予熱藥太過消盡肺陰氣所不化用黃連解毒而通者有用茯苓陳皮甘草湯送下木香沉香末而通者此皆氣化之驗也已上治法皆有餘之症謂膀胱中原有水或為熱結或氣閉有水

可通而通之也至於不足之症乃虛勞汗多五內枯燥脂腴既去不能生津膀胱中原無水積而欲通之如向乞人而求食巳窮而益窮矣故東垣分在氣在血而治之以渴與不渴辨之如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上焦氣分水生於金肺熱則是清化之源絕矣當於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如大令至秋白露降須用清金之藥如生脈散之類爲當又有脾虛者蓋因飲食失節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經所謂脾胃一虛令人九

竅不通用補中益氣湯以參芪甘溫之品先調其胃氣以升柴從九原之下而提之則清升而濁自降矣治肺者隔二之治也補脾者隔三之治也東垣虛則補母之妙用類如此此皆滋後天之化原者如不渴而小便不利此屬下焦血分下焦者腎與膀胱也乃陰中之陰陰受熱秘塞其下流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若淡滲之藥乃陽中之陰非純陰之劑陽何以化須用滋腎丸此氣味俱陰乃陰中之陰

也東垣先生治一人目睛突出腹脹如鼓膝已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不下便秘危急者精思夜半而得之投之卽愈此是陰虛陽無以化也蓋至於眞陽眞陰虛者東垣未之論如有眞陰虛者惟六味地黃以補腎水滋腎丸又所當禁黃柏知母恐其苦寒泄水又忌淡味滲泄之藥有眞陽虛者須八味丸褚氏云陰已萎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卯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痛愈痛則愈便

愈便則愈痛戴氏云有似淋非淋便中有似鼻涕之狀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欲出不能而痛宜大菟絲子丸鹿茸丸戴氏亦得褚氏之法也若至於轉筋喘急欲死不問男女孕婦產後急用八味丸料煎飲緩則不救或疑桂附辛熱不敢輕用豈知腎氣虛寒水寒冰凍之義得熱則流通舍此更有何物能直達膀胱而使雪消春水來耶

丹溪治一老人患小便不利因服分利之藥太

過遂致秘塞點滴不出予以其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一服而通因先多用利藥損其腎氣遂致通後遺尿一夜不止急補其腎然後已凡醫之治是症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劑誰能固其腎氣之虛哉予特表之以為戒

後若有善法丹溪者已明知其肺虛矣乃以補中益氣湯送腎氣丸豈不上下相須子母相益耶靈樞言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其病虛則欠軟小便遺數肺為上焦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腎

又上連肺故將兩臟是子母也母虛子亦虛自然之理東垣云小便遺失肺金虛也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大補之不愈當責之腎經曰膀胱不約為遺尿仲景云下焦竭則遺溺失便久云下焦不歸則遺溲蓋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溲小便下焦不歸其部不能約制溲便故遺溺大抵天暖衣厚則多汗天冷衣薄則多溺多溺者寒也天暖衣厚則氣上升故多汗天冷衣薄則氣下廻故多溺多溺亦有熱者至於不禁虛寒之甚并八味丸不効古方如兔絲子丸鹿茸散二氣丹俱可選用戴氏云睡著遺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無禁而然宜大兔絲子丸猪胞炙碎煎湯下凡遺尿皆屬虛劉河間謂熱甚客於腎部干於足厥陰之經挺孔鬱結甚而氣血不能宣通則痿痺神無所用故津液滲入膀胱而旋溺遺失不能收禁也即內經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此係熱症不可不知考之薛按有因勞發熱作渴小便自遺或時閉澀余作肝火血虛陰挺不能約制

午前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午後六味丸月餘悉退

大抵不禁之病虛火多而實熱少倘以虛症誤投瀉火頃刻危殆慎之慎之

夢遺并精滑論

此症專責腎虛亦是恒論其實他經府藏皆能令遺滑槩以腎治未必驗也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陽強者乃肝腎所寄之相

火強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藏之真陰絕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疏泄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火不秘以不秘之火加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或問曰何故不為他夢而偏多淫夢耶曰靈樞經淫邪發夢篇云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者泄精之竅主宗筋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之筋與夫衝任督三脈之所會諸筋皆結聚於陰器觀此便知其非一經一藏之病而其中有相火寄焉凡平人入房而強

於作用者此皆相火充其力也若不接內不與陰氣合則精不泄一接內與陰相合則三焦上下內外之火翕然而下從百體玄府悉開其滋生之精盡趨於陰器以泄而腎不藏矣若其人元精堅固者淫氣不能搖久戰而尚不泄況於夢乎縱相火動而成宵夢夢亦不遺此謂陰平陽秘無病之人也今人先天稟賦原虛兼之色慾過度以致腎陰衰憊陰虛則相火動相火之系上係於心心為君火感物而動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而精已離其位即客於陰器間矣夜臥時當所寄之相火一遇與接內時與陰氣相合同故臥而即夢夢而即遺也若腎不虛則無復是夢夢亦不遺矣故治是症者先以腎肝為主或問曰陰虛火動而夢遺服丹溪補陰丸以滋陰降火則症與藥相對每依法服之而不效何也曰此未得丹溪滋陰之本意也蓋丹溪心法第一方原以腎氣丸為滋陰之要藥也今人不會其意以黃柏知母為君槩用坎離固

本之類凡此俱是沉寒瀉火之劑苦寒極能瀉水腎有補而無瀉焉能有裨於陰哉獨薛立齋發明丹溪之所未發專用六味地黃以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有用心過度心不能主令而相火代事者亦前丸為主而兼用歸脾湯此用心過度主治之方有命門火衰元精脫陷玉關不閉者急用八味丸或金鎖正元丹以壯真

陽使之涵乎陰精而不洩此其大略也

昔趙以德云予治鄭魯叔二十餘歲攻舉子業四鼓猶未臥遂成此病臥間玉莖但著被與腿便夢交接脫精懸空則不夢飲食日減倦怠少氣此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歸肝腎水不足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於是上補心安神中調脾胃升其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安

昔吳茭山有治遺精得法論治一男子因病後用心過度遂成夢遺之患多痰瘦削諸醫以清心蓮子飲久服無效余診其脈緊濇知冷藥利水之劑太過致使腎氣獨降服此愈劇矣予以升提之法（升提之妙趙氏喜于交坎離陰陽之合具說而引之實未盡升提之奧）升坎水而濟於離火降陽氣而滋陰血文用鹿角膠人乳填補精血不踰月而愈因思夢遺多端難作一途而治有因用心積熱而泄者有因多服門冬茯苓車前知母黃柏冷利之藥而泄者有久泄玉門不閉而泄者治療之法積熱者當清心降火冷利者溫補下元腎氣獨降者當升提（升提中當悟太陰陽明之遺泄不得以腎降槩之）使水火自交而坎離定位矣

二案皆以腎為主而兼治心脾者獨有一等腎不虛而肝經濕熱火旺者莖中作痛筋急縮或作痒或腫或挺縱不收白物如精隨溺而下此筋疝也用龍胆瀉肝湯主之張子和曰遺溺閉癃陰痿脬痺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若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躄溢乾癃閉小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漏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曰疝而曰瘕

醫貫卷之六

後天要論

補中益氣湯 東垣此方從潔古老人枳术丸化出而青於藍者其加減皆有妙義法度甚嚴有即原方加減法有加減而別立主名法每於一味二味之出入分別天淵條例甚精不可不細考吾常見粗工輒云用補中益氣湯及詳其方藏然皆謬不過偶用方中數味耳即有名手全用此方矣於中稍加減一二味便失本指者又不少也可不從全書講明其故耶

黄芪一錢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术

此方東垣所製治內傷之方古方止有黄芪一錢其餘各三分薛立齋常用參芪各錢半白术一錢當歸一錢陳皮七分升麻柴胡各五分東垣取清輕上升故分數少立齋每用以療危急故臨症加多然亦相所主別爲輕重進退加減神應無窮如病甚者參芪或三錢五錢隨症加用凡脾胃此方本主脾肺脾運則陽明之氣上達而胃開然不得肺藥之力則不能親上也喜甘而惡苦喜補而惡攻喜溫而惡寒喜通而惡滯喜升而惡降喜燥而惡濕此方

得之

或問曰古今稱補中益氣湯爲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爲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出又不能灼見風[illegible]甘草[illegible]爲十神湯如九味羌活湯敗毒散十神湯之類甚則涼膈白虎之類雜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

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東垣此方原爲感症中有內傷一種故立此方以補傷寒書之所未及非補虛方也今感症家多不敢用而以爲調理補虛服食之藥則謬矣調理補虛乃通其義而轉用者耳以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攻則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對症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飲食失節勞倦過度胃中陽氣自虛下陷於陰中

而發熱者此陽虛自病誤作外感而發散之益虛其虛矣爲害豈淺哉又有一種內傷眞陰而發熱者與內傷陽氣相似此當補眞陰非四物湯之謂又非坎離先之類詳見先天要論中者心肺在上腎肝在下脾胃處於中州爲四臟之主氣者中焦無形之氣所以蒸腐水穀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氣又爲脾胃之主後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氣不行是方蓋爲此氣因勞而下陷於腎肝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藉參芪之功則升提無力（所云借味以升舉本乎天者親上也）是方所以補益後天中之先天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道中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曰然則伏羲此圖何爲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增立名色）八卦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水源乎西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子嘗見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illegible]數[illegible]合[illegible]）文王後天圖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爲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之神是也（借解眞火卓然）帝與神即子先天要論中所稱眞君眞主本係無形不得已而强立此名以爲主宰先天之體以爲流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眞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諄諄爲言也蓋人身以脾胃爲主人皆知之而先天隱於無形者舉世

置而勿論故予既立先天要論矣復於後天論中發明東垣脾胃論亦用先天無形者爲主讀脾胃論者讀至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營氣衛氣元氣穀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名則可見矣飲食入胃猶水穀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藉少陽相火之無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運化也此時若用寒涼之藥飲食亦不運化矣蓋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納音所謂爐中火養爐中火者須頻加煤炭蓋以熱灰溫養

其火而火氣自存一經寒水便成死灰將以何者蒸腐水穀以何者接引燈燭舉目皆地獄光景可不戒哉故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正取溫養之義也東垣曰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舉痛論云勞則氣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語言

動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熱火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是也又金匱要略云平人脈大爲勞脈極虛亦爲勞夫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瘥以黃芪建中湯治之東垣當歸一味從建中湯得義補血湯得法根黃芪來也此亦溫之之意也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元氣營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名也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

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東垣心火相火交說有義此刪改以就其說耳大抵此篇趙氏直取東垣諸論纂湊成文雜以已說頗多刪改失本意者須參對原文辨之起於下焦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腎名曰重強陰火得乘其土位故脾

証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營衛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與外感風寒之証頗同而實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則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其內則不足不足者補之如汗之吐之下之克之之類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內傷

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症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實實虛虛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柰何惟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東垣有甘寒以瀉其火六字甚有意在趙氏以其刪害也而去之其實失東垣立方之微意愈矣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曰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損其脾胃今立補中益氣湯主之夫因飢飽勞役損傷脾胃或專因飲食不調或專因勞力過度或飢飽之後加之勞力或勞力之後加之飢飽皆爲內傷脾胃一虛肺氣

先絶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上喘氣短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炙甘草之甘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并大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曰急者緩之白术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臍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脈之縮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胃中清氣升於陽道及諸經生發

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氣亂於胸中爲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助諸辛甘爲用清升而濁自降矣胃氣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營血大虧營氣不營陰火熾起日漸熬煎血氣日減心主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故以當歸和之如煩猶未止加服地黃丸以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東垣原文有加辛甘微溫陽生則陰長或曰甘溫何能生血曰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少加黃柏以救腎水能瀉陰中之伏火也煩猶不止少加生地黃以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東垣□論因氏心痛故用小方如生地黃柏乃
注陰趙氏專主腎以制火故改用肥黃芪用各
不同然東垣就方論症而趙氏則通
論補虛症治不可以北強合東垣也以手捫
之而肌表熱者表症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
服得微汗則已。非正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
出也東垣數言直發古今無窮之蘊如精神短少倍加人參
五味子
如頭痛加蔓荊子
如頭痛有痰沉重乃太陰痰厥頭痛加半夏天
麻

如腹中痛者加白芍如惡寒冷痛更加桂心如
惡熱喜寒熱痛加黃連
如腹中痛惡寒而脈弦是木來尅土也小建中
湯主之蓋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為君如脈沉
細腹痛以理中湯主之乾姜味熱於土中瀉水
以為主也
臍下痛者加熟地黃如不已乃大寒也更加肉
桂凡小腹痛多屬腎氣奔豚惟桂泄奔豚故加
之發明

如脇痛或脇下縮急俱加柴胡芍藥
如體重肢節痛或腹脹自利脈來濡緩者濕勝
也加蒼木厚朴主之如風濕相搏一身盡痛加
羗活防風藁本別作一服病去勿再服以諸風
藥損人元氣也
[illegible]
桂枝[illegible]
脈緊而緩加桂枝芍藥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
風傷食必惡食傷寒惡寒烈火不能熱重衾不

能溫若內傷者得就暖處著綿溫火便不惡矣
內傷飲食口不知味不思飲食傷寒者雖不能
食未嘗不知味也勞力內傷者身體沉重四肢
困倦百節煩痛心滿氣短懶於言語若傷寒者
太陽則頭痛少陽則脇痛陽明則目痛不若內
傷之怠惰嗜臥也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
熱在皮毛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右手氣
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其氣口脈急大而數
時一代而澁澁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

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克脾金也其右關脉屬脾比五脉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失所胃脉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如此若外傷則人迎脉大於氣口也

東垣以手捫熱有三法輕手捫之則熱重手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間則熱蒸手輕摸之則不熱是熱在骨髓也輕手

捫之則不熱重手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是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熱在肌肉肌肉間熱者正內傷勞倦之熱也若手於內傷眞陰者以手捫熱亦有二捫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腎中之眞陰虛也捫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覺寒者腎中眞陽虛也面必赤者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也口必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若口吐痰多如淸水者腎水泛上爲痰口必不渴也口咯痰如沫者水沸爲痰陰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脇痛者腎肝虛也足心如烙者湧泉涸竭也膝以下冷者命門衰絶上氣必喘也尺脉必數者陰火旺也尺脉數而無力或欲絶者眞陽衰也骨痛如折者腎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陽虛陰虛之辨而陰虛之中又有眞陰眞陽之不同其治法詳先天論中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丹溪此說原有偏處不必固護當今江以南之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牽強

蓋東方屬肝南方屬心肝與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黃帝起四方之問岐伯有四治之能此東南西北方指地位也丹溪主養陰則降爲升處云云東南卑竟是指地如閩粵之間熱多寒少火症尤多既不可服東南二方之劑其人上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塡補北方先天之元氣爲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眞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焉可不引而歸原耶是以補中益

氣湯與腎氣丸並用是長洲獨得之秘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亦有反用者互根之理也互相培養但先後輕重之分明者知之不必詳述

或問腎氣丸中以地黃爲君恐其泥膈或於脾胃有妨乎曰腎氣丸中盡是腎經的藥並無一味脾胃藥雜其中鼎予定以山藥茯苓當之矣徑入腎經焉能泥膈凡用藥須要分得陰陽水火淸淨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輸納錢粮而可與天曹用事之人同議乎曰若如所言子正謂腎經水部不可與脾

經戶部相雜之謂耳曰余所謂不雜者謂腎本藥此字改作方字則易明矣中不可雜脾土藥脾土藥中不得雜腎經藥如四君子湯脾經藥也雜地黃其中則泥膈矣八味地黃丸腎經藥也加人參則雜矣故予謂醫當論方不當論藥論藥止可就一味單方言耳若論腎與脾胃水土原是一氣人但知土之爲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爲土土之堅者爲石此後天卦位坎之後繼之艮艮爲山爲土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土也土無定位隨母寄生隨母而補故欲補太陰脾土先補腎中少陽相火若水穀在釜中非釜底有火則不熟補腎者補腎中火也須用八味丸醫不達此而曰從事於人參白朮豈是探本之術蓋土之本初原是水也世謂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如補腎此長洲之旨也而言本於許叔微趙氏引此作結以明補中益氣湯尚非其至必歸宿於八味丸而後已以見先天後天分列之義

傷飲食論

陰陽應象論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飲食之傷傷於寒熱也痺論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是飲食之傷傷於饑飽也古人治法本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類主之中者消化神曲麥芽山查三稜廣茂之類主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硝黃巴豆牽牛甘遂之類主之古人又分寒熱而治之傷熱物者寒藥治之傷寒物者熱藥治之傷冷物二分熱物一分則用熱藥二停寒藥一停若備急丸是也

予意當隨症加減大抵飲食之病傷寒物一邊居多以上法門未可爲典要也

當今方家以平胃散爲主出入增減亦可爲脾胃之準繩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則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過劑過劑則平地反成坎矣（故經曰大積大聚衰其半而止）今人以平胃散爲常服補劑者誤也不若枳朮丸爲勝夫枳朮丸乃潔古老人所製用枳實一兩白朮二兩補藥多於消藥先補而後消以荷葉裹飯（此東垣之升柴也）燒熟爲丸蓋取荷葉

色青得震卦之體有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氣上升燒飯爲丸以助穀氣謂潔古枳朮一方啓東垣末年之悟補中益氣自此始也但潔古專爲有傷食者設今人以此丸爲補脾藥朝服暮餌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則又甚矣吾恐枳實有推墻倒壁之功而人之腸胃既已有傷墻壁不固能經幾番推倒乎至若山查神曲麥芽舉世所常用者余獨永棄（亦偏）蓋山查能化肉積凡年久母豬肉煮不熟者入山查一撮皮肉盡爛又

產婦兒枕痛者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兒枕立化可見其破氣又破血不可輕用麯糵者以米與水在甕缸中必藉麯以釀成酒必藉糵以釀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甕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補助其能而食自化（山查曲糵亦助能之藥但助實不助虛耳）何必用此消尅哉（此言虛人不宜久服不宜而語有過偏處不可據說）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前藥一用飲

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効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俱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藥必惡（藥用細少者其性必毒皆不可多用久服然急症乍解又有不可少者）故以美名加之以欺人耳目非大方家可用也故醫有貧賤之醫有富貴之醫（的然此其所以兩不相通）膏粱之子弟與藜藿之民不同太平之民與瘡痍之民不

同鄉村閭巷頑夫壯士暴有所傷一服可愈若膏粱子弟禀受虚弱奉養柔脆槩以此術施之貽害不小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則流傳千古（詩皆出醜）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若脾胃惟東垣為聖邈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姜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黄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加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

味隨症調理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柰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東垣之未及也（展轉必到六味八味）如有食塡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無脉不吐則死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痛手不可按者不得不下（此又非所能者病哉下亦助所能也）審知其為寒積必用巴豆感應丸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黄承氣湯下之不當死

生立判慎之哉昔張子和動輒言下下之當也仲景三承氣審之詳密可下不可下急下分毫不爽如下血積必用桃仁紅花下水必用牽牛甘遂下水中之血必用蝱蟲水蛭今人畏而不敢下者不明之罪（亦非殺人之罪故醫可畏也）如無忌而妄用者殺人之罪夫醫司人命豈易言哉

何栢齋云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主之者天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至於天地交合變化之用則水火二氣也天運水火於

地之中則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大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大澇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而生物自然之理人之臟腑以脾胃為主蓋飲食入於胃而運以脾猶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實由於水火二氣非脾所能也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皆不能化物乃生諸病制其偏而使之平則治之之法也而愚按制其偏而使之平一句甚好所謂制者非去水去火之謂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

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卽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亦有撳減重邊之法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其論亦快然亦有當去重一邊者如馬子輕而物重則減物以取平也

余於脾胃分別陰陽水火而調之如不思飲食此屬陽明胃土受病不思飲食亦有火鬱者須補少陰心火歸脾湯補心火以生胃土也能食不化此屬太陰脾土能食不化亦有邪熱不殺穀者須補少陽相火八味丸補相火以生脾土也無非欲人培養一點先天之火氣以補土之母耳若理中湯用乾姜所以制土中之水也建中湯用芍藥所以制土中之木也黃芪湯所以益土之子使不食母之氣也六味丸所以壯水之主也八味丸所以益火之原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無專能代天以成化故於四藏中兼用之總之以補爲主不用尅伐脾氣下陷補中益氣肝火乘脾加左金丸鬱怒傷脾歸脾湯脾虛不能攝痰六君子湯脾胃兩虛四君四神陰火乘脾六味丸命門火衰不能生脾土八味丸先天之氣足而後天之氣不足者補中氣爲主後天足而先天不足者補元氣爲主或曰正當胸膈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枳殼木香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痞之病也因此而用後法無不愈者若初起則亦有數法不可一執經曰下焦虛乏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中滿愈甚欲消其否則下焦愈乏庸醫値此難以措手疏啓其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少加升麻一錢大劑一服卽愈此內經之妙用不可不知也

東垣云酒者大熱有毒氣味俱陽乃無形之物也若傷之止當發散汗出則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乃上下分消其濕今之病酒者往往服酒癥丸大熱之藥下之又有牽牛大黃下之者是無形元氣受病反下有形陰血乖誤甚矣酒性

大熱已傷元氣而復重瀉之又損腎水真陰及有形血氣俱爲不足如此則陰血愈虛真水愈弱陽毒之熱太旺反增其陰火是元氣消鑠折人長命不然則虛損之病成矣宜以葛花解酲湯主之

葛花解酲方 此方亦不可恃

青皮去穰三錢 木香五分 橘皮

人參 茯苓各一錢半 猪苓一錢五分

白荳蔻五分 葛花五分 砂仁五分

澤瀉一錢 白朮二錢 乾姜一錢

神麴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白湯調下微汗則病去此東垣原方宜加減用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惡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或臥冷地如行路暍死者即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溺熱土上取熱土罨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香丸湯調灌下如無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姜桂枇杷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臭烈能通諸竅也

東垣分陰陽動靜而治之

靜而得之者爲陰證或深堂水閣過處涼室以傷其外或浮瓜沉李過食生冷以傷其內所謂因暑而傷暑者也 此論主靜而得之陰症多 其病必頭痛惡

寒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腹痛吐瀉爲房室冷物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以大順散主之

動而得之者爲陽症或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爲熱傷元氣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爲暑傷氣蒼朮白虎主之若人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淸暑益氣湯或補中益氣湯爲當大抵夏月陽氣浮於外陰氣伏於內若人

飲食勞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勞役外傷陽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元氣爲主而佐以解暑若陰寒之症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此內經舍時從症之良法不可不知今人患暑症歿而手足指甲或肢體青黯（陰陽疑症皆有之未可盡以爲熱殺也）此皆不究其因不溫其內而泛用香薷飲之類所誤也夫香薷乃散陽氣導眞陰之劑也須審有是症而服之斯爲對症今人不日間恐患暑病而先服此以預防適所以招暑也若人元氣素虛或房勞過度而飲之者爲禍尤不淺若欲預防惟孫眞人生脈散爲夏令最宜

暑乃六氣中之一卽天上火惟此火可以寒水折之非比爐中火與龍雷火也凡傷暑腹痛吐瀉交作者一味冷井水加青蒿汁飲之立愈暑毒從小便中泄矣名曰臭靈丹（不若辰砂益元散）者莫僞心心屬南方火從其類也小腸爲心之腑利心經暑毒使由小腸出故青蒿香薷爲要（淺者可服深則必以益元散之乃能達小腸也）有因傷暑遂極飲冷水

或醫者過投冷劑致吐利不止外熱內寒煩躁多渴甚欲裸形狀如傷寒此陰盛格寒宜用溫藥香薷飲中加附子浸冷服（大順散加參附亦可）

又有因冒暑吐極胃虛百藥不入粒米不下入口卽吐病甚危篤急用人參一錢黃連五分姜汁炒焦糯米一撮水一鍾煎一小酒盞候冷用茶匙徐徐潤下少頃再入一匙待入數匙不吐盡一小盞便可投藥食矣

暑病與熱病相似但熱病脈盛暑病脈虛爲辨耳

二氣丹　治伏暑傷冷二氣交錯中脘痞結或吐或瀉

硝石　硫黃各等分

右爲細末石器內火炒令黃色再研用糯米丸如桐子大每服四十丸

大順散　治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水穀不分霍亂嘔吐臟腑不調

甘草三兩　乾姜　杏仁　肉桂各四兩

右先將甘草炒八分黃色次入乾姜同炒令姜裂次入杏仁同炒令杏仁不作聲爲度用篩篩淨後同作一處搗羅每服二錢水一鍾煎七分温服如煩躁井花水調服不拘時

香薷飲　治伏暑引飲口燥咽乾或吐或瀉

香薷一斤　白扁豆炒半斤　厚朴姜汁炒半斤

黃連姜汁炒四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鍾入酒少許煎七分浸冷服

十味香薷飲　消暑氣和脾胃

香薷一兩　人參　陳皮　白朮

茯苓　扁豆　黃芪　木瓜

厚朴姜汁炒　甘草炙

已上各半兩爲細末每服三錢冷水調下

清暑益氣湯

黃芪一錢　蒼朮錢半　升麻一錢

人參　白朮　陳皮

神麴　澤瀉各五分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門冬各三分　五味子九粒

水二鍾煎至一鍾

内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熱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芪甘温補之爲君人參陳皮當歸甘草微温補中益氣爲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而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能解肌

熱又以風勝濕也熱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以炒麴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苦寒借其氣味瀉熱補水虚者滋其化原故以麥冬五味子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庚金爲佐此病皆由飲食勞倦傷其元氣乘天暑而發也元氣不虚暑邪何自而入哉

一小兒患嘔吐瀉利煩躁搐搦或以爲驚或以爲風余見其口燥手指茶壺腹中鳴出對諸醫曰易治也借藥籠中三味藥足矣用黃連五分

甘草三分人參五分水煎冷服下咽頃刻即睡
而安或曰黃連甘草解毒善矣又加人參五分
謂何余曰若不用參此兒當病氣弱數日得參
明後日復如無病人矣次日果然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

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正方名曰白虎
者西方金神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使秋
金之令行則火令退聽石膏寒中之藥然

而辛能汗能利必審其人有大汗而渴齒
燥其脉洪而長時當夏月可用若無汗不
渴脉虛而不洪長或重按全無雖壯熱口
渴象白虎湯症此係脾胃氣虛元陽不足
誤伏白虎必死又有一等大失血後或婦
人產後壯熱喘促面赤引飲脉虛名曰血
虛發熱最忌白虎須用當歸補血湯則安
夷堅甲志云昔虞丞相自渠川被召途中冒暑
得疾泄利連月夢壁間有韻語云暑毒在脾濕
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
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如
方製服疾隨愈引此為例餘可類推（亦不可為常法）

濕論

有在天之濕雨露霧是也在天者本乎氣故先
中表之榮衛有在地之濕泥水是也在地者本
乎形故先傷肌肉筋骨血脉有飲食之濕酒水
乳酪是也胃為水穀之海故傷於脾胃有汗液
之濕謂汗出沾衣未經解換者是也有太陰脾

土所化之濕不從外入者也陽盛則火勝化為
濕熱陰盛則水勝化為寒濕其症發熱惡寒身
重自汗筋骨疼痛小便秘澁大便溏泄腰痛不
能轉側跗腫肉如泥按之不起
經曰因於濕首如裹濕氣蒸於上故頭重又曰
濕傷筋故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為拘弛長
為痿又曰濕勝則濡泄故大便溏泄大便泄故
小便澁又曰濕從下受之故跗腫又曰諸濕腫
滿皆屬脾土故腹脹肉如泥濕氣入腎腎主水

水流濕各從其類故腰腎痛

治法在上者當微汗羌活勝濕湯在下者當利小便五苓散夫脾者五藏之至陰其性惡濕今濕氣內客於脾故不能腐熟水穀致清濁不分水入腸間虛莫能制故濡泄法當除濕利小便也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夫濕淫從外而入裏若用淡滲之劑

以除之是降之又降乃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則陽氣愈消而精神愈短矣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故用升陽風藥即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與防風半錢炙甘草半錢水煎熱服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總不出開鬼門潔淨府二法但開潔之用不同耳有脚氣類傷寒者發熱惡寒必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千金方有陰陽之分陰脚氣脛腫而不紅陽脚氣腫而紅者也

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鬱則不黃禁用茵陳五苓散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不一生非甚言之當用逍遙散方見鬱論

凡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風傷濕必惡雨如傷濕而兼惡寒無汗骨節疼痛者仲景有甘草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甘草炙一錢　附子一錢半　白朮二錢　桂枝四錢

水煎作一服

金匱防己湯治濕勝身重陽微中風則汗出惡風故用黃芪炙甘草以實表防己白朮以勝濕

金匱防己湯

防己三錢　甘草一錢五分　白朮二錢

黃芪三錢半

加生姜大棗水煎作一服

羌活勝濕湯　通治濕症

羌活　獨活各一錢　防風　藁本
甘草　川芎各一錢　蔓荊子三分
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經中有寒也加酒防
已五分附子五分

有一友官遊京師病腿痛發熱不能履地衆以爲腿癰延予視之扶掖而出予曰非癰也以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各一錢此鬼門例一服如失次日乘馬來謝

予一日患陰丸一个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症

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此濕門例加柴胡吳萸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此味妙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瘧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暢盡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來救母之義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下水氣承之腎水爲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以制火救母動輒謂五行則不免於穿鑿附會於是水火相戰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數語亦是經之常事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氣爲主

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在表也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

傷之重者遠而深也

發在子半之後午之前是陽分受病其病易愈發在午後者是陰分受病難愈不分明爽

或問曰有一日一發有間日一發有三日一發何也曰在陽則發早在陰則發晏淺則日作深則間日夫人營衛之氣一日一周歷五藏六腑十二經絡之界分每一界各有一舍營衛之有舍猶行人之傳舍也邪氣客於營衛之舍與日行之衛氣相接則病作離則病退故一日一周

有止發之定期其間日而作者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故間日而作也三日一作者邪入於三陰也作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陰也寅申巳亥日者厥陰也辰戌丑未日者太陰也

凡治瘧必先問其寒熱多寡而參之脈症有寒多熱少者有熱多寒少者大抵寒熱往來皆屬少陽經治法當以小柴胡爲主若寒多者小柴胡加桂枝有但熱不寒者名曰癉瘧有但寒不

熱者名曰牝瘧金匱云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邪氣內藏於心肺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又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時嘔逆以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但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此寒熱多寡之定法也然亦有不可執者當察脈之虛實何如若但寒者其脈或洪實或滑當作實熱治若但熱者其脈或空虛或微弱當作虛寒治

仲景云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可下弦遲者可溫弦緊者可發汗及鍼灸也弦數者風疾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凡瘧將發之時與正發之際愼勿施治治亦無效（迎其未至擊其惰歸蓋將發正發之際邪正混戰恐無益於去邪而反傷其正故不可也）必待陰陽并極而退過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後治之且當病未發二三時前迎而奪之可也古今治瘧症候有風寒暑濕不同治療有汗吐下各異方術無慮千百不能盡述獨無痰不成瘧

無食不成瘧深得致瘧之因（蓋筆每以雙和丸治之而愈明此義也）無汗要有汗散邪爲主有汗要無汗扶正氣爲主深得治瘧之法（清脾丸以蒼术白术分有汗無汗有理）以青皮飲一方治秋時正瘧隨症加減屢用屢效若胃中有鬱痰伏結者以草菓飲（發寒痰也熱痰忌之）一服卽愈

服前方不應當以補中益氣湯倍柴胡加半夏生姜養正而邪自除立齋云凡人久瘧諸藥不效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用人參一兩煨姜五

錢（絹倘此用參麥各一兩截虛瘧甚效）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

仁齋云有人臟腑久虛大便常滑忽得瘧疾嘔吐異常以二陳加人參白豆蔻進一二服病人自覺氣脈頓平寒熱不作蓋白豆蔻流行三焦元氣營衛一轉寒熱自平繼今遇有嘔吐發瘧之症或其人素虛者慎勿用常山等藥以上專論秋時正瘧之法也世間似瘧非瘧者多世人一見寒熱往來便以截瘧丹施治一截不止則

再截再截而止止而復發復截以致委頓甚或因而致斃者有之不可不辨也經曰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陰氣上入於陽中則惡寒陽氣下陷於陰中則惡熱凡傷寒後大病後產後勞瘵等症俱有往來寒熱似瘧非瘧或一日二三度發並作虛治但有陽虛陰虛之別陽虛者補陽如理中湯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加姜桂甚則加附子諸方中必用升麻柴胡以提出陰中之陽水升火降而愈（勞瘵尤多按期久發俗醫定以灌吊致害者不可勝計此則并非六君升柴之所宜當以歸脾六味八味治之）醫書有論及之者矣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真陽之分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時作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八味湯主之世患久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久瘧用補中益氣不效者八味丸有神應予每得其力）丹溪云夜發者邪入陰分宜用

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栢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瘧論並未能露其意且余嘗試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余見發瘧有面赤口渴者俱作腎中真陰虛治無不立應凡見患者寒來如氷熱來如烙惟面赤如脂渴欲飲水者以六味加柴胡芍藥肉桂五味大劑一服便愈

有渴甚者每發時飲湯不絕必得五六大壺方可予以六味丸一料內肉桂一兩水十碗作四

砂鍋煎至五六碗以水探冷連進代茶遂熟睡

湯止而熱愈

又有惡寒惡熱如瘧無異面赤如脂口渴不甚吐痰如湧身以上熱如烙膝以下自覺冷此真陽泛上腎虛之極急以八味湯大劑冷飲而熱退繼以人參建中湯調理

加減地黃方　腎肝同治之法

熟地四錢　山藥二錢　山萸肉一錢　丹皮半錢　茯苓半錢　澤瀉一錢　柴胡　白芍各一錢

肉桂　五味子各一錢

水三鍾煎一鍾服

八味地黃方　即前六味分兩外加肉桂附子各一錢

補中益氣湯加半夏方

人參　黄芪　炙草　當歸　白朮

柴胡　升麻　陳皮　半夏　加煨姜

六味丸

熟地八兩　山藥　山萸各四兩　丹皮　茯苓　澤瀉各三兩　加肉桂一兩

建中湯

人參一錢　芍藥二錢　甘草一錢　肉桂七分

大棗　飴糖

又有一等鬱症似瘧者其寒熱與正瘧無異但其人口苦嘔吐清水或苦水面青脇痛耳鳴脈濇須以逍遙散加茱連貝母倍柴胡作一服初起則小柴胡加黄連貝母久則六君子加柴胡升連妙繼以六味加柴胡芍藥調理

至於三陰瘧惟太陰瘧當用理中湯不如補中益氣湯合六君子湯爲穩必加肉桂若少陰厥陰非八味不效三陰瘧用攻伐未有不變虛症而壞者

逍遙散　治鬱瘧

柴胡　芍藥　丹皮　陳皮

茯神　當歸　白朮　貝母各一錢

薄荷七分　黄連五分每一兩用吳茱萸二錢水拌炒焦色俗用

青皮飲

青皮　厚朴　白朮　草菓仁

柴胡　茯苓　黃芩　半夏

甘草

此方小柴胡爲主大抵寒熱往來屬少陽經症故用以爲君草菓厚朴所以化食青皮半夏所以祛痰寒多加肉桂熱多加黃連

草菓飲　治脾胃有鬱痰伏涎者元氣强壯者可用虛者禁用

草菓　常山　知母　烏梅　檳榔

甘草　穿山甲

趙以德云知母性寒入足陽明治陽明獨盛之火熱使其退就太陰也草果性溫治太陰獨盛之寒使之居於陽明也二經合和則無陰陽交錯之變是爲君常山主吐胸中痰結是爲臣甘草主和藥烏梅去痰檳榔除痰癖破滯氣是佐藥穿山甲穴山而居遇水而入則是出陰入陽穿其經絡於營分以破暑結之邪爲之使也

白虎湯加桂方　治瘧癉若脈虛弱者不宜

石膏一斤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桂枝三兩去皮

糯米二合

每服五錢

蜀漆散　治牝瘧見金匱

蜀漆燒去腥　雲母燒三日夜　龍骨各等分

右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如溫瘧加蜀漆一錢臨發時服一錢匕

牡蠣湯　治牝瘧

牡蠣四兩熬　麻黃去節　蜀漆各三兩

甘草二兩

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勿再服

痢疾論

痢疾惟王金壇論得其奧而法亦詳當參之

痢者古名滯下是也裏急後重逼迫惱人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無糟粕或糟粕相雜或腸

垢或痛或不痛或吐或不吐或發熱或不發熱一
當詳辨其陰陽寒熱虛實而施治不可偏執一
見也
原病式云利爲濕熱甚於腸胃怫鬱而成其病
皆熱症也俗以白痢爲寒誤也世有用辛熱藥
而愈者蓋病微得熱則鬱結開通氣和而愈甚
者病轉劇故治痢者必用寒以勝熱燥以勝濕
少加辛熱佐之以爲發散開通之用如此無不
愈者

丹溪謂仲景可下者悉以承氣湯下之大黃之
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温善行滯氣緩以甘
草之甘飲以湯液蕩滌腸胃滋潤輕快積行卽
止禁用砒丹巴硇等藥恐其暴悍毒氣有傷腸
胃淸純之氣又謂局方例用熱藥爲主澁藥爲
佐用之於下痢淸白者猶可（不可）其裏急後重經
所謂下重者皆屬於火又加濕熱之藥非殺而
何按前論皆專主寒治之說以爲痢發於秋是
暑月濕熱所致其理甚著其論亦和平但不詳

所以致鬱熱者多因暑熱酷烈過飲冰水生冷
熱爲寒鬱久而爲沉寒積冷者亦有之不可泥
定是熱當辨症切脈眞知其有熱積方可用大
黃若係寒積而用大黃不惟不愈反增痛極而
危矣大凡下熱痢用大黃下寒痢用巴豆有是
病則服是藥詳按古人成法不容毫髮差謬內
經通因通用原有兩條有酒蒸大黃有蠟丸巴
豆分析甚明不可不考也又謂溫熱之藥用於
下痢淸白者猶可則純紅血痢者必不可用溫

熱矣然王海藏有云暑月血痢不用黃連陰在
內也（此說却又不可爲訓）本草衍義云有一男子暑月患
血痢醫以涼藥逆治專用黃連木香阿膠此病
始感便治則可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幾至
委頓理當別治此一段論又見類症本草序中
海藏云楊師三朝大醉至醒發大渴飲冷水三
巨杯次日又飲茶三碗後病便鮮血四次約一
盆先與吳茱萸丸翌日又以五苓平胃各半散
三大服血止復白痢又與感應丸四服白痢乃

止其安如故或問何爲不用黃連之類以解毒而反用溫熱之劑乎予曰若用寒凉其疾大變難療寒毒內傷後用寒凉非其治也况血爲寒所凝浸入大腸間而便下得溫乃行所以用熱藥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各不同不可執一如前紫乃知其然冷而作故以溫胃行滯立法非謂暑月之痢皆然也）此之謂也胃既得溫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鄉矣舉此爲例可見不可偏執用寒之說倘有遇血痢者勿謂以爲熱也（然而熱者十之七八）

大抵後重者宜下（亦有不可下者）腹痛者宜和（亦有可攻可補）身重者宜除濕脈弦者去風膿血稠粘者以重藥竭之身冷自汗者以毒藥溫之（亦有火熱）風邪內縮者宜汗之滑泄不及拈衣者止澁之鶩溏爲利宜溫之而已（亦有升舉平補）必當求其所因辨其陰陽而治之斯得之矣

世人一見滯下不分寒熱陰陽虛實（誤在此耳）便以大黃湯蕩滌之是重劑也其次者黃芩芍藥湯和之是輕劑也香連丸（近日香連丸絕非舊法雜用赳劑瀉下之藥人自爲政亦名香連殺人如麻眞可痛恨）是常藥也當歸芍藥和其血檳榔枳殼調其氣（此則宜少）見有血色者紅花生地地榆以凉其血黃連黃栢以清其火（諸法自不可易）（高鼓峯曾遡自造澤瀉湯加減用之良驗）朝夕更醫出入增減不過如此巳濱於死猶曰血色依然腹痛未减誰敢溫補（此則過矣亦思矣痢醫最多此弊）死而無悔傷哉傷哉

凡腹痛後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飲大腸口燥結是爲挾熱下痢前法固宜若腹痛口不渴喜熱飲小便清長身不熱腹喜熱手熨者（痢疾與傷寒不

同須有不渴喜熱飲便清身不熱腹喜熱發而仍屬火症者此未可以爲據也）是爲挾寒下痢須理中姜桂溫之至於初起受病原係熱痢遷延日久各症不減或反加重理當別治竟作虛看須用補中益氣一升一補（此理的當此法不易）倍加參芪溫補如小腹重墜切痛奔豚此兼屬少陰症急加吳萸肉桂破故子肉果甚則加附予如有純血者加炒黑乾姜虛回而利自止若必待血清利止而後補亦晚矣（數語足實）

世間似痢非痢者多（亦多未必）東垣云飲食有傷起

居不時損其胃氣則上升清華之氣反從下降
是為飧泄久則太陰傳少陰而為腸澼裏急後
重膿血交錯數至圊而不能即便者專用補中
益氣湯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而自消
矣余法東垣凡有熱者加姜炒黄連有寒者加
姜桂兼小腹痛者用建中湯有風濕者加防
風羗活肝氣乘脾者倍柴胡加芍藥木香滑泄
者加罌粟殼訶子如此温補不愈又當別治經曰
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益火之原急補命

門之火以生脾土之母此萬舉萬全之策也
又有一等陰虛似痢者即五泄中大瘕泄是也
經曰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必莖中痛褚
氏云陰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
愈便愈便則愈痛其症紅白相雜裏急後重悉
似痢疾必小便短澁而痛或不通而痛或欲小
便而大便先脫或欲大便而小便自遺兩便牽
引而痛此腎虛之危症急以八味加補骨脂肉
豆蔻阿膠兼理中湯加升麻桂附相繼間服庶

可挽回以痢藥治必斃矣詳見先天論泄瀉條
內見前
有一等積滯已少但虛坐努責此為下多亾血
倍用當歸為主生血藥為佐血生自安本症此是血虛
陰症
後重有二邪氣墜下者圊後不減虛努不收者
圊後隨減此可辨虛實分明
有一等噤口痢湯藥入口隨出在下纏住急迫
多因熱毒熾盛逆冲胃口胃氣伏而不宜急以

黄連用吳茱萸炒過去茱萸其人參等分加糯
米一撮濃煎一盞細口一匙一匙潤下但得二
三匙咽下便不吐矣如吐再服有一等寒氣逆
上者用温補之藥調之易治
有一等休息痢經年累月愈而復發此係寒積
在大腸底諸藥所不到精細的確獨巴豆一味研炒
蠟丸如龍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復發此亦通因
通用之法也
四明徐陽泰體素豐多火善湯雖盛寒床頭必

置茗椀或一夕盡數甌又時苦喘急質之余余言此屬鬱火症常令服茱連丸無恙也丁巳夏徐君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冰盤間或飲冷香薷湯自負清暑良劑孟秋痢大作初三晝夜下百許次紅白相雜絕無渣滓腹脹悶絞痛不可言或謂宜下以大黃余勿顧也竟用參朮姜桂漸愈猶白積不止服感應丸而痊後少嘗蟹螯復瀉下委頓仍服八味湯及補劑中重加姜桂而愈夫一身歷一歲間耳黃連苦茗曩不輟口

而今病以純熱瘥何枝大黃凉藥下之不知何狀又病室孕時喘逆不眠用逍遙散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補中黑姜立斷不再劑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爲瘧後發泄已盡必無暑熱之毒復爲痢疾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然亦有邪未盡而變發者當於補中益氣中加以蕭理之似痢非痢也既爲痢後下多則亾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則俱作瘧論但以補中益氣加溫補其病自愈

有一孕婦瘧痢齊發醫治兩月餘瘧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飲食少進延余視之余曰虛寒也以補中益氣加姜桂一服痢止大半再一服而反加瘧病大作主人驚恐余曰此吉兆也向者瘧之止乃陰盛之極陽不敢與之爭今服補陽之劑陽氣有權敢與陰戰再能助陽之力陰自退聽方中加附子五分瘧痢齊愈大服補劑越三月產一子產後甚健

大黃湯

用大黃一兩剉碎好酒二大盞浸半日煎至一盞半去渣分作二服痢止勿服如未止再服取利爲度

芍藥湯

芍藥一兩　當歸　黃連　黃芩各半兩
大黃二錢　桂二錢半　甘草　檳榔各二錢
木香一錢

右九味每服五錢水二鍾煎至一鍾

香連丸

黄連 淨二十兩用吳茱萸十兩同炒焦揀去茱萸不用

木香 五兩不見火

右爲細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

感應丸 新舊冷積並可治此方神妙不可言雖有巴豆不令人瀉下其積自然消化

南木香 肉豆蔻 丁香 各兩半

乾姜 一兩炮 巴豆 七十粒去皮心膜研去油

杏仁 一百四十粒去皮尖 百草霜 一兩

右前四味爲末外入百草霜研其巴豆杏仁另研七味同和匀用好黄蠟六兩溶化成汁以重絹濾去查更以好酒一升於砂碙內煮蠟數沸傾出酒冷其蠟自浮於上取蠟秤用凡丸用清油一兩銚內熬令香熟次下蠟四兩同化成汁就銚內乘熱拌和前藥末揑作鋌子丸如荳大每服三十丸

姜湯空心送下

楊子建云世人有患疫毒痢初得時先發寒熱忽頭痛壯熱思入涼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渾身肌肉疼痛手不可著忽下痢或白或赤或赤白相雜此症難治此係太歲中其年春夏之內多有寒肅之化暘光少見寒熱二氣更相交爭忽於夏月多寒熱之化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多下赤痢如紫草色如莧菜色者寒邪犯心之重也日色者尚輕赤色者漸重赤白相雜者氣血相等寒熱之氣相搏也治諸症之法先奪其寒以後隨症調理

萬全護命方

麻黄 去根節 官桂 去粗皮各七錢半 大川芎

白术 各二兩 藁本 獨活

桔梗 防風 芍藥

白芷 各半兩 丹皮 甘草 各二錢半

細辛 三錢三分 牽牛 一錢七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和滓熱服○若服此藥後寒熱已退亦痢已消減便修合第二方

訶子五枚用麵裹火煨熟去核爲細末每服二錢七分以米湯一盞半煎取一盞空心和滓服

服前二方藥病勢已減所下之物止餘些小或下清水或如鴨溏或只餘些小紅色宜修合第三方以牢固大腸還復眞氣

揀上硫黃二兩去砂石細研爲末　薏苡仁二兩炒研爲末

右二味和匀滴熟水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湯下

新纂乾坤寶典天文不分卷

不著撰者

明鈔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新纂乾坤寶典天文序

竊聞仰觀俯察自伏羲初軒轅黃帝始垂古焉其後玄冥巫咸井德石申張衡李淳風王希明等各存古候於觀象玩古之書也及覩之異同紛然久聞天文已錄纂之未得手幼留心斯術不耻朽腐窺觀頗有年矣固不敢輕妄誣惑亦不敢私匿於已今將古書綜之用其今理删其繁之ゝゝ芸刺存其簡捷非敢妄越先賢而歆彰已狂鄙志歆後學易得不待思玩也嗟夫變不虛生祥不亂作休咎分野應驗必有一定之理七政經星儆戒亦非一事所以政教乖而乾象變若影響自然之徵也今予忝以太乙編其次序搜其遺脫補其缺誤名曰乾坤寶典天文非敢與世歷司天靈臺精天文者道也是以序

天躰論

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諸本元先準渾天儀是躰焉正儀立度而皇極乃有建也極運乃有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故靈臺作興曰大素之前清幽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元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而有太素始萌ゝ而未兆并氣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体故未可得而形也其遲速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ゝ永天爲斲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而有物成体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内天体爲陽故圓以動地体爲陰故方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含化堙鬱精氣時育庶類斯乃天元蓋乃道之實

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考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經緯之八極天地之維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又廣增千里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矣將覆其數用重勾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此而徃來之知道宇宙之謂也宇宙之表無極宇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覩極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着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回故天左行有驗於物則氣左贏而行左繚也天以陽回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禀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忒死

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淸化至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高莫若天至厚莫若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因於天而無列焉其次質曰地有山岳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体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乃屬紫宫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庭明堂有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座蒼龍連尾於左白虎猛居於右朱雀奮羽於前靈龜圈首於後黃帝軒轅於中六擾既畜狼蛇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此備矣懸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其經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兩距陽之精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四距陰之精其數偶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外光明水則

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
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衆星被曜因水
轉光當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於地是謂暗
虛循暗視明々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於
中天天地同明絲明瞻暗々還自放望之而
小當夜則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
與日同差惟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
布列以其神著有五列焉是三十五名一居
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推占實司王命四布於
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
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
常明者二百二十有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為星
二千五百而海之占未存焉惟星之數蓋萬
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々咸得繫命不然何
以理而得候天三光形存而有似珠玉神守
精舍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神歇

精數於是乎有隕星之異則有奔星之墜至
地則石矣文曜麗乎天其動也者日月五星
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貴順也近天則遲遠
天則速行則屈々則留廻則逆々則遲近
天也行遲者視之於東々屬陽行速者覩
之於西々屬陰日旦為南月夕為北木火土
為陽候晨見附於日也金水為陰候昏見
附於月也乃三天兩地之道也蔡邕曰古
之言天者有三家曰宣夜曰盖天曰渾天宣
夜之學絶盖天術數雖存考驗天數多有
違失獨渾天近得其理今銅儀即其法也
立八尺之圖以体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發
斂行日月步五緯精深微妙百代不易之道
也按舜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唐虞時
已用渾天儀法其他妄說不待正而自破也
王蕃曰天地之体状如鷄卵天包地外猶殼

累黃周旋無端其形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在天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々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遶北極經七十二度少強常隱不見赤道帶天之弦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者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度少強西交於奎十四度少強其出赤道外最遠者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是為冬至日之所在入赤道內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是為夏至日之所在冬至日在南斗二十一度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近於南去極最遠故影最長黃道至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晝短夜行地下二百二十九度少強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漸々而北

故其影漸々而短日行地上分數漸多夜行地下分數漸少故日漸長而夜漸短也稍北而極至於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弱其日最近於北去極最近故影最短黃道至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日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北之後漸々而南故其影漸々而長稍南而極至於冬至又復如初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離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稍強秋分日在角五度少強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之中故影居二度長短之中奎十四度角五度黃道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晝夜周天之晝夜以日出為分

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出未二刻半而明未入二刻半爲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故春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三光之行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異同諸家曆法參差不一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冬至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共八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月所行道爲七衡六間周經里數各依算數句股重差推晷日影以測遠近地之數皆得於表也

天占第一

輕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異常四夷來侵不出八年有兵戰天色赤黃如火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人主絕世　漢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天西北有火光壬寅晨有天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竟日時大將軍王鳳始用事凡弟五人皆封列侯卒移漢祚

天色昏黑君德不明　人君不信仁義良臣無辜受刑則天色常變　天日入時或有赤光燭地行人有影名曰返照其下有叛者　天晝晦臣制君晝晦見星國亡天陰沉日月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有雲障而無雨此謂君臣俱有陰謀兩敵相當則爲陰相圖議　晝陰夜月出君謀臣　夜陰晝日出臣謀君　王者失中下蔽其明不久陰人君防有陰毒謀　隋開皇二十三年十月久陰不雨是時獨孤后與楊素共譖廢君

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強下將害上國欲分裂其下之主當之　晉大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是時諸王迭專威命晉

國逆亡天下分裂　梁武帝太清二年六月天裂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辛有侯景兵亂　晋穆帝昇平五年八月己卯天中裂廣三四丈聲如雷鷄皆鳴後太后臨朝桓温專權陰氣盛大陽氣衰微

天裂見人兵起國亡　天裂見光流血滂滂

天鳴有聲天子有憂驚　天裂見牛馬豕天子庶人皆憂　天裂下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　唐天寶十四年五月天鳴有聲如雷十一月安禄山叛　唐天福二年天鳴東北有聲如雷明年其帝蒙塵

天雨異物占

凡天雨下物非人所共見者皆為大兵之兆其災所見主國分　天雨土是謂土失其性君失封疆小人用事百姓勞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其色黄其後侯景兵亂

清開皇二年京師天雨土是時造仁壽宮穨山堙谷人死大半其後諸王謀逆　天雨石大戰而君凶石墜地近尺餘類鷄卵兩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大戰伏屍近三年遠七年　宋襄公時天雨石於宋其後大戰

天雨沙民饑君失國　天雨灰君暴虐無道則其國亡　天雨禽獸是謂不祥不出三年其下兵起民流亡　天雨魚鱉有兵喪民流亡幸臣誅無德大臣受黜是謂水失其性也　漢成帝時天雨魚是時王氏專政　蜀李期時天雨魚於宮其色黄李壽廢君　天雨人是謂凶殃不出一紀天下易主　天雨虫是謂刑罰暴虐貪叨無厭故虫從天而墜其國兵起　魯文公三年秋天雨虫於宋文公暴虐妄殺無辜　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佞人進用不

出三年有內爭　天雨膏將敗國有急
天雨肉天不享其德將易其君　漢和帝建
和三年七月北地天雨肉如羊肋或大如手是
時梁冀專政　晉愍帝建興元年河東
天雨肉是時五胡並起天下大亂　天雨血
是謂天見其殃佞臣祿功臣戮獄內冤甚則
天雨血不正之君不得久居其位不出三年兵
起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天雨血廣
三丈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
崩王莽專政　天雨筋其國大饑　天雨
毛貴人憂國易主征役煩興戶口彫光民
饑相食漢成帝大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
八月又雨白毛時征役煩興戶口大耗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髮長者尺餘短者
六七寸是年粟貴民饑　天雨羽君德不通
逆施天下不出九年兵起人相食　天雨爵

錫爲饑荒不出三年改易王者爵錫如其
露著樹白者其露黃者爵錫　晉武帝大康
七年天雨赤雪三頃後四年帝崩天下兵亂
天雨水銀是謂水失性不出三年兵喪並起
失道之君當之　隋文帝仁壽二年仁壽宮
天雨水銀其後卒以亂臣　天雨金鐵是謂
刑罰有餘人君殘酷殺不辜不出一年兵起
於朝　天雨錢其國大饑有兵亂雨錢于人
家其家大殃　宋杜充晉守汴京兵未敗雨
紙錢於軍營紙錢者喪之用非人所使也未
幾兵敗於金　天雨金銀銅鐵花乃驕侈淫
風大熾兵將興失道之君當之　秦獻公十
八年天雨金於櫟陽廿一年與晉戰于石門
斬首六萬尚首級從此始也　隋文帝仁壽
四年諸州造舍利塔陝州天雨金銀花以
爲佛家祥瑞未幾漢王諒及煬帝失道

二世而亡　大雨絲綿天下有兵喪不出六年大亂　天雨絮兵起國將喪無後　天雨續狀如麻苧脫若地毛大饑人流有積骸　天雨布帛兵喪並起人流無所　天雨墨臣下有陰謀墨者雨落地皆成黑水麥豆遭之皆腐爛所謂雨墨也　天雨如粹汁其國饑　天雨如釜甑歲天豐稔其形如錢大或從中出其中如小麻蒸餅也天雨笠國天饑　天雨戟三年兵起　凡天雨器物皆形似非真物也　天雨五穀是謂禾不熟人君歛重故天示戒不出五年國乏軍粮　天雨粟不肖食祿三公易位　天雨黍爲政者去大人出走他國有死將天雨草是謂天失其性國君怯祿信衰所致　漢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草其葉相糾結大如彈丸是時政在私門　天雨木君臣不和讒臣進用其歲多風五穀傷民多死　天雨花國有喪天雨蕖國君有咎　天雨水是謂水失其性有大疫　天雨木冰兵起大臣死漢安帝時天雨木冰其年梁后崩大將軍梁冀伏誅

天火占

天大曰灾是火不炎上人君信道不篤而尚虛僞偕營宮室無度則厭灾見燒其宗廟　凡火灾之發人君皆以臺榭宮闕爲戒　君多嬪御嬖寵不均怨曠者多讒絕人道陰極生陽以是致火　天下大燒是謂大殃人民逃亡莫知其鄉　天下大燒國郭門其地有謀將發天下天燒邑城門其邑受圍　天下大燒宗廟社稷國將亡　天下大燒民舍大兵方起　天下大燒山阜民不安居　天下大燒大木奸兵起六月降

霜　天下大燒野五穀國將亡　天下大燒牛馬其邑有兵屠裂　天下大音如雷鼓臣下謀國君凶　殿者听政之所門者號令所出政事號令廢則火燒殿與門不省咎則國奪勢廢政事弛威嚴失民望軍心怠將非人則火武庫　血食將廢則天大數焚陵寢　國不用賢大焚庠序濫賞非人用之不節則火焚府庫　歲歉大饑狀焚倉廩　大臣威侮王庭無禮內外民候根毒陰極生陽京都大火　上下相凌陽失其節濫火爲災　濫火者乃火起不一人莫能救是也　將不能以法治兵不節不儉奢淫相凌兵有異志則火焚軍壘　上行亢陽失節下多厚藏斂毒則大焚民居其災殺人　凡宮室僭而復焚乃天厭之甚不敢復有也人君大臣各宜修省

李淳風曰漢魏時造作宮室過度頻有天災其後兵亂　隋末大業十三年東京災西宮又災顯陽未幾兵圍絕其宗社天告之驗也

天雷占

雷爲震主長子主發生雷出物出雷入物入出則除害入則興利人君之柄人君號令上合天道則雷以時出入雷若不當發而發皆號令失常所致　凡雷聲初發和雅其歲善其聲激烈歲惡人災　春雷始起其聲格格霹靂者雄雷旱氣也其聲依依不大震者雌雷水氣也和平者歲豐人安　起乾人病國不安赤里千里　起坎多雨　起艮山崩人多暴死　起震歲熟夜雷半熟　起巽大風　起离夏旱　起坤土木興蟲傷穀　起兌兵起不則多蟲夜

雷五穀虫灾民多病　雷者陰陽和合震動
萬物春分發而秋分藏非時而鳴在子日君
側有讒臣盜起有火灾哭泣事　丑日將相
不安兵在外　寅日胡兵津梁不通後宮不
安　卯日人主憂大臣灾萬物不成　辰日兵
起天子憂失地有水灾巳日蛮夷兵動其
分兵饑　午日王者宴樂無度其分有大灾
死喪未日有大水大臣誅王者庫藏有大
申日有兵没地將動軍有憂　酉日燕趙
胡兵起　戌日土工興庫有大灾倉粟出
亥日寒殺物兵起　凡過驚蟄不雷政弛
民慢國勢將危　秋分後雷不收聲女后
擅權　正月大雷王者舉事不時其分疾
疫死喪在外則應在其方執政者　二月
雷不鳴五穀不實小兒多死　三月雷不鳴
為陰蔽陽臣專政　四月雷不鳴君令不

行臣執柄　五月雷不鳴大臣猝死五穀
減半　六月雷不鳴蝗虫生冬民不安
凡夏三月不聞雷聲五穀不成人多疾病
七月雷大吼有急令　冬雷震驚萬物不
成陽不閉虫不藏不出一年民饑　秋冬雷
不收聲小人秉政陰盜陽柄號令妄施所
致　冬雷上翔其國亡骸骨滿野　冬雷
屈折不出三年天下更令　冬三月有雷聞
千里國君出走霹靂以兵去聲温者以弱
去　冬雷有星下胡王死中野　冬至日
雷起天下兵起盜賊橫行若雷而大作不
出五年國亡　凡雷陽氣不藏小人專政
號令妄施獄多冤滞政事不明故天有非
時雷電之戒各以雷鳴之日辰知何災
冬雷賊臣將起　凡雷而不雨人君舉事
無益於民上下不和則有陰無陽有聲而

無實也　有風則其令行無風則其令不行　驚蟄後雷不發聲大臣專政　無雲而雷者非雷也名曰天鼓上不恤民下人將叛所發之方暴兵作無兵其分饑疫　雷而不電王者舉事不明　雷先鳴而後電者執法貪苛也　雷電殺人暴政所致　雷或霹靂甚大風雨俱至者亂令不作動搖百姓姓侮之　雷聲連日不止謂之失信人君號令不常人多怨　雷或霹靂而無風者剛柔不均激氣並作君臣忿爭惡人暴出　雷聲連延不絕人君政令不合于道民不知常號令不行　雷聲俛鳴電雨大作雷震地裂大臣專恣士庶分離國且敗亡雷聲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君令無恒臣下不知去就大亂將起喪國絕嗣春三月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之日有雷擊物有兵在外則戰無兵則兵起不出三月夏三月甲子乙丑戊寅辛卯之日有疾雷大風有兵在外大戰圍城々壞無兵々起　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不雨而有雷電其聲光所及有死將流血　秋庚午大雷不出其月有兵　秋三月甲子雷有惡令不出其月　冬三月雷鳴兵起利客不利主人　冬甲子日大雷不出其月兵起　庚子日大雷不出三十日有惡令不則兵起　戊子日雷雨三日止其下大戰不雨而雷小兵必歸兵起必阻　戊子日雷電易主更民以其日入月深淺一日當一月或當一歲必有亡國死君八魁日有疾雷大戰大風起有急令春己巳丁丑夏壬戌秋己丑丁未冬戊寅是八魁日也　夜半雷一鬧其聲或有電而無雷皆爲人君絕令　雷擊貴人之

殺小人恃政地削君亡不出六年　雷擊宗廟君死國亡　營上雷鳴一聲上彼至　城邑上有聲如雷非雷有兵爭　兵發之日或有雷鳴一聲不宜進戰　軍行對敵有雷從我軍上起入彼軍中宜從而擊之大戰若從彼軍來我宜固守軍帳上或有震雷一聲宜搜奸伏之人

天霹靂占

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霹者振物也靂戰也所擊輙破石攻戰也靂折也所靂皆破折　霹靂大風雨發屋折木小人在位賢人出走霹靂擊宮殿臣下有謀　霹靂擊宮廷有大謀逆不出五年交兵流血霹靂擊宗廟是謂天戒人多暴亡不出八年削地奪國　軍有霹靂士卒叛

天霆占

霆者金之餘氣無雲而霆人君暴罰　霆中天而見人君自以爲明　霆如蛟蛇光明而上者人君行明而直　霆正直下至地而復上者人君好听讒言霆東西南北都有者人君行疫不避四時　霆長直而光明者人君行徼人不知之露而霆人君默行事不得實不息將不制　霆正黃而光澤人君行明　霆聨聨曄曄人君不知自明霆或無雲而以昏數見者人君以傲言害人

天電占

電者陽精之發也先電而雷隨之者正雷先鳴而後電者陰勝陽也其占爲人君失德賊臣將起　電色黃有雹雨　電色赤有大風　電而無雷人君絕令　電如聚火而疾人君絕令　電光晝夜爍地三日以上其

所發處兵起　電從日邉向月人多恐怖
霧而電人君默行不得實而任情天下多
寃凡陰圍陽而陽中於陰則成電有電無
不雨　電光赤盛大雷先作盛雷不電雨
作不多　盛暑不雨欲知雨兆電先於天
河中　電發不時君威妄彰電光明赫遶北
斗三垣轉而不止三日以上者聖人出

天雨占

雨者陰陽和而天地氣交之所為也太清之
世十日一雨雨不破塊　凡雨三日以上為霖
久雨為霪　無雲而雨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主急妄怒之所致乃封拜無功進用無德也
出軍遇之兵敗　大雨軍中將必有功　春
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子四十日旱　秋
雨甲子四十日澇　冬雨甲子二十七日寒雪
春雨甲申五穀熟　夏雨甲申五穀大美
秋雨甲申六畜多死　冬雨甲申人多病
凡春不欲雨乙卯夏不欲雨丁卯秋不欲雨
辛卯冬不欲雨癸卯雨則疾疫起　正五九
月殺在丑　二六十月殺在戌　三七十一月殺
在未四八十二月殺在辰此日有雨所見賊犯
期六十日　丙午日雨有圍城　戊午日雨霖
三日止其下大戰　乙卯日雨旱兵起東方
丁卯日雨旱兵起南方　己卯日雨旱兵起
中央　辛卯日雨旱兵起西方　癸卯日雨
旱兵起北方立春立秋日不欲雨雨則傷五
禾　天雨三日以上不絶陰謀興　凡雨作於
四時旺相之日草木得之無不榮茂其死囚
休廢之日雖有雨不能生物也　凡太和之
世雷雨必作于巳午陰生之後至夜而止者
吉若作於子丑寅卯至午而晴者為亂兵
凡先風後雨為順先雨後風為逆雨止而

風雷不止雲霧不散者國亂人灾　凡先雷
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
候雨雲氣
凡候雨以弦望晦朔之日雲氣四塞者爲雨
東風則當日雨　黑氣如牛者有暴雨黃
白氣如牛馬不出三日大風　黑氣如群羊
奔或如飛鳥不必五日必雨黑雲如浮舡
者雨　蒼雲黑氣細如櫛綿蔽日月五日
內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有暴雨　四
望無黑氣如蛇冲日其分有大風雨　四
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皆雨徵也　五嶽
之雲觸石出皆不崇朝而雨　六甲日有
雲氣四合皆當日雨雲多雨多雲少雨
六甲日無雲則一旬少雨旁有赤氣如冠
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天氣忽低不出
三日必雨　天高色白時旱少雨　天氣

慘黃欲爲風也　四方有黑烟朧赤雲如烟
之狀不雨雲低鳥潤如山如堵者必雨　雲
氣忽然四合者有雨若四合不勝於白色者
不雨雨亦不多　雲氣濃黑先雷與雹爲
風所鼓者無雨　雲氣雖大續而復斷無
雨　雲氣黑潤形如豬牛夜渡天河不出
三日必雨　赤虹見於晝旦東出者有雨
南北黑白雲氣緩而相接合則雨　大風吹
雲自東方起飛揚往來不斷者必雨雲復
歸於所來則雨止　凡暴雨暴雷必回其
所來之方　天氣鬱蒸雲氣形於日之左右
上下春夏見則爲雷雨秋冬見則爲風雪
雲片片相逐聚散不常色潔白圍繞日光
大風　雲角黃而日赤者大風　魚躍於
淵群鳥噪虛有雨蟻出穴石脉潤有雨
禽鳥蟠飛天色昏慘有風　風雨氣如魚

龍形其色蒼潤或黄氣蔽日昏慘或如積
土或如累盆黄色厚潤朝東夕西壓日或
掩皆風雨之氣也　朝視日上有黑氣如霧
壓日日光旁射其色慘淡黄白者其日有
雨風晚日欲入有之則其夜有風雨　雲氣
如亂穰大風将至視所從来避之　白雲
氣如掃者大風　黒蒼雲氣甚厚而潤大
雨必暴至　四始之日有黒雲氣如陣厚
而潤者多雨　四始者子午卯酉也凡厚者
為雲薄者為氣　日始出有潤氣如車
蓋在日上者其日雨　日上下有黒雲氣如
蛇龍者必有風雨　月始出生色黄者多情
色青多雨色潤大雨　蒼白氣入北斗多
大風　青雲氣壓北斗大雨即至　黄雲
霧蔽北斗明日雨　白雲壓北斗不過三
日雨　天無雲而北斗上下有雲冲五日
内大雨　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属天直
入北斗所歴星皆失色其夜必有大風
太白星出氣數丈多雨風所指處兵大起
辰星出氣長一丈有雨水　雲如巨魚疾
行中天其色蒼黒有大風雨　凡游氣蔽
天日月失色皆風雨之候也午後之雲為
聚雲午前之雲為游雲凡四始之日有黒
雲氣如陣厚大者多雨

十二月占雨

正月一日有風雨三月穀貴風聲悲鳴疾
作民灾　一日無風雨歳中夏田麥成黍
穀少　上旬雨卯穀貴一倍中旬雨卯穀
貴五倍　庚日風雨糴貴禾悪
二月初七日初八日當雨不雨九月民饑
初九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兵起　十七日十
八日當雨不雨蟲冬不蟄　十九日二十日

當雨不雨三月大旱　廿六日廿八日當雨不雨有逆風從東來損物　晦日風雨多疾病死亡

三月初一日至初三日當雨不雨秋多大霧　初七日當雨不雨穀貴　初九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兵在外者罷　十八日至廿日當雨不雨角虫死天下民悲　廿三日至廿七日當雨不雨冬虫不蟄人病　辰日雨百虫生未日雨百虫死　三日小雨蚕善大雨蚕悪十八日雨桑拓賤　凡春甲乙日雨俱無民不耕

四月初一日風雨米貴麥悪赤地千里　初二日初三日雨其年五穀熟　初四日至初七日當雨不雨蟄虫冬出民不安　十一日至十四日當雨不雨歲悪　十八日當雨不雨大旱冬温　二十一日當雨不雨兵起東北

晦日雨其年大水麥惡蝗虫生

五月初一日風雨米大貴民饑　初四日至初七日當雨不雨大旱虫生　十一日至十七日當雨不雨西方人疾病　廿一日當雨不雨草木枯死　廿五日當雨不雨乳母多病　廿六日當雨不雨大旱風至秋九月多雨　廿九日至三十日當雨不雨大暑熱　辰巳日有雨蝗虫發

六月初一日有風雨米貴　初三日初四初六日當雨不雨角虫多死　初七日至廿日當雨不雨牛貴　廿日至廿二日當雨不雨　下田水人饑　晦日風雨來年春穀貴　夏甲乙丙丁日俱不雨禾惡　夏丙辰日雨百虫生未日雨百虫死　夏甲子庚辰辛巳日雨百虫死有雷亦然

七月初一日大風雨米貴人多病疽

初七日大雨雜貴小雨雜賤　廿二日當雨不雨有大水　廿三至廿四日當雨大風害物　廿五日當雨不雨兵起外國　晦日風雨穀貴

八月初一日當雨不雨有大風雷　初二初五當雨不雨秋大霜民病　初八至十五當雨不雨多大風寒十九日當雨不雨民多妖言廿一日當雨牛貴二倍　廿六日當雨不雨冬多大雪　晦日風雨來年水旱不時

九月初一日當雨不雨霜早降殺物　初二日雨來年春旱夏水　十二日當雨不雨民多病　廿日當雨不雨天下有怨　晦日有風雨歲惡

十月初一日有風雨年內旱來年夏多水　初三日當雨不雨兵起西北方　初七至初十當雨不雨江河決水逆流　十三至十五當雨不雨多大風寒　十九日當雨不雨小兒病　廿五日當雨不雨冬溫無冰來年民疾病　晦日風雨穀貴人多死

十一月初一日有風雨人多死　初四日當雨不雨大旱　初八日至十一日當雨不雨乳母多死　十六日當雨不雨民不安其居　廿二日當雨不雨江河決魚行人道　廿九日當雨不雨民多死亡　晦日風雨春旱穀貴

京房曰十一月雨水橫流天下饑

十二月初一日風雨來年春旱夏多雨　初四至初六當雨不雨大旱　初九日至十三日當雨不雨大霧　廿日當雨不雨有大風雪　晦日有風雨春旱　冬雨水君死國亡其分大饑　人君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下暴陰氣盛則致常雨

天雨雹占

天雨雹是謂陰盛陽雨水温熱陰氣脅之而成雹其占為政暴虐夷狄内侮權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亦為臣制君乃慘暴無忌之象故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在京都則咎在君相在外則其方長吏當之　雹殺飛鳥君信讒言行罰於人　雹毁瓦破車殺馬者人君任小人為政妄作威福　雹下剥木枝害五穀者上以酷政賦斂而殺人也　雹下如積水者臣時為逆　雹下多如積雪者臣欲欺君　雹下反地而碎者君私邪人而臣成之也　雹下生芒狀如霜雪者人君酷斂害人也　雹下而天風者君罰過度也　兩君相當天雨雹者視風雨之發順攻之勝　凡師行而遇而雹天不順也　正月雨雹臣逆君命大臣有暴死者　二月雨雹臣專政

三月雨雹君威太猛　四月雨雹民不安秋禾傷臣專命　五六月雨雹殺鷄犬君任小人臣不用命民不安　夏雨雹民饑七八月雹臣不忠　九月雨雹不利牛馬至地不化臣為奸　冬雨雹臣逆命大臣有殃

天雪占

天雪者本雨也寒甚而空中凝結之以成雪或過多或非時則為災　冬雪盈尺来年大豐　春雪七日不消妻黨專政擅執主威秋殺不成天下饑臣有不奉主命者夏雪賊臣為亂　天雨赤雪天下兵起秋雪謂陰脅陽苛法所致有大喪民多死兵起天饑人相食　凡雨雪非時皆為刑罰慘酷奸邪得志兵饑將興君敗國亡之徵所謂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

近之象　冬月無雪來年麥惡蟲生人災五穀不成　雪下附木不着地人君信讒忠臣戮雪未至地而復上復下人君欲寬死罪　雪而温者人君脱有罪

天雨霰占

雨雪雜下為霰陰盛成雪陽薄成霰陽脅陰人君為強臣所脅

天露占

露者甘露也色白甘美令人服之壽人君有道天下太平則降之　露如珠着花木葉或潔白或淺紅味甘見日不消曰甘露若露黄其甘如膏附木枝非甘露也名曰爵飴君失濫賞之咎　凡夏秋不雨而有大露潤物者歲收　四時夜中天低則露益盛露者天之氣露不降謂天氣不下君不恤民之徵其占為旱為火災

天霜占

霜者天之威太臣專權則寒薄清霜為非時之霜倿人用刑則霜在草根天氣下降為清縁風寒迫之而成霜所以肅萬物也九月先寒露而後霜降者節氣之正霜當降而不降與當殺物而不殺者政弛而慢不當降而降與不當殺物而殺者政急而殘

人君刑罰妄行誅殺不當則春夏隕霜臣依公結私誅伐無罪則霜下在上依公結私以綏有罪則霜附木殺罰不繇上則霜見風而飛　霜未見日而消者人君以喜怒行罰也霜見日不消者人君執法堅不可犯也　天陰不見星而隕霜臣下擅行誅伐　晝夜不陰隕霜君欲行刑有疑於心而徑行也　霜殺五穀刑罰慘酷霜不殺草君令不行來年蟲害五穀民饑

霜至樹頭不下地不請决罪而上不下也

霜在草根土隙而不着木葉高處者刑罰專下賤而無所伸也　霜無芒者人君刑罰衷其人也　霜有芒角聖賢遭害　霜芒向下人君專以法繩下霜芒旁指君聽旁言刑殺人　霜下翮翮其狀如雲人君知其所信人為邪而不以為意也　霜不下而物自寒死邪臣屈法陰中人而人不知也　春霜殺草木是謂陰盛君弱臣強下不事上人多病　春月下霜着物見日不消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五穀百物不實牛馬多疫死　霜着樹凍攅亦枝君聽讒言傷賢臣

冬三月無霜蟲不蟄藏來年蝗蟲螟螣傷五穀萬物不成人災疫　凡人家古屋無人居者其屋上頭無霜則其下有寶藏

軍中霜成芒角遍於旗鎗之上師不可動

天霜晝下刑罰不行　霜下有聲外兵來伐　賢良遭害則霜附木如霜政急害人刑罰無辜春深盛大霜遍天下在郡國應在君與執政若一邑一方應在守令之長

天旱占

天旱者無雨澤以生潤萬物也人君言失刑罰妄加群下失附乖天地之和則旱太乙巽數重陽及天亟在巳午多致亢旱者此天數也人事亦能感格天地如湯以六事自責天降大雨君臣能脩省自責輕刑薄斂信及兆民亦足以和天地之氣或禱神祇而欵雨若妄也

天水占

人君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下暴忘禮法之儀陰氣淫盛則常雨有大水　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宗祠逆天時或淫風尚

詐欺刑政暴民化淺則有其大水之火
太乙筭數重陰或月及五星行陰道者知
當有水此天數也君臣能去奢侈罷土
工撫百姓政和平則可回天悲雨者非也

天寒占

人君聽失則常寒　十一月一陰足冬至後
極寒陽氣推而上也　有德遭辱有德被
苦厥異寒　寒謂陰脅陽春夏則國綱
不振下逆上命秋則酷政所致

天熱占

人君視失則常燠五月一陰已足夏至後
三十日極熱陰氣推而上也冬溫則政事解
緩紀綱弛縱之象

地占第二

地者博厚廣大積陰以靜與天為配也地
靜生物天下太平

地動占

地動謂陰有餘君弱臣強外戚擅權后妃專政
夷狄內侮下謀其上民擾兵興則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薄也故震動
地動於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
佞進用大臣叛　地動驚馬牛犬豕奔走者天
子惡之　春民饑歲不昌　夏居憂五谷傷
秋兵起人馬荒　冬其分人馬與　地震於六
癸陰極之干或在巳亥陰陽氣窮之日皆主兵
起殺戮之事地震亥日則兵饑　地震巳日則
有兵歲熟君弱臣強則地震於春夏　臣欲篡
逆則地震於秋冬　地動壞城郭天下兵飢亡
地　地動屋室天下兵行　地動殺人賊臣為
暴　地動搖木震水波臣專政　地動有赤水
出司馬戮　地動有聲其地亂　地動三日其
地民流　地東西動連十日以上其地有兵民

流　地數動誅伐國不理而上下不相親政在女主　地動千里是謂陰盛陽衰國有喪三年兵起　地動而拆有急令近臣謀兵革興　地動邊塞夷狄動兵　軍中地震大戰有叛軍我軍營內地動宜固守　正月主兵　二月主火災　三月人病旱　四月五谷不熟民饑　五月兵起蝗虫生　六月人疾疫　七月牛馬疫　八月兵大起　九月民不安　十月來年穀貴土木興　十一月有兵喪人饑亡　十二月其邑兵行　從乾至巽燕國兵起　從坎至离關中兵起　從艮至坤秦國大亂　從巽至坤魏國兵起　從兑至坤韓國大亂　從震至兑趙國人災　從坤至艮大水　從离至兑趙國人災　從艮至坎齊國大亂　從离至坤宋國大亂

地裂占

地裂謂陰背陽士庶分離大臣專恣夷狄背叛　元興元年右扶風地裂其後西羌寇涼州　地裂而鳴君不任政臣令行　地裂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起其國易主　地裂於朝天下有兵　地裂宮殿社稷亡　地裂在城門橋臣從中起　邑有謀兵在市及人居不出三年兵起在大道中王道絶有分地而居者　地裂見雜物皆為民起　地裂見水兵起國主災　地夏裂五谷貴　地秋裂兵起流亡

地陷占

地陷者臣下專政人民分離居失其地　地陷成坑不出一年兵興　人家地自陷其人家亡　春地陷大水　夏地陷其分有兵亦為有非常之水　秋地陷有大兵　冬地陷有兵大水而民饑　地陷生火其地有兵

後魏武靜帝武定元年西河地陷有火其後侯

景專權　山無故而自陷其地有兵大作

軍中地自主將憂急移之

地鳴占

地鳴是謂陰盛天下兵起相攻政在婦人大亂將起

地燃占

地燃是謂陰行陽政臣下專恣中以自害故出火以自焚此火沴土也　赤赤如丹流血沈沈

地忽生光如火照人其國危亡　軍中地忽生火軍敗將死

地生雜變占

地生毛百姓勞天下亂兵大起是謂金失其性也　地生血天下大亂兵起軍中地生血急移之

晉惠帝元康五年呂縣東西有血百餘步其後兵起大亂積尸流血　地生肉其國滅亡

公孫淵相平北市地生肉長大各數尺有頭目口喙无手足而動揺占曰有形無体有体無聲其國滅亡後淵為司馬懿所殺　地生麺人將饑　地無故生雜物國亂兵起且有大水米貴

地生卵將軍主　地忽生黄土石及黄色物將軍吉戰勝得地　地忽生石纍急從去之　軍中地忽生鐵士卒亡將軍死　軍中地忽生塵有大戰　軍中地忽生荊棘軍破將死　地生錢有兵相攻急去之忽留　軍中地生土錢下有謀　地忽生盤石其地吉可久居　地無故生泉其邑有兵年中米貴　地無忽出泉成澤天下饑兵起　且有大水人家中庭湧泉自出其家有喪　地自生五谷得天道　地土自踊是謂陰盛下人將起女主專政小人擅權

唐武后垂拱二年雍州新豐縣大雨雷電有山湧高二十八丈俞荊州曰天氣不和寒暑隔人

氣不和贅癰生地氣不和推阜出令一女主居
陽位反異剛柔故氣踊山變爲灾　地自長在
大道中天下不通　地長社稷王者益地　地
辛長有生樹國安有死樹失土　地春夏長歲
熱地秋長有亡君易地殺六畜地冬長兵動民
不安　地長卒高其國易政　地長而長樹天
下受福　街巷道路無故自湧高起國有逆臣
若逆賊不出三年敵國來侵民散亡　軍中地
暴長主將戰勝有功有封爵益邑

山河占

山崩是謂陰乘陽弱勝強君道崩壞宰輔失職
臣下叛逆百姓失所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壽春山崩地陷三十丈
是時賈后亂政諸王迭爭卒致五胡之禍
隋仁壽三年涼州就谷山崩漢王諒反　山春
崩有亡邑拔城　夏崩天下大水國主亡
秋崩有大兵　冬崩大饑　山崩潰水出納小
人　山徙是謂皇之不極直臣亡佞臣用政出
私門不出五年之天下兵起社稷亡　山折臣
背君國易政有喪　山分崩女主有謀　山鳴
其分大亂兵起
漢獻帝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長大鳴
吼積數年豫章賊攻陷醴陵殺掠吏民　山有
聲如哭有大兵死喪　山忽作聲如雷不出一
年賊起　山有生光臣下不良　山忽生千石
其邑有賊人暴貴　山出火熾是謂鬼營亡國
之徵　山生大石其邑喪主　山石自動自走
其邑有暴兵　川忽自竭其邑將虛　邑中水
無故自絕其將從人流亡澤枯歲貧國亡　河
徙是謂陰反不出五年有叛臣兵起民流亡
河徙一里至三里臣有謀叛徙五里女主執政
外戚有謀十里以上政在臣下　流水忽易道

君易賢其邑將徙人流亡　河溢不出三年國有憂水忽自溢起居山且大水　河自溢亂臣起篡國　河壅下臣執政不出六年君后俱亡水忽不流婦人亂政有叛臣有亡國失地　流水忽停天下饑停水忽流天下兵起　水閘京房曰君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流水閘　水逆流是謂逆道不出三年兵從女主臣下起　水化為血是謂火沴水聖人藏以日占之期一年則法嚴酷刑傷水性也五行易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亡之徵

晉武帝太康五年魯國池水變赤為血天下遂亂　河者諸侯之象其質本濁忽自清者諸侯將為天子也五百年黄河清聖人出　清水忽自濁天下將亂　江河水沸此執政者懷奸不公衆邪並聚所致必有叛逆　水無故自出高山其邑以兵亡　岩崖忽有水出其地有謀不成　水出朝市有兵起　澤水自鳴百姓哀若作金聲其山裂　澤水忽無魚秋大水有兵起臣民有憂

土石井邑塚墓雜占

邑無故壅如山是謂陽反陰人君好淫為女子所謀不出一年有異君　石自起立庶人為天下雄立於山為同姓立於平地異姓立於水為聖人興于小人也　石自徙自動其分有亂兵起　石忽自立正三公外謀不出三年逆兵起　石自重累不五年相謀逆且成　石生如聚不出五年其邑有兵　石生道中其所主國邑亡　石生水中上見近臣與女主連謀不出八年兵興　石生都邑人君去故就新不出三年易主更政　石生如人形奸臣持政君無嗣　石生平野庶人興謀臣叛不出三月　石生廟中人主不行先王法度不出三年易主　石生如飛

鳥蟲內戚內臣女主近臣謀逆　石生如獸形諸侯兵起　石化為人形君絕嗣　石忽赤如血邑天子道絕臣不從令　石折有水主謀不成　石忽濕汗出如血其地有兵流血　土塊開下人將起天下兵亂　井水赤其邑將為虛君井自渴政令不明　人家井忽自竭其家主有殃　井忽自昏濁君國亡庶人家亡　井水溢在國君凶在邑主者凶　井自沸有聲在軍將死在邑長吏死在家主人死　君井湧沸宗廟將毀　井泉沸賊人將貴　井鳴君主國亡庶人家亡　井中出氣上至于天兵起君走在外則所在之地有兵灾　邑沒而成溝是謂陰反陽不出二年女主有爭權為主后者　邑廢而為多故枯陂佞人與賢人爭權不出一年其邑亡　邑滅而成土與屋同高是謂陰掩陽不出一年天下兵興　邑中冬不寒地水不凍冰其國易政民饑夫冰者太陰之精至柔而為剛也陰極而生陽當冰而不冰者政失之舒未當兵而冰當釋而不釋者政失之急故春秋書無冰者失政權移於下之應　水以春冰有兵歲不成　水以夏冰胡兵起人君死　水三月至九月有冰皆為大兵起　地夏凍國易主　冬婦生其國饑　冬月不冰為饑為兵有疾疫陵自陷天下移　塚自動天下破

唐天寶十一年六月亳州閼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己未涉河人聞其風雨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

漢昭帝元鳳二年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後帝崩昌邑王廢宣帝卒起民間為天子　塚鳴天下兵起　塚樹

自死天下易主廢人家亡　石自出火焚草木
臣下謀亂　地中出烟百姓怨臣下有謀

日占第三

日者衆陽之尊人君之象光明外發體魄内全匿精揚輝圓而常滿人君之體晝夜有節循度有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人君之政星月稟其光辰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照葵藿慕其恩人君之德故日主道德養生福佑仁恩人君有瑕必露其匿以告示焉日晝夜行乎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之一歲先後不可名狀假甲子乙丑以異之其行乎天去極近而日長爲暑去極遠而日短爲寒去二極中而晝夜均暄凉等爲二分此其大槩未能盡其微妙故聖人作曆以推步焉序之以四時分之以八卦正之以中氣辯之以節候爲二十四氣詳著曆法茲不載也天文志曰日行有道之國則其色光明人主壽昌人主無德其臣亂國則日爲之失色日食者陰侵陽臣掩君也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臣敖君天下分爭政有變人君修德以禳之

日瑞應占

人君德政皆得則日之精光異于常　日五色燭耀聖人在上群賢履職　日生四珥人君有德天下豐光　日有二珥天下大赦或一歲再赦　日有重光國有封禪之慶言日重重有光其外一重赤也

日旁瑞氣占

瑞氣一曰慶雲一曰景雲一曰矞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壽則見　黃氣潤澤於日上人君宮中有喜　青雲潤澤在西北國降賢良　一日旁有二黃人守

日外國入貢　雲氣如龍鳳黿鶴形圓而抱日
君聖臣賢天下歸心

日月旁雲氣形狀

一曰冠青赤氣曲覆日月之上為冠帶之象天
子當立侯王封建親戚以為藩屏見則國有喜
事純白為喪赤為兵純黑為疫
二曰戴青赤氣橫在日月之上隆隆微起為戴
戴者德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之事
三曰珥青氣象圓短小在日月之旁為珥或日
兩旁有氣短小中赤外青其名曰珥其色黃白
女主有喜珥亦為近臣受賜之象
四曰抱青赤氣如半環彎曲向日為抱扶抱向
就之象日月有抱他國有來降附者亦為有孫
之喜臣下忠誠輔王之象兩軍相當得抱者勝
五曰背青赤氣曲而背日月者背叛乖剌之象
亦曰如月初生狀為之背背見則有叛者兩軍
相當背所在之方敗
六曰璚青赤氣如弓形曲向外中有橫枝似山
形者曰璚其占為君臣不和上下傷玦兩軍相
當所臨者敗
七曰直青赤氣長丈餘正立於日月之旁曰直
其分有自立為王者短為珥長為直兩軍相當
從直擊者勝日傍有二直一抱欲自立者不成
順抱擊之勝
八曰交青赤氣狀如兩直相交在日月上下左
右曰交交者淫悖之氣也主有淫行則交氣見
恒以八月上旬日候之日旁有交赤雲其下有
兵日旁有兩氣相交或相貫穿或相背向皆為
天下大兵起亦為內亂軍不和
九曰提日月之旁有赤雲屈曲如勾向內有牙
出之名曰提如玦珥而曲長不出其年兵起王
者死亦為亡者有自立者日暈兩提向外外臣

叛向内内臣叛
十曰纓氣青赤氣小而交于日下為纓
十一曰紐青赤氣兩邊交曲而僂歪為紐凡纓
氣見則人君納女寵
十二曰承青赤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
承君也人主有喜得地將帥有功得地
十三曰履雲氣青白或青赤如履曰履履氣見
天子有喜外國有來歸者
十四曰格青赤氣橫在日月上下為格格者臣
格君格鬪之象其占為有兵戰
十五曰戟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月之傍為戟戟
者戈戟相傷之象為兵起天子用兵則戟氣見
十六曰暈圍氣周匝圍繞日月内赤外青名曰
暈有軍在外則為軍營之象凡對敵厚而鮮明
久留者勝西南北亦如之若周匝而無厚薄則
我敵等也無軍在外而暈者不風雨則天子失

御人民將叛也
十七曰負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為負負
者抱之類也如抱而短小見則人君有喜

日旁異氣占

黑氣如龍來抑日其分臣叛　青氣如龍守日
臣謀上天子戒飯膳扶日亦如之　日中有雲
人卧背日者其分有叛臣　雲氣如虎守日大
將謀亂　雲氣相交如蛇其下有賊宜防之
雲氣如人相持或如人牽日其下臣叛
雲氣如牛守日其國兵亂　雲氣如馬守日有
兵戰　青烏守日司徒欲為不道
日旁有如人行兩國兵爭臣謀主　雲氣如人
卧有死將　雲氣如獸向日臣弒其君弃國而
走　雲氣如赤蛇頭日其下有叛者
雲氣如黃蛇頭日有大雨水如黑蛇亦然
雲氣狀如蛇如馬中青其下有叛臣

日下雲氣有兩青烏相向人主有憂
日下雲氣起如青赤烏敵人相謀急宜設備
日上下有黑雲氣如蛇龍其日有雨
日下漢漢有氣如車馬烏蛇或如人披甲而走
或如虎蹲有軍破無軍為大將反
日旁氣如兩烏向日人主以暴雲遭禍
日旁氣如懸鍾其下有將死
日上下四旁有雲氣如車馬相隨有大水
日下有雲氣如箭向外三日內出兵
日旁有雲氣如人頭旌旗皆為兵流血
雲氣如斧向日人君以無禮受殃
日上下四旁有雲氣如博局小臣謀主期一年
日旁有氣青白如鏡圓明下隱賢人
日上下有青氣可以出軍戰必勝
青氣疾來縱橫日有奸人入城營
青黑三道夾日國有讒言將軍失位

赤雲氣如布席掩日兩軍相當其下大戰若白
色在日旁者其下萬人死
赤雲氣曲如車輪其下有兵亡地
赤雲兩頭銳其下不宜先起兵
赤雲如幕夾日其下不利先舉
日上有赤雲如雄雞不出三日其分有大喪
赤雲向日不出三年其下有自立者
日未出赤雲在日上佞臣在君側
日下有赤雲氣如死蛇其日分大疫大饑
日旁有赤雲如衆樹有兵起客勝
赤氣掩日不有亡國必有大戰
赤雲如三烏啄日兵起國君惡之
赤雲如兩烏夾日其國君亡
赤雲相交隨日而曲如車輪臣背主其年兵起
赤雲扶日其下有兵　赤雲氣直日宮中有鬭
君亡　日旁赤雲二道向日其分有自立者

日下赤雲形如懸鏡光舉者敗
日下赤雲如鋒刃在兩旁破軍殺將主人受其殃　日上有赤氣客將軍死
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之國兵起
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日上有黃氣君有喜
日將出未出上有黃氣如半暈覆日人主有德令　黃氣夾日二子爭與衆兵起兵禍陵天子
白氣廣二丈在日東西不去兵起國憂
白氣自下上沖日君憂　白氣圍日有亡城
日下有白氣如揚旗幟天子有喜其分軍亦喜
日下有白雲如懸弓大亂兵起一道一亂以數占之　白氣夾日軍在外將死無軍人主當之
白氣交錯夾日兩過軍不和失律
黑氣夾日臣謀逆有軍在外客將死
黑雲氣入日有大雨水
黑雲氣如鯉皮掩日臣專政軍在外戰不利有屠城　日始出有黑雲横夾之或二三日必有大雨不雨則有害主者
日四旁有三色雲皆新見其下國有謀臣不安其主　日旁有雲直立夾日宮中有鬪
雲氣如杵長七八尺及丈撞日臣犯上入一其國主死色赤以兵　雲氣如錐刺日君死於賊
四時王日有雲氣如虎守日以五色占如色死其時令者臣不利于君
日出没時有雲氣横截之白為喪黑為驚三日内有風雨則災解
赤氣随日出軍有憂随日没外告急
白氣如虹夾日君亡臣大興
日旁氣如虹貫日青為疫五谷傷赤為臣有欲叛者白為兵起黃交爭黑大水
五色雲如虹夾日有白衣會其下謀乱赤氣則為殃甚

青赤氣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有大憂　青赤
黃氣如虹在日旁屈如車輪或二三或五六此
天子之殺氣也名曰天鉃其國兵旱疫疾俱起
氣青赤如暈十字界日不出五十日夷狄伐中
國君出走大亂三年　雲氣赤而覆蔽日如血
光者大旱民流千里　雲如垂衣在日下者天
子之氣　日始出有雲如車張蓋不出三日有
雨　凡日月旁雲氣去疾者禍福皆輕晉漸
久者漸重竟日連夜則禍福俱大也

日旁專氣占

氣黃而向日為抱人君有子孫之喜鄰國來降
兩軍相當即和解　日三抱天子有畜氣赤黃
白皆吉　日黃抱君得地一日抱黃潤澤中赤
外青天子有喜色青將憂色赤有兵色白有
喪色黑將死日有一珥潤澤人主有畜為拜將
近臣受賜兩軍相當所在之方軍欲和解　日
珥黃白枯燥有風　日朝有珥純白為喪閒赤
為兵閒青為病閒黑為水黃為喜日夕有珥赤
黑白有大客有軍在外珥所臨者喜在日東東軍
勝西南北亦然敗處可知也　日珥北方以及
三方必有疾雷　日左珥人君有陰私事　日
右耳人君有重宮婦人陰私事日右耳色赤黑
夷人起兵犯邊邊有叛者　日左右廣耳國有
赦令　日耳而張人主有憂吁於外　日有兩珥
青赤潤澤主壽考有大使兩軍相當勢力相
等　日兩珥熖熖有光人主有喜　日兩珥中
赤外青或黃白潤澤皆人主有喜　日兩珥交
聚一方衆兵皆起軍在外者罷　日有三珥
黃白潤澤女後有喜純日喪赤旱青疫黑為
水　日有四珥天子立侯王亦為有子孫喜期
不出三年　日出有四珥將軍亡日入四珥有
大兵　日朝五珥國憂兵起　日夕五珥必有

客兵　日有六珥是謂大提不出六十日其分
有喪若有赤雲掩日則下有亡國　凡多珥臨
日有兩有客来言北方事　日珥中有赤雲貫日
士多死　日四旁各有重抱四方信附　日旁
抱五重戦順抱勝　日旁有黒抱戦勝無軍有
欲請和親者兩軍相當若兩抱相向先衆者敗
同時而消則無勝負　日旁有黄氣如人象者
人主有賢臣佐　日四旁俱有背氣四方俱有
叛　日有玦臣謀叛　日旁一玦萬人死　日下
有四玦五玦叉者玦之數　日旁有一直一方有
人欲自立從直撃之勝　日四旁皆有四直四
方皆有欲自立者有黄直居立臣有青赤直臣
自立　直氣中青外赤自立者不成黄白潤澤
者成　日旁有交氣從交所撃者勝　日有四
提有大兵大饑有大雨水則五穀不成　日有
六提布貴天下亂人主惡之　日冠而珥人主
有喜且有所立　日平暁冠而有兩珥色黄潤澤
天子有喜聽言立王　日冠右耳西方有善人
出爲位　日冠左耳東方有善人出爲位　日冠
纓上下南北有善人出爲位　日冠有一珥色皆
白潤澤中赤外青平旦至食時見天子有喜日
中至日入見色蒼白爲憂有從外来以喜事
告者不可信　日珥外有抱人主子孫昌　日
抱有兩珥天子有喜下有黄氣如月名曰遺德
有太子喜　日重抱有珥在左右有来降附者
日抱三重有兩方珥色黄潤澤天子戦勝外兵
散者来降　日重戴有珥天子有喜賀子孫
日重戴左右珥天子得地若有所立　日戴且冠
不中日者名曰附中赤外青色黄潤澤近臣有
暴得寵者　日兩珥有直出珥中中赤外青色
黄白潤澤天下有珠寳喜立侯王　日纓而珥後
宮有喜　日一抱一背爲破走臣不和抱者順氣

背者逆氣有軍在外順抱擊之勝 日重抱且
背有欲爲忠者有欲爲逆者 日背而有玦色中
黑外赤大臣叛天子有大憂亂從中起 日有
背玦在日南南方有叛臣三方亦如之 日背玦
重累小人畧地大人爭時 日有四背玦國亂
兵起臣射主 日背玦有芒刺向日外外勝向
日內內勝 日有背玦四直交其中臣欲爲邪色
中青外赤有芒刺爲逆中赤外青無芒刺爲謀
此氣數見則國危 日抱且兩珥一虹抱至日順
虹擊者勝 日重抱左右兩珥有白虹貫抱擊者
勝有一虹得一將有二虹得二將 日重抱有三白
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破軍 二虹殺大將一虹殺
偏將 日重抱左右二珥有赤虹貫抱順虹擊
者得將二虹得二將三虹得三將 日有二直
二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之勝 日上有冠三
重日下有直虹不出一年立故人其年熟有小

兵天下不安 日抱且背且玦逆順相參抱多則順
者多玦多則逆者多抱明而久背玦不明而先滅則順
者勝以是推之 凡有抱者以攻戰從抱擊之勝芒
刺外則內勝刺內則外勝抱明厚有芒刺背則逆
者滅背玦明而抱先去者則忠臣受殃 日重抱內外
有玦且珥軍中不和不相信以戰順抱擊之勝
日重抱內外有玦軍內有叛者 日四珥兩抱子孫昌
日重抱兩珥且玦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 凡虹
貫抱者皆爲大戰流血 日冠紐兩珥天子有喜叛逆
皆除 日三抱兩珥是謂太和而喜慶 日珥而戴天
下和平后欲立青衣爲妻者

日暈占

暈氣之類尤多將交而不密未成風雨則成暈凡
天下太平乃風雨之象有軍在外則爲軍營之占
日暈五色其國有喜不得五色有憂 日暈有五色
再重天下有喜 日有黃暈風雨以時物賤人安 日

有黄暈再重公卿不職工役煩興不出一年穀傷兵起　日有青暈不出其旬大風糴貴人多病一歲再見貴再倍吾倍以上大饑　日有青暈再重不出六十日兵起　日有黑暈大木傷五穀災在用事臣七日有大雨其災解　日有白暈歲多暴風春雪霜民多病　日有黑暈再重內臣貪財不出三旬大水人流不出其年夏霜雪冬雷其下國大敗　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民不安穀貴不出六十日有急兵　日有赤暈其國有大風雷震殺人畜且有大熱　日有赤暈再重所見之國有蝗蟲百日旱穀貴盜起　日有赤暈四重五重天下兵起大饑人主憂　日有赤暈三重兵大起　日暈赤黑女主憂　日暈中赤外青群臣親附外赤中青臣外其心　日暈黃潤黑動搖為風雨不動為有憂病不則有暴怒之令　凡日暈色青為饑為憂色赤為旱為兵色黑為水為病色黃而潤有喜黃燥大風　日有重暈人君有德其分有攻戰圍邑不拔　日重暈中赤外青臣有邪謀不成　日暈三重諸侯王叛兵起穀傷其下夫地天子憂期三年　日暈四重有軍敗於野無軍則其下有叛臣　日暈五重國有女喪社稷受殃是謂　光其歲兵饑其歲破亡期三年　日暈六重國政反常兵起國亡　日暈七重中國弱夷狄強有急使至有更亡　日暈八重民亂天子傷　日暈九重天下亡　日暈十重天下兵荒人民遑遑改立君王　以上各以其日所在辰及星宿國分野占之　日有交暈立大夫為將軍交暈無厚薄爭立勢均有厚薄薄則厚者勝　交暈居上者勝　交暈貫日其下有破軍殺將客敗　日暈兩旁不合主謀不成　交暈抱日候其先滅處攻之勝交暈如連環兩國爭地有國亡不則兩軍皆動　日暈不匝暈所在兵勝在東東軍

勝西南亞如之當其空面者敗　日暈兩旁軍
相向者風殘五穀　日半暈如　蓋有欲請和
親者　日交暈東向西戎欲叛中國西向東夷
欲叛中國南向北狄欲叛中國北向南蠻叛中
國　日有半暈再重民和歲吉以日宿命國
日暈如車輪之半軍在外者罷無軍兵起　日
半暈中央廣兩頭鋭從有處擊無處勝　日暈
如井幹車輪其國皆以兵亡　日有方暈天下
不和兵起其國敗　日暈先起而後滅者當其
方者敗後匝而後滅當其方者勝　日暈甲乙
憂火灾　日暈丙丁臣不忠　日暈戊己後旌
勝　日暈庚辛將帥不利　日暈壬癸大臣專
政　日暈庚子有赦令　日正月朔旦暈其分
小熟　正月日暈春不可起兵　正月日五暈
歲大熟　日以正月五月一月中九暈以上道
多熱死人　一月之中三暈兵分爲三　日始

出而暈其國有死君不則有亡師　日始出其
上有暈如車蓋其日必雨　日朝夕暈是謂失
城有兵主人不利　日暈而珥宮中多事後宮
爭七日不兩審察宮中　日暈而珥於軍上將
軍勞有破軍　日暈而珥先舉兵敗戰則珥所
在之方勝　日暈而珥貫至日有殺將兩軍相
當　日暈右珥王侯有喜人君有私事在後宮
日暈內珥不出六十日有大喪　日暈有兩珥
有謀叛者　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者兩
軍勢等厚潤鮮明偏者喜　日暈左右珥皆
如車輪兵起其國亡城兵車滿野　日暈而珥
如井幹其國亂有兵大戰一珥爲一國兵戰二
珥二國兵戰三珥三國之兵同攻其國　日暈
而珥有雲穿之天下名士死　日暈而珥白雲
掩映天下有大兵　日暈而珥下有黃雲人君有
喜期百二十日　日暈兩珥有黃雲貫之不出

三日貴人有死者　日一暈兩珥有貫日黃氣不出國多妖孽有大疾大喪　日暈兩珥聚雲其中其下城圍　日暈兩珥而在外若外有聚雲不出三日城圍中出戰　日暈中有四珥將亡敗跂立侯王　日重暈兩珥有兵爭　日重暈中有珥天子有喜　日暈有三重而珥國有叛者　日交暈而珥天下兵起有兵則敗　日暈且冠王者有秤謁若立諸侯有德令大赦

日暈且戴人主有德令　日暈而負其國喜得地　日重暈有四負國內亂三日內有雨則不占負者赤氣如半暈狀著日上也　日暈而負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　日暈而珥且戴天下有立侯王若自立者其分益地　日暈而冠三珥天子有喜有大赦亦為秤大將軍　日暈且戴有氣如珥形中赤外青其名曰琪皆黃白潤澤有獻寶玉奇璧者　日暈

有冠兩珥有纓貫珥中下交日下天下有名之臣死不出三十日有赦　日暈而冠且纓國有喜兩軍相當為和解　日暈四抱有貫耳且紐人主有喜　日暈而抱抱為順王者有喜子孫吉昌政令行兩軍相當得抱者勝　日暈有抱貫虹在日西西軍勝東南北亦如之　日暈且抱天子有喜將相和協遠人來　日暈有玦而不順君臣乖離臣外其心其國兵起先舉者敗萬人死其下　日暈有四玦在外之兵悉敗散

日暈有背兵起其分失城兩軍相當背所在之方敗背在暈內內臣叛在暈外外臣叛　日暈有背在暈內其端出暈反者其內出事成不出者事不成兩軍相當則為軍中有欲反降於外者　日暈有二背將死軍亡背在暈中臣背主命　日暈四背在暈中有內亂　日方暈如井幹而上下聚二背將叛軍亡　日暈而抱且珥

易上將　日暈而外有珥且抱圍城者勝　日暈而暈中有珥一抱受圍者勝　日暈有六珥抱黄白潤澤内赤外青天子有喜軍不戰而來降者色青將憂色赤將兵争色白將死色黑將死　日暈旁有珥下有抱天子有喜得地　日暈四背白氣干之其端青赤　與臣共謀爲逆　日暈有直在兩旁其國有自立爲侯王者封賞左右　兩軍相當而日暈有直直所在方勝若戰宜居其厚而擊其薄　日暈有直爲破軍貫中爲殺將　日暈外有一直臣欲自立内青外赤則不成内赤外青則成　日暈有二直有二人欲自立明者成色里不明者死　日暈外有直而黄白氣承之則爲立王　日暈而有三直有欲自立者不成　日暈而有四提大將軍出奔　日暈而抱且背兩軍相當得抱者勝得地　日暈有背一玦臣有叛者出暈則事成　日半暈一背一

玦臣有邪謀不成　日暈有四背玦在暈内内臣叛在暈外外臣叛　日暈中有兩背兩玦又有半暈臨日有叛臣中起不成　日暈有三四五六背玦其端盡出者叛從内起　日暈而有戴且抱珥其色内赤外青光色潤明者其國有喜　日暈而珥有兩背玦在暈中其國戰不勝而有叛從中起　日暈而中有兩珥背玦有叛者從中起不成　日暈有四珥四背玦六十日臣有兵謀有急事閉關不行使天下更命　日暈上有珥且背有兵兵入無兵兵起　日暈而有赤雲如破車輪向日爲内提内臣叛背日爲外提外臣叛　日暈抱且玦得抱者勝戰則順抱擊玦　日暈重抱而有玦兩珥順抱擊者勝　日暈而抱且珥或玦有虹貫之順虹擊者勝　日暈而冠三重日下有虹長數丈不出其年有叛者有兵饑貴人絶無後　日暈再重而有珥白虹貫之有

大兵大戰橫尸滿野天子大憂　日暈三重而
珥其國有叛兵亡其市邑　日有交暈而珥天
下兵起有兵在外者罷　日暈有一抱一直一珥
入主且有所立　兩軍相當而日暈有抱有背
有珥有直而有虹貫之皆宜從虹而擊之　兩
軍相當而日有冠珥及纓者皆為私解抱戴則
有喜　日月無精光而有赤青暈虹蜺背玦而
在心宿度中是謂大盪其分有大兵及大喪其
國大玦　日暈有雲在旁色黃白吉青白兵行
黑白內亂青赤兵解青黑兵戰流血　日暈有
雲氣從外入者外兵入從中出者內兵出圍城
而有雲從外而貫暈入者外兵戰勝　從內貫
暈出者城中兵戰五色同占　日暈有五色雲
如杵貫日從外入外人勝從內出內人勝兵不
在外無兵出入亦為有相謀者　日暈有聚雲
不去不出三十日兵起　日暈有聚雲從外入不

出三日圍城　日暈有聚雲如羽如毛臨日不
去其國有大兵憂　日暈有雲如人在暈中背
日者臣叛暈合不得去不合則脫去　日暈有
雲如人在暈中向日者忠臣受命出使還在
暈外遠使還得王色有喜不得王色者有憂
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攻城不
勝　日暈有雲氣如臥人在暈上其國敗在暈
中君憂暈外臣憂　日暈不合有雲如牛從
暈外來入暈內有叛臣　日暈有雲如牛居暈
中不出三日寇入城無兵在外防奸客　日暈
暈中若外有雲氣如死蛇屬暈大將死不利
先舉者　日暈有赤氣如戟臨日其下兵起
日暈有赤氣如四豹交日中中國君憂　日暈
有赤氣如建鼓貫日大旱三年　日暈旁有赤
氣如節如旗狀在外亦曰蚩尤之旗兵且內起
亂　日暈有赤氣當暈中臣賊主赤甚者以兵不

甚者以藥　日暈再重有赤雲從中出暈外天下兵起　日暈有黃氣承之爲得地不出其年　日暈有雲如錦文潤澤從外入有文書喜至從中出天子使以喜事出枯乾不明則有憂事　日暈有雲氣如樹居暈上兵起客勝　日暈有雲氣如懸鍾將死如幢如節如槊星所在方軍散敗　日暈有白雲如華蓋臨其上者攻城則城降　日暈有白氣交暈兵在外大戰順氣擊者勝　日暈有白氣抱暈左右相對兩不戰各謀退　日暈旁有雲氣圓如鏡狀內兵有謀叛者　日暈旁有青黑雲氣來掩日有賊來砍營預備之勝　日暈有銳氣如鋒四出國君亡地分裂以日宿占之　日暈有白虹貫日虹所起有叛者　日重暈有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日暈有白虹貫暈從虹所起擊其所指破軍殺將若虹貫暈不至日順虹擊之得小將虹貫出

暈外從所出處順虹所擊之勝　日出暈有虹主人分地　日入而暈有虹諸侯分地　日暈而有二虹貫日有兵起客勝　日暈而有三四青虹從外入貫暈順虹戰勝　日暈有四五白虹從內出暈城中人出戰大勝　日暈有六七白虹貫徹之不可圍城城中人出戰勝　日暈而有烏見軍敗君死期三年　日珥而有暈白雲氣或風寅者後妃謀主天下亂　凡兩軍相當必謹候日月暈氣知其起止遠近遲疾厚薄大小枯澤長短抱背多少有無虛實久亟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澤勝枯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重背大破重爲和親抱多和親者多背多則天下不和者多背於外者離於外背於內者離於內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　日暈明而

夂内赤外青内赤外青外人勝内黄外黒内人勝内黒外黄外人勝外白内青外人勝内白外青内人勝内黄外青外人勝内青外黄内人勝内白外赤外人勝内赤外白内人勝 日暈周匝為勢均偏厚為偏有福厚在東東軍勝西南北亦如之 日暈黄白兵不戰而和解青黒為和解分地純黄為土工人不安色黒有水陰國勝 凡日暈内青外赤為順宜戰内赤外青為逆宜守 凡攻城遇日月暈謹視之有雲從外入急隨雲攻之勝若有雲從中穿暈而出則宜防城中兵出 日暈形如人人主信讒用佞而遠賢臣 日暈隨邪人進用 日暈散如花其分破亡 日暈上下断絶不相續將軍妄行刑罰枉法於軍 日暈曲下垂三垂向下軍中妖言兵將相惑 兩軍相當日暈如毛向外射主人勝客不勝軍多疾死

日變異占

日變色其分有軍軍破無軍喪其侯王 日青無光其分饑疾主奪勢隋文帝仁壽四年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月乃復帝崩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 日色青黄則君闇善不與 日色變赤有兵爭亦為號令害民之所致 日赤無光所臨之國不昌大旱兵起 日赤如赭兵車滿野將死民怨而天下旱 日赤如血有喪臣叛而盜賊生 日赤如火炭主以急見伐 日初出赤如火影照地赤其分國亂亦為有兵流血 漢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日出赤至二月癸未日朝赤夕入又赤夜中月亦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破有光燭地赤黄後乃復是時内有趙氏之寵外有王氏之專乃漢祚移於王氏也

漢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影其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是時信閹官大殺忠良遂亡漢室　日色變黄閹刑廢孽謀作奸　日黄無火崩地動　日黄濁氣布散人君有妻黨之孽　日有黄光照地其國土工興　日色變亦黄有旱亦為火灾

晋明帝大寧元年正月乙卯日暈無光癸巳黄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臣下有陰謀〻〻辱王敦凌上卒伏其辜　日色變白君弱下貪臣下有奸謀四夷動其分有亡諸侯兩軍相當其分軍敗將死　日有白光國主憂喪　日色變黒君悪見于民主令不行其分大水民半死　日黒無光臣下為政　日有黒光兵多死不出六十日有大水傷谷所見之國糴貴十倍　日色變紫夷狄内侵兵將用　日色變黄濁黒光動揺為風雨不動揺為憂病不明國有暴怒之令

日色變乍赤乍白各滿十日臣伏兵謀君　日光四散赤如血所照皆赤為賊入宮主以急兵見伐有流血　日影如紅其國乱

晋懐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黒氣掩日所照皆黄五年三月庚申日光四散如流血所照皆赤是時天下大乱帝卒辱于虜庭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日光四散如流血至明年三月宇文化及弑帝于江都諸王及宰臣皆被戮　日無光主勢奪讒臣被行五穀不成盗賊並起李應時曰冬月陰盛日多無光不可以同例占也春夏無光尤急　日光芒諸侯叛群禍起　日出東方二竿亭〻無光曰日病其分主病日黄無光是也　日至中無光人君徳政不明　日未入西方二竿亭〻無光曰日死其分主死朔日日蝕是也　日久無光天子蔽塞臣擅權國將易　日暗無光天雲晝

赤有兵興三十日若有兵君亡五十日兵大起
人流亡九十日社稷亡一百二十日其國為墟
日晝昏臣叛君　日無雲光不見匕三日有大
喪有賊國　日晝昏行人無影至暮不止者上
行急下不聊生不出一年大水下田荒　陰雲
沉濛日月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有雲障
而不雨此為下有陰謀兩軍相當士卒內亂
日已出欲出天雲赤黄色其名曰日空其下必
有移民去者　日已入而有餘光赤黄倒映名
曰反照地其有叛兵　日入照久赤雲四方盡
赤其分大旱兵起久旱而有赤雲遍天照映山
谷則來日有雨　日氣如虹中而下至地其下
兵大起　日中有火光氣見其國左右大臣有
叛者　日生彗五色君有大福天下大穰　日
上芒如舉大君大昌　日上出黄芒天下攻戰
得王色君有福得因死色君有憂　日生芒角

主人兵不利臣謀主不出三月　日垂芒有戰
日有四角不出二年兵飢　日有六角大亂兵
起　日垂爪兵起　日白足有殺諸侯軍在外
有破軍死將　日赤足有舉兵臣反輔相奪
日青足其分疾疫　日黑足將軍死　日兩足
庶雄起　萬曆乙未九月初五甲戌日入生監
其色赤也　日中烏見主不明政國亂其分有
會王者悪之將軍出兵遇之兵敗將死
陳文帝天嘉七年三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四月
甲子有交暈白虹貫之至癸酉帝崩
晉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
中有三足烏見五日乃止是時江右建國胡夷
竊據中華　日中烏在外天下大國受映哭聲
沸天　日戴光久下有殃不出三年　日中有
黑子黑氣是謂陰盛陽衰天子悪之乃臣不權
君悪善令不見百姓悪君致此

晋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後五胡乱華
晋穆帝永平元年正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如桃
者二枚時天子幼弱不親國政黑子屡見至升
平三年丙午日中黑子大如鷄卵依而帝崩
日中有若飛鷰者下有廢主　日中有如人立
者君慎左右
晋惠帝元康元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鷰者数日
乃消其後懐愍廢死之徵　日中有如人行者
臣叛主　青氣如日状如两烏君重立　日中
黑子若黑氣乍立臣謀君乱政爵賞不平所致
日昏無光夷狄入主中國　日中有人黑身黑
衣杖刀而立人臣失位　日無光中有物或青
赤或黄黑大如瓜躍世主絶命
漢靈帝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
中五年五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氣如飛雀数日
乃消是時帝失德用閹宦禁錮忠良　日消小

所當國君死　日分而為二君死臣争天下分
日輪缺有萬人死其下不利先起兵　日夜出
是謂陰明天下大兵紀綱絶滅洪水流行夷狄
入主中國
晋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有青黑珥是時群胡変乱中原板蕩晋止有江
南又逼於強臣王威不振含垢忍辱卒以憂崩
日再出再沒國亡君死兵起主降于臣　日夜
出者有物如日非真日也　日下而腳上國大
乱　日出非其所政令不行天子失國　日不
出君死臣争　日隕於地天下分裂天子亡國
晋愍帝建元二年正月辛未寅時日隕於地又
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
三日並照虹蜺弥天于是帝再蒙塵天下分裂
両日並出諸侯有謀是謂滅亡天下用兵無道
者亡　三日並出天下三分　衆日並出天下

分裂　兩三象日者有物如日非真日也　日
闘其分兵起大旱天下大亂天子失國不出三
年夷狄兵起有軍在外其下有椓城大戰無軍
為兵起國亡　日闘者烏出復入也有象日之
氣离而復合合而復离來往凌突以冲擊也
日光相蘯天下易主
晉元帝大興四年二月癸亥日光相蘯明年王
敦反武昌帝崩　日無雲至暮不出天下大亂
天子亡國　日薄非朔而食日薄别為陰氣所
掩乃人君失德所致為亡國死君出軍遇之軍
敗其災甚于晦朔之食
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至十
七日己卯日食趙王倫篡位國祚遂亡夷狄争
雄天下大亂
日食占
李淳風曰日依常度食者月掩之也臣下蔽君

之象人君當慎防權臣外戚在左右者其食雖
依常度而災害在於國君大臣人惑疑之日月
虧食可筭食分多少早晚起復莫不先期知之
此豈天災之意耶夫月毀于天而魚腦㓕於泉
陰陽之氣迭相感應自然之理東風至酒白溢
東風非故為溢酒來也風至而酒溢象見于天
而事應于下理固然也有道之君脩德而無咎
暴亂之主傲雪而成災譬之陽燧取火方諸取
水以他鏡求之而不得感召之理信不誣矣
日食者陰侵陽下凌上臣犯君婦凌夫之象日
食則無道之國亡　日食從上起為臣失君天
子當之從旁起為君失臣從左起多火災從右
起君政暴從下起君失民女主自恣臣下興師
動衆失律將軍當之　日食色青民多疫色赤
強凌弱有旱災色黄土工興色白民相賊害有
小兵色黑小民多恐有水災　日食從中起内

有伏謀色青中止色黄受誅色白事覺色黑逆謀成　日食少半諸侯大臣亡國失地相逐　日食過半天下之主當其灾　日食半有大喪　日食不盡強國失地　日食盡君死天下喪夷狄入制中國　日食見星臣殺君天下分裂　日食東方東方之國灾西南北亦如之　日入地而食大人當之　日從地下食出而虧當有大兵視其虧處以占兵起之方　日始出而食是謂弁光齊越之國受兵亡地　日中而食荆魏受兵亡地　日餔而食兵將罷　日食而有氣如虹在日上者近臣謀上　日食而暈旁珥白雲來去掩映天下大亂兵大起臣弑君君失位　日食而旁似白兎白鹿守之者民為亂臣逆君不出其年兵起　日食而有風雲冥晦有似群鳥守日名曰天鷄后妃外戚謀主易位數視動靜欲行其志　日食而有雲如虎守之臣謀君近期三月遠三年　日食而有雲如坐人於上者君安居下者臣安　日食而旁有黒雲繞圍者臣下無君　日食且有天雲垂下者民飢賊起　日食而有交暈貫日中兩軍相當後起者勝　日有四珥從上而下天子起兵從下而上天子有大喪　日食有珥有雲冲之甲乙日白雲天下大兵丙丁日黒雲天下大水戊己日青雲人主死喪庚辛日赤雲兵大作天子有繫壬癸日黄雲土工興天子憂　日食而大風地鳴四方有雲宰相爭權謀反　日將食而地震裂日色昧而寒乃濁者方伯專恣行殺害君不能制　日食已風起地動大臣專制諸侯不臣有亡君　日食而大寒且在平旦中國飢夷狄為亂諸侯叛逆　日食既而寒天下飢盜賊大人惡之　日食而有星墮彼上賦歛煩數下民屈竭君弑國亡　日食而雷國亡　日食而

烏見天下大喪　日食而陰實臣蔽主　日食
而大風亂從中起　日食兩軍相當陰國勝陽
國敗　日食以四時相日食國相死以王日食
人主亡以囚日食臣凌君以休廢日食民多疫
日食四時十二月十二支十干占
日春食年大凶有大喪女主亡夏食諸侯多死
天子有憂秋食有兵戰大水主將死冬食多死
喪夏食陽為南國陰為北國是謂禍國　日食
正月大臣死不死則黜王者受朝之日其占重
二月人多病三月旱亂四月旱疫王者惡之五
月兵起東北一陰始起其占重六月大臣死七
月大水壞城郭八月有兵起天下更始期三年
九月民飢疫十月冬旱十一月王者亡地臣為
逆十二月其下有兵　日食子日兵起丑寅卯
日皆旱辰巳日火災午日兵起未日大水申酉
日皆為兵戌日旱傷亥日小人用事　日食甲

乙四海之外丙丁江淮海嶽戊己中州河濟庚
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其下君當之　凡
日食兩敵相當即從食所擊之大勝　日食復
生日光者日光復也我君居之擊敵大勝凡日
食不可出軍日方食而出軍必敗當害氣故也
日食三虧三復者相凌侵也其兵從食處擊之
勝
日食六十日占
甲子日夷兵起乙丑日諸侯欲弒其君在西北
方兵行不勝丙寅日旱蝗丁卯日旱蝗戊辰日
有同姓近臣欲謀君地動在東南己巳日火災
庚午日兵起辛未日水潦壬申日諸侯相弒在
東北癸酉日大兵行於西方潦雨數降　甲戌
日近臣謀君事覺而獄乙亥日子欲為逆而身
受戮有陰雨天下亂丙子日諸侯相殺兵起東
方後有大水丁丑日三公有憂戊寅日歲旱多

大風己卯日東夷弑君有兵庚辰日兵旱辛巳日后宮有謀壬午日久雨癸未日臣謀君在東方有小兵　甲申日司馬謀逆有小雨在晉乙酉日賢人遠退丙戌日同姓近臣不臣後有大旱火從天墮丁亥日有謀逆戊子日後宮有憂己丑日兵起西方下民憂庚寅日將有災小旱在東南辛卯日民伐主壬辰日東方大水癸巳日諸侯相伐　甲午日南夷殺君後有大旱乙未日政暴民反有地動丙申日諸侯叛亂夷狄內侵歲旱丁酉日臣謀事敗有兵起西方戊戌日后妃憂己亥日天子憂庚子日庶謀嫡不成後有火災辛丑日君疑臣三公免黜壬寅日大臣驕恣天下苦兵癸卯日化國廢主　甲辰日王后爵命絕有大水乙巳日東國兵起丙午日民多流亡丁未日王者憂戊申日地動諸侯爭己酉日西夷弑君有大兵西行庚戌日臣下相侵辛亥日近臣憂壬子日女主憂純水之日其陽不魁將有大水之災癸丑日水滌為敗　甲寅日臣歲有謀叛者乙卯日雷行霜不殺奸人入君宮丙辰日帝命之極武王乃德丁巳日其下有聚兵戊午日后妃專權己未日其分失土庚申日夷狄內侵辛酉日奸邪欲起群妃謀主壬戌日小人用事癸亥日天子命終王人更起有大水　日月俱食有亡國月先食陰國亡當之日先食陽國亡當之陽日食君亡陰日食女亡晦日日食大臣執權天子惡之

月占第四

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照夜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配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近日則光歛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光滿為其守道循法而躰勢伸也當日則食猶臣僭君道而禍至於

虧蝕也盈極必缺示其不可久盈也行有弦望晦朔遅疾陰陽政行之等威也日則一日行一度月則一日行十三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四百九之四此平刑之大率也人君有道人臣奉法則月行依度臣下執权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权則月行或進或退此其大畧若推求晦朔弦望等術皆著于曆法茲不勝載獨取其占候焉

月旁雲氣占

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主有喜　月有珥青為憂白為喪赤為兵黑為亡地黃為喜　月有兩珥其下國主喜兵在外則勝　月有四珥其下國安有喜　初十日月有三珥其國有喜四珥女主憂不則天子有立諸侯　月昏而珥天兵大起不出六十日　月夜而珥邉地有恐　月有白珥其下城降　月左有珥臣與君青衣北宮奸　月右有珥臣與君青衣南宮奸　月冠而珥有大風人主喜　月戴且珥不出百日人主喜事　月有背玦臣欲為邪其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則為謀叛見則天子宜備左右　月有抱為順有背為逆抱且背為不和有欲忠者有欲奸者　月有四玦不暈臣下有謀不成　月有四提天子無後天下亡國主憂　月有六提天子遊行天下　白虹貫月大兵起大戰將死在夏為旱在秋民不安在冬女后有憂在春年內五谷不收　赤白氣貫月在春夬在女主有白衣會在夏大水在秋為風在冬人主納妃為后　黃氣貫月皆為女主強盛　黑氣貫月在夏有水澇女主不安春秋冬皆為雨水不則其內多陰　青氣貫月在冬女主昌　黃色抱月上下過女主大昌不利社稷　黃氣繞月上下或如虹射月或穿月過或月上下有五色雲氣

蔟月或月暈五色四時鮮潤光彩或月生黃氣高一丈二丈以至五丈之上或黃氣如暈四月皆陰盛陽衰人君重女色輕社稷此氣數見則女主待政政在后　月始出有黑雲貫名曰繳雲或一或二不出三日有暴雨　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如獸禽狀其名曰綦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南戊己中庚辛西壬癸北　月下有氣如人相隨是謂西戎其下國分諸侯當之　月下有氣如飛鳥其分無君　月上有赤黑氣臨月當其地有亡軍　月旁有白雲如杵抵月六十日有戰破軍殺將　月旁有多赤雲如人頭兵起大戰流血白為兵起黑為大水　月旁有白雲及蒼黑雲氣或一或二大如厚布抵月其下有圍城板邑　青雲刺月是謂賊害主受其殃五谷不成　赤雲刺月是謂仇賊　黃雲刺月女主有憂　白雲刺月其下君亡　黑雲刺月多陰雨　黑雲繞月女主災　黑雲似暈回月或射背女主不安七月內有雨不占　凡月不暈而有抱戴冠珥承履者君安臣順后宮齊一女主吉昌

月暈占

月暈而珥皆為兵起　月暈謂之遊巡人君之政和平則月終歲不暈天下人安月暈者臣下專權之象月暈則受沖及所在國皆不安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有暈月暈不以其日不出三日內當有暴風雨　月暈七日內無風雨則兵起土木興　月暈黃色將軍有喜益祿進爵　月暈赤而有光孔子起兵攻城城降　月暈中赤外青群臣親附外赤中青臣有奸心　月暈關者其國君負約　月暈東向風敗五谷西向有風雨害五谷北向為水南向旱風　月暈正偃天下有兵無兵人主凶　月

暈色明王者自將兵　月暈再重天下有大風
兵起　月暈三重天下起兵有拒城有亡國
月暈四重天下易主　月暈五重女主死不明
有大憂　月暈六重國失政天下有喪　月暈
七重天下有急天子有憂　月暈八重以至十
重兵起流血天下更主　月暈一重下缺不合
上有冠戴旁有兩珥白雲連環貫珥國有大兵
大戰流血其地紛紜不出一年　月暈再重赤
雲繞之沖之有軍在外大戰萬人死其下　月
暈再重有背有反者背在內私戚于內背在外
私戚于外　月暈三重其外赤而中濁不散者
軍聚會　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常以
十二月八日候月若暈再重大風兵起災在內
女主用事　月有兩暈不合其月有水
月有交暈赤色有光其國不出三年被兵
月暈色黃有交暈所宿國受兵　月色黃白有

交暈一黃一赤所宿國益地不出二年
交暈貫月有軍相守從貫擊者勝殺將　月
暈如連環兵起爭地　月暈連環一二至四五
皆為女主昌　月暈三連環接黃色天子溺愛
寵妾僭為后后族盛強其國危亡黑色來年大
水五穀不成赤色為兵為旱　月一歲有連環
月暈至四五其色青赤或赤黃淵澤皆為女主
昌欲移國祚
月暈如連環有白虹干暈不及月女貴人有陰
謀作亂有向衣會宮中多怪
月有白暈連環接北斗其國大兵有大戰流血
其下亡地　月暈連環貫北斗魁大臣下獄民
流千里　月暈連環及三台五車北斗文昌
皆為女主昌人君弱后宮有喜亦為有赦
令　月暈兩冠天子有喜多大風　月暈一珥
得珥之國失地

月暈兩珥先起兵者勝　月暈不合有兩珥其
國大水不出一月　月暈有白珥上將戰死
月暈而珥有白雲如虹貫之天下有大戰以日
宿占國　月暈有抱珥在暈外、人戰勝在暈
內、人戰勝　月暈有玦臣叛兵起
月暈一重不玦上冠旁有珥兵起　月暈而有
赤雲如火其地圍城降　月暈有白氣入暈攻
城者勝從內出城中兵勝　月暈有雲橫貫之
兵起者勝　月暈有雲如布或二或四暈及月
有兵從之來勿當之當者兵必敗　月暈有白
雲氣交虹貫月大將暴亡軍敗　月暈有白雲
如杵抵月不出其年有女喪　月暈而有流星
出暈中其國貴人走有流星入暈中臣走在外
者還　月暈有雲貫暈蔽月不出其年國有喪
月暈而有流星交入暈中或落月上下其分國
亂　暈而不風大臣起兵　月暈天無雲有流

流星過月上其國有喜　月暈而有流星橫度
暈中諸侯有亡國失地者　流星從月暈出其
國有憂赤色拔城黑色破軍　月連環暈有流
星入之外國有使來出之天子後宮得子孫流
星色黃明潤澤為喜　月暈有客星在月北、
國勝在月南、國勝　月暈有虹蜺來之以戰
從虹所擊勝　月暈有虹蜺直指有破軍重月
破軍殺將　月暈有白虹貫月兵大起將軍野
死　月暈先合而後消所在方勝　月以正月
三暈日所宿國小熟五暈大熟二暈有土工
月正月甲乙日暈人疾疫丙丁日暈戊己日暈
土工庚辛有兵壬癸大水江河決溢　月春暈
木星夏火星秋金星冬水星四季土星皆為其
分有殃主死自亂　月庚干夜暈有赦
月暈田角亢大將憂　月暈向角亢氐天下士
卒多死　月暈向角亢氐房心五宿以丑寅月

有大赦向四宿有小赦　月暈回房心天子國
兵起廟堂　月暈房心而勾氐宿有大赦
月暈房勾及箕大風地動　月暈亢及心尾四
足虫爲害不出其年國易政山崩　月暈尾箕
人疾疫　月暈回箕斗兵從東方北方來者勝
南方來者敗　正月暈回箕斗五谷不成
月暈回南斗大將易　月暈回牛女絲綿皆貴
牛多暴死　月暈回虛危有兵謀不成　月暈
回室壁風起大水且至　月暈回奎婁其地大
疫水虫多死　月暈回胃昴畢有德令不則有
反者兵起　月暈回昴畢參不出三年人主憂
月以大歲所在日辰暈畢至五車一星小赦及
三星至五星大赦　月以建子之月暈畢至參
及五車皆在暈有大赦不盡入有小赦期在來
年五月　月暈向畢觜參弓弩貴　月暈回參
井多水霜　月暈向井鬼其年旱　月暈回翼

軫軍在外戰亡偏將　月暈回軫角先起兵者
不勝有赦期一百二十日　月在角暈回北斗
大臣有誅者　月暈環北斗魁第二星天子立
妃爲后　月暈回北斗柄三星有大風雨不則
大臣有黜死者　月暈環天市房心貫索天子
宮中防火　月暈昴畢參井五車來年五谷熟
女主恣　月暈貫北斗輔星大臣下獄　月暈
回太微翼軫少微三台女主大盛喜在后宮
月暈回北極五帝內座臣專權謀蔽主明天下
不安民起　白暈貫月王者惡之　月暈回紫
微垣門主文昌有赦令　月四時壬癸日暈皆
爲大水　凡月暈有非常氣色皆爲后妃有謀
黑氣如群羊群豕如飛鳥在月傍不雨凶奴
兵起　凡日暈黃紫或吐紫氣或黃赤氣應日
上或繞日或日出入常有紫雲或黃雲氣輝光
射地　日光入大明皆爲君安國昌之象暈伏

精盛而抱者故有王色即為喜氣　月者女主
承君者也陰盛則佞陽非常之氣不宜常見故
喜在后宮然非社稷之福也

月暈五星占

月暈五星皆為兵星色明容勝不明主人勝暈
色明不明亦如之　月暈歲星則主病余貴三
侵之相死五侵之君亡　月合歲星在氐而暈
不出四十日有德令　月暈歲星在奎有赦令
軍在外若月暈歲星色赤主人戰敗　月暈歲
星而食天下飢有大戰女主憂月食歲星而暈
亦如之　月暈熒惑女主凶兵在外大戰無兵
大旱兵起三侵之相死五侵之君死　月暈熒
惑又犯之將軍憂亡　月暈熒惑而犄提在其
中天子之兵橫行天下大亂諸侯分政有興兵
與上爭立者　月暈熒惑而食其分破軍亡地
凶　月食熒惑而暈亦如之　月暈填星所在
兵起戰不勝不則后妃憂三侵之相死土工大
動兵起女主憂　月暈填星而食天下兵興不
則女主死其分土工興月食填星而暈亦如之
月暈太白其國受兵戰不勝星色不明客敗明
而有角則客勝　月暈太白而星月合其主將
容死于外境三侵之相死五侵之君死
月暈太白而食有兵大戰國亡月食太白而暈
亦如之占也　月暈辰星所宿國有水災在春
大旱憂主死秋大水冬大喪　月暈辰星在角
亢重連環大臣有陰謀　月暈辰星再合其國
兵敗主死亡若冬月暈辰星而暈色明其分主
死國亂　月暈辰星而食為大水大饑有女亂
月食辰星而暈亦如之　凡五星與月同宿或
月暈月食皆以木為饑荒火兵旱金喪兵土土
火大澇占之

月變異占

月變色將有殃其國有憂青爲饑赤爲兵旱白爲喪黑爲水疫黄潤而明則有喜黄燥爲風旱

月始生而色青其分疫五谷貴色赤其分居憂色黄其分有立王色白其分亡地色黑其分有水

月滿而色赤爲兵爲旱

月赤如赭大將死野

兩軍相當月生而黄主人受殃月二十八日色黄客受殃

月無光臣作亂其分有死王

月生而無光其下多死亡

月暈而無光是謂大盪其下有兵喪

凡攻城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

月光如振炬火其下亡國王

月晝明奸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强中國饑饉天下謀僭

月生三日其中縷如絲布狀其野虚兵盡出于外主人不勝

月出非其所行非其路皆爲女主失行奸通內外陰謀其主小國兵强中國民饑下欲僭權

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其中曰天衢南二星間曰陽環其南星之下曰太陽道北二星間曰陰環其北星之上曰太陰道月由天衢天下和平行太陽道則爲旱喪行太陰道則爲水兵

月生正偃天下有兵、合無兵人主凶

月出地中庶人出爲天下王

月初生而南向羅貴在其月有兵戰則南方勝

月始生而上大者上旬糴賤下大者下旬糴賤

月始生而小光大者水災

月始生而已半女主强陰國利

月始生而見東方天下兵起

月始生而盛月始生而見南方米貴在其月

明女主持政

凡月主三日而始見若三日不見至七日而始見天下兵起十五日始見國滅

月失行小人用臣不奉法后妃專恣夷狄侵叉

凡大月八日昏中小月七日昏中過度有兵不及度有喪月主三日四日而昏中天下有急兵臣下專恣

月五日而昏中兵起在外戰

月六日昏中饉貴兵起戰不勝　月十二日而昏中下謀上事成　月生八日上弦天下大安

月生十日而不弦戰不勝將死　月六日而弦大臣專政不用王命　月九日而弦以戰主人勝客人勝　月未當上弦而弦兵大起未當下弦而弦臣下多奸　月當弦而不弦國有大兵

月上弦後盛明君無威德臣執權民背君及其臣　月十五而望天下安寧　月十四望主更令期一年　月十六日望國不昌　月未當望而望是謂更令宗廟易從兵宜攻他人　月當望而不望攻他人者有殃所宿國亡地　月當盈而不盈君使臣有大旱之災　月未當盈而盈臣欺君有兵　月生三日至七日盈其分君亡　月未當缺而缺大臣戮女主黜諸侯世家絕　月當虧而不虧陰盛臣強君奪勢兵水波揚　月下弦而不弦奸臣專國政

月未當生而生臣下專恣　月始生天中上謀下事不成　月前望而西缺後望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法侵奪主勢天下有湧水兵起其沖　月入八日北向陰國亡地　月不盡八日南向陽國失地　月大而体小者旱　月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猶見東方謂之朒又謂之反匿朓則侯王其舒言政緩則陽行遲陰行疾也朒則侯王其肅言政急則陽行疾陰行遲也舒者臣強專政肅者臣惧太甚　月太盈君惡之　月太縮臣惡之　月在地中帝王弱

月出侵入其分大亂　月毀為三四將相伐主天下分亂　月毀為二將相有謀　月分為兩無道之君失天下　月墮于天國有憂大臣亡

兩月並出大臣爭權有兩主立相去二寸臣戮其主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

有兩月重見是時帝寵趙氏政歸外戚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有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後為侯景兵逼卒以憂崩

隋煬帝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有兩月見于東方相去二尺許在箕斗之間俄而楊玄感起于黎陽天下大兵交作　數月並出國亂亡三四五六月並見天下爭立帝月在東方有小月承大月小國毀大國伐之為上凶　月在西方有小月承大月小國勝大月承小月大國勝　凡兩月以至十月皆有物如月非真月也　月兩弦中間光盛而重多或三四五六以至十月皆為天子政在諸侯天下分裂　月閒其下有流血　凡月中有非常氣色皆后妃有陰謀事　月中有如人行立有兩主爭容勝　月望而中蟠兔光不見者所宿國大水城陷民流女主宮中不安

月生基其國昏亂　月生芒后族擅權天子有憂　月上有黃芒皇后有喜　月生角天下兵起國受殃　月生四日而有角刺如茅狀其國有弑逆事　月上角大主勝下角大賊勝月生四齒王者左右有謀女主后妃亂政天下兵起

晉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日生齒乃桓玄篡位之徵　日生足其下君憂失德　日生赤足臣下有得罪者　月生爪諸侯謀叛　月生刺臣生中國兵在外將防刺客　常以月十四日夜候月中有氣如飛鳥其地無君者　月中有黑子黑氣大如桃李臣有蔽主之明者月薄女主憂大臣失所志無交而食曰薄或逆望陽氣侵迫赤黃無光慝氣薄月也軍行遇之宜收軍不爾有謀反者　月無雲而影藏昏暗人君昏耗不明之象法令不行將有死亡之兆

若救氣寒慘者必有大咎三日内有雨則不占

月蝕占

月食陽侵陰兵刑失理臣下有咎人君宜嚴号令省刑罰否則其鄉有拔城之戰月食後三日内大雨其災解　凡師出門而月食宜收軍固守其分軍大敗將死　月食盡君有殃　月食不盡臣當之　月食中分不五年有變兵

月食太半以上大水以日占國　月食以旦臣及太子當之　月食以夕后當之　月食起南君子悪之起北方女子悪之起東方少壯者悪之起西方老者悪之其地皆為疫疾死亡

月食青色人多死五谷傷赤色君為咎不出一年不則旱黄色有立諸侯白色其國有喪黒色大水　月食而赤如血有叛臣　月食東方其

月中有悪氣　月食西方主人利　月食開旦暈君悪之有軍必戰無軍兵起

月食而有氣從外來入月中主人不利從中出外者客不利從南行南軍不利北東西亦如之氣所向之方敗　月初出而食將敗于野出軍遇之軍敗　月食陰宜而不見臣掩其過

月食陽國勝陰國敗　月初生三日而食是謂大殃其國有喪　月初十至十四日食天下兵起女主凶　月不望而食或望後食其國大水溢大臣死后妃有憂以日占國　月食望前天子弱大臣強不能立功成事　月未盈而食陰道消女主憂　月過盈食盡宮中有憂　月食而有煇氣以食色蝗虫主大臣災有大水以日辰占其地

月食四時占

月春食歳悪君憂　月夏食旱虫主秋禾不成

月秋食兵起亦為邊有兵西方災　月冬食其國饑女主憂以日辰占分野

月春食東方夏南秋西冬北皆分兵起

月食十二月占　武密占

正月食有旱災賊從其方起二月食貴人病魯國惡六畜貴三月食大人憂楚國惡絲綿貴四月食民饑五月食旱梁國惡六畜貴七月食兵起陳國惡絲綿貴八月食鄭國惡魚鹽貴九月食兵起韓國惡十月食兵起衛國惡拾壹月食女主喪燕趙國惡十二月食有大水秦國惡

月以甲乙日食多雨禾麥傷丙丁日食大旱戊日貴大臣下獄己日食山崩壞城郭大水溢內臣黜后不康臣民災皆以日支占分野庚辛日食有兵壬癸日食歲和月食在辰巳地来年麥傷食在午未地禾稼凶食在子午女主當之月食于午卯酉地大水損禾稼壞城郭有疾疫以日辰占其國分　月食在地中出而虧天下大饑　兩月並食天下大亂無兵、起有軍在外其分大戰拔城　月食出戰軍敗亡邑食盡將死不盡軍敗凡月食用兵從食處攻之勝

月食而星入其亀兵喪併起　月食而暈四方有白雲食有赤氣不出三年其國有兵　月生三日無兆其月、食天凶　月食盡在陽日占在大臣陰日占在后妃夫人　月食而孛彗来入當有哭泣之聲

萬曆十九年五月十六日月食南斗八度一十二分南斗主宰相其分在遼東高麗辰丑丑對未于秦壬辰年寧夏劉東陽等兵變南蠻敖侵高麗中國率兵遠征之應　月與歲星同宿而食粟貴民相食農官憂　月行與熒惑同宿而食天下破亡有憂　月行與填星同宿而食國以饑亡　月行與太白同宿而食其國有女亂由是死亡

日月雜占

日月並照中國有兩主立后妃專政夷狄内侵
天下大兵　日月並明相去數寸若一尺臣弑
君歲大凶　日月並晝見兵起臣逆　日月並
夜見明天下分裂　日入月中不見不出九十
日人主死大兵起易法令朔日、色赤紫無光
是也　月見日中有死王　日月與大星並見
是謂爭明大國弱小國強天下有立王若星有
立光而日無光則大國滅亡　妖星與日並出
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夫弱婦強女子為主在
野為兵在邑為喪　彗星見日旁子弑父臣弑
君天下大兵　日當午有星在日下后妃謀弑
其君　日當午四星環之侯王奪主國五星環
之太子為不利　二星夾日下人謀上奸人在
内後宮閹臣謀叛　日左有星仍有珥五十日
内臣逐君大亂三年　三星守日臣弑君
日四角有星臣弑主天下大亂　彗星在日旁

太子為逆　衆星團日名曰日入獄中天下謀
奪君位二星左右夾月將軍與内臣合謀天子
不能制　晦日變色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野
有兵喪　月中有星天下有賊星多賊多
兩星夾月后宮女與近臣謀逆不成受誅
星出月陰看海國勝　星出月下光相接其國
君亂人慌　大星與月同光臣強　衆星圍月
賊入宮君出走　三星聚月下君殺太子
二星在月上臣伐君兵亂三年　五星在月下
后與臣私通謀主位君出走有兵戰流血千里
月右角有星奸臣在西宮中　月左角有星奸
臣在東宮中　月上有星奸臣在南宮中
月下有星奸臣在後宮中　月兩角有星為奸
臣敗　日月旁星非經宿常見之星乃妖星也
彗星出有衆星國之臣謀逆大兵亂七年期之
月五星相干犯占

月犯歲星其分國饑民流　月凌犯歲星之側多盜賊刑獄極煩　月乘歲星相死有大戰其野拔城　月貫歲星其分民流不出十二年國以饑亡　月與歲星同宿其國有疾疫　月與歲星同宿而食粟貴民相食農官憂　月與歲星同光國以饑亡　月食歲星其分軍殘大臣誅　月吞歲星其國敗亡不出三年　月食歲星而暈女凶其分大饑有大戰　歲星入月臣弑主其野有逐相　歲星食月有大喪女主死臣為逆國易主　歲星犯月其野有逐相

歲星逆行犯月法令散　月犯熒惑有亂政以戰小吏死　月犯熒惑而暈或食其分破軍亡地太半將軍憂　月吞熒惑其國破敗

月食熒惑國亂兵起有白衣聚　月掩熒惑其城大敗　月晝熒惑其分國君敗　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主死　月與熒惑光相及其宿國兵起　月與熒惑同宿而食月在熒惑北禾不熟在南果不實在東太子黜在西其分兵饑

月與熒惑同光有反臣內亂且饑　熒惑食月讒臣貴后宮女有害主者　熒惑犯月有亂臣

熒惑入月逆行近月七寸以內讒臣用事人主惡之　熒惑順行入月憂在宮中非賊乃盜

熒惑觸月相憂下角將憂　熒惑貫月陰國亂其分兵死貴人國可伐不出五年國亡

月犯填星後宮憂貴臣死女主喪敗　月食填星其分人民流亡女主憂　太白始見夕出西方在月北為得行在月南為失行用兵先發者敗　太白始晨見東方在月南為得行在月北為失行是謂及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北國當有殃　月挾太白諸侯將不和　月犯辰星兵起上卿死　月食辰星其國女主憂有水饑

月與辰星合其宿國兩水毀物　辰星與月同

光其月、食有大水　辰星入月中臣叛主有
水刑事　辰星與月相犯有水刑事起因而匿
謀且有大水　辰星食月有大水洪流　辰星
貫月其國有女子亂　凡月食五星其國皆亡
木以饑火以亂土以殺金以強戰水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金則將戮、太白入
月中大人為亂將軍死其國戰不勝亡地無兵
有內惡　月掩太白入月掩中其分侯王死
太白犯月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太白貫月期
不出三年國有大兵戰敗亡地　月生三日候
太白夕出西方與月相並中間容一指軍在外
期十日有破軍死將容勝容二指期十五日有
破軍死將容勝容三指期二十日有破軍死將
主人亡地容四指期二十五日容勝入境容五
指期三十日軍陳不戰　月未盡三日候太白
晨出東方與月相並容一指入月期三日有破
軍死將主不勝容二指入月主人大敗失地容
三指入月期十五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亡地容
四指入月期二十日有容大敗容五指入月期
二十七日容軍戰不勝其法闊一日舉指準之
月乘填星有地動不則天裂　月與填星同光
以其月、食若星動搖其下亡地　月與填星
合其下國饑先舉事者敗　填星入月臣弒主
有土工逆行而入其殃尤甚　填星食月有喪
女主凶　填星貫月為內亂不出五年國亡
月犯太白強侯作讐有兵大戰民靡散　月食
太白強國戰亡　月掩太白王者亡地　月吞
太白其分有戰國亡　月載太白有卒兵期五
日　太白出月芒相及君死民流　月生三日
判太白之陽、國勝小邑損　月生三日判太
白之陰兵在外者未及入在內者未及出南方
為陽北方為陰　月與太白同出守城者責城

宜更其守　月與太白同光其月食其下兵亡　太白與月爭明有大戰相去五寸有拔城二寸君憂三寸天子罷相六寸天下有兵一尺有拔城三五尺以外無咎　太白食月易大將九星居月中而見星名太白食月爲臣叛有篡弒之禍　客星奪月光天下有立王　月上下有星環之外臣謀逆疵在后宮　客星入月中兵喪破軍殺將臣弑其君

客星食月其國相死軍破

彗星入月其分兵饒月無光其年國亡入而不出國遂亡出之國復立

彗孛拂月兵大起臣專政有逐君死將亡國

彗星貫月臣謀主

彗星出月上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彗星觸月臣叛主

乾坤寶典風角占法

凡候風必高平暢達之地立丈竿以鷄羽八兩爲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可占亦可於竿子首作盤作三足木烏於盤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內轉風來則烏轉回首而向之烏口啣花花旋則占之用鷄羽者取其所屬巽而能知時羽八兩以象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烏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烏其首也今按古書云五三丈五尺竹竿以鷄羽五兩係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取適宜不在過泥風但湏出衆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也必湏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湏權適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鷄羽中破之取其多毛處以細繩聚縛中央之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獨鹿扶搖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黄帝曰九風

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瀆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為常式若在宮宅城營之内戰陣之所風勢異常揚沙飛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李淳風曰巽為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槩量高二丈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刻則不爽矣凡候風須明八卦審定干支或上或下或卑或高俱無乖越然後可驗若失之毫釐則差之千里不可不慎今先定八方四正十二支辰位次總二十四氣杆首造一槃方圓三尺五寸按天度開八方法八卦槃列八干四維十二支上下定准子午卯酉須用三足烏口啣羽毛必其動轉無滯烏身插一小皂旗候其風向則占之風從戌來須抵辰自辛至必直乙則來處明白辰卦并五音六精自明則無失悞也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氣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悅人君德令下施是謂祥風凡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視其起止占之凡德風鳴條索雖擺枝落葉乍起乍止而去地尺余不動塵埃不揚沙石日光不變是謂吉風凡刑風着地吹塵漲尺轉石揚沙蓬蓬勃勃乍緊乍慢日光昏暗是謂凶風凡風起三刑而臨于德不可分办刑與德者以風狀言之

風名狀占

風而雨土為霾陰而大風曰曀李淳風曰凡木發屋折木揚沙走石者謂之怒風一日之內四轉五復謂之亂風狂風不定之象無雷清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絕後復忽起乍有乍無謂之暴風主有卒暴之事回風卒起而圜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輪轉有自上而下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直磨地而起謂之旋風又謂之回

風凡風氣和暢清悅温凉適時埃塵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氣晦暝雲氣昏濁風声寒憀埃盖蓬勃是謂灾風凡風勢紛錯交乱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刮耳是謂小人魅惑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雜合氣埃是謂上下不寧風風勢冥冥白日陰憀黄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慽慽南北雜乱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勢凛冽人懷戦慄是謂刑罰憀刻風風勢啾唧憀切令人悲愴是謂大喪風風聲欬欬如火奔馳乍起乍息是謂旱大風連風冥晦四日五日人皆悲傷是謂大水殺人風凡人君順理四時則春無凄風夏無苦風先王之治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風起異常用意察之若紛錯交横乍起乍止儒黒深藏智者咸默凡暴風疾速南北不定交錯雜合氣埃相注此風之應必在人主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歳

月日時刑德合冲墓殺五行生尅王相因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凡年月日時四殺五墓風從上來白濁昏寒皆為凶風其日三凶最急坐不及起有暴賊至若軍行即防伏兵無兵防人謀害興兵動衆逢之急整武備凡兩軍相當欲分主客以日辰納音為客以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之方為主若日辰納音能尅時辰及方則客勝時下之辰及風來方能尅日之納音則客敗尋常家居亦以此占内外凡悪風黒風三刑冲破墓殺風當日有大雨及三日内有雨其灾解凡五音之風宫風則當日雨徴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但依日數得雨灾皆解不占凡風自冲來者為殃為喪為火為兵為大臣死以日辰占何國當時有大雨則不占凡風冡雨及風後降皆雨氣也不占凡年月日時所占大歳為君月建為大臣日為全

長時上來為民九風從大歲上來鳴條擺樹天色清爽日光盛明看体清凉温和者祥風也天子有德令法不私人大臣畏慎國昌民安之象若風勢逢勃揚塵蔽天著人寒慄日白無光兼帶刑殺則為國有暴怒之令九風温熱遇人著地走石飛沙鳴條落葉為因風以日辰占何國飢荒人不安九風勢和緩不揚塵土氣色清温日光皎潔是謂相風以日辰占何國歲美人安

九風起歲月德上鳴條落葉及宮時天門乾上發風皆為吉風五音之日歲月日時刑上起風黑色勃勃無經刻冥冥不見人形是謂妖風宮日為君以下四日為大臣死其分不熟民灾以日占何國

歲月日時德刑墓殺例

干德

甲丙戊庚壬為陽陽德自處　甲德在甲　丙德在丙　戊德在戊　庚德在庚　壬德在壬此謂自處其位　乙丁己辛癸為陰陰德在陽　乙德在庚　丁德在壬　己德在甲　辛德在丙　癸德在戊此謂陰取合為德也

支德

歲月日時在子德在巳　在丑德在午　在寅德在未　在卯德在申　在辰德在酉　在巳德在戌　在午德在亥　在未德在子　在申德在丑　在酉德在寅　在戌德在卯　在亥德在辰

月干德

寅午戌月德在丙　亥卯未月德在甲　甲子辰月德在壬　己酉丑月德在庚

三合

申子辰水合　亥卯未木合　寅午戌火合　己酉丑金合

六合

寅與亥合　子與丑合　卯與戌合　辰與酉合　巳與申合　午與未合

干德合

甲與己合　乙與庚合　丙與辛合　丁與壬合　戊與癸合

歲月日時殺

寅午戌殺在丑　巳酉丑殺在辰　亥卯未殺在戌　申子辰殺在未

吟呻殺

四孟月在酉　四仲月在巳　四季月在丑

歲月日時刑

子刑卯卯為刑下子為刑上　丑刑戌戌為刑下丑為刑上　寅刑巳巳為刑下申為刑上　卯刑子子為刑下卯為刑上　辰刑在辰　巳刑申申為刑下寅為刑上　午刑在午　未刑丑丑為刑下戌為刑上　申刑寅寅為刑下巳為刑上　酉刑在酉　戌刑在未未為刑下丑為刑上　亥刑在亥　凡刑下來者禍淺刑上來者实深自刑者兼刑上刑下其实尤深謂之三刑者刑上刑下自刑也

五墓

亥卯未木墓在未　寅午戌火墓在戌　申子辰水墓在辰　巳酉丑金墓在丑　戊己土墓在辰

干刑

甲刑戊　乙卯己　丙刑庚　丁刑辛　戊刑壬　己刑癸　庚刑甲　辛刑乙　壬刑丙　癸刑丁

冲破

十二支　子午冲　丑未冲　寅甲冲　卯酉冲　辰戌冲　巳亥冲

五音

一言宮　三言徵　五言羽　七言商　九言角

六屬

庚屬震　辛屬巽　戊屬坤　己屬離　丙屬艮　丁屬兌　子午屬庚　丑未屬辛　庚申屬戊　卯酉屬己　辰戌屬丙　己亥屬丁

乾主甲子壬午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子為陽辰之始午為陽辰之終乾初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内子外午内為始外為終也　坤主乙未癸丑乙為陰日之始癸為陰日之終丑為陰辰之始未為陰辰之終坤初在未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内主未外主丑　震主庚子庚午震為長男乾初主甲甲對於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子午與父同也　巽主辛丑辛未巽為長女坤初乙乙與辛對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與母同也　坎主戊寅戊申坎為中男故主中干中辰　離主己卯己酉離為中女亦主中干中辰　艮主丙辰丙戌艮為少男乾主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是第五配　兌主丁己丁亥兌為少女坤主卯對丁故主丁己丁亥是第六配　以地支十二辰十干所屬者合之以言其數納其音以主一日以日辰相配共得一音此納音之法也

五嶽之音占

五嶽之音以納音為論若風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主三日以上乃占能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不盈時而止者雖凶亦無大害

東嶽之音

東方寅卯之角國有大寇入疾病庚辛卯是也

東方寅卯之徵有妖言鬼神之書作妖有火灾丙寅丁卯是也　東方寅卯之商國有大兵客主攻伐之事賊出燕趙壬寅癸卯是也　東方

寅卯之朔有雷電霜雹水灾蝗虫起甲寅乙卯是也　東方寅卯之宮帝不安其都有出行實物出有善金以財物賜庶人戊寅己卯是也

南徵之音

南方巳午之徵國有夷狄之害遠人謀乙巳戊午是也　南方巳午之羽江海有賊或水中虹中害人癸巳丙午是也　南方巳午之商國之大臣新民人民強乱辛巳甲午是也　南方巳午之角午羊疫魚死水中小民移動己巳壬午是也　南方巳午之宮天子欲暨暴乱賞有功逆佞人封有德丁巳庚午是也

西徵之音

西方申酉之商軍民內移出乘舟没溺凶壬申癸酉是也　西方申酉之角有貴人灾使者至奸兵起庚申辛酉是也　西方申酉之宮臣争財不恤國戊申己酉是也　西方申酉之羽霜雹非時秋水灾兵動水賊兵起民疾病五谷不熟甲申乙酉是也

北徵之音

北方亥子之羽蝗虫卒起霧傷萬物癸亥丙子是也　北方亥子之商外兵為患水中賊起辛亥甲子是也　北方亥子之角三公憂喪人疾病己亥壬子是也　北方亥子之徵皇后憂太子有暴喪乙亥戊子是也　北方亥子之宮土工事起兵興丁亥庚子是也

中徵之音

四季辰戌丑未之宮有土工人流移牛羊疫丙辰丙戌辛丑辛未是也　四季辰戌丑未之徵山賊出流言於民〃怖欲逃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是也　四季辰戌丑未之羽民詠妖言有流移之灾壬辰壬戌丁丑丁未是也　四季辰戌丑未之商五谷不熟民多灾死庚辰庚戌乙丑

乙未是也　四季辰戌丑未之角夷狄兵起胡入作難竊物出戌辰戌戌癸丑癸未是也

五音占風法

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定五音有十二辰配五音有听聲配五音

五音所主

宮數一為君為身徵數三為令為宗廟先入為鬼怪羽數五為物為境界為妻為財商數七為子為臣為僕角數九為事為病為死喪

納音主五音

甲子壬申甲午丙辰壬寅庚戌為陽商　乙丑癸酉乙未辛巳癸卯辛亥為陰商　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陽徵　丁卯己丑乙巳乙亥丁酉己未為陰徵　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陽角　己巳辛卯癸未癸丑乙亥辛酉為陰商　庚午丙戌戊寅戊申庚子丙辰為陽宮　辛未丁亥己卯己酉辛丑丁已為陰宮　甲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羽　乙酉癸巳丁未乙卯丁丑癸亥為陰羽

地支十二辰配五音

子為陽宮土主帝王人主　丑為陽徵火主旱火灾主宮寺主口舌　寅為陽徵火主旱王火主烽燧　卯為陽羽木主雨霖主水主霧　辰為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　巳為陽角木主疾病主憂患　午為陰宮主后妃　未為陰徵火主庶人主土工主蜚虫主詔誥主書檄土旱　申為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　酉為陰羽水主霜雪主雷電主陰沉主雹　戌為陰商金主小將主兵主雨　亥為陰角木主死喪哭泣

五音風聲占

李淳風曰凡占風必知風之情曉風之聲五音者五行之聲皆出於黃鍾管長九寸聲最濁而

為宮其數九九九八十一分增減以生上下故三分減宮一分余五十四益一為七十二三分減一余四十八三分益一為六十四以成五音之數所聲之法必須耳察大小清濁必以度數正之度數正則聲亦正凡宮風聲如牛鳴窖中隆隆如擂鼓响徵風聲如奔馬烘烘如炎如縛彘駭走羽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水揚波激氣相磋商風如離群羊如扣鍾磬如蜚羽之集如鳴烟流水鳴聲感入角風聲如千人語哏哏然令人悲哀如人叫歎歎唧唧如嘯如呼如雉登木凡五音惟宮日占君以下為大臣長吏及民當之大凡風起止日時方位宮多為土工為吉徵多為火灾羽多為水商多為兵為栗貴角多為疾病為喪

五音相動占風

宮日風從子午宮上來為宮動宮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則急出有急令慢風慢出有喜令以日辰數占知遠近宮日風從陽宮來山林崩壞有土工人君出行地動旱宮日風從陰宮來地震裂若后妃出行又為旱宮日風從丑未寅申徵來為宮動於徵有火灾有土工賓物出有兵時加徵為重徵有義兵行有土工有詔令謂之義風宮日風從卯酉羽來為宮動於羽且有大雨不則大臣出走若復為旱宮君羽臣君怒臣走宮土羽水土盛水衰則火起故復為旱也宮日風從巳亥角來為宮動於角有兵戰人主憂　宮日風從辰戌商來為宮動於商有兵行且有客兵來時加辰戌為重商有兵殃　宮日風從陽角來遣兵戰有大喪時加巳亥為重角有大喪代　宮日大風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色和暢日光明盛不寒㥻者國有喜人　宮日風從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水

湧地裂　宮日風從巽来蝗虫生害五谷　宮
日風從坤來有土工走獸為害　已上時加宮
則占　徵日風從陽宮來土工起大旱火灾頻
起宮寺　徵日風從陰宮来太子有疾時加徵
為重徵有土工有大灾　徵日風從陽徵来有
火灾君有恐走獸為人害宮寺多焚從王相来
歲大旱又多大灾　徵日風從陰徵来人君憂
六畜多死時加丑寅未申為重徵國四門閉為
大事　徵日風從陽商来有急兵人主出以兵
自守期七日若七十日　徵日風從陰商来邉
兵急大戰　徵日風從陽羽来四夷有事竇物
出陰盛於陽且有雷電霜雹諸侯大臣多失大
徵日風從陰羽來竇物出多霜雹四夷有事
徵日風起陽角来有兵邉有急亦為有喪
徵日風從陰角來邉有大驚春則有喪　羽日
風從陽宮来邉兵起土工興將受命有集會有

寒雪雹　羽日風從陰宮来暴寒傷物有水有
土工有兵集　羽日風從陽徵来邉兵憂　羽
日風從羽来有白衣聚有大喪大寒雪雹期五
日內有大雨雨從南方来國有憂人多病雨從
北方来賊聚水中且有雪雹陽羽旦應陰羽夜
應　羽日風從商来有兵圍城不戰邉有急閑
渠不通有大雨客軍不利金水母子和故不戰
羽為商除害象臣為君討賊故動必大雨不出
戰故也　羽日風從角来邉有兵圍城〻破時
加己亥為重角有圍城有大喪　商日風從陽
宮来戒太子忌怨人主有疾　商日風從陰宮
来庶子有憂有急变兵起北方　商日風從徵
来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行徵為號令
商為兵商受金尅故兵退時加徵為重徵有火
有大旱　商日風從羽来有大雨歲大荒兵起
東方國憂乱　商日風從商来大臣死從陽商

来有白衣會自立且有大雨關梁不通大将出
忌外兵邑有小寇兵在西方人君憂國門四閉
商日風從陰商来國有大殃粟貴邑有兵風怒
近期七日遠七十日　商日風從陽角来為猝
兵有急令　商日風從陰角上来有長土工作
角日風從陽宫来兵從中起君憂　角日風從
陰徵来有大喪貴人多疾　角日風從徵上来
大臣宊亦防大蚤生谷貴　角日風從羽上來
有大雨土工興邊有兵夷人相奪　角日風從
商来有急兵臣不忠　角日風從陽角来邊兵
起人君憂有賊至戰不勝多死亡　角日風從
陰角来有兵有大喪及遠喪生時加角為重角
有喪有邊兵戰盗賊起野多死人粟貴民飢
此古驗占法也以後相紥之　凡宫日風鳴條
以上發止於宫者皆為人君出從德方来以德
事出從刑方来以刑事出温和清明以喜事出

寒慘昏濁以憂事出宫風卒起宫宅皆為土工
與作若漬乱則為聚衆　徵日風鳴條以上發
止於徵及卒起宫宅之中皆為失大口舌爭閗
追召之憂風從徵来時加徵又止徵宫宮寺失
火　羽日風鳴條以上發止於羽及卒起宫宅
之中皆為聚衆若賫物出入舡渡水物為變若
風從羽来時加羽又止於羽主大水亦為有酒
食燕會　商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商及卒起
宫宅之中皆為宫宅中有閗兵傷若日納音尅
時外人来傷主人時尅納音生入傷客風從客
来時加商又止於商宫宅之中必有自傷者陽
商之日兵起于外陰商之日兵起於内　角日
風鳴條以上發止於角及卒起宫宅之中或止
于角皆為疾病有外喪期九日若九十日時加
王為君長相為臣子及妻死休囚為下賤以風
起止於方决其人及所在角雜羽為水死雜徵

為燒死雜商兵死雜宮囚死雜角病死　凡宮
日風從徵羽来皆為民不安從角徵来為大起
從角来為疾病從宮羽商来為糴貴洊逢勃吽
怒吹沙走石日光昏慘乃占後同此徵日時加
徵怒風從商上来勃風天色黄黑疾作大燒倉
庫止于商徵事疾　徵日時加羽勃風從徵商
来天色昏冥為大燒市肆　徵日勃風從羽上
来先陰寒後熱大殺人　羽日風從商角上来
時加徵者月内来貴人不安　商日風從角上
来時加商者粟貴人疫　角日風從徵上起主
火灾亦為粟貴時加角徵或從他處起而止於
角徵皆為火灾　凡宮風音如擂鼓牛鳴發屋
折木怒風有土工人君内煩宮為君如一怒則
自動其心故内煩也不出十日遠百日有所之
風不救戈動之不安故有所之日有急令　徵
風音如奔走炎火發屋折木有大灾妖言為幻

百姓驚恐自亂凡言吏者理入之官上至三公
皆是徵主烽燧故四方告急　羽風音如鹿鳴
揚波發屋折木不出五日大雨五十日大水余
貴有大喪后妃黜珍寶出　商風音如扣鍾鳴
烟發屋折木不出七日若七十日有急令兵大
起米大貴國門四閉脩守禦関梁塞兵從中起
角風音如悲哀噦呼發木折木不出九日若九
十日有急賊閙戰民飢人相食有大死喪疾病
己上係風聲占與日辰五音不同然亦須以日
辰来方參課之

雜占五音風

凡五音之風從本墓上来或時上加墓皆主大
臣有疾病黜死或止于墓亦然若逢勃有聲吹
沙走石大凶三日内有雨灾解　歲墓上来人
君不安歲刑上来后妃不安月建墓上来宰相
大臣有病至死日墓上来以日占其分長吏死

民不安米貴在月刑及本日内時墓上来受風
之處小兒多死月建刑冲上来受風之處米貴
人灾若帯角徵日時及方有火灾以上逢勃吽
怒吽沙走石天色晦冥乃占若天晴日光明朗
氣色温和不揚塵走石者其風雖大未可䜟以
此断　諸宫風䫻起白日沉冥霧氣四塞或熱
或寒邉境不寧臣下逆命　宫日寒風切〻人
戰慄人主用刑急刻誅罰不中　宫日乱風啾
啾有聲令人悲慘鳴條葉令氣逼人有大喪大
臣殃　宫日肅〻習〻擺樹鳴條去地稍高不
揚塵沙日色清明天氣和暢或從歳月日時德
及合上來謂之德風天子有德大臣忠直天下
太平　凡受宫之日風從乾天門起鳴條以上
發屋折木風氣清凉止於德合日光明潔是謂
王風　宫日風起于坤鳴條以上不揚沙土天
氣清爽日色明盛是謂相風皆為天子有德臣
忠子孝五谷豊熟四夷歸順百姓康寧庚子陽
宫之日夜半宫時大風從上来發屋折木止於
辰此為宫入墓天子有憂喪白服大臣死期九
日若九十日　庚午陰宫之日日中夜半大風
從子午上来發屋折木止於辰此為皇后卒暴
灾病期九日若九十日庚子陽宫之日夜半風
從巳酉上来止午風調不怒不勃天子有喜若
立后丙戌陽宫之日有風從未上来止於或民
憂疾病以日占圖此是刑例其余依此占　諸
徵日風起艮上天氣清凉日色和暖赤黄雲満
天〻下和平五谷豊熟君安國昌徵日風勢炎
〻熱氣逼人或徵上来或止于徵或帯刑殺五
墓皆有大灾不出三日　諸羽日風從坤上起
鳴條以上發屋折木日氣温和天色清爽白雲
満天天下安寧人主壽昌　羽日疾風天下昏
人大疫多寇盗　諸角日風從巽上起鳴條以

上天日清明氣色和好青白雲遮天天下安寧人主壽　諸角日風從乾上起鳴條以上天氣清爽日色明盛黃雲遮天君令大行百姓安寧五谷豐登　角日疾風天下昏兵大起　諸角日風從亥上來入未墓中大臣將相死近期九日二十七日凡五音之墓皆准此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上來連三日至九日大瘦病風從己亥上來寒慘止於未者人多死喪以日占國期九日若二十七日五日皆准此　己已受角之日風從己亥角來止於亥酉己者為大夫長吏客喪亦為民殃以日占國　凡風從五音王相方來止於王相皆為君安民樂

五音主客占法

凡日辰納音為客時加風所從來之方為主風從日刑上來客勝風從時刑上來主勝主客之法軍從遠來者為客居其地者為主先起者為客後應者為主兩軍相持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兩人相擊以先舉手為客不動後舉手者為主有氣者勝無氣者敗後言主客准此

六情占

北方之情好水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水主於申盛於子其性趨下浸淫漸漬觸物而潤故其情好水好而無厭為貪婪故謂之貪狼主貪財嗜利強奪橫取欺紿詐騙攻刼盜竊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梁驚不則自兵往攻地界　貪狼之日時加貪狼風從貪狼上來有盜賊刼奪人財禍起北方若寒急昏慘則傷人不則小盜貪狼之日風從公正上來有報仇怨者揚兵相擊歲月在丑未大凶貪狼之日風從奸邪上來有惡人持物去　貪狼之日風從廉貞上來有人持物相賂　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上來有人持禮相候欲求財物　貪狼之日

風從陰賊上来有人以陰賊事相牽連不則出門為𩰚所傷　貪狼之日時加奸邪陰賊風從奸邪或陰賊上来必有盗賊刼殺之事　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生於亥盛于卯其情屈曲受水而生冒土而出陰映閉匿故其情為怒怒而還賊所養故謂之陰賊主陰謀陷害屈曲邪佞判逆戰鬬暴戾殺傷之事其日風從本方来不出七日有陰賊潛入偷營研寨事　陰賊之日時加陰賊風從陰賊上来有賊格鬬在所部界内必傷人　陰賊之日風從公正上来外人謀内　陰風之日風從寛大上来告客行財與人　陰賊之日風從廉貞上来有巢穴之士為人所刼　陰賊之日風從奸邪上来有婦人從東来若東家婦人来勿前之是同隙而為盗者　陰賊之日時加貪狼風從奸邪上来或止貪狼陰賊必有賊盗逆乱殺會事

南方之情悪大也悪行廉真寅午主之大生于寅盛於午其性猛烈無所容納故其情為悪悪則忿悪疾邪不染汚穢故謂之廉真主賔客禮儀嫁娶宴享圖儀忠信舉用賢良迁官慶賀之事其日風從本方来有相辦怨事若長者千里来相慶賀　廉真之日時加廉真風從廉真上来清和條暢有貴人慶賀宴樂若帶刑殺或昏㝠寒慄則回而生怒　廉真之日風從貪狼上来有客来求財物　廉貞之日風從寛大上来有迁官詔命貴客宴樂　廉真之日風從公正上来貴人有事相問　廉真之日風從奸邪上来有奸人設計相紿　廉真之日風從陰賊上来有賊欲刼竊之事不帶刑殺為吉無害　廉真之日時加寛大風從廉真寛大上来或止寛大有貴人以酒食来相樂　西方之情喜全也喜行寛大己酉主之全生於己盛于酉其性

剛利利刃加物無不寬大故其情喜兌主秋成乾躰故謂之寬大主福禄賞賜酒食施與貴人君子聚集賜賀覃恩賞賚之事其日風從本方来兵在外不戰有喜　寬大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寬大上来有貴人来請召飲食賜與　寬大之日風從奸邪上来有妖人為拴婦人欺夫有乘我不虞以為欺者　寬大之日風從貪狼上来有爭財者　寬大之日風從廉貞上来有迁官賞賜　寬大之日風從陰賊上来防陰賊詭計　寬大之日風從公正上来有貴人招問　寬大之日時加廉真風從寬大上来有貴客喜慶之事　上方之情樂〻行奸邪辰未主之上方北與東也陽氣之所萌生故為上方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木利在亥水利中利而無阻故樂水性智〻窮則奸木性上出窮則旁行故謂之奸邪主欺紿不信淫佚邪慝蔽善與害奸私疾病之事其日風從本方来七日内有賊若陰人誑詐虚驚風氣和清則為婚姻　奸邪之日時加奸邪風從奸邪上来主人奸謀若出遇疾病　奸邪之日風從陰賊上来有宿寃相攻有流血　奸邪之日風從公正上来有人欲報仇怨　奸邪之日風從廉真上来有文書若以奸盗相引　奸邪之日風從貪狼上来有賊謀持物去　奸邪之日風從寬大上来有人相請因酒食生病　奸邪之日時加陰賊有風從寬大上来有人持酒禮相候謀賊害者　下方之情衰〻行公正丑戌主之下方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火刑於午金刑於酉午與酉火金之盛也盛時受制至窮而無所歸故哀火性無私金性至剛故為公正主報怨復仇主諫諍主驚恐主兵誅暴乱主訟其日風

從本方来有忠臣直諫圖有喜報仇有功兩軍相當大將来降不出七日散兵自敗　公正之日時加公正風從公正上来吏人相爭仇人報怨　公正之日風從陰賊上来下人凌上　公正之日風從奸邪上来有欲告言部吏私財物者　公正之日風從貪狼上来有亡失逃蹤相牵引有吏人爭財相傷　公正之日風從廉真上来有迁官　公正之日風從寬大上来出逢酒食　公正之日時加廉真風從奸邪上来有誠信之士報仇而来詐人

六情占

第一本情甲乙主之　第二合情丙丁主之
第三刑情戊己主之　第四冲情庚辛主之
第五鉤情壬癸主之　本情用本日主之　合情同本日支辰所合　刑情用本日支辰所刑
冲情用本日支辰所冲　鉤情陽日用支後第三辰　陰日用支前第三辰

本情

甲子陽商貪狼　乙丑陰商公正　甲申陽羽貪狼　乙酉陰羽寬大　甲辰陽徵奸邪　乙巳陰徵寬大　甲戌陽徵公正　乙亥陰徵陰賊　甲午陽商廉真　乙未陰商奸邪　甲寅陽羽廉真　乙卯陰羽陰賊

合情

丙寅陽徵陰賊　丁卯陰徵公正　丙子陽羽公正　丁丑陰羽貪狼　丙戌陽宮陰賊　丁亥陰宮廉真　丙申陽徵寬大　丁酉陰徵奸邪　丙午陽羽奸邪　丁未陰羽廉真　丙辰陽宮寬大　丁巳陰宮貪狼

冲情

庚午陽宮貪狼　辛未陰宮公正　庚辰陽商公正　辛巳陰商陰賊　庚寅陽角貪狼　辛

卯陰角寬大　庚子陽宮廉真　辛丑陰宮奸邪　庚戌陽商奸邪　辛亥陰商寬大　庚申陽角廉真　辛酉陰角陰賊

鉤情

壬申陽商寬大　癸酉陰商貪狼　壬午陽角陰賊　癸未陰角公正　壬辰陽羽公正　癸巳陰羽貪狼　壬寅陽商陰賊　癸卯陰商廉真　壬子陽角寬大　癸丑陰角奸邪　壬戌陽羽奸邪　癸亥陰羽廉真

凡言六情日依此時與方止用支辰以本情言之

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

巳酉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鳥鳴其上若時加王相當言為長吏慶賀若休廢囚死當言酒食時加寅午有酒食辞讓者　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爭訟　時加亥卯有以酒食相謀害者時加辰未有酒食女人口舌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訟財　申子貪狼之日時加甲子鳥鳴其上如時加王相當言群賊攻刼休廢囚死當言有盜賊事　時加寅午有善人說攻刼事　時加巳酉有酒食言攻刼事　時加丑戌有盜賊詞訟或文書追盜賊事　時加亥卯王相則有群賊攻刼休囚小盜　時加辰未有婦人說盜賊事　寅午廉真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時加王相當言長吏若休廢囚死當言有諫諍事時加巳酉有遂書至　時加甲子有酒食爭財物事　時加辰未有陰私婦女口舌　時加丑戌有酒食　時加亥卯以酒食起爭相殺丑戌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時加王相有長吏公正之事休囚當有吏來相慰問　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賜與　時加寅午有恭敬辞讓慶賀　時加辰未有吏來說陰私盜賊事　時

加申子有吏來說公正欺詐之事　時加亥卯有吏來說盜賊相殺傷事　亥卯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王相有群賊大戰因死有鬪相殺傷　時加己酉有酒食相傷事　時加辰未有婦人女子姦事鬪傷　時加貪狼有兩賊自相攻刼　時加丑戌有吏卒逐賊相害　時加寅午有婦人鬪傷之事　辰未奸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時加王相有長吏來捕奸詐若休廢囚死當言有口舌事　時加寅午有議恭人言姦淫事　時加己酉為酒食陰私　時加丑戌有吏來捕姦私陰謀事　時加甲子有陰謀爭鬪刼盜事　時加亥卯有賊兵相害事以上六情之日鳥鳴及風起於本情方上則課其時依上占之　凡陰賊之日有飄風起四季辰戌丑未上來時加四季或有群鳥從四季上飛來時加四季皆為有鬪閧搜索之事若值休廢囚死即在近道欲知所捕何事時加丑戌則是報怨時加辰未則是盜賊或殺人賊亥卯是大賊

十干占風

甲日大風丙丁日必雨不雨則海中兵起乙日大風粟貴夷狄侵邊丙日大風有猝兵來圍邊城丁日大風天傷物人畜俱有疫有旱戊己日大風土工興食物米貴庚辛日大風呼怒虫生人病宜急防邊壬癸日大風飛沙北夷侵邊

十二支占風

子日大風兵起水中丑日大風粟卒貴寅日大風黃赤氣四塞有火災卯日天風黃霧蝗虫大起辰日大風人民移堡居集大將出行巳日大風大旱午日大風民散邊防事急未日大風土工大作申日大風暴賊坎刼谷貴酉日大風肅肅濡潤有大雨大水戌日大風胡兵大起亥日

大風兵賊相攻人民哭泣　已上不論五音六情但風起鳴條以上及吽怒逢勃飛沙走石折木發吹塵漲天日色昏沉天氣寒慘則依此占之仍以風起久近言其災之大小三日內有雨即鮮晹怒利以陰成也

天門風占

天下多有出風之處名山大川多有風穴惟天門所出風可占天門者乾方也戌亥亦如之凡天門上發風擺樹落葉天氣清明日光輝盛者天子有德令天下臣民皆喜天門上發風去地尺余不動塵土拂拂然天色晴明黄赤雲徧天謂之祥風天子欲有赦令因人出獄天門上風先急後慢拂拂經時黄雲徧天忽夾微雨忠臣在位君樂民安天門上風初慢後緊吹沙走石折木發屋黑氣徧天經時而止謂之邪風倿臣在位天子憂病若風止而雨降為災解先憂後喜乾天門上出風初微而漸大擺樹有聲如雷吼經時而止天子欲行急令有赦年豐熟半日止五谷成賢人來天下安一日止有大赦不出期年一日半止天子發大使出安邊行德令撫問事二日止外國來朝貢天子國有大喜二日半止天子欲行南郊禮大赦天下二日止天下五谷大成遠夷入貢若風帶熱氣天下谷虫傷一分帶令氣民勞若風色黑慘陰濁天子有病三年災民不安物不成

歲首占風

歲首者一年之首也古以天正為首今以人正為首天子受朝之日其日天色晴明日光輝盛溫和喜悅天下和平民安物成若寒慘殺氣暴風大作則民不安其日有赤雲則旱黑雲水其日風從乾來胡兵起風從坎來大水風從艮來人疾疫歲內有蝗虫風從震來大旱有畏風

從巽來歲内有風傷五谷風從离來歲大熱有
大灾風從坤來多疾疫風從兑來有兵

八節占風

立春正月節東北方艮卦條風用事主立春四
十五日風從坤來為二逆兵起其日晴明少雲
歲熟陰雲則旱虫傷禾豆其日風從乾來暴霜
殺物谷倍貴坎來多春寒朗兵内侵艮來五谷
熟震來多暴雷氣洩物不成巽來多風虫离來
旱傷物坤來春寒六月水人愁兵起土工興兑
來旱霜兵起疾疫

春分二月中正東方震來明庶風用事主
春分四十五日風從兑來為八逆殿上有
刺客其日東方有青雲歲熟晴明物不成
其日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鉄倍貴坎來民
飢疫豆救不成艮來夏不熟米貴一倍山
水暴出震來歲豊五谷成亦無盜賊巽來
虫生四月多暴寒离來五月先水後旱
坤來小水人多瘧疾兑來春寒八月國
憂有兵

立夏四月節東南方巽卦清明風用事
主立夏四十五日風從乾來為一逆有大
水小凶其日南方有赤雲歲豊晴明則
旱其日風從乾來歲凶夏霜麦不收坎
來多雨水魚行人道艮來山崩地震人
疫震來雷不時擊物巽來其年大熱离
來夏旱禾焦坤來萬物病夭傷兑來蝗虫
大作兵起人不安

夏至五月中正南方离卦景風用事主夏
至四十五日風從坎來為七逆臣子為乱
其日南方有赤氣則歲熟晴明則旱其
日風從乾來寒傷萬物坎來寒暑不時
夏日多寒艮來山水暴震來八月入多

疫巽来九月風落木离来五谷熟坤来六月雨水横流兊来秋多雨霜

立秋七月節西南方坤卦凉風用事主立秋四十五日風從艮来為三逆谷無實其日有白雲及小雨則吉清明物不成其日風從乾来暴寒多雨坎来冬大雪多陰寒艮来秋風不和震来秋多暴雨人疾草木再榮巽来内兵猝起离来兵戎不利多旱坤来五谷熟兊来兵起將行秋多雨

秋分八月中正西方兊卦閶闔風用事主秋分四十五日風從震来為五逆帯刀入市其日西方有白雲則善晴明物不成其日風從乾来寇賊起人多相坎来多寒艮来十二月多陰寒震来人疫再花不實巽来十月多風离来兵動國南七百里坤来土工興民憂兊来大收　立冬十月節西北方乾卦不周風用事主立冬四十五日風從巽来為四逆人去其鄉其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喜其日風從乾来君令行天下安坎来冬雪殺走獸艮来地氣泄人多病震来人不安居多寒巽来冬温明年夏旱人去其鄉离来明年五月大疫坤来水泛溢魚塩倍貴兊来妖言為幻兵在山澤　冬正十一月正北方坎卦廣莫風用事主冬至四十五日風從离来為六逆人民潰散其日寒雪明年大豊清明物不成古者以此日天正為歲首天子受朝之日也其日風從乾来強國有憂来年多寒坎来歲美人安艮来正月多陰震来雷不發大雨併巽来百虫害物离来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人疫坤来虫傷禾木多水兊来明年秋多雨兵起　丼德曰八節風占最驗以交節本日本時占之

三辰八角占風

立成

辱　殺　反　吉　祇　誕　忿　爭

申子辰日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巳酉丑日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亥卯未日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寅午戌日　坤　兑　乾　坎　艮　震　巽　离

凡風從辱上來國家有恥辱之事風從殺上來有暴相殺若行道逢之有相殺之人來過風從反上來有反逆不順之事風從吉上來有喜慶之事行道逢之有賢人君子相見酒食燕樂風從祇上來有非礼祇觸王則貴人相則臣休廢乃庶人囚死則罪人相連風從旦上來有妄誕之人相欺紿風從忿上來有非礼忿爭之事風從爭上來有奸人來爭財物宮宅之中旋風亦以此占

八方暴風占

京房曰風者大氣所化本於陰而成于陽使屈者伸崇者枯乃天之号令也人君與執政者順理四時公正無私則天地氣和雷風以時暴風刑号令暴怒在京都占在人君大臣在外應在官長視聽風声刑殺久近大小參以干支五音三辰八角占之至感曰疾風拔木邪臣恣忠臣辱　凡四時暴風起乾西北方天下大亂有盜賊相攻人流亡君令暴地動人多病疽疥癘悪瘡風勢蓬勃天色黄黑五音在王相微為火旱王相角為疾疫王相商為兵米貴王相羽虫生人飢王相宮君令暴土工興四時暴風起坎正北方有大水盜賊起令人病濕滯下不能起居四時暴風起艮東北方鬼行人道多旱疾令人病瘦變容常發艮方其氣悽涼則久陰多雨有風吹沙走石有声如千人呼風氣昏黒久色

晦冥民多疾病牛馬疫五谷不成來年西南方人多病死鬼出人見之四時暴風起震正東方人流盜起相攻天下旱歲飢令人病變節四枝不可動搖四時暴風起巽東南方人多病泄痢乳婦暴病死若吹沙走石有声如雨雷如牛吼有大水一日以上西方人多疾東南方人半疾虫虎傷人二日止來年大水四時暴風起离正南方有大旱人多病熱生瘡目盲四時暴風起坤西南方天下兵動日月失色令人食不入口病腰脊股肱肩背皆腫凡風常發坤方其氣膧熱則旱四時暴風起兌西方主秋旱霜天下兵動日月食人多患瘡疥癬以上八風三日內有雨及應五音數有雨其灾解

占風知兵

立春正月戊申二月己酉三月庚戌有暴風從西來七日七夜不止兵起西方立夏四月辛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有暴風從北方來七日七夜不止兵起北方立秋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丙辰有暴風從東方來七日七夜不止兵起東方立冬十月丁巳十一月戊午十二月己未有暴風從南方來七日七夜不止兵起南方　諸商日時在奸邪風從貪狼或陰賊上來日色白濁若昏霧北連三日若七日人間盜賊屯聚攻城邑不出一月遠期七十日　諸商日夜半風卒起大霧至日中不解兵起　四季受商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子午外界民為賊屯聚相攻關梁塞路道絕不出七十日　凡貪狼奸邪之日怒風蓬勃從陰賊貪狼上來寒滲昏濁又與歲月日刑相會必有急兵無兵為猝兵起　諸風蓬勃四起或自上下來觸地名為逆風有暴兵起平旦發人民逆食時發賓客逆日中發姻親逆晡時發臣下逆黃昏發賤隷逆夜半發

同姓逆鶴鳴發后妃逆不出三十日若風未止及風止有大雨則災不成　諸宮日時加子午風從四季上來有奸人揚言行間人君左右親客內亂若風勢勃亂叫怒寒慘吹沙漲天日色寘晦或兼帶刑殺必有叛逆兵起　諸公正之日風從公正上來止于寬大為長吏勝賊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特加公正風止奸邪或從奸邪上來止于陰賊皆為賊勝長吏

出軍占風

凡初出軍日時風從後來沖霧捲雲人壯馬嘶旌旗前指鼓角响亮者勝風從旁來而向前者得天之助獲敵資粮敵人來降　凡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之方來生我為母翊子受我之生為子扶母天色清明風氣條暢者必勝　凡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常逆來沖我旌旗不舉人氣怯馬不嘶或後或前旁起吹塵揚沙漓漓勃勃人馬行步無跡此名鬼風兵出必有挫敗當且止以觀便宜　凡出軍三日內道逢急風甚雨沾濕人馬威不能行者不利　凡出軍連日昏霧沉沉風声錯亂密雲不雨皆防下人有謀凡出軍之日風雲不興草木不動賊不可得出軍有飄風驟來牙旗催折旗幡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軍行而旗指後者兵不利　出軍而風逆來雨不沾衣名曰天泣軍必敗若交戰而風雨從前驟來逆沖謂之逆尸當其沖者大敗

兩軍相守占風

凡兩敵相當先分八卦以察主客勝負若風從西北乾上來或正北坎上來或東北艮上來皆為利客宜先爭若風從正東震上東南巽上或正南離上來皆為利主宜後爭　風若從西南坤上起主人有謀不成主客俱不利風從正西兌上來客有伏兵主人宜設備不備必敗從乾

上来客舉兵必獲主粮　凡無兵之時風雲相
交而爲雨用兵之時龍虎相交爲戰大交大戰
小交小戰風爲主雲爲客風勝雲主人勝雲勝
風客人勝　兩軍相當陳師原野未知勝負以
先舉入他人境爲客後舉自居其地者爲主常
以日辰納音占客以時及風起之方占主若有
大風起以五行刑尅决之相刑則戰比和則不
戰若時方俱爲日辰納音所尅宜先動爭擊以
應爲客時方共尅納音宜堅陣固守待彼先動
以應爲主　凡入敵境三日内有風雨雷霆從
我軍上發入彼軍爲龍虎助戰大勝　凡行敵
境未逢敵人忽風起来射我軍有雲乍西乍東
迅速奔走急防兵来　凡軍入他境初下营疑
爲攻刼未定若兩軍相守有八難風生必須迴
避此時敵若来攻我軍必敗八難風者遍歴八
方回旋不定拔木發屋吹塵蔽天若在敵軍上

我宜急攻之若在我軍宜急嚴備若軍在路上
逢之宜令弱兵先退竒兵漸進强弩勁騎向敵
翼而迴之　兩軍相當暴風忽起從三刑五墓
上来昏塵蔽天鮮葉茂條皆落乍起乍止者前
後皆有伏兵掩人不備若天色晴明不寒尅者
不成　兩軍相當有風從歳月日時刑上来勢
大而遲緩者宜備賊来有大戰若風勢急速乍
起乍止者有狂賊至小戰以日納音與風起時
方占勝負　兩軍相守未戰忽有風從彼軍方
来初起蓬勃及至我軍而低小蕭索其兵千里
不戰戰旋風從三刑五墓上来有伏兵勿戰戰
必不勝行値之急走坐者急備之　諸出軍行
師兩軍相守大風從三刑上来不可戰若起五
墓上来宜避之依五音日數吉　諸商日大風
折木從丑寅未申上起比遲三日客軍大敗將
死若主人力弱客亦自退若紀微風起在微日

寬大時客軍急退不退其軍不疾疫死則自潰亂

凡時方魁日納音者依此占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子午客兵入界自相殺不出三十日四季受商日同　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慘者賊自相殺　商日怒風從陰賊上來賊自殺其主將　凡寬大之日時加丑戌風從寬大上來止寬大者大兵解散　四季之日風從巳酉上來賊兵解散　寬大之日風從巳酉上來止于巳酉時或止方者群賊皆散　寬大之日風從巳酉或丑戌上來夜起晝止者大衆欲解而主將不欲解若風晝起夜止者氣色溫和上下同心解散若天色陰寒時日雖善猶未解也　寬大之日及受商日辛亥壬申是也風從酉上來止連三日至五日天色清明民間兵散不出四十日遠七十日　廉貞之日風從巳酉寬大上來天氣溫和者敵兵退散若從四激上來敵兵自退四激者春戌夏丑秋辰冬未也

凡遇解軍之風其風發時天色清明風氣和暢即不戰而解若風氣寒慘日光昏濁此兵未解必戰若日辰受魁則客以敗退　凡四季受宮之日丙戌丙辰辛丑辛未是也風從寬大或四季上來皆為敵軍來降

城營占風

凡至營相守有急風從敵營上來正射我軍上而復下或止而復起必有大兵欲來攻襲宜早備之若攻人城未下而有此風則有敵兵自外至若入敵界已得城池猶有未下邑壘而有此風必有兵來戰若寒慘帶刑殺必須嚴備

凡與敵相守營寨有旋風歷過者隨所歷有冦至宜急備之旋風入營捲土發屋倒戈徹幕急備不虞若旋風自外入彼城營急從入處攻技之　旋風吹物上空在城營中兵不利宜固守

諸羽日怒風從商上起揚沙晝晦有兵來攻城

邑若至日中夜半風益此時城固不下客軍必敗商金羽水母子為強水畏於土勢不能行土必制水日中夜半城中兵強可以固守外兵自散

諸角日大風勃怒從申子亥卯上來大寒憯至夜半日中其風益怒連三日以上有大兵起攻城必陷主人宜出避之近期九日中二十七日遠九十日

諸羽日大風日光冥冥昏霧沉沉主大兵圍城客勝近期五日中期十日遠三十日

諸商日怒風從子午上來時加子午日光冥晦不利主人宜防內兵自亂

凡奸邪受宮之日怒風從宮上來止四季風氣寒憯城中兵亂夜敎長吏四出不禁期七十日遠九十日

凡有兵圍城視諸商之日有風從丑上來比連三日以上至七日客軍敗退丑商墓也又為陽徵商金遇之兵敗將死近期七日中二十一日遠七十日

凡日中夜半風從申子亥卯上來夜發晝止日中大寒不解敵必夜來攻城劫營不避風雨主將忌之期五日若十日

邊夷水賊風占

四角受角之日戊辰癸未戊戌癸丑是也時加日中夜半怒風從四季上來五日而止四季者中國天子欲伐夷狄也欲知所伐觀風所止止辰為伐東夷止未為伐南蠻止戌為伐西戎止丑為伐北狄期九日至九十日若風止有大雨則解凡壬辰日主東夷風從辰上起七日至九日東方海賊動期五十日乙未日主南蠻風從未上來比連七日南蠻反叛期七十日壬戌日主西戎風從戌上來七日以上西羌反叛期五十日癸丑日主北狄風從丑上起七日至九日匈奴入邊邑期二十四日遠八十日以上四夷之風勃怒叫吼則占

凡壬申壬子壬辰壬戌之日有風從子上來三日以上日色不明光此

水内大賊欲攻王國風大寒則夜至近期七日
遠不出三十五日以上四日有大風寒慘慘入
人肌内雨不發皆為賊發從王相來賊發疾因
死來發遲壬戌癸亥乙卯壬辰甲申丁未此六
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來或丑未上來水中兵
起相殺近期五日遠五十日　丙辰辛未丙戌
辛丑此四季受宮之日風從四季上來析木楊沙
五日以上至九日風止子午此為夷狄君長萬
里來朝或遣使貢獻近期五十日中百日天色
温和清明乃至寒慘昏濁則不至　凡壬辰乙
未壬戌癸丑四季之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來
迅疾寒慘比連三日至七日此外界群賊屯聚
興夷狄並勢侵犯中國晝伏夜行來為侵盜不
出七日十四日遠七十日凡此四日有風從貪
狼陰賊奸邪上來勃怒陰慘皆為夷狄反叛依
前占之庚辰乙未庚戌乙丑為四季受商之日

時加商風從亥卯辰上來止于子午滿五日以
上至九日風怒不解夷狄起兵若風申止更轉
巳酉上來賊必自解近期七十日中九十日遠
百日若風來不滿日止或轉從子午上來或時
加子午若雨濕熱者皆為賊軍至中道離散
四季受商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比外國賊欲
屯聚相攻不出七十日若風從四季上來不滿
日復從四仲未轉從陰賊方來寒慘迅急日冥
無光此夷狄兵起中道自相殺不至近期九十
日遠期一百二十日　凡奸邪公正受商之日
大風勃怒暴亂從奸邪公正上來為夷狄犯塞
十日不止千里來二十日不止三千里來期七
十日　諸四季之日暴風猝起及遊風半日須
臾止者為千里外兵來不則近界離居羌胡為
變事風小事小風大事大若滿九日則萬里外兵
若羌胡居戎甸者有變　凡大風從四季上來

止子午氣色清明天日和暖者皆為四方界分欲來求和隨日期占之　大凡四季主關梁津渡道路主營鑰主遠方客占外郭外州外界外夷各以風起日數知遠近遲疾知進止寒温知勝負他倣此

水火災風占

凡受羽之日但納音屬水者皆是風從卯酉羽上來天雲陰潤人心悲愴連三日者必有暴雨大水驟至若風來帶刑殺及狼貪奸邪陰賊之日時水中賊起害人　凡風從卯酉上來時加卯酉風勢肅肅調習又止卯酉潤氣濡物者大雨即至　諸角日風從寅申丑未徵上來乍遲乍疾時加夜半火起宮寺院廟中　辰午酉亥四日為自刑其日受角而風從徵來辰日時加辰燒右部二千石傳大臣將相之宅午日時加午燒都尉廷舍大夫官吏之宅酉日時加酉燒貴府大傳舍廚庫貴人居肆亥日時加亥燒晝家並店肆牢獄若囚徒之家大寒迅急則燒殺人温和但燒屋不殺人若風止有雨及雷電乃已不然雖有其雨火亦必起　四季受角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止子午者下亭鄉市夫火有文書三日內有雨災解　諸亥卯受角之日怒風從辰未來時加申子此賊以火攻主人若寒急者殺人財出時加廉真公正此怨愁相燒不出三日及六日以日占其地　諸徵日時加徵暴風猝起而天氣清明者有書檄至為夫火事期三日遠三十日以日占其國　凡陽徵日風從陽徵上來時加夜半為都市中府寺火起風從陰徵上來為下亭鄉市及人聞火起　凡占火災得巳酉之時此誤相燒也得公正之時為仇怨相燒得廉真之時因文書口舌相燒得貪狼之時為賊攻主人得陰賊之時為惡人逓相

燒或捉賊燒屋得奸邪之時爲盗陰私相燒日辰旺相有氣者人事相燒囚死無氣時加商角爲鬼神所燒若徵日風從徵三日以上天氣赤黃徵風不解至七日此天災火起千里相望近期三日遠三十日若風止有大雨則不占　凡暴風忽起東南巽方繞木悲鳴如搖火有大災不出三日　凡風鼓塵連日不散如霧其色赤黑黃煤者有火災　凡風怒鳴氣勢憷悽連日不止有兵則敗于所鳴之方無兵則其分主民者有憂亦爲火災

候風知詔書

諸陽宮之日風從陽徵上來爲詔書到欲知何詔書以風至之時占之時加寅午遷除詔時加巳酉寛大詔時加丑戌詣臺詔時加申子賊欽詔時加亥卯接章詔事老詔不則盗賊事詔時加辰未嫁女傳詔皆期九十日遠則四十五日

諸陽宮之日風從歳月日時刑上來回正德方風大迅急此上官收下官証對無罪　凡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四季戊皆爲天子所在風從其上來則天子詔來若時加公正此天子令也時加奸邪此詐詔不可信

候風知赦

春甲寅帝乙卯王庚申爲詔獄辛酉爲司空

夏丙午帝丁巳王壬子爲詔獄癸亥爲司空

四季月戊午帝己未王甲寅爲詔獄乙卯爲司空

秋庚申帝辛酉王丙午爲詔獄丁巳爲司空

冬壬子帝癸亥王戊戌爲詔獄戊辰爲司空

凡風從詔獄上來大赦司空上來小赦

春甲寅日時加申風從申上來其風溫和爲有大赦期六十日乙卯日時加酉風從甲上未止申爲小赦期四十五日　夏丙午日時加亥風從丙上來止亥其風清和有大赦丁巳日時加

午風從丙上來止亥有小赦期四十五日　四季月戊己日時加寅風從寅上來止於寅有大赦時加卯有小赦期六十日内四季日風從辰上來有大赦卯上來小赦卯日未上來小赦　秋庚申日時加寅風從庚上來三日内止于巳其風温和有大赦期六十日時加申子為小赦　冬壬子日時加巳風從壬上來其風和調有大赦時加申有小赦期六十日内　冬至後丙申日風從丙上來大赦一日一夜止小赦　寛大之日時加酉風從巳酉上來三日止詔獄有赦嘗以帝王之日巳酉日獄日候風從王上來加獄時若止獄皆為大赦鳴條則占之　諸戊巳日風從天門上來有赦　春甲日日出之時風從卯上來須臾止又復從卯上來有赦期二十日　春甲為天子庚為詔獄有風從甲上來時加庚為有赦若連三日止庚其風清温必有大赦風止而兩有賞賜期九日若三十日以下三時依此占　春甲日風從甲來止庚須臾止有贖書半日止府吏原罪一日一夜止州書原罪三日止使者原罪　春甲日旋風從甲來入人家止庚亦為有赦令亦為陰陽和律呂正國有喜　四時巳酉寛大之日時加巳酉風從王鄉來止巳酉有大赦

候風知遷官免罪法

春三月寅皇后甲天子卯太子乙太子妃辰太子吏巳司空丙司徒午大尉未九卿丁太傅申司隸庚詔獄酉庶民辛卒徒戌夷狄亥宗廟壬内相子宮府丑大將軍癸内藏　夏三月巳皇后丙天子午大子丁太子妃未太子吏申司空庚司徒酉太尉辛太傅戌九卿亥司隸壬詔獄子庶民癸卒徒丑夷狄寅宗廟甲内相卯宮府辰大將軍乙内藏　秋三月申皇后庚天子酉太

子辛太子妃戊太子吏亥司空壬司徒子太尉
癸太傅丑九卿寅司隸甲詔獄卯庶民乙卒徒
辰夷狄巳宗廟丙內相午宮府未大將軍丁內
藏　冬三月亥皇后壬天子子太子癸太子妃
丑太子吏寅司空甲司徒卯太尉乙太傅辰九
卿巳司隸丙詔獄午庶民丁卒從未夷狄申宗
廟庚內相酉宮府戌大將軍辛內藏　凡春寅
為皇后此日中有暴怒勃亂之風從午上來五
日以上皇后有大憂其氣溫和皇后有喜近期
九日遠九十日風止有大雨則不占　凡春丑
為大將軍此日有大風發屋折木從丑上來四
日以上丑有氣將軍賀賜無氣有罪迅急寒魁
大將軍有變近期八日遠八十日　春丁巳為
三公風從丑上來止三公坐上天色清明三公
遷封受賀風氣寒急日色不明三公退免受誅
丑者商日墓也　凡四時風從天子上來視其

所止為詔書所加風氣清和為遷官寒急為滿
為變罪風止有雨則解止之後仍有寒風為事
不解風半日一日從近期三日以上從遠期卒
暴從近期遲稍怒從遠期　戊子戊午甲戌甲
戌四日以四時候使者州牧刺史從事檄書風
從其時上來有氣有遷無氣免遠　丙辰日為
府居其日風從辰上來二日止居位上二千石
檄納補　丙辰日有風從辰上來止午清和者
二千石奏使者寒急二千石奏刺史吏相春上
有氣者勝無氣者凶止辰上為奏事不則為奏
事還受罪近期九日遠四十五日　五丑為令
長坐奏日五丑之日風從丑上來寒急止辰丑
有氣此令長奏府居止午奏使者止三公坐則
奏公卿此下官與上官相奏以寒溫決勝負
五亥日主諸丞凡亥日風從亥上來有氣丞遷
賀無氣丞免官半日止者為郡丞二日止為州

丞三日止為州治四日止為公侯長吏五日止
為書丞丁亥日為五千石　五戌日為都尉丙
戌之日有風從戌上來有氣都尉遷賀無氣免
官半日須史為小尉若溫和為遷賀寒急為免
官他放此

諸公侯貴客占

諸陽宮寬大之日有風從天子上來止三公座
上為三公入賀期一日九日丙辰戌寅是也
諸寬大廉真公正之日有風從丑上來視所止
為君德所加主有遷官賞賜以四時位言其官
若風大寒急居有暴令視所止之位當之　凡
大風折木從臣座上來止居位皆為臣上書奏
事溫和清爽不寒慘為喜從刑殺來日光昏濁
者為有奸假令廉貞寬大公正之日其日風從
臣座上來止居位其臣公正所奏公直必受慶
賞若奸邪陰賊貪狼之日風氣寒冥者反是

假令宮日時加宮此近臣也四十里內風半日
止者五十里貴客也一日止百里內也二日止
千里客也三日止外臺使也四日止外州使也
五日止邊將使也七日止數萬里夷狄使也皆
謂止於居位若風冥冥寒急此遠方使至心懷
叛逆其來者日加己酉丑寅午戌皆為五臣欲
有獻于居清溫曰喜寒逆有憂　假令風從宮
上來寒急者君怒也若溫和而欲雨為欲加位
賜　凡四季受官之日風從四季上來止居位
若太子位皆為客侯主人侯王侯公卿二千石
出入諸陽主長吏如陰則主民間天子所在二
千石使者令長同占之　假令奏三月天子在
甲有風從甲上來時加甲風止寅為天子入皇
后宮中甲來止丑天子入大將軍府中止酉天
子候白衣士止戌天子入都市止辛天子入人
家甲來止四季天子出遊千里止四仲出四百

里止四孟出行城郭止四仲出百里以占諸侯
二千石令長同法　凡風從臣位上起止于君
位皆為臣上事假令春天子令在甲風從未上
來止甲為九卿上事入省風從丑上來止甲為
大將軍上事入省餘倣此　何以知大將軍兵
起商角之風兵起風上宮羽徵風兵起風下
假令陽角之日風從角起則為大將軍先兵出
也欲知勝負按法言之風起相生則和相尅則
戰如角日風從羽來乃角羽相生大將軍出兵
必勝餘倣此　春三月天子在甲在内以占天
子出若在外占以臨民令長至千里使者諸侯
亦占甲所謂人君者上下同占也

候喪疾占風

壬子壬辰之日風起夜半止夜半占在皇后國
夫人起日中止日中占在人君君夫人庚子陽
宮之日日中夜半從子上來止辰此為宮動宮
止辰為人入墓中宮為君期九日遠九十日
庚午陰宮之日日中夜半風從子上來止午若
辰皇后有卒暴之事子來為喪午來為黜辰為
入墓中期九日遠九十日風起三日以上止乃
以此占不三日為病　諸角風從亥上未止未
為二千石有死喪期九日中二十七日遠九十
日　壬午角日風從來上來三日止午為使者
州刺史有喪　癸丑日風從來上來一日止丑
為令長有喪　丙戌日風從未上來止戌為小
尉有喪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上來比連三
日民大疾若風從巳亥上來止未民大死喪期
二十七日　凡巳亥受角之日風從巳亥上來
止巳亥此長吏客喪近期三日遠九日　凡五
墓之日風從五墓上來若止墓上皆為死喪憂
事　凡風從墓上來或入墓皆為死喪若時加
巳酉入止王相或帶德合為死者得生囚者遇

救

救百姓疫法

春以巳亥甲日遣户曹出行至疫處至未治壇白羊白犬白鷄禳之夏遣法曹秋遣兵曹冬遣水曹四季遣工曹各於其時之墓方以羊犬鷄用所被尅之色救之則雖病不傷不遣則其災必大應在冲月

三刑相會占風

假令今日是丑日時加戌風從未上來日丑刑戌、刑未此三刑俱相會也兵在外有大戰流血　申日寅時風從巳上來者同占他倣此

子日時加卯風從子上來者客兵勝主人多死傷若風從卯上來主人勝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未上來客勝　若時加辰午酉亥風從其上來則主人勝　凡自刑之日風從徵方來有大火起災及貴府　凡風從日刑上來相冲擊上來者半路有突兵逆行來者伏兵起軍中

凡風從三刑上來坐者急行、者急走則兵必至必有交戰宜固守則吉如戰則死敗　月刑不出月日刑不出日　凡風從日刑上來猝暴者賊必夜來攻人　凡風從三刑上來非為兵戰百事皆凶刑上來者發疾刑下來發遲　凡用兵風從刑下來者客勝刑上來者主人利

凡金刑為兵金日庚辛申酉是也木刑為喪木日甲乙寅卯是也火刑為火災火日丙丁巳午是也水刑為水災水日壬癸亥子是也　凡軍始出行風從歲月日時刑下來者必有將死若得王相客死囚廢主人死　風從歲刑上來必有大兵人馬死不出其歲天下大兵　風從月刑上來賊起郡兵　風從日刑上來為賊兵夜至主人兵敗　風從時刑上來有鄉兵不出三日鄉兵走

十二歲月日時占風

太歲在寅正月寅日寅時風從寅上來　太歲在卯二月卯日卯時風從卯上來　太歲在辰三月辰日辰時風從辰上來　太歲在巳四月巳日巳時風從巳上來　太歲在午五月午日午時風從午上來　太歲在未六月未日未時風從未上來　太歲在申七月申日申時風從申上來　太歲在酉八月酉日酉時風從酉上來　太歲在戌九月戌日戌時風從戌上來　太歲在亥十月亥日亥時風從亥上來　若風勢急暴寒慘者皆為客勝主人兵不利

占風來遠近法

凡風初發遲後疾其來遠初急後緩其來近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砂走石千里拔大木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　凡大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半天下風也一日一夜千里風也　凡風二日二夜事及三千里外一日一夜周時事及二千里　六時以上事及千里半日半夜三時以上及五百里一時以上事及百里　凡大風拔木事及三千里外折大枝事及二千里若風近城郭中有急事猝起宮宅園左右有變事　凡風自百里以上來者其風初緩時急條長索然若蓬勃乍起乍止忽緩忽急勢無常准者並是二百里內風非遠來為災極重當時有雷雨不占凡風發一日為其縣二日他縣三日其郡四日他郡五日其州六日他州各以日數知災所及凡風一日一夜為邑二日三日為州四日五日為國六日七日以上為天下

觀風知賊數

欲知賊數多少視風所從來之方為月期所乘

辰為道里以止蕀時支干為人數　乘王氣十倍　相氣五倍　休廢如數　囚死減半　甲乙子午九　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　丁壬卯酉六　戊癸辰戌五　巳亥屬四數

飄風占

飄風者廻風也扶搖羊角焚輪皆其類也自下而上直至於天亦有自上而下者適謂之旋風也　凡旋風起宮宅以六情言之清和王相有氣為吉勃悷寒慓因死為凶　飄風吹衣綿於都市中有鈇王不出一年　旋風卒起宮宅之中或被外入揚人衣物發人屋宇皆為有卒暴之事　凡旋風入室飄揚衣物當憂財物驚火　宮日旋風起宮宅中為鬭訟為因係為縣官有連引事若起道路徵內向外沖上吉　商日旋風起宮宅中有人持酒肉來不出三日　角日憂疾病　徵日憂火灾　羽日憂失財物　凡旋風起坐席居子失官小人失財旋風從歲月日時刑墓上來行者急走坐者急起避之　凡軍初出有旋風從旁起直至軍前飄引前導者兵必大勝若從敵上來宜急設備軍行有廻風相冲者中道而還無功　軍行有大旋風起前來右廻繞者將死左廻繞者得敵粮　凡扶搖獨鹿之風卒起軍營之中軍中有反者主將宜備之旋風從地中出直注日下師死　旋風入宮闕之中一日再三名曰太陽不出一年內兵起　行道見廻風西來者必有酒食　諸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旋風猝起敵上急擊之勝　凡風忽起西北却復東南四轉五復者主將貪愚士卒謀逆兩軍相當風從離坎起挾刑殺者慎勿出戰、則必敗　凡旋風自敵上來入我營中敵人欲降如挾刑殺上者敵欲來攻我宜備之　旋風起而帶三刑五墓者賊

有伏兵　營中旋風頻出者不可以戰宜急移
營去之　旋風加時刑主人利疾戰若加日刑
則利客　旋風直上沖天其分有冤枉之怨
若起軍營之中急戰大勝　凡軍在外大風揚
旗幟東西南北周旋回轉將軍死若風繞旋竿
直而垂下者戰大勝　行道見旋風從正南來
有酒食若時加己酉皆為大吉　旋風從吉方
起兩慶夾道隨人行重吉但從凶地來即凶
行道有旋風前面來逆沖人者勿前防有伏匿
相謀以時下五音德刑占之　旋風從後來逐
人亦以其日支干納音時方刑德五音六情占
之清和為吉寒濁凶旋風旁起前行或橫沖而
過皆為凶以日辰刑魁占之　凡行道有迴風
四面覆人宜迴避之宮日有田土爭訟徵日有
鬬訟若從徵方來人家戒火羽日失財物若憂
酒食聚衆於上　商日為失財遺物人所謀

角日有疾病從甲地來為死喪事　宮日迴風
突人戒田宅憂移徙　徵日迴風突人戒告訟
文書凶　羽日迴風突人戒行舡防沃溺　商
日迴風突八戒爭財若入山林還下被傷　角
日迴風突人有疾病死喪哭泣不則擊傷　凡
宮宅之內西堂為父東堂為母堂邊為長子房
為婦女庭為衆子墻壁為少子井皂為婢僕門
為賓客暴風迴風卒起若從外入皆以刑德言
其所主人之吉凶　凡宮宅之內中庭為大臣
衆又為四隣垣墻為小口井皂為婦女碓磑為
奴婢馬廐為役隸客堂為外人門為賓客所為
諸公客有風起止其地時加奸邪陰賊或從奸
邪陰賊上來各防其人有謀若風氣寒慘帶刑
殺魁害而來有所觸損者各言其人有灾　凡
回風暴風卒起宮宅諸商日時加寬大風從角
上來止於囚死休廢為賓客作奸風從門外入

門而止于商時方亦然　商日時加申風從未上來迴入商門至堂邊為長子作盜迴入井為婦女作奸欲共他人殺夫　陰賊之日時加申子風從奸邪上來止陰賊婦女作奸欺夫　辛丑日時加午風從宅中午上來後三日有酒食商日日辰勝時下風從純商來有恠物害人商日風起純角入宅為惡鬼入宅害人日辰王為鄉官從王鄉來為家長相鄉來為子孫休廢來為賔客因死來為下賤貪狠為盜賊奸邪來為淫婦小人公正來為佞人　凡宮宅中同坐非止一人或十餘人同行而有旋風相沖來不知在誰當以風發之時及日辰推之從宮來即宮姓當之若同音者非一人又以長幼別之盖為長年寅申巳亥主之仲為中年子午卯酉主之季為少年辰戌丑未主之若長幼又同者非一人則以休王別之日辰王相事在尊長貴人休

廢囚死則在卑幼賤人又陽日取男及在左者陰日取女及在右者又同則取衣服之色宮黃徵赤商白羽黑角青或取其所執持之物以決之即知其事在誰若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　旋風從人本命墓上來而值之為疾病歲刑上來為縣官召月刑上來為尉部鄉亭名日刑上來戒爭訟時刑上來有卒急公事皆凶　旋風從歲月日時德上來皆為有酒食慶賀事皆吉　凡宮宅中及衆人道路行半有暴風入衆人中亦可以風声五音求其同音者辯其憂喜　凡在宮宇所院園苑之中有旋風分明依道不急不惡清明和暢漸向前來當有賢人君子至或為使者召命喜慶之事　凡行道路之次忽遇暴風旋風當以行年决之風若突人從廉貞寬大公正上來與人本命相生則為歡喜酒食相迎從奸邪陰賊貪狠上來與人本

命相妨宜防奸賊相害若逢勃寒寅又加刑殺
大禍即至宮日忌爭田宅徵日有爭訟文書及
失金錢等事羽日有水厄亡失財物商日防鬪
擊相傷若入山林墜下被傷角日主哭泣疾病
不則相擊傷

風鳥情占

凡宮宅中忽有鳥向人鳴及犬無故鳴向人先
定本日時方五音次用德刑生尅王相休囚六
情占之若德方及王相方來相生當寬大赢貢
時則吉從刑殺及奸邪陰賊貪狼上來或當此
時或日辰囚死而尅時下皆凶　申子貪狼之
日時加亥卯之方風起或鳥鳴其上必有刼賊
殺人　時加申子、之方風起鳥鳴其上有賊
圖財殺人　時加丑戌、之方風起鳥鳴其上
有報仇怨者　時加辰未、之方風起鳥鳴其
上有奸賊欺取人財或挾勢奪之　時加寅午
午之方風起鳥鳴其上有賂見貴人慶賀之事
時加巳酉、之方風起鳥鳴其上有以酒食相
謀致病者　辰未奸邪之日時加辰未、方上
風起鳥鳴其上有奸邪私事　時加寅午有文
書呼召被人以奸邪相欺　時加申子有賊謀
持物亡失　時加巳酉有人將酒食來致疾
時加亥卯有宿怨相攻流血　時加丑戌、方
來有報怨仇事　巳酉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風
起鳥鳴有遷官酒食慶賀　時加申子有爭財
事　時加辰未妖怪婦人欺夫　時加亥卯有
賊夫散不成事　時加丑戌貴人呼召　時加
寅午有酒食遷官慶賀事　亥卯陰賊之日時
加亥卯、方上風起鳥鳴有賊刼財格鬪傷人
在部界　時加申子有賊刼奪相攻　時加丑
戌有外人謀己　時加巳酉有人送酒食財物
時加寅午有隱士才叟為惡人所刼　時加辰

未有陰私婦人同謀爲盜　寅午廉貞之日時加寅午、方上風起烏鳴有遠客千里至　時加巳酉有酒食和合慶賀　時加申子客吏來索借物　時加丑戌有報仇不成　時加亥卯有賊來劫　時加辰未有奸人設謀文書呼召勿信　丑戌公正之日時加丑戌、方風起烏鳴吏人爭奸執報仇　時加辰未有人告部吏自爭財物事　時加亥卯下凌上有謀不通時加申子有亡失被人牽引見賊失財　時加寅午有遷官慶賀事　時加巳酉行逢酒食引惹凶事　凡申子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劫賊殺人　亥卯日時加申子烏鳴在辰未上亦爲盜賊攻劫　辰未日時加亥卯烏鳴巳酉之上有人將酒食來謀毒人　巳酉日時加巳酉烏鳴寅午之上有貴人客至賞賜慶賀全吉　丑戌日時加寅午烏鳴辰未之上有虛詐報仇不可信

雜占風

凡風頻起歲月德合上來日色明盛天氣清和謂之祥風其占爲天子用賢人遠小人天下偃兵萬物阜　凡風貼耳不調頻起三刑歲沖上來謂之妖風其占爲天子用小人遠君子旱澇不節凶　凡風從歲月日時刑沖上來止於刑沖者大臣災殃虫生糴貴有火災以日占國假令徵風不動枝有災必小若鳴條以上至於折木發屋揚沙走石乃可以言大災禍　凡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四季戊爲四時天子風若順四時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止於德合時方其風鳴條擺樹不走沙石天色溫和日色明朗天子有德令天下治安五谷豐熟四夷順服國有大喜　凡八節之日風從三合及天門上來爲吉慶　凡春甲乙寅卯日夏丙丁巳午日秋庚辛

申酉日冬壬癸亥子日有風鳴條及雨民安物
成　凡春庚辛申酉日夏壬癸亥子日秋丙丁
己午日冬戊己辰戌丑未日風起攞樹鳴條或
夾雪雨揚沙飛塵呌怒有聲皆為人民不安萬
物不成　凡來甲寅夏甲午秋甲申冬甲子天
門乾上有風鳴條落葉則有赦五谷大熟　凡
乾坤艮巽上風起鳴條落葉夾雜微雨有三聲
雷者亦曰祥風五谷成人民安　凡四季月風
從乾坤艮巽上來天子有德令　凡甲乙日風
從坤來丙丁日風從乾來庚辛日風從艮來壬
癸日風從巽來戊己日風從艮來動葉鳴條去
地尺餘不揚沙塵風清氣和日光明潔民安國
昌五谷大熟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
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來皆
為沖破　凡甲乙日風從庚辛申酉上來壬癸
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為刑魁其餘倣此其

風暴怒勃亂寒慘陰濁者皆為有憂五谷傷人
民不安　凡戊己屬中宮無形寄於乾坤艮巽
皆為王位主中國之居若戊己發風於乾坤艮
巽在辰戌丑未之時戊日為陽己日為陰其風
又止於辰戌丑來之上則為天子有德令天下
安寧歲美人樂　凡春丙丁、酉日有大風從
西來夏戊申己丑日有大風從北來秋壬申己
巳日有大風從南來冬甲辰戌午日有大風從
四維來皆為大賊其方起若已有賊必來相攻
不則有謀叛者　凡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
甲乙有暴風急雨寒魁者賊必起若已有賊必
入界若風至夜不止必有大賊圍城　黄帝曰
暴風卒起來方天下饑民流亡盜賊相攻刼
卒起西方秋旱物不成　卒起東北方鬼行道
有旱疫病　卒起北方食物入人病瘭瘡疹
凡暴風忽起攞樹鳴條風緊急未及一二刻漸

徽而止其風遠不過十里來當視日辰占之若
在刑沖方則外界有訟盜賊至在德方則外界
有訟祥異至在合方則外界有書信至　凡風
卒起有半時止者此風在三里來其占在民若
在月辰刑傷方來月內米貴若風色陰黑飛沙
揚塵不出兩月民不安若在日辰德合方內米
賤若在日辰本位上來民間有火災此占不用
分野位其風當處即為火災　凡風驟起飛沙
走石經一二時止在五百里以上千里以下來
其占在大臣長吏專視月建若在刑沖方來其
地長吏有憂病黜死者風帶熱吹灰漲天、色
陰慘為長吏大臣死若在月德合及月建本位
上來期一百日內長吏有賞賜遷職加官之喜
長吏者郡縣之官長也　凡風驟起吹沙走石
拔木半日一日而止視太歲干支若在刑沖上
來君怒欲行誅殺不出三月米貴有旱澇之災

在德方及合上來不出三月有德令　凡風聲
如雷觸地而起者其地大兵起　凡風雨後有
大雷皆為天子有德令　凡風寒慘入骨者為
雨　凡大風發屋折木天色赤者兵大起行千
里無兵則蝗蟲大起　凡六辛月日風起宮宅
有人送食酒肉來　凡大風黑雲綺錯臨軍者
有軍十五六日大變十七八日軍破城敵上有
此急攻之　凡暴風急入舍發屋戶不出六十
日有相殺者若入宮殿人主惡之　凡風入宮
裂帷帳君有憂　風入軍幕損旗鎗將有憂
凡天昏有風聲而無風函狹外至臣欺君不出
千日　凡風天子占千步諸侯去宅五百步庶
人去家一百步占之　凡軍行旁有風動塵主
將吏多死傷　凡風雨驟從四維上來翻覆回
轉城營中必有反者　凡風從四維上來乍高
乍下寒迅者敵欲山林伏兵　凡風暴起發屋

折木從四維上來名曰賊風有賊兵從風所來方東北方不出八日八十日東南方不出四日四十日西南方不出二日二十日西北方不出六日六十日　凡奸邪日風從貪狼上來賊方起自散　公正日風從陰賊上來止奸邪賊必滅　陰賊日時加貪狼風從貪狼上來敵人來急軍中宜早備之　陰賊日風從陽角上來賊欲來攻城期九日四十日　諸商日時加宮風從角上來止於陰賊有大賊卒至主人軍中欲反勿信左右　諸羽日風從宮羽上來作高作下南北分散去後還者欲降欲逃遁期七日九日　諸商羽日有大風折木從申子亥卯上來日中夜半風益急者期三日七日大賊至　諸徵日風猝起午上止於亥軍中左右皆有謀反之人六甲窮日占同　諸陰賊日有飄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四季或飛鳥四季上來必有搜捕之事

五星占第五

五星爲德之主其星或入黃道之裏或出黃道之表猶日行則有陰陽也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速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順逆奄合陵犯變色失次芒角動搖皆以時政五常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去日稍遲朝而近中則留留經旦經過中則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又順行先遲漸疾以至于夕伏西方更與日合之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也後行速而見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早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

有福逆之則爲怒爲殃尤甚歲星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齊吳遼東之國爲司農主五穀所居之宿五穀蕃昌其對爲沖歲乃有殃歲星乃少陽發揮之官與太歲相爲表裏所在之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所留之野吉所去之野凶

歲星形色變異占

歲星在春曰王色比右角大星而青光立春七日後十八日色〻黃仲春之芒角在冬曰相其色青光而無芒角在夏曰休〻黃而無精光在四季月曰囚其色青微黑〻曰死其色細小不明此其常也如其常則天〻和平 歲星在春白無光風雨總至赤有角旱燠旱臻色黑則有非時之令色爲應其候歲星當王時而有相色主弱臣强有休色人主病有囚色有大赦有死色爲大喪其進舍也女德令其退舍也有惡令其番守之舍有逆法〻

叛臣　歲星當相時有王色其國主強臣弱
休色相罷有囚色相病有死色相死有此色
畨守之舍凶其進舍也有兵其退舍也有謀一
成　歲星當休時而有王色其國有憂兵有相
色大臣誅有囚色百果不實有死色五穀傷
歲星當囚時而有王色政不行下反上有相
臣專政六月降霜有休色謀不成有死色貴
誅有此色其畨守之舍國有禍喪其進舍也
兵其退舍也將死　歲星當死時而有王色
木再榮其相色木枯更生有休色國有土工
囚色大赦　歲星主齊魯東吴之國青徐州
揚兗之域其色蒼如右角及參左肩十二芒
變白而有喪赤有兵旱黄爲喜黑有疾疫
歲星變色人主有怒若有芒角爲誅殺爲兵血
芒角有軍戰不勝　歲星明大赤角所居之
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　歲星安靜中度所

之分吉　歲星暗小所居國民流疾疫牛馬
死　歲星明大而內實天下安寧暗小而虛
國有憂人主不安　歲星縮小失色芒角奮
天子大臣俱有憂　歲星有變對冲之國受殃
歲星始出小而日益大者所居國利　始出
大而日益小者其國歉日耗　歲星乍大乍
其國凶乍明乍暗其國主災　歲星忽小無
王者惡之　歲星忽變色大赤大臣死　歲
忽不見國亡　歲星乍見乍不見有喪　歲
芒角動搖其國凶芒角而怒所在兵起五穀
登　歲星所在無芒角兵戰不勝　歲星赤
而角所居國昌人主以武強苦戰勝　歲星
角所指者敗迎角而戰亦敗　歲星動而前
左右人主不安　歲星芒角四正則天子之
正芒角指邪天子亦邪外邪則外臣內邪則
臣后夫人　歲星有芒而無角王者心平

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槩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晨留逆而不居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九五星見伏留行遲速逆順應曆數為得行違曆錯度失路盈縮則為亂行亂行則為天夭彗孛而有亡國敗軍死喪水旱饑饉

歲星占

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經星又曰紀星東方青帝靈威仰之使蒼帝之精木德之宿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故為之歲星歲星者人主之象主道德五常曰仁五事曰貌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主春其日甲乙其辰寅卯其卦震巽其音角其數八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歲星所在其國

歲星三角芒近臣傷內則相誅期一百八十日　歲星五角有芒天子與四方戰一角外射天子大吏出　歲星七角有芒天子與四方戰期不出一年　歲星九角且芒天子殺賢臣誅邊將期一年　歲星在二月中當王時有芒角則無人主威權在下　歲星動搖主喪亡期在沖

歲星進退其舍如度其國昌行中道天下和平失行入陰道為水兵入陽道為旱喪　歲星盈縮失次其國不可舉事用兵　歲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其國凶　歲星超舍疾行盈其國兵出不復退舍曰縮其國將死軍敗　歲星當疾而遲不及其次至二舍人主昏弱后妃持政國疾疫寇賊不禁　歲星超一舍至於三舍侯王不寧不則地動退一舍二舍至於三舍王者滅

歲星行不至所當舍之舍其國凶　歲星不行其宿其國君亡　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

歲星亂行較不成草木殃　歲星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若已去之而復還居之其國有福　歲星當居而不居未當去而去之或已居之又左右搓及東西去之凶居之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人主不安國亦不安　歲星行正則王者心正國事正行邪者則王者心邪國事邪邪者不繇黄道也　歲星出穣長三尺不出三日雨不則大霧　歲星在奎婁出四彗天下豊人和　歲星晝見為臣强其地有兵　歲星晝見與日爭光武弱文强大臣謀逆凌其君王天下不安　歲星自暈則有喪　歲星自流國王天下更　歲星所當之辰不可抵當　歲星順行不可逆戰逆行不可向戰　歲星守諸列舍色白其國敗常以甲乙日候之變色則為灾

歲星色變亂行大臣奸邪作亂　歲星春失色中空秋月芒角光明名曰相反諸侯大臣有變憂

晉惠帝永寧元年五星經天縱横無常四月歲星晝見二年四月又晝見天下大亂　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六月甲午歲星晝見在胃明年慕容垂冠河東　唐太宗開成五年歲星變小無光是時帝崩

熒惑星占

熒惑南方赤帝熛怒之神朱雀之宿火之精也其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也　熒惑居東方為縣息西方為天理南方為熒惑進退無常躁急促疾故曰熒惑五常為禮五事為視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故熒惑主[illegible]其日丙丁其辰巳午其卦离其音徵其數七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熒惑主死喪在天為糾察之官司天下羣臣之過失以譴告人主者也主呉越以南諸國憂患過惡衬福之所繇生其國有道則疾行而東無道則遲留而降罰司驗

亡亂妖孽主歲成敗明照四方爲亂爲賊爲疫爲喪爲饑爲兵所居之國受殃環遶句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其殃彌深其國旋止息則爲死喪其野亡也

熒惑形色變異占

熒惑主荆楚以南荆州衡陽南盡南海其色比心宿中央及畢宿右股大星爲正色熒惑在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色白而昧者苦雨傷稼色黑則雹凍變生色赤爲應其候

熒惑在夏曰王色比心大星而有精光仲夏有芒角在春曰相其色精光無芒角在季夏曰休其色赤黃無精光在秋曰囚其色青白不明在冬曰死其色黑細而不明此其常也如其常則天下和平

熒惑當王時而有相色相敵主聰有休色政令不行有囚色讒臣用事有死色國有大喪其留守之舍不可舉事其進舍也其國不祥其退舍也其國旱

熒惑當相時而有王色所居之國受殃有休色讒臣在旁有囚色國有揗因有死色大臣留守之舍其國兵起其進舍也有蝗蟲其退舍也赤地千里　熒惑當休時而有王色其國受殃有相色其分國亂臣不從令有囚色有小兵有死色盜賊橫行廟堂有火其留守之舍受殃

熒惑當囚時而有王色大臣有憂有相色臣下毀傷有休色死者道路項領相望有死色丁壯從軍其進舍也有妖言其留守之舍道路不通

熒惑當死時而有王色宗廟不享有相色大臣攝政有休色宗廟有火有囚色壯丁多死于兵其留守之舍其下有兵其進舍也多風其退舍也多瘠　熒惑主司馬司空鴻臚道術失行急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熒惑爲天子之理內則理政外則理兵從之者勝逆之者凶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之所在　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

熒惑色蒼細小而無精光名曰進賊讒臣入國不爲亡君必有亂國熒惑主司空土工大急赤色爲旱爲火

熒惑色變不常人君有色亂之咎

熒惑罰星也無兵有變灾在大臣居久不去殃及其國　熒惑無光先起兵者敗

熒惑始出色蒼多芒所居國君有憂

熒惑色赤而芒有兵在外大戰無兵兵起於野

熒惑色赤黃多芒所居之國主憂

熒惑赤芒人主憂赤角主怒　熒惑赤犨而芒其野有兵　熒惑大而赤角有兵出攻戰客利

熒惑以戰背之利隨其所指而擊破軍殺將

熒惑出色怒赤逆行成句已逆戰凶有國軍句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殿

熒惑始出大而日益小者其國不利始出小而日益大者其國利兩敵相當其日大以其日利其日小以其日不利上句爲陽國下句爲陰國若熒惑大赤出兵有功小赤無功以日占國

熒惑小於常其分有兵喪

熒惑躍而浮沉人主用心悖憒

熒惑在列舍浮跳不安人主心邪無剛

熒惑赤白而光所居野有亂兵

熒惑青光爲兩黑光爲水無光兵亂

熒惑赤而有角行疾用武行遲用文

熒惑當出不出民流亡當入不入所在國殃

熒惑出而復入其國君死　熒惑失度妄行其分出兵大東則兵東西南北亦如之

熒惑出東方順行則其國吉逆行則其國凶逆行一舍其地亡國戰不勝　熒惑退行二舍爲

不祥其下有火災退至五舍大臣為逆退行其
色猝其國主憂若變色太子逐功臣死
熒惑逆行有所守其宿為旱為饑應在其年若
復仍不順行句巳者雅貴還順則賤
熒惑逆行其畱宿其分有兵有破軍殺將有死
君逆而還復故道名曰燒迹其國大旱饑不復
故道名曰句巳其國亡　熒惑出西方而逆行
是謂逆明熒惑出東方而出西方為逆明入西
方而逆出亦曰逆明天下更主所宿國亡不則
有水備而兩至　南紂無道火星逆明
熒惑芒而正旗所指有破軍殺將順旗而伐之
則大勝　熒惑順行畱守列宿二十日以上與
逆行畱守十五日等各以此推之
熒惑疾行而東名曰狡狡者止其分相死疾行
而西名曰猾猾者起其分將死疾行而南名曰
譊譊人興有男子喪疾而北名曰賊賊乃作有

女子喪從北南入是謂持水入火不出三年國
有喪兵起南方從南失行入北是謂持火入水
有兵兵罷天下旱出列宿之南為孽出列宿之
北復入為羸逆為縮下必有伏尸積骨
熒惑在春夏失道南行疾為旱兵在陽國秋冬
失道北行疾為水兵必有破軍殺將
熒惑所在之國不利起兵若畱之必有殃禍
熒惑畱三月以上其國將相死畱五月破軍亡
地居七月其分有叛者居九月人主亡
熒惑以庚辛日畱五十日天下有兵喪
熒惑出東方若西行疾至宿而畱二十日以上
去之而復還居之其所畱宿軍死　熒惑變色
失行所畱者亡所抵者兵往來疾期九十日遲
者期不過三年　熒惑行二十八宿正乘其宿
有軍在外畱之三日戰敗大將死畱五日破軍
亡地畱十日其國君死若無軍在外而熒惑正

乘其宿為内亂　熒惑逆行二舍半有火灾
熒惑絶其宿星從北之南從南之北其國空虚
有兵在外　熒惑自外來止其宿不可戰若逆
行至其宿留三日以上將死留五日軍敗亡地
留十日君死亡國　熒惑所留之國不可舉事
用兵有破軍死將敗國亡家若越度亂行其咎
尤甚　熒惑逆行東方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
方行疾則兵聚于西方　熒惑出北方不出其
年兵起火復返而其兵復還者有殃
熒惑春出南方有喪不則旱饑群臣有憂
熒惑色黄而不明為變其時不昌春不生夏不
榮秋不成冬不藏四時皆變其色天下大亂人
君以女樂致亡　凡熒惑失次不依常行皆為
大臣亂國有兵其分大旱　熒惑出入進退用
兵背之勝逆之敗　熒惑伏五月而出西方為
内亂為更主　熒惑在春夏小而失色為大水

仲夏為喪秋冬大而光明為旱為兵　熒惑自
暈大臣背其主白色角其國兵赤色角國有憂
熒惑出彗其下國亡地　熒惑出氣為赤積
明日大熱至夕大雨不則有兵旱　熒惑出氣
長一丈四尺有傷物大臣作亂其國饑荒
熒惑吐舌上出人主憂下出民愁　凡熒惑失
度吐舌所以戒人君也不救則火燒宮殿其救
也追功禄爵賢臣仁德養孤恤寡則熒惑還度
天心得矣　熒惑生足故亡殃所至有新主立
熒惑晝見臣謀主所在分兵起大旱水竭
兩軍相當有雲獨掩熒惑有覆軍殺將　凡有
軍在外熒惑所在之分光明盛大則兵勝色聚
縮小則兵散　熒惑正黑其國有水災
守列宿二十七日以上其分相死國亡　熒惑
所留久其禍三年發　熒惑出乃反行有小星
擊之即去其所宿國受兵　熒惑列宿色黒即

為敗常以夏丙丁日候之變色則爲灾

填星占

填星中央黄帝含樞紐之使勾陳之神土之精也填星常晨見東方夕伏西方其行二十八年一周天一歲填星行一宿故曰填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仁義禮智以信爲本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則有軍不復填星主四季其日戊己其辰辰戌丑未其卦坤艮其音宫其數五其帝黄帝其神后主福女主貴臣之象所在有福不可伐又主聚衆主土工主紀綱主梁主大常司天下女主之過填星正則女主正邪則女主邪一曰填星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填星形色變異占

填星在四季之時曰王其正黄比北極帝星而精明芒角在夏曰相其色黄大而精明無芒角在秋曰休其色黄白無精明在冬曰囚其名黄黑不明在春曰死其色青白細小而不明如其常則天下和平　填星當王時而有相色其國女主宗族强有休色政在公卿有囚色女主不昌有死色女主之族有喪留守之舍有厚德其進舍也其國得土其退舍也其國失土填星以王時留守及進退也他准此　填星當相時而有王色其分主弱女主持政有休色土工興有囚色女主不昌有死色其國貴人喪留守之舍其國女主微其進舍退舍當爲土工憂事

填星當休時而有王色臣下縱横有相色女主請謁有囚色女主宗族有喪有死色國有女喪其留守之舍國有流亡其進舍皆有殃　填星當囚時而有王色有赦令四時不和多風雨五穀不成盜起益多囚人有相臣下有謀及司空有休色女主與妾爭訟有死色國有梐有土工

其畱守之舍及進舍國嗣子憂其退舍也有喪
填星當死時而有王色戰不勝臣專政枯木更有相色地泄其藏有休色五穀暴貴邑人流亡有囚色霜雹為災其畱守之舍國有益殃其進舍地動若有蛇怪其退舍也人多流亡
填星主中國周三河梁宋之國豫州之地其色黄潤而以其所居國有福　填星主福德古于季夏跡陳於外而兆發於中四方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也變色白則水潦不熟變色青則國多風雨變色黑則風寒不時色黄為應其候
填星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皆為女后憂　填星有芒角則為爭地兵旱
填星色白為喪為獄天下不安　填星光明潤澤其地大熟天下大豐女主有喜　填星色青國有憂女主疾色赤國饑期三年

填星赤煇期九十日兵起　填星色赤女主憂赤而潤不出其年兵起赤而芒角有兵喪
填星色黄而躍天子大更宮室興土工
填星黄大而無光女主有忿爭　填星白而芒澤天子子孫有立王女主退　填星色黑女主多疾天下有水災君暗國敗　填星色青白不出五月兵起不則獄事起
填星色黑六十日有喪皆以所宿命國
填星從立夏夏主當赤而精明無芒角及季夏比北極大星赤黄而光明有芒角季秋色比奎大星黄白而光明有芒角在季冬比左角黄黑而光明有芒角在季春月色比參左肩青黄而光明有芒角如其色則天下和平
填星春色蒼其年大熟　填星失色而芒角國有憂爭地　填星色雜亂女主不安
填星三黄芒女主盛黄而角土工興

塡星主城圍有失行其分有圍城　塡星有赤黑𬂔兵起期三年　塡星黑芒有大水不則天裂地動　塡星三黑芒其國亡　塡星出角為旱　塡星七角直芒女主專政妄殺

塡星失色有五角者有兵戰亡軍

塡星出氣長四丈土工𥝠三日內有雨

塡星所居國安益地守久其分有福德

塡星未當居而居之當去而不去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未當去而去之既已居之復東西南北去之官棄其法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其國失土不則女主憂不可舉事用兵　塡星變色逆行而進其分國憂人流

塡星動天下叛　塡星動搖其國有土工女主不寧若山崩地動江河决　塡星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則大水失次而下二三宿曰縮女主憂而歲不復不乃天裂地動

塡星失次進則失地退則為喪　塡星失行歲多大風人疾疫五穀不實　塡星行中道色順四時則陰陽和天下平　塡星超舍而前東行一歲二舍有大水諸侯有侵國者

塡星動而盈王者貪㥄不寧　塡星盈縮有地動下臣謀逆四方相賊　塡星逆行其國凶逆行一舍為大水逆行二舍有兵亡地逆行三舍王者死　塡星逆行入宿陽外官淫佚逆行入宿陰女主淫佚逆行十五度女主坐之

塡星經天而逆行天下反地大動　塡星亂行王者無德女后不正若亂行陽外事逆入宿陰內事逆宿南為陽北為陰　塡星居中不居其分國饑荒君失道以敗　塡星至宿不居即去之其國無道可伐　塡星行列舍或居其南或居其北往來不安其國不可興土工不可舉事用兵去宿愈遠其灾愈甚　塡星出北方宿中

其國不利用兵出東方宿中所出之國兵強出南方宿中其下用兵者亡出西方宿中其國兵起　黃帝曰塡星如狼星而色黃天下之兵雖合有國不亡　塡星細小不明女主憂有土工　塡星始出大而日益小所在國不利始出小而日益大所在國利　塡星變色失行於戊己辰戌丑未之日有土之君當之　塡星晝見臣謀君女主憂上相死　塡星忽生芒角有土工有聚衆事　塡星生足女主被罪　塡星出彗所居國受兵亡地有喪　塡星自暈土工興有喪　塡星珥魚黃帝起兵珥魚謂氣如魚形在塡星側也　塡星出氣青穢明日大熱且露夕雨不出五十日穀賤民病多死　塡星旁有濁氣如狗狀有土工期一年　塡星常以戊己辰戌丑未日候之變色則爲灾

太白星占

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夕見西方爲長庚西方白帝招拒之使白虎之神金之精也大而色白故曰太白五常爲義五事爲言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太白上公之神太將軍之象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皆象之吉凶太白主刑殺主秦雍河華蜀漢以西之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卦乾兌其音商其數九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其出入也必以風雨太白主戚主斷割殺伐故用兵必占之

太白形色變異占

太白在秋曰王其色比狼星精明而有光仲秋之時有芒角在四季曰相其色精明無芒角在冬曰休其色精明而無光在春曰囚其色青黃而不明在夏曰死其色赤黑細小而不明此其常如其常則天下和平

太白當王時而有相色主弱將强權勢縱横天下有兵有休色臣有謀主者有囚色所在官者凶有死色大將死於野其畱守之舍兵起其進舍也其下兵歸之其退舍也兵弱不為用

太白當相時而有王色主弱將强有休色將不用命有囚將謀不成有死色將死其畱守之舍有兵其進舍也兵退舍也兵出不行

太白當休時而有王色其野多賊有相色兵起民亂有囚色囚人縱横有死時軍死於野其畱守之舍有逆將其進舍也武吏縱横其退舍文吏弄權

太白當囚時而有王色其國分有叛者有相色下犯上其野多暴兵有死色妖言不祥其畱守之舍不可舉事用兵其進舍歲多霜雹其退舍冬煖不藏　太白當死時而有王色流水蕩蕩有相色野火煌煌有休色錢幣不行有囚色國多虎狼其畱守之舍野獸食人其進舍白刃鎗鎗其退舍兵不成行　太白主西方秦晉巴蜀羌髳諸國梁雍以西之地其體大而色白光明潤澤所在之分兵强國昌休小而暗軍敗國亡

太白出東方色黄而明出西方高而色白此其常　太白圓文怒而色赤天下有兵盛而不戰赤而芒角乃戰　太白圓黄而澤可以為好

太白色猛赤似白而蒼滓不光是謂失色其所在之國雖得地擊之必兗

太白色黄黑軍在外者宜罷之

太白色蒼黑期六十日有水若喪黑多水蒼多喪蒼黑齊等為喪為水　太白始出色黄白其國吉色赤有兵主人勝國不傷色白歲熟色黑水色青憂　太白青圓而滓六十日有喪

太白色蒼白而静天下厭兵　太白色黑而澤有芒天子有子孫之喜有立王　太白色赤白潤澤國有喜　太白秋赤青而昧者陽氣服退

色變黑而角者雷乃光收色赤則其國旱𣋠色
白為應其候　太白色黑秋水尚可春破師
太白色黑白而大青芒角陰國大勝戎兵乃來
風災數起國多盜賊有大獄大兵
太白色黑秋水尚可春破師　太白色青而揩
小國旱君有大憂草木再榮五穀不實
太白色赤者武也利以戰色白者文也不利以
戰　太白色赤而怒兵起國多火災寒熱失節
民多瘧疾蟄虫不藏
太白光明見影其國戰勝歲熟李應時曰太白
光大盛明見影為陰國兵強在東方中國勝在
西方夷狄勝　太白光如張天下國有立王
太白細小而不明天下多盜賊所居國尤甚
太白狀炎然而上大兵起炎然而下者則有天
狗下食於野有流血
太白見一芒兵起二芒有戰三芒天下兵起四
芒諸侯死五芒天下更制亡國出旱為月食出
晚為天矢彗孛為國凶災
太白見十芒皆鉤天下大戰國失地
太白有角用兵敢戰者吉畏戰者敗
太白芒出長而銳大利攻戰順芒所指擊勝
太白黃而角其國疫白角其國旱赤而角其國
戰勝無角戰不勝青而角多死亡
太白蒼芒其國有喪　太白所在之鄉有芒日
增長如行過維此威儀兵之象不可不備
太白芒角動搖盜賊羣行兵旱並起
太白大而角動搖不安東西南北乍上乍下如
欲驚者其年有喪　太白初出小而後大在東
方陽國兵起在西方陰國兵起　太白初出大
而後小其國兵弱光勝而後亡初出小而後大
其國兵強　太白出而小有域不能守有兵不
能戰　太白出而赤圓大而光期九十日大兵起

太白當效而出色白西方利色赤為兵不足
傷南方利色青有憂東方利　太白當出不出
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其下國不可以戰不有破
軍必有亡國有死王　太白未當出而出當入
而不入天子舉兵所當之國亡　太白當出不
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者罷　太白未當
出東方名曰重華吏摧民擾不得耕織　太白未當
下而下東方名曰少歲其歲饑鬼神不享　太白未
當出而出西方有聚卒兵起　太白未當下而下
名曰白消有喪吏民帶劍死者不葬　太白不當
出而出主燥臣熾有急兵軍敗國亡　太白出東方東
方之國凶入東北方吉　太白出西方西方之國吉
所居久國利易其鄉凶　太白昏旦過午則為經天大
凶　太白出東方以辰為界逆行不至巳而返陽國強
陰國戰不勝過巳不及午陽國罷天下及午天下聽命於
陽國　太白出西方以申未為極順行不至未而返陰國

強陽國戰不勝過未不及午陰國伯天下及午天
下聽命于陰國　太白昏至午未間大將軍憂震至
巳丙小將死　太白出南方不得過申出北方不得過
酉失行而北過酉曰返生不利侯王失行而南過申
是謂金入火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北國當之
太白出巳殺大將入未傷國出戌胡兵起不戰
太白出東方君西方過營室強國興不及營室而
返生強國敗　太白一年不出強國兵敗二年不出
強國君死　太白小失道為將有小奸大失道為
大奸逆行而失道者尤甚　太白始出西南維在
日月之南陽陽國之將傷其陰國利　太白始出西
北維在日月之北陰陰國之將傷其陽國利　太白
始出東北維匈奴有兵相攻日方南金居其南日
方北金居其北曰盈侯王有憂用兵進吉退凶日
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
用兵進吉退凶　太白行盈將將相之謀　太白

行縮則后族之患　凡用兵象太白吉反之者凶
順之者吉逆之者凶　太白進兵亦進太白退兵
亦退　太白體大用兵宜疾　太白動搖宜動作
太白行而左兵從左行行而右兵從右行行疾則
隨之疾行遲則隨之遲吉　太白順角而正戰者
凶逆之而戰凶　太白進退左右用兵宜退退左右
吉靜凶　太白圓以靜用兵靜吉躁凶　太白出則兵
出入則兵入　太兵伏而出兵有殃　太白已出而有
未出不可起兵　太白出高深入用兵吉入淺
凶先起者勝君敵深入宜固守勿戰　太白出
低用兵淺入吉先起者不勝敵君深入可擊
太白遠日兵深其將接　太白近日兵淺其將
弱　太白行疾為武利以戰行遲為大以戰不
利　太白不見若有客軍挑戰亦應不可先戰待
敵先動則應之　太白始出東方西方不可舉
兵始出西方東方不可舉兵違之者兵敗國亡

太白東出為德舉事用兵左迎之吉西出為刑
舉事用兵右背之吉　凡出軍臨敵宜背刑向
德交戰則宜背德向刑　太白當入不入十日
有兵　太白不見三日有亡國喪師　太白入
七日而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而復出相死入
而又復出大人惡之　太白已出三日而復微
入入三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憂師雖衆敵
乏其糧用兵擄其大將　太白已出高二三丈
乍入乍出不過五十日必有大戰無軍在外則
兵大起　太白上復下下復上天下將反若已
入三而復出軍憂主危　太白出東方失行中
國敗出西方失行夷狄敗　太白始出未可擊
色盛未可擊色衰亦未可擊色死急擊勿失色
死者青黑也　凡戰而太白當其軍上有光者
勝　太白色變而逆行不可戰　太白在秋三
月出西方色當白不白而逆行凶且有金石之

妖若隕星而為石石之所下至其野當祀辱殃
及四海之神以禳之吉　太白為上公為大司
馬大司寇皆兵刑之職　太白晝見乃陰盛陽
衰為兵喪為不臣為更王强國弱弱國强秦國
兵强太白近日當伏日出高見太白在日上為
晝見也　萬曆十八年六七月太白近日在東
方日出二竿太白猶見其年陝西虜皆盟殺掠
壬辰年寧夏孛拜劉東暘兵變乃陰不承陽秦
地兵亂之徵也　凡太白晝見伏之速者兵速
伏之遲者兵久兵速而易止兵久而難遏　太
白晝見與日爭明女主亂政內臣執權四夷兵
起孛應時曰太白爭明者太白晝見光明而盛
大也晝見在東方中國敗在西方夷狄敗　太
白經天天下革政天子失仁刑罰苛毒四夷交
侵后妃持政天下攻戰人民流亡　凡木火土
為陽星不昏但過午為經金水陰星附日而行

昏旦而見于午則放恣甚矣其殃為大孛應時
曰凡太白經天有四昏見西方行疾至午晨見
東方逆行至午太白始出于午太白近日當伏
不伏隨天輪至午而太白星見為經天若光明
不息與日爭輝則强國弱弱國强將有更王天
下兵起女主出　太白出而墮地其下耀石裂
火水枯竭　太白自流其國兵敗將死　太白
自暈天下有赦有兵不出二十日其國失軍
萬曆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夕太白自暈於昴
其色赤黃昴主胡兵其年八九月虜侵洮岷破
軍殺將　太白出穢氣三丈有大水兵大起
太白出氣白穢明日大風道無氏塵不出一年
有兵　太白出氣長三丈若五六丈大風雨兵
起所出指君民俱驚　太白出彗西南維中國
受兵亡地在西北維夷狄受兵亡地　太白晝
天下亂臣叛主　太白守列宿色赤為敗　常

以秋三月庚辛日候之變色則爲灾　秦始皇時太白經天于是孫楚興兵秦亡　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垣中光燭地如月于是莽兵敗績昆陽十月漢兵入京乃兵入天子庭也漢安帝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是時鄧太后秉政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行失是謂反生有破軍屠城晉安帝義熙元年至恭帝元年太白經天至九年晉禪位于宋　唐高祖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在秦分建成謀誅秦王伏兵玄武門大戰血濺禁門秦王受禪大位其後武后專政陰盛之驗　萬曆壬午年六七月太白經天午時南方猶見其年太乙理天主其單八爲元天五星失行之驗至庚寅年北虜背盟

辰星占

辰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使玄武之宿水之精也辰星之出常在日畔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星附日而行其出入也不違其時故曰辰宰相之象又爲廷尉主刑罰殺伐戰鬪有軍在野爲偏將軍爲刑罰之官主和陰陽五常爲智五事爲聽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辰星主冬其國燕趙代其日壬癸其卦爲坎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羽其數六主刑獄陰阻之事辰星所在有權智用兵爲主失其時則寒暑失節國當大饑辰星出入必陰不則風辰星又爲夷狄之事及刑罰之得失皆于辰星觀之

辰星形色變異占

辰星在冬曰王色比奎大星青白精明而有光仲冬之月在芒角在秋曰相色精明光無芒角在春曰休其色青黃微小無精光在夏曰囚其

色黄黑小而不明在四季曰死其色青赤小而不明此其常也如其常則天下和平 辰星當王時而有相色大臣專政君令不行有休色冬旱無氷有囚色冬有霜有死色冬雨霧日下不明雷電行其畱守之舍國不祥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天下有謀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 辰星當相時而有王色主謀臣殃有休色政令不行有休色秋月無霜有死色谷不成當不藏其畱守之舍其國破亡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其國有殃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 辰星當休時而有王色入主政昏大臣縱横有相色將相君臣不和有囚色夏旱有死時六月疾作有土工其畱守之舍其國小饑多死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天下大水其退舍也五星及之其國不可舉事用兵 辰星當囚時而有王色夏雨雪雷電不行有相色秋有暴兵

有休色流水蕩蕩有死色暴獄與大臣殃其畱守之舍五谷不生其進舍也與五星合有德令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用兵 辰星當死時而有王色貴人疾病有相色臣不疾病有休色時民疾病有囚色大旱其畱守之舍有疫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其分谷不登其退舍也國有兵不成行 辰星主燕趙代之國幽冀之北及匈奴北狄又主蠻夷戎貊其色比織女大星為正青比左角黑比奎之大星此其常也 辰星在冬色變青則凍閉不容色赤則流水不氷色白則氷雪雜下色黑為應其候 辰星色當春青黑夏赤黑四季黃黑秋白冬黑則吉其變色也青為憂刑獄起生殺不當蝗蟲為災民多疥疾色赤而昧刑禍並起其其國旱多暴風冬不雪而雷色白而大威刑並作獄訟煩多霜不時大臣戮兵起色黑非常有大水色黄而小地大動

辰星青圓為憂青角為水赤圓為兵赤角兵大
起白圓為喪黑圓而明潤吉黑角大水有小戰
辰星黑角三芒天下有兵兵止無兵兵起則有
水災黃潤有福　辰星色黃角有爭地　有兵
在外辰星出東方色赤中國勝外國敗出西方
色赤外國勝天下無兵于外而色赤則兵起
辰星蒼白期六十日有喪　辰星仲夏而出色
赤黑而青其時多水晩出為掃星少有亡國
辰星四時皆變其色不出期年君以女色亡辰
星生角有小戰　辰星怒而芒角有暴獄不則
大水楯城郭傷禾苗　辰星當郊不郊為失律
天下有兵不出兵在外不戰　辰星當出不出
兵大起豪傑興　辰星當入不入號令廢而法
律失　辰星三時不出大兵起四時不出天下
更改有決水漂人有孛星於東方　辰星春不
郊國有暴雨六十日有饑色　辰星春不見期

一百八十日大風發屋折木秋不實禾稼傷乃
見日食　辰星夏不見期一百八十日旱冬不
藏禾稼傷乃見日食　辰星秋不見期一百八
十日有兵禾稼傷　辰星冬不見期一百八十
日有陰雨六十日有漂邑夏不長民流亡　辰
星出非其時當寒反温反寒兵水俱發　辰星
一時再見兵發其行右兵右行其行左兵左行
有兵在外則罷　辰星色赤而角兵大起　辰
星行列舍失道乘其宿之陰大水陽大旱　辰
星亂行兵水俱發　辰星一南一北害於禾稼
侯王有憂　辰星逆行一舍以其時水出　辰
星夕出午未間天下大旱赤地千里　辰星出
辰未南大潦出其地大旱　辰星始出而小人
君近無益之臣妾內亂兵起　辰星出小而動
兵起大而動兵大起　辰星出小而黃當晴反
雨當雨反晴　辰星出東方大雨北有兵在外

解散　辰星常不高海且有聚卒　辰星晝見刑獄煩兵大起宰相刑官弄权四夷交使國亡　辰星生足故主出新主入　辰星出彗天下大水不出三月其下兵聚　辰星出氣為黑穰其夕不大雨則明大霧不出六十日其所在之野大水牛羊馬皆貴三倍　辰星出氣二丈陰陽失節米貴人流天子不藏宰臣亂國且有大水　辰星自暈邊有兵大水為患三年乃止　辰星冠珥帝不明下力强陰制政佞人得志兵起天下失主　辰星光明與月相連有大水　辰星經天則天下易主凶　辰星自流君臣相背有反者天下大水御吏執刑遭者多死　辰星春不晨見秋不夕見此其常也　辰星失行伏見不常則疾疫水旱兵災俱起　辰星當候之於室角箕柳四宿其君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見則占其占為逆主之誅　辰星守列宿色黄小則為災　辰星常以冬壬癸日候之變色為災

五星行次各有常准

角中間亢南一度氐中央房中道心北二度心南半度尾北一度箕北一度半斗杓第三星牛南一度女南二度虚南二度危南二度室南二度半壁南二度半奎南二度半婁南二度半胃南八度昴南一度畢南二度觜北三度參北二度半井中央井北五寸鬼南二度柳北三度星北三度軒轅大星北半寸張北三寸半翼北四度軫北三度已上係五星常行之道也　一度為一尺若多少不同則謂之失次亦曰失行一尺之下猶輕已上漸重近南為旱飢為兵近北為水為死喪疾疫　凡五星所在大于常其分興小于常其分不興　五星之行各有遲疾如其曆数木星一歲行一舍子午卯酉卒行三宿

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年行二宿土星三年[illegible]
舍金水一年一周天木星近日則疾遠日則[illegible]
土平行無大遲疾金水近日則附日而行此[illegible]
大槩

五星進退留守犯占法

凡五星東行為順西行為逆五星順逆可應
人經度推五星西行日逆者為退行也順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象逆者[illegible]曆[illegible]

當行而退行者則占之　超舍而前曰贏[illegible]
出早為盈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燥怒急迫之[illegible]
象也　退舍而後為縮五星晚出曰縮失次而
下二三宿曰縮畏退不及之象也　光明潤澤
温和曰喜順慶之象也　光芒奮發威猛曰暴
鬪争之象也　光体震門明威曰動不安之象
也　光曜外出生鋒曰芒擊剥發害之象也
芒長七尺四出于角與言誅伐之象也　角[illegible]

而偏出為孛　角長而四出為孛　五星同度
去一尺曰合　三星以上同宿曰聚聚者聚會
之象福聚則吉刑聚則凶福者土木也刑者火
金也德先至則吉刑先至則凶其去也刑先去
昔吉德先去者凶　七寸以内光芒相及曰犯
相去五寸亦曰犯　来其旁而居七日徘徊不
去曰守　光相連曰會　住守不移二十日以
上曰留　未當去而去之曰出福德出失善之
象　未當来而来曰入妖禍入則亂亡之象
晋二十日以上不移曰處　入宿曰宿　依度
至而不去曰居　未當入度而經入之曰侵侵
者越理而進以大迫小至上逼下　漸漸損害
之也　東西正當曰中中者中傷之象　自上
而下壓之曰乘乘凌主脅迫暴横之象　自下
而上冒之曰凌凌小辱大之象　相冲而上曰觸
相凌曰闘闘主攻擊争戰　行而隨其後曰從

從者遲疾次第相及於一處也次序從就之象
西入東出曰貫貫者兵出入之象　相切曰磨
磨者以次相及而過也　周而匝之曰環　環
之而不周曰繞　迫而侵之曰薄　逐而逼之
曰逼　左去右迴右去左迴行如勾字之狀曰
勾　往而復復而往如已字之狀曰已　刺者
過旁而光射之也犯刺主侵奪傷害　掩者冒
而蔽之若月掩星而不見也掩食主薰并吞滅
一歲方移其宿曰舍去星是也　已過復還
曰襲　食者月至而星沒也為月食星　戴者
負之於上王者所立之象星戴月為死喪　同
光者二体相合不辨其孰為彼孰為此也　犯
狂者以五行相亢而論夫在陽而妻在陰是謂
犯狂相承也　星食月入月中而見星　離
雖同宿共度南北隔不和之象也　從者雖同
在宿分不相停代離越移避如相背之象

抵者一動一靜而動者直至其所也　經者由
其中過而無所犯也　大者大於常体與建開
拓之象也吉星大者吉凶星大者凶　小者小
於常体亡敗退斃之象也凶者小者吉吉星小
者凶皆以分野斷之　經天者皆旦出於午地
木火土陽星不忌金水陰星經天則為女人也
星晝見者白日出與日爭明也　五星自暈者
如日月之有暈氣也以五色占之

五星總占

五星歲星為谷熒惑為旱填星為土工太白
為兵辰星為水五星各有常色各有本体歲星
色如參左肩熒惑色如心大星填星色黃如參
右肩太白色白如狼星又如五車大星而有光
辰星如奎大星此其常也不失本色而應四時
則吉變色則凶　五星青為飢為憂赤圓多旱
赤中不平為兵黃圓女主有喜白圓為喪為兵

黑圜為水為病青角為兵憂赤角兵犯我城黄角地之爭白角為兵黑角為哭泣声又為水灾
五色之色皆欲㸃其四時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四季之月黄則吉其於列國也明勝暗喜勝怒
五星色同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
五星忽變常其占青為憂赤為旱為爭黄為喜白為兵黑為水為疾疫死喪　五星木白火黑土青金赤水黄其國必敗在王時王日占在人君　亚歲曰將有兵金星變將有喪土星變將有飢木星變將有旱火星變將有水水星變
五星守二十八舍各以其色論其禍敗歲星守木星其色白熒惑守火星其色黑填星守土星其色青太白守金星其色赤辰星守水星其色黄必敗　五星所出所行所值之辰其國得位歲星以德熒惑以礼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值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居虚無德色勝位行勝色行德尽勝之　凡五星歲星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之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之填星緩則不行急則過舍逆則占之太白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見則占之
五星不失其行則年豊谷登　營室為青廟歲星廟也心為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為文太室填星廟也七官為員官辰星廟也亢為疏廟太白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五星木土以逆行為凶金以出入不時為凶水以不效為凶火以勾已為凶　五星並見其歲大惡　五星皆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陽道則旱出陰道則水中道者兩角中間房之中間畢之天街南北河戍之間皆是　五星不行天門為有喪不到東西咸皆為有賊不出兩河戍間必有道不通
五星皆逆行臣謀君　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

方中國利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　五星俱見其必不善　五星并晝見天下別造中國無君諸侯立爲王　五星與日月爭光臣與君爭木火土占在中國金水占在外國各以中央四方占之　五星變色進退喜怒皆與時氣相應金不可怒於火之鄉巳午是也木不可怒於金之鄉申酉是也水不可怒於土之鄉辰戌丑未是也火不可怒於水之鄉亥子是也土不可怒於木之鄉寅卯是也怒者形色猛盛芒角四出也皆爲兵喪其變色之間亦以此占木爲饑兵火爲旱兵土爲土工兵起地震水爲大水疾疫兵喪　五星起怒芒角四達其形未變是謂戒兵　五星形色變而銳上小下大狀如拔劍是謂成形不可復救堅甲利兵以待不祥　五星有三角者兵息有五角者兵行角多則戰　五星反羽其下國不可久處反羽者光芒上大下小狀如反羽也　五星之變以王時則王者之事相時則將相大臣之事休時則萬民之事囚時囚徙之事　五星行二十八宿相近七寸内及宿者其國君灾　五星逆行去宿雖非七寸内而守之者其國君死於兵順守之者則以病死　五星逆行守列宿若已去之後還居之環遶成勾已乍大乍小乍明乍暗是謂絶嗣其禍大　五星起怒凌犯守畱列宿察其守畱觀其時氣相和相賊以決其事視其色變以知吉凶之情別其光芒所指以知兵起所加之鄉芒多而短者謀而未成芒少而長者其謀已成其氣專而上行芒從一至四是謂逆極或指東或指西指南指北四芒已具其下必有亡國過四已上未可命也　五星守二十八舍中外官星者亦各有五行所屬不相賊害爲吉若有賊害各以官占其事　五星守木星有木異守火星有火異

守土星金星水星亦然　歲星守木星熒惑守火星塡星守土星太白守金星辰星守水星是謂重守并氣之象也法曰并氣謂重施過節則民多疾疫萬事不成歲星守土星熒惑守金星塡星守水星太白守木星辰星守火星是謂守所勝上克下之象也法曰賦斂重徭役繁下民屈竭莫之能供故下皆惡其上則强凌弱衆暴寡賊盜衆多兵革並起　歲星守火星熒惑守土星塡星守金星太白守水星辰星守木星是謂毋守其子陽不施之象法曰陽氣不足故多水災五穀不成　歲星守金星熒惑守水星太白守火星塡星木星辰星守土星是謂守所不勝下克上之象法曰民臣侵凌其主君弱臣强主威不振奸臣賊子謀上　歲星守水星熒惑守木星塡星守火星太白守土星辰星守金星是謂子守其毋陰氣不成之象法曰陰不足故旱多

火灾萬物不成　五星冠珥大臣逐　五星王則光芒相則光實休則光而無角不動囚則無光芒死則色微小也　五星盈縮失次其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人熒惑降為兒童歌謠喜戲塡星降為老人婦人太白降為壯夫處于林麓辰星降為婦人無所不為吉凶之應隨其象　凡五星守犯列宿占或云喪兵水旱疾疫未知的從者宜以色占之庶凡可準青為憂病赤為兵旱白喪黑水黃吉如凶則土工興也占分野或以宿度或以日辰天下有分有合相以地方參以人事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李應時曰占云兵喪水旱憂病者前賢因應晋書亦有度理而候者凡天垂象亦非一次而必然也言兵多者必兵喪多者必喪水多者必水旱多者必旱憂病多者必憂病所以分野政乖灾變人君有無道德非特五星運行而見日月行此

及妖星風雲亦明示焉參以太乙年計氣數則造化可歸掌握而祥異如影驗矣　凡歲月日時所主甲為齊乙為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戊為中國己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以西西戎之地壬為燕趙癸為恒山北狄之國　子為周丑為遼東寅為趙楚卯為宋辰為卬巳為魏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申為晉脊酉為魯戌為趙亥為燕代　凡言從東維盡南維為陽陽主中國從北維盡西維為陰主外國負海也

五星守犯列舍中外宮星總占

凡五星與列舍星鬬其國皆亡火叛主土為兵敗將死太白為國受伐辰星為宮中有亂東方為臣代主在西方為夷狄動兵　凡五星相合犯在房心南斗角亢羽林皆為入主有災兵起大臣死角為天庭亢為內朝氐為寢宮房為明堂天子解衣之內室五星不犯之則無咎有所干犯則災在王者　太微為天子之庭五星順由軌道而入左右掖門無所犯守則吉不由軌道者凶若所犯守各以所主占之　五星當太微端門而受制當左右執法而為受事守三日已下止也以上則為兵饑賊亂　五星順入太微出東掖門為相受命東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門為將受命西南出刑事也　五星入太微端門守天庭大禍且至守之十日臣害主入西華門臣詐稱詔入端門出西門出東門貴人奪勢入西門而出右掖門大臣假主威而不從主命入西門犯天庭而出端門臣伐君入中華西門而出中華東門臣主令入中華東西門若左右掖門西布出東門有反臣入太微西門而出東門天下大亂有喪大水　五星入西門出東門君不安金入為臣謀主　五星入南門出門逆行西門有大水　五星入東門而出西門天下大兵　五星順入西

門藩而畱不出楚國有殃　五星入東華門至帝座而出西門臣欲謀主不成　五星入西門犯天庭而出守之皆為天下兵車大動道路不通　五星東行入太微入庭而出東門天下有急兵若有所犯守視其所之以命其人不死則有大憂　五星從南藩入畱止南門大臣憂　五星逆行太微及出左右掖門者臣有逆謀天子命将征伐　五星逆入左掖門臣胡主　五星畱太微中十日以上有亡徙起兵　凡五星行列舍有所守變化則為灾木忌赤小而有角火忌黑小而無光土忌青黑而小金忌小而有芒角水忌赤小而角木忌白火忌黑土忌青金忌赤水忌黄或暗小而瘁或燥枯而死或芒角奮　怒或動爆不安皆為大殃　凡五星以木土為福德其入列舍色潤明不失時令行度不或不為灾若變色失行則為灾也

五星行南河戌陽為刑罰峻暴殺伐不當行北河戌陰人主以女子金錢奢淫失道近期三年中五年遠九年國有灾陽為南陰為北　五星失行守陽門若陰門皆為諸侯有奸以其至日占國　五星不由天閑不一年兵起　五星逆行畱守環繞句已營宿皆為王者絶嗣　五星入軫皆為兵發伺其出入日數是期二十日兵起又從其始入日數之一日期十日罷罷　五星入軫守之皆為天下兵車大動道路不通　五星自流則帝王不安位分饑國亡

五星相聚合占

國有大兵則五星合於太微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　凡五星之内二星同宿為合三星以上為聚凡聚合之宿相生則吉事興相尅則凶事起福德先至者吉刑禍先至者凶其去也刑禍先去者吉福德先去者凶一吉一凶事俱發但以修德待之而已福德者木土也刑禍者金水火也福德刑禍皆以所合聚之地言之若水鄉則木為福德火鄉土為福德其福猶深或木在金鄉且在木鄉為福亦

淺又得以次相生乃為全吉如土先在巳午火之地而金水木火相次而從其福必大不及此者未可以言吉四星五星以此言三星不用此占　五星惟五星聚有芒角老所合之國大凶　九五星至二星相合聚其間火失〻而兵喪為旱木失光人主惡之金失光兵起亦為喪水失光為大水以日占國　五星聚散取有色勝者為從之　五星聚而逆行事逆臣奪主國　五星聚而戰天下火戰盜賊並起民庶流離夷狄為主

五星聚占

五星合是謂步行攺立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奄有四方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毀其宗廟百姓流離兵滿四方五星皆大事大皆小事小　五星早出為盈盈者為客晚出為縮縮者為主　五星所聚其國得天下從歲星以义熒惑以禮填星以重太白以兵辰星以法各以兵事致天下　五星所聚其下兵起　五星聚為一舍而芒角其中所聚之國亡

事應時曰五星聚合其理不免所以遲疾應曆而聚會于一宿也或二宿之間相近者為聚或五星近日而伏者亦為聚木土二星行遲火金水三星行疾應曆順度者災輕違曆乖度者災重觀其来往先後視其聚日遠近審其有無淩犯察其大小變色以其宿官直事分野所冲之國占之庶几可準　漢高帝入秦之先五星聚于東井井秦分也歲星先至又取天下

武王伐殷五星聚房宿　齊桓公將伯五星聚箕　唐玄宗天寳九年八月五星聚于尾箕燕分也火星先至而先去其後安祿山反于燕　嘉靖年間五星聚于營室占曰將有土工之事占于營室其後土工大典

四星聚占

四星合是謂大盪盪猶滌也其國閉其關梁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　漢平帝元始四年

四星聚于柳又聚張後王莽赤眉亂光武中興都于洛陽　晋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于牛女其後劉聰石勒兵亂　漢献帝永初元年四星聚于心又聚于尾箕後董卓李傕亂京師黄巾黑山亂天下漢祚亡　晋安帝義熙三年二月土火金水聚于奎婁是年慕容超僣號萬曆二十年二月初五六火土金水四星聚于參井是年寧夏兵亂應秦分也井宿在秦對丑其後倭兵侵高麗中國調兵遣將征倭

三星聚合占

三星合是謂驚位失行有兵喪曰驚位有攺立曰絶行其國内外有兵喪攺立侯王其分民饑三星合闘天下大動　三星近七寸以内名曰芒交臣殺主期八十日　火木土合女子為天下害大臣逆木金木合其國兵起不戰土色赤黄為旱蒼色民疾疫春多死亡火土金合天下有大誅木火金合殺大將天下皆兵三王爭足其分國亡金水土合其國戰不勝亡地火土水合用事者當之天下開牢大赦　漢文帝六年水火木合于東井明年六月帝崩誅反者周勃于長安市　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水合于張後七國反命周亞夫滅之　靈帝光和三年十月水火金合于虚判去各五六寸如連珠明年瑯琊王薨　献帝建安十八年火土木合入太微垣逆行守帝座百餘室遂亡　晋恵帝元康三年木金木合于昴畢其年賈後陷太子趙王倫殺後簒位　唐憲宗元和九年十二月火土金合于危是時李師道反後平之

二星相合占

二星合為更政革令其分有兵軍憂人愁木大陽也金水陰也陽主中國陰主外邦陰與陽合

中外連兵陽與陽合兵謀在中國陰與陰合兵
謀在外國相近曰犯其殃大相遠日合其殃小
歲星與熒惑合為饑為旱為内亂臣謀主若戰
則北軍困　歲星與熒惑相合相去七寸以
下光芒相及臣害君　歲星與熒惑合相去
一尺内天子有疾不安　歲星熒惑相守十
日以上國有貴臣作亂　歲星熒惑合熒惑
在歲星北有軍正將戰熒惑在歲星南偏將戰
客軍憂　歲星熒惑合於一舍熒惑在歲星
下名曰子母同光其國大強留之百日不變色
失次且以重德致天下　歲星熒惑合于宿
之陽母子同鄉其國安合于宿之陰兵起
歲星熒惑合行疾兵從之戰不勝　歲星熒
惑合光俱青為疾赤為兵黃旱白喪黑為饑芒
角相接人饑殆盡　歲星合熒惑鬬大將救
為饑為旱為憂賊　歲星與熒惑食而相掩人

主惡之國亡君弱　晉建隆元年二月歲星
熒惑合于羽林四月王恭反　萬曆十九年
正月歲星應曆守氐中殃熒惑亦出氐中殃木
西北火東南至廿年二月十八日寧夏兵變
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歲星應曆守南斗熒惑
與歲星合南斗在丑為遼東其年兵集高麗征
倭　歲星填星合相守十日天王降禍不義
者受其殃　有兵相守歲星填星合填星在
歲星下利客填星在歲星上利主　歲星填
星同出其宿國亡地同入其宿國得地　晉
安帝乂興元年二月丙午火土同入東井至十
三年劉裕滅秦　宋孝武大明五年大土合
于須女其後王后崩　歲星太白合為水為
饑為疫有白衣會光芒相接有兵戰救大將無
兵為兵起有軍則先起者勝　太白在歲星
南兵饑在歲星北水饑皆有亡國　歲星太

白同光殺大將不則兵起不戰　歲星太白
同一合其分蝗虫生　歲星太白合相去一
尺天下有兵不出四十日必戰星色青東方勝
色赤南方勝色黃中央勝色白西方勝色黑北
方勝
　歲星大白合三尺以内七寸以外歲
星出太白左有年出太白右無年以合之日占
五穀有無甲乙為憂丙丁為黍戊巳為粟庚辛
為稲壬癸為豆　歲星太白合于東方歲星
在北太白在南陰陽和為年豐合于西方木在
金位其名曰伐其國凶有白衣會年饑　歲
星太白相遇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乍東乍西有
逐相一東一西害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歲星太白合而環遶軍破逐相國亡　太白
歲星合鬬有大兵軍破將死而内亂合鬬于東
方外有兵合鬬于西方内有死王　歲星辰
星合有變謀更事其國多水民饑有軍在外不

利先起若相守七日至四十日人流亡光芒相
及則將與後謀其君　熒惑塡星合為謀為
憂禍喪大人惡之為旱又為舉事之殃土光色
勝火者謀大光色勝土者憂火星勾巳失色為
所臨鄉灾司馬兵罷鴻臚黜　熒惑塡星合
熒惑去塡星復來繞環之不出六年中國亡主
熒惑塡星合熒惑在塡星上名曰道國防外兵
塡星在熒惑下各不動名曰子母同光其國得
地並強若不同上下民有異心兵起更主
塡星在熒惑上光芒相接女主憂　熒惑入
塡星光中將相死　熒惑太白合名曰爍為
兵喪不可舉事用兵　太白在熒惑上所在
之國且以義致天下　太白先居熒惑上而
復出于下其國有叛臣　太白在熒惑左右
其國必敗　熒惑從太白而太白無之所宿
國受兵亡地　熒惑隨太白行七日以上進

及太白去一尺以下大臣死其國受兵戰敗亡地　漢殤帝元年正月丁丑金水合于婁其年八月帝崩　晉愍帝建興元年五月癸未火金合于東方其後帝降于虜庭　熒惑辰星合名曰淬其國不可舉事用兵兵在外不利先起者　熒惑辰星合大旱赤地千里國王走秋合有兵冬合有喪　合于東方臣謀主合於西方不出九十日宮中有事　辰星熒惑同行若不有兵疾疫流行　火經水合名曰自伐不可用兵必有大敗覆其家國以及其君凶　填星太白合其國亡地為白衣會為疾疫為內亂為兵為水相守數十日不去後有內亂填星在太白南一尺女主用事在太白北一尺女主死若行去宿遠君不立后　太白在填星南年大熱在填星北歲偏無收　填星太白同宿太白在填星上不出二月有兵戎

流　填星在太白北去之七寸名曰子母同光其歲大豐民安人主壽昌　太白光盛犯填星兵起　填星太白合土色青春多死赤為兵黃旱　填星與太白同出其分國君得地　填星太白合於太微國有大兵　填星太白俱入營室相守為兵為疫　漢文帝六年土金合於危齊分亂其後膠東菑川濟南王皆自殺　陳廢帝光大二年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填星合角十二月帝廢為臨海王萬曆十八年三四方太白夕出西方填星應曆守畢太白盈而光明見影合填星畢為邊兵至六七月虜寇臨洮洮河破軍殺將　填星辰星合為變謀更事又為旱為陰謀軍在外為戰其分將死軍敗　填星合土色盛水色弱名曰壅阻主令不行其國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水色盛土色弱及辰星色白而大名曰流蕩天

下兵在外者割地相和　填星辰星為雌雄
同出之宿為失地同入之宿為得地　辰星
隨填星而合國有土工田疫非法奸臣所為之
誅害　陳廢帝光大元年八月壬午土水合
軫九月戊午金水相犯明年十二月帝廢為臨
海王　太白辰星合為兵為憂為變謀又為
邊兵戰　太白同日而出東方〻有兵同日
而出西方〻有兵併出東方利舉兵西伐東軍
勝併出西方利舉兵東伐西軍勝或俱出東方
或俱出西方主客相見有兵必戰無兵則起兵
太白辰星各出一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
凡有軍在外謹候太白辰星〻不出太白出為
客辰星出太白為主人出而與太白不相從不
戰辰星出太白不出辰星為客太白出辰星為
主人一出一不出為主客不備野有軍不戰其[illegible]
也而一東一西不戰若俱出一方而異宿軍相

從不戰必合宿乃戰相凌乃有大戰　太白
辰星俱出東方不相近二十日至三十日辰星
不入東南方國有兵不戰主春夏兵起　辰
星太白俱出西方不相近二十日至三十日辰
星不入西方國有兵　太白辰星同出東方
皆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中國勝　太白辰
星同出西方皆赤而角負海外國大勝中國敗
辰星隨太白出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
白出辰星北客勝辰星出太白北主人勝
辰星太白俱出東方色黑外國利中國不利　辰
星隨太白出西方天下有兵不戰亦不鮮
辰星出其前兵罷若底太白繞環之居酉北陰
國兵起居酉南陽國兵起期半年軍在外則戰
利客不利主人　太白隨辰星出西方無[illegible]
起期六月有兵客勝相去四尺客勝不戰則兵
未解辰星入兵罷　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

前不去十五日至二十日而入陰國兵藏不戰客去則兵罷　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陽國兵藏客去兵罷太白出東方若西方辰星居其後二十日兵起辰星居其前十五日兵罷　辰星出太白左小戰　辰星壓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將死辰星過太白三尺軍急約戰出太白北小戰主人勝出太白南大戰客勝　辰星過太白其間可容劒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出太白右大戰　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客軍勝不出客軍敗太白辰星相遇太白避之客強主人避客太白出辰星右而居其前主人利遂入之主人大利　辰星過太白辰星避之主人兵強客畏主人　辰星出太白右而居其前客利遂入之主人不利客大勝　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上破軍殺將客勝不勝客敗　凡太白與辰星合太白居右辰星居左主人勝辰星居右太白居左客勝　辰星在東方若西方居太白前水官兵有藏者　太白辰星居出西方辰星居太白前相近間可容劒在西北陰國有兵謀以戰主人勝在西南陽國有兵謀以戰客勝　太白辰星合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正西為中國之事　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踰太白去臣背去不出其年　太白先出辰星後出太白南大澇出太白北大旱　太白辰星一南一北害黍稷王侯憂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五月金水合于東井明年帝親征高麗

五星相從占

凡用兵伐人之國謹候五星動止違之者凶守之者吉無不利　凡東方歲星所在填星從

之不可伐太白從之可伐　南方熒惑所在太白從之不可伐填星歲星從之皆不可伐辰星從之可伐　西方太白所在歲星從之不可伐之填星辰星從之皆不可伐　中央填星所在辰星從之不可伐熒惑及太白從之皆不可伐歲星從之可伐　北方辰星所在乃無北至北極盡也言其可伐者則其星從餘皆不可伐也無星從之用此占

五星相鬭占

凡五星相鬭有軍在野大戰破軍殺將無軍則為內亂　歲星與熒惑鬭有病君歲饑臣逆夷狄之害　歲星與太白鬭有大兵饑易相夷狄之害　木金合鬭于東方有兵在外必戰合鬭于西方有亡國死王其年八月兵起流血　歲星與填星鬭不出其年王者亡地將軍死　歲星與辰星鬭有軍在外則戰無軍在外為內亂將死熒惑與太白鬭諸侯王有喪若有國多盜賊若戰其野有破軍殺將歲饑火星春鬭歲旱　夏鬭內亂易主　秋鬭兵大起　冬鬭有女喪王者憂將軍死　熒惑與辰星鬭將死其野有大水鬭于東方臣伐主鬭于西方宮中亂　熒惑與填星鬭有反臣作亂王者亡地將軍死　填星與太白鬭臣謀主有兵起女主為亂期九十日有憂王者亡地在東方臣伐君在西方強國宮中亂太白與辰星鬭其國內亂兵旱軍在外破軍死將也辰星不勝燕趙兵有憂太白不勝秦兵有憂不勝者其地分散或芒角失色皆為不勝也五星皆準此占之　填星與辰星鬭有軍在外則戰有死將無軍為內亂兵起土工興関梁不通鬭于東方臣伐君鬭于西方強國宮中女主為亂凡五星相鬭陰與陽鬭兵謀在外國陽

與陽鬬兵旱在中國審其時令察其光色則占之　晉惠帝永寧二年十一月大星鬬于虛危其後兵亂　後魏太帝六年十月乙酉金土鬬于亢亢主疾疫其年軍中大疫死者太半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二月金火鬬于昴畢之間又鬬于井鬼其後安祿山反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金火鬬于東井是年朱泚反

五星相干犯占　歲星占

歲星犯熒惑為旱為饑有大兵戰　歲星觸熒惑其國內亂民多疾疫　歲星食熒惑不出三年國亡　歲星守熒惑地動有赦

歲星守填星大臣相疑天下交爭　歲星觸填星太子疾有赦　歲星與填星相守無變色其地有王者興除舊布新　歲星犯太白相死大臣黜女主女喪有軍在外則大戰

歲星乘太白有戰偏將死　歲星觸太白四夷來侵　歲星守太白芒夷反四序不順陰陽不和　歲星犯辰星有兵太子憂太臣誅民多病瀉　歲星掩辰星有兵戰客將死臧之殺大將罰之薄之殺偏將　歲星觸辰星人主有疾　歲星守辰星主憂有賊辰星退國不安歲星退賊敗　隋二世大業十三年五月木土相守在參木土皆福德之星也參野在晉於是唐太宗起晉陽唐興隋亡

熒惑星占

熒惑犯歲星冊太子有赦大臣有匿謀軍在外有兵戰熒惑出歲星北天下急出其南有謀在中　熒惑觸歲星主有太子之喜天下受福

熒惑守歲星太子憂有大赦　熒惑貫歲星赦小將　熒惑歲星相拼天下有爭言

熒惑犯填星兵起大戰女主當之其分旱填星在下熒惑在上其國吉填星在上熒惑在下大

臣憂　熒惑觸填星有兵人主病　熒惑
入填星中將軍為亂　熒惑守填星大旱兵
起　熒惑與填星合已去而復來環繞之有
暴獄不出六年國亡　熒惑犯太白主亡天
下憂兵起大戰太白在南南國敗太白在北北
國敗　熒惑乘太白兵雖起下用且以武致
天下　熒惑觸太白有暴賊入國　熒惑
經太白君憂離之君却　熒惑從太白下犯
上抵之不入軍行急不戰　熒惑出太白陰
有分軍出太白陽有偏將戰主人軍敗若環繞
太白偏將死　熒惑入太白將戮入久不出
國亂主憂　熒惑入太白中上出破軍殺將
客勝出太白軍左左軍勝出太白軍右右軍勝
熒惑底太白不入亦不去客將死　熒惑摩
太白而過數萬人戰有破軍主大將死　熒
惑襲太白兵起相易軍在外者亡敗　熒惑
薄太白主人不利亡偏將　熒惑守太白主
不安守其北太子憂守其南庶子憂　熒惑
太白相守其閒容斧流血容矛有流血又守不
動血流滿野　熒惑犯辰星其國不可舉事
用兵在外者敗　熒惑觸辰星侍亂世反有
異姓為主　熒惑而守辰星太子憂有赦守
候入三度大兵聚其下退之水災　漢成帝
建始四年七月火喻木星居其東北半寸所至河
平元年二月旱民食榆皮

填星占

填星犯歲為內亂其野有兵相攻　填星守歲
星有兵歲星退歲歉旱填星退年豐有賊填星
犯熒惑大人忌之若二星皆赤芒或俱無光填
星在　熒惑上芒角皆為其國大臣死旱澇不
節民災物不成　填星犯太白為兵為水　填
星犯辰星為旱為變謀更事冬雹虹出來年夏

寒隕霜雹　晉惠帝元熙元年土犯木是時司馬越專權内外卒以滅亡

太白占

太白犯歲星王者有賊兵起旱饑　太白出歲星北容利歲星出太白北主人利　太白犯歲星若環繞併光旬芒主有兵戰破軍殺將　太白犯歲星后有憂　太白觸歲星女主病　太白襲歲星君敗死　太白犯熒惑有逆謀主病有兵大戰客敗太白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東西亦如之　太白乘熒惑太子有憂其閒容一指血光流其野若熒惑退殺太子太白退賊動　太白貫熒惑主人亡偏將　熒惑方行太白環之有破軍殺將　太白犯填星太子不安五穀不熟國饑人民流亡　太白觸填星人君放恣大臣相殘兵起　太白守填星太白在北天子失地守後太白退臣憂填星退主憂有賊殘　太白犯辰星國不安大兵起　太白觸辰星殺宰相　太白守辰星國有憂辰星先退有異姓立王　太白守辰星旬日不去容將死漢質帝本初元年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後帝為梁兾鴆崩　晉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金犯木於營室四月己巳太白晝見明年石虎反大肆殺掠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七年慕容皝自為燕王　晉穆帝永和四年火入婁犯填星其年石季龍死誅胡十萬餘人

辰星占

辰星犯歲星其國野外不安　辰星守歲星天非時降霜　辰星犯熒惑在上防太子在下防太尉司馬　辰星觸熒惑太子不安若離而復合大水漂山君哭于宫　辰星守熒惑天下多死喪兵疫並起有赦　辰星犯填星春多雨

辰星守填星夏霜雹秋多雨　辰星犯太白兵起有戰破軍殺將辰星在上客勝在下客負　辰星守大白為變謀為兵憂　辰星守太白旬日不去主人兵不利將死　辰星摩太白不有大戰必有大喪　漢景帝十三年正月丁亥木金合于觜其後梁王死　晉元帝大興二年七月甲午木火合井八月己未合翌六月丙辰金木合房後王敦反　晉康帝建元七年火木合于奎其年劉顯殺石祇叛諸胡中土大亂

五星與客星相干犯占

歲星與客星合主人不安有賊　歲星與客星鬬其國易相有星來守歲星人主憂　熒惑與客星鬬天下大兵起　熒惑出東方行西有小星觸之即去所犄之國受兵　熒惑之陰有小星相去四寸以內諸侯陰謀　熒惑之陽有小星相去四寸以內有小兵　熒惑之旁有二星一在東一在西皆相去四寸以內諸侯縱橫　熒惑旁有小星殺小將　填星旁有小星守之臣欲弒逆　小星入填星中其事立成　小星出填星往復小星在東方則事在東方西南北亦如之　填星與客星鬬其國亡地軍敗將死　太白旁有小星相去數寸若一尺期八十日進地有戰　客星入太白中強國以戰亡　太白與客星遇太白避客星兵怯客星避太白兵強　辰星與客星合天下大亂兵起　辰星與客星鬬大國宮中有事客星入辰星天下大水大理御史官死　彗星干犯五星天下兵起大戰　五星與月有所干犯皆為后宮嬪妃亂國而疾病死黜

中宮紫微垣經星占第六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曰北宸天之最尊星也其經星之極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故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今觀北極亦隨天運轉其不動處乃在紐星之末一度有餘乃不動也　北辰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孫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天樞也北極出廢以授政也天子有道則北樞齊列不明則人君耗帝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左星不明庶子憂北極星明大則天子好遊青而微則天子凶北極星亡則中國無主天下亂　北樞皆不明而大星獨居天下易姓人相食客星出北極帝王暴驚宗室亂天子宜修郊祀奉宗廟行德令禳之　客星入北極人主有非常之變天下兵起道塞　客星色赤出北極天下兵車盈野　客星犯天樞天子凶有反者　客星守天樞天子憂國易政若犯太子則太子憂犯庶子則庶子憂后宮亦然流星出北極天子使出入北極天子使入　流星抵北極而過天下有大喪兵起非一國將軍戰死大臣戮不出三年　流星抵過北極而止視其色前赤後白有來言兵者事成前白後黃人主立太子有列土者色赤而前黃銳有來吾國而死者色白而前後皆銳有來言通好者　常以戌日視北極有流星出之君有德令　彗孛出北極臣謀君天下亂　彗星犯北若止之天下兵起有大喪君臣相誅除舊布新易姓革命　彗孛入北極天下兵起有大喪除舊布新　蒼白雲氣入北極天子憂疾出之則禍除　白氣起天樞天子有賜於諸侯　白氣入天樞外方入貢　黑氣入天樞天子憂　赤氣入天樞天下兵起視其

所出占其地　赤氣出天樞宮中有兵　赤氣如波揚出入北極天子有立王　黄氣出太子座不六十日太子即位　四輔四星抱北極之樞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主賛萬機也星小而明則吉明大芒角則臣逼君暗則内輔失職政事不理星亡則君臣失禮近臣有誅　客星犯四輔人主憂三公近臣有死者　流星柢四輔宰相出　流星犯四輔天子被迫　流星出四輔近臣出使流星横貫四輔外國使來　彗孛犯四輔人主悪之近臣有戮死者　黄白雲氣潤澤入四輔相臣有喜　赤氣入四輔相臣憂兵　白氣入四輔相臣失位疾病　紫微垣十五星東西列以衛北極為藩屏之臣東藩八星西藩七星在北斗之北天子之常居主宫也其南東西藩兩星之間如開門象謂之閶闔門東藩第一星為左樞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輔第五星為少輔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星為上丞西藩近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為上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少丞垣星欲其均明大小有常則吉盛明則臣強不明則臣失職　垣星直則天子自將不見則兵起　紫微垣在北斗三十六度之内日月五星所不至若有入其中者皆為失行當其異姓改王作亂之應占書不具載者以為非常之變也　晉永嘉末熒惑入紫微占曰當野死王火燒宮其言卒驗此以理推之可以類通　客星入紫微有大變起人主憂　客星出紫宮天下大亂臣弒主　赤星入紫宮天下兵亂入天子都列大夫多死者入紫宮旁多亂臣　客星色赤黒入垣從陽入有客兵起期六十日從陰入有走王　客星色黄入垣天子

有得地之喜　客星犯垣星為兵喪以所中命之　客星守國易政有不臣之臣　流星自紫微垣兩門出入者為天子使也出則使出入則使入不從兩門出入者内則后妃諸王外則藩國使也　流星從閶闔門出者天子使也視其所之當有中使御命從星所之視其色以占其事色青言憂色白言義赤言兵黃言土工田事星大則事大星小則事小　流星入紫微宮大喪匈奴兵起水旱不調　流星赤黃有光入紫微垣為大喪　流星冲紫微使還來見期三月内　大流星出紫微宮天子出走不則宮中有徙室期三年　奔星入紫微宮天子宮中有亂奔星出紫微宮國去其君　彗星如掃紫微宮若出之皆為除舊布新天下革命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雲氣狀如鶉鴿出紫微宮中此子孫之氣也有子孫之喜　黃白氣入紫微宮連極

星宮中有立王侯　黃白氣潤澤伏如劍入紫微宮中御女星上天子有生男之喜狀如箒生女　黃白氣正圓如檻杭入紫微垣宮中有立王不則有進美女獻璧王者　黃白氣如旗有光起紫宮上天子有大喜延年益壽　黃白氣狀如走獸飛為如龍如鳳出入紫宮中天子有喜　黃白氣如走獸出紫宮中天子以畜賜諸侯王若自外入之天子大喜則有貢奇獸至者赤白氣出紫宮有立王　赤黃氣出紫宮東西藩天子用錢賜諸侯　赤黃氣潤澤入紫宮天子得寶劍　赤黃氣如幕出紫宮天子以錢賜妃妾　赤氣出紫宮中兵大起　赤氣入紫宮中或止之外兵入天子庭　赤氣如波揚入紫宮宮中有大災　蒼白氣入紫宮中中有大憂出之則禍除　蒼白氣入如走獸入紫宮有反者若入犯諸座天子惡之　赤黑氣若蒼白氣

黄赤雜色狀如蛇如蛟龍在紫微庭宫闕之上者必有白衣會若徘徊周圍環遶紫宫而入之則為弒主此奸臣亂賊之氣也與太微垣同占　白氣出入紫微宫國有大喪　黑氣入紫微宫有疾病死喪　黑氣入紫微兩藩兵大起　紫氣入紫宫天下大亂　青黄氣出紫宫中有立王　虹入紫微宫中所起之野有叛逆兵起

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生白氣如粉絮後年帝崩　晉懷帝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為大燒宫是時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輿宜迁不然必無洛陽至伍年六月劉曜王弥入京師焚燒宫廟執帝歸平陽

天乙一星在紫微閶闔門中左星之南治十二神天帝之神也至承天運化司戰闘知人吉凶其星欲小而光明潤澤則天子安陰陽和萬物成星盛明大則旱不調五穀不成人流亡星亡則天下亂人主亡　五星犯天乙幸臣謀亂兵起人主憂　五星守天乙臣殺其君餘殃為水旱兵饑死喪之災　客星犯天乙主殺大貴　客星守天乙宗廟不安國危亡守七日事成　客星歷天乙宫門閉王者内不安近臣亂不出三年　流星抵天乙兵野滿民流亡流星入天乙傍五穀不成天下不安　彗孛犯天乙大臣謀叛簒弒作禍　黄雲潤澤出入天乙君臣和天下平賢士周　黑氣入天乙宰相出

太乙一星在天乙南相近天帝之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災害所生之國星守常明而光則吉暗則凶離其位而乘斗後不出九十日兵起　五星守太乙民饑大水　客星守太乙色赤兵起天下大旱色黑大水貴人病民流散　流星抵太乙宰相下獄　流星出太乙太史出　流星入太乙色赤大旱

色黑大水　彗孛干犯太乙兵喪水旱俱起天下革命　黃白氣出入太乙百官受賜　赤氣出太乙大旱　黑氣出太乙大水　赤氣入太乙兵起　蒼白氣入大乙天下民疫　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之西主周濟賑恤行德施恵之事其星欲微不欲明亦不欲無明見則近臣恣庶雄謀天下太則太子有逆謀若女主治天下動則君臣相攻星亡則聖人絶　客星犯陰德大旱民饑流亡者半　客星守陰德天下倉廩發　流星犯陰德天子政令不行　流星入陰德輔臣令錢谷者黜　彗孛犯陰德太子有逆謀　彗孛犯陰德後宮女與太子連謀為變　黃雲氣入陰德天子有喜　黃白氣出陰德諸侯受賜　青白黑氣出入陰德太子有憂尚書五星在紫微垣門內東南維八座大臣之象主咨謀納言其星小而明則吉大芒角則臣

強逼君暗則臣失職星亡不見則輔臣誅　客星犯尚書大臣死不則有貶黜者　客星出守尚書八座有下獄受誅者　流星抵尚書人君不納忠言諫言黜　流星入尚書八座官憂黜流星出尚書：有出使者　彗星出尚書八座官有謀叛者　彗孛犯尚書太子憂尚書大臣以家事坐罪　黃氣入尚書八座官有受土地出鎮者　黑氣入尚書掌刑罰者坐罪期一百八十日　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近尚書主左右記君過古者有左右史是其象也星明則史直詞不明則反是　客星犯柱下史柱史憂客星守柱下史柱史有黜者流星入柱下史柱下史刑戮　彗孛犯柱下史太子憂　彗孛出柱下史百官多黜者　黃氣入柱下史左右有賜爵之喜　蒼白氣入柱下史左右有死者　黃白氣入柱下史左右有过　女史一星在柱下

史北婦官之微者主傳漏記時及記宮禁動靜之事漢有侍史乃其象也星守常明則記得實微暗則婦官失職　客星犯女史婦官憂　彗孛干犯女史受誅　大抵占同柱下史　御女四星在紫微宮中內鈎陳之北八十一度御妻之象也星守常吉不欲其大明明則天子多內寵　客星犯御女宮中有謀　客星守御女後宮有戮黜者不則有女客入宮有謀　流星犯御女後宮女有黜者　流星入御女外國有進美女者　流星出御女占同犯　彗孛犯御女後宮有戮者　彗孛出御女後宮有謀其君者星孛御女天子惡之　黃白氣入御女後宮得寵者有子喜　赤氣入御女後宮有誅死者蒼白氣入御女後宮多病　黑氣入御女後宮有誅死者　蒼白氣入御女後宮多病　黑氣入御女後宮多死喪　天柱五星在紫微宮中

華蓋杠旁近東垣北隅主建政教懸法禁又主晦朔晝夜之職周禮以正歲之月示法象謂其象也星守常明大則陰陽和天下平不明則寒暑失節離傾則國易政變動則司曆有殃　客星犯天柱國中有賊　客星守天柱人主徙其宮君臣皆憂守之三十日以上下去亂者事成流星抵天柱宗廟不安　流星冲入天柱人主憂大使還　流星冲天柱天子發大使出振威天下　彗孛犯天柱臣反人主憂　赤黃雲氣入天柱天子喜有封陵廟事　赤黃氣出天柱三公賜爵天下受賜　黑氣入天柱三公災大理二星在紫微宮內垣門之左近陰德平獄之官也星明則刑罰平不明則獄多枉濫　客星犯大理貴人下獄色白受誅色黃遇赦　客星守大理獄有枉滯刑獄官有黜者　流星出大理刑罰官出使　流星犯大理刑獄官憂

流星抵大理刑獄官黜　流星入大理貴人下獄　彗孛犯大理大臣有以家事坐罪者　彗孛出大理刑獄官憂　黄雲氣入大理刑罰官迁亦為赦　黑氣入大理决獄不平刑罰官受誅　鉤陳六星在華盖之下大帝之所居也為后宮正妃為萬物之母象六宮之位其端大星為元妃餘星承之為庶妾又為司馬獲軍水官也其星明則天子輔強不明則天子輔弱不見則女主惡之　五星犯鉤陳天子憂幸臣逆兵起宮中　客星犯鉤陳宮中有變臣為逆王者憂　客星守鉤陳後宮有女客欲謀其主者　流星入鉤陳後宮有憂　流星冲入鉤陳有使来見天子期三日不出七日以色占其吉凶　彗孛出勾陳幸臣亂宮有誅死者　蒼白雲氣入鉤陳中大司馬憂有喪出之將憂軍破　黄氣光潤厚明入鉤陳天子立后　白氣入鉤陳天子立宗廟　赤氣出鉤陳兵起大戰將有功　赤氣入鉤陳大司馬戮死　黄白氣出鉤陳兵在外者罷　黄白氣入鉤陳天子大司馬　青氣入鉤陳大司馬憂　黑氣入鉤陳大司馬死出之則喪除　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其神曰耀魄寶主出命符以授天子立五禮御群靈秉方物揔神圖其星帝隱隱不明則為災若光動有芒則失常人君行不中度星亡則天理滅絶　客星犯天皇大帝除舊布新天下易政　客星守天皇大帝有客謀天子者　流星出天皇大帝臣犯主天下亂　流星出天皇大帝天子發使于四方　流星抵天皇大帝君失其國　流星入天皇大帝君心恍忽煩躁不安　大流星如月出天皇大帝投入濁霧中天子弃國出走　彗孛犯天皇天下易王　黄白雲氣入鉤陳霞大帝光明潤澤天子有喜　黄白氣出天

皇改立王者　白氣如粉絮入鈎陳天皇大帝
座國有大喪天子憂　六甲六星在華蓋杠旁
主分陰陽紀節候所以布政授時星明陰陽和
下明則寒暑易星不見則有水旱之災　客星
守六甲色赤旱黑水白疫疾　客流彗孛干犯
六甲皆為水旱不時太史戮　黃雲氣入六
甲術士用　黃白氣入六甲太史受爵賜　黑
氣入六甲太史憂　五帝內座在紫微宮中華
蓋之下鈎陳之上斧扆之象所以備寢居者其
星守常明正則吉變動則寢居不安　客星犯
帝座大臣犯主　流星出帝座天子入則使入
以色言其吉凶　三垣帝座同占　彗孛犯帝
座皆為除舊布新易政革命　流星抵犯五帝
座人主宗廟不則防奸入赤氣出五帝座臣謀
君　黑氣入五帝座人主病憂　青白氣從五
帝座而徑出南門者人主失其宮　黃白氣狀

如杯椀正圓入紫微五帝座有獻璧玉者　華
蓋九星杠蓋七星共一十六星在鈎陳之上以
覆蔽大帝之座其星正守常則吉不正為人君
信邪離徙則人君失御　客星犯華蓋王室大
亂兵起四方天子宗廟不祀　客星守華蓋執
法臣有黜者　流星出華蓋內使出不過三日
入華蓋外使入　流星抵華蓋天子失宮闕
流星犯華蓋還使有功慶　流星貫華蓋三公
以罪死　彗孛出犯華蓋天子不治朝政天下兵
起國易政期三年　黃雲氣入華蓋天子有喜
赤黃氣出華蓋天下方鎮官皆有賜　白氣入
華蓋天子宮中有喪　赤氣入華蓋防奸客
傳舍九星在紫微宮外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
館舍也主備奸使水官也星守常吉星移入紫
微宮垣門則胡入中國胡兵大起天子憂　客
流彗孛犯守傳舍皆為胡入中國　黑氣入傳

舍胡兵起　內階六星在紫微垣外文昌之北天皇之階也主明堂其星守常明正則吉動搖則國有憂　客星犯內階奸臣在君側　流星抵內階人主憂　流星犯內階使者至不使則有陰謀事　天廚六星在紫微宮垣外東北維天子百官之廚也主御膳星見守常則吉不見則凶星亡則天下饑　客星犯守天廚大饑人相食　流星犯天廚大饑人流　黑氣入天廚飲食中有置毒者　天床六星在紫微閶闔門外天子寢息燕休之所也其星明大平正則吉傾側則人主不安暗則人主憂　客星入天床宮中有刺客　客星守天床左右侍臣有變守十日則其事成　流星入天床后妃謀主流星抵天床天子易內寢　流星犯天床謀兵動人主憂　彗孛犯天床天子失位臣篡奪黃氣入天床天子納美女　黃氣出天床后宮

有子喜　蒼白氣入天床君寢疾出之疾愈青黑氣入天床人主憂且疾　白氣入天床天子惡之　內廚二星在紫微垣外西南角宮內飲食之府也星守常則吉變動則凶　客星守內廚天下饑　流星入天廚有進飲食者色青黑有毒　彗孛犯內廚天子宮中慎飲食　黑氣入內廚飲食防毒　北斗七星在紫微垣外太微垣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原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天璇三曰天璣四曰天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瑤光一至四為魁亦曰璇璣七曰杓亦曰玉衡杓指龍角衡中南斗魁枕參首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衡為音開陽為律瑤光為呂石甲曰第一星為正星主陰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象也三曰令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方殺無道六曰危星主天

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　又曰北斗
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
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而臨
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定紀綱為號之主也
王者德合天地則北斗星均國昌不明則國殃
若天子不事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
變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林則第二星不明
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徭役則第三星不明
或變色若號令不順四時則第四星不明或變
色若廢正樂好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
峻法濫刑退賢傷正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
廣聚金玉不修道德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
北斗自暈及動搖色赤皆為兵起　斗旁小星多則天
下安寡則怨上國人離散天下盡以兵死　月暈連
環及北斗天下亂大國有喪民流千里有反地

拔城有大赦　歲星入北斗魁天下大亂易主
有大水　歲星入守北斗貴人下獄天下亂
歲星守北斗東貴人下獄守北斗西大饑守斗
南五穀不熟守斗中人相食　熒惑入北斗魁天
下大亂易主天子死王都亡不出三年　熒惑
守北斗天下大亂諸侯並起　熒惑抵北斗杓
女主用事　熒惑與北斗關有從王移都宮宅
破民去其鄉不出其年　填星入北斗天下大
饑大亂有亡國更主　辰星犯北斗天下大水
大饑有亡國更主　太白入北斗魁臣奪主位
天子棄宮出走天下大兵大亂更政革命期不
出三年　太白犯北斗人主禦守兵敗國亂執
政者憂貴人有係者　客星入北斗魁中貴人
有係獄者或人主左右有囚者色黃白釋青憂
黑赤誅死　客星入北斗魁上下色青黑人主
大憂色赤外國與中國爭兵色黃白人主有慶

賀事　客星入正星天子遇賊入法星女主凶入令星執法令者死入伐星蠻夷國以水兵至入鈇星大臣主馬者死入危星國易政入部星諸侯兵起　客星出北斗魁中天子自將兵國傾危民多苦為君死色赤楚當之色青齊當之色黃衛當之色白秦當之色黑燕當之　客星出北斗中如赤烏黑頭天下兵起　客星出正星為王者易出法星女主當之出令星執法令者逐於諸侯出法星天子與蠻夷和親出鈇星大臣走出危星天子令不行客星來居北斗魁下色青黑中國有兵有大客客星出北斗籓間兵大起貴臣誅人主憂乃北斗紫宮兩間也客星出居北斗旁帝王憂若有不臣者兵大起以色占之去北斗一尺期一年二尺期二年容星離北斗柄中央色青相有憂赤有兵黃白遇赦若相遇賊色黑相死　客星守北斗人君

有大憂天下有大變大水道路不通　流星入北斗魁中大臣有係獄者以五色占其吉凶大流星入北斗魁中大臣有反者奔星入北斗魁中國遣使于匈奴　流星入北斗外使還若奏事內亂為災　流年出北斗人主使人於諸侯色黃白有賀事青黑有憂事赤兵事二年應流星出北斗東行齊魯鄭覆兵南行吳楚西行秦晉北行燕趙不出三年　流星出北斗旁明如炬大狀如縛布長六七丈賊臣專制天下期三年　流星出北斗魁中色赤有兵色黃赦流年拂北斗而過不出其年有戮臣　流星入斗旁貴人有避罪者　流星從南斗入北斗有赦令　流星抵北斗天下大兵發　流星抵北斗東行不出其年臣有戮死者　流星以冬至前十日之內擊北斗天子當之期六十日枉矢入北斗魁杓天子防奸刺車駕在外流星掠北斗柄者有傷

彗孛入北斗諸侯結謀廢天子天下大亂臣不有其君子不有其父天子出走　彗星出北斗國易政兵起大戰先起者亡中起者殃後起者昌　彗出北斗長八九丈名曰勉功出則天下更政　彗孛貫北斗群雄爭天下　雲氣五色入北斗天子立太子期一年遠二年　青雲氣歷北斗七星縱行則天子出令違四時橫行出令順四時　青雲氣掩北斗明日雨　青雲氣長蔽天其末有星加伐星天下有大水大獄　青雲壓北斗大雨即至　青雲氣加法星有大水狀如刀劍馬斗大損　青雲氣在伐星下有兵國有憂期五日　青雲覆北斗上下兵起氣多兵多氣少兵少　青雲氣入北斗魁大兵起旱宗廟火災　赤氣若霧掩北斗明日大熱殺人　赤氣出入北斗環繞或出入北斗環匂陳皆為大兵戰流血主人將死客軍勝　赤雲氣加法星或入之皆為有兵二年乃止　黃雲氣出北斗魁天子出德令　黃雲氣歷北斗七星縱行則君民有喜橫行則天子獨有喜　黃雲氣霧蔽北斗明日雨　黃雲氣加正星有兵不發為土工興期一年至三年　黃雲氣加法星八日君疾　白雲氣歷北斗不過三日有雨　白雲如疋練沖入北斗兵起大戰　白氣入北斗魁中宰臣有係者出之禍除　白氣濛濛然有光自地起接連北斗大風即至　白氣如車轉移入北斗下有流血大將死　白雲氣加正星三日不雨有大兵若白衣會　白雲加令星更法令糴貴　白雲氣加殺星有兵期一月遠一年　黑雲氣集北斗旁大如皮席狀如禽獸不出三日必雨不雨則胡人入塞　黑氣入北斗如烏鳥龍蛇變化人多死疾疫不宜亂婦夷狄欲侵中國宜察讒言防奸宄　黑氣歷北斗

七星縱行天子憂橫行人民憂　黑雲氣加正
星有兵不戰　黑雲出法星間不出一月有赦
不出三月大水　黑氣集法星下法星色黄有
兵事　黑雲氣加殺星有暴兵半歲罷　黑氣
入北斗魁貴人獄死　黄白氣入北斗有使從外
來　黄白氣入北斗魁在天子左右内臣蒙德
令　黄白氣横北斗上下或入北斗皆為國有
喜　青黑氣入北斗魁貴臣死獄中出則禍除
蒼白氣入北斗多大風　蒼白氣入北斗魁貴
人下獄　天晴而北斗魁獨有雲後五日必有
大雨　天子不明恒有雲氣覆北斗　虹蜺干
犯北斗強國兵起有流血　北斗内小星多則
天下人民失業米貴兵起
輔一星在開陽旁所以佐北斗成功也主輔正
主危矯不平丞相之象也其星欲小而明近則
輔臣親疎遠則輔臣非其人輔星去斗五六寸
則相死不死則出走若近斗一二寸則臣迫主
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
大與斗齊則國兵暴起大臣叛逆輔合於斗十
日兵起輔星亡不見則相死若近臣合黨妬賢
用奸江河潰決則輔星生角大臣擅權欲謀社
稷則生異輔入魁中宰相下獄客星犯守輔星
色青相以罪免色赤相戮色黄相有喜色黑相
死若黜　流星入輔星天子制之相不治　流
星出輔星相死若免　流星犯輔星相有憂
彗孛犯輔星將相憂　黄白氣集輔星相有喜
蒼白氣入輔星宰相有憂　赤氣入輔星相受
斧鉞之誅　白氣入輔星相黜　黑氣入輔星
相死
天理四星在北斗魁中執法之官决獄之職貴
人之牢水官也主司三公紀貴臣星不欲其明
明則法令峻急獄事煩多動揺及中有小星皆

為貴人下獄　月入天理君有大憂大臣有坐
欲反者入獄　客星犯天理天下多獄廷尉亦
坐之　客星入天理法令不明大臣有誅者
流星入天理貴人下獄人多係獄期不出年
流星犯天理帝王欲振諸侯者沮　彗孛出天
理將相戮人主走　赤雲氣入天理兵起相出
師
天相一星在北斗南天之丞相也所以總領百
官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星明大則天
子明忠臣進用星亡則相死不則有出者
五星犯天相輔臣凶　熒惑守天相三十日大
臣作亂天下兵起人主憂　客星出天相天子
有變令　客星犯天相輔臣憂　彗孛犯天相
輔臣憂不出一年天下更令民多徙　黃白氣
入天相將相有喜　黑氣入天相將相憂死
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相守天子宮

護衛諸門主武備戒不虞其星明則人主威伏
四方天下治安不明則主令不行天下亂移徙
則天子有大憂大臣誅星亡不見則兵起　五
星犯太陽守大臣戮死　客星犯太陽守將憂
兵起　熒惑犯太陽守執御之臣憂內將軍有
死者　流星抵太陽守天子憂國易政　彗孛
犯太陽守兵起將憂　黃白氣入太陽守大臣
受賜三公有喜　蒼白氣入太陽守將軍戰死
赤氣入太陽守宰相憂
四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侍主刑餘之人也其
星守常不明則吉明則閹官丟權　客彗孛犯
四勢中官受誅　黃氣入四勢中官受賜　赤
氣出入四勢中官反　黑氣入四勢中官憂
三師三星在北斗魁西主燮理陰陽衡成機務
三公三星在北斗柄東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
也三師三公皆天子輔臣星欲其大明黃潤則

吉色赤則有兵蒼白黑色皆有喪星暗則三公不得其人　五星犯守三師三公皆為三公死　客流星犯守三公宰相三公憂　彗孛犯三師三公將相有下獄死者
文昌六星形如戴筐在紫微垣外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禍福明天道經緯天下近內階第一星為上將主建威武次二星次將尚書正左右次三星日貴臣太常理文緒次四星曰司祿司中司隸主賞功進德次五星曰司命司怪太史主威咎次六曰司寇大理左理賈其星明大齊同則王政太平天瑞臻不明則道術隱藏其色黃潤光明則萬物安青黑細微則天下多憂人相殘害動搖移徙三公受殃不則女主忌之　水土二星犯文昌天下兵起禮樂廢有走王　熒惑守文昌宮廷中有兵天下耗　太白犯守文昌兵大起　太白入文昌兵滿京都國以弱亡　辰星占同太白　客星犯文昌大臣謀叛宮中有兵君不安輔臣殃　客星入文昌女子惑天子入將星色青將憂色黃受封色黑將死　大赤星入將星鼙鼓之將驚　客星入相星色黃白皆為故臣有賜爵者　客星入司命有內亂色青近臣憂色黃近臣喜白近臣罪黑近臣死　客星入司祿黃白近臣喜青黑近臣奪爵　客星出司命近臣有抵罪走者色黃喜青憂黑死出司中司祿同占　赤星出司命天子病困　青黑星入司中奸臣入出之奸臣出　有星入司中色蒼有賊　流星入文昌邊使入朝視其起知其地視其色知吉凶　奔星入文昌國去君　流星入大昌三公出鎮視其所之知其地　流星沖入文昌宰相大臣有大憂　彗孛犯文昌宰相死國易政有急兵
彗孛出文昌大臣受殃天下國亂易政出上將

大将又出次将左右将軍又出貴相大司徒天司禄大臣得勢者叛出司命天下有權力者天
黄白氣入文昌三公受賜文昌之士進用
赤黄氣入文昌将相有黜者　蒼白氣入文昌将相憂　赤氣入文昌術士有謀叉　黒氣入文昌三公黜死　黒氣入司命司禄天下嬰兒多死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繩愆禁淫其中無星則天下安有星則賢士傷星衆則貴人多下獄明大動揺則王侯有係者天子有憂　月暈天牢天下敗多盗賊　月入天牢大臣謀叉事泄入獄　五星犯天牢王者以獄為嶽多貴人係獄者　熒惑入叉牢貴人多枉死者　熒惑犯天牢人相食國有暴兵　熒惑守天牢多枉法　客星入天牢斧鉞用貴人有内係者　客星出天牢王者賜諸侯　客星守天牢人相食二十日以上大赦　流星入叉牢貴臣下獄人民多以罪係者不出期年　黄帝曰恒以丑未日　候流星入天牢則有赦　彗孛出天牢諸侯相殺大臣下獄誅　黄白氣入天牢天下大赦　黒氣入天牢三公将相受誅貴人親屬有憂　白氣大圍長二三丈出天牢中天下不安五穀貴貴人親戚必有斬死者　赤氣入天牢獄中火起有叉獄者

太尊一星在中台北貴戚也星守常則吉細微失色則貴戚有憂芒角動揺則貴戚恣横星亡不見則貴戚有誅死者　客彗孛犯太尊則貴戚敗　黄白氣入太尊貴戚受賜　青黒氣入太尊貴戚有死者　赤氣入太尊貴戚有以罪誅者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三公之位主開德宣符諸侯農人之象也上台起文昌中台對軒轅下台

抵太微上台曰太尉為司命主壽命中台曰司徒司中主宗族下台曰司空司祿主兵上台為孟中台為仲下台為季上台上星主兗豫下星主荆楊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州下台上星主青州下星主徐州三大間去十六度過則為太不及為損小間相去半度為平過則為奢不及為迫三台又曰三能土官也三台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豐祥瑞應三台不平則寒暑失節雨暘失時百神不享災異並生天下不寧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三台大小失常則三公不得其人主有憂三台色黃潤天下平色赤為兵色青黑憂病白喪三台不直天子失謀三台橫國主亡三台移三公非其人三台相抵諸侯為亂三台不見有亡國上台不直春不得耕中台不直憂不得耘下台不直秋不得收三台動搖臣有謀朝廷失色三台疏析三公憂

上台疏變從上家起中台疏變從中家起下台疏變從下台起變者謀反作業也　月入三台君有大憂敗在臣下　月暈三台三台下獄　歲星犯上台近臣有罪若有誅者以五色占其吉凶　歲星犯中台司徒病奸臣有謀　歲星犯下台近臣有罪出走色黑則死黃無事　熒惑入犯上台近臣有以罪誅死者　熒惑犯守中台司徒女后惡之　熒惑犯守下台民多疾病死喪有兵且饑　熒惑犯三台三公專恣天下奮擊諸侯相爭　熒惑守三台地動兵亂三年乃止　熒惑守三台三十日天下大亂兵起宮中大臣戮死若守兩台之間尤甚　填星犯三台近臣有坐罪誅者　太白犯守三台地動兵起臣謀主不則近臣有誅者　太白犯上台大尉將兵在宮大戰流血　太白犯守中台司徒反　太白犯守下台司空反　辰星犯守三台

天下兵起臣謀主　客星入三台色黄白貴人有賜爵者蒼黑貴人奪爵　客星入三台若守之大臣多戮貴人多病死者　客星入三台大臣黜　客星入三台若守之天子殺大臣貴人有死者　客星舍三台天子左右有不正之臣　客星出司命天子疾病有大憂　客星入司命近臣有坐罪者色黄鮮黑則死　客星入司禄大臣爭榮色黄白潤澤近臣賜爵色青有抵罪而走者黑則死　流星出三台大臣出使　流星入三台天下有兵大將憂　流星入上台司命大臣有坐罪死者　流星出上台近臣有黜者期二年　流星入中台司中有奸臣來近主者　流星出中台奸臣黜　流星入下台大臣有受爵者　流星出下台臣有罪出走色黑者死期二年　彗星出三台有陰謀宮中火起　彗星出三台兵起大臣憂　彗星出中台奸臣有謀兵大起貴人黜　彗星出下台近臣以憂死　彗孛出三台西相叉出其中大尉叉其東大司馬叉黄白氣潤澤入三台將相喜　赤氣入三台臣下多敗傷有謀君臣相驚　蒼黑氣入三台三公憂將相死　蒼白氣入三台民有死喪出則禍除　青黑氣入三台天子三公俱有憂　有蓬雲色黄白不過三尺見于三台之陽布衣有暴貴者三台珥臣謀逆不出三月

八穀八星在紫微西垣之外五車之北華蓋之西主候歲凶土官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其星明則穀成一星不具一穀不登三星不具則民食不足八星皆亡天下大饑　客星犯八穀天下大饑兵起　彗孛犯八穀水潦穀大貴　黑氣入八穀天下萬物不成民饑

天棓五星在紫微垣外女床東北天子之先驅

所以禦難備非常也王禁暴防不虞又主爭訟其星微明而靜則天下戢兵大動搖則兵大起斧鉞用國有憂不明亦爲兵起一星不具則兵起　五星犯天棓邊夷兵起防有憂　五星守天棓兵四起斧鉞用　客星犯天棓有大喪國兵起　客星出天棓下謀上兵大起貴人有戮者　流星犯天棓后妃有殃　流星冲天棓兵起有戰王者憂期二年　流星出天棓四夷安

彗孛出天棓兵大起有亡國走王　蒼白氣入天棓國有喪出之則先馳有拜賜者　黑氣出天棓人主憂　赤氣出天棓兵大起將軍戮死赤氣入天棓大人憂　黃氣入天棓天子先驅有拜賜者出之有除出者

天槍三星在北斗瑤光之旁天子武備以守衛紫宮金官也其星欲忽忽不明明則斧鉞用伏兵行小而不明有兵則兵敗移徙則君失御動搖則兵起

凡攻城襲邑當視槍星大明不可出兵小明則兵可出攻襲　天槍角動天下弑主禍從中發一星不具則兵起　五星犯天槍占同天棓唯火星犯有廢軍殺將　客星犯天槍兵起斧鉞用民饑流亡　客星入天槍天下有兵大戰亦爲饑　客星入天槍兵起大將出期一年　流星犯天槍外夷侵防邊有憂　彗孛犯天槍王者備四夷邊有驚民憂　彗孛入天槍鈇鉞大行誅殺不當　赤雲入天槍天子驚　蒼白氣入天槍兵起

李應時曰三垣二十八舍附官附座言金木水火土官者乃昔者巫咸所考之星色也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者以象受氣之五行也占者準此

論天河起沒

天河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右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星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杓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人星天桴造父螣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路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鷄天稷七星南沒漢中星多則多雨水少則旱人君逆天地紀人倫則天漢臧

晉太定六年天河不見於天

太微垣星占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所致亦曰天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其外藩九卿也軒轅為权太微為衡衡者主平之器太微天子常治理法平辭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封諸神之所考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主官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南北列西藩南端第一星為上將北間為太陽西門北一星為次將北間為中華西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西門北端一星為上相東藩南端第一星為上相北間為太陽東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中華東門北一星為次將北間為太陰東門北端一星為上將其南藩兩星東西列西星為右執法東星為左執法兩執法之間太微天庭端門右執法西間為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為左掖門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左執法廷尉之象

主刺奸去惡

太微垣十星齊明則將相齊心天下治安差戾則輔臣乖違不明則臣殃失職動搖則諸侯謀天子芒角則大臣專恣執法怒則戮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月入太微繇執道吉有所犯則隨所中之官命之　月入太微中華東西門若左右掖門而出端門皆為有反臣　月入太微西門出東門人君不安大臣假主威不從主命

月入太微中華西門而出東門皆為臣出令
月入太微太陰西門出太陽東門皆為大亂有
喪若大水　月入太微庭有所干犯皆為臣下
謀逆　月入太微西門犯天庭出端門臣代主
月入太微中大臣不死則有憂　月行犯左
右執法大臣憂　月行入太微中出東掖門為
相受命東出德事也出西掖門為將受命西出
刑事也五星同占　月貫太微中而東出大臣
王侯入為主出端門有天臣　月暈太微天庭
天子發兵自衛　月一歲三暈太微有赦若天
子臨兵在軍則天子惡之月蝕太微天庭若端
中天下兵起大亂王者惡之將相皆憂
凡五星歲星以甲子日入太微熒惑以丙子日
入填星以戊子日入太白以庚子日入辰星以
壬子日入太微天庭皆為天帝所使　凡五星
入太微色白潤澤皆期一百八十日有赦　歲
星入太微錄軌道而出諸侯有受封者　俞荊
州曰太微天庭者太微西蕃第二星東下是也
五星皆不當行其中　歲星逆行太微強臣變
主諸侯兵起　五星入太微南門出太微東門
皆為臣逆大旱　歲星從太微南門入而逆行
出西門大臣逆有大水　歲星入端門至天庭
不去咎在仁德不修誅伐大酷　歲星至天庭
大臣謀逆大禍且至　歲星守太微將相大臣
御史有死者　歲星犯執法大臣專命　歲星
守執法多冤獄中臣戮　熒惑入太微賊入宮
臣謀主天下饑魏分尤甚人君失政所致　熒
惑入太微天庭中帝族相攻天子憂　熒惑入
太微至屏而留兵在宮中至屏南出左掖門左
將軍死出右掖門右將軍死直出端門有反臣
熒惑犯左右執法及四輔不誅則死各以所
中命之　熒惑守太微諸侯三公有謀上者

熒惑守端門臣謀逆守端門中二十日以上人
主出走　熒惑守左右掖門皆為左右將軍死
大臣憂　熒惑守天庭人主惡之　熒惑留止
端門外大臣大臣有戮死者　熒惑逆行入太
微兵喪並起王者惡若環繞句已天下更紀
熒惑逆行犯上相天子戮於野上相死　熒惑
逆行天庭中不留天下有兇獄　熒惑出太微
天庭中有亡國有徙王　填星犯太微女主持

政強臣執權　填星入太微天庭中有所中犯
乘守皆為天子所誅　填星入太微留守三十
日以上有革命天下大赦　填星入天庭留七
日以上人主憂　填星守太微有亡國易世立
王　填星往來句已太微天庭中君臣俱憂
填星逆行天庭中后妃貴臣有逆謀　太白太
微行天庭中有大兵入天子庭宮門閉大將被
甲邪臣伏誅　太白犯太微兵入帝廷王者惡

之　太白入太微留守久而不退及有凌犯皆
為兵喪　太白贏而北入太微大兵將入天子
庭　太白入太微宮中有兵　太白入太微出
左掖門大將軍出東南伐出右掖門大將軍出
西北伐皆不出期年　太白入左右掖門出太
陽東門強臣誅　太白入西華門出東華門大
臣作誅謀主若諸侯不從王命　太白入太陰
西門出太陰東門為大亂有大水　太白入右

右掖門出端門有反臣君奪勢　太白守端門
國易主　太白順行當太微端門為受制當左
右執法為受事留太微左右掖門三日以下為
受賜三日以上為兵為亂為賊為饑逆行尤甚
辰星入太微為內亂人主不安其宮兵水大
起刑罰煩酷　辰星入端門守天庭強臣奪主
位　辰星出太微宮中內亂天子當之　辰星
犯守左右執法皆為有赦　客星出太微人主憂臣

謀叉兵水並起　客星出太微留三十日以上君死國亡以所出日占國　客星入端門而出西門天下大水大饑出東門天下大旱五穀不成　客星入端門而復出端門皆為宮破君憂天下大亂以色占之　客星入太微有所犯守所中者有殃　客星入端門而出左掖門其國憂大旱出右掖門其國亂大水　客星入左掖門出右掖門其國有喪　客星出右掖門而入

端門小國亡出左掖門其國有小事出東門大國亡仍出右掖門國有憂為刑事出西門大國以微亡　客星入左掖出端門國咸亡仍出左掖門其國大傷出東門有大喪出右掖門有大逆道不通出西門其國流血　客星入東門出西門大國以微亡　客星入東西門而出左右掖門其國兵出幸臣誅　客星入東門出端門國有憂　客星入西門出端門國有大亂五穀

不成　客星入太陰門後宮有賊　客星入太陰西門出太陰東門有大水　客星入太陽東西門大旱　客星入太微天庭而出端門天下亂人主憂國易政期三年　客星入太微色白潤澤有赦赤黄火灾　客星入太微中十日成勾已天下大赦　客星入太微中守天庭三十日宮中有賊大人憂在陽為人君在陰為女主當之　流星出太微端門天子使也以星所之

為所往之國　流星入端門及左右掖門為使復命以五色言其事及其吉凶　流星犯抵太微四輔左右執法各以所中言其死以其日命國不出其年　流星入太微東西門而兵起臣亂貴人多死若有謀逆期三年　流星縱横經太微中主弱臣強四夷不制　流星出太微光照地有声有立王有失國之君　流星大而赤状如浮舟数出天庭有賊臣欲謀主人主戒出

遊奔星出太微有立王若徙王　彗孛入太
微君后俱憂　彗孛犯掃太微天庭皆為天下
革命　彗孛干歷四輔執法所歷者亡　彗孛
出太微宮中火災兵起天下亂國易政以色占
之　彗如粉絮入太微守帝座國有大喪兵起
天下亂有所犯各以其官命之　赤氣如杯梡
正國出太微中天子用璧賜諸侯　赤氣如彗
常出太微天子宮中財寶出　赤氣入東西掖

門為內亂兵起　黃白氣入東西掖門人主有
喜　黃白氣出東西掖門天子出德令　黃白
氣出太微有立王　黃白氣如蛟龍形在太微宮
闕上有白衣會若環繞太微天庭則為逆亂死
喪赤黑青氣占同皆為亂臣讒賊之氣也　黃
白氣狀如杯梡正國入太微有貢璧玉或幸臣
有獻美女者　黃白氣如獸出太微垣天子以
畜賜諸侯入之有貢奇獸者　黃白雲氣出太

微宮中如旗有光人主壽昌　白氣入太微宮
中兵起自外入則有喪　赤黃氣潤澤如箕箒
入太微中女主有喜　赤黃氣潤澤入太微中
天子有喜　赤黃氣如箕箒出太微中天子以
錢賜美人　赤黃氣出太微垣中天子以錢物
賜諸侯　蒼白氣入太微東西掖門天子有憂
喪出則禍除　蒼白氣如人及走獸形入太微
座旁有反者　黑氣入東西門及左右掖門大

人憂　白黑氣如蛟龍如蛇周圍繞太微庭而
入之臣弒主　氣上赤下白大如井口從外入
歷太微庭者邪臣之氣　旁白而中赤者逆臣
欲為逆直者貴臣之氣　雲氣如烏在太微中
有奸臣在宮中　虹入太微有謀逆者視其所
起占之　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光
燭地如月占曰太白為兵入太微是大兵將入
宮中也十月光武入京殺莽大兵蹈藉宮廷中

更始入長安復敗赤眉入宮

漢桓帝永壽元年三月丙寅塡星入太微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八月己巳火星入太微占曰太微天子庭也土星為后妃貴臣逆謀辰星為大水是歲洛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火入留太微為亂臣是時梁冀專政

晉明帝大寧三年火星逆行太微占為兵喪王者惡之八月帝崩後三年蘇峻反攻燒宮院太后憂崩兵亂四年方息

五帝座五星在太微宮中其中星為黃帝座中央黃帝含樞紐之神也東一星為青帝座東方青帝威靈之神也南一星為赤帝座南方赤帝熛怒之神也西一星為白帝座西方白帝招拒之神也北一星為黑帝座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　五帝座者天子之位天子動合天心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其星恒明以光帝座不明則天子急求賢以輔不然則勢奪　帝座明大光淨則天子有道天下歸心青黑微小則天子亡國動搖從移則天子失位　月犯黃帝座天子憂臣謀逆政大亂天下兵且饑人流亡者大半　月出黃帝座北其禍大出其南禍小皆為下謀上　月犯四帝座天下有喪　月暈帝座貴人死有兵大赦　五星入五帝座皆為有赦有亂兵君憂下謀上臣逼君近一尺以內事成遠則事不成　五星犯乘守黃帝座天下有逆亂臣謀主　五星逆行入太微庭皆為諸侯將相有逆謀至帝座者成不至而復則有謀不成各以日入占國　歲星觸犯黃帝座有非其主者立　歲星守黃帝座臣逼君人主遇賊　熒惑犯黃帝座天子宮破國威　熒惑入黃帝座天子庭中有逆臣　熒惑觸黃帝座天下無主熒惑出黃帝座北天子辱諸侯從若從中出黃

帝座則天子死天下亡逆之而不犯則臣謀逆
事不成
正德年間司禮監劉僅弄權熒惑星入太微垣
往來帝座之前不一欽天監上奏劉僅曰汝是
何等官亦要學做忠臣遣雲南路沃
填星犯帝座女主作威福　填星逆守帝座有
亡君　太白入抵帝座兵在宮中天子憂賊
辰星抵帝座國有大土工　辰星入犯帝座臣

弒主　客星犯黃帝座天子憂臣謀主主座而
還謀不成反受其殃　客星守帝座十日以上
謀逆者成期不出一年　客星抵帝座色蒼白
天子有喪抵帝座旁臣謀反　赤星挩如鉤抵
帝座天子有兵火之驚　黑星抵帝座天子惡
之　黃星抵帝座有進美女者　流星犯黃帝
座天子易　流星抵帝座天子亂臣弒主國易
政期不出三年　流星犯四帝座輔臣有誅執

政者憂貴人多死期三年　彗孛干犯帝座除
舊布新　蒼白雲氣抵黃帝座國有喪抵座旁
有反臣　蒼白雲氣出五帝座徑直端門者不
出九十日人主失宮天下不安　赤氣如劍指
帝座天子有兵驚　赤氣狀如箒指帝座天子
有婦女兵驚　赤氣出帝座徑出端門者不出
九十日人主出宮　赤氣出帝座有兵起若主
王　赤氣入五帝座不入幸臣中不出六十日

逆臣有謀君者氣不明不成明而成形天下大
亂　赤氣若蒼白氣出幸臣正中帝座逆臣謀
逆事成　赤氣入太微中直指帝座內亂兵起
白黑氣外入指帝座防外兵入　黑氣抵帝
座左右諸侯有死者　黑氣抵帝留止不出大
人憂　赤黃白氣出五帝座天子有使于諸侯
黃氣出太子入五帝座不出六十日太子即
位　黃白氣正圓如杯挩抵帝座左右諸侯有

喜　黃白氣潤澤狀如刀劍柢帝座旁天子有
生男之喜　赤黑氣如蛟龍如蛇入帝座有白衣
會　謁者一星在太微中左執法之東主贊賓
客辨疑惑其星小明則四夷來賓不見則外國
不服移近內屏宜防奸客
三公三星在太微宮中謁者東北三公內座朝
會之所居也所以輔德謀事占同紫微三公九
卿三星在太微宮中三公之北九卿朝會之內
座也主治萬事星守常吉星亡則九卿非人法
政大壞余占同天紀　月五星犯九卿九卿有
誅死者　彗孛出九卿九卿有死者　彗孛犯
九卿九卿受誅　流星犯九卿王者有大憂
五諸侯五星在大微宮中九卿之西天之議內
諸侯也主刺奸星守常吉不見則諸侯出天子
辟雍之禮得則諸侯之星明　客彗孛犯守五
諸侯皆為諸侯有誅死者不則貶黜　流星犯
五諸侯宰相被辱
內屏四星太微門中五帝座南近左執法所以
雍蔽帝庭主執法判舉其星明潤則君有禮不
明則法律舛謬　月犯乘內屏奸人在國君臣
失禮輔臣免　五星中犯乘守內屏君臣失禮
下謀上　熒白入太微內屏而留有兵在宮中
熒白出內屏有僭位者　客星犯守內屏輔臣
有誅若黜者　彗孛犯內屏守衛之臣有以罪
誅者
幸臣一星在帝座東北天子之侍臣也其星守
常不明則吉明盛則嬖幸用事
太子一星在帝座北幸臣西天子之諸貳也其
星明潤則儲君有德　月五星犯太子皆為太
子有憂　熒白犯守太子不有廢黜必有篡逆
　客彗孛犯太子太子不死則廢　彗孛出太
子必有篡逆內亂　黃氣入太子太子有喜

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侍從之官也其星守常
吉星亡則君不安
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武衛之官也主閱武備
星守常吉明大則將專恣明角動則將為亂變
色移徙不見則將有憂　五星犯守郎將大臣
為亂王者戒慎左右　客星犯守郎將大臣為
亂君令不行　客星出郎將色青黑郎將死色
黃有近黃白受賜　流星抵犯入郎將郎將誅
彗孛出郎將兵起大將反
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藩之外上將之西下台之
南桓頭之騎官也主宿衛侍從星守常吉變色
動搖則兵車大動　彗孛出虎賁守衛之士為
亂
常陳七星如畢狀在郎位北天子之宿衛也虎
賁之士主備強禦難其星明則武備修暗則兵
弱動搖則天子自出移近帝座則近臣受誅

五星守犯常陳守衛有謀兵起宮中天子自出
行誅近期半年遠一年　客星出常陳守衛謀
兵起左右王者憂期不出一年　客星犯常陳
天子行誅期半年　流星入常陳戍衛人有罪
者誅人主憂期一年
郎位十五星一曰依烏在帝座東北周官之元
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郎三署郎是其職也
其星大小均齊光潤有常則吉明盛角動則臣
有劫主者星不具則臣誅微暗黑小則郎官失
職　月犯郎位郎官受誅　五星犯郎位左右
宿衛謀為亂天子宜預防之　熒惑守郎位國
有兵喪王者惡之　客星犯郎位大臣失勢
客星入郎位大臣為亂　客星出郎位守衛臣
有謀人主憂將相有誅者外夷反期二年　客
星守郎位將有憂　流星犯郎位郎官有黜
流星出郎位郎官出使色赤為將出　流星入

柢郎位守衛之臣有誅　彗孛出郎位郎官有謀叛者　彗孛犯郎位郎官憂　枉矢出郎位郎官叛　蒼白雲氣入郎位郎官為亂中兵大起出則亂除　赤氣入郎位兵起赤氣出郎位多用兵遠出行黃白氣潤澤入郎位郎官受賜

黑氣入郎位郎官多以罪死

明堂三星在太微垣外西南厥天子布政之宮也主宗祀先王朝覲萬國其星明則王道行暗亡則反是　五星犯守明堂天子易其宮

靈台三星在明堂西主觀雲氣察机祥候災變星守常則陰陽和星不見則司天之官失其守陰陽不和　五星犯靈台曆官有憂水旱不時

月犯靈台七日內有風雨即解無風雨有譴保章事　流星出靈台色黃則賢人術士用事青黑則賢人術士死入之亦然　赤氣入靈台太史憂黃氣太史善　青黑氣入靈台有大風雨近期三日遠七日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水官也亦為博士之官主賓賢才宣教化亦主衛掖門南第一星為處士第二星為議士第三星為博士第四星為大夫其星明大而黃則賢舉微暗失色則天地閉賢士隱　月入少微處士憂宰相易史官黜　歲星入少微君當求賢以自輔不則失威奪勢　歲星沖犯秉守少微宰相易名士憂王者信用小人忠臣被害土金水占同木　熒惑犯守少微正國失勢處士以謀死　太白犯少微大臣有戮死者　客星犯少微白衣聚王者由道術不用智者逃亡期三年　客星守少微宰相易女主憂　客星出少微道術巧工之士用　客星入少微奸臣聚　流星出少微賢士出視其所之　流星入少微賢士用　流星抵犯賢士憂　彗孛犯少

微賢士誅白衣聚　彗孛出少微能臣有律者功臣有罪　赤氣入少微宰臣謀反　蒼白氣入少微賢士憂大臣黜

長垣四星在少微南西北列主邊界城邑及胡夷彊域星守常則邊境安變色動搖則邊城不安　月犯長垣胡兵起　歲星入長垣強臣凌主天子以兵自守　熒惑犯長垣胡兵起守長垣胡兵大入中國　太白入長垣九卿謀反不則邊將反　太白犯長垣胡兵犯邊　太白守長垣胡兵大起　辰星犯守長垣胡兵入邊臣憂　客星入犯守長垣皆為邊兵大起　流星入長匈奴兵起　彗孛出長垣邊兵起胡不安彗孛犯長垣胡人犯塞　青白赤氣一入長垣皆為邊兵

天市垣經星占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天子之都市也主市賈貿易之場主權衡聚衆亦曰天旗廷天子之旗幟也主斬戮亦曰四方邊國東藩南第一星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東海五曰徐六曰吳越七曰齊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趙十一曰魏西藩南第一星曰韓第二星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鄭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垣星明而市中星多則歲豐商賈流通國家盈富反此則人貧國衰垣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其國有不臣微小失色其國弱　月入天市大將死國易政　月入天市門女主憂病市中有火災不忠之臣被戮五穀不成有赦令　月犯天市垣所犯之地有殃米貴　月暈天市垣兵起　月乘天市垣兵起大將死粟貴國易政　五星入天市皆旱澇兵起將相憂　歲星入天市諸侯有戮死者出天市貴人喪守天市諸侯相謀國有憂兵起

五穀大貴　熒惑犯吏市不忠之臣戮于市兵起火災　熒惑入天市勾已環遶天下兵起民饑市驚亂　熒惑居天市中民多訟市多失火　熒惑舍天市芒角色赤如血三十日不出去臣有謀主者　塡星入天市女主憂權大貴有戮臣留市百日失大臣逆入天市兵起市驚亂　太白入天市市大驚國有兵將相戮死者守天市相坐之兵起貴人憂　辰星入天市鬻恚之君死　客星犯天市所犯之國憂　入天市貴人多市死者　客星入天市兵起民饑大臣誅　客星守天市度量不平天下憂亂　流星入天市市吏有憂大臣有戮於市者以五色占之色蒼白為萬物貴赤為兵水疾疫右使來言兵事者　流星入天市而復出死罪者復生　彗孛出天市內外豪傑俱起執法者死　掃天市徙市易都　守天市五穀大貴民流亡　蒼白雲氣入天市民多疫萬物貴出之則禍除萬物賤　赤雲氣入天市中斧鉞用如波揚者市有火災　出天市有兵出亦主市中奇物出　赤雲氣入天市有奇物自外入　氣長二三丈如繒恒集大市中有奇物天子喜

市樓六星在天市門中南門東藩內南海之上主司闤闠市肆律度其星欲忽忽不明吉明則賦斂重暗則市吏不理星移動則市賈殊不具則兵作於市胡入中國市以兵相害星亡則國政亂　熒惑乘天市樓天下易槩　客彗孛犯守市樓皆為市中有兵亂

車肆二星在天市中南門內主車駕又為衆賈之區主百貨其星守常明吉暗則兵車盡行　客彗孛犯守車肆天下兵車大動

宗正二星在天市中帝座東南宗正大夫之象為帝宗其星明大則帝宗強失色則宗正有事

移徙則帝宗有憂　五星犯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有更令人主憂　客星出守宗正帝族群臣多死　流星入宗正帝宗有黜棄者若后族
流星貫宗正人主棄其宗族　彗孛出宗正王者不親宗族宗人謀亂其國以亡　彗孛犯宗正宗正有事　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正小宗宗人大宗之象其星明大方正則族人有序人主康寧動搖則宗族不和天子宗族有變離析則族人相離　五星犯守宗人天子宗族有憂若死者　客星出守宗人天子親族多死
流星入宗人天子親戚為亂

地占同宗正

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候星之東主礼享別親疎宗室之象也其星明則族人有序暗則宗室衰弱　五星守犯宗星宗室大臣有分離者　客彗孛犯占仝宗正　帛度二星在天市中宗星東北主度量平價交易星大明則尺度中平商人不欺不明則反是　客彗孛犯守布帛系綿大貴　屠肆二星在帛度東北主屠宰星守常吉移徙則市肆不安　五星守兵起
天斗五星在天市中宦者東南主平量星明則歲豊不明則五穀不成星亡則人相食星覆則歲饑仰則天下斗升不平　熒惑守天斗大旱糴貴入斗中糴貴十倍　流星抵斗斛權量不平市吏有憂　彗孛出犯斗斛斗斛不用天下大亂人饑流亡　天斛四星在市楼北斗星南主度量

占同天斗

帝座一星在天市垣中候星之西工、処也人主之象神農所居帝座有五一在紫微宮一在太微垣一在天市一在大角一在心宿中央皆王者之所居其星常欲光明潤澤則天子吉暗弱

不明則王道失星亡則天子憂天下亂兵起
月犯帝座人主惡之　五星犯帝座臣謀居兵
起天下亂人主憂　熒白辰犯帝座有逆亂自
立者有旅王期半年一年　宦星逼犯帝座宦
謀上不出百日犯而不明大謀不成有坐罪
客星犯帝座國易主臣凌君　流星出天子出
使以色占事以星之占國　流星抵帝座諸侯
兵起臣謀主天下有更令期二年　彗孛犯除

囂布新　天候一星在天市中帝座東北土官
也主候陰陽司遠國夷狄以知謀徵又主時變
貿財星安靜而明則萬物同風王道行輔臣推
徵小不明輔臣弱王道衰星移則主不安星亡
則主失位　月犯天候搠臣有憂戶否、五星
守天候陰陽不和五穀不收兵饑並起　客星
犯天候士卒疲人有急行　客星出天候天下
兵起相攻　客星守天候外客欵為主天下亂

流星抵兵起近臣相攻夷狄內侵王者憂、
彗孛犯輔臣受誅國易政　彗孛出天子宗族
相攻天下亂士卒有急行
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帝旁之閹人也星微則
吉明盛則宦監奏權　月犯宦者宦者誅戮不
出其年　五星守犯天子左右有誅者期不出
年　客星犯守宦者臧亡　流星入宦者憂
流星抵宦者誅　彗孛出宦者作亂　彗孛、
宦者不誅則貶黜　赤雲氣入宦者誅　赤雲
氣出宦者作奸蔽主　黄氣入宦者受賜　黑、
氣入宦者死
萬曆八年宦者星明大動搖主十一月彗自天
市垣北門入徑犯宦者至十年司禮監太監馮
保貶南京
貫索九星在天市垣外七公之前謂之天牢賤
人之牢也主繩奸律暴其口北開謂之牢戶中

央大星謂之牢監也九星皆見天下獄煩五星見則大赦七星見小赦牢中小星不欲多星多則囚多少則星少牢中無星則天下獄空牢中開則有赦迫從不開則刑獄煩酷牢監左右徙移不見不出八十日有赦牢星直而抵織女天下有急徵布帛之令星移之漢中大饑相食兵起　月犯貫星天下獄不平　月暈貫索不出四年有内禍匿謀事　五星冲乘各以其方獄不平　歲星犯天下亂貴人多獄死　熒惑入天下有賊水旱不調歲饑有赦守則天下獄因多寃　太白犯以獄起兵大人憂　辰星犯有水災刑罰煩多兵起大亂　客星犯不有大赦必有大獄民叉君亡不過三年入則八下獄多死人貴人下獄出則大臣有謀不則有赦守則有赦守三日即去之小赦天守大赦　流星入天下有大獄多死者出則其國貴人死犯冲則人饑疾病王者憂　彗孛出大臣有叉者有大赦犯則小赦星小小赦星大大赦　孛入貫索貴人死獄　蒼白氣入天子憂亡地出則禍除　赤氣入有内亂兵起出則兵出　黄白氣出入皆爲赦黒氣入大人悪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主紀萬事理寃訟九星齊明則王法無偏天下不怨亂散則綱亂有易政死王若山崩地震星暗小則天下獄訟不理星亡則國法壊亂星入漢則人相食天紀與女床合王者淫亂亡國

五星犯守幸臣執权有兵起王者憂　月暈天紀野人献策　客星入諸侯舉兵天下亂有狗主出則幸臣執权獄有寃訟　流星犯天紀紀綱大亂　彗孛犯地震大臣死　孛出天下怨訟不理大臣亡　七公七星在招揺東横列貫索之口天子輔相主擬議也星大而齊明則議臣忠國法平差戻則獄多寃酷細微不明

則擬議不決人主有憂星連貫索則天下亂移入河則人相食　五星守七公民饑大臣憂客星入議臣坐罪直言者凶守則天下饑君不安　流星入人主信讒殺直臣凶人起兵議人受殃期一年　流星經七公將兵出　彗孛出犯宰相三公受誅　女床三星在天紀北後宮女御也為嬪妾所居之宮主侍從宮官其星大小相承則后妃安後宮士微暗則後宮不安明

暗失列則妾無序明大芒角則宮女放恣　動搖則后宮有憂　不多則后妃多疾病　五星守女床後宮有奸謀　客星犯貴人誅入則有妖女來誤主者守則強臣執國命後宮女有凶

流星后宮女有暴誅者　彗孛犯之宮有挟客者后妃凶出則宮人有謀主者　黃白氣出後宮有子喜　白氣入女床後宮有喪　黑氣入後宮有死者　青氣入後宮多病　赤氣入

後宮有憂

軍敗氣象占

敗兵氣囚廢枯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或如偃魚偃蓋或乍見乍聚乍散如霧或如群羊如群猪在氣霧中皆衰氣也軍上氣如死蛇如擊牛如雙蛇垂頭如蜚馬四散如決提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人相揹如驚麞相逐如兩雞相向如人頭如揚灰如捲席或如懸衣如疋布亂穰如人相隨或如粉沸如塵勃勃如烟或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或如群鳥亂飛或紛紛如轉蓬或如貶舡或如臥人無手足或如覆車亂不起者皆敗兵之氣擊之必克軍上氣上大下小者士卒日減軍上十日無氣發者其國必敗十日無氣而忽有赤白氣乍出即減者外〻〻欲戰其實欲退敗黑雲氣如壞山墜軍上名日營頭之氣其軍必敗散軍上氣如火光夜照人者軍士散亂軍上氣出而半足者欲散漸盡者走一絶一散再絶再敗三絶三敗在東方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有氣如雙蛇守日急往擊之勿款軍上有赤氣炎降于天士卒衆亂將死赤氣如火光從天流下入軍中亂將死軍上氣蒼蒼須臾散擊之必勝若在我軍宜嚴備固守軍上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漸漸入軍名曰天狗食血其軍敗散軍上氣蒼黑亂者士卒饑兩軍相當十里之內三里之外及軍上氣高而前後白青散者敗氣也急擊之雲氣如人頭臨軍上戰則大敗流血滿谷雲氣如雞如兎臨營上者軍敗走雲氣蓋道濛濛晝晦者飯不假食吹不及熟宜急走之不然必敗軍上氣黑而卑如樓狀軍不秘必敗軍上氣先青而漸變黑〻其將欲死敗軍氣上如燔生草之烟前雖銳而後必退得便擊之勝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者必有長懼心志不定終須迸遁逼之大勝若我

軍得之宜善撫士卒有雲如鳥其出如蜚其國
戦不勝敵上有云氣如丹蛇者撃之勝有云氣
如鵠尾在氣中臨軍上者軍中人與外人通軍
行有白氣如猪来臨者軍大驚宜備之日暈有
氣如死蛇屬暈者將死兩軍相當不利先舉兵
者敗日暈旁有赤云如懸鍾其下將死日月暈
有背氣者所臨之方敗軍上氣有白蛇白虹及
曲蜺有入営者敗日暈氣薄悪及後至先去者
其下軍敗日暈有四玦在外軍悉敗散凡日月
暈與氣先有者為發先去者為敗軍上有日旁
紅蜺不可逆之若得其逆宜從去降氣如人十
十五五皆低頭叉手或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
黒山以黄為縁皆降伏之氣也白氣口烏超入
乇営連結不絶而須臾下者當有他國来降

暴兵氣象占

暴兵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随須臾罷而復出
或至八九而来不断者有急賊猝至宜防之白
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如
是者當有千里兵来宜備之黒氣從彼軍来我
軍上者欲襲我也敵人吉宜備而不宜戦敵還
從而撃之必得小勝天色蒼茫而有此氣依爻
干数内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
則凶時尅日則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
告急一人来則氣一條依数計之若散満一方
則有衆来依日支干数内有風雨則伏氣如人
持刀楯或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城邑有猝兵
至驚怖須臾去赤氣如人持節兵来未息雲氣
如旌旗其下兵暴起雲如人方臥或如赤蛇其
下有暴兵雲如人形止而不前者有、兵雲如
人形止而不前者有暴兵白氣如帶道經天有
暴兵候敵上氣有雲下亦有雲者兵必至白虹
所出必有暴兵流血赤氣如火所向兵至雲氣

如尺帛着天經丑未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白雲長五六丈東西經天天下兵起雲氣如尺帛經天天下兵起日出没時有白氣如尺帛着天而行長或經天或十餘丈有蔡者天狗也見則兵大起有云如豹四五枝相聚其國兵大起云如豹四五以上相聚兵起四方清明無雲獨有赤氣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起四望無雲獨有黒雲極天名曰尺講天下兵起云半天則兵半起三日內有大雨則灾解壬子曰候四方無雲獨有云如旌旗其下兵起若遍四方則天下盡有兵雲氣一道上白下黄或白色如尺布長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狀長二三丈或長氣純赤而委曲一ゝ如布帛皆謂之蚩尤旗見則兵起

伏兵氣象占

伏兵氣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幢節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氣中或有黒氣渾渾圓長而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其下皆有伏兵不可輕撃若軍行進山林谿谷之間當慎防之既下是伏兵之地而尺有此氣不疑雲粉粉綿綿相交及似蒿草長数尺者以車騎為伏兵雲如布席之狀似蒿草之長尺許者以布卒為伏兵黒雲出营南賊逊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有則覆之無則遺之两軍相當有赤氣者伏兵之氣若前有赤氣則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後有伏兵在左右亦如之審察之則知有所在黒雲變赤及日形如山者有伏兵有雲如山林兵在外有伏兵前有黒氣而後有白氣者有伏兵軍中有氣烏色上趣而有赤氣在其中ゝ皆伏兵氣也宜審察之不可輕撃

戰陣氣象占

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

大戰殺將四望無云獨有赤氣如狗入營所下有流血四望無云獨見赤氣如立蛇其下有大戰流血四望無云獨見赤云如覆舡其下有戰青云見軍之上王相者有戰白虹或赤屈虹見城營其下有大戰流血赤虹屈旋停住其下有流血白氣如車入北斗移轉者下有流血大戰將死云如耕壠其下有兵必大戰日旁有白氣如虵兩軍相當必戰無軍而見者兵起兩軍相當必交戰四五六白虹見有大戰日月有赤雲横截之大如杵兵在外萬人戰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日暈有一玦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月初滿而食有軍必戰蒼白雲經天其下有梭城大戰赤氣漫漫如血色者有大戰流血

陰謀氣象占

陰謀氣白而群行綁徊結陣者他國人來欲相啚謀也不可應視其往隨而伐之可得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黒下黄敵欲來求戰而無誠實言信相反九日之内必覺備之吉黒氣臨我軍如車輪行敵人謀亂國有小人勾引宜明察之黒氣遊行中含五色臨我軍敵人有合謀伐我宜謹備之黒氣如引索來如陣前鋭者有陰謀天沉陰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陰謀也將軍宜慎左右及敵使五日至七日有謀蔽人主奪將權亦為刑殺事起有篡逆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濛為臣謀君下謀上日久陰不雨有如遊氣之狀則人主近臣詐為恭儉虚媚作忠邀令挾權、于柄妄為威福以欺蔽君之明德也宜審察之天沉陰日月俱無光有雲障之而不雨此為君臣俱有陰謀兩敵相當陰相啚議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内亂將軍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嚴刑而伺奸

人謀逆議

堅城氣象占

堅城氣正白如旌旗或白氣如旗而赤界其邊或氣出如火烟或有雲分為兩号狀其城壘皆堅不可破城上黑氣如星名曰軍精圍者宜急解之有兵突出客敗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赤云臨城或黄云臨城城中皆大喜慶青云從軍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城营上有云氣青色如牛頭觸人外向者不可攻城中有氣出東其光黄此天一城也不可攻攻之者死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北入反復回還者軍不得入城欲出戰凡圍邑攻城過旬不雷不雨為城有輔疾去之勿攻城壘氣出於外如火烟者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舉首向外前卑後高者不可攻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内兵出宜備之凡攻城有諸氣從中出而入吾軍者敵家氣也客宜備主人濛氣遶城而不入城中者外兵不得入日暈有青氣從中起四方者圍城中有兵出

屠城氣象占

屠城氣赤如飛鳥散亂或赤氣如敗軍或赤氣狀如狸皮班及正赤色或雲如衆人頭赤色者皆敗亡之氣也城上無雲氣士卒敗散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下出者可攻凡攻城圍邑其氣如灰出而還覆其軍上者士卒多病城可屠氣出復入者人欲逃背宜攻城城营上氣聚如樓外見者攻之可得城中氣出而上正赤者可屠凡攻城圍邑城上氣色如灰謂之灰飛可屠城上氣如雙蛇前高後卑者可攻赤氣在城上黄氣四面遶之城中大將死其城降城营上氣如灰色出而東城可攻出而西城可降出而高無所止用兵久長有氣從城外入者可攻有白氣

如蛇来止敵上者急攻之少緩則失之若從其城来掎我營宜急斂兵固守營氣如雉雌臨營陣其下必有降者城中氣出上大下小者皆敗氣也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兵入城凡攻城不雨濛霧曰死風至外兵勝有氣如蛇頭白向内者城可攻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内城可屠城上氣赤如漫血所臨者敗日重暈而有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軍城氣候雜占

凡初出軍日天氣昏漠雲色沉陰寒慘者必戰若晴明和暢風塵不動者不戰有青氣見軍之上王相者當城交戰不見則不戰凡、兵向東伐而有白從西来因循之而擊者勝若有赤氣或青雲從東来逆軍者宜屯守他放此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氣東去而又有雲東来相迎須臾過者雲色去而又有風隨之望之如有乇虎之狀不可戰若我軍得之戰大勝雲隨從而風逆者不可戰凡兩軍相當平旦視其所向甲乙日有白雲丙丁日有黑雲戊己日有青雲庚辛日有赤雲壬癸日有黃雲皆不可動兩軍相當赤雲氣加西方者客勝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不戰加南方軍還余色倣此凡遇四方勝氣不可向之戰甲乙日青雲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兩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凡戰得此者勝向之者敗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十步一丈十丈如軍道與日辰相尅者大戰不相尅者不戰王氣所臨有天命兵強相氣所臨戰勝將〻有功死氣所臨疾病死喪饑饉破敗七國囚氣所臨被圍降伏休氣所臨兵罷無功士卒亡敗天有青氣入營者兵特驚天有黃氣入營者兵和解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天有黑氣入營者士卒大

疫兵相殘宜徙營吉凡有雲氣横來者兩軍不合急先伏止當有遁時凡出軍有黄氣臨營西向東向背西北向吉凡軍行有白氣如虹軍大驚宜備之赤氣隨日出者軍行有憂赤雲臨軍上東西如陣者大敗軍出欲知賊得否赤氣前行黑氣隨之赤氣賊可得若赤氣獨有無黑氣隨者賊不可得黑氣如死人頭在營上敵人有所向且求降許之不許必戰功雖成而士卒多死黑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挑戰或襲我我必堅守俟經月敵心自離而後戰大勝黑氣如龜如馬如蛇如牛頭變化者夷兵欲欺中國謹察而防之為善凡攻城有黑雲氣臨城者積土固陰之象黑氣者水之氣城池之象我拒城敵不可攻敵拒城我不可攻凡圍平且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勢翕然者其方救至無者救不至受圍者望外救亦以是占兩軍相當彼軍上有赤氣狀如尺布長數十丈其下色黄白必有叛兵昏見者臣佐夜見在兵黑氣遊行中含黄氣在我軍有急令徵兵不見士卒恐惧人有逃心宜罷軍吉氣如引索如陣前鋭白黑色有陰謀青色有兵來赤色有叛兵黄色急去之云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魂凡圍城邑有雲如鵠尾來蔭圍上三日亡軍上有氣上黄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退求和

軍陣異氣占

陣雲如堵雲氣如三尺布前廣後鋭者此大軍行氣也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慱而前卑後高者疾前方後鋭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尺遊騎氣如彗掃長數百丈無根本稜氣黑而勁横或如白車喜氣上黄下赤怒氣上黑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工氣黄白徙氣

白

九土異氣占

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自華山以南氣上黑下赤嵩山三河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激海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負蓋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白如勁杼清水氣如黑純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兎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木西夷氣如室屋南蛮氣如台閣如舟舡幡旗北狄氣如群羊群畜如穹廬韓雲如布周雲如車輪泰云如行人衛雲如犬魏雲如鼠齊云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宋雲如車吳雲如日當其地而見者不占

雜雲氣占

凡雲氣本地之發黑受日光而成五色雲磨作聲臣民怨怒於上青氣廣五六丈東西竟天天下有喪黑氣如大道一條長而明不見頭尾東西者不過三朔大赦天下黑氣如群羊群猪魚四夷不順赤氣如撒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赤氣如火影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赤色氣如虺蛇在山頭住又如夜火光者臣離其君主不安為客所傷人民流移遠去其鄉赤氣覆日而無光大旱人饑民流千里黑氣如牛頭龍馬蛇変化有疾病民流亡不宜乱婦夷狄欲欺中國宜察讒奸黑氣南北如陣者有大水國有憂黑氣東西如陣君有憂若天氣蒼芒而黑雲氣東西極天移日不動者其憂深此氣以戊巳日見君惡之白雲氣極天南北陣國有憂雲如尺布帛西南行其國分有長有憂白雲氣如舜往来其處淒風送迹大雲將下雲氣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為火災雲如氣昧濁者賢人去小人在位雲氣如

日月暈赤色其國有兵青白色其國大水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爲喪赤爲兵黑爲驚三日内有雨其灾鮮氣上豐下殺有若木皮春黄下白四季黑秋青冬赤是爲亂國之氣黄黑氣數道比如尺布貫日其間道有白氣如魚鱗形者有刺客軍在外主將宜防之雲如尺布行國都中其國君有憂雲狀如龍行其國大水人流亡雲如巨魚疾行中天其色蒼黑有大風大雨水灾雲如人相揖兵起民流雲如立人如三牛邊地圍雲氣如牛車相隨者有大水雲涸涸如土色土工大興赤雲如牛無角三日内有大雨不雨不出三十日兵起殿庭中氣出如霧其君以憂死天無雲而有雲氣自廟出者兵大國亡雲氣如蛟龍其分有白衣會三日内有雨灾鮮發鼓紛紛蕭索輪囷此爲慶雲見則國有喜天下太平紫雲如龍虎車蓋馬之狀其下有貴人出

冬天白雲逐日必則風寒夏月烏雲捲日必則溽熱雲如赤鳥夾日王者惡之夜間有氣赤白色明者所起之地有金玉寶器夜間有黑白氣往来者下有伏屍赤氣白氣自下直上冲天其分兵起凡公庭民舍有氣白主喪黑爲病赤爲火灾凡陣雲如立垣杼軸兩頭銳物雲如絕居前亘尺其半半尺其望者類闕其鈎雲勾曲皆以五色占之若澤而密其見動人必有兵起軍在外則戰

候氣法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彷彿若可見出森然若在桑榆之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氣也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内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者三千里凡候敵上氣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

夜半候之欲知我軍常以甲巳日及庚子戊午未日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皆有氣凡氣欲似甑上炊氣勃勃而上升積結成形而後可占氣不積不結散漫不定不能為祥異必須和作殺氣森森然方可論也凡軍城上氣安則人安氣不安則人不安氣盛則衆盛氣衰則衆衰氣聚則衆聚氣散則衆散凡氣得王相氣色吉囚死氣色凶凡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凡占灾祥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其應乃準凡候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之時蓋氣多假日月之光照曜之而成形故暈珥抱背皆出日月之旁虹蜺等象莫不因日而見是故晝候日旁夜候月旁輝光所燭無得而隱矣凡氣見近三日遠七日内有大風雨則灾不成故曰風以散之雨以解之

霧濛霾象占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氣亂而為霧霧者百邪之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來冒陽其占為臣蔽主明小人擅權不利於上濛者濛濛然不明也日月不見在於天者為濛濛日見政令不明前後人不相見在地者為霧凡霧濛交錯陰邪干正人君不悟必有亡國李應時曰霧者山水邪陰之氣秋冬陰盛則致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應不能以興雲也有大山河澤之處連綿大霧亦為陰盛春夏陽明及無水處有霧為灾深以其日干支占之冥霧大作奸臣謀上霧者水之脉山中冬大霧連十日以上不散者山崩之候也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濛臣下有謀上者霧氣若晝若夜其色赤黄

更相掩日月乍散乍合者邪臣謀上擅竊主威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
月或一時雨不霑衣而有土其名曰霾其諺語
曰天地霾君臣乖不大旱外兵來凡陰晦不見
日星昏氣襲人慘慘悽悽者亂兵之氣也故曰
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色被甲而走凡霧
從夜半至月中不開遂上為濛臣行奸政於民
而君不悟也霧過日中似雨者臣強不避君也
霧終日終時其國君有憂凡霧連五月不雨不
風其地有亂兵起日出有霧連五日六日以上
期六十日兵起月中霧起至昏不止其地有易
王者四時日出即有霧其地大擾凡霧起四合
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戚門霧
乍合乍散臣有謀逆者不成自亡凡霧從四方
來合于中央即為兵起凡霧色黃必雨白為兵
喪青為疾疫黑為暴水赤為兵旱凡霧色黃有

大風為土工人君聾與不明蔽賢絕道突至絕
世大兵起黃霧四塞天雨黃霧百姓奔亡凡霧
四面圍城必有兵至城下不出其月無兵不出
百日兵起霧四面圍城霧不入城城不可攻入
城則其城必亡春三月清旦霧起再沉過三日
命曰三帝謀兵不出六十日兵起夏三月卯時
霧起再沉至三日不出一年兵起冬三月霧疾
風暴雨狀如大雷至三日不出百日兵起春乙
卯日霧兵起東方夏丁卯日霧兵起南方秋辛
卯日霧兵起西方冬癸卯日霧兵起北方白虹
霧奸臣奪君權兵戚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虹
出霧中其年兵起晝霧白虹見則君憂夜霧白
虹見則臣憂

十干日霧占

甲乙日霧人疾病丙丁日霧有旱戊己日霧土
工興軍在外則核城庚辛日霧有兵壬癸月霧

有大水春甲乙寅卯月霧氣色青出東行向季者客兵勝夏丙丁巳午日霧氣色赤出西行為利客主人凶四季月戊己辰戌丑未日霧氣色黄向北行利客主人内亂秋庚辛申酉日霧氣色白出西行東利客先舉兵勝後舉兵者敗無軍在外為與兵冬壬癸亥子日霧氣色則黒出北向南行利客主人受其害凡子曰霧馬馳人走四時同然亥日有霧從子卯上来賊至遣城急防之戊午日霧起累日不鮮兵起有兵在外則有攻戰十月壬癸日有赤霧其地有兵冬三月辛酉日霧不出三年兵革滿野四時受商之日夜半大霧至日中者兵大起近期三日遠七日内有雨其灾解八魁日陰霧兵大起春見秋發夏見冬發秋見春發冬見夏發八魁日者春己巳丁丑夏壬戌秋己丑丁未冬戊寅也霧見其軍中則其分君死将軍罷凡風霧正晝而晦暝不辨晝夜陰為吠臣制君帝命将衰臣下權盛兵及其地則有連綿大霧晝霧夜明臣志得伸夜霧晝明臣志不伸兩軍相當有霧即日有微雨者客勝霧而不雨主人勝霧已除而氣殲天者賊多晴明賊少凡有霧連三日群猾起半月霧氣不散陰陽錯亂人主惡之上不寛大以色容待下言貌視聽背失則則氣生昏霧為臣亂君憂政非君出遂生區霧之妖霧起帯塵如堵其分兵起黒霧戍陣往来夷狄起兵上不明國太諠則霧若脂汚人衣赤霧如塵沾衣冠亂兵起軍中氣非烟非濛非霧形如禽獸主人忌之

虹蜺占

虹蜺者陰陽之散氣凡陰陽之氣和則為雨霧怒則為雷霆散則為虹蜺虹者攻也陽攻陰也蜺者翳也灾氣傷害於物如有所翳也雄曰虹

雌曰蜺雙出色鮮明者為虹闇者為蜺色正曰虹色不一正曰蜺恭也曰見於日中曲而青赤為虹見於日旁白而直為蜺虹蜺主内淫主感心凡雨餘之後陰陽不正之氣以生虹蜺皆受日之陽氣以見也故日東則虹蜺在西日西則虹蜺在東凡虹蜺對日月則風雨將至旦見西則雨暮見東則雨止凡虹蜺夾日月則黑白為喪青黄為瑞虹蜺貫日月則秋為大雨春夏冬月皆為喪虹蜺夜穿星則有陰謀其分多雨水三日内有風雨其災解京房曰虹春三月出西方有青雲霞之夏旱黄云霞之夏小旱五谷半收白云霞之夏多大風人疫黑云霞之夏多大水夏三月虹出西方有青云霞之秋多寒民瘴疾赤雲霞之秋旱黄雲霞之禾大收白雲霞之秋多大風黒雲霞之秋多雨秋三月虹出西方青雲霞之来春多寒人疫赤雲霞之春旱黄雲

霞之春雨調和白雲霞之春多狂風黒雲霞之春多雨水虹出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風雨不時不出三年大饑民流亡虹出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風雨不時冬温夏寒小民愁恐五谷不成其地大旱民饑不出一年民大疫京房曰虹凡相有五蒼無明者虹也赤無明者蚩尤旗也白無明蜺也衡不屈者天枓也直下上屈者天棓也此五虹以甲乙日出東方人食人丙丁日出南方大旱戊己日出西南方中央人君凶庚辛日出西方其邑多空户五步六死壬癸日出北方人相食虹以四五六月出西方麦貴虹以七八月出西方粟貴虹以九月出西方大小豆貴虹以十月出西方稻貴出一陪再出再陪三出三陪四出四陪五出五陪民流千里虹以立秋後見西方萬物皆貴虹秋冬出西方多白天下小口傷虹以十月出東北方若

東方其邑凶凡虹以戊己日出中央若西南人君凶二虹並見兵起期三年五虹並見天下大亂兵起天子出期三年九虹俱出五色縱横九女並譌妃后相爭女謁亂行人主失威天下交兵二屈虹出其下有大戰亡城雲中方虹見其分暴兵作虹蜺亘天后妃陰脅天子夷狄兵侵虹蜺數見后妃黨盛屈虹東出下有破軍殺將日旁有虹下有大戰流血虹出横至天上反入直而不屈不出九十日民多病死不出三年大旱民流亡虹出直上行所出之地大旱民多妖言多病死青虹東西極天兵起虹三日不散不出一年大兵起赤虹從天直下國亂無主赤虹如杵將軍亡流血成川赤虹東出其封有戰羅大貴赤虹與日俱出其野有急兵所臨之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白虹見諸侯起兵國有女亂天文志曰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之基白虹出

其年有兵所出其下有流血當其城必空白虹如杵人君凶其下萬人死白虹貫日近臣爲亂君有憂不則諸侯有反者白虹首尾至地三日內不雨其分兵起流血白虹暮出國易政白虹夜出其年大兵起白虹從地中出所出之地大饑有大兵流血白虹分裂為四五六段大戰流血日旁有三四五六白虹交貫所臨之地流血兩軍相當從上擊下大勝白虹長十餘丈大如杵上下鋭或直或曲皆為大戰流血從所指以兵擊之勝秋三月有白虹出西方兩軍相當急陣兵以待之若有赤氣冲之必有獲城白虹屈曲見城上有大戰白虹繞城不匝謹守其缺虹蜺狀如日月暈必有破軍先起者勝 虹蜺重疊五色光色照地所出之地兵起蜺承日如抱弓婦在君側為禍欲行奪政也蜺因日而表黃內青者婦專君政也蜺直日者婦從外來侯君歡

欲媚之也蜺有形而顏黑漸微者怨望也蜺圍日覆或下貫者后妃不正天且示亡之象也蜺有廻口後不貫者君喜其后妃而亂政以亡其國也虹有四珥白氣貫者后妃有謀蜺圍日者君失德也凡蜺見皆為陰桡陽后妃無德而以色親君陽道有失之所致也凡虹連帳近日或貫日皆為后妃專政人主有憂虹在日上近臣為亂虹出牽牛度中有壞城虹出須女度中后族孫專國政天無雲有赤虹蜺貫統昴畢臣主相伐四夷兵起白虹圍軫有亡國虹貫太微后族專權虹出地中臣子為逆其地大饑若政亂后盛而君凶則虹蜺下宮殿園池及井內虹出宮殿園池或井中若不入之不出其君亡亂政虹出入人家屋中姙婦多死家破亡敗虹出入人家井中其家當出貴女其役有兵傷凡虹自井中出或自外入飲井水其邑有兵若賊盜相殺傷事凡攻城有虹自外入飲城中水其城必破從外順虹攻之勝屈虹入城城可屠凡虹蜺直指順虹擊其所攻者勝城中有黃虹貫之主喜青黑凶赤白大戰城陷虹垂頭於軍門有流血凡虹蜺垂頭于軍營之上破軍殺將兵出之日大霧昏而赤白虹見出師不及宜毛兵固守絳氣小長如叉亏其下有亡國絳氣冬見國有大喪有雨則解絳氣極天三日不行不出三年天下大兵絳氣青為喪絳氣五色白經丑未或東西極天者皆為兵喪赤蜺再重為旱應在對沖黑虹四背白虹雙出日中婦制其夫蜺狀如禽在日旁內寵奪后天子絕嗣蜺狀四方日光不揚蒙鮮而溫人君好淫以亡國　虹在日側黑氣象之后妃不正白虹貫日赤蜺四背人主或寵妾而弃正嫡蜺直在左而交在右人主無嗣白虹奪日光尊卑不制蜺出半日沒沒而

日出具且雨臣私祿于所親凡攻城對敵而有
虹見其占在軍無軍在外占其君臣后妃凡赤
白虹屈如旗者為蚩尤旗其分兵起虹見五七
日不㦲天子惡之石申曰虹頭在河溪澗之内
軒轅之变也見四維即為陰雨見西方為旱不
占國事灾咎蒼白則多為喪為水赤則為旱凡
近海之方赤虹乃海物之氣所結為風雨久陰
則見見之為其常也則不占

乾坤寶典

星雜變占

恒星晝見后妃大臣專政天下縱横諸侯裂土稱王兵袤俱作夫恒星者經星也三垣二十八宿内外官之有名者也　晝見與日爭光為兵喪大水　星晝見虹蜺縱横臣奪主明　北斗晝見君亡絶嗣天下更紀　恒星夜不見君政崩亡諸侯乱紀大權下移天下改政

雜星晝見占

雜星者恒星與客星俱出莫别其何星也故但以晝見為異一星晝見天子失道二星晝見國内乱臣戮君三星晝見不出三十日兵起天子失國公卿大夫皆沒於夷狄四方兵來伐主出走天下乱王侯為近親所敌五星晝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夷狄為天下主天星晝搖天下民勞恒星閗天下大乱天星晝赤而無

光主失勢國有大喪天無雲則用此占

客星占

客星者非常之星天皇大帝之使以告咎罰也其出也無恒位其居也無定所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為善為悪所主不同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占何祥大抵星大事大〻〻小事小守日多者事久而禍深守日少者事急而禍淺行速者應速行遅者應遅色青則為憂赤為旱為兵為火白為喪黑為水為病黃為土工芒角為兵戰經曰客星出列宿中外官者各以所出部舍官名為其事近之者為其所謀以所守之日為其期以王氣相賊者為其辨

客星名狀

一曰周伯星大而色黃煌煌然所見之國兵飢民流亡二曰老子星明大而色淳淳然所出之國為善為悪為喜為怒見則兵起人主憂宜以赦除咎三曰王蓬狀如粉絮色白拂拂然見則兵起多蝗虫其國飢亡四曰國皇星大而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水大飢衆庶多疾疫人主悪之五曰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恒出四隅出東南隅天下有兵將軍出野出東北隅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南隅其國有兵兵起大水出西北隅暴骸三千里東南方有三星出而色白名曰盜星見則天下多盜賊西南方有三星出氣各長三丈名曰種凌見則天下兵起隕霜不時穀貴十倍東北方有三大星各長三丈名曰女帛見則天下有大喪西北有三星名曰天狗見則天下人相食

瑞星占

瑞星亦各星也五行冲和王相喜合之所生也出於有道之國一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亦曰德星或出於西北天門之上或月入二三日或青赤白三氣聚如星如半月狀出而不行必于四時旺相日見有三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色白如太白光熒如月照地明或有芒角煌煌然不行或如水星而赤色光潤澤或黃如橘而光澤皆出而不行見則國有喜三曰天保星若流星而有音如炬火至地野雉皆鳴所至國安有喜四曰含譽星似彗有尾而光輝不長亦不甚有光而行不及人君有道若施孝德與禮樂人民和悅夷狄奉化則含譽射爲五曰格澤星類星大而色黃白上銳下大起於地而漸昇或狀如炎火形如楷杆狀如天狗星潤澤而明見則不種而獲不有土工必有大客客者外國之貢使來歸者六曰歸邪星似星非星如雲非雲或生兩赤彗向上有蓋如連星名曰歸邪見必有歸國者　宋真宗時含譽見於九游

妖星占

妖星者五星之異五行之氣變爲妖乃天地惡氣之所生也凡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失于下則星變見於上各以所出之日占之以知何國其出也必於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爲兵爲飢爲水爲疫爲旱爲喪爲亂爲賊各以五色占之凡妖星之出形狀不同爲殃如一其出也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軍屠城其君死天下亂兵士亂行積尸流血之事餘殃不盡以爲水旱飢疫之灾凡妖星長大者灾大而期遠小者灾小而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此其大約也審而察之其應不虛矣

妖星名狀

一曰彗星光芒偏指如掃也世亦謂之掃星本類星末類掃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除舊布新彗有五色各依本精所生天文志曰彗本無光借日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之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彗星短者為飢喪長者為兵亂彗有行者有止者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宿直事國分占之彗星見久者災深去速者災淺彗孛星行歷二十八舍晉舍出見百日不去三年應之百五十日以上五年應之二百日以上七年應之蒼彗出王侯叛有破軍殺將則天子將兵若五年天子被兵赤彗出主滅亡臣下謀叛破軍流血彗赤如火熠兵盜並起强國纖横白彗出臣專政將軍逆彗白如鋒刃將有叛兵黃彗出女主亂彗黃如重雲女后危亡黑彗出為寇動江河決溢彗星氣白而長名曰白旗喪氣也所掃冲破之下必有兵喪其國滅亡彗星上白下赤漸長如矛刃為兵災彗星東行而西指海內兵起彗星西行而東指虵胡入界彗星南行而北指天下人死太半彗星北行而南指天下大水地陷彗星東北行而西南指其分大亂彗星西南行而東北指外兵入二彗見血流滿野天下一歲再啟三彗星俱出海內男子死盡四彗星俱出天下主亡五彗星並出裂土稱王舊國主死彗星晝見所臨之國亡彗出四尾天下之人逃亡無所允兩軍相當而彗星見得本者勝所指伐之利李應時曰凡彗星出而色白多為除穢布星如掃犯紫微太微及天市三帝座心宿大角則應在人主如掃在直事后妃則應其后妃如掃在文昌三台將相大臣則應在大臣不死則有大憂也其彗柄所在以直事官星占之則輕其光芒及犯之星則重彗見而

後曲象旗王者討代四方彗東南行而西北指所向有大風彗星西北行而指東南有兵起大水允彗星指北大水指南大旱

大元將末彗星三掃紫微宮乃天不歆腥羶之有中國明矣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彗星出犯紫微芒白長丈餘柄及內階東北　二曰孛星光芒四出蓬蓬孛孛者勃然非常悪氣之所生也孛亂不明之象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突甚於彗星孛東方將軍謀主孛西方羌胡叛兵入中國星孛北方兵起者覇夷狄內侵星孛南方天下兵起

萬曆十三年星孛羽林其色黑羽林軍在亥室為西北至十五年陝西井州軍士叛殺党都鋮而誅戮　三曰天棓歲星之精變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或四方所見之方大饑主奪爭主臧兵出則其分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或飢暴疫女后用事　四曰天槍星本類星赤色長數丈左右銳出西南而易處或彗出西方其末銳長可二三丈或如馬如鎗長數丈兩頭銳主政廢主補制　五曰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白小而動主殺代見則兵起流血六曰蚩尤旗熒惑之精變也類彗而後委曲象旗旛可長二三丈見則人主酷暴旗鼓大行征伐四方不則國有大喪近三年遠七年

七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主臧位見則臣謀主武卒伐天子憂　八曰國皇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主內寇內難為兵喪國皇星見東南為急兵　七曰照明太白之精變也大南白象太白無角而乍上乍下見則大人凶兵起伯出　十曰司危狀如太白大而有毛兩角數動為爭爭之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人失國　十一曰五

殘星出正東之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四方雇天子有急兵政在伯　十二曰六賊星出正南方之野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火之變氣也出則禍合天下逆侵關樞而其有兵不利冲　十三曰獄漢星出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而赤數動察之中青出則陰精橫逆其下兵喪獄漢則諸侯驚　十四曰旬始旬旬然出北斗旁狀如雄雞怒則赤黑色象伏鱉見則臣亂兵作諸侯暴雲群猾橫恣期十年聖人起代　十五曰天鋒如彗象矛鋒見則天下縱橫　十六曰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其國不久而滅有大盜不成有土工　十七曰蓬星如夜火之光出西南長數丈左右銳見則不出三年有乱臣有亡國大旱五谷不成人相食　十八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大起長庚墮則化為石其下國主亡　十九曰四鎮星出四隅大而赤恒夜半時出十月而其下兵起　二十曰地維藏光出四隅大而赤去地三丈如月始見則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出東北隅大水出東南隅大旱出西南隅兵起出西北隅天下大水　二十一曰昏昌出西北方中赤外青赤氣環之見則天下兵起國易政先起者昌後起者亡高十丈乱一年高二十丈乱二年高三十丈乱三年　河圖曰歲星之精散為天棓天槍天冲天滑國皇反登蒼彗　熒惑之精散為昭旦照明蚩尤旗司危天攙赤彗填星之精散為五殘獄漢天貴紐貴流焰星旬始擊咎虹蜺黃彗　太白之精散為天杵天祈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　辰星之精散為枉矢破女拂樞繞廷滅宝驚理太奮祝黑彗

雜妖星占

茀星出東南亦曰拂星末類拂長可一丈其尖頭下垂伏

如毛彗見則兵大起天下乱強臣謀有走王彗
星長二三丈形如竹木枝條其長三丈以上曰
彗星爲掃除凶穢葬舊布新無道之君受殃天
吊星狀如木色白長三丈其末有赤星見則人
主悪之天冦星狀如小木長三丈其末有黑色
星出則天下冦盗群起天喪星狀如竹木長二
三丈其尾鋭白色末有星見則國有大喪掃出
星狀如木上有烏赤色此爲有憂其色黑者群
臣爲賊所掃國亡人杵星狀如太白出五芒見
則大旱兵起去直星狀如椎鷄色黄赤見兵起
國不寧鏡星出離地可四丈形如月見則臣乖
乱無德者亡有德者昌有星大似流星大光有
綮墜地如火團如数頃田上有黄光亦曰鏡星
見則千里破軍殺将夷人星中有一星其旁小
星聚圍之見則外國夷狄犯邊兵戈大起邊頭
星狀如人有乱髮見則臣謀主椽櫓星有四星
狀如墳墓見則大穂百埃星狀如氣埃有光見
則諸侯多死毛毬星有毛見則國多奇政蒼芝
星形狀如芝草見則天下太平流矢星狀如矢
見則兵起弓矢用六害星有六星並出而俱光
芒見則兵起流血分霞星有二星併出光芒相
挍見則外國進宝物於朝氣中星有赤氣中見
二星一大一小見則大熱天下大疫破女星狀
類彗有芒氣見則兵喪飢瘦煇散星有芒氣上
出二星在其中見則其分兵起蓬掃星狀如蓬
本麹太白長二三丈見則國有兵亡地大飢杵
掃星狀如杵其尾如掃長三二丈見則大將叛
人主憂天戈星出天中央仰面視之本麹彗長
六尺至丈見則天下兵起人亡罰天星出天中
央仰面視之正在人上長四丈出則國有喪蕤
慕星有角尾旁出狀如蒺藜見則天下大旱赤
地千里彗狀如吹火此熒惑變生見則國以兵

亡端星出四隅大而赤察之中黄數動長可數天五星之變氣出與金木水火土合於四隅中央出則天下兵丈起環星出四隅狀如環見則其分諸侯失地㷀星一曰刀星遍天薄霧四方黄氣各長三尺許乍見乍沒尋皆消滅見則天下兵起大戰流血杌星狀如短火炎炎上冲漸高而隕見則天下大乱析旦星橫出濁百尺天猾星如衆馬鬪躍

候彗星法

凡候彗星之出法歲星行東南六十日不還期六月彗星出歲星行東北方六十日不還期六月梧星出歲星行東北方六十日不還期六月搀星出歲星行西南方六十日不還期六十日槍星出歲星乍東乍西乍南乍北天狗星出以初去曰計之太白與日合同舍七日彗星出辰星出四季彗星出熒惑守箕三月彗星出熒惑守心期三十日彗星出填星守氐三十日彗星出歲星逆行過度宿則生彗星填星出入留舍南斗五十日彗星出凡彗星行列舍當先知逆順入宿淺深去之法近守之久速視其五色察其動靜守久実重去速実輕黄帝曰常以五寅日視䨮中水見兩方氣在日旁則彗將出甲寅日有青方氣在日旁此歲星之精將為彗也丙寅日有赤方氣在日旁此熒惑之精將為彗也戊寅日有黄方氣在日旁此填星之精將為彗也庚寅日有白方氣在日旁此太白之精將為彗也壬寅日有黑方氣在日旁此辰星之精將為彗也

枉矢星占

枉矢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有毛目長數尺布皎皎着天見則天下兵大起以乱代乱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凡物之直者莫若矢今蛇

行而不直象執矢者不正謂之以乱伐乱枉矢黑軍士不勇

天狗星占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沖天上鋭下圓如数傾田處謂之天狗流星有光見人而墜無音若有足色白黄中如遺火狀名曰天狗西北有星長三丈如火而水金氣合名曰天狗流星大如盤其後白其中熒熒然如遺火名曰天狗主候兵討賊日將出將没之時有五色氣長数丈着天而行或如長蛇或赤氣如血從上墜下或自濁升於中天者乃天狗也有如大流星從濁升於上却落或住少時或經刻而墜者天狗也有如大流星色赤光照地炸作六七作声而落者天狗也流星甚大流至中途炸為三五八九礴然有声謂之天狗日没時有如疋布著天下流有音如雷文而方絶謂之天狗大流星赤色墮地山鷄皆鳴群犬奔吠者謂之天狗星有毛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曰天狗星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日出没或夜中從天墜下大如碗如缶赤如火光炸者而有音如雷謂之天狗李淳風曰天狗出入濁間不出入列宿墜地為天狗不墜於地者流星也天狗者五行之氣出西北金水氣合而為天狗見則兵起大戰天下大飢人相食天狗下則四方相射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李應時曰凡天狗星下之分必有兵起大戰伏屍天狗鳴其下有覆軍殺將積屍流血

隕星占

星隕者自上墜也凡星辰附麗天猶庶人附麗於王者也王者失道絶綱癈失天下將反故星半天而隕民離叛兮星隕於天天下乱兮星墜於地大星墜下陽失其位灾害之萌也凡星所

墜國易政其下有戰場期三年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列宿所墜滅邦家衆星所垂衆庶亡填星墜海水溢黄星騁海水躍騶星墜而渤海決周袁星隕如雨天子微弱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盟主衆暴寡大併小帝王之政由此壞滅故隕星之災比之流星為尤甚也星隕如雨民去其土也其占為王者失勢天下易政李悳時曰星隕如雨其分兵飢庶民流移之象星墜為石兵敗君憂其下大兵流血星墜為鳥獸其下有大兵星墜為蜚虫其國将亡星墜為金鐵其分有大兵星墜為土大水兵飢星墜為入形者衆貴星墜為人言善惡如其言星墜化為龍形其國有大喪星墜為沙兵起大飢星墜為肉天下大乱國亡星春墜武臣被害其歳不登星夏墜兵大起國易主星秋墜大水兵起星冬墜其國主亡星晝墜其下有大兵覆師喪國奔星有墜其地破軍殺将

營首星占

大流星隕於軍上謂之營首不有破軍必有死将屠城雲氣如懐山墜軍上亦曰營頭所墜者覆軍流血千里允圓城而有星落城上者城必敗破

流星占

流星者天皇之使五行之散精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上升曰飛大者曰奔皆流星也星大則其事大星小則其事小大者害深小者灾淺有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疾行遅者期遅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出則内使出入則外使入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也短者其事疾也乍明乍滅或成或敗

也小而多者庶民也甚大者貴人也又曰絶跡而去曰奔光跡相連曰流有所干犯奄㡧則爲誅代之象宜以五色占之

流星名狀

流星尾長三丈暉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人主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視星所之知使所之流星色黄白有光從天而下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鷄盡鳴名曰天保所墜國安有喜流星色青赤從天墜地其名曰地鴈所墜之地兵起流星色赤星長二三丈從軍上起軍之精華也其名曰天鴈其國兵起將軍從星所之流星大如月暉然有光白色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上相將兵從星所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黒有喙名曰梁星所墜之地有兵君失地流星色青赤墜地下有聲群鳥盡鳴野鷄盡雊有光照人其下有大戰積屍流血不出三年流星前如盤缶後皎然欲入時旋旋如散金有所入宿受福近期一年遠三年大流星有音如雷望之如火光所至之地有大戰破軍殺將流星落下如遺火有光其下有戰流星色赤後圓如車輪所指之國有二心若大將有外心流星色黄其後如一尺練所指之國有益地期一百八十日若一年流星甚大色青赤光照四方若有赤光所至之地五穀不成人飢流星夕見前赤後白者大臣謀國陰發使也視其所指占其所適之國流星夕墜光耀天下照垣墻皆明者所墜分野兵起流血其分大疫流星入漢入角散者帝王欲發大臣宣慰四方流星前赤後黒客軍敗流星赤光前方後鋭映天者大臣有陰謀國兵起人主憂流星大如缶若甕中天洩尾者名曰大奸有流血大臣逆謀天下大亂

飛星占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名曰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如缶若甕前卑後高皎然白者名曰頓頑其所從來者多死亡削邑而大戰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名曰解禦此謂自相齧食其國人相斬奪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天滑所下有流血積骨飛星大如缶如甕後皎然白漫為長可十余長而狀委曲名曰天刑見則將軍均封疆

流星晝見占

流星晝見竟天明者主有陰謀臣下欲奪主國誅殺其賢良遠期一年中二百日近一百日流星晝揹其光映天野鴝鵒鳴晝驚者所下之分大兵起大戰流血成川積骨如山王者大憂近一年中二年遠三年流星六七枚一時晝見下墜其分兵起流血大旱赤地千里其分王者死

流星干犯日月占

流星映日赤色向日流者天下大亂王者惡之流星映日前鋭後方者大臣弑主後宮大亂天下震動若日無光者天下大疫人半死流星晝見冲日臣下謀亂帝王受殃天下陰謀相奪百姓流亡四海俱殃流星光耀赫奕翳日若王者遇試期百日無光期十日流星晝隕尾撫白光者名曰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代四方流星冲月色白皇后憂色赤後宮口舌天子大怒皇后病青黑色皇后死流星冲月而透過者為貫大臣被殺人主受戮太子為王流星蔽月光天子將遣大使于他國流星五色映天奪月光者大臣使發流星双貫月宰相為將所殺太兵起公卿皆凶流星四面一時刺月臣殺其君子殺其父兵大起流星入月女主有疫君憂失地星大則

為兵為喪流星入月中月無光四夷入侵中國入月而有光不出其年有亡國星出則復立奔星入月君失地臣有謀無光則將戮流星落月上下其國大亂天無雲有流星過月上下見光明潔者其國有喜凡流星晨見及日將入而光前赤後白者皆為大臣有陰謀流星晝隕墜照人而有聲如雷為大戰覆軍而血流千里流星夕墜其下兵疫流星晝見而耀横天誅忠良而臣下圖謀流若六七八九皆晝見墜地為喪旱兵飢而君憂逼殺

流星犯五星占

流星犯歲星其分使者被戮流星抵歲星臣為逆流星與歲星鬪光却偃者其分君被使奪使受其戮流星赤直剌歲星其分使被辱流星貫歲星其分守臣被害流星色黄潤緩緩而行首尾去歲星一二寸沒其分君有福隣國來富此伯王之使也流星冲熒惑其分君有福流星光映熒惑隣國有大使至此椎猛之使也有奸謀若剌客宜察而防之流星穿熒惑而過熒惑無光其分君死國飢流星抵熒惑其國旱飢天子宮中備火流星抵填星女主忌之填星光明不動其分君有福國昌流星光潤緩行至填星一二寸而沒伯王之使也流星犯填星民多死色赤黑外國有奸人入黄色夷狄來貢流星冲天星而過色赤其分有兵色白為喪黑為水青為疫且飢黄潤吉流星犯太白其分兵弱無兵兵起太白無光軍士大敗將軍有憂流星明潤前後光皷穿太白而過王者德令行邦國寧軍有功大將還流星抵太白沒不見流星迈為其太白國有吏令將軍戮死有内兵流星犯辰星太水至水官憂流星入辰星天下大兩水御史官多死流星犯辰星星失光外邦有使至論得失

欲行直言流星抵辰星星不見流星返為辰星
天下大亂

流星雜占

流星有芒角有聲者怒也以色占其吉凶以日
辰及所起所止占其處大抵色青為憂為飢色
赤為兵為旱色白為刑獄亦為兵事色黑為疾
病為死喪為水災色黃潤則為喜不潤澤則為
土工事又以日時休囚王相兼言之流星大如
甕為癰譔事大如桃以下為使事流星有光尾
狀如尺布蒼白色者使星也流星紛紛交行光
耀入日者人君自責視人如土芥臣民思欲誰
叛天下兵飢民流亡不出二年流星數百千枚
四面散行者人民流移大星交錯而行者貴人
與小民俱也群流星交錯而行為兵大戰流星
交馳駱驛相逐有急使奔馳道路流星並流者
庶民離散也將軍舉兵從星所之流星不止者
為百姓離散若墜吾國宜徙避之流星入軍營
有來詐降者流星從敵徐徐來我軍止而入者
有問使來入我軍中流星蛇行來入我國或軍
上者有奸使來有所供獻勿信之流星先明後
暗視其所起所止有反者自滅流星色赤所之
分有兵旱流星若炬火光有急令流星大赤如
血光照地炸而有聲者天狗也無聲而不炸者
為旱流星太白如粉絮光有尾者文臣為使也
赤潤者武臣為使也不炸為喜若炸作聲為病
為兵大流星破為二三複流為使此為一使出
而又一使奔之也大流星赤而炸或青黑而炸
入內外官星皆為所主者死凡帝座星宿則為
人主房將相南斗為宰相軒轅為女主及大臣
文昌攝提為大臣以是推之流星衝天地使也
人主惡之流星赤色從中天入濁其所之方為
火災流星有音或大或小或炸或不炸所至之

地守臣憂赤為口舌事競白為喪為刑獄黑為病為死青為憂黃潤則為喜其色赤為火災赤為兵白為人疫死黑為水青為虫為飢黃潤為熟流星見甲子旬為東方丙子旬為南方庚子旬為西方壬子旬為北方戊子旬為中央荊州日流星以人定至半夜見者期以年半夜後至鷄鳴期以月鷄鳴後至平明期以日凡流星所之南為公謀北為私謀

帝王氣象占

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蔚蔚葱葱所發之處當有王者天子欲有遊往其地亦先發此氣象遠近數里如法計之吉凶以日辰生克決期以干支數法天子氣如城門樓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天子氣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見天子氣如千石倉在氣霧中天子氣如山鎮天子氣如高樓在氣霧中氣象青衣人垂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敵上有氣如龍如馬蔚蔚衝天者帝王之氣不可擊在吾軍必得天助氣如龍如鳳五彩隨王時發者天子之氣也范增曰吾使人望沛公處其氣衝天五色繆結皆為龍形此非人臣之氣也凡氣者萬物之象也日月光照而見之陰陽五行有所偏取則氣色見乎天地或吉或凶猶人精喜於心而氣行於面於是禍福之應後之言侵祥者可得而推矣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蒼帝氣如人向日拳手而挽首一手在後赤氣如象火光覆輿伏於日下黃帝氣如馬在日下白帝氣如虎在日下青紫氣自天屬地其地有貴女凡帝王氣發常以王相時日相生之日其國大昌

賢人氣占

賢人氣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　青雲潤澤蔽日在日西北為舉賢良

将帥氣象占

将軍之氣如龍虎在殺氣中兩軍相當若發軍上則軍猛将鋭欲動也吉凶以日辰决之若無軍在外亦當有暴兵起城營上氣如火烟或如山林竹木或白色而有赤氣繞之或紫黒如門楼或上黒下赤如旌旗或如張弓弩或如塵埃本大為高首鋭而卑或如囷倉正白見日益明或白如粉沸或如夜火光照人此皆猛将氣也軍上氣黄白而轉澤者将有盛德不可擊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将軍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連戰大勝軍上氣黒下氣赤在前者将精悍不可當軍上氣如交蛟向人此猛将氣也不可當若在吾軍必大勝赤氣上與天連軍中必有良将軍上氣青白而高者将有勇大戰前白後青而高者将弱而士勇前大後小将怯不明軍上氣青而疎散者其将怯弱可擊之

勝兵氣象占

勝兵氣上與天連或如火光或如山堤上有林木或如塵埃粉沸如楼其色黄白或如青旗無風而揚揮勢指敵或白氣粉沸如樓緣以赤氣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頭向敵或如塵埃前卑後高或如牛馬頭低尾昻或如旌旗或如鋒刃向人或有人如搾牛或如乳虎或如尺帛或如覆舟或氣似提伏前後皆椎兵猛士之氣不可擊若在我軍上急戰大勝軍上氣黄白潤澤重厚者勝軍上發黄氣将士精勇不可擊若在吾軍可戰軍營上有赤黄氣上達於天上不可擊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軍上氣上小下大其軍十日增益不可擊軍上氣道闊如闘鷄赤白相隨在營中此得天

助不可擊軍士氣上闊其色黄白圓而澤者
其將勇猛士卒能強戰不可擊雲如月日
而有氣繞之似日月暈狀有先者所見之
城邑不可攻雲氣如伏虎居上或如華蓋
或如杵形向外或如赤馬或如山岳皆不
可擊敵上有氣或雲如中天至而及我軍
常有此而不變者不可攻軍上常有氣者
難攻有雲狀如鳥飛去者戰兩軍 相當
敵上有氣如飛鳥徘徊而來或高者兵
精准敵夜視彼軍上有黒氣出有赤氣臨
我軍彼強我弱能攻強小能擊大大戰大勝
小戰小勝望四方有赤雲如鳥在黒氣中
或如黒人在赤雲中或如赤杵在鳥氣中
或如人十十五五有行列或狀旌旗在鳥
氣中有赤氣在前者其兵精鋭不可當
雲氣如三尺帛前横後大在軍 上戰勝

二十八舍占

東方蒼龍七宿附官附座占

角宿占

角宿二星為天闕蒼龍角也其間天門其內
天庭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金官也主造化萬
物布君威信兩角之間陽氣所升左角為理主
刑其南三尺曰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三
尺曰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七曜
由其中則天下安寧失行而入其陽則為旱入
其陰則為水角星指辰即是耕始以為農官角
星明大則王道平賢人用天下安星微小暗則
王道失輔臣不信德令不行天下有兵動揺則
人主憂徙移則人主出角動則國不安垂芒則
天下亂不見則國易政　日食角宿人君有憂
日暈角宿王者憂有陰謀　月食角宿刑法之
官有黜者　月暈角宿民飢多風雨大将有殃

月行天門而暈角三重則兵起天下道絶將軍
失利　月犯角宿將軍戰死　月犯角宿出其
北胡王死天下多雨出中道王者惡之出其南
國君驕恣多暴獄　月乘左角大旱法官誅乘
右角兵大起　月貫角宿三年太子死　宿星
貫月三年君死　月食角星大臣憂有獄事
月掩左角其年微國有喪　月奄左角君死
月暈連角宿圍及北斗大臣誅　歲星犯角天
下有兵將相憂　歲星守角忠良為用五谷熟
歲星留守兩角間久不下有兵關梁不通　歲
星留舍角宿逆行大饑　歲星逆行守角宿政
事急人君有千里之行　歲星乘左角法官誅
大旱　歲星乘右角兵起大將死　玉星犯角
宿皆為王者惡之有大戰　熒惑行角中道天
下和平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水多陰謀五星
同　熒惑逆行角宿宫中大災人主憂逆行成勾
已環繞為兵喪人主憂關梁不通國大飢有伏
兵君勿出　熒惑入左角有赦入右角有兵
熒惑守角宿下有逆謀有大戰守左角有喪色
白為兵色黄主工色青憂色黑則刑法官死廷
尉憂守右角兵起將死五谷不熟　熒惑芒角
赤光守天門二十日有大旱飢守三十日國有
大喪大臣誅留守兩角邉境不通　熒惑舍天
門中人主絶嗣入而復出天下大飢　熒惑乘
左角旱乘右角水　熒惑與角宿合將間三日
而三留之人主勿出宫廊有伏兵將相死　熒
惑居角亢間宫臣有謀兵於天子者若去而復
逆居天子聽之兵且起　塡星逆行角宿后妃
貴臣有逆謀　塡星犯角宿臣不臣有更令犯
左角有大戰將軍死　塡星守角星後宫有喜
塡星守天門中國弱四夷侵乘左角刑法大
理官憂乘右角后族將相有生法死者　太白

犯角宿兵起大戰將相憂羣臣有謀不成　太
白守角宿國有急道路不通天下兵起有大戰
守角三十日有大赦守左角芒不成兵不用芒
成兵所向無前守右角君用小人歲多大水五
谷不成　太白犯守左右角與熒惑合有大戰
破軍殺將　太白逆行角宿兵起大臣有逆謀
　辰星犯角宿王者惡之有大戰津梁大水
辰星守角宿王者刑法急有大水　辰角合闘
女子為天下害大臣弑左　辰星留兩角間關
梁阻塞邊境不通　客星出角宿臣謀君將相
有誅者　客星出兩角間有奸人在天子宮庭
　客星守左角獄多冤色赤天下大旱五谷不
成守右角色赤多暴雷事色黑大水　兩角間
奸臣在庭有逆謀多獄訟為旱飢　流星出入
兩角間俱為天子使出入視其色以言事視其
止以命國色黃有貴客言土地若納土事色青

言有憂事色赤言兵事色白言義事色黑言死
喪事　流星抵角宿臣謀逆角星失色事成角
星不動作亂者伏誅　流星色赤大如盃入兩
角止有使來言兵事者星前赤後黑兵敗將死
視其所起以知其所從來　流星抵左角角星
不動而流星散而復合不出其年宮中有變貴
人多死　流星抵右角後宮無子　彗孛出兩
角天下大亂更王不則暴兵起有戰　彗孛犯
角宿王者惡之所指有破軍拔城　孛星犯角
為兵為喪天下大亂　雲氣出兩角間如刀劍
有陰謀天子無出宮廷期不出六十日　青雲
氣入角宿君有疾出之則禍除　赤雲氣入兩
角皆為兵起將相憂　赤雲氣入角如波揚有
火災如行者將令發　赤雲氣從兩角過入亢
有兵過　赤雲從北斗直過兩角間迴有兵過
　白雲氣出入兩角戰不勝　蒼白氣出入兩

角居有憂　黑雲氣出入兩角間用兵偏將敗
有水災　黑雲氣從兩角間過入亢有憂喪
黃雲出入兩角間天子有祀祠事　常以正月
二十日五月初八日十一月十四日候角天門
中有雲氣或蒼黑赤白皆為中外不通　晉穆
帝永和六年七月壬寅月犯左角占曰大將軍
死天下有兵其後劉顯殺石祗及諸將帥天下
大亂　晉惠帝永興元年七月寅申太白犯角
占曰天下大戰是時趙王倫內亂胡羯外起天
下交兵　平道二星在兩角間天門之中道為
天子國中八達之衢也主道路其星明正則吉
動搖則法駕有虞日月五星常貫其中則天下
和平故不言掩犯若不由之而行則為臣不從
君命　熒白為武臣月歲填辰為文臣　客星
犯平道諸侯不朝奸人橫行天子戒行幸期一
百八十日　彗孛出天子戒行幸　天田二星

在右角北天子畿內躬耕以供祭祀之籍田也
主畿內封疆星守常吉星亡則郊廟之禮廢農
民失業　歲星守天田五谷豐　熒惑守天田
為旱飢　太白守天田五谷不收有兵戰　辰
星守天田大水傷五谷　客星入天田天下焦
旱五谷不生多蝗虫　進賢一星在平道西太
微垣東主舉逸搜賢星明則賢人進用不明則
賢人在野　月暈進賢則野人獻策　五星犯
食賢人廢弃　歲星守進賢文士大用　熒惑
犯守進賢為賢得罪貶死　填星守進賢野逸
舉用　太白守進賢野逸誅　流星出入進賢
色黃潤則夷狄來朝色青黑學文者死　白氣
入進賢賢士喪　蒼白雲氣入進賢賢相黜野
逸憂　黑氣入進賢賢士憂　黃氣入進賢賢
士有恩賜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之北天
子待朝聘賓客之所也其星明則四方福化星

不見則兵革起關梁不通四方阻絶　熒惑入天門去而復還梁關不通守天門國絶祀　太白舍天門中人主無出國門之遠宫門之中有伏兵　客星守天門諸侯有謀　流星入天門諸侯有使来　平星二星在左角南庫楼北大理卿位主平獄訟其星欲明而正直大小齊明則君臣和政令行不明或差戾不正則君臣不和政荒法亂　歳星犯平星執法臣憂若有罪誅期一年　熒惑犯守平星執政臣憂有赦出疑囚　太白犯平星主命佪守平星執政臣憂　客星出平星庫吏不忠有廢黜　流星入平星執法令者憂出平星執法臣有黜廢者　彗孛出執政臣憂政令不行以峻法為威天下亂國失紀綱　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南國之神器也星明則國安移徙則國祚危動揺就聚則神器将移　彗孛出周鼎天下革命　庫楼十星在角南其六大星為庫四小星方斜者為楼金官也為兵車之府庫中有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庫楼星守常明吉大芒角則兵起車騎用庫中星衆䆮則天子兵孫虐則兵出諸侯謀叛庫中無星則天下皆亾動揺則戎馬驚天子征伐四夷五柱皆動則五将皆行生角多芒則天下兵尽合不見兵車悉出天子自将月入庫楼天下兵並起　歳星犯庫楼兵起氏飢入庫楼天下旱　熒惑入庫楼大旱兵起守庫楼三十日國有兵諸侯兵悉發　塡星入庫楼兵起　太白入庫楼兵起西北　辰星入庫楼大水斧鉞用大臣誅　客星入庫楼兵飢並起亦為邉兵犯庫楼五谷大貴出庫楼兵車大出守庫邉兵大起　流星犯庫楼兵起王者憂出入庫楼皆為兵起米貴人飢　彗孛出庫楼近臣謀上兵動驚主　赤氣

出入庫樓皆為兵起　赤氣直如千尋槍扞冲庫樓天子自將兵兵大動中外震驚天下不安

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其星明則人主昌執法正遠夷入貢不明則臣不忠夷狄兵起君憂　五星犯守南門皆為外國兵起　客星出守南門關梁塞道不通人民憂

南門中有小星三芒出兵車大出　流星出南門大臣出使入南門四夷兵起關梁不通彗孛出南門兵起道路不通

亢宿占

亢宿四星為天庭為疏廟天子内朝火官也主統領四海總天下之政奏事録功聽訟理獄主享祀主疾疫星齊明則宗廟有敬朝廷有序輔臣内忠民無疾疫星不明則輔臣失職君令不行有内亂動摇疏析或移徙則人多疾病垂芒則國政錯亂星亡不見則水旱為災　日蝕亢宿人君憂外諸侯有謀入内者暈亢宿大臣凶多雨傷稼人疾疫　月蝕亢宿大臣有戮死者民多疫刑法之官憂暈亢宿大臣死　月以秋三月暈亢宿兵起大戰水中大臣有死者冬暈天子不安當以德令解之再暈亢大水民流一歲三暈有大戰大臣凶　月犯亢宿刑罰大行人多病　月在亢宿有變王者布政失理宜省刑罰　歲星逆行亢宿人君不親政事奸臣謀逆犯亢宿佞臣為亂守亢宿年大熟天下和平久守則民多病乘亢宿中國兵起　歲星與熒惑同守亢五谷不成飢疫　熒惑犯亢宿大人多疾有不臣守亢宿大旱民疫后忌之守三十日天下大疫勾已太水入亢環繞君臣咸失其道有火災留亢宿天子惡之大旱多蝗虫　填星守亢宿大旱有土工守亢南旱北水犯亢宿朝臣為亂諸侯有失國者入亢宿國多盜賊萬

物不成人多疫逆行亢宿女主持政　太白犯亢宿有大兵君憂犯亢距星逆臣為亂入亢兵喪水旱其分多疫舍亢旱焦守亢為兵天下道不通宜嚴邊備虜逆行亢宿臣亂兵起人主憂

辰星犯亢宿有大水其分疾疫守亢宿有大水國有憂入亢宿其國疫進舍大水民飢逆行守亢大人憂主令不行　客星犯亢宿中國不安政亂兵起期一年出亢宿其分旱疫有芒角地動期三年入亢宿廟廊間有伏兵後宮有黑亂與亢合宰相叛國易政守亢宿色赤旱白兵喪青飢人流亡色黑民亦流移貴人憂芒角則地動

流星出亢宿天子遣使清獄有赦令色黑憂臣有憂入亢宿宰臣與中宮作亂外國有使來犯亢春夏妖言興秋冬水災盜賊起　彗孛出亢宿天下大飢大疫期三年入亢宿民流亡犯亢宿臣叛夷狄兵起　青雲氣入亢宿民大疫出氐入亢君有疾　黑雲氣入亢水災人多瘧疾出亢人君有疾㐫　赤雲氣入亢廟廊間有伏兵赤而楊波有火災大人憂大疫　白氣入亢有土工人疾病晉康帝建元年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將死至四年六月將軍陳達攻壽春敗還七月蜀寇又亂九月石季龍謀伐梁五年征北大將褚裒卒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之棟樑亦為天子座主正紀綱其星守常明則天子威令行光澤揚芒畬角則拖臣伏誅天下安寧芒之所指兵從往之吉星微則強臣凌主天子衰弱星不見則王者滅亡星失色青憂白喪黑疾皆為天子當之星敗動則人主好遊不安其宮　月犯食大角强國戰不勝王者惡之天角貫月王者惡之　五星犯守大角皆為臣謀主兵起人主憂　熒惑舍大角有亡國王者惡之　客星出大角兵起天下大亂

守大角君弱臣強王者惡之國易政期三年
流星出大角天子使出若盛明光曜大將出師
視其所之以占所伐䨱破大角兵四合國有急
君失位刺大角人主失位　彗孛出犯大角天
下易主除舊布新失德先起者亡　蒼白黑氣
抢入大角久而不散皆為王者惡之　青雲氣
一道如千尋撞竿冲大角而過天子殿梁棟折
攝提六星在亢北斗柄之南主建節令伺机
祥所以左右各三星夾輔大角帝座又主九卿
大臣之象其形如鼎足常東向則人主吉昌北
向則天子失位聖人受制左右西南向則人主
易姓色欲黄而温潤小明則天下安明則三公
恣天子弱鈇鉞用微暗則臣失職踈折則公卿
僭差移徙則近臣有謀主者不則兵起大臣死
月五星入攝提聖人受制　月暈攝提熒惑
在暈中天下大兵横行不禁諸侯分政天下亂
有興兵與上爭立者　五星犯攝提臣謀主君
出走有兵起期一年　熒惑勾已攝提天子亡
大白入犯攝提守衛強臣謀主兵起期二年
客星入攝提有謀臣在側聖人受制當攝提
口將受主祿不為主用含攝提角不去天下有
閉倉　客星出守攝提臣謀主兵起宫中不出
其年　彗孛出攝提天下大亂帝自將兵于野
余占同客　流星入攝提王者以兵使出入犯
攝提公卿不安　青雲氣入攝提九卿有憂
赤氣入攝提兵起大臣誅　黄雲入攝提九卿
受賜　黑氣入則大臣誅　帝席三星在大角
北天子宴樂献酧之所也星守常吉不欲大明
明大則臣外其心動揺則君不安不見則天子
失位　五星犯守帝席皆為臣謀逆　客星出
守犯帝席天子不可出宫下殿　彗孛犯帝席
人主凶　亢池六星在亢北主泛舟迎送渡水

之事星守常吉易常明大則大水津渡不通
五星犯守皆為大水　客星守則水蟲多死入
則宗廟有大盜折威七星在亢池南天子執法
之官主斷獄主斬殺星守常吉　月五星干犯
折威皆為天子怒臣下惧　熒惑太白犯守折
威憂在邊將大臣　彗孛犯折威邊將受戮
蒼白氣入折威大臣為亂兵起天子失威出之
則禍除　赤氣入折威大臣反天子自出將兵

黃白氣出折威天子有德令入折威外國有
求和親者　黑氣入折威天子惡之　頓頑二
星在折威東南獄官也主考察情偽其星明則
獄平晴則獄濫　五星守頓頑貴人下獄有誅
者　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要星守
常吉動搖則邊城有變　客星出陽門夷狄犯
塞色赤入陽門邊兵起有戰

氐宿占

氐宿四星天子之宿宮休解之房后妃之府土
星也主皇后妃嬪前二星主正妃後二星左右
妾也又主徭役其星明大則臣妾奉法人君安
天下無汗馬之勞暗小則君失勢臣妾不奉法
動搖則徭役不時大動則大臣去國移徙或不
見則臣妾內亂兵起　日食氐宿皇后有憂為
內亂或女主自恣臣下有兵謀　日蝕氐宿后
妃惡之大臣死暈則人多病冬三月暈氐有大

水天子不安有赦正月暈兵起　月在氐有變
皆為宮中有陰謀君后不安　犯氐宮中有事
女后不安天下兵飢軍在外將死　乘氐右星
有水兵天子自將兵于野　月食氐翳其一星
將死于野奄氐有陰謀大將死　歲星入氐賊
臣在內守氐天子立妃后　歲星久守氐則國
飢民流人多病入行氐宮室過制天下飢逆行
守氐后妃有憂　熒惑入氐有賊臣守氐留二

十日不下有賊臣在内反者守氐諸侯有斬者
逆行守氐宫中火災后妃憂大臣謀反犯氐人
主憂臣僣上與歲星合守氐賊臣為亂　塡星
入氐后宫有喜将有貴脅事留守氐方口内有
德令土工興又為皇后太子喜歲安逆行氐后
犯貴臣有逆謀守氐色赤則夷狄不服天下大
疫守氐宋分有兵喪失地　太白守氐將軍受
封犯氐有諸将入氐天下大疫霜雨不時入氐
而守之兵加其國大人易守氐方閭國大飢六
畜死　辰星犯氐宿有獄事百官憂天下大疫
國易政入氐蜀海國有大水守氐多惡風有大
水守八十日兵大起　客星犯氐后宫内亂有
暴兵出主病有德令氐人主憂病守五十日不
下宫中有刺客起氐中天子不安其宫女主失
勢出氐有白衣會入氐兵從邉起後宫内亂五
谷不成　客星入氐中而散人主有疾中外不

通大臣專政人君失勢入氐逆行貫之守久不
去人主奪勢臣下執權徭役大起　流星出氐
宿有使出布天子令春夏入氐大臣貶黜秋冬
入氐為水旱潤澤入氐后有喜色赤后不安大
如鷄子出氐中西北流不出三年有亡國人主
憂　彗孛出氐天子失德不安有徙宫易政入
氐後宫有暴兵臣弑主犯氐后妃惡之天子寢
疾宫中亂　星孛於氐天子失德國易政　孛
犯氐兖州兵起　孛守氐如霞霓狀或如無菓
木此歲星之精也其占為大疫　雲氣入氐黄
色有土工黒色有大水赤有内兵蒼白色疾疫
大行白色天下疫久而不散宫中有喪　黒氣
入氐房閭天子遣使於諸侯有口令　漢宣帝
地節元年正月辛酉火星入氐中占曰氐為天
子宫火星入之有賊臣後四年霍氏謀反受誅
順帝永建五年夏火星守氐占曰諸侯有斬

者是冬定遠侯班始斬于市　萬曆十九年正
月歲星行氐中央至二十年熒亦出氐中央寧
夏孛拜兵變　梗河三星在大角北主矛鋒以
備天子不虞其星明而不動主邊鄙安天下寧
明大芒角動揺則邊夷兵起胡人為寇梗河與
玄戈相向兵大起星亡三日不見國有謀兵七
日不見有大喪以初不見日占國　五星犯守
梗河四夷兵起　客流彗孛出犯梗河皆為夷
狄兵起胡王死天子誅四夷　黑氣出梗河兵
起有戰　赤氣出入皆為邊兵　蒼白氣入梗
河正將死　招揺一星在梗河北北斗杓端主
兵為矛盾之象主夷狄也星欲小而明若明大
而角動則胡兵起四夷昌中國微星亡則兵起
　五星犯守招揺夷狄兵起久守則胡王死胡
兵敗　客星出犯招揺皆為邊夷兵起　客星
入招揺南夷來降且貢奇物　流星起招揺兵

起視所向知兵所之　流星犯招揺胡兵敗入
招揺四夷兵起　彗孛犯招揺胡王死胡兵敗
　孛星入招揺兵起要夷國亂有死君　蒼白
雲氣入招揺將死三夜不出大人憂去之則禍
除　赤氣出入招揺為邊兵　黃白氣出招揺
天子以喜出師　黃白氣入招揺有兵兵罷無
兵有獻兵者　玄戈一星在北斗杓端招揺之
北主北夷也其星微而不明則天下安明大則
夷狄恣横動則胡入中國芒角則胡兵起色赤
則兵起　五星犯皆為邊兵　客星出犯玄戈
皆為邊夷兵起　流星入抵玄戈胡兵入　彗
孛出夷狄起犯則夷狄敗　蒼白氣入胡人大
疫　赤氣出入胡兵起　黑氣入胡兵退　天
亂一星在氐北主雨露也星明則甘露降不見
則旱災作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尺子宿衛
騎士金官也主守禦防不虞星衆則天下安希

微則騎兵弱不見則天下兵亂騎士出芒角動搖則兵起　五星入守騎官兵起馬多死流星占同　客星出守騎官兵起騎士發　彗孛出騎官英雄起騎兵發犯騎官將軍有死者　蒼白雲氣入騎官將軍死　赤氣出騎官騎兵出入騎官騎士憂　黑氣入騎官軍多病　陣車三星在氐南華車之象星守常吉星動則兵車動　五星客星犯守陣車皆為兵車遍野内兵無禁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金官也為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變色動搖則車騎行　熒惑太白犯車騎兵大起　客星守車騎西羌來降

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端騎將也星明大則將盛孫微小則將弱不能禁止士卒動搖則騎將出　天輻二星在房西騎陣之東主鸞駕其星近房則吉遠則天下有謀害主上吉

客星守天福輦轂有變

房宿占

房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又為四輔其北上第一星曰上相次星次相下第一星曰上將次星次將也南二星為君位北二星夫人位房為四表中間為天衢大道謂之天關黄道之所經七政之所行也南二星間曰陽環亦曰肰門其南為天肰道北二星間曰陰環亦曰陰門其北為太陽道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為旱喪由陰道則為水兵房為天馬主車駕其南一星左驂次左服次右驂次右服又為天廐又主啓閉蓄藏之所由也星均明則王者明臣奉職天下太平星暗則王道不行臣亂政驂星欲明而不欲其大若大于中二星則兵起星离折氐流星亡不見則兵起左驂左股為東南右驂右股為西北星動外則財寶出動内則財寶入　日食房大臣專权人主憂大

臣相譖有坐法者　日暈房將相有憂女主凶

月蝕房大臣專政者憂有黜死者　月暈房

兵起有戰月變房車騎滿野房宿自暈不出五

十日大臣作亂兵起主走三年定　凡候水旱

專伺月到房宿由中道則時和歲豐行陰環小

旱行太陰道大旱且有喪行陰環小水行太陰

道大水且有兵　月犯房將相憂誅　五星行

房占同月行　歲星犯房將相憂有赦不由天

衢王者不居明堂守房天下和平良馬出廐有

德令色黑有大水逆行房宿臣有陰謀以其所

中命之　熒惑犯房將相憂主命者惡之犯房

色赤兵起色黑將相誅環繞將相股肱出走父

子分張逆行成勾已有賊臣兵喪守房大臣作

亂天子被圍天下交兵五年　塡星犯房將相

憂守房地動土工興胡兵起逆行房宿后妃貴

臣有陰謀　太白入房人君將相有憂土工興

守房臣脅君守久大臣逆主其分飢逆行成勾

已天子惡之大臣憂　辰星犯房將相憂刑罰

用有大水守房奸臣謀動入房成勾已天子惡

之入守房心間地大動　客星入房宿近臣謀

主若暴死出房北大水有兵出房南大旱有喪

出房中馬貴犯房將相誅入房米貴人相食有

賊臣兵起守房米貴十倍宮中有謀近臣爲逆

弑主出房心間地動出房入心臣謀上君暴死

期二年　流星出房天子使出賑飢入房天子

殺忠臣如蛇曲行入房臣爲逆輔臣亡抵房外

國有貢異獸名馬者犯房將相有黜者春夏犯

土工興秋冬犯相憂人飢　彗孛出房天子失

德大臣謀逆犯房人君將相有大憂　黃雲氣

入房外國入貢　黑雲氣出房宮中有憂入房

諸侯有使來且有大水　赤雲氣入房宮中內

亂兵大起狀如人入房后有娠不然奸事起

赤雲氣如波揚入房宮中火災兵起廟庭　蒼白雲氣入房將相憂　白雲氣如大道入房委曲如蛇入漢兵水俱起　赤氣如帶經兩角間入房闕門閉再經之天下不通　漢明帝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占曰右驂為貴臣歲犯見誅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逆謀自殺　和帝永元五年熒惑犯房第一星六年正月司徒丁鴻死

晉惠帝光熙二年九月辛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國多禍喪內亂天下赦是時司馬越專權終破滅十一月帝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萬曆辛卯正月熒惑出房合歲星至三月形盛咸不行房中道行房北犯上相占為水兵不出一年將相有誅死者壬辰年寧夏兵變殺兇巡撫其年天下大水　鉤鈐二星在房東近右股右驂兩星之間天子之腹心喉舌也二星去房上星七寸近則君臣同心星不明及去房遠為天下不和王者絕嗣二星疏拆則地動河清　月犯鉤鈐近臣憂　五星犯守鉤鈐大臣誅王者憂熒惑逆行犯鉤鈐王者惡之天子與侍臣皆亡守鉤鈐太僕不然則死　歲星鉤鈐君失政近臣起亂　客星出鉤鈐有地動犯鉤鈐人主有奔馬之敗　彗孛犯鉤鈐王者內亂不出三年

鍵閉一星在房東北主管籥宮門開閉之官星守常吉不欲大明明則宮門不禁失明則人主暗亂星亡則關梁不通盛明赤色則有內亂月犯鍵閉大臣誅天子憂不宜出宮　五星犯守人主不宜出宮　熒惑犯鍵閉人主宜戒行幸　流星出入鍵閉大臣災有口舌　客彗孛出犯鍵閉道路不通兵車滿野　天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列主誅罰禁陰淫之禍星直而正則法令平曲而斜則刑罰不中　月五星

犯天罰貪臣誅　客彗孛犯天下多枉法　東
咸四星西咸四星皆在房星北七政之道也房
之戶扇常為帝側之屏以表障后宮防奸私也
星明而行列正則王者威令行后妃安其宮微
小而行列不正若亡則人主昏弱妃后自恣奢
淫無度防守者憂　月犯東西咸后妃內亂有
陰謀　五星犯守臣有不從令者有陰謀木土
犯臣死黜　客星犯女主自恣宮門不禁出亦
然守人主淫泆失道　流星入抵皆為宮中內
亂　彗孛出女主自恣宮門不禁貴女有憂
天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星赤
明守常吉變動人主不安　月奄臣謀君不出
一年　五星犯人主憂　彗孛犯人主惡之
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房宿西南主天子疾病
星守常吉明大則巫醫弄权　熒惑太白守巫
醫有誅者　彗孛出巫人作亂　黃氣巫醫受
爵賜

心宿占

心宿三星一曰天火一曰大辰心為明堂中央
大星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天下
變動則心星見祥大星欲赤而明則天子明德
服天下暗小青黑則天子微弱不能斷制星直
天子失計奪勢前後星不欲過其中星後星又
不欲過其前星星明過中星則太子踐位後星
明過前星則庶子奪嫡前星暗小則太子憂後
星又為親密大臣後星暗小則庶子憂後星動
搖則庶子大臣死心宿動搖則國有急芒角則
天下有大兵離徙則民流散失色則人主太子
俱憂色黑則國有大喪消小不見則江河為害
期九年天子威旁多小星則天下乖爭人主威
令不出宮　日蝕心臣謀叛人主惡之暈則國
易政兵飢並起人主憂日在心宿而有虹蜺皆

玦同于之兵喪並起有反臣　月蝕心人君大
臣俱有憂暈心三日内有風雨不則為旱主憂
將死正月暈心蟄不蟄暈心三重赤雲貫之國
有喪戮侯王　月暈心人主憂兵在外大將憂
無兵在外則天子失計于刑罰　月犯心中星
臣謀君天子惡之以六月辛酉日犯心國君亡
犯心前星太子不得立憂賊臣有亡國犯後星
庶惡之　月乘心宿其國君死大旱乘心出太
子南君憂兵起在外則將易　月奄心宿人主
憂國内亂有賊臣月行心宿而翳霧大水山崩
谷塞　歲星犯心王者憂犯前心太子憂犯後
星庶子憂守心天下安寧逆行犯守賊臣謀逆
王宫内亂天子易權在大臣有得勢者　熒惑
犯心君臣皆憂王者戰不勝大將閗死萬物不
成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守心主去其
宫以十月守心期六十日有辱主以十月守心

北不出期年國有大喪守心勾已環繞為反臣
天子失其宫大將戰死　熒惑逆行犯心兵起
流血守心色赤兵起色青為喪在心東為齊魯
在西為秦晉在中為周宋在南為楚在北為燕
趙守心色怒赤芒角天子庭中有伏兵色黑為
亂兵事不成而敗伏其辜舍心天下大兵色黑
為喪　熒惑貫心天下大飢與心合人主死不
則出走天子易與心閗天下有暴喪芒角起怒
鋒反磨心行天子宫中有陳兵逆行心宿王宫
内亂臣下謀易主權在宗臣有得勢者　填星
犯星宿為内亂臣謀逆奄食心宿天子因后有
憂守心聖帝出臣代主天子亡國有大赦久守
水旱萬物不成守心色赤黄明吉色赤兵起其
國内亂天子宫中有賊臣謀易者　太白犯心
王者有憂為兵興殃在貴人犯前後星王者亡
嗣守心君弱臣強有逆臣軍在外客軍敗居心

臣大縱橫逆行守心中星國有大喪大臣憂舍心色黑不明有喪　辰星犯心王者憂犯中星王者絶嗣犯前星太子憂犯後星庶子憂　辰星守心天下和平逆行守心賊臣為亂人主憂

客星出心天下大旱兵起國易政期三年乘心人主以宮室臺榭廢政大旱天下惧火守心兵飢並起有奸臣逆行奄㝕心宿宮中內亂賊臣謀易主　流星出心大臣出使以五色占之自外入心遠國使來視大小五色占之　流星犯心兵起宮中大臣相賊視其所中春夏犯心有火災　彗孛出心是謂天地謀易天下主夷狄勝中國敗臣為君犯心國主憂視其所犯犯前星太子凶犯後星庶子凶　黑雲氣入心天子憂白雲氣入心天子左右臣作亂兵起赤氣如鋒銳正刺心天子憂蒼白雲氣入心天子有憂　黃雲氣入心天子有子孫喜入前星太子喜黃白雲氣潤澤如匹布抵心下外國有來歸者　漢高祖十二年春熒惑守心至四月宮車晏駕　秦始皇時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鷄冠血始皇死嫡庶相殺二世即位骨肉相殘殺戮將相秦國遂亡　漢成帝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房占曰國有憂若大喪心宋楚分十一月楚王死　漢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戊寅火星逆行守心前占曰有反臣時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司空周章謀閉宮廢太后及帝事覺自殺　漢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中大星其日未漏四刻誅黃門殺大將何進于省中已已車騎將軍何苗為部將吳國所殺　洪武三十四年火星逆行心宿其後成祖文皇帝舉兵改號永樂建都順天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心南天子衛士金官也士卒積之所以守衛明堂掃除不祥其星守常細小而明

則吉明大動搖則君臣不寧朝廷兵起芒角動搖則有聚兵事星亡見兵出　歲星守積卒近臣謀亂伏誅　熒惑守積卒兵大起軍破將敗　塡白辰守積卒兵起　五星失行入皆爲兵起　客星出入主兵之臣憂　流星出入皆爲兵入　彗孛出有陰謀去疾則謀不成犯則兵起兵在外覆軍殺將

尾宿占

尾宿九星蒼龍尾也爲后妃之府其上第一星主后次二星主夫人又次二星主九嬪其次二星主媵妾其第二星爲后族旁一小星相去一寸曰神宮天子解衣之內室也九星欲其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妃不嫉妬天子多子孫微暗則后宮有疾后妃不和騰躍析絕不居其所則君臣乖天下亂有旱災就聚則有大水星直則皇后失勢大小不齊則妾媵奪嫡　日食尾宿皇后有憂燕分兵飢北夷侵境軍則將相憂陰國弱爲女喪　月蝕尾后妃惡之暈尾女主疾歲不登暈心尾國易政山崩麦貴暈尾箕其分民病寒熱大風至有大水　月在尾有變后宮不安女主亂政若有虹蜺背玦將相有憂犯尾后宮不安　歲星犯尾谷貴后妃惡之視其所中守尾后族慊帶秉尾氏之食守尾逆行成勾巳后宮兵起女后夫人死　熒惑犯尾燕有兵喪守尾天下大飢宮中有謀妃妾有譖后者若犯相及女主亡逆行守尾燕分兵起宮中內亂國易政繞尾蜘蛛不去人君以妾爲妻入尾宰臣亂宮女主惡之熒與辰同在尾箕有赦火土同在尾將出征鹽米貴　塡星犯尾天下大旱兵起國多盜賊守尾色黃后宮有喜逆行入尾妾爲女主宮中亂　太白犯尾上下交爭女主憂天下亂國乏粮守尾後宮兵起太后去宮人多

死太白入尾臣為亂兵起西方不有破軍必有
屠城　辰星犯尾宮中有事兵起後宮憂守尾
江河決溢女后惡之天下大飢人相食入尾水
溢與守同　客星入尾大水大飢民流他鄉出
尾歲多風雨為水災守尾賊女入宮歷尾下賤
暴貴　流星出尾色青黑臣有逆者　流星沖
尾后妃憂春夏犯尾後宮口舌起秋冬犯尾佞
臣誅　彗孛出尾歲多惡風暴雨有土工水災
民飢后相責臣有憂犯尾后妃惡之　青氣出
尾臣作亂青雲氣入尾故臣有歸白氣入尾故
臣誅黑氣出尾人民流亡黑氣入尾后妃多病
赤氣入尾有使來言兵事赤氣出尾天子遣使
於諸侯言兵事　晉惠帝永興元年七月太白
犯尾箕占曰女主憂天下大亂是時劉淵石勒
舉兵皇后羊氏數被黜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
太陰星微小守常則陰陽和水旱調不欲其明

明則大水明而動則水暴出江河溢民以水飢
參差不齊則天下馬多死中河而居則兵起如
流沙死人如亂麻星不具則津梁不通芒角動
搖大水浸城郭　日犯天江江河溢大臣死
歲星犯天江為水飢　熒惑犯天江河津不通
守天江有立王賊兵起水中有大水民民流亡
填星犯天江天下水溢　太白辰星犯天江
主大水　客星出天江有太水關津不通入天
江關津絕道路塞　赤氣出天江將軍出野
青黑氣入天江有大水　黃白氣入天江天子
用兵出之眾　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章祝
為后宮祈神明保子孫女巫也其星明則大王
者多子孫后宮安暗小則后宮少子孫天子多
禱祝動搖則后宮不安不見則后宮多疾病子
孫不昌多死者星亡則社稷無主星入尾則天
下有詛人主者若有巫醫之害　五星犯守傅

說王者簡宗廟廢五祀後宮無子國絕嗣　流
星出入占在王者子孫以色言吉凶　客星出
王者少子孫國絕嗣　彗孛出王者以祀非其
神失禮為內外所謀　犯則天子不享宗廟
赤氣入傳說巫祝之官受誅　天魚一星在尾
後河中主雲蜧統陰事知雲雨之期其狀如星
如雲忽忽不明明大動搖則風雨失節有大水
魚星居河東旁近箕為常中河而居則兵起星
出河則大旱五穀不成星亡則少魚　黃氣入
天魚兵動出之兵罷　五星犯守天魚居箕陽
大旱居箕陰大水陽南也陰北也　客星出天
魚鹽貴守魚天下大水不出一年　彗孛出后
黨災天下大水海魚出　天黿五星在尾南河
中主贊神明定吉凶其星明則居臣和奉祀虔
神明享不明則上下乖離臣逆於居不祀鬼神
國不安星不居漢則川有易者天下水旱萬物

不成人飢星亡則赤地千里　五星犯守天黿
南旱北水　熒惑守黿兵起在外守之兵罷入
守之天下不和上下乖離　流星出入天黿皆
為水旱色青黑所之國大水色赤黃所之國大
旱　赤氣入天黿巫卜之官有誅者

箕宿占　天之風伯

箕宿四星主八風主口舌金官也亦為天后後
宮別府又主蠻夷戎貊四夷將動必占於箕明
大則五穀蕃熟奸讒不用四夷來貢暗小不明
則后危國亂四夷不服星動則蠻夷有使來離
折則大風為災且有口舌相殺事移徙則人流
亡居失地就聚細微則歲凶粟貴其中小星少
亦如之移出河則歲大惡中河而居則人食人
箕前二星謂之天舌芒角大風不出三日　日
蝕箕宿后宮口舌有大風暈箕大風為敗　月
蝕箕宿為飢兵大風　月暈箕宿居失令五穀

以風傷暈從東北方來入箕中兵在外勝南方來兵敗月暈箕宿歲星在中王者納妃妾不出一百八十日月在箕有災後宮失政妃嬪乖怨有暴風月失行于箕暴風大起月入箕粟大貴天下旱飢人君暴虐后宮干政大風為災月犯箕女主惡之將軍死有大風　歲星犯箕燕有兵喪經箕宮中口舌守箕年多風入箕若守之兵起熒惑犯箕后妃有憂入箕中兵起主失位后族有口舌事守箕燕分主病有大赦內變兵起晋箕天下大飢以十月守箕天下大赦　填星犯箕女主憂有赦天下大亂兵起守箕水災萬物不成民流亡不則立后出入晋舍其年多蝗蟲合箕角動色黑有土工色赤大兵色青兩軍相當先起者敗中起者昌後起者亡　太白守箕風旱有赦犯箕燕分兵起天下亂逆行箕戌勾已大臣為亂兵起天下憂人主當之期一年

辰星犯箕燕有兵喪歲大寒羊馬凍死　辰星入箕大臣多怨守箕有大水若角動色黑貴臣相戮入箕色赤為內亂大風為災　客星出箕南旱箕北水入箕天下大飢人相食守箕土役大興秋多水災色赤為兵　流星春夏犯箕金玉貴秋冬犯箕土工興天子大作宮城　流星交對抵箕宮中不安多病疾　流星大如斗沒箕中其下有流血　彗孛出箕大水民飢夷狄為亂　孛星入箕若犯之大水海溢後宮有亂　蒼白氣入箕蠻夷有使來不則大風　黃白氣出天子使出入則蠻夷來貢　赤氣出入箕皆為兵　白氣枯燥入箕不出三日大風晋惠帝太安二年八月熒惑入箕占曰兵起人主失位明年趙王倫纂位改元　天棓三星在箕南木官也主春旱之用其星小而明則五谷成天下安不明則歲惡明而動則天下有兵棓

臼用事軍粮急星縱則民食足横則飢移徙則人失業不具則斧金甑　五星犯守天下有急發粟不出其年　熒惑守杵國有藏米之令　客星出守杵天下兵起税米粟　流星入杵五谷貴　彗孛出杵兵起大飢　糠皮一星在箕口前主簸揚給犬豕糠食也星守常吉明大失常民飢　萬曆九年十二月箕星失明糠皮星明至十年秦晋旱民飢流　北方玄武七宿附官附座占

斗宿占

南斗六星玄龜之首丞相太宰之位木官也主天子壽命之期酌量政事稟受爵禄日月五星常夫之為中道其南首二星曰魁為天庫又為天梁主兵中二星為天相主爵禄北尾二星曰杓為太府主壽命将有天子之事占於斗其魁第一星主呉第二星主會稽第三主丹陽第四星主豫章第五星主芦江杓尾第六星主九江六星欲其均明盛則君臣同心天下安寧爵禄不替風雨順時人主壽康五谷蓄昌暗小則君臣失位天下不和芒角動摇則人君失勢天下愁怨大小不齊則上下乖危移徙則上夫臣逐天子病変色夫常則陰陽不調宰相憂　日蝕南斗燕分兵起暈斗宗廟不安宰相死　月蝕斗宰相有憂兵飢並起　月暈斗将易爵禄更天子法大臣憂　月在箕暈斗兵在外戰　月乗南斗而変色王者惡之賊在宮中相死有大風雨在斗有変國易相爵禄失大臣憂刑戮有非理食禄入斗大臣失位若有誅死者入斗魁中天子辱大人憂宮中有賊犯南斗大臣誅近臣去宿南斗有風　歲星犯南斗大臣有逆謀歲飢人相食凌乗南斗大臣謀叛伏誅入斗魁國君當之大臣死若大臣謀反逆行南斗大臣為逆有亡國死王　熒惑守南斗為亂為喪為賊為兵守之久國絶嗣有憂多火災入南斗

天子下殿走將相有謀叛者孛應時日斗杓第三星日月五星必由之道失行入斗魁以此占之　熒惑已去而復之宰相死犯南斗第四星爲饑其年有赦若卷之兵起逆行南斗天下驚憂逆行入斗魁中天子惡之天下兵起國易政有大赦環繞勾已宰相大臣俱有憂

塡星入南斗先水後旱有大赦出南斗兵起西南方守南斗王者封賞諸侯上官有受賜爵者行入斗魁兵喪並起國失地王者惡之逆行斗有地動　太白犯南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吳越兵起大人憂有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守南斗執政大臣作乱兵起有赦遠南斗大臣專政入南斗有兵喪將軍爲乱大人當之國易政犯南斗而守之有兵戰吏行入斗魁國君惡之天下流蕩　金水同入南斗臣子爲逆久留則禍迫而事久　辰星犯南斗吳越以水飢兵起守南斗角動而青黑色天下大水橋梁不通失行守南斗將相誅入南斗大臣誅天下大水兵飢並起與南斗合兵喪改立侯王　客星守南斗有兵絶道有大水久守之國絶嗣出南斗兵水並起關梁不通出斗魁前宮中兵起出斗魁中君惡之將戮死犯南斗其國乱兵久起期一年含南斗爲水爲飢道路不逆入南斗下伐上諸侯相攻　流星出南斗天子使出以星色占其事以星抵之宿占其所之入南斗谷貴民勞有易主從南斗起入北斗有赦犯南斗宰相憂春犯天子有灾宰相黜冬犯斗魁大臣逆命

彗孛出南斗大臣反兵水俱起有流血

彗孛出入南斗大臣反兵水俱起宮室焚燬南斗人主亡斗星明反者誅　犯南斗宰相憂吳越大水掃斗魁人主惡之　蒼白雲氣入南斗多大風赤雲氣入斗兵起如波揚大旱多大災

黑雲氣入南斗宗廟中有大憂　白雲氣入南斗諸侯来見天子不則有使来貢　赤氣出南斗内兵出　黄白氣出南斗天子使出於諸侯　赤氣入北斗還匀南斗不出一年其下將死流血　漢武帝元鼎中火星守南斗占曰為乱賊兵喪守之夂其國絶嗣南斗越分也其國越相呂嘉弑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

漢永平四年火星入南斗犯第三星至六年九江[illegible]陽同生等反攻漢郡　梁武帝時火星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其後侯景逼帝於臺城

正統十三年火星入南斗明年秋虜犯居庸關帝被虜下殿走之應建星六星在南斗背下臨黄為天子都關為謀事為天鼓天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鎖也上二星旗陷也為天之府廷斗建之間三光之道陰陽始終之門也七政所起律曆之本原也是為上古十一月甲子天正大曆所起之宿其星均明大則臣忠王者得天心不明則天子失道忠臣不用參差不齊則天下乱動揺則民勞一星不具則人主憂　月奄建星將相死若歲月相尅其日則灾及月蝕建星后妃姪娣有黜者　月暈建星五谷不成大將死蛟龍見牛馬疫暈建口有德令　五星犯守建星大臣相譖死臣謀主

關梁不通天下有水灾　客星犯建天子失道忠言者誅賢士迸匕出建有兵在外戰入建大水出橋梁不通守建人主自臨府庫多盗賊不出三年　彗孛犯建天子失道忠臣誅賢士迸出建有大兵多盗賊道路不通入建星有兵起君不親其臣　天弁九星在建星北河中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市籍之事其星明大則市中萬物盛不明則萬物散耗　月犯天弁為粟貴犯一貴陪　五星犯主天弁囚徒起兵五谷

不成人民大飢客彗孛出守天弁囚徒起兵五谷大貴　天鼈十四星在南斗南水虫也常居漢水中主水族其星守常微而不明則雨澤時天下和星不居漢中則陰陽不和水旱不調星不具則有白衣會以其去日占國　五星守犯鼈有白衣會守陽則旱守陰則水　流星入鼈有大水出鼈色青黑大水黄赤大旱視其所之以命地犯冲水虫死魚大貴　客彗孛出犯鼈有大水　客星守鼈有白衣會　赤黑氣入天下易政有白衣會　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星守常吉動移失常則多大水　金火守鷄兵起　客星入鷄西北之夷且来降守鷄大水山摧　流星守鷄兵起者罷　彗孛出鷄雨暘失節水旱不時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星守常吉明大則邊兵起不具則天下多盗　月犯狗國烏桓匈奴之國乱　五星守外夷有変　歳星犯狗國東夷兵起　太白順行犯狗國天子出兵伐外國逆行犯狗國夷狄兵起　客星出犯狗國皆爲外夷有兵変　天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守禦也星守常吉失常則戒在守禦之臣星移動則庶臣爲乱　月犯天狗守禦不厳　熒白犯天狗有陰謀守禦臣作乱客星入天狗多土工北狄大飢守之占同太白　天淵十星在鼈星東南主灌溉星守常吉明盛動揺則有大水　月行天淵中臣踰主　五星守客彗孛出犯皆爲大水江州江决　流星出犯天淵色青黒大水赤黄大旱　天籥八星在斗南杓西主鎖鑰開閉其星明守常吉不明則莞籥无禁月五星犯関籥不禁　客彗孛守犯天下関門閉塞道路不通　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箕星之東老農也主稼穡其星明天下豊暗則飢不見則農失業

客星守冲犯農丈人天下不耕

牛宿占

牛宿六星亦曰牽牛為關梁主犧牲之事金官也陽氣始於牽牛七政常貴之為中道夾大星七政之始也七曜之行起于此其上二星一曰積露一曰積火主道路次三星主南夷其中大星主大將主牛星明大則王道昌關梁不通天下寧不明則五谷不成牛多死其小星大則牛貴小而明則牛賤色怒則馬貴移動則牛多殃星亡則牛盡死失常変動谷不成　日蝕牛宿其國兵飢　日暈牛宿陰國憂暴兵起　月蝕牛宿將發兵起其分飢　月暈牛有土工小赦將軍暴亡犯牛國有憂將軍死道路不通在冬三月牛馬犧牲之官災犯牛南星有憂將軍死犯牛西第一星臣將出又曰大臣將兵乘牛宿而変色人相弃于道　歲星犯牽牛兵起牛災守牛宿天下和平逆行犯守牛宿環繞勾已則飢凍虎害犯牛而留守之有兵戰破軍殺將守牛色赤歲旱　熒惑守牛有逆臣牛火疫人飢相食兵起將軍死有大水津梁不通犯牛諸侯將兵人飢國乱大人當之犯牛守之有破軍殺將入牛越王死米大貴入牛中而出其南守牛二十日有大赦乘牛天下大水米貴人相弃于道出入留舍春旱秋大關梁不通逆行牛宿有反者兵起　填星犯牛將憂牛災環繞本牛有賊臣守牛有逆臣欲謀君大人有疾牛馬疫入牛天下牛車大動有盜賊犯牛大星工役興犯牛而守之有兵戰破軍殺將逆行牛宿女主為奸為賊　太白犯牛越分有兵守牛吳越兵起牛多死入牛而守之大人死將軍失衆關梁不通民大飢　辰星犯守牛皆為大水五谷不成犯入牛大水敗軍殺將　客星守牛有兵地大

動犯牛吴越兵起有自立者入牛有兵大臣外交諸侯其色赤黄白謀成色青黑則敗出牛兵起大將出關梁阻塞地大動牛馬貴　流星犯牛其分將死春夏犯五谷熟秋冬犯五谷貴色赤出牛將軍出從星所之入牛色黑牛馬疫色黄牛馬昌四夷入貢　彗孛出牛天下有改更之事四夷兵起人主憂不出七十日犯牛吴越兵乱牛疫人飢行歷牽牛其分國亡　蒼白雲氣入牛牛多死出之則灾消横貫牛有兵喪黄白雲氣入牛諸侯有以四足虫入貢者　黑雲氣入牛牛多死　赤雲氣入牛牛馬有漕輓死者出牛有兵出如波揚出牛有兵大戰牛馬大横　白雲氣入牛有兵喪　虹出牽牛之度有崩城期二年　晋康帝升平三年七月戊子日月犯牛大星占曰將軍死十月諸葛攸舟師入河敗没　晋孝武寧康二年閏二月乙未月奄牛中大星占曰左將死三月五月丙午左中郎王坦之死　天田九星在牛宿東南天子畿内之田也其占與角北天田同　九次九星在天田南水官也主溝渠通水泉瀉盈溢也其星守常則陰陽和明大角張則有大水　月暈九坎爲水灾　五星犯守九坎在南旱在北水客彗孛出犯九坎占同五星　客星入九坎天下大水　流星犯冲坎主憂后崩　流星入九坎南入旱北入水　赤氣入九坎旱　黑氣入九坎水　羅堰三星主隄塘以畜水灌溉主渠堰星守常吉明大則大水爲灾余占同天淵天桴四星在左旗南端北列天之桴鼓也主漏刻其星守常吉不明則漏刻失時動揺則桴鼓用相直亦然移近河鼓則軍鼓用太白守犯天桴兵起　客星守犯天桴漏刻失時　河鼓三星在牛北三將也中央大星大將軍左星左將

軍右星右将軍左南星也右北星也主軍鼓主斧鉞主外闘主軍喜怒所以備關梁設險禦難其星正直而明大黄潤則吉易次則乱兵起怒則馬貴芒角則将雄猛動揺則兵大出　五星犯守河鼓皆為将憂兵起　月犯河鼓将軍憂各以所中命之有軍在外則敗無兵兵起　客星出河鼓兵大起入守河鼓有兵戦将軍死出入河鼓皆為兵出入　流星柢犯河鼓有死将失旗鼓以所中命之彗孛出河鼓天下兵起大将出彗孛入河鼓兵起将憂犯河鼓有敗軍死将以所中命之　蒼白雲氣入河鼓兵起将憂軍在外則天子軍敗将死出之則禍除　赤氣入河鼓兵起客軍入入河鼓軍出将軍戦死不勝　青氣入将憂出无咎　黄白氣入河鼓有以衆来降者出河鼓将有喜　黒氣入将軍死

左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河鼓之旗也主設備知敵謀其星明潤則将軍吉動揺則兵起怒則馬貴不明則将軍憂芒角明大則兵起旗幟出以其日占其國星戻則軍政乱士卒相凌旗星不正則國受兵　月五星犯左右旗兵起将憂　客彗孛出犯左右旗将兵在外者敗

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主刻漏律呂之事臨水之臺也其星明則陰陽和律呂調不明天是客彗孛犯漸臺則陰陽外逆帝出走

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天子嬉遊之道也星守常吉動揺跡析則天子戒出遊　熒惑太白守輦道御路有兵　流星犯輦道天子出獵　客彗孛出輦道御路有伏兵天子宜戒遊備不虞

織女三星在天市垣東北天帝之女主經緯布帛絲綿之事又主瓜果主収藏珎宝以製衣裳成文綳水也星足常向扶筐牽牛常向織女之足移徙則布帛倍貴且有大喪大星為母后二小星

為女子王者主孝神祇咸喜則織女三星俱明天下和平布帛賤不明則反是其大星怒而角則布帛大貴一星不見則兵起女子為侈星不居其處天下以女子為憂　月犯織女主凶暈織女兵起后妃憂　五星犯守織女皆為后妃有憂　客星犯織女宮人逆后族為乱有滅臣

客星出入織女宮女有誅者守織女有嫁娶事亦兵黒水黄旱青飢白喪　流星犯冲織女女主不寧出織女有賊自内出有白衣會女主悪之入織女女主憂后族有黙者　彗孛出織女女后族黨行政犯織女后族為乱貴女有誅者　蒼白雲氣入織女女主憂病出則禍除赤氣出入織女宮女有誅者后族兵乱　黒氣入宮女多病死者　白氣入有女喪　黄白氣出入皆為后妃喜

女宿占

女宿四星一曰須女天子之少府水官也主布帛為珍宝庫藏須女者賤妾之稱掃職之卑者也主嫁娶知婦工其星明則天下豊女工就府庫充暗小則女工失職庫藏空虚國用不移徙則后妃廢天下嫁女多以産死動則天子有嫁娶事　日蝕女宿后妃悪之暈須女后宮有憂

月蝕女后妃悪之暈須女女工進有謀不成暈两重以上女主死犯須女女工廢后妃憂凢月在女宿有変皆為后妃有陰謀女主憂

歳星犯女宿天子立后有献女者守女有女喜歳多雨水多凍死逆行女居不重農桑

熒惑犯女有女喪守女皇后憂布帛貴人多死逆行入犯凌乘須女皆為宮中有変有女喪女主死舍女蚕不成留女有反逆者從后妃人家起熒惑塡星同在女宿女主悪之

塡星犯女蚕悪后憂大臣有変命更令者守女

政在后宮女謁横行民飢逆行女宿天子不親
政事后妃有謀入女天子內美女　大白守女
臣下謀上兵起庫藏發布帛貴有女喪犯女兵
起布帛貴府庫皆傾入女有女喪大臣謀主入
女中而守之宰臣與女主乱政妃黨謀主兵起
於內庫藏金帛珍宝出　辰星守女萬物不成
布帛貴女人灾冲犯凌乘萬物不成大雨水灾
國飢逆行凌犯大臣有変　客星犯須女妾為
后有女乱守須女有女喪有兵江淮不通入須
女人君內女乱國留而不去天下主憂出須女
宮中有謀女主憂兵起宮中貴人多死不出二
年　流星抵女女主有憂犯女貴女下獄期一
百八十日春憂犯女大雨水湧出須女宮人有
出者入須女色黄白天子立后色黒天下女子
多死色白宮妾多死
彗孛出須女國以女乱兵起犯須女后妃出入

須女國有女乱兵起大戦其國憂王者思之蚕
麻不成　黄白雲氣入須女國有嫁娶事
蒼白雲氣入須女天下女子多疾病出之則禍
消　赤雲氣入須女婦人多産死者
白氣入女子多疾病　黒氣入天下多女喪
黄雲氣入須女宮女有賜喜
扶筐七星在紫微宮東藩之外近天厨盛桑之
器主採桑以勸蚕其星守常明則蚕吉暗及移
徙則絲綿不成女工失業星不正則天下府藏
空虚　客彗孛犯扶筐天下蚕不成絲綿大貴
　彗孛出扶筐將有反者　天津九星在女虚
之北横列河中主津梁以渡百神通四方其星
明正則吉明而動則兵如流沙人死如乱麻參
差不齊則馬貴不明亦為兵起一星不明則津
梁不通三星不見天下覆陷移徙則江河決百
川溢星亡則江河為害天下不通星変則水賊

稱主道路不通　月入天津兵起津梁不通
五星失行入犯乘守天津津梁不通兵起大水
關吏憂　熒惑入天津大旱天下大乱有易世
立王含天津有巨海失江天下備道路修橋梁
　太白犯天津有易政立王守天津三十日關
梁不通人主憂
客星出犯天津有大水津梁不通關津吏憂
流星入天津有大水犯之亦然
流星入天津入漢中不出士卒不可渡水渡者
必不返若絶漢則可渡
彗孛犯天津盗賊斷道入漢中天下大水其國
亡　蒼白氣入天津居有水憂　赤氣入天津
大旱出天津兵起　黄氣入天津天子有德令
　黒氣入天津有大水天津漢中有黒氣獨居
大如席名曰雲漢近不出三日遠不出五日必
雨黒氣狀如舡若一疋布維河津間不出十日
必有大雨
十二諸國十有六星在牛女之南近九坎分土
而居列國象也齊一星在九坎東齊北二星為
趙趙北一星為越越東二星為周周東二星南
北列為秦秦南二星為代代西一星為晉晉北
一星為韓韓北一星為魏魏西一星為楚楚南
一星為燕燕西一星為鄭其國有変動失常或
他星守犯各以其國言灾
離瑜三星在十二諸國東主婦人服飾離桂衣
也瑜玉飾也其星守常微小則后宮儉約明盛
則婦人奢縦　客彗孛出離瑜後宮無禁
離珠五星在須女北主后宮藏府后妃婦人環
珮之飾主進王后衣服其星守常則后妃安失
常則后宮乱移居危南大旱危北大水五谷不
登　客流彗孛犯離珠宮中宮人有死者
彗孛出離珠後宮有乱

匏瓜五星在離珠北主后宮司中以和五味又主陰謀主掌瓜果其星明則果實成歲豐不明則反是有大水川道不通　五星守匏瓜歲惡果食貴若有憂兵
客星犯匏瓜國有憂魚塩大貴献食官大憂
客星出入匏瓜果食有毒人主宜防之守匏瓜山澤大水　流星出匏瓜食官有憂魚塩大貴入匏瓜若缺瓜果者有毒不可食彗孛犯匏瓜近臣相譖有死者　蒼白黑氣入匏瓜瓜果防毒　黄白出匏瓜天子以瓜果賜諸侯
敗瓜五星在匏瓜南主種植占同匏瓜
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天子之車正也星守常吉失常則車駕不安　熒惑太白犯守奚仲有兵起兵車大出

虚宿占　虚危主宗廟

虚宿二星爲廟堂爲天子冢宰之臣主死喪哭泣墳墓祭祀又主天子諒陰之事主北方又主黄鍾律管又主風雲將有死喪哭泣葬祭之事則占於虚其星明靜則天下安不明則天下旱動揺則有葬喪哭泣有更田制者欹斜則上下乖星亡則祭祀失禮
日蝕虚宿帝臨虚位國有大喪大飢兵起期九十日暈虚丞相下獄民飢有喪
月蝕虚宿后妃大臣惡之暈虚宿天下大虚冢宰憂暈虚危兵革離宗廟变於虚有土工軍在外飢犯虚大飢天下多哭泣國有陵廟事
歲星守虚宰相凶有徳令民飢王者起宗廟修陵塚入虚天下大虚冲犯乘凌乘大下飢宰相誅入虚而留守之有立諸侯守六十日不下國有死相百日不下大臣戮死歲填同守虚陰陽失序水旱不時歲乘虚昭穆失序
熒惑守犯虚宿天子自將兵流血滿野入虚有

大火灾人君有恐有赦熒惑乘虗危兵起南邦
　填星守虗風雨不時大旱多風米貴
填星乘虗赤地千里冲犯乘虗有急令兵起大
旱有赦　太白守虗國政急臣謀君兵起流血
犯虗天下兵起從齊始大臣下獄乘虗將軍觧
甲出入留舍虗宿國君有疾大臣有陰謀在虗
出芒角如劍國空兵起
辰星守虗國大飢冲犯乘陵虗春旱秋水五谷
不成若冬守虗宿陽色赤黃為旱萬物不成天
下兵乱入虗有大水
客星出虗大臣為乱兵起国有喪天下多哭泣
期三年入虗兵起大飢犯虗有哭泣赦
流星犯虗天下哭泣春憂犯庙官憂秋冬犯天
子自將兵於野入虗大臣憂出虗貴人疾病色
光澤有德令相有喜出虗入危小人秉政
彗孛出虗天下乱有反臣兵起國易政犯虗其
國亡有哭泣事宗庙兵起凡彗孛出虗危之間
有反臣其國兵起國易政期三年
蒼白雲氣入虗有哭泣事出之禍除
黃白雲氣入虗乃享氣也天子以敬祀宗庙
赤氣入虗宗庙大灾若有兵在庙中　白氣國
有喪出虗有使出外　黑氣入虗有水災
雲氣入虗赤紅出天下大虗多火灾　司命二
星在虗北主舉過行罰滅除不祥主百鬼主死
生　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爵祿主增年延德
故在六宗之祀　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驕佚
以正下主察驕逸　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祛
多私主伺察內外過失
八星皆冥官之職主天子以至庶人壽命爵祿
安危是非之事制天下死生之命福善禍淫皆
其所司其星守常不明則吉明大則天下人灾
熒惑守司命天下人多暴死者

彗孛出司命妖惑王者憂
天哭二星在虛南主哭
天泣二星在哭東危南主悲泣　哭泣星皆不
欲明明則天下多死喪多哭泣事
月五星犯哭泣大臣死國有喪　客星守哭泣
人主有哭泣事　流星入哭泣大臣有哭泣事
天壘城十有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星南主
北夷匈奴之類所以候其興敗存亡　太白熒
惑犯天壘城夷兵犯塞　客星入守天壘城匈
奴侵邊　彗孛出天壘城校尉以軍反
赤氣奄入天壘城北狄驚有疾疫
敗臼四星在北落師門之南主凶災其星溫溫
然而不明則天子吉人安明大動搖人主有憂
病天下多凶災一星不見民飢星盡亡則室無
居人　五星犯敗臼除旧布新
客星守敗臼天下兵起軍粮急　流星入敗臼
天下有急發粟杅旧用期一年　彗孛出敗旧
天下有急兵國憂民飢　赤氣入天下人災

危宿占

危宿三星主墳墓宮室祭祀主架屋天子之廟
堂也亦為冢宰之官主天下死喪哭泣之事星
明則天下安暗而動則天子造宮室行工役移
徙則天下謀作不解失色則客有誅者星不見
山林毀壞動搖則天下大動　日蝕危宿宮廟
崩陷大臣乱政國易主有哭泣暈危宿國有喪
月蝕危宿大臣死宮廟驚暈危民多病亡有
軍軍敗及先舉兵者敗以正月暈危民去其室
宿危而霧兵起士卒多死犯危宿國有喪兵在
外將死入危中宮殿陷大臣逆天下乱
歲星守危搖役煩百姓虛竭犯危兵起有土工
有哭泣事勾己危祭祀不享入危賊臣起天下
乱入危守之三十日不下諸侯兵起六十日不

下其國受兵百日不下谷貴客軍將死
熒惑守危天下兵起天子自將犯危天下乱相
出走君失地入危大赦天下入危守久不去近
臣及兵大起入危留之已去而復還居之天子
惡之逆行危宿君簡祭祀
填星守危土工興人民憂守危芒角動揺天子
弋徵天下其色黃黑則土工大興入危工役灾
犯危兵起土工興民勞　太白守危旱灾民多
癰疽之疾犯危天下飢兵起入危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歲旱五谷不實入危而守之天下有危
急事兵大起國有憂環繞危宿齊分兵大起輿
危閣不出其年國有叛臣
辰星犯危奸臣謀主守危下謀上多死喪有乱
臣入危犯守賊臣謀主天下大乱逆行危宿國
君失祭祀之禮　客星犯危國有喪五谷不成
土工興出危大臣近謀刑官憂多水灾土工興

出危中國有大喪人相食入危土工大興不出
一年大飢守危改立侯王諸侯憂谷大貴
流星入危色青黑水灾色白四足虫為害黃土
工赤兵入危左右皆為有兵犯危祭祀事動春
憂犯為水灾有溝洫事秋冬犯口舌大起交對
抵危中國興北狄交兵天下騷動出危色黃潤
土工興色黑大臣灾陵庙有水患
彗孛出危土工興天下乱出虚危閣有反臣兵
起將出國易政犯危有叛臣兵喪並起
蒼白雲氣入危天子大造宮室　赤雲氣入危
宗庙有火灾土工興　黑雲氣出入危有水灾
人多病　青雲氣入危國有憂有損屋
黃雲氣出入危皆為土工興　白雲氣出入危
皆為喪　墳墓四星綴危宿下如墓形主山陵
喪葬之事星守常吉明則天下人多死失常則
山陵毁敗　五星守墳墓國有喪

客彗孛出犯墳墓山陵有変天下人多暴死者
萬暦八年十月彗孛出墳墓九年十年天行
時行病全家有暴死者　人星五星在車府東
如人形萬民之象主防淫土官也星守常吉星
直失常天下人多死星三不見則有詐賂若訛
言相驚之事且有婦人之乱天下兵起人流五
星客彗孛守犯天下兵疫飢荒人大灾
彗孛客出人星尚書反　天杵三星在人星東
主舂粮也星正直下臼則吉不直則民飢不見
則民弃釜甑星聚則豐踈則歉動揺則大飢人
流亡　天臼四星在杵南星守常吉星明則歳
豊傾覆則飢　五星犯杵臼天下有急發衆
客彗孛出犯杵臼歳飢有兵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近河首柢司非尾指天鈎
主官車之府賓客之館也星守常吉失常動揺
則兵車大動　熒惑太白犯車府兵車大動客

彗孛犯車府天下兵車悉出
天鈎九星在紫微宮東藩之外傳舍之東造父
之北主輿服法式其星守常明則法式正不明
則儀服失度星直則地動　造父五星在傳舍
南河中御馬之官也星守常吉星亡及移徙兵
起馬貴熒惑客星犯守皆為兵起馬貴
彗孛出造父太僕官憂有斬死者兵大起
彗孛犯造父兵起厩出御馬官誅　虚梁四星
在危南主國陵寢廟鬼神之祠非人所處故謂
虚梁星守常五星犯守虚梁其歳多霹靂事
熒白犯守兵起彗孛犯宗廟改易　蓋屋二星
在危南天子治宮室之官也星守常吉明大動
揺則工役大作五星守犯蓋屋土工興兵盗并
起　天錢十星在北落門西主錢帛府其星明
則府庫盈暗則虚耗　熒白守犯天錢兵起亦
為府庫有盗賊事

室宿占

室宿二星又曰營室天子之宮軍粮之府木官也主宗廟主三軍廪食及土工之事或曰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太廟故置羽林以衛之將有土工之事占於營室星明正則國昌不明則鬼神不享祠祀國多疾疫動揺則土工事芒角則有兵後星亡則輔臣死室壁四星爲天四輔欲其中正向實吉正方也實則其閒小星多也

日蝕室宿外戚擅權君戒出入有軍在外絶粮士卒逃散　日暈室宿人主好色外戚弄權

月蝕室宿后妃惡之　月暈室宿宮中有陰謀婦女多病死奸臣有乱不戒　月變於室大臣爲乱國亡地將死相去有哭泣兵在外者敗犯室宿土工興國有憂　歳星守室天下飢有急令犯室土工興逆行室其君用兵不時軍出不還舍室行不由正道人君用人失當

逆行君凶犯室宗廟中有事天子憂守室多雨水有軍則軍降主人得地舍室其國作宮廟多土工留室不去北夷兵入

流星入營室有外使以其所使占其所從來以五色言其事出營室天子使出以五色言其事以星所之言其所往犯營室軍乏粮春夏犯將貶黜秋冬犯水溢有土工事　大奔星抵營室其國貴人死上旬爲老年中旬爲中年下旬爲

鮮散久守則兵車滿野有暴兵逆行勾已營室天子宮中有兵　辰星守營室諸侯兵動于西北有水災　辰星犯營室其分水災后黨憂有土工入室防有兵來不出一百二十日

客星入室國有土工人飢大臣作乱兵起士卒亡其色赤黄主去其國貴人多死將軍用客星入室邊兵起有軍軍飢將士離散盜賊起天下人流亡多陰雨入室中天子有憂順行有德令

熒惑入室中天子改作宮逆行室王者衰臣謀叛夊守室宿環繞勾巳人主失宮棄位火臣謀及憂旱火貴魏地　熒惑留營室大人憂臣下為賊色赤而怒芒角后宮火灾不怒無咎以正月入守營室賦歛重民大飢

填星守營室土工興將軍益封　填星勾巳營室天子廣修大殿犯營室其下有兵大人憂逆行女主自恣　太白犯室兵大起守營室兵革少年期一月　彗孛出營室國乱有大水不出五年有兵先起者敗出室中後宮乱有赦犯營室大臣死先起者弱不可戰戰必敗失近期一年遠六年出室壁間兵起國有喪

黄雲氣入室有土工興蒼白氣出室大人憂喪　黄白氣潤澤入室諸侯有使来出室天子有使出外皆言宗廟事　赤氣入室有兵如波揚入室宮中兵火并起赤雲如大道来室上下人主不可出宮有逆臣有疾病不出三年其分火飢有軍在外則有大戰流血　黒氣入灾大人憂死喪　青氣入室國有憂黄氣光明潤澤如日月之彩出入室中國有喜

離宮六星兩兩而居分布於室天子之别宮也主隱藏休息之所星守常吉暗則别舍之貴人死星亡不見則天子失其宮以日辰占遠近

熒惑守離宮兵起闕下宮人多死有火灾

填星守犯離宮有内乱　太白守離宮兵起環繞成勾巳若逆行来往于离宮皆為女主廢黜或主崩或后黨謀或宮人通外人以日辰占之

客星守離宮宮中有急事人主憂

雷電六星在室南主興電雷動蟄虫也星守常吉明大動揺歳多雷電　土工吏二星在室南雷電西主設備司過失星守常吉失常動揺工役大起熒惑守犯土工吏有火灾兵起入有大

灾　太白守犯土工吏兵大起
壘壁陣十有二星在室壁南橫列其中四星其
兩端各四星四方在羽林軍北垣壘也主天子
軍營星明則國家安失常則兵起搖動則軍不
安移徙則將死軍亡星不具則兵出星亡軍悉
出天下乱　五星入壘壁陣皆為兵起陵守留
犯則灾大　熒惑入壘壁陣將為乱宮中兵起
　太白守壘壁陣天下兵起左右幸臣作乱
客彗孛入犯皆為兵起　羽林軍四十五星在
壘壁陣之南水官也主守衛天子之宮其星明
而衆則國兵強暗踈則國兵弱動搖則兵起不
見十星以上則天下有兵　月入羽林禁兵大
起大臣用兵者死　五星入羽林皆為將相有
爭因而起致死入羽林若逆行変色成勾已皆
為有反臣天下大兵関梁阻不出其年
客星守羽林兵起將誅出羽林色黃白軍有喜

色赤臣反戊己日見天子大憂
流星出入羽林禁兵賞賜亦為天將出師犯則
大軍敗無兵在外則兵起　彗孛出羽林兵起
宮中弑主大人披甲入羽林士卒反逆犯羽林
有兵喪軍在外有殺軍殺將　蒼白雲氣入羽
林軍多病出之則禍除　赤氣出羽林禁兵出
入羽林兵大戰防火灾　黃氣入羽林天子入
軍中　黑氣入羽林兵起大戦
鈇鉞三星在羽林西主斬殺枉詐星守常吉不
欲明動動則鈇鉞用移徙失常則兵起月犯鈇
鉞刀鉞用將有憂有戮臣　五星冲犯乘守鈇
鉞天下不安為斬奸謀之事臣反主　客星入
犯鈇鉞皆為軍將有憂　彗孛出鈇鉞人主以
妄濫殺人致臣謀反　鈇鑕五星在羽林東天
倉西門外列具也主斬芻食牛馬星明則牛馬
蕃暗則耗星亡不見則牛馬多死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天軍之也主候非常落者藩落也今長安門曰北落其星明則大將武兵精天下安細微則兵羸將務武備不修星亡不見則天下有兵大將出國不寧人主憂芒角動搖則兵起　月犯北落天下兵起　歲星犯乘北落或逆行守之則有兵戰破軍殺將期半年熒惑冲犯乘守北落兵大起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屍流血　塡星占同歲星太白入北落兵大合于軍門夷狄犯塞冲犯乘守占同熒惑　辰星占同太白客星犯守北落占同金火出北落邊夷兵起入塞官吏有憂

流年抵入北落皆為夷兵犯塞　彗孛出北落兵起大戰殺大將　蒼白雲氣入北落軍疾疫　赤氣出入北落皆為兵出入　黃氣入北落中使出至軍有喜　黑氣入北落將死

入魁九星在北落東南主設机穽張捕禽獸官也星守常吉　金火入守乘犯八魁兵大起客星出入魁多盜賊　天綱一星在北落西南主武帳營室天子弋獵之所星守常吉　金火客彗孛犯天綱兵起　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河濱若盤蛇之狀與黿鼈交水虫之長也水虫皆屬焉星守常微暗則臣安明則國不寧徙南旱移北水明大動搖大水水虫灾　五星犯守天子前驅虫有大水　客彗孛出雨水不節有大水水虫為敗萬物不成人飢流亡水道不通天下隔絕　流星出入色赤黃則旱青黑則水冲犯者見水虫災戮魚鹽貴　黑氣出入天下大水

壁宿占

壁宿二星亦曰東壁天下圖書之府土官也主文章主土工與營室共為天之四輔星明正則道術行國多君子若大小不同及失色則天子

輕經術賤文士動揺則土工興移徙就聚則天
下有田宅事星暗則王道失小人進用
日蝕壁王者失道近臣謀暈壁人君弃賢用佞
名士憂　月宿壁不風則雨　月蝕壁大臣憂
暈壁風起有大水寡婦嬰兒多死軍在外者敗
変於壁近臣有謀不則大臣有死者犯壁近臣
憂蚕食壁大臣受誅　歳星犯壁天下兵起夷
狄入犯中國守壁賢士用經術行朝政大興

歳星逆行東壁人君治獄不時敎令不明
熒惑守壁大臣有謀兵飢並起入壁而大臣憂
賊臣内乱天子以兵自守熒惑冲犯陵乘壁兵
起土工興逆行東壁環繞成勾中國受兵其君
死不死則走　塡星守壁賢士用道術行天下
安犯壁萬物不成人多病舎壁文士大用逆行
守壁歳旱民多病萬物不成逆行成勾已其國
兵起土工興六十日不下有立王

太白犯壁有兵喪多風雨守壁天子后伲有陰
謀　辰星守壁兵起有大水道不通入壁近臣
憂入而守之奸臣謀上逆行守壁大水出津梁
不通民大飢　五星入壁皆為兵起學校廢
客星伲壁文章之士多死守壁多風雨水災臣
謀主西方有挙兵發中國者出壁兵起大臣憂
四方有大水五谷不成舎壁后族執政入壁入
主凶宗廟多工役有大水津梁不通

流星犯壁其國有兵文士憂出壁其下有兵乱
抵壁四夷交兵婦人災色黄白明潤出入東壁
天下文章進用道術興遠人来貢入壁天子有
宗廟事　彗孛出犯東壁天下學校大廢大臣
死　蒼白雲氣入東壁大臣憂出之則禍除
青赤雲氣入東壁有兵　赤氣入波揚入壁兵
火並起有焼死者　黄雲氣入壁天子列土建
侯　黒氣入壁有大雨水　黄白雲氣入壁外

國入育天子立廟期一年
萬曆乙未秋八月歲星膺曆守壁當死而有王
色垂芒　霹靂五星在土工南主興雷奮擊星
守常士明動則多震擊　五星守霹靂其歲多
霹靂震擊　雲雨四星在霹靂東南主雨澤
成萬物也星守常吉明則多雨有水災星巨則
大旱　熒惑守雲雨大旱　辰星守雲雨大水
土工二星在壁南主營造起土之官也星守
常吉明大動搖則土工興流星沖犯土工土木
之官憂　天厩十星在壁北狀如天錢乃天馬
之厩驛舍也星守常吉失常則人主以馬為憂
不則馬病動搖則天下驛使頻多驛馬無闌星
巨不見則天下道路斷絶
月犯天厩驛馬多死　五星守犯天厩皆為兵
起馬出　客星出守天厩有豬戒事入天厩馬
有豬厩馬出滿野三日有赦流星出入天厩天

子御馬死色赤黄有進御馬者
彗孛出天厩天下名厩有大災臣執权有变法

西方白虎七宿附官附座占

奎宿占

奎宿十有六星天之武庫西南大星謂之天豕亦曰大將兵甚不時故置將軍以領之又主溝瀆故將有波池江河之事皆占於奎又爲、賤婦入奎大星欲其明明則天下安芒角動搖國必用兵奎中小星明及天豕動則天下大水以日占其国　日蝕奎宿魯国凶其分君不安暈奎宿府庫大灾其分守臣黜　月蝕奎宿大臣憂暈奎米貴民多疫月在奎有変大臣乱政大人凶將軍有謀有女子事月犯奎大臣乱政犯奎大星乱婦多死辺民不安有大水月食奎軍中乏食大將戒死入奎中天下兵起、　歳星犯奎逆臣爲逆一曰臣主共德權臣擅命不可以甚守奎中国利外国不利可以興師斬斷無道入奎有道者

其年五谷傷入奎中而守之兵起主憂大臣有死者舍奎有土工有白衣會逆行入守奎其君好攻戰兵不息民流亡　熒惑守奎庫兵起歳多獄事北夷侵辺留奎臣下專獄訟煩関梁不通留守奎動搖進退有赦天下大水民多死入奎臣爲逆民多死入奎環繞勾已宮中大灾天子憂留二十日以上大臣匿謀有伏賊期八十日逆行守奎女子多暴死者逆行從婁至奎兵起　塡星守奎貴女執政有水灾文籍廢弛入奎有水灾入奎中而守有辺兵出奎中水泉不通流国乱更主逆行奎女主出入不時辺境不可用兵出戰　太白犯奎外国兵起犯奎大星大霜殺物不成有赦守奎兵起大水入奎中兵起西方大水橫流不出百日守奎出而復入米貴人流出奎兵起外国凶

芒守奎天下沓起相攻擊守奎胡貊憂可
以征代　辰星犯奎臣謀主江河决守奎
大臣下獄有大水入奎大臣破囚　客星出
奎有大水边兵起白衣自為王守奎有賊
臣在君側其事敗留舍奎不去天下飢布
帛貴犯奎国有溝瀆之事入奎外夷兵起
破軍殺将　流星犯奎其下有破軍殺将
春夏犯兵革殃秋冬犯百川溢色黄白澤
潤出入奎中天子脩文偃武色赤如大光出
入奎中天下兵起　彗孛出奎西北兵起
有大水头奎庫兵悉稍在強臣入犯奎国
大飢君出戰国元継嗣　蒼白雲氣出奎
有兵入奎天下婦人多病灾　赤、氣出入
奎沓為兵出入　黄雲氣出奎后妃宫人
有黜者　黄氣入奎有貢珠玉珎宝者天
子納后　黒氣入奎有疾疫大水三日不去

大人憂出之則稍除　客星逆行奎臣逆謀
守奎女子死外屏七星在奎南以蔽天溷星
守常吉不見或移徙則民多病　天溷七星
在外屏南天厠也星守常吉失常則人不安
多病疾　客星守工滿下滕土司空一星在
奎南地官也主水土之事知歲稍福其星明
大黄潤則天下安角動則土工典　余古同
土工吏　軍南門一星在天大将軍西南星
守常吉動搖則兵起不見則天兵乱道不
通金火守軍南門軍有憂　閣道六星在
王良前從紫宮至河王良旗也主捍难藏
谷主道路天子遊別宮之道其星行列正直
而明則人主吉天下安星亡則御道不通動
搖則宮掖之內兵起移徙則臣下有謀主者
熒惑太白犯守閣道臣謀御道有伏兵客
星出犯閣道御道有兵天子戒行幸　流星

犯冲閣道天子戒出入　彗孛出閣道御道中有伏兵謀主者犯各道天子道路不通　白氣出閣道人主有疾病入閣道有急事在內　黃氣入閣道天子有喜　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宮中之別道所以備閣道之敗抉而復東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遊從之義星明則人主昌星亡不見則道路塞移徙居駟馬之前天下大亂車騎滿野　五星犯守附路太僕以罪誅　客彗孛出犯附路天下道路不通　客星入附路兵大起守附路太僕以馬得罪　流星抵附路太僕有憂馬多死　蒼白雲氣入附路太僕憂出之祠除　黃白氣入附路太僕受賜出之有德令　赤氣入附路太僕有斧鉞之誅出附路兵起　黑氣入附路太僕死　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漢中四星謂之天駟

旁一星曰王良主天馬又主津梁天奉車渡水之官也皇帝曰駟馬參差不成行列則天下安若駟馬脅行王良舉策則天下不安天子自臨兵星移則有兵不見則津梁不通王良向造父則馬賤失色則馬有灾動搖則天子欲出小動小出大動大出星芒角則天子自將兵期三年天駟移近閣道則有江河之変　歲星犯王良天下有兵強臣謀主期不出其年　填星古同歲星　熒惑守王良兵起馬貴入王良人主有墜車馬之憂馬多死　太白入王良兵起馬多死關津不通国有憂　辰星古同太白　客星出王良天下有急關津不通馬多死入守王良天下兵車大動民疾病津梁不通將死君憂　流星入王良天下兵起馬多病死出王良兵車大出　彗孛入王良天子好馳遊奉車及兵大

起馬多死　蒼白雲氣入王良天子憂墮車
馬出之則禍除　赤氣入王良太僕奉車誅沖
犯駟馬內乱兵起出王良車騎滿野　黃氣
入王良奉車受賜天子有喜諸侯有獻馬者
出王良奉車受命布德令亦為天子以車馬
賜侯王　黑氣入王良奉車太僕死　天策
一星在王良北紫微傳舍之南天子太僕主
執御星守常吉動搖則天子出移車馬後

是謂策馬天子大兵車騎滿野星亡則天
子殺黃門　月五星犯守天策兵大起天子
自將不則女主大臣殃　客星守天策下有
人謀入主不可出宮　客彗孛流出入乘犯
王良皆為天下兵起天子自將

婁宿占

婁宿三星天子庙庫主官也主義姓宗庙
五祀苑收故置天倉以養之婁聚也又主典

兵聚眾將有聚眾之事占於婁星經贊曰
婁者天獨祿車萬物之所藏收也星明則郊
祀得五礼節六樂和天子有福多子孫天下
臣忠子孝暗小失色則又是動搖則散娛
音樂大盛則有聚眾事星執則有執主之命
者就聚則国不安　日蝕婁宿郊祀神明不
享大臣誅　日暈婁大臣誅黜宗庙灾　月
蝕婁宮中有乱皇后憂民飢暈婁大人憂蚕

多死布帛貴暈婁四孟月有赦宰相疑大
臣黜宗臣戮糴貴暈尽園婁三星有赦歲
星在暈中必有大赦期九十日春暈婁期一
百八十日有赦若一歲之中三暈婁則有大赦
暈婁園及天陵則有赦死罪亦為久多死兩
軍相當月暈婁兩軍俱鮮　月在婁有變若
食有聚歛有弋獵国君納女畋遊無度民多獄
訟国有大憂將軍死有大戰宿婁而霧天下

多有人死復生者犯婁有聚歛事君納女色
遊戲無節軍無外不戰而解　歲星經婁赦
令者與守婁人多病死大臣乱政有赦歲星
守婁而暈有大赦守婁中牢獄空入婁國
有喪有聚衆期一年犯婁十死死空入多獄
天子有曲赦入婁犯守成勾已白衣有聚衆者
熒惑守婁內苑有兵犯婁旱谷貴多災
宮苑內有兵入婁魯国憂其国相死芒角入

婁其国有𢦏倉庫逆行成勾已亦如之入
守婁天下有聚衆事色赤而芒胡兵侵辺
塡星守婁奸臣有謀守六十日不下歲旱多霜
禾稼不成兵起三年乃止　犯婁天下戒辺境
不可遠出師逆行留守婁女謁盛行有兵
太白守婁有白衣會更立侯王有赦犯婁有
聚衆事出入留舍婁天下兵起　辰星守婁
王者刑罰急有水災万物不成有匿謀有兵

犯婁大臣下獄有誅者逆行守婁蝗𧊅生万
物不成犧牲多死大刑獄事起　客星犯婁
国有大兵四時絶祀出婁胡人多死辺城和
犯婁而守有欺謀分社稷者出婁而守辺
有失地爭国者入婁外夷兵起　流星出婁有
聚衆事於国外春夏出苑囿與秋冬出犧牲
災入婁有聚衆於国內色黑則苑內禽獸多
死犯婁守倉庫者黙出婁沒婁大旱飢

彗孛出婁国有大兵倉庫空先旱後水民飢
死犯婁五谷不成倉庫虛六畜大疫国有大
兵祠祀絶天下人民大乱不出三年　青赤雲
氣入婁有兵疫出則穪除　赤氣如劍鋒入
婁宗庙苑牧中兵起　黑氣入婁有大水有
白衣会入婁紛〻如轉蓬始至大人食中毒
大水且至　黃氣入婁貴人受賜　左更五
星在婁東山虞也主知山澤林藪之事　右

更五星在婁西牧師也主官養牧牛馬　左更右更秦爵名也左更主人右更主禮兩更守常吉星不見天下道不通動搖則王者出不動而出則在道有憂左更不動而右更動則天子私出左右俱動則千乘萬騎由道而行　熒白守犯左右更出將有兵　天倉六星在婁南主倉廩之藏大司農之事其星黃大而明及倉中小星多則倉粟實稀少不明則倉廩虛星亡則天下大飢　月入天倉人主憂財寶出天下有兵亂臣在內　月五星犯天倉天下兵飢並起熒惑逆行犯守天倉天下大飢人相食　客星出天倉皆為歲飢倉粟出流星出天倉民大飢倉廩發流星犯入天倉皆為五谷貴　彗孛出天倉歲飢兵大起　赤氣出天倉以兵出粟入天倉兵內起有火灾赤氣入天倉如波揚大旱多火

灾　蒼白青黑氣入天倉皆為歲不熟　黃白氣入天倉天下大熟　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主露積粟之屋場圃之所占同天倉　熒惑入天庾大旱粟貴倉廩發　天大將軍十一星在婁北天之將師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其余小星吏主也星安靜而民明天下將武兵精天下太平星暗小則兵羸將怯動搖則天下大兵大將出星不具則兵發　五星犯大將軍敗亡凶　熒惑入大將軍大將死軍中飢　熒白守大將軍天下有兵大戰　客彗孛出大將軍兵大起大將行守犯大將軍皆為將死軍敗　流星出大將軍起兵大將出有大水入將軍將有驚兵大起抵犯　將軍則外兵來攻將有憂星來為兵來之所　蒼白雲入大將軍軍疾疫兵將多死　赤氣入大將軍大兵出入將軍將兵敗亡軍在外防刺

客

胃宿占

胃宿三星五谷之府天之樹藏主倉廪積聚萬物又主討捕誅殺狙盜之事星明則倉廪盈天下豐暗小則國飢倉廪空星亡則兵大起離徙則倉粟耗散就聚則米貴人流動搖則有轉輸之事芒角則有兵其旁小星多則粟聚少則粟散　日蝕胃宿皇后惡之五谷不成民疾病暈胃主倉庫者黑五谷不成人飢　月蝕胃卻祀有咎皇后廢大臣受誅暈胃民多腹病貴臣死暈胃熒惑在中有德令在胃有变天下谷無實夷狄兵起有倉廪賦斂之事犯胃五谷不實令廪空犯之而变色其分有憂將死　歲星守胃民飢疫犯胃天下谷不實趙分大水入胃犯守徭役妄動民飢絲綿布帛貴有急令逆行胃宿

倉廪空虛五谷不成　熒惑守胃天下空倉民大飢犯胃其分兵亂倉粟出入胃天下兵飢人相食舍胃天下大飢有轉谷之令逆行守犯胃天下有急兵入飢倉粟空多賦斂　填星犯胃女主憂臣為亂舍胃有開倉賑恤之事守胃色赤芒角動搖則有兵犯胃而守天子以斂粟帛起禍句己胃宿水飢兵亂　太白犯胃趙魏兵憂守胃民飢兵亂守胃色赤如火兵起大戰流血色青黃有德令人胃君々憂民飢入胃中而守其分兵喪貫胃倉廪空边兵起四夷交侵逆行胃宿其分君死大飢　辰星犯胃天下谷不實以飢致乱守胃兵水人愁守胃若角動色赤白以水起兵無兵則傍逆行守胃天下有兵　倉廪空虛且有大水　客星守胃五谷不成天下飢出胃王者備四夷憂孫臣有大兵天下倉粟發期一百八十日遠一年入胃有白衣会五谷大貴有奇令入

胃繞環期七十日有赦逆行入胃天下飢犯胃
五谷不成倉廩虚空王者憂　流星出胃倉官
有座罪者入胃有孫旅之事於国内抵胃倉廩
嵗星色赤倉廩癸犯胃粟大出春夏犯粟大
貴秋冬犯倉廩空五谷竭人相食　彗孛出胃
五谷不成倉廩空大臣為乱兵飢並起行犯胃其
国兵起大水五谷不成人主悪之出胃昴之間狀如
竹篲大臣為乱君弱臣強边兵大起人主憂　蒼
白雲氣入胃国以喪糴粟出胃国以喪出粟赤
氣出入胃国以兵粜粟　黒氣入胃倉粟敗腐
青黒氣如韓蓬出胃天人倉中毒死且有大水
黄白雲氣入胃大人入国倉庫克実出胃有出粟
賑民之事　天廩四星在胃下近昴南一曰蓄黍稷
供享祭祀亦主廩藏会計之事余占同天倉
天囷十有三星在胃南主御粮百庫之藏其星欲
明而衆実在庫藏満星暗及中星稀則庫藏

空国有憂不見則倉庫皆竭変動失色天下
飢乱　月主星入犯天囷皆為旱飢　流星入天
囷則倉粟出色赤倉憂大灾　色黒人飢黄則
吉　余占同天倉　大陵八星在胃北天子之陵
墓也主死喪其星守常則吉明動失常則国
有喪天下人多死其中小星多則天下粟聚死
人如麻　月犯及五星入犯秉守占同明動失常
大星入大陵大旱有兵喪　木土星入大陵民飢
金星入有兵　水星入有水灾皆為人多死　客彗
孛出大陵皆為国有喪有土工山陵之役流星出
入大陵皆為有山陵土工之役色蒼白出入大陵
天子園林為水所敗　彗孛犯大陵兵喪並起
天子陵廟絶嗣　蒼白雲氣入大陵天、人多死
黒氣入大陵有大疫　赤氣入大陵天下兵起民
多以兵死　積屍一星在太陵中陵墓之屍也
主死喪星守常不明則吉失常明大則天下

人多暴死不見則無横死者　月犯積屍亂臣在内有大喪　五星入犯乘守積屍天下大兵大疫積尸如山　歳星犯積屍百姓餓死滿道客星犯積屍因有喪人主忌之　黒氣入犯積屍天下人大疫死　天舡九星在太陵北河中主濟渡又主水旱常居漢中天將軍之兵舡也其中有四大星常欲均明則天下安不明或移徙或消小不見皆為天下有兵喪天舡不居漢中則天下兵起津河不通川水大出　月入犯天舡百川流溢天下舡多溺　五星入犯天舡皆為有大水舡貴舡工得難　熒惑守天舡江河泛溢　辰星守天舡天下大水　客星出入皆為天下水灾守天舡兵水起　彗孛犯天舡天下大水舟舡多踰出天舡外夷來侵水賊並起　流星出入天舡皆為有大水　赤氣入天舡不出一年有白立者不出九十日水中兵戰出天舡兵水並起　蒼白氣入天舡舡渡有殃天子不可乘舡出之則禍除　青黒氣入天舡天子將軍戒乘舡舟師勿行　黄白氣入天子有幸舡喜必有神状若光景處舡工者　積水一星在天舡中主候水　星守常無変則吉明大動摇則有大水　五星入守犯積水天下大水

昴宿占

昴宿七星天之耳目也為旄頭胡星又為白衣聚主兵喪主口舌奏對主獄事昴大星欲其明則獄訟平国無佞臣天下安不明則刑罰濫佞臣得志其六星不欲明々則天下受誅罰边兵多死星動則大臣下獄天子信讒殺害忠良亦為白衣會聚明而数動則古兵大起其大星動若跳躍而他星皆不動則胡欲侵边一星不見為兵喪六星明其大星等則天下大水七星皆明而黄則胡兵大起　日蝕昴宿边兵起

其分有缺日暈昴宿陰国失地胡王死趙地凶
月餘昴宿边兵起大臣誅獄訟煩苛暈昴
天下大飢北夷為乱月以正月十二月暈昴畢
及五車有大赦暈昴〻三重不出五十日有赦月
在昴宿有変軍在外絶食刑獄苛毒無辜獲
罪月行一歳不出昴畢閒未年兵起有赦月
初生昴南向粟賤陽国利北向粟貴陰貴
国利月犯昴胡王死天子破匈奴不出五年月
奄昴胡不安將死大臣專政月出昴北天下
有喜胡王死有雲侵月不散兵出不得地大
臣匿罪赤白雲侵月兵入匈奴得地赤白雲不
入月兵出不得地月乗昴大子法峻有大水月
行觸昴匈奴大憂月入昴中大臣𢇁胡王死
月食昴星胡王死陰国受兵　歳星守昴出
其北胡王死陰国憂守昴東行至天街及至
五車边兵起有大赦守昴去而復来有兵發
有赦逆行昴人君多殺不辜入昴胡兵入国胡
兵入国有土工有赦入昴而守之天下獄空犯昴胡
兵起舎昴色赤其年旱霜　熒惑守昴有赦
趙分有兵春守夏旱夏守秋旱秋守冬旱冬
守春旱犯昴胡兵大起犯而守之胡人疾疫獄
訟疑出囚有赦入昴胡王死胡兵大起国有憂
守昴環繞成勾已有赦犯昴東南星為飢疫
出入留舎昴宿赤色无明犯之以行胡人為乱
西北兵大起文守犯乗昴天子用兵代胡天下
騷動　填星犯昴胡兵大起守昴胡人為乱流
血西北已昴將出西征入昴胡王死胡兵起入昴
中地動水溢趙地有兵喪逆行昴北胡王死陰
国凶　太白犯昴入闕門人主出走〻兵起守
昴国政絶兵大起天下流血將軍下獄匈奴兵
起入昴有大赦趙分有灾天下兵起歳中旱
入昴出其北胡王死逆行守昴胡兵大起有流

血太白與昴闘其年有叛臣冲犯東昴天子
兵起代太白食昴胡可滅趙地受兵太白晝
見昴胡兵大起　辰星犯昴夷狄兵起若出
其北天子起兵代胡々王死陰国西守昴胡兵
起執法之官受誅守昴角動兵起北方逆行
守昴獄冤不理兵起大臣有死者入昴中天
下大水五谷不成胡兵大起　客星出昴胡王
死犯昴胡兵散趙国憂守昴中国乱不出

一百八十日臣称天命入昴有赦貴臣有係囚
者入昴守之王者絶嗣同姓自外入為主　流
星入昴貴人有因係者出昴胡兵出若外
国有使至期一百日遠一年　流星交对抵昴中
中国與夷狄交兵　彗孛出昴其々有夜边
兵起犯昴胡兵起大臣為乱若掃昴星胡
可代　蒼赤氣入昴人疾疫多妖言不則龍
見　赤氣出昴胡兵起　黑氣入昴胡王死

青黑氣出昴有兵且大水　黄白氣入昴天
下有白衣会出之則会罷　昴星有珥則兵
息　晋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
起歳中旱四月石季龍畧騎圍襄陽六月
旱　安帝義熙五年客星犯昴宿占曰胡不
安天子破西奴是歳刘裕代南燕十月魏王
珪弑殂　天阿一星在胃東昴西主察山林
妖変星守常吉失常動揺則佞臣得志国

有大憂　五星客彗孛干犯天阿妖言満国
月一星在昴東女主大臣之象主太陰及白衣
之會其星守常則吉失常明動則女主專政
大臣用事　熒惑太白犯守月星臣下起兵
客彗孛出月星国易主犯月星女主死太臣
誅　天陰五星在畢抵西主秘謀從天子遊獵
之臣也其星守常不明則吉明則禁言漏洩
蒭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草供牛馬之食亦

曰天積天子藏府也其星明而中星多則歲
豊不明及中星稀則歲不登不見則芻藁貴
牛馬多暴死　月五星入犯芻藁財宝出乱
臣在内人主憂　赤氣入芻藁有大灾出芻藁
天子因火出散貨　黄白氣入芻藁天子自
仍入財貨　黄白氣出芻藁天子因喜出貨
財　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如環狀天子收畜
之苑全官也主畜牧犧牲其星行列脊明其
小星衆則畜獸蕃息微細不見及中星稀則
畜收不蕃牛羊多死　五星入天苑禽獸多疫
死若守之兵起馬多死　太白入天苑王者出
兵征夷狄　客流星入天苑六畜多有边兵
彗孛犯天苑都護反出天苑兵起臣畜多死
蒼白雲氣入天苑牛馬畜獸瘦出之則禍除
赤氣入天苑牛馬以兵事出　黄白氣入天苑
牛馬畜獸蕃息　黒氣入天苑牛馬死出之

則禍除　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利口舌樞机
其星曲而静中星稀則星安賢人進用星直
則天下多口舌之害明大則利口用事讒言大
行動揺則兵起星不居漢中則天下尽為佞
言旁星頻天下人多死　月五星入犯乗守
卷舌天下多死喪佞臣為乱　熒惑守卷舌大
旱兵起太白守卷舌兵起　客彗字出卷舌
有佞臣人主信讒誅害忠良　流星入卷舌
讒臣乱国　彗孛犯卷舌侍臣誅　天讒一
星在卷舌之中主醫巫其星守常不見則吉
明大動揺讒佞得志国有大憂　砺石四星
在五車北主磨砺鋒刃星守常吉明大則兵
熒惑太白守犯砺石边兵大起

畢宿占

畢宿八星主边兵弋獵田守之事主伺冦方之
動静察奸謀以備外患也故値嚮地之陽以

為胡夷之候故立附耳以讖不祥又主街巷主
陰雨天之雨師也畢為陽国昴為陰国畢左股
大星曰天高為边將主掃奸克通外域也其星
光明大則天下和同夷狄来貢失常改色則边
境乱国不寧耀芒則外国皆反動搖則边兵
有急一星下見為兵喪離徙則天下獄大乱
就聚則法令酷不明則天下謀乱明而動則
多雨　日蝕畢宿边兵乱宰相有以家坐罪
者暈畢有边兵胡王病趙魏君憂有風雨
月蝕畢有边兵边臣誅暈畢边兵起有風雨
暈畢三重边兵叛月一歲三暈畢天下中外
有兵有大赦月吏於畢边有急兵边將刑月
行离畢則雨月行畢而霧君使〻諸侯有
道死者月犯畢天下亦令天子誅罰行急貴
人有死者春多雨憂多風边兵起月犯畢大
星大將死边兵起月入畢中大風起有赦有

有边兵月居畢多雨不出其年女主死有德
令月旬畢合有赦合其陰雨水為灾合其傷
則大風月守畢而过兵飢並起　歲星犯守
畢边兵起有軍功歲入畢中边兵起居畢八十
日臣謀君兵大起歲入畢口中边有兵將相憂
大臣灾民飢有赦歲逆行畢人君畋獵不時
歲入畢而守之中国大乱边兵大起有功戰歲
居昴畢閒色赤大旱　熒惑犯畢有边兵
刑罰用守畢其分飢边大驚夷狄入侵中国
人君以畋獵癈政犯畢左角小戰右角大戰
入畢边兵大起將相憂逆行畢至昴有死喪
冠乱旬畢合死其分主亡舍畢口貴人有誅
死者有边兵出入畨舍畢左右明年八旱入畢
遂留守之六十日不下大臣諸侯相謀胡兵起
大戰期一年　填星犯畢兵起西北不戰守
畢边兵西北起填守畢口君急禦守　太白

犯畢边兵起多刑罰犯中 星有急令相死边
境不安犯距星女主憂入畢口犯左股將相
當之守畢边兵大起大臣出使入畢口馬馳
人夫夷狄謀奪中国有大赦行疾期近行
遲期遠白入畢口守之有叛臣大將出征有功
国易政头畢倉廪空虛四夷交侵边地大擾
辰星犯畢边兵起守畢兵水並起万物不成
近臣為佞外国称王入畢兵水大起国易政

客星入 畢有边兵民流亡入畢边兵大起天下
有赦出畢边兵乱胡寇入 流星入畢边兵大
戰先起兵者敗入畢中而復出星小有小赦
星大有大赦流以戊己日入畢国有流民出畢
君有畋獵之事流色黄潤入畢旬月入貴色赤
出畢天子遣使安边流色赤头畢胡兵大入
流犯畢边兵大起春夏犯有戰流血秋冬犯
有大雨水 彗孛行犯畢胡人為乱野外流

血期一年彗孛入畢边兵大戰積尸千里彗孛
出畢边兵大乱芒内指則国君散外指則夷
狄敗 蒼彗出畢五谷不成有破軍亡国赤
彗出畢其分主憂黄彗出畢女主為乱白彗
出畢有兵喪黑彗出畢有大水江河決 彗
孛出畢口將相為乱兵起工役興 彗出畢
參之間狀如竹竿其本有星纍纍然此塡星
之变不出一年兵起宮中女主受殃 蒼白

雲氣入畢歲不收出之則禍除赤雲氣入畢
边兵起赤氣如波揚大旱有火灾赤氣出畢
將軍兵出黄白氣入畢天下安無兵黄白氣
出畢有拜將黑氣入畢相乱政將死白氣入
畢相死出則禍除 漢明帝永平 六年四
月癸未太白犯畢為边兵其後匈奴入雲中
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及太僕
祭彤坐不進下獄 附耳一星在畢左股下主

听滑失司奸邪察不祥星守常明則中国
安徽則有盗賊边侯驚外国交閗兵連年動
揺則有田令甫動則讒邪行兵大動明盛則
边兵交戦中国失势移徙則有乱臣在主側
附耳入畢口中則天下大兵边兵大盛　月犯
附耳兵起将相有死者五星犯之亦然　客星
犯附耳边兵起将相憂　蒼白雲氣入附耳
将軍死余占同畢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黄

道所經陰陽之所分也主国界街南為華夏
之国街北為夷狄之国街北昴以西也街南
北以東也天街主其中為七政之中道水官
也星明則王道正暗則兵起　月行天街中
天下寧百姓順月行不由天街王者〻令不行
不出其年有兵五星犯天街諸侯因立為王有
大水五留止非細乱行主弱臣強边兵大起道路
隔絶天下不通五星逆行天街皆為兵起　熒

惑犯守天街边兵起胡王死　客星犯天街有内
賊　彗孛出入天街諸侯並起天子自理兵
天節八星在畢附耳之南使臣之所持也主宣
德威以行四方其星小而明則節使忠直天子
令行不明則奉使失戢不見則四方不奉主
命　熒惑太白守天節使臣有奸謀若使臣
死　客星入犯天節胡王死使臣憂　彗孛犯
天節王者法令不明　諸王六星在五車南漢

中天子之宗室也主藩屏王室其星明正列則
諸侯王奉法天下安寧不明則宗室社稷傾
危四方兵起　月五星入犯諸王宗臣王侯有
死者　客彗孛犯諸王侯王憂黙流星出入諸
王宗臣有憂　客彗孛出諸王諸〻稱帝在
南為越楚在東為斉魯在西為秦晋在北
為燕趙　天高四星在諸王南参旗西北占
侯陰陽之本望氣之臺也星守常則陰陽和

失常不明則太師官失其守移近并越則大臣誅　月犯乘天高太史官有事月暈天高下出六月必有大喪月入天高暈三重天下道絶　五星犯守天高水旱不時有奇令　熒惑入天高大旱逆行天高有破軍殺將亡國走王　客星入天高有奇令從腸入有客兵入宮星守天高大神從天降妖祥自地出天子宮中憂火灾　彗孛出天高庿臣叛有改號

彗孛犯天高赤地千里　白氣出天高早　未穡稼　九州殊口九星爲遠方九口方俗合衆之地又爲水中船舶之市星守常吉一星不見一州有凶三星以上不見則天下乱常以十一月候之　金火水星守犯九州其分有兵飢以入日占其地　客彗孛出犯九州殊口則兵起民憂　流星出入九州夷狄爲灾色赤夷狄兵起

五車　五星三柱九星共十有四星在畢東北五神之外座也主天子五兵其西北端大星曰天庫爲大將軍主秦主太白其神名曰令尉次東北星曰天獄主燕趙主辰星其神名曰風伯次東南星曰天倉主魯衛主歲星其神名曰雨師其正北中央星曰司空主楚主塡星其神名曰雷公次西南星曰鄉星主韓魏主熒惑其神名曰豊隆天庫主豆天獄主稻天倉主麻司空主黍鄉星主麥五車者天子之兵車舍也主天子五兵凡占

歲之豊凶必候之五車動搖變色則五谷大貴人飢流亡隨星所主占之五車欲其均明潤狹有常則吉五車庫星不見或中而居則天下有積死人河不可渡五車中小星頗多則兵大起五車柱星出庫甲兵強輕車騎出柱星出　入倉大車出婦女輓粮柱星所指兵從之五車倉星不見軍絶食天窮而亡五車柱星不見天下大風拜屋折木五車三柱動四夷叛五車　移徒五谷不成兵起

五車三柱抵大星天下兵起先起者昌柱到立者戰車行谷大貴轉輸千里五車星俱明五谷豐一星不明一谷不成五車失色赤地千里野草不生 月入五車兵起道路阻臣弑主月犯五車兵車從駕月暈五車一星破小罷暈五車并昴畢大陵有大赦暈庫一柱兵必出二柱兵半出三柱兵尽出有兵在外暈一柱兵必罷暈二柱兵半罷暈三柱兵尽罷 五星犯五車大旱有喪犯庫星兵起西北犯倉星谷貴有水 歲星入犯東守五車兵飢並起 熒惑入五車大旱兵飢以所近占中央四方熒惑守五車五谷大貴人相食熒惑舍五車西南販民多死 填星入五車兵飢舍五車中央大旱多蟲燕代充盛逆夕 五車邊兵弊有赦令 太白入五車兵大起太白守五車夷狄兵亂人相食其国三歲不復 辰星入五車大水有兵以水令辰星守五車国以水起兵

客星犯五車有兵飢客星出入守五車近天庫兵大起近天獄有大水近天倉五谷貴近司空民流亡近卿星大旱客星守三柱地動水溢流星入五星有外使來以色占之流星抵五車所抵之方谷貴流星出五車色白諸侯以車為憂色黃受賀色赤有兵出色青黑人多死各以日辰占之流星犯沖五車水旱不調人君憂 彗孛出五車天下大飢人相食彗孛犯五車兵飢並起以所犯命之 蒼白雲氣入五車民流亡赤雲氣入五車皆為兵起大旱 萬曆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彗出五車光掃文昌大昌主宰相五車主五谷是年秦晉大旱赤地千里五月張居正死劉其家 天潢五星在五車中天池也、渡人神通四方亦主津梁濟渡之事其星明則壽昌津梁通民無夭疾不見則津梁不通 月五星入犯天潢皆為兵起道路絕貴人死 客星入犯天

潢兵起車道不通守天潢有大水以入日占国流
星入天潢大水　蒼白黑氣入天潢有死喪憂
出之則禍除　赤氣入天潢兵出戰赤氣如波揚
出入天潢兵庫焚　青氣入天潢有憂喪　黃氣
出入天潢天子有喜有兵則兵罷　咸池三星在
五車中天潢南魚水之囿也主波池又主五谷其
星守常吉失常明大則有龍墮死虎狼害人
兵大動移動則旱不具則車道不通月入咸池
有暴兵　五星入犯咸有兵喪水旱不調貴人
死以入日占国　客星入守咸池人君憂有大水
流星出咸池兵起從星所之流入咸池大水有喪
蒼白雲氣入咸池水兵多死　黑氣入咸池有大
水　赤氣出咸池大旱　黃白氣入戓池天子有
喜出咸池有神魚見　天関一星在五星南畢
西北天門也主関塞在黃道之中日月五星所
必由也其星明大則天下平星亡兵大起芒角則

天下有兵移徙方五車合則国門尽閉大將破甲
月五星行不由天関有不朝之国有反臣君命不
行月奄天関有反臣更天子之法大臣死主関津
者有罪　五星入犯天関大臣争权関門閉歲星
犯天関〻梁當分有兵乱河津不通歲星守天
関貴人多死　熒惑守天関多盜賊道路不通
貴臣死熒惑逆行天関兵大起万姓飢荒填星
犯天関臣謀主填守天関王者壅蔽信不通関
梁阻塞填星逆行天関中當去不去俳徊乱
行光色盛怒天下隔絕道路不通太白入天関万
人戰死太白祇天関出入貴人多死太白守天関大
臣反客星入天関天下有急関市閉塞多盜賊
入天関天下兵起不戰守天関天下不　之民飢斗
馬貴　辰星守天関貴臣死津梁不通有水事
流星入天関夷君死亦為夷人疾病赤色夷狄大
旱　彗孛出天関大兵起道不通多盜賊入天関

天下道絶人主憂　黄氣入天関四方来貢玉帛参旗九星在参西主弓弩之用以禦难候变金官也星不欲大明〻大則有白衣之會边兵起微小而直則天下息兵明而曲如弓張則天下兵起九星不具天下兵憂　五星犯守参旗皆為边兵起弓弩用大臣死客星出入参旗則兵夷自相戕害以日辰占分野乙卯為東夷丁巳為南蛮辛酉為西戎癸亥為北狄亦為飢荒　彗孛出参旗边兵大起有流血将軍死赤氣入参旗不出一年夷狄兵侵　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旗也主司五星之过統九州主導軍進退星守常明静則天下安動揺光芒則兵起　金火星守犯九游兵起　客星守犯九游諸侯〻〻兵禽獸多死　彗孛出九游兵起天下乱　天園十三星天苑之南曲〻而横列值果菜之所也其中小勾曲星明則果实成牛馬吉不見則果实不成六畜多死　余占同天苑

觜宿占

觜宿三星白虎之守為三軍之候粮行軍之蔵府金官也主葆旅收歛萬物亦為刀鉞斬刑之事内主梁外主巴漢星明則天下安五谷熟軍有儲将得勢不明不可出師動則葆旅事起天下旱明而動則天下多盗賊移徙則将有逐者移而近参左肩則臣謀居近右肩大臣代主君有天命　月蝕觜宿臣下為逆夷狄兵起将被戮日暈觜宿陰国弱日暈觜三重其分五谷不登人疫暈觜五重有大赦期不出六十日　月蝕觜為旱忠臣有赦被誅者月暈觜其分有反王女子多死大将憂月变於觜将相有殃月犯刑罰濫用将相有缺　歳星犯守觜兵起人飢歳舎觜有白衣會歳逆行觜人君誅罰不當边将

憂　熒惑犯觜其分兵起熒守觜邊將逆
其分大旱兵起熒與觜合光其分守臣憂法
律壞熒出入留舍觜天子白將兵填星守觜
其野亡地犯觜其分兵起入觜天子國中有兵
逆行觜女主自恣　太白守觜其分兵起國易
主犯觜大臣為亂兵起斧鉞用入觜大臣為
亂大人當之國易政白與觜合在陰為旱在
陽為水　辰星犯觜河津不通有兵戰辰星

守觜有大水大人憂　客星犯觜其國破亡
色赤出入觜內外臣交謀其主星明而行則
事免主星不明不行則不免事成期一月守
觜戎狄侵兵入觜兵入觜西戎侵兵車馬急
行　流星入觜有反臣出觜有兵兵罷無兵兵
出犯觜多風雨人民多病　孛孛出觜大臣
出戰谷大貴天子多殺不辜　犯觜邊兵大起
將相大臣有死者　蒼白雲氣入觜天子有

淫旅之事出之禍除　赤雲氣出入觜皆為
兵起　黃白雲氣潤澤入觜有貢寶之來獻
天子者　黃雲氣出觜則國兵入座旗九星
在司怪西北主別居臣尊卑之位其星守常
明正則國有礼儀則反是司怪四星在井鉞
前主候天地日月辰星山川草木鳥獸龍蛇
之變星守常吉星不見則宮中有妖天下多
怪物　客星出司天下多妖　孛孛出司怪多

妖祥僻僞起

參宿

參宿占

參宿七星代三星七星為虎身代為虎尾觜
為虎首共為白虎主西方主斬刈秉威刑罰
金官也又為天獄主殺代又為天尉主邊城
九驛及鮮卑戎狄之國參七星為將軍其中
三星橫列為衡主平理前二大星曰左右股
又為左右肩又為左右前將軍後二大星曰左

右足為偏將軍人為左右後將軍七星皆
主辺兵七星皆明則天下兵精贈小則將弱
芒角大張赤輝旁射則三軍駭動天子躬
甲自將出征動揺則辺候有急無光則国
殺改君參差不常則君任不忠臣有外謀明
大而動則大將軍執推天下馬政就聚則大
將誅細微則天下兵不精離徒則大將逐追
促則天下刑急參左足應在玉井中虎性暴
怒右足下有井動則陷之以節其勢故謂
之陷虎不得妄動是以天下無兵若足出井
外便得縱逸則天下之兵大起參七星不具
其国亡地失色則軍敗散中星差而南則胡
人入塞復正則胡人退星移則客代主人參
兩肩外明而大則兵外強內明而大則兵內
強左股亡則東南方不可挙兵右股亡則西
北方不可挙兵參左足入玉井則兵大起天下
大水若有喪山石為崩右足若突出玉井則
虎狼為暴害中星差而北參四足有進者則
將出有功退者無功進者移而北也退者移
而南也代星主斬刈星不欲明若明与參星
等則大臣誅君星大則兵起踈拆則法令弛
就聚則刑罰急動則有斬代事角動黄甚
則天子戒常以夏三月視參四足進前兵起
退則兵罷參前兩星動揺則兵起天子有憂
日蝕參宿大臣受誅其分兵起晉国君殃
戒在將帥之汪日暈參宿鮮卑国君死辺兵
出將軍憂　月蝕參宿其分大飢主之臣
黜兵在外大將死其国憂天下更人月暈參
代將軍死不出歲中天下乱其国兵弱戰不
勝有地震人主有殃月暈參匝之有兵〻潰
無兵〻起軍在外則大戰月以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暈參其歲有虎害月以四月暈參及井

凌霜至月以十二月正月暈代十四日暈參為
大人憂月以正月暈代一夜不出三旬兵起月
在參有变边兵急百姓食藻旅月宿參代
有風雨月犯參代有兵事䝉賊堡軍在外將
月犯參左右股五谷貴大臣謀死月乘犯參
左右肩左右將軍戰死犯代則小將吏戰
死月食代兵起大戰將死月犯參中星大將
軍戰死　歲星犯參兵大起国易政灾在女

主歲居參君臣和悦歲入參守代天下有兵
歲逆行參其君誅代不當歲逆行留參衡中
兵起　熒惑守參大人當之多大灾兵在外將死
軍破熒以伍月守參大臣有下獄者熒犯參兵
起国易王熒留參兵運四方熒入參守二十日以上
兵起于野將軍多戰死熒入代有兵戰守代五日大將
死熒舍代不出三旬有大赦熒逆行至參將軍有下獄
者熒逆行至參而留衡于中兵起熒逆行入

參成勾已大子失度天下大乱若環繞之有
大喪主命者惡之期一年遠三年熒與參
同出有戮臣熒与客星同見参中大子更
改大国之君為臣逆謀　填星守參大臣出
使奸人為逆有边兵天下治賊填角動赤黑
色觸參中星臣獄居犯參奸臣謀工逆行
留止參衡中兵起舍參出入留止天下治賊
郭脩武備　太白守參国有反臣兵大起宮

代將軍出犯參边兵起犯左右肩戰不勝
左右將軍死抵參出入兵大起天下憂驚
逆行留工參衡中兵大起入參外国兵起
留三十日天子有喪犯守代星大一為乱兵
天發宿代有反臣中兵起乘觜參野多易
政　辰星犯參貴臣黜有水灾以刑罰致兵
辰乘參水灾兵起守參国易政边兵起有
大戰水灾五谷不成有反臣守代有内乱中

兵起衛尉當之辰移參南胡入塞移參北胡出塞辰入代兵
起出其南胡入出其北胡出辰出參天子不可用兵動衆者
叛臣辰出參中边兵大起辰与參同出西方為旱大臣誅辰
逆行留止參宿边兵起外夷侵边將憂入參犯守兵起有拔邑
先起兵者亡後兵起者昌辰入參邑青黒不出其年兵起辰
行宿代有反臣　客星入參兵飢亡地出參外兵入边城圍有戰不
出二年入參边有暴兵圍城谷貴入代有兵守代大臣有誅者
倉栈黒色為水白喪赤兵青憂黄土工　流星入參兵大起飛

星入參外兵妄殺流入參左五谷大貴入參右五谷熟流出
參兵大出流出南門刺參下出十月若十月有一国併天
下南門者井也赤流抵參主伐而止有外兵来伐客軍勝
流犯參边兵大起春夏犯名將死秋冬犯猛將用流犯玉
井流血成川有大水　彗孛出參大臣反边兵大起斧鉞用彗
孛犯參將軍死兵在外有破軍殺將　蒼白雲氣入參边城
為乱出參而環繞天子自將兵巡边入參代大將憂有斬刈之事黒
氣入參有大水大將死氣銳如鋒大人當之

黑氣出參兵水俱起將軍憂　黑氣出代
以水代國　白氣入參天下用兵天子有陰
病　黃白氣入參大將受賜黃氣出參將
軍戰勝　玉井四方在參右足下水官也主
水泉給廚其星微小守常則陰陽和五谷
成明天動搖則有大水天下飢　五星入玉
井強國失地有水灾出玉井強國得地軍
已為憂有水敗　流星出玉井皆為大水視

星所之彗孛出玉井兵大起強國失地犯
玉井天下大水黃氣轉厚入玉井三日不
出軍在外絕水　白氣入井邊兵起　赤黃
氣潤澤入玉井有軍來降　青赤氣入玉井
有大水　天屏二星在玉井南為屏風以障
厠主疾病星守常吉不明則天子寢疾不
具則天下人多疾病　五星守天屏臣謀君
貴人有誅死者　熒惑守天屏三日民疾病

守二十日國移　客星入天屏四足虫大疫民
多病客星出入守天屏民多病輔臣憂
流星入犯天屏人多疾病執法臣有戮者
彗孛出天屏大臣有誅者國有憂民多疫
黑氣入天屏民大疫　天廁四星在屏東溷
也主天疾病星守常黃明則吉蒼黑則人
主有腰下之疾不具則貴人多病若有陷
廁之憂不見天子有病天下人大疫死
五星入守天廁天下大飢人相食　歲星
入守天廁大臣有戮死者　熒白守天廁、
中有賊　客星入天下大飢人相食色蒼白
天子有陰病色黃白天子有喜奇物見色
青天子憂色赤有內兵色黑人主死
客星出守天廁王者憂中有謀天子防陷廁
流星入天廁天下飢　彗孛出天廁天人憂
若廁中有伏兵欲害主犯天廁君有憂天下飢

白黑氣入天廁天子有陰病　青氣入天廁內兵
起　赤氣入天廁有兵出之則禍除　黃氣出
入天廁皆為喜　天屎一星在天廁南主糞
穢主候吉凶星守常色黃潤而明則天子
安人無疫明大失常則萬物不昌不見則
人多死色青白黑國飢人病腹疾多死五
星守天屎大人有疾人多疫　熒惑守天屎
為旱　客彗孛出天屎大人腹病死（天下人亦多死）流
星入犯天屎天下飢疫　軍井四星在玉井
東南屏星上行軍之井也主給軍爨又主
水旱星守常明吉動搖則有大水失常有
變則軍戎不利　月犯軍井兵起則財宝
出　五星入軍井其年天水多土工　客彗
孛入犯守軍井天下大水兵在外有憂

南方朱雀七宿附官附座占

井宿占

井宿八星一日東井主水泉尺之南門水官也日月貫之為中道又主酒食女主之象主諸侯帝戚三公之位天之停侯主水衡法令之所取平也三光不由其中為天子無道雖經之不得晉之王者心正井星正而明則法度正号令明、而大盛則多風雨有大水暗小不正則國弱政乱動搖變色則諸侯帝戚有纂戮三公受殃移徙則國乱君憂洪水為灾　日食東井雍州大旱秦邦不臣食尽則謀成不尽則謀不成戒在供養之臣日暈東井多陰雨大風秦國憂其主當之　月食東井大臣黜皇后憂五谷傷月暈東井胡兵起諸侯憂暈二重三重陰陽不和月以三月暈井有大水以十二月壬癸日暈井有大赦暈井又兆其年旱禾不收月行至井變色青國憂赤兵旱

白喪黑水黄風月在井央行有大水月宿井而霧有大水月行井北、夷國乱月犯井刑政不平兵起多風雨犯井左右星女主憂入井諸侯貴人多死月食井星為内乱以日占國　歳星守井秦國兵起有大水犯井内乱兵起歳守井北多暴雨歳入井天下有川瀆之事歳守井環繞勾己有赦歳乗井而守之人主有法令水衡之事逆臣為乱将軍死人主憂歳逆行東井秦分有兵　熒惑入東井兵起國乱無兵起有兵、止熒入井口中大臣誅熒犯井秦主憂兵起貴人相戮熒以春入井有赦熒入井久守天子宮中失火熒守井百川皆溢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熒行井中道而晉守之其國内乱以日辰占國熒經井中而南出天下易主熒逆行井天下兵起貴人多

死有火灾熒出北河戍至井犯一星將軍
野死犯二星辛臣市死熒入井太白隨之
粢貴民飢　塡星守井南旱井中兵水俱
起塡入井大人憂兵起東北行近鉞星有
大水五谷不成塡行井中道色赤黄逆守
有兵乱　太白入犯井秦國兵乱白守井
五谷不成有大水白逆行井大臣為乱國
失政白入井政急民流兵大起　辰星犯

井有大水百川盈溢以水兵起不明馬暴
貴有及臣辰入井天下大水蛮夷君有死
者邊兵起期不出一年辰守井天子赦天
臣有大水辰出入東井有乱臣辰入井中
而守之天下易政有水灾辰逆行井天下
名水有絶者辰受期不朝東井五谷不登
客星入東井水旱為灾秦國喪亡客犯井
國有土工小兒妖言五谷不收粢大貴客

出東井君令不行大臣為乱兵起將軍憂
有白衣自立者尋破不成客星絶井水而
過天下名水有絶者　流星出入井為大
水流犯井大臣誅其國有兵期一百八十日
彗孛出井有奸臣在君側其分兵水大起
軍在外則戰有死將彗孛犯井其國有兵
大臣誅　青雲氣出東井大如井口拂參
而行入河有大水沒城郭期三十日　蒼白

雲氣出東井有水令入井則民大疫
黑氣入井有大水民疫疾　赤氣入井有
兵旱出井天子以水行兵　黄白雲氣入
井有客来言水澤事　白氣入井有大雨水
黄氣出井天子以澤泉之利養下　恒以
歲旦夜候東井上下有雲氣潤澤則其年
多雨　晉武帝寧康三年六月癸卯太白
犯東井至太元元年苻堅破凉州　惠帝

永康二年太白出西方逆行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為乱是時齊王起兵討趙王倫臧之冏又繼乱明年誅死　萬曆壬辰二三月塡星入井中央守而逆行是年寧夏兵變天下大水　天鉞一星附井口第一星邊主伺淫奢而斬之不欲其大明大而明則斧鉞用兵起動揺芒角則大臣多死于法者亡則天下大水　月犯鉞星將死臣誅五星犯守鉞皆為斧鉞用大臣誅客彗孛犯占同　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南河為中國北河為夷狄分夾東井天之關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陽門一曰越門曰南關北河曰北戍一曰陰門一曰胡門曰北關南河戍為权主火北河戍為衡主水兩河戍閒為天之中道七曜之所常行也行則不得久畱久畱則殃咎生為兩河星明則天下安不明則四夷交侵動揺則邊兵大起星不具則有大水道不通以南北命之　月犯南河兵起久旱中國凶人疾疫男子多疾月犯北河兵起夷狄凶大水人疫女人多死月出天門中道之南大臣不附天子悪之月出天門中道之北胡王死月入北河夷狄兵起月暈南北河有土工月乘南河戍中西方兵起　歲星守南河蠻夷兵起有旱歲守北河胡兵起大水守兩河戍閒天下離隔路不通熒惑守南河有旱逆行南河有旱逆行南河國有喪人主當之逆行北河女主當之熒守北河胡兵大起入境環繞戍勾已胡王死熒舍兩河戍閒畱二十日河閒不通諸侯逆命五谷不豐有兵熒守天關日月之門人主絕祀以日占國　塡星守南河兵起道不通塡守北河

胡夷兵起填守天關天下道不通太白守
南河蠻夷兵起邊以有憂守北河兵起關
梁不通行兩河戍中不去而守之天下離
隔不通出陽門為旱疫出陰門為水兵
金大星俱在天闕中有大事有分國　辰星
守南北河皆為夷狄兵起客星出南河南
夷兵起道不通守南河民多瘟病入南河
大旱飢客星守北河大水胡人為暴邊寇
有憂入北河有大水客見兩河戍間有姦
臣在中客犯兩河戍天子出走大臣執權
天下離道不通　流星犯南河蠻夷兵起
入南河有旱入北河有水流抵兩河戍間
天下乱彗孛出南北河皆為夷狄兵起邊
城憂南河有旱北河有水　蒼白雲氣入
兩河戍間兵起道不通入北河邊兵動
赤氣出兩河間天子用兵于諸侯赤氣入
兩河間天下有難道路不通　黃白氣入兩
河戍間順河行天子出德令逆河行有客
來求和親　天罇三星在井北五諸侯南
主盛饘以給貧病其星守常明則吉五星
犯守天罇皆為皆民飢五谷不收　五諸
侯五星在星井北近北河一曰帝師二曰
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主為
天子定疑議士官也天主刺舉戒不虞又
主扶顛持危發奸擿伏察陰私隱匿之事
星欲均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王者吉昌
輔臣忠正差戾不明則忠臣屏斥上下相欺
摇動則王者不安星生芒角則禍從中起
移從則外妝傷天子避宮公卿凶　月五星
犯五諸侯皆為諸侯有誅死者客星出五
諸侯大臣憂執政者得罪貶守犯五諸侯
王室乱兵大起宗廟不祀　流星入五諸侯

侯大臣有死者流出五諸侯〻有反者其星中散絶諸侯殃咎　彗孛犯五諸兵起王室大乱天子宗廟不祀西方諸侯失土出五諸侯兵起宗廟之中　蒼白雲氣入五諸侯〻有黜死者　晋元帝大興二年拾月己亥火星在井居五諸侯南畨三十日至永昌元年三月王敦反攻京師閏十二月帝崩　唐武后長安二年大星犯五諸侯渾儀監尚獻甫奏曰臣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之位天䰟金臣将死矣后曰朕為卿禳之以甫為水衡都尉水䰟火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是年秋獻甫卒　積水一星在北河北主積美水以給天子酒官也其星明則天下平享燕礼行明則五谷不登享燕礼廢徭役煩多人民憂明大動揺則河海决溢津梁不通　五星犯守積水皆為水灾米貴　客彗孛犯積水大水兵起宮門宗廟毀絶大臣憂　客星出積水天下水溝為灾有土工隄防之事　流星抵積水有大水　蒼白黒氣入亦如之積薪一星在積水東聚薪也以給享祀供庖厨其星明則五谷豊享祀修庖厨足不明則虚天下旱歳不登　五星犯守積薪有乱臣在廟中　客星出積薪有以薪蒿之事致罪者守犯積薪乱臣在庙彗孛犯之亦然流星抵犯積薪厨官憂　赤氣入積薪大焚積聚　水位四星在井北西南列主水衡以洩盈溢水官也其星守常微則雨澤時天下安明大有大水　五星犯守水位有大水津梁阻塞客星犯守水位大水河决出水位臣謀兵起　流星出入水位色青黒有大水赤黄大彗孛出犯位大

水兵起　黒氣入水位大水赤氣入水位
大旱　水府四星在井西南水官也主設
隄防以備水患其星守常則吉如失常及
地星守犯占同水位　四瀆四星在井南
江河淮濟之精也星守常吉明大動摇則
有大水占同水位軍市十三星狀如天錢
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水官也市中小
星多則軍食足則軍乏粮市空則士卒離

又　月入軍市兵起人主憂　五星入軍市
天下以飢起兵守軍飢士卒逃散客星入
軍市有刺客軍中大飢士卒逃亡無兵在
外客星出入軍市則有兵流星入軍市有
客使至軍中視所從来以五占之亦主大
将出　彗孛出軍市兵起軍飢　赤氣入
軍市軍中大驚　野鷄一星在軍市中主
知變怪虞伏奸孛野外之禽鳴則天下鷄

尽鳴亦曰大将主屯營軍之號令警急設
備其星明大則将勇兵強不明則将弱士
卒離散芒角動摇則兵起出軍市則兵起
相攻　五星入守野鷄其國将死兵散以
入日占國　流星抵野鷄與彗孛犯俱将
死兵散　丈人二星在軍市南國之老臣也
星守常吉不見則黎老之情不通　子二星
在丈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皆可以待丈

人而扶持之失常則各以所主占之　客彗
孛犯丈人老臣憂　闕丘二星在南河東
天子之宮闕也星守常吉動摇則天子宮
闕有變金火守闕丘兵戰闕下　客星出
闕丘天子宮中有奸臣　彗孛出闕丘兵
起宮中天子離其宮闕彗犯闕丘帝王臧
赤氣入闕丘宮闕有大哭天子不安其居
天狼一星在井東南主殺掠主西南夷主

盜賊金官也其星色欲黄無光芒不動揺則天下寧色赤而大光芒四張動揺改常天下兵乱盜賊辟起故孤矢常射狼則狼不敢動而盜賊不起星動揺則胡兵大起人主不安其宮星躁怒則人主好馳騁星易處則天下大飢兵野満星白芒有白徒聚天下月犯天狼外夷相謀暈狼孤胡兵大起　五星犯守天狼胡兵大起盜賊塞路太白犯天狼臣不忠以入日占其地　流星抵破天狼秦國有殃先起兵者亡流星出入天狼夷狄将亡　客星出守天狼天下兵起多盜賊　彗孛出天狼國有急兵大将出軍有憂　赤氣出入天狼胡兵入塞　大憂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以備盜賊狼為奸𠖥孤矢伺其非故常注矢以向狼若弧不張矢不直則天下盜賊攢竹星大齊明色黄潤澤則天下安芒怒則四海交兵矢不直狼則盜賊不禁天弓張則天下尽兵月行入孤矢臣踰其主月暈孤矢及狼兵大起狗多暴死人相食　五星犯守孤矢兵大起多盜賊以入日占國　客星入孤矢西南夷有来降者客星守孤矢将野死客出入孤矢其國有兵大人憂貴人多死　流星犯冲孤矢夷犯兵起有大戦流血　彗孛出孤矢兵起大乱盜賊縦攢彗孛出孤狼間人主侵欺起恐外夷反赤氣入孤矢胡人入中國天下驚恐　黒氣入孤矢中胡人疾疫大作

老人一星在孤矢南主壽考去疾疫除毒秋分旦見于丙秋分夕沒于丁故以秋分候之南郊星明大而赤則人主壽昌老者安微小不見則老人不安人主不昌色黒白則老人哭人主有咎出黄氣

國祚之昌　五星犯守老人死兵起人災王者惡之　客星入老人為政不和客星守老人天下人疫兵起客星出老人兵起老人不安客色黃潤光澤守老人是謂扶老其國安老人昌　流星出老人老人有憂疾流星犯沖老人天下泰平風雨順時天子壽考流星抵老人大兵起老者行　彗孛出老人人主受殃老人不安　白氣奄老人王者絕嗣

鬼宿占

鬼宿四星亦曰輿鬼主視明察奸為朱雀頭眼主誅殺祀事亦主疾病死喪土官也其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有變則占其所主其中央色如粉絮者謂之積尸氣生死喪祠祀主刑罰主誅斬積尸如雲非雲如星非星白氣而已不欲其明、則鬼害人多病死其外四星欲其明則五谷成不明則民飢移徙則政急民愁動摇則役煩賦重君死國亡連年水害積尸明則兵起臣謀主民流亡動摇則疾疫兵水人死如麻日蝕鬼宿國有大喪日暈鬼宿其分有兵月蝕鬼宿後憂臣誅月暈鬼其分早粟大貴月以三月暈鬼多大霧多雹多雨水有虫災再暈小水三暈大水五谷不成月以正月上旬暈鬼有赦期三十日月以四月七月十月暈鬼、中出氣皆為人死東行為老公西行為老嫗北行為年少期九十日月宿鬼而霧有兵戰主人不利月犯鬼多貴民疫有風雨在外將死月犯積尸亂臣在內大臣誅月食鬼女主憂貴人死月食積尸其分兵喪土工興鈇鉞用月犯鬼西南星布帛

貴有錢令犯西北星金玉出犯東北星馬多死犯東南星兵大起　歲星犯鬼宿君憂民飢歲守鬼西南五日以上秦漢之地有及臣守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多飢死歲入鬼宰相黜或貶死民多疾疫從南入為男子北入為女喪東入為少壯西入為老人歲去大高入鬼天人死期四月逆行鬼有賊臣　熒惑犯鬼女主失勢國有喪大臣誅熒守鬼國有大喪大將死忠臣戮熒入鬼有賊在君側為旱為喪為疫為兵為乱大臣憂宗庙改熒犯積尸賊在君側兵在西北有沒兵死將貴人憂舍鬼君疾病人大疫應在冲虜入鬼守其中天下白衣聚土工興熒環繞勾已鬼兵喪並起有赦且有土工熒逆行自掷至鬼人相食　填星犯鬼宿人主惡之其分有喪

填守鬼大人憂宗庙改女主失勢填在鬼近臣弑主填入鬼有大兵貴臣誅天下大疫填入鬼而守之王者憂財宝出乱臣在内填入鬼犯積尸王者惡之皇后憂大臣謀君有誅死者填出入晋舍鬼大旱大疫布帛貴天下人多死視其所從來入視其所從出去以言其人及受殃之分填逆行鬼女主貴戚有憂填逆行犯積尸死尸満野

太白犯鬼財宝出各以其星所主占之白犯積尸將軍死民多疫白守鬼近臣及有兵旱五谷不成白入鬼大臣誅病在女主兵起將戮太白負鬼而色怒其下有反臣太白與鬼閏下有及臣太白舍鬼中方右臣有伏劍吞藥死者　辰星犯鬼大臣受誅國有憂多蝗虫辰星守鬼臣下有兵辰星入鬼大臣以罪誅后族敗辰星犯積尸貴臣

有罪死者兵起　客星出鬼國有喪民大疫
客入鬼多死喪人相食居尸南男子多死居
尸北婦人多死尸東丁壯多死尸西老人多死
居中兵起天下人多死客犯鬼其分君憂有
自立者必敗亡各以四星隨其所主為天子
所發客守鬼國有喪有大疫客居鬼中天
下大疫人主惡之　流星入鬼國有宗庙祠
祀事流入積尸臣有戮死者視星大小言其

人流犯鬼天子戚政斬奸春夏犯政不明秋
冬犯天子疫病流出鬼有光天子使出外
有宗廟祠祀及死喪之事黒流星出鬼所
之地人多病入鬼秦人多病流星交抵鬼宿
中國與西南夷交兵奔星有光女大散行
鬼上下大臣受賜期六月　彗孛出鬼名曰
喪捿有大兵大疫死者太半積尸暴骨不
出三年　彗孛犯鬼宿國有内乱天下兵行

有大喪　黒氣入鬼大人皇后皆有憂白氣
入鬼人疾病赤氣入鬼大旱有火灾黄氣入
鬼有土工黄雲氣入鬼犯積尸貴人有憂
青疫白喪黄則元咎　漢景帝七年癸未
天入東井行陰天以九月己未入鬼戊寅
日出占曰有誅代又為火灾後二年有栗
氏事其後未央東闕大灾　漢安帝永初
三年六月癸酉金星入鬼占曰将凶後中郎

将任向弃市　天狗七星在狼北鬼西南横
河中以備守禦也天狗吠則天下狗尽吠
星守常吉失常變色則天下有大盗動揺
移徙則兵起　月犯天狗守禦不嚴月暈
天狗多暴風　五星入天狗北夷入飢来
歸國多土工　五星守天狗為兵謀大飢人
相食客星入天狗有暴風雨　客星守天
狗守禦臣作乱　天爟四星在鬼北軒轅

西主烽火備警急掌四時之斥候也其星不欲明亦不欲亡小而不明則天下安靜明大則邊停有急動摇則外兵起星亡不見戒在守禦之臣　金火星犯天爟有邊兵赤氣入天爟天下烽火大動　外厨六星在柳南主祭祀享燕之厨也余占同天厨五星犯守外厨天官有憂　太白犯外厨天官有誅死者　天紀一星在外厨南主知禽獸齒歲凡所以烹宰不妖幼不殺孕故處外厨之門　金火星守犯天紀天下禽獸多死　客星守天紀國政乱廢彗孛犯天紀人不安居六畜大疫多死者黒氣入奄天紀占同彗孛　天社六星在孤矢東南社神也其星明則社稷安動摇失常則天下謀天金火星守天社、稷不安　客星出入天社皆為有祠祀事客星犯天社、稷危國易主　彗孛出犯天社除舊新社稷再造

柳宿占

柳宿八星為朱雀之喙為表車為八臣為天厨主御膳酒食知珍寳以享宗廟主工匠草木土官也星欲明、則大臣慎重人豊酒食王者安厨膳具不明則王者失宮中不安注斧首則主命行賢佐出星直則天下謀伐主就聚則兵満野動摇大人以酒死失色天下飢開張人流亡　日蝕柳宿王者不安其宮戒在門戸橋道之臣日暈柳厨宰之官憂五谷不成　月蝕柳宿大臣有憂月暈柳其分飢疫暈三重大臣有死者兵起不戰有大水月一年三暈柳宿大臣死有水灾月以寅亥日暈柳有赦月宿柳而霧人多陰病月犯柳王者慎飲食大臣有殃

月乘柳宿其下建祠起土之工　歲星犯柳有急兵多火災歲守柳天下太平五谷熟歲與柳同光其國大強歲逆行柳宿則天下以飢起兵　熒惑守柳王侯不寧中外有兵天下旱讒臣乱國熒犯柳土木興有急兵熒入柳大人守禦天子戒飲酒食四夷有兵熒勾柳不遵王命　填星犯柳有兵犯關填守柳天下太平填逆行柳地動山崩色怒

芒角四十日不下天子宮中有兵填出入晋舎柳有急令不旱則水　太白犯柳有急兵有更變之事人主悪之白守柳大将戰勝國有喜太白入柳兵起西北在守禦之臣人君殘百姓戮良臣則太白逆行入柳太白提柳出入有陰謀　辰星犯柳君慎飲食民相仇怨辰星守柳有大水谷不成辰星入柳天下先水後旱米貴人飢　客星犯柳兵大起周

分灾客出柳兵水並起客星色赤芒角入柳地大動客守柳庫兵大發天下有為主治道者　蒼星出柳邉地有殺諸侯　流星出柳天子悪之雨水　流星入柳名木伐厨官憂　流春夏犯柳天子悪之有急事秋冬犯柳后宮口舌起宮内有奸私事　彗孛出兵旱並起臣為逆　彗孛犯柳有兵喪強臣喜躍南夷反　赤氣入柳有大

旱黄雲氣入柳期五十日有赦黒氣入柳天子宮廟之木有腐敗者黒氣如鋒刃刺柳三夜不散太人憂白氣出柳有兵出白氣入柳天子造宮室黄白氣出柳天子出美木作宮室黄白氣入柳得美木　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酒官之旗也至燕享飲食其星明則多歡娯之事昏則天子以酒失礼星亡則天子沉醉天下以酒亡　五星守

酒旗天下大酺賜爵壽宗室有酒食財帛之賜　天子飲酒失度則大星排徊于酒旗　太白犯酒旗公卿有謀　辰星犯酒旗天下以酒傷害物　客星守酒旗天子飲酒失度　彗孛出酒旗人主以酒過為相臣所害　赤氣入酒旗天子以酒喪身

星宿占

星宿七星亦曰七星赤帝之府主衣裳黼黻之綉是朱雀之頭后妃御女之位亦為賢士又為烽亭主急兵主盜賊水官也星明大則王道行人主昌暗小則賢良不用天下空虛動搖則兵起不明則執法〻平天子疾病移徙則天下易政芒動則后妃死賢人憂　日蝕七星后妃有謀日暈七皇后廢其分君憂鳥獸多死　月暈七星皇后憂冀州飢大臣憂月犯七星掌文綉之官誅　月宿七星而霧人多流亡　月入七星其國有兵戰破軍殺將　歲星守星天下安五谷熟犯星天下太平逆行犯星大臣為乱入守七星有兵　熒惑守星若犯之兵旱並起守百日叁年不雨熒與星合人疾疫熒入七星而犯守之大臣有誅者有大咎五十日不下民多死熒逆行七星地動有大灾　填星守星天下安王道行填失行於星宮中衣服非度有水旱　太白晝星宿戰死連營白守七星二十日以上有急兵白犯七星臣下作乱其分有暴兵白提七星出入為平歲悪　辰星守星大臣凶三十日不下有太水法官有坐罪者辰犯七星臣為乱辰晝七星天下大水辰守七星芒角動搖萬物不成天下有兵三年乃鮮客出星君以急事遣使以色占其吉凶客出星而守之河溢民流客入星而色赤宮

中憂火灾色黑貴人憂客犯星國有大兵丕
出一百八十日客舍星五谷不成　流星出星内
庫金帛出流入星有急使來流變入星兵兮
五谷不熟流春夏犯星第三星兵大起秋冬
犯星有水灾王者憂　彗孛出星國有反臣
人主不安兵起宫中大臣戮死有大水彗孛
出星期三年聖人出彗孛犯星有乱臣國主
不寧大臣死彗孛出星張之間狀如布從風
而靡此為兵戒火之變也其占為失政臣弄
权　蒼白雲氣入星大人憂出星天子有急
使出其氣回曲而不正者有亡臣赤氣入星
有兵若有客來必有兵隨之赤〻氣如波
楊入星宫中有火灾回曲五曲后妃惡之赤氣
出星天子使出有兵隨之出黄氣入星天子
有賜于諸侯氣見而大風隨之者有赦黄氣
彷彿入星有貴献黄白氣潤澤入星遠人来貢

黑氣入星賢人多死出之禍除白氣入星國有
死喪雲氣如蜚鳥喙星大人憂　軒轅十七星
在星北黄帝之神黄龍之躰主雷雨之神又
為太后族后妃之舍典六宫之内政以弼火微
其南端大星女主也母也女主北六尺一星夫
人也又屏也上将也又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次
妃次将也反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次皆衆妃
也女主南三尺一小星御女也西南丈所一星
曰太民太后宗也東南所一星曰少民少后宗
也軒轅為女主之庭中央黄帝之舍也其
色黄潤澤大小有序時和歲稔後宫多子
其小星明與大星等則后宫乖争妃妾上
僭移徙出外則民流亡從胡入内則民大乱
胡人来動摇就聚皆為后夫人死喪御女大
星遠則女使有賊星迫近大星則有賞賜
若東西移徙至大小民則王者淫佚以賤為

正東西角張而猥則后族敗消小不見則后
妃不安失色變黑則后宮多死者　月入軒
轅女主失勢月冲犯乘軒轅有逆賊宮中大
災月犯軒轅大星女主災人飢月奄食軒轅
大星女主亡月犯軒轅左右角大臣有誅者
月犯御女御女憂死月犯大民太后族有罪
誅者月犯少民皇后族有誅若有罪月暈
軒轅有女喪　五星犯守軒轅有逆臣有大

災天下飢各以所主占之歲星犯守軒轅後
宮不安歲勾已犯守軒轅天下大旱不則有
奸事起熒惑行軒轅中女主失勢熒守軒
轅主乱於色嫡妾爭女主悪之熒氾軒轅第
二星皇后廢后族誅熒留軒轅中女主有謀
君者十日以上為旱留久則宮中兵起宮中
有誅死者熒經軒轅勾已環繞后妃內乱
熒逆行守軒轅大星天下大乱后妃有誅死

者熒凌軒轅后妃憂　填星行軒轅中干
犯女主憂有地裂大夫有族逐者所在干犯
乘守有誅若有罪各以所主占之填居軒
轅中有以女子謀人君者填星守軒轅天下
大乱后妃破散改政易主期三年　太白犯
軒轅皇后誅太后失勢白入軒轅有逆賊
入白犯軒轅大星女主死不則有大憂白守
軒轅人主悪之後宮兵起女主喪白入軒轅

人主建幟懸旌　辰星犯軒轅女主憂有逆
賊兵起　客星犯軒轅宗室有反者客入軒
轅有以女子惑人君者客守犯軒轅美人枉
死客逼近軒轅天子謀戚宗族　流星散
出軒轅閒宮中女子多讒乱　流星入軒轅
皇后有事　彗孛犯軒轅近臣誅族彗孛
出軒轅后失勢嬪妃為乱彗孛入軒轅后
族乱彗孛守軒轅三日天下大乱宮門閉女

主死人主有大憂國易政　蒼白氣入軒轅后宮有疾疫　赤氣入軒轅宮中憂大

內平四星在中台之南軒轅之北執法平罪之官也其星明則刑罰平微暗則獄訟不理流星犯內平王者憂　天相三星在酒旗南宰相大臣之象其占與北斗相星同　天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取百谷之長以為其號主百谷其星溫潤而明則百谷成歲大豐不明則否不具則歲飢星亡不見則大飢人相食五星犯守天稷大旱谷不成　客彗孛出守天稷歲大飢人流亡社稷不安彗孛犯天稷社稷易主

張宿占

張宿六星為天府為朱雀之嗉火官也主天廟明堂御史之象又主金玉天子內宮衣服遠方貢物之庫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又主長養萬物珍寶宗庙所用之物星明大則人主昌又下治民物阜蕃五礼修養暗小不明則五礼失天子多疾病移徙則天下有徙民就聚則兵起失色則宗庙不安明堂礼廢動搖則有賜予之令　日蝕張宿王者失礼於宗庙澤在山澤汚池之臣日暈張財宝大出將軍憂　月蝕張宿后失勢貴臣亡有大水月暈張有大水蜚鳥多死月變於張天子慎飲食月宿張而霧正者惡之月犯張宿水旱不調后宮憂歲星守張天下太平歲犯張王者政令急有兵歲逆行張宿人君衣服非〻好樂淫泆歲填合張歲不和有大水旱貴人多內喪　熒惑守犯張天下有兵宮門閉天子有急五谷不成有大飢熒居張人絶粮熒入張大乱兵起若以六月入張國空熒入張而

守之國有急兵大人憂将軍亡熒逆行張有
大灾地動功臣憂熒逆行犯乗張大乱兵起
熒出張中大旱谷貴　塡星守張天下和平
塡出張兵起北方其國失地塡入張兵起關
梁阻塞塡逆行張女主亂政飲食非度塡
逆行犯守張女主荒宮無礼　太白守張兵
飢並起白冲犯乗張兵車満野有亡國天
下有易政者白出入畱舎張其國兵起白
提張出入相擅權謀主　辰星守張兵水
大起人多病死辰逆行守張人飢且病辰
出張中有反臣辰入張有大水辰入張而
守是為逆理犯上天下不安下謀上多閗
訟疾疫　客星守張天下飢國更主人民散
亡客出張白衣同姓有自立者天下更令
有徙民客出入張兵起國飢客星犯張天
子以酒為憂客舎張不去前将軍有陰謀

兵起先者利後者不利　流星出入張宿天
子以宗庙社稷事有赦流犯張厨官有事
春夏犯五谷不登秋冬犯有大水流祇張厨
宰受賜　彗孛出張天下天乱王者徙宮天
下半亡彗孛犯張天下民半死彗出星張間
狀如炊天此火星之變也為兵起火久　蒼白
雲氣入張庭中觴客有憂變出之禍陰赤
雲氣出入張天子用受賜物白氣入張大客
有憂黄氣潤澤入張天子因喜賜客黄白
氣出張天子使賜于諸侯赤黄氣入張有
憂出張天子用兵黒氣入張徘徊而散其
分有大灾黒氣入張轉逺或如刀劍天子
防刺客赤雲氣如波揚入張天子宮中有
大灾　天庙十四星在張南天子之祖庙也
其星均明則吉微暗失常則有白衣會色
黄潤吉若蒼白有憂青黒則憂在宮中

熒白入守天廟宗廟有殃　客星冲犯秉宗
天廟有白衣会祠官憂　彗孛出入天廟宗
廟改　彗孛犯天廟宗廟絶祠　太尊一星
在張北天子之貴戚也星守常吉有変則
貴戚有憂　金火星犯守太尊貴戚敗

翼宿占

翼二十二星是為朱雀之翼主官也為天
子樂府主和五音調六呂五樂八佾以御天
宮是為南宮之羽文物声名之所豊茂又主
三公道化文籍及蛮夷遠客貢海之賓排
優狄鞮戯娯之事其星光明有序則君明
臣賢礼樂興天下平四夷率服星墯大小
失次則帝王失礼王道衰微動揺則有蛮
夷之使来就聚則天下相伐移徙則三公
廢離拆則民流失色則七政乱行星亡則
化道不行文籍壊滅明大芒角則王者用

兵征伐四方　日蝕翼宿為歳旱大臣相
譖正言者亡不出其年日暈翼礼樂廢弛
人主悪之　月蝕翼宿忠臣被誅月暈翼
有大風女后悪之軍在外有戦失其偏将
月以二月暈翼則五月有赦月変于翼有
献異鳥者月行翼而霧女主悪之月犯翼
北夷有兵侵疆　五星逆行翼宿晋守環
繞勾已皆為王者絶嗣　歳星守翼王道
大興賢臣進用歳犯翼化道不行文籍壊
滅大凶歳入翼五谷以風傷谷貴入流期
一年　熒惑守翼佞臣乱政熒久守翼兵
起人飢有大風熒入翼四海大〻起民飢
熒入翼而守之四月楚君死十月相死熒
犯翌兵大起犯而守之臣下逆上邉兵大
戦人飢大疫熒逆行翌成勾已不出其年
兵起　塡星守翌天下太平宇宙肅清塡

逆行翼女主乱朝填星逆行変色守翌有
叉臣中兵起　太白勾翌諸侯大振師旅
太白守翌五谷風傷萬物不成四夷兵起
太白入翌天下兵塞道路白舍翌左早右
兵白犯翌四夷兵起民多疫死有大風傷
五谷白逆行勾已環繞翌宿臣奪主國
辰星守翌水旱不調歲多大風辰入翌夷
兵大起辰犯翌臣作乱其分荒辰一年不出
而出于翌軫入主死辰與翌晨見東方夕見
西方大臣有誅者　客星出翌邊有大急
天下大水傷五谷蒼星出翌五谷風傷客
犯翌國有大兵大人憂期一百八十日客入翌
兵水大起大臣憂客守翌君弱臣強四夷
不王　流星犯翌國用大兵大臣憂秋冬
犯翌土工興流入翌海國有使來貢奇禽
色黄即至色青道病色黑道死流翌兵起

天子出使求賢流經翌声如雷禁中兵起
軍破民流亡　彗孛犯翌礼崩樂壞國以
兵亡彗孛犯翌兵起人主出降大臣有憂
彗孛出翼軫之間有不為兵喪　赤雲氣
入翌有暴兵入境赤氣出翌其國兵出隨
氣所之　蒼白氣入翼多大風大常之官
憂黄雲氣潤澤入翌諸侯來貢物黄氣
出翌天子遣使于諸侯黄白氣入翌外國
入貢青氣入翌天子有嘉賜黑氣入翌正
抵其星三夜不出宗庙有灾大人憂兵大
起　東甌五星在翌南主東越及穿胷越
褱諸國蛮夷之星也星守常吉动摇則蛮
夷有變芒角張大則蛮夷叛　熒白守犯
東甌蛮夷兵起　客星入東甌其君以金
玉來貢　彗孛出東甌蛮夷有乱　彗孛
犯來甌蛮夷相攻有亡國

軫宿占

軫宿四星為天車主車騎任載盗賊戰伐之事亦為喪車轅輔之相主死喪又為天輔冢宰之官主察咎殃知凶災水官也又主風軫東下小星曰左轄東上一小星曰右轄左轄為王者同姓諸侯右轄為王者異姓諸侯皆去軫七寸軫中一小星為長沙為棺木主壽命又主囚亡軫星明則法駕備車馬用移徙則天子憂就聚則兵起動摇則車騎動轄星欲其近軫不欲遠軫星近則上下和睦遠則君臣相疑七寸以内為近一尺以上為遠轄欲小而明不欲大而明小而明則國祚安大而明與四星等則兵大起微暗則諸侯憂星亡則天下傾進退則車騎發復其所則兵罷有兵在外而轄星遠軫兵亦罷若舉則南夷内侵動揺則兵車動長沙星小而明則主壽昌微暗則國有憂明大與四星等則臣下謀主兵乱乃生星亡不見則人主惡之　日蝕軫宿國有大喪日暈軫宿王者惡之　月蝕軫宿大臣死后不安月暈軫大將戮死歲旱大風傷物夷狄入境月暈圍軫三重戎狄兵乱車騎滿野月暈軫及角大赦民飢月以二月暈軫至角五月赦月以正月暈軫大飢四月暈軫内兵尽出有兵在外則罷月宿于軫為風起月犯軫兵車大動月入軫中大風為敗　五星入軫皆為兵發　歲星犯軫兵大起主失位女主持政人民失業歲星環繞軫有大喪民疫歲逆行守軫其國有喪君憂七日以上不移有弑逆　熒惑守軫南方有兵熒以十月守軫兵車大動熒犯軫大臣戮死熒逆行軫有兵喪多

火灾荧犯軫環繞成勾已天下兵起主命
者悪之　塡星守軫土工興有白衣会國
亡地塡舍軫國有大喪塡入軫谷貴兵起
太白守軫將軍為乱夷兵大起車騎發白
犯軫臣謀其君兵飢並起白逆行軫其國
亡地逆行入軫亦曰經天其國兵乱積尸如
山　辰星守軫有大水大疫人多死辰在
軫宗庙宜修守犯軫有急刑徐泗有戮死
者　客星出軫輕車出兵喪起客入軫輕
車入土工興五谷大貴客犯守軫有邊兵車
騎用色赤有外憂蒼黑則内有謀臣客犯
長沙有逊王出之則兵散　流星犯軫有兵
喪春夏犯皮革貴秋冬犯水旱不調流入
軫内使出有兵喪色赤黑大臣憂色白相
死近期半年遠一年　彗孛犯軫兵起民
流彗孛出軫國有兵喪赤彗犯軫人主以

無礼失國　蒼白雲氣入軫王者不可行幸
宮觀出之則禍除蒼雲圍軫亡國之戒黄
白雲氣潤澤入軫諸侯入貢以車為幣黄
白雲氣出軫天子以車賜諸侯赤氣入軫兵
從入方起赤氣如波揚入軫車庫火灾有
兵喪白氣入軫有大喪黑氣入軫大人憂黑
氣如鼠入軫天子有墮車馬落床之厄黑
氣四散入軫若回繞之天下大水兵車不用
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也主營
陣星守常吉移徙則軍道不通客星守
軍門軍道不通　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
主土工又主城池正疆界蚕風土均職貢
來遠人其星均明守常則天下安洞微小
則德政不修遠人離叛　金火勾土司空
天下大飢土工興　客彗孛犯守土司空
兵起土工興人民失業流星犯土司空有兵

飢　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國蛮夷蛮貊之星也星守常吉明天則四夷兵起動揺芒角則蛮夷反　流星犯青丘蛮夷来貢中國　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樂器之府也主音樂律呂之具星守常明則音樂和星暗不見則音樂廢
彗孛犯器府樂官誅黜
赤氣奄入器府天下樂廢

千一疏二十二卷

〔明〕程涓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黄如松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千一疏序

余郡三天子都山則黃白
水則黟練磅礴千里而興
人文勝國以前代有作者
高皇帝定天下而下新都驊
畢在焉
列宗在宥教化綦隆
世廟中興皇風紆鬯新都首
善之地漸被深矣闕里龍
程朱之遺類言性命重以
南方之學得其精華文章
巍然與兩漢三唐同風彬
彬乎郁郁乎千載一時之
盛未有能遠過者也顧向
往根宗則賤鞶帨珠璣文
辭則土苴理道拾瀋二氏
睚眦百家莽有能兼之者
頃余謝政歸求友于鄉邑
乃得程生巨源與俱巨源
故為先達辰州守汝楊先
生仲子少負俊才閑庭訓
既發五車侍宦而窮二酉
取益四方尚論千古名隆
隆起諸生遠近乞言者無

虛日乃其下帷著作月異
而歲不同所撰千一疏凡
二十餘筴斐然成一家言
上下古今天人之紀備矣
蓋既具余得而徧讀之悵
悵而索之則患其難終津

津而味之則恐其易竟唉
而謂巨源程氏故多賢而
夫子上矣已等而進之不
有子華子其人乎倖而遇
孔氏至傾蓋語終日不能
去庶幾不遠之患哭共贊

士宜必有大過人者今其
成書具在說者猶然疑
之以當於今千一之疏創
出而鉏栽子華子可後矣
巨源更端而起讓讓未遑
非以誇靡也以就而正也

嗟乎巨源於書無所不讀
於學無所不諳操觚為詩
若文於體無所不諳語聖
稱天則速肖命騷賡雅則
先登說倡談玄則當悟學
有兼才才有兼致知者讀

之而愚過半矣安事余言
為之弁引夫知愚知也愚
而愚大知也愚知愚也知
而知大愚也慮者千而得
失者一安所定之巨源之
學亡論已乃其勵行禔躬
夙夜匪懈其人有足師者

忝社之寄懊不獲畀任之
寧無獻納愧狀巨源惟困
庠序而以不試試
祖
宗造士之澤若有専注焉
三天子都山川之靈餞奉

玉巨源者所取精物亦宏
且大矣因為序之而託名
首簡
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知
經筵起居注總裁會典友人
潁陽許國譔

千一疏序

徙聞新安有程巨源云余以尚書民部郎出守其郡巨源帶欄来謁已讀所構古文辭潋瀾汪濊嵧峵嶂厲蔚如淵如具稱體貳之才迺屈首諸

生中頭顱不異亾何賁志脩文地下嗟乎吏部耶吟於東野孫生寄悼於玄英千載同恨矣又可十載而杰轄閣左使范原易先生貽書寓一編曰是公所品核程生遺墨而

桷兒訂之黄令如松鐫之者也首辭端言之寵黨有意乎既卒業所為千一疏者類析區分淵綜載籍鈎玄抉隱竝挈胷情髙之耀魄鬱華之鄉畢之块圠幽漻之屈洪之龍

伯巨靈之異纖之鯤鮞鰷鰒之倪邇之里牆逵跳之步遠之濮鉛罔罠之陋義不必姬孔柱下漆園蘭陵葱嶺足訓也書不必典墳容成亢桑蜎淵尸佼長盧隨巢足採也事

不必故常靈恠蚼蠁藻靡忒負彭侯兪兒足紀也理不必高湫蠶圖耒經龍髓禽言鶴銘九鏡五木足骸也摠之張樂廣野瑩露遞陳占象靈臺樾杓羅列斯才情之玄囿毓

文之神皋已輓近士以才技自聲耕開户牖成一家言典則鄰迂高則類誕繁則櫳蕪簡則譤刺内業讕言貝書天隱元筌猗仟炙輳乾朕而下書淫傳癖寧獨令升之鬼狐

盈川之算愽耶巨源學摠儒玄才蓄盛藻方蜺龍之年即已抽宛委二酉之藏擘竹素銅渾之閎颸聲愽碩何止染鬱昂咲鷄跖也者爾其掩玄亭濡素業浸淫百家之言嫥

妧千古之思吐茹二儀之靈蠡埒三光之軫趺宕萬物之變柝言式理出前人之未申擷事或彖悉先史之不載展卷則耳目若濯入思則端倪在襟謂巨源今之士安彥深

非與或者謂其書辯傳洸洋叢異弔詭卮論奴僕六經去之益遠即優孟志林將無弘治衛扁之譏曰文貫道之器也作者之情見乎辭與文泳息與道通迴辨德明術覺俗

牖民古今一也是書亢聯論於群流續高唱於曠代壇卷連優不膠于經經緯典刑必不畔于經以言被文以文緯道斯幾之矣漢董生夢蛟龍入腹爰綴繁露劉氏鴻烈二

十篇云字挾風霜太玄文義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詭其必傳疏中千百言理測淵微言批卻窾天人多所聽熒性命時有會妙玉杯繁霜竹林之章傲真覽冥說山泰族之訓

格以二子自可聯鑣後世晰理者闚其堂奧敷文者傾其瀝液嗣萬古人規芳来葉允哉文斯行遠美而愛傳百世賞音何必減桓君山也蓋穆子論古今三立命之曰不朽

巨源于是為不朽夫疏始化
理卒說銓彙若干卷千一巨
源謙辭也
萬曆己酉秋日郢中松石山
人陳所學正甫撰

千一疏序終

千一疏序
孔門四科一曰文學學以昭
之文以行之合則雙美離
則兩傷者也而後人學離
之漢重經術儒林文苑為
以所長爲傳唐重詞賦
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
進士進士之途得清華之
選孝廉冗散而已六朝詞
賦承漢開唐其時有激
事業子則以名物爲學而
兼嘗接經術而宋薄詞賦

以其理學出經術之上而
卒未達也迄乎今茲文
學趨愈下矣翹然自喜
以為能文視其文有韻
則詩歌不為韻則書疏
序記耳於諸體未遑也

而猶不為然也後然自大
以為博學稽其學漢魏
六朝三唐人詩或莊左國
班馬文選已耳於諸書未
遑也而經不盡然也優於
學者不外優於文學不如

古人萬一而欲自附於古
之文人豈不悖哉余友程
巨源氏以文名東南人也
第名之曰文士文士云耳
而巨源之文實自積學
得之余讀其所為千一

跽者仰則天文俯則地理
幽則鬼神明則禮樂約則
性命博則器名遠則浩
蕩近則當世正則六籍古
則二氏大則八荒細則一介
僅僅乎其足多兼而不合

推之於理所不入極之
於思思所不通啓之於神
神所不傳寄之於口口所
不盡運之於筆使人驚者
擘冰苦者舒煩懣者豁
覆拘者脫械傲者望洋

自失巨源之學若是其以
文名國而偶也憶予從汪
司馬大函遊司馬嘗曰
文章之道無越四者經
史子集是也吾不能爲子
惟弇州兼之巨源蹤四子

觀余秘之帳中而私許
之儒墨折其衷法名酌
其當雜霸取精兵農
善其用術數黜其邪而不
謂大君揚搉乎哉無論
漢以下諸子孔門文學之

士如游夏輩由其選也九
京可作司馬氏當爲盱遊
擊節矣

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千一疏引

程辰州先生次公巨源承其家學而光大之著作傳士林與中原鉅公鴻裁争雄長藉雖衿纓素所抱蓄宏矣不敏于役過里廬巨源枉旆談詩呼酒耳熱出其千一疏相質匹别去不敏捷户擁絮細讀之或至篝燈丙夜規規然自失豈獨以其文哉疏義薄穹窿括山海自軒皇以至昭代華夏蠻貊三教百氏昆虫草木靡不搜剔各有折衷簡而奥肆而隱骫骳而法是乃其所以千萬不敏而自失者也抑沾沾為辰州先生喜矣言事者不必善言理善言天者不必善言人古今一也巨源於古今天人事理之際悉窮其底蘊而語多匠心不襲徃迹不敏黙謏閒偶有雌黄徐低徊三四讀竟爾降心且復擊節始知其所云千一者固君子之所謂致一者耶噫言

難矣知言尤難古有說苑論
衡今有玉露丹鉛巵言古今
言諸褒言豈少哉映晻不朽
訖知後先而根株而緒餘而
誰與居寧能以粗淳億作者
之所如緣歸其書第引堯鐔
於中衢

賜進士中奉大夫閩淛左右
布政使前三奉
勅巡視海道兼理邊儲整飭
杭嚴兵備督理江西驛傳
清軍南京戶部郎中刑部

主事通家生范淶原易撰

余聞之千慮一得匪直誇多而鬪靡也誠有見
於斯之無窮千變萬化出於智慮之所不能盡
而一念之愚庶幾旦暮遇之何也天下何思何
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學患不得一耳得
則理不必宇宙有言不必古先合惟言吾之所
欲言直發人之所未發而探賾索隱標奇鉤玄
一以貫之矣不則千慮之不足一失而有餘古
之人所以重得一也以余觀於巨源千一疏洪
纖雅俗靡不洞悉其千慮而一致耶孰得孰失
余曷能窺其藩方伯陳公范公授而壽之梓旹
萬曆已酉八月十有八日也友弟黃如松識

千一疏序

昔人以三立為不朽尚論者重
折衷焉要以闡々純德彰於不
顯在此何有之鄉而儼然歸之
太上源之實則為功源之華則
為言胥從上而出而出者何以次
焉說者曰源無待者也功有待
者也言者無待而無乎不待者
也由外發而叩中扃回擬議而成
建豎柳可戟中次而上之矣余不
佞常持三者而取友海内乃得
々程生巨源巨源者鄉先達辰

州公仲子也幼有至性眉俊才長
而窮二酉究秀之遺灑々千言下
筆立就已屢權上鄉國識屢羅
歸於文章日有名四方乞言月無
虛日隨叩而隨應之此以難也暇
則上下今古繙舊繹新得異
獲特識而獨書之久之積成帙
其門人子姪為分門別類得二十餘
則不下數萬言標曰千一疏巨源自
為序較得失遜心知而讓要思
津々乎其有味之也則吾郡文穆許
公方伯虎公及郡中太史李公遜

孝〻矣余頃自貴陽歸巨源奉書而屬不佞不佞得而徧讀之並入實藏觸目皆琳瑯並為武庫纖鉅皆選伎並入芳林華圃百嘉具而萬種新也問學者扶其秘經濟者資丕識高世者了其凡隨時者中其解諸子百家隨所用之矣庸與今時習世編誇多鬬靡嫺尚諛墓者之為哉古之人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遊累而行後憤著書以自表見巨源之為此也豈其窮愁遺佚有不移痛之恨

而姑托之筆札沾〻矯之僮亦上有牛渴之意乎文穆故休〻者也彥聖林技身有而心好之直不啻自口出者孜〻恨得巨源晚方伯重人倫慎許可而語〻巨源標譽不置為史畔睨士林豪視一世聖門文學之選旣依下之知者觀之而思以逸寧陛謂賢智之士千慮而千得之矣何論庸愚哉夫其遊於知則可益知退於愚則可以破愚隨萬以來作者先後遞起多以名位勝耳竅以實際其疇能埒之乃並巨源

之為人煦然温克孝友大節
中外無間言夙夜好脩默有悟
識居然善言德行流也即以
布衣老而乃見言信日可見之
行矣二次太上何多焉范方伯以
付之剞劂以公海內與天下後世
共述〻予安得已於言焉讀
斯疏者其知余言之非佞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前巡按貴
州報效隨東
命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通家
眷侍生金忠士撰

五

千一疏自序

新都程洧巨源著

昔者夫子辭仁聖而任無知蓋謙讓未遑
焉屢空之回無所助我終日言而悖其如
愚而起予之益率于賜之多識商之文學
得之我非生而知之者信夫夫以天縱之聖
下叩於鄙夫空空然無乎不同者為有知
乎哉無知上矣知之次也即多聞而擇多
見而識剴〻然進于知而後作老彭有不
姍然哂者乎則夫子之謝生知也者乃其
所以爲無知也者洧生也賤免亂而從先大
人于燕既就傳學書數輒沾〻聖人之言

已旁習聲詩駢語頹類有中肴而會之
大人有豫章之命乃從而南始從經師受
五經四書已受制科文字心殊厭苦之每
握管竟側理輙推去而間竊先人笥藏諸
子百家之書寘力極日夜不少八〻至受經術
語則倦然惟恐臥經師患之而先人論為即
出守辰州不佞又從之辰州遍窺二酉之遺
風已閟而精力橋凡三年而正編副封秘檢
逸笈採討殆盡而補弟子負嘐〻然尊古
畢今之癖無能改其舊數從學使者推
土鄉國試數以不合格擯黜而罷邑海內有
談聖人之學者每攝衣從片語會心嘿然

默識間則出入二氏與緇黃者遊工白崇而
扇玄風豪華俠少之場課闔入則推為祭
酒不知其禮法拂士黔婁侶也清逸閑麻硜
硜之流相接引而互砥礪不知其慷慨豪爽
風也何余心之速化而蹤履之屢遷也如此
李先后聞見之間齋居誦通之暇偶有所
得輙藉赫蹏載之瑣錄錯收箱簏且滿門
人吳建伯謙隱黃氏出而詮之以類相從為目
二十餘得千餘則不佞三復而然且疑即理不
必天地有而畔經離道者勿庸語不必先民
道而突出踧起者不少也余郡太學士少傅
許公見而愛之謂不惠之羌有子瞽子此可

稱後矣時時秘為謎貽後後有作者不易斯
言哉而一二著覆亦汗瀾之以為券詞甚粗
而齕吾精于世理亂學術之淑慝無毛髮資
也於乎吾敢當之作者哉當夫子遇先子
華子于途終日而語胡蝶蝶纏綿不斷也不
惠之于是聊以附于抵掌傾蓋古之蹤徵故
事者而已知而知不知而知知而無知無知
而無乎不知夫子固自命之不惠渭愚則謝
心齋賴則失億中篤信則不及西河次之進
于知上之妙乎無千秋之弟子能學然乎哉
語有之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
有一得不惠非知者也又不安乎愚要以誦

法有無無已處于知愚之閒乎而得失所
由相半矣遂叙之以誌有道者裁正焉

千一疏目録

千一號

新都巨源程[illegible]著
友弟惟蕃范掄閱

化理編

天地之覆載也日月之照臨也亘萬古而不易者也而其
所以覆載照臨亘萬古而莫測者也法象之大孰旋之
而孰凝之陰陽之精孰合之而孰運之曆象家庶幾得
其全乎然亦按故而求者也求其故之所以然漠如耳
風雨露雷霜雪日月之不可已也造化者也霞赤而嶽碧
何所用之而不廢者天地之文乎或曰風雨露雷亦文

一一號　卷一　三

君象天主位也明盛之世有專占焉三國兩晉而天下
鼎立分割矣黃權以驗天文為正統也然乎執熒惑守
心而文帝崩及魏明景初之世頻年月犯心而君還崩
不爽也然齊王芳正始間見之三國皆無恙何也漢景
武三年即魏之黃初四年也三月月犯心而先主殂豈
帝室之胄正統勝于魏耶吳蜀俱平曆數在晉太康光
熙永嘉之際熒惑還守心而武惠懷三帝還崩位矣張
衆言乎姚興熒惑入東井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已而興
死晉實自叢忌永和歲月犯心穆帝無恙而符洪死豈

而熱熱者近而涼者遠乎關子陽桓君山東晳安岌之
論悉矣而未斷也直而視則大仰而視則小目力有至
有不至也陽氣升而未積則涼積久則熱漸薄崦嵫則
漸殺月亦猶是焉

不籥而鳴者風也不展而粉者雪也不搏而鼓者雷也不
蒸而空濛不決而滂沱者雨露也曰陰陽之氣周旋搏
擊氤氳而成者也孰官之而然乎問之太空混混沌沌
焉爾矣

古人以陰陽內外分雷霆風雨而令人疑之以造化四者

一一號　卷一　二　三百三十八

也是又宼言之也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然而東南無遺照矣是以陽勝
言者也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然而溟海無涯
涘矣是以陰勝言者也西北陰方東南陽方

日出月沒兩丸相望一晝夜而周焉宇宙亦狹矣彼以茫
昧不可窮者巫咸之目不如章亥之足乎

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大公也風雨露雷計里而
分方焉私甚矣然無心之私不失為公也

日出而大日中而小大者近而小者遠乎日出而涼日中

二十八宿之象東者龍西者虎南者鶉北者龜蛇北之象
二陰二也
入之步也陟難而下易牛馬亦然日月之行也過牛則疾
下過子不易曉其亦難易之辨乎
列星之周天也定位也始角者何氣起東也始虛者何支
起子也始牛者何冬至起牛一度牛斗為星紀也顧天
之行也以氣兩曜之生也以西東談天者因氣以求象
略純之以角長列宿也蓋天定焉
天象之占也易見於一統之世而難辨于分統之時心為

多併作于一時胡內外辨也總之周旋齊散之為也
星之為欃槍天狗也體也以氣生者也北斗之為七承也
化也以形成者也
日月之體有大小陰陽之義乎日月之光有明晴晝夜之
時乎日月之行有遲速健順之德乎
東方七宿中曰心火星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為心人性之
多上人也猶火性也道家像王靈官為心星故蝙而火
輪靈者心體官者心主也王者又挺三才而不燧之義
天地之生人為貴人之生心為貴乎

二鶉當天王后耶盖世分統而天象亦分應之天人之
際章章較著者也
今之分野非古也今之占分野猶古也天常運行者也二
十八宿一定而不移地一成而不變非以至動求合至
靜也天以度數地以里計為天大而地小者不知入度
之限者也九州有大小度數有盈縮分星所屬氣類應
焉謂地廣而天狹者不加上下之察者也
天變之以日辰辨也主時也日辰之以分數測也主地也
昔北魏得其人曰崔浩元蒙古得其人曰耶律楚材盖

皆有天慧焉
北斗之化為七人也李淳風得之也北斗之化為七承也
僧一行得之也近聞徐武功禳北斗獄中驚見七承焉
謂斗母也皆怪幻者之為也
萬曆甲申五星聚奎壁
國朝痛奇遘焉不佞聞之占書五星之聚是為改易有
德受慶無德受殃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商周之會
聚於房矣房主天子后宮商以妲己亡周以文母邑姜
興也春秋之將聚於箕矣箕主藩揚齊桓首霸而皇王

事業悉舉而掃除之非復三代宇宙矣漢之聚井也井
主水衡物之平者莫如水當國制城畫野分州取象焉
高帝平海内而郡縣較若畫一矣宋之聚奎也奎主武
庫亦主文章偃武修文太平之象也宋淳煕之聚軫也
列宿始于角終于軫蒙古亂華而天地開闢為之一終
也洪武之聚奎也占若乾德也嘉靖之聚营室新九廟
之徵也今之聚奎壁吉全也
聖天子以至德應焉懷内民庶之家有以是日舉子女营
宮室卜宅兆而踴躍於斯祥者毋乃私天而妄窺天

慧星之為異也出東方為天棧出西方為天讒含譽之似
慧也可以為司天者疑論端焉
星之降墜各有不同歳星木也木居五德之首其星最貴
故降為貴臣熒惑火也火德發揚故降為放士塡星為
土土氣主富故降為富人太白金也兵戈之屬故降為
將士辰星水也水氣秀麗故降為婦人乃若歳星之變
為大猾為天衡熒惑之變為析旦為蚩尤塡星之變為
六賊為大賁為焰為蕭太白之變為伏靈辰星之變為
破女亦各以類從焉

星之變至多也彗孛飛流之不一也偏指曰彗四出曰孛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彗之有五色
也昭旦而赤五殘而蒼旬始而黄天杵而白枉失而黑
也頓頑解銜降石之飛也地鴈天鴈之青赤大小流也
天竹天英天干之變星也學人多未之習也
客星之有五也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温曰國皇見
皆為兵旅饑饉喪水難之阨然嚴光李泌兩動之亦當
戰爭之秋而漢唐不失為中興何也瑞星中亦有周伯
蓬絮等名為客者豈亦主昌國進道術之兆乎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真形其委瑣詭怪狀即有之人何從
而見之出佛經道藏與天文書皆互換不同何也或以
星形或以星神形精感氣氣各以類取哉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形情庚
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貪狼寅
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寛大戌丑為公正辰未
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哀樂喜行寛大怒行陰
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哀行廉貞樂行奸邪陽主生故
天干主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風角占之説也乃今

陰陽家祖之而推之亦半驗半不驗豈干支有背戾乘
柳亦推察之未至也
日月之代明也分晝夜也非分天地也晝行天上夜入地
中之謂也邵子以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先儒已議其繆
夫明夷之象即大畜之象也豈有天在山中之理乎夫
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大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
終經歷周徧胡得入地中為也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
況地中乎其最著者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
星河皆入地秖豈日獨入地而星河獨在天秖審如是

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
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
而隨天運行日之向曉與箕斗會亦猶是也此丘長春
之論日度越前人也足以破日入地中之謬矣
二十八宿之分四獸也而中宮三宿其精黃龍為軒轅首
桃星張尾掛柳井体睽三台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
所謂中宿矣世之言星者知有四獸而不知有黃龍善
乎斬蘇之隱於天市垣而考覈者鮮矣
海潮之因月也人皆言之也海潮之因日也則盧肇獨言
之也要以海水之盈縮譬則乾象之縱橫天地升沉之
氣晝夜循環不差度數安能一一測度乎古者錢鏐射
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又非
有真宰司之乎
牛女間之有十二國星也占者以為華夏值此二宿釋氏
所謂南贍部州是也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屬楊州而
十二國之地不盡楊州也楊州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
則北方宿也且也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于角星
書以為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

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西北一星主
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
西南一星主魏然則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
二星未常屬乎牛女也謂牛女之專主華夏者亦臆說
耳
三光者日月星也後世以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
之乃有光其說自漢昉乎漢以前未之聞也易曰日月
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書曰哉生
明旁死魄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

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盈缺焉又曰日大
明生於東月小明生於西又曰日月之代明其言不一而
足皆以月並日也夫日者實也火之精也衆陽之宗也
月者闕也滿則缺也金之精也衆陰之宗也日以晝明
月以夜明盖天地之二氣使然不可得而易也故曰晦
灰也朔蘇也弦望也望滿也月之氣也昔人當夜夜候
之遇灰則其光盡歛之以至于無其狀若死然遇蘇則
其光雖止于鈎而全體章章畢露至其光精發而就盈
則又不可得而見也故曰月三日而成魄八日而成光

此與易詩書禮所載何以異耶經有之夜光何德死而
又育盖月之盈虧係陰之消長陰盛光隨而盛陰消光
隨而虧此月光之復蘇而朔之謂也信乎三光之說之
為確也

月中之山河影昔人以為決千古疑先辰州故喜習耳石
家言少時聞客談及此瞿然而對曰日者陽也陽故陽明
月者陰也陰故陰濁二體本如是耳藉令山河入影則
日中亦當有之奚獨月哉確矣斯言聖人不易矣

南斗之星六也即斗女之斗也北斗之斗七也樞璇璣權
四星為魁玉衡開陽搖光三星為杓斗之柄也并開陽
之旁輔之星而八也人不知北斗之為八也又有斗星
之五也與南斗異也老人之星一也曰南極也與入地
三十六度之南極異也北斗之與北辰異也北辰星五
即出地三十六度者也星辰之遠聊以概而已

陰陽化而後雨雨者天地之仁澤也雨之已甚命之曰淫
雨非其雨命之曰妖雨之大閉命之曰旱造化無心者
也而人以有心求之黠然無所辭恨矣

長極于六十短極于四十古今漏刻之大都也惟元授曆

時長贏其二而短縮其二謂燕地偏北乎非也以夷亂
華天地晦冥時也
國朝正統閒夜長而贏其一晝短而反縮其一謂晝日漸
促乎非也陰過於陽土木作難時也

斗柄之指也一日而歷五辰刻漏之傳也一夜而歷五更
禽雞之逐更而鳴也夜漏五更皆氣機之自然人不能
違天耳宋氏之轉漏為六更忌讖驗也噫嚴矣哉

天陽道也從左也地陰道也從右也天左舒而起牽牛地
右闢而起畢昴皆以列宿終始焉

與日同度謂之朔遲一避三謂之弦衝分天中謂之望光
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今天官
家學之東於制也孰析其治曆明時義哉
刼之有大小也即天地不能外焉語其理也國家之治亂
興亡萬物之夭屯死藏入心之天人善惡是也道生天
地天地墮於陰陽由陰陽而入物生爲陰陽必有羸敗
也此術讖家百六陽九元二之由起也夫乃必欲年數
計如元會運世計吾未之敢深信矣
天用地地用天天地用人人用天地非臆言之也天蒼蒼

耳山川城郭宮室田疇之屬雖非地受也是天用之者
也地塊然耳二曜四時風雨霜露之用雖非天施也毋
地用之者也天地不言而人倫有道贊化育者師師於
朝承化育者蟬蟀於野是人也天地用之者也輔相裁
成左右民物上清下寧萬古定位是天地也又人用之
者也
形氣精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試以六子論雷風之爲氣也
山澤之爲形也水火之爲精也雷電火驟地則石氣可
形矣山澤通氣形可氣矣亦以氣來火以形見精可形
氣矣皆有神行焉斯其妙萬物而爲言者乎
天地之間生之與殺對也有生則有死也兵戈水火災疾
豺虎之害生而死者不謂考終者也殺業恒相生者也
天地何仁也盡倒生以供衛生是不仁草木也盡衛生
以恭維生是不仁蹄華也強凌弱衆暴寡夷狄而侵中
國州里而變[illegible]殆是不仁天下也然而事理之固然府
勢之必致不足爲天地之大德累也
仁之不可流也義之不可過也偏勝之脅歟焉月旱而一
雨何德如之一雨而經月何仇如之夏日之焦爍而冬

不分其餘冬日之嚴凝而暑不得其濟由化理而人事
可類推矣
心腎之相去以八寸四分計也天地之相去以八萬四千
里計也人肖天地乎哉天一生水也始萬物也浮天載
地載形浮氣入與天地之始終同爲歲候之聲於東風
解凍而成於水澤覆堅終始皆水也坎德王矣
或問雷霆天威也有挈之者歟陰陽搏擊之氣奮迅而烈
偶觸之則斃之矣何心也其斃入也以善惡也草木無
知物也伐喬木而斧擔柱者比比然豈其然歟曰是其

家不祥也不然則妖物傳之而致祟者也嘗見雷之斃
人也有自戶庭而蹶之郊野者有自舟車而驅之道路
者有自人群中而驅之孫遠者其同載俱立之人皆無
恙安得無寧之者斃人者不盡惡而為惡人者亦不盡
斃于雷霆下也古之元兇大憝而康寧子孫而福澤者
不少矣雷霆安得而盡用其威惟雷霆而謂之天威天
威不可測矣

人君之明日月也恩風雲雨露也威霜雪雷霆也天地無
心以示帝王而日月無全明風雲雨露無全恩霜雪雷

霆無全威帝王有心以法天地而日月之照薄蝕者有
之風雲雨露之濡遲滯者有之霜雪雷霆之用災害者
有之皆理勢之不得不然者此覆載生成之大欲生民
無遺憾焉難之矣

刑罰帝王之法也雷霆帝天之法也作惡於昭昭者天不
必法而王人法之作惡於冥冥者王者不能法而天法
之故霹靂之施皆陰謀忮害人乎是一說也又有以生
命當犯雷而死者是又一說也傳記所稱勇夫力士常
與雷霆鬬有見傷者有雜從免者有[illegible]雷霆者何說之辭

或謬聞寓言乎執彼有嬰孩之年情識未開牛馬之類
情然無知相繼而斃於雷者其何說之辭且也雷之斃
人有即死者有遲久而死者又有當雷之擊火電之煬
傷頭目而燃鬚眉髮年久而不死者又何說之辭夫帝
王之法有郡縣有監司有三法司推問爰書參詳反覆
傳之以律例遲之以歲月尚不能無冤濫在而欲以晦
冥旦夕之間風雨頃刻之候責雷霆之用施必當其罪
罪必當其施則為造化者亦大難且鑿矣或曰是說也
不為凶人闢倖竇乎非幸凶人也幸凶人之為懷刑計

也

雷之擊人也自人物草木之外丘墓多不免焉或者曰擊
其陳久而為魅者非然也葬之乘也以生氣雷之行也
亦從生氣故霹靂之發翻棺倒槨當其穴脈故耳或以
方位忌或以時日忌或以厭勝言皆一偶之窺非通方
之論也

雷霆者煙化氣也雨者降水氣也雷霆愈奮則雨愈盛粗
交而成者何也倘亦水火既濟之義乎

陽九百六之數史牒屢記之其數大同小異夷考其世則

自有虞以及漢唐半應而半不應也夫治亂者時也外
降者理也臧否者人事也举一切而求之於数安得不
爽且戾乎年数小則以千計大則以萬計則始終又誰
其見之而知天厄地𨻶為也
金之不可以火守也流也水之不可以土守也漫也木之
不可以金守也戕也反而是則合
火王於夏而鑽燧歷四時水居冬旺而滔天襄陵之勢春
夏見焉木春而始萌蓁蓁而見者夏也金旺于秋而百
穀成焉木葉經霜雪始脫盡五行之氣果可以形求之

哉
以酒溺者蕩水溺之也以色錮者遙火熾之也以財嗜者
貪木潤之也以氣爭者忿金戕之也土無所不基皆五
行之類氣焉
五行之理一也相生者為母子相尅者為寇仇末流底極
母子之親可使相賊而相盡窮源反本寇仇之輩可使
相戀而相成推之人心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福之為禍
禍之轉福大抵然也
金木水火四氣之不納邪也木堅金堅水陷火熾惟土無

乎不受萬品皆成四時皆王而用事故人之脾象之精
液游溢臭味灌輸而神明發變化行焉至哉坤土資生
之德也
火食疏谷不害食菓蓏則害水尅土也木味酸木生火故
菓蓏多則酢而內熱翃麵糵之物為火方士之用餌為
金石五內昌客哉秖足以速禍而傷生也
夏則伏而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冬則臘而凛冽者
水氣也主金生之也日向東出木生火也月向西生金
生水也造化之從五行抑亦五行之從造化哉或云月

不向西生也語有之小明生西哉生明皆是也
五行中惟水無體者也以用為體用則見不用則不見五
臟中惟心為火心無体者也以感為體感則見不感則
不見
水之溺也人無怨於水火之熾也人無怨於火食色之傷
生也人無怨於食色是以君子貴自艾焉
凝水而冰冰解而復水矣陶土而器器敗而復土矣火以
傳火而積火之體不傳木以植木而原木之體漸毀惟
金體為不壞稱天地之至剛焉

木德之為堅也土德之為厚也水潤而柔可滞也金火剛
而銳其用不仁故五星歲為吉填次之長庚熒惑之多
凶也自昔記之矣
止而說男下女聖人言也故婚姻之交男先於女亡論已
居室之間凡男之遇女必歡顏而遜語女之遇男必佯
倨而顕驕此今古不易之常故聖人以立言也若其說
同昉乎尚載生曰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夫
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也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也夫
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着脂粉

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
請陽者明金不受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過陰言氣和
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于金也或曰此惧内者之解也
非也不則嗜淫者之解也淮南子太平廣記大載其說
非臆言也
五行之相尅也以幷肩也五行之相生也以轉授也四時
寒暑之于天地亦然
正五九之不上任也忌月也断屠月也帝天以一鑑照四
大洲正五九三月尊照南贍部内故不敢屠宰之官也

然乎哉非也三月之建乃寅午戌火也臣為商商屬金
恐為火尅故忌之而房玄齡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
刑蓋刑屬金亦恐火尅之歟夫正月陽之泰五月陽之
正九月陽之極刑屬陰也安得不斷也由斯而譚君陽
而臣陰者也臣不干君安得不避此陽月哉
嘉定犍為出泉之為油也可爇之以為燈也浦泉廷壽縣
之出泉為肉汁也可燃之以為膏也流沙石之有崦嵫
山也山石炎起可炙也石擊而水潤潤盡而火出也榮
臺山之火從地出也屈茨山之夜光而晝烟也火穴之

可瀑石也臨邛火井之可煑鹽也代地之火井嚮而為
雷冕而騰烟也火井之傍有鹽井焉以草投之不燃而
沾濡露結也小和川有温泉可熟米也側有寒泉盛夏
肅若水也惠州之泉相去步武東熱甚不可觸指以西
寒泉灌也江東有水同一竅出而温冷半也句容之湖
同一區而冷熱半也夫水陰也而陽極焉流濕也而燥
用焉何哉水生木而木生火蓋有五行轉化之道也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
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反而尅

之則水潰而土為勝矣土瘠而本為勝矣木蝕而金為勝矣金頹而火為勝矣火盛而水為勝矣孟氏所謂不揣本而齊末者也

久旱之際則星辰多孛流火氣盛也久雨之後則山石多崩壞水氣盛也兵戈之後人民多疾疫金氣不散也童山伐林之後土壤艱栽植木氣不足也間歲而偶收間畝而偶歛土氣不全也

新都臣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輿地編

地天之相去以九萬里計也乃渾天儀學林爾雅僧一行梁令瓚東漢志晋志地里志紀天地之相去遠近各有不同何哉夫測天者以度度之耳而度之之法不同漢人以一度當二千九百里有奇晋人縮之為千四百里矣唐人又縮之為四百里矣亡怪乎談天者之紛紛也

言地利者洛之不如秦也固也漢唐以來歷年長短之数

亦略可覩焉秦天下之首而洛天下之腹皆帝王都會之區也

冏之都鎬营洛也皆以卜勝也鎬距橋只舍之而都洛久焉嗣是而求漢晋魏宋末造掘捘完顏因之矣洛亦何以下秦

金陵之畫于江以南也爾以偏安目焉又太迫於江宮市曰蹙撞故北平之遷

成祖有深慮焉非以契燕都燕也召公肇封歷年千祼燕亦非金元都也享國久者奉有不遷都者也且也狂虜隔一邉垣以身制撻之力耳漕河僅一衣帯水未有十年不言治河者

國家有隱憂焉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旋報而旋罷何哉不更事者衆而任事者少也

古西北地袤而後縮戎虜侵蝕漸迫也古東南地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斬衆也則大秦皇漢武功者詎為奇論詭見哉

洛羊之角最寒也産炎方諸國也煖木之生也在絶塞之外盛夏凝氷之地也蜀滇西南燠區四時皆有積雪而

沙漠之間又有熱海周数百里陰陽互藏之義未之能窮詰也

瀆之為言獨也以入海名也受水而不受于水者也江漢淮濟是也漢魏而後言四瀆者去漢而進河以漢合于江也又瀆之為言通也所以通中國也劉向所謂通百川于國也其德最大故釋瀆為後世紛紛之說安得起神禹而為之一究訂也夫

海潮之應月也類相從也由海潮而廣考之泉湧如潮期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者鷄籠山澗中泉也見張僧鑒潯

陽記井水以晦日涸月生明漸瀉出望則滿者發州衙
江井也見張廷言隨筆記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
星長短不係月之盛衰者變海潮也見嶺外錄柳城來
分為二其一上下流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者湛水也
見水經沓潮之類也地道之升沉呼吸可一律齊者
北函縣之有風穴也代郡亦有之蔡陽石門鐘乳穴有風
入者火不能久是風以地生地以虛生者也語有之風
輪持水輪水輪持大地地依於風也釋氏之論也罡風
九轉天依乎風也道家之旨也風行天上君子之文德

以之風穴亡怪也
海市奇矣其事不可究詰也海大矣氣之妖異何所不有
也海潮常矣其理不可纖悉也海大矣氣之升降何所
不至也山泉常矣飲客喜客之泉呼之而來頌呼之而
頌來又豈氣之妖異升降者乎語事則共見共聞語理
則人通物感也
國朝逐胡元一天下疆宇大矣世言過宋敵唐不逮漢以
今考之亦有不盡然者東距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
松番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距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北

至北平太寧西北至陝西甘肅縱橫踰萬里而多亂漢
唐志不相上下敵之可謂云爾何以遜不逮也
今天下東之朝鮮漢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也西之赤
斤蒙古漢酒泉燉煌二郡也南之占城安南漢象林郡
交趾九真日南郡三郡也北之河套漢朔方郡也今雖
不置官吏而正朔槩及之不當古時朝貢羈縻治耶狄
梁公嘗言唐之疆宇過於漢今天下之敵唐不知孰與
漢大矣
關中之雄洛陽也漢前後都而卜世均也洛陽之雄臨安

也宋前後都而卜年均也先後一建業也晉宋齊梁陳
之不孫吳若也先後一洛陽也梁唐晉漢周之不趙宋
若也今京師固勝國畿甸也勝國不百年而
國朝綿三王五帝之盛有德無德而都會之輕重係之
此營洛者所以三復論也
禹貢之山川與今多不合也豈惟禹貢漢唐宋之輿圖蓋
世異而代殊為滄桑之變所由來遠矣
堯舜禹都皆冀方今山西之平陽也以犄服考之四方皆
二千五百里唐虞之輿圖狹矣大江之東皆在要荒外

而禹巡會稽踰大江千里而遙又何為哉肅慎防風侯
邦也肅慎今為女直在混同江左防風今為武康乃古
三吳不入職方地又豨服五千里外也非禹孰能歷之
其慕義而来被戮而去又何為哉是以知禹之無間然
也明德遠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故測地者以中國為天地
東南隅而佛氏分天地為四洲東勝神州西貨北歸盧
洲而以南部界中國合裨海內舉之非臆言也要以亥
足所經歷則燕之土盧靈龍塞是也盧黑正北方也江

以南石多赤色非中國之四方乎驗之星歷測景臺量
天尺亦樹之嵩洛間非中國之中乎大言之則一郡一
省分五方小言之則一邑一鄉分五方佛氏之論的矣
至以天帝命思盧持一鏡照四洲而寅午戌之月特臨
南贍至今守戒殺之訓而外服官不敢以正五九赴任
其說有自來矣七論天下即東南海外諸夷西域北虜
非南贍部內地中國不足盡天下明矣

漢高以蜀而定天下
高皇以吳而定中原孰謂南方之兵力不勁西北哉即項
羽之携子弟而入咸陽皆越產也

今天下獨重江左江左獨重三吳說者謂浙中江右閩廣
之地粮額太輕長淮以北及塞下西北之地田燕而不
墾墾而不税偹邊宗藩之資或可取給焉是或一道也

縣曲逆以悼水濡水回環而枉復故名齊取之魏城之淨
平更丞相封曲逆之名相沿不改至王莽始更為順平
雅則稚矣其人輕其地亦不加重也

水一也濟之水勁淼之水曲湯泉之水溫黃河之水泛江
之水洋湖之水碧海之水鹹盧之水毒流沙之水弱同

一水而性胡若是迥異哉語人性之同未易以方所論
也

昔人之品泉也為修清福也非尊生之道也是故泉凝如
脂者其氣太濁泉浮如珠者其氣太厚泉突如豹者其
氣太怒泉熱如沸者其氣太酷泉香如礦永者其氣太
毒他如龍蛇之所蟠草木之所積煙嵐之所觸皆涸於
泉者也嘗試之蠱癭之所由患也近世修煉家必求湯
泉而玄菴靖亦未有能濟者也

上池之水三曰雨曰露曰方諸所取者真水也又有三危

之露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呂氏春秋稱爲四時之雨皆
水而以黃梅之雨水最白露水之外而以雪水最又有
六天之氣服之令人不饑長年美顏色春則朝露秋則
飛泉冬則沆瀣夏則正陽并天玄地黃而六也是品水
之所未及者也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閲

學詮編

儒之有孔孟尚矣而道家有者莊老則引乎莊則無乎不盡

談禪者談儒者也談儒者談禪者也皆以偽勝耳滑其真者幾希

今天下患無楊墨孰不私其身圖者去墨遠矣孰不馳鶩於物外者去楊遠矣必也中行乎吾以楊墨為狂狷君子曰此憤世之見有味乎言之也

君子有九思思曰睿睿作聖儒者事也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惡之不思固也善之不思何也以其障心同也故曰思無邪不若無思

子之以文行忠信四教也下學也子之毋意必固我四絶也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一貫者事乎吾未之能唯

人亦有言三日不讀道德經則舌本木強鄙人哉斯言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庶幾巷屢旨酒當之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之道鮮矣

甘食悅色餞淫性也聖人不能無焉礼序樂和正乎道也盜賊不能無焉人心道心無聖愚一也危微之界則所以聖愚

談性命者以福祿為幻妄不知性命亦幻妄也在亡何有之鄉也縱欲樂者以盜殺淫為天性不知欲樂非天性也在形色之後也噫嚴矣

宋陽里華子之忘也秦逢氏之迷也孔子之絶四老氏之抱一異乎顏氏之子幾之故與記之而惇識之賜不與也

鄭人之覆鹿而恂士師也燕人還本國而見誑也皆真妄不定者也

詹河之釣蒲且子之弋佝僂丈人之承蜩用心專凝神一也今之學人有此專一心乎未有不進於道者

聖人貴中行而取狂狷然取其狂不取其蕩取其狷不取其忿戾貴中行不貴其中行而鄉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皆見棄於孔子者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氏貴名耶曰仁也者人也人而去仁弗人矣誠思所以為人詎得終食違哉造次如是顛

沛如是而富貴貧賤亦如是也

佛子侈言性而劣修習然而戒律嚴矣孔子雅言學而罕
言性然而默識先矣默識者何識我也我之所以為我
者渾然與物同體原無我也虗其心以取善故可以學
不厭公其心以與人善故可以教不倦有我之私何有
我

學者之喙頑空也夫人而與知也何以空何以頑何以不
落於頑空夫人而莫與知也習静既久萬念俱寂空矣
幾微之中稍加默照萬念不動一念隨起一念起矣而
為空奚空而不為頑于此有無念之念念念續焉来無
所来去無所去所以為空所以空而不落于頑

王摩詰之入道也從寡欲故多矜潔清淨白樂天之入道
也從知足故多廣大自在知言哉趣宋儒而與之言拒
弗入也詩人而遊戲者也道乎哉或曰摩詰樂天道其
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是或一道也

天地之間有理而無氣有氣而無形形氣出而輪迴展轉
生生無窮善為惡根惡為善苗樂為苦因苦為樂果佛
氏所称天堂地獄無處無之矣

有幻景而無幻理有幻身而無幻心百年㖞㖞耳山河大
地迹耳握之真宰還之太虗惟至人能之

廣而深者佛教也精而顯者道教也介於廣深精顯之間
儒教也儒以維世視佛老獨長要之二氏去中國遼遠
服習謠俗不同故𨒪儒者主南贍部州耳要其人倫物
理之治庸詎有差殊觀乎

大道冥冥耳能悟之必能修也能修之必能得也得而無
所得也無所得而有得也清淨之旨幾矣

天地逆旅光陰過客疇非寄也寄有去来而我無去来去
来有悲樂而我心無悲樂𥁞夫之于𪎭糵傳徒之于𠿒
賽皆有所託而寄者人之喙之其鄙小者也自古帝王
之雄心於六合元勲之鋭志于閫闕聖賢之覃精乎理
道才豪之鍾情乎篇章役役終身罔知其為寄也直甚
成敗得失懸殊耳

海翁忘機則鷗狎百里真忘禄則牛肥忘之時義大矣哉
忘物則中不競物忘則外不競忘乃所以不忘也

根心生色自然之符𠃵故醫家知人之死生以色相家知
人之休咎以色法家知人之曲直以色

掎摭謗貪黠妻倭富其言反非履歷之實也瞽人辨色聾
一者審音其言支非閱見之真也桑孔薄賦孫吳戒殺其
言迂非職業之常也經生作賦學究課詠其言鄙非文
藝之素也冥夫講學屠僧說法其言遊非中正之見也
言何容易哉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飛蠛粃粺無非教也皆有精神在焉
人亦有之嬉笑怒罵皆文章也歌舞戰鬬皆草書也蓋
精深而神來者也

徙宅而忘其妻醉寐而忘其衆有天下而忘其身妻人也

衆物也至於身無詞矣好忘之敝如此其甚焉

仁可名乎哉不可名而強名之者恕也欲立而立欲達而
達者恕也天下歸仁之謂也能近取譬者強恕也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恕即仁也故夫子之道以忠恕
盡之賜也非爾所及也不及於回而及於雍也此夫子
之教參而併以啟賜也

無大小無不知無不能者聖人也即有不知不能者不病
其為聖也大者知且能矣小而有不知不能者君子也
即大有不知不能者不病其為君子也曰知其所不知
不能而不病其不知不能者快人也忘其所知所能而
務為難知難能者小人也無知而自以為知無能而自
以為能者誇人也以不必知矜其無知以不必能矜其
無能者妄人也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者皆聖人之
知能也聖人之不知不能者即夫婦之知能也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在乎為之而已矣

謂赤子為大人乎非渾沌未鑿之謂也其體段則有然矣
謂大人為赤子乎非世變多更之謂也其工夫則有閒
矣大人赤子心一耳以赤子為大人易以無心為有心

也以大人為赤子難以有心化無心也

由仁義行者安而行之者也仁者之安仁也居仁由義者
利而行之者也知者之利仁也夫利美利也乾始之道
也儒者曰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是以利為不美也豈
夫子罕言意哉

民可使由之故曰百姓與能不可使知之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行易而知難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行難而知
易也此知行合一之學所為諄諄也乃若民由而不知
士知而不由難易孰從而分之吁可惜也已

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誇大語乎非也是藏拙而飾陋者之談也千古一旦暮也萬里一比肩也真際語乎非也是希顏而坐忘者之談也皆所謂偶泉而學狙者也

天下有大益自虛是已天下有大損自實是已有無定見之虛有有執持之實辨者幾乎

天下有有是理而無是事者必以事實之則鑿天下有有是事而無是理者必以理衡之則泥

一謙可以消傲德再思可以慮善動三讓可以避凶人四知可以持素操五行可以淑身心六通可以躋聖域七誠可以純內則八戒可以過鬼神九思可以倫賢德十漸可以警興心百忍可以敵苗星千慮可以裁得失萬善可以畢同歸嗚呼聖賢君子之論無餘蘊矣

李廣口咄咄不能道辭而亡之日哀動海内以立功實也黃憲郭林宗無功業著述而信天下後世立德實也嚴史儒令無讀誦功德而千百載學林守其遺書立言實也語有之飛李不言下自成蹊始謂是矣

釋氏言性而不言命超乎無道家言命而不言性主乎有儒家性命雙修言有而不言無然妙在有無之間

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寂妙可無觀也諸幻盡滅覺心不動坐忘可無事也心欲死形欲活死而未常死也形欲死心欲活活而未常活也夫是之謂天機

真儒之能作佛也真佛之能窺儒也今之儒貌儒耳今之佛貌佛耳無一可者也

四冲為氣六識為神一真為精故曰形色天性也

有天定有人定天定者無所定而自定者也人定者坐忘而入定者也有天覺有人覺天覺者寤而自醒者也人覺者呼之聳之而後醒者也天人之際微矣

張華晏嬰之與且博也聖人知也季路卞莊之果且決也聖人勇也子游子夏之文且藝也聖人華也蕭張房杜之在國家也聖人業也均非聖人所貴也與博者精約之果決者義理之英華者質實之功業者道德之吾未見聖人之大全如此也天下有聖人抑無聖人哉

棄道而不求者畔儒也笑道而不知者傲儒也借道自重而又身謗之者奸儒也日夕孳孳焉索道於途而又守道於家私為己有者盜儒也思以道易天下日奔走焉

而不得所歸迂儒也五者皆君子之所謂賊儒也真儒
惡乎得哉
當其覺時即為迷心非迷也迷之根也當其迷時即為覺
心非覺也覺之根也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名
言也是故君子審焉則君學為富成德為貴盡性至命
以亘兩間褆躬勵行以俟百世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飛之而三日不下墨子聞而自多
其為車也宋人以玉為褚葉三年而成可以亂葉列子

聞而誚其勞于造化也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乎
彼人之為學不務實用而徒眩知術工隱怪者亦鵲與
褚葉之類也多見笑于大方之家
子貢之病原憲也而憲以學病為魏王之憊莊子也而莊
子以道德憊焉世有榮祿富厚之士不講於學而棄道
滅德者其為病且憊甚矣訑訑然而傲天下史所謂甌
腐鼠而嚇鵷雛者也
君子之進學也克己要焉閔子之始菜色而後芻豢色也
以被夫子教縱深而二三子切磋進也子夏之入見道

而悅出見紛華而喜也以戰勝而後肥也夫二子聖門
之選篤信聖人者猶若此況其下者乎
佛之長明燈維摩經所謂無盡燈也日月迭明而不能並
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為然古之人明德以之今之人
良知以之
一人之心天地也一物之理萬品也一日之運千歲也故
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修道為教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聖
人哉戒慎恐懼而慎獨君子何兢兢也必兢兢而後聖

人必聖人而後中和位育
仁人心也其本也未有放焉者也放者何心求者何心匪
放匪求匪求匪放乃真學所哉放而不求斯為下矣
仁者無心知者無事義者不必宜禮者不必文四者以時
措之
物動氣氣動志沉湎于麴蘗心何運哉迨其醉也莊者婾
默者傲矣夫是之謂義外醒而飾詐飽而爽猶迨其醉
也言言真語語實矣夫是之謂義內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人之所以同於聖人者亦

幾希也君子存其異於幾希斯超於庶民庶民去其同
於聖人斯淪於禽獸噫可畏哉
有聲則聞無聲而耳之聞根自在有色則見無色而目之
見根自在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若何而聲若何而色擬
議出矣孰與聞且見哉
理無極出而為太極無極無物萬物生焉即象即物即物
即理有總歸無無中含有妙矣哉
天地之患有天地人身之患有人身陰陽五行有天地之
患也善惡情識有人身之患也

幾希耳去之不難也去之終日萌於平旦去之亦不易也
幾希耳存之不易也存之不已火然泉達存之亦不難
也難易之辨君子審之而庶民悵悵耳
聖門之求仁要也從井救人非宰我之愚也以窮仁之用
也忠清之詰非子張之高難也以究仁之實也甚矣聖
門之嗜學也
心之起念處為款欲之爭盡處為心縱欲而心憒亂矣絕
欲而心枯槁矣此寡欲所以為善養心也
良知者由中以達外者也不習也習知者因外以蔽內者

也非良也言良知者去致知之功固不若習知者之有
得也聖人不以生知自任而庶幾于知之次者豈貌言
哉有說焉不知者上也知之者次也此宋陽里華子之
所以好忘也
人心之既動也心思逐於外精神運於事紛紜雜擾此心
迷焉莫覺惟從靜中初動體認則心思盡凝精神內注
游氣不擾好惡最真此隱微之為顯見而獨知之良當
慎也
思慮之起滅難言也以萬念滯一心其憧憧不可勝任以

一心宰萬化則衆動惟所指麾
途人可以為聖賢者信心定也既為聖賢而不知所終者
信心弛也然亦有機緣在焉歷數千百劫而總之自今
日在也
嬰兒之生也左呼之而左盼右呼之而右盼目無所不覩
也耳無所不聞也況心之官乎哉心無時不運而事心
之功亦無時可放矣
聖道之從悟入也其門徑有間哉從有而入無者漸幻於
玄虛念遂於人事而無實從無而入有者漸融於天機

所以經綸立本而知化育欲知聖與狂之分無他有無先後之間也

學之從無極太極入也不落陰陽五行幾矣微陰陽無五行太極孰從而見之又孰從而入之也未發之中太極是乎微喜怒哀樂而孰以為未發也無声臭而自有形象見也有形象而自無聲臭化也有無内外精粗顯微無見而無乎不見也吁學難言哉

聖人之道易簡之道也亦庸衆人之道也道不貴多多則支離道不貴異異則吊詭兩者皆聖人之所禁也而世人爭慕效之此道之所以難而聖人之所以加于庸衆

也歟

情之與理角情易勝也君子言理而不言情人之與天質天難度也君子謂人而不謂天其究也情以理伸人以天定

人立天地之先天地位人之後身在心之中心包身之外

初學入機証驗其語徐徐體會便當領悟

憂喜從境生者也而所以憂所以喜則自内出者也故可以外義亦可以内義義也者合内外之道乎隨機而應緣不可以語襲縱心而自在不可以語集精荼之學雖言哉

心思欲潛不欲浮氣質欲重不欲輕惟潛可以深入惟重可以凝道獨心思氣質乎哉即相貌之浮薄者福澤亦淺矣

學之務去障也不勝也障障也去之之心障而益障也其下欲障其次事障其次理障又次心障孰為障之又孰為去之去障而歸于無障也視不勝猶勝焉

心體之難明也心欲大大則容心欲小小則入心欲虛虛

則清心欲實實則誠心欲靜靜則安心欲動動則和心欲慧慧則照心欲定定則寧此之謂無定體而有定用惟心之謂歟

心無知也無不知也有觸而有知無觸而無知也知無良也無不良也能致而良不能致而不良也何也愛敬非知也能愛敬即為知能愛敬非良愛敬而施於事親從兄為良

晝夜者天地之一息於人亦然夜氣清明其天地之陽明用事乎是以晉之日出地上而君子自昭明德

天地萬物有根柢焉往古來今有樞紐焉存天地之心立
萬物之命大往古之藏標來今之準非天下之至誠盡
性乎

天下未有不由集而成者也集材木而棟宇成集麻縷而
布帛成集詩書而知識成集士卒而精銳成集之益弘
矣君子集義而浩然之氣生所謂功行滿足者是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實不為堯舜也人人自謂仲尼而實
不仲尼也曰尊德性曰主靜曰致良知曰隨處體認天
理曰求仁曰明德皆建旗鼓而窺中原者也標飾而迴

自尊孰不為堯舜孰不為仲尼亦孰為堯舜仲尼耶

愛敬之為良知良能固也然愛之由恩也敬之由習也亦
有自然之極功在也

賜之頤息也易心也求之力不足也畫心也易心勝者無
精術畫心勝者寡成功學者之大病也可無戒乎

禮之懣悃愊樂之意歡欣悃愊以玉帛效心不以容色將
之則悖矣歡欣以鐘鼓驗意不以莊敬節之則淫矣故
禮樂者相須而為用者也

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援事數以
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
中算皆遊也然禮樂不可以藝例也謂器數乎哉

顏子之樂樂在簞瓢陋巷前也故不改夫人之憂憂在簞
瓢陋巷後也故不堪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
得顏子之所樂故忘世人之所憂先後發樂之義亦嚴
矣哉

賜也聞一知二貨之所以為殖也回也聞一知十貨之所
多殖也賜也賢乎哉進過於不及猶憒憒然愈師兄也
自方固不暇亦安見其方人

辨朱陸異同者析德性學問而二之不知學者也夫君子
尊德性而由於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判然兩事
也朱陸異而同辨朱陸者以同而異末學之弊一至此
乎可嘆也已

聞見無庸也何有擬議擬議無庸也何有思維思維無
擬議無聞見所謂無礙知也無凝知不落良知體也知
其良則思維矣識見矣加之擬議矣識益勝矣孰謂東
越人之學開千古哉

崇有者有有者也著無者無無者也其惟聖人乎處有不

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于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當其有有無之用當其無有有之用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

周茂叔之創也以太極圭也程明道之純也以定性定也正叔之正也以主敬勝也張子厚之高也以崇禮高也邵康節之超也以逆數超也朱紫陽之成也以窮理成也宋儒之純師純法皎皎者歟入室則各異詣易地則不皆然

生無可好以得所欲死無可惡以失所欲無欲而得失忘

矣得失忘而生死一矣

今亦有言漢儒之學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司天者不能外唐儒之李咕嗶之教人也不能盡人而教人者不能廢宋儒之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不能外至我明之儒興而學得其全焉口有宋儒目無漢儒腹有唐儒庶幾天地人三才之理備乎哉

顏子之卓爾不及高堅之卬鑽仰鑽實際也曾子之一貫不及吾日之三省三省實得也六祖之無物不及神秀之拂拭拂拭實功也

心妙有無之 故養心在有無之際無心之心寂寂不動心之體也有心之心惺惺常照心之用也有心而無之無心而有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之所為嘆至妙至妙者歟

能靜者能應能散者能翕神之謂也神藏於心方寸耳而宴乎兩間貫于千秋處冥冥之中而能見而霧聲終日酬酢事變擾擾闘接而兀然嗒然猶寂處耳此之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

朱子之學聖學也學朱子者以拘泥為工夫其病至於從

物而漸溺於訓詁支離陽明之學聖學也學陽明者以空虛為本體其病至於無物而指彝倫日用為粗迹陽明之詆朱子也紫陽之忠臣也即當時鵝湖之論辨也今天下詆陽明者又紛紛出矣然亦姚江之嫡裔也非操戈入室者比也萬古之道術一也夫人之心術一也獨學術之變與時高下與世推移而其經常者不能變也詎得謂其遞為盛衰哉

進道之貴中行也次則俠剛毅而柔靡者不與焉譬夫子之思先狂而後狷狂之不得為中行以剛毅[illegible]者

人欲橫流之時非砥柱壁立者安能遏制之茅靡波流無所底止矣

學無異同求盡其我而已矣求異者有我求同者失我若無異同老忘我必得其所以異所以同者而後為盡我之學

人亦有言老氏背聖人之道者也而實歸聖人也莊周侮聖人之道者也而實尊聖人也釋氏侮天地之道者也而實參天地者也莊之源出于老而釋之源亦出於莊遞相祖述君子又何難哉

六經皆吾心物皆我註脚者矯枉之言也孔子之學易不三絕韋編乎哉君子博學於文正所以約禮非博之而後約為先後功也

昔人有言魂者芸也情以陰識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又云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猶之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至王輔嗣註易之利貞性情而云不性於情何能久行其正先儒亟取之是皆以道心為性人心為情者歟也不知心統性情者也天下理一而分殊理之一者常在分殊之中分之殊者莫非自然之理害性之情又何情焉

聖人可學為之即至愚人可學安之即至凡夫而有精進心即菩薩也菩薩而有退轉心即凡夫也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亦為之而已矣

殊論則門戶易立簡便則庸衆易動凌壓前脩則名號易正此輓近講學之流敝也紫陽朱子之受齮齕久矣雖然朱子之學不以証聖為急而以破愚為急不以己所獨契為學而以生民所共炙為學也即今輓近寵希夷統象帝離形厭事而齮齕爲惡乎其能之故曰學朱子而失者敝流于訓詁于聖道奴主也學近儒而失者敝

流於禪門於聖道爭貊也有激乎其言之矣

孔子後而後有莊子其書數十萬言奇奇正正無不有也皆老佛之旨也不附于孔子而要之亦孔子徒也孔子之道與佛老通佛老之旨亦不異於孔子莊子者佹先之佹後之陽卑之陰尊之殆若三教之游戲而百家之詼諧者歟

真心之與妄心無二也悟則為真迷則為妄別求照心以破幻心別求存心以收放心皆不滿至人之一笑也一

日之間自朝至暮聲色香味觸感種種真心何與妄心安在聽其自來自去不干此而生住心可耳時時勤拂拭秀師貫語故不在六祖下也

今天下江右以講学名輓近得四五家烏羅旴江之大也胡廬山之高也鄒文莊之實也李見羅之超也皆宗門之矯矯者也

動而常寂者無為也寂而常動者無乎不為也無乎不為故物莫能一而愈寂愈動一無所為故物莫能二而愈動愈寂

身幻身也世幻世也以身外之身居世外之世此豈意氣所憑血氣所滯哉故存心于有善無惡不若冥心於無善无惡盖有天機焉道家之玄觀在背也佛氏之止觀也儒家之艮背也皆謂之一也近世竪儒獵而有之三教一矣

聖人之心澄然無我混然無人究觀平等非獨佛法兄弟妻子皆吾縣寓昆虫草木皆吾养焉此之謂理一分殊此之謂萬物一體

不足乎身而後外假饑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有餘於身而溢外假夏之體凉而執扇冬之體燠而披裘也凡假之外者皆中合焉

敗于政而梵誦禪爲恥于李而口耳儒焉勢趨之也跳而之道以長生鼓天下者也然而未有能濟也

李廣之射石飲鏃以虎石者也其志堅也王右軍乎醉而書蘭亭猶絶本也其趣合也鍾昌跌坐深山諸魔百試而百不動其神定也孟賁烏獲終日舉百鈞而不為劳其力全也噫難言哉

隸首之善筭也容城之善占也焦延寿之善卜也姑布子卿之善相也飛衛之善射也風胡之善劍也管青之善知馬也秋之善奕也韓娥之善謳也易牙之善味也師曠之善音也秦越人之善醫也何其精工之極亘古絶今耶盖終身攻之不遷於異業者也是皆誠一之所致妙于技哉進乎道矣

遐騖遠淼不如邇近修聞博見不如精約吊詭操奇不如習素幻觀進銳不如篠真延譽汎流不如索處此数者確論也老耋而倦勤者確之亦拘論也英妙而進修者拘之

道不以器溺而器可寓也是故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寫也
一人不與天期而天可度也是故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也
萬事紛紜而芻狗成矣萬物形色而糟粕具矣有易為無
體而芻狗始也有神為無方而糟粕化也
老氏以道為宗退仁義而寄禮樂于藝蟣蠓視之耳後世
二三才雋競帑悅藻纘以為宇宙不朽之盛事止此然
乎夫子志道而德居之仁熟之藝游之別形器而牖神
明也其全乎

學之學道也求其悅道也故能樂能不慍子思之祖述也
胡戒慎恐懼哉寔由不覩而覩由不聞而聞皆時也戒
慎恐懼皆習也極之未發之中達之已發之和夫非所
謂悅者乎位育功成而懽忻無間矣
真空之說為慧根人設也頑空之戒為鈍根人設也問則
必叩叩則必竭無知有知聖人之與鄙夫夫何以別空
空如也其可以慧可以鈍之機乎
涉疑而徑詢於長者賁也是故問夷齊而得衛君也聞譽
而專歸於己者損也是故質子桑戶而得簡通也見與

而自是其高者妄也是故叩三子而得為國也聖門之
一貫學後世莫之有及也已
仁者順萬物為一體約天下歸仁于一日成已即能成物
非推也成物亦所以成已非外也聖學其幾乎
宋氏之理學也其目無漢唐而直接鄒魯幾乎全盛胡元
之運所由成也吾亦為寃之夷
儒有伯有王儒而伯者蘇氏諸人是也然而不可為湯武
儒而王者王氏諸人是也然而不可為堯舜學者徐徐
義其論可稱確焉

樂理之亡也久矣士君子雖為非有無師之知間出之才
未易語也是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
樂何也聲之為言直單而粗者也音之為言曲方而文
者也樂之為言律比而和者也馬牛雞犬之類人得以
召號之應聲至焉可不謂之知聲乎南北之詞曲管絃
之唱和疾徐高下抑按而不失節焉可不謂之知音乎
若何而宮商若何而律呂老師宿儒無能舉其象數之
義者乃知古人藝游焉而秣六馬至風雨而集玄鶴其
神識感通天牖非人力也

耳目所不及則有掌故掌故所不聞則有載籍載籍所不記則有氣數氣數所不推則有理道理道所不通聖人斯遺之矣天地之大陰陽之變果何所不至哉

圖大事者弗恤小敗勢在我也定大襲者弗靳小利雖在人也養大生者弗知小忿本原主也為大學者弗取近功止至善也知斯四者知以開先勇以致決庶幾為大成乎

聖之與賢不相若也而要其所以聖賢不相遠也不茹不吐者賢也可茹可吐者聖也不降不辱者賢也可降可

辱者聖也有可有不可者賢人也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也聖人履順無以絶賢人之先賢人用權蓋有以見聖人之神

聖人之言至言也未有不可踐者也而賢者不必然觀君禮臣忠國人寇仇之論可槩見矣

博古學也通今學也啓後學也尚古者拘執今者卹瞻後者泥

同之則山澤可通異之則肝胆各處易之則灼泉埏土可以成海岳難之則鞭長無以及縞腹同異難易之

間天下之能事畢矣

大盜起而破刑罰大奸起而破紀綱大偽起而破禮樂大佞起而破文章大辯起而破道術

聖賢之用世與英雄不同聖賢之用也以道術英雄之用也以權術

由濂洛而前一學術也由濂洛而後一學術也造詣有淺深材器有大小成就有虛實知用之吾從先進焉

人不小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信斯言也蹙夸而黜慧乎哉甚哉小之不可為用也

葆真者漸葆而漸假作偽者彌作而彌真此反之之學入聖未優而惡知非有若五伯之所以成功也記有之真既存矣偽亦憑焉是不可以一律論矣

山人秉燭而向隣家借火者不知燭為火也漁翁乘筏而向津口呼船者不知筏可船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習不察又何尤焉

儒者曰良知佛者曰般若儒者曰格物佛者曰刹塵夫道一而已矣知是知非者知也非良也無是無非者良也進於知者也般若即良知行深般若即致良知語默而

遺良語良而遺致皆非觀自在也

太公丹書之陳無讓姬旦心學純矣然而鷹揚之績不能盡謝知術也兵家者修而隮之於聖人儒者盛而推之以聖人緒餘也次之則留侯武侯用知者也而不能不為知動范蠡計然用術者也而不能不為術用學亦難言哉

講學之事六朝以前未之聞也而文中子首倡之唐以後未之倡也而白樂天晤任之宋以後盛矣蘇子瞻陽排之而陰援之皆振世之豪杰廣大教化主不虛耳王有

意白無意蘇氏在有無之間

洛黨儒而王者也其失也拘蜀黨儒而霸者也其失也蕩至于今而左右袒未易分也甚矣黨之未易解也

工於證經而疎於辭紛幽蕪瑣也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奇詭勝也詳於詩事而不浔詩旨性真忤也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心畫蔽也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窮幻極也今世高明賢知之士類成結習不足為中庸恐勞者道也

未及勘之在天地間蓋自愛緣生也故夫子首揭學術以悅為本體不悅不能習不習不能時入知之而樂悅也人不知之而不慍亦悅也其斯為君子哉

人亦有言無極而太極不敢信其而也無極所以為太極也而不足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敢信其生也靜則生靜動則生動動靜所以為陰陽也生不足病也聖人之覺後學也闢徑路振金鐸以導迷醒寐也非孤較揭幟而吊詭之謂也故善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學問無息機頭息則畫之漸也畫則止矣非鳥數飛之習

也仕宦有息機頭息則功之成也成功則退矣是九萬里之息也仕學一理而勢分兩途士大夫宜鑒心焉

孔子之絕四絕其四毋也非意必固我之謂也顏子之克己克其四勿也非視聽言動之謂也為仁之目至於絕至于克細矣精矣亡以加矣

朝聞夕死語可以死也死未可也死而可非至聞也死而後已語道遠也死未已也死而已非遠道也之二者非億說也非二氏輪迴託生尸解遊仙之說也大者堯舜之心至今在而孔孟之任未已非明徵乎張睢陽之死

而為厲關壯繆之文而現靈二君子者未聞道也未道遠也亦班班較著者也

人一也仁者知者皆百姓也日用而不知用矣而不知其知全也見之謂仁見之謂知見而謂亦不知也其知偏也與其為仁知之知毋寧為日用之不知

飲酒而醉披衣而溫是日用之知也夫人而能知也實不知也見酒而知醉見衣而知溫是仁知之謂也夫人而能知也與不知等也君子之道鮮矣鮮知乎鮮能乎能則百姓矣知則仁知矣中庸終不可能乎故曰君子而

時中

真儒不必與佛角也假儒不能與佛角也真儒不必與佛合也假儒不能與佛合也輓近之士大夫敂敂而異端佛者迂也沾沾而佞佛氏者諂也皆所謂伯儒也假之者也故曰善學佛然後知儒不易斯言矣

新建侯王文成公一悟而師聖學一戰而開國封古今所罕見者乃說者謂宸藩乃兒戲也靖群盜之功當伯而靖叛藩不當伯也良知非集義也象山之德性當尊而告子之助長不當襲也且也訓可垂勳可勒而躬行次焉嗚呼立不朽之業而操文墨著之苛也

薛文靜之學篤矣未超也陳新會之學卓矣未實也王新建超而集其成學合矣其學愈盛而其徒之流獘亦愈劉點思慮為良而知行墮矣妙易簡為奇而理失矣

尚志編

新都[illegible]程涓著
友弟惟甫范樹閱

唐虞之有天下也岳牧元愷濟濟師師而巢父許由子洲支父善卷石户之農厭薄堯舜德者不一而足焉三代之有天下也玉帛干戚萬國攸同而伯成子高卞隨務光與夫孤竹君之子厭薄禹湯武者亦不一而足其人非必賢於諸君亦非必賢於百執事何也士固各有志也所以培植世道鼓舞人心者也丘壑之清高不與巖廊角崇耀乎要以致義安而起頑懦亦有悖道而同功者矣

浮雲富貴謂不義耳義而富貴則聖人思守位殺身致命謂成仁耳仁而未成則君子思尊生

造物者天均者也不畀富貴賤懸殊乎孰貧人而富享富者日㷀㷀焉賤人而貴樂貴者日兢兢焉天固未嘗貧富貴賤人也故曰天均

人莫不慕神仙也有疾而慕無疾之時可以幾矣人莫不願富貴也素位而等吾位以下可以慰矣人莫不欲逸樂也多事而思無事之時可以足矣孔子徇求富於執鞭而孟子析義命于毫芒蓋以是非較量言非以經歷境界言也

精神意氣踰立而始定既強而稍減望艾而稱衰矣嘗聞知識年未及則未達愈進則愈不足古人畏後生而悲老大良有以夫

夫人未有具美者也積貲之室無詩書儒術之家無資斧金綺騰溢而疾阨相仍壽老婆娑而饔飧不給多置妾而終望乎甫登仕而旋免官或纘會經旬而倏忽罹乎憂患或登眺刻期而適然阻于風雨千里招邀賓朋失之當面幾一載謀為幾事而廢之一朝造物每巧于害成人事屢形於意恠惟至人達觀玄覽知遇有得喪而性無加損境有屈伸而心無去取以人自安以天自適庶幾無入不得之學乎哉

求志得者無守失見內重者知外輕戴晉生之辭梁王也樂澤雉而無罣禽囷也莊子之卻楚聘也樂曳尾塗龜而毋藏廟堂也不可縻以爵也曾子之敝衣耕魯毋以受施致驕畏也子思之縕袍居衛毋以受貽身溝壑也

不可誘以利也此其志有定而其中有自重者在矣
風濤雪浪長年吽號陽侯波臣咫尺相尚所謂流離顛沛
中也禮法之士倡狂之徒未有不心戰色動者黃龍負
舟禹之作蝘蜓視也知命也中流幾覆程正叔之端坐
存誠敬也定性也汎海浪涌謝安石之神情自若也鎮
俗也皆難人之所難焉
招邀飲食尋訪俠邪解頤而與之間疾吊死拂然有難色
聚族而優戲一市之人皆若狂禮法相覯約法相守望
望然去之矣是以知人心之易流也
大喜之破陰也大怒之墜陽也是以君子務節焉有則不
過
不憂為樂無失為得無危為安無乏為富不辱為貴無故
為福無毀為名舉世知之而舉世不知也
山棲園居高致也守僻而招搖市井之鬧矣鑒古玩物雅
尚也貪戀而偽贗狙獪之習矣御盃啜茗樂事也狥人
而強飲不失為牢愁奔幽吊詭奇緣也惡地而匪儔轉
入為苦海逢人曠士將無慎之彈踮之分正在區區一
間

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性也惟君子能節過嘉美而不
思染指遇佳麗而不思顧盼非性也告子食色之論何
可盡非哉
沉舟之側日過千帆墜馬之坡時奔百騎人苦不自知執
世所稱酒色財氣者不可勝數風波險阻何地不有何
時不然凡夫有戒惟有無生法忍破遣一切斯安流穩
步之逕也
車馬以乘不若扶節之適也珪組以佩不若細荷之輕也
官府以居不若岩棲之逸也名位以崇不若谿然自喪
之真也皆厭車朝而重丘壑之言也已浮而厲厭者斯
人與斯言合究其終猶窺望焉未得而吟頁者斯人與
斯言戾究其終旋悔之矣
理欲同行而異情故貨色利欲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
所不能無者彼沾沾性命津津仁義而諱聲色貨利者
竪儒耳皆見色於尊食豆羹者也
欲人知者不自知者也人不知而悶者不自信者也不知
無悶而加進修者不自足者也惟不自足而後能名世
空谷之來風也深山之長木也期于風與木哉蓋有自致

之理焉故知福之不可邀集也德盛而集也功之不可
幸成也人歸而成也
太上無名其次全名其次成名其次立名名之不立而修
焉若又其次者也名之不脩而沾沾孳孳以祈聞於世
者民斯為下矣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人心大同有如其面人心僅僅方寸
其人面僅僅盈尺耳耳目口鼻未有不肖者也然亦未
有肖焉者也喜怒哀樂未有不肖者也然亦未有肖焉
者也其天地生物之至妙至妙者歟

堯舜文武人顏祖宗之為其聖哲也稱桀紂盜跖而加之
未有不蹙然不悅怫然怒者是所謂善善不止其身及
其子孫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噫名教之殺如此
哉
諸臣也顓官也弄兒也媚子頑童也婦女而須者也堂皇
即康莊也褻越而媚者也客座即市門也冥行則懸影
寂寥即改容人之能為周公顏回者鮮矣
好名之心勝心也勝之不已則思厭焉必抱沒世之疾而
始稱也畏名之心懼心也懼之不已則思避焉必抵避

世之悶而始得也君子之不去名不苟于名凡所內沾
沾焉與自矜自炫之徒襲虛襲取之計迥異矣
名者身之桎梏而利之嚆矢也求道者鑿名根為先矣太
上忘名其次避名其次讓名忘焉者抱朴守真躋高蹈
和旅寓闤闠而棲遲大初纖謹小物而宏執大象皜皜
乎在天如是也淖淖乎在澤如是也所以忘也避之者
歛之以心中不足而思遁也讓之者慊之以心中有歉
而思遜也然而次也不失為賢也惟釣名者役役于利
害之間憧憧于風塵之內民斯為下矣

士君子之未仕也處子也以天下為已任則職婦職矣及
既仕也明婦順也以天下為已棄則職姑職矣及其既
仕也具姑體也以天下為已憂則終內德矣
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立命者立己之命也即所以立天之
命也盡心於自愛未有不盡心于愛人者盡心於愛人
未有不休愛於天心者以此立命命無不可立故曰所
以立命也
窮情深者不能處富用靡者不能貧貴態濃者不能賤生
趣厚者不能死

棲真編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掛閱

天地之運周甲子而終矣人麄其四乃終天闕其大化亦有四嬰孩而春也少壯而夏也老耄而秋也死亡而冬也有天而化贏縮者不能終其運者也

生死之境晝夜之道也日用憧憧何所不有至寢而戢身八尺之上六根盡黜四大不守昏昏黙黙冥冥幻幻孰知宇宙孰知眷屬即有驚呼夢寐亦屬恍惚冥漠之際

去死哉何哉而世之但化者觳觫靡晉哀死者哭泣無數皆血氣業緣之累耳西方快樂与南面王樂之境未易與洞觀也

人生七七四十九日而魂魄全入死七七四十九日而魂魄散天體以四七二十八而周時七則周日七則復七紀七政七襄之所由來也僧家知數七入之七而不知視坐入之七通乎晝夜之道難矣哉

胡然而生生不可知也既生之後可知爲胡然而死死不可知也未死之前可知焉其來也冥冥其去也漠漠天地之終始亦如之而孰知所以然哉

有氣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色有色而後有聲四者相緣而後有者也其亡也人物不甚相遠也氣絕則聲亡聲亡則色潰色潰則形泯亦相緣而趨於盡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勞役聖人不仁以萬民為勞役日月之相推而照臨風雨露雷之相推變化春夏秋冬之相推成歲法象之大無停機焉况其他者乎百辟之兢兢於朝廷四民之逐逐於邦國九夷八蠻之奔走於遐荒元元之衆無止息焉而凡物又可知矣

夫人之臨終不亂也蓋有平日涵養力爲從正叔之無用也劉子澄之無慮可澄也皆存順而没寧者也乃若静利錮外㩁械汩中天真破矣及靡留之際神昏氣喪不勝痛楚戀眷焉則掩泣惜金綺則斬分詹言鬼語瞋視吁順幸淂須臾人世不知其魂遊魄降鬼而人人而鬼矣

鬼祟之能見人也史傳所載亦往往有之呂后之殺如意也武安之殺竇淮也皆非其罪故垂死之日窮而反本畏心勝而見之者也武帝之溺愛李夫人也明皇之溺

蝤之類耳

貪心勝者遺盡而攫九衢憒心熾者叱咤而逞一擊癡心迷者積慮而謀百全之三人者何心也噫人生不滿百年誠思及於死而萬用盡矣百念滅矣環一坯之土掩七尺之棺幽重泉之下冥冥漠漠享南面王樂耳貪憒癡迷之心安所用之而必生前刺促為也

人之世壽以天闕數終六十四止矣即指使中壽大耋耄上壽極之百歲止矣無以加矣夫人之包勉進修以思表見于世何可不亟亟也二十而學成三十而里選四

十而鄉舉五十而天下舉六十而宦成七十而致仕其大較也即工商農失皆有此等級進于是與不及於是皆勿論也從事而失時與得時而泄泄者豈謂人壽可俟河清而天公之日月舒長哉

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七情之害皆氣主之也直養無害而後得其所謂浩然者天地可塞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一也道義可配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通也

鶡麗角而無堅以其麗也瀕地石而不怒以其實也物能

為甚禄豚酒襍之不敢恣以其約也官府之刑倪首就之而無耻以其法也誠度之人心屈服乎善化乎亦有畨之推之而未徂乎

白業儼似玄素希風皈然若揭日月而市朝以自高也雍容禮樂吞吐仁義稱天語聖譚性微命詡詡然舉一世而下之居然以命師也稍樹尺寸皇覬麟圖褒寄民社杓人俎豆謂可古先步武而今来軌躅也侈多闘靡偒衆矜獨僕驂奴選慢史畔經輙自賣其驪珠以為希有也茹垢累污已滋多口呈肺暴肝不勝厭然而託之乎

高明曠達以自飾也衣食黔婁妻孥倚頓萬鍾不辨二卯必嚴夫夫自卜首陽而世亦夷齊之以為高也若而人者下士慕之中士是非之大士笑不為止吾弗為之矣

夫人之問學德業有早達者有晚就者有少聰慧而長靡弛者有少鈍駑而長卓異者是不可以遲速論成敗也

人之命門在腎天一生水資始之道也腎水衰而病從作故資陰降火醫家剛焉倘亦資始之義乎

人亦有言聲色者五行精華之氣以之為神者也凡物有

愛楊貴妃也常與其一遇故少翁鴻都道士得構其魂
魄溺心勝而見之者也死者之必附生生者之能通死
精神意氣有冥感焉其為精物大而其為理道微矣
天地以寅開物至卯而門始闢故驚蟄後百草始甲拆也
開物安得後時也以戌閉物至酉而門先塞故立冬前
已萬品黃落也閉物每先時也長養雖而收功易人事
亦爾況造化哉
前生者託生者也羊叔子之金環蜀文澹之香囊是也轉
世者降生者也房琯之為永禪師張方平之為瑯琊僧

是也六畜道者賊生者也奚官劉三復之作馬沈遵父
執之作牛是也夕之汐即朝之潮合土為瓦瓦解而土
良有由然耳哉
皇帝王伯四者循循伯業非聖人諸也孔子思鄉原而仁
管仲孟子闢楊墨而以五伯並堯舜湯武數數稱之喜
其歸假以為真非特假以亂真者比也久假不歸惡知
非有其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之意乎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
於房薑氏之言名言也是故新壯者十日而遊於房中

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
月當新壯之日而與天地同節矣然其要皆期于極不盛
不相遇疎春而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
房謹微陽而助收歛之藏人道循天道也今之士大夫
貴介狹邪之輩犯此禁者多矣安得綿年所而保壽命
乎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謂聞見在聲色中
也見以不視聞以不聽非真不見不聽也謂視聽在聲
色外也汨沒于聲色之中以聾瞶視聽者也是之謂體

物而不可遺乎
刑敝神索則厭四大以有生為桎梏氣壯神王則新百年
以有生為逍遙如未所謂衆生相壽者相也脩持久而
有身中之身不朽矣解脫久而舍身外之身不難矣
論人生百年止矣榮辱苦樂何所不經見焉此彭殤如一
而古之達生無恒化
合四大洲以三百萬里有奇括也而東震不過萬八千里
合元會運世以廿二萬年有奇計也而人生不能得百
年足跡所經會者幾何耳目所及知者幾何亦蠻觸乎

竅則聲無色則斂盈天地間惟色聲人惡乎不有哉有所
以聲聲色色者非耳目之官而官耳目者也故曰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夫是之謂不溺
構假山假水之巧以為逼真也遇真山真水之寄以為似
假也真假之間蓋自有辨焉
心之餘而髮上生焉肺之餘而眉傍生焉腎之餘而鬚下
生焉餘者言盛也不足而毛髮寡矣又不足而衰敗矣
而凋落矣壽夭之証其大較也
人之身由色欲生者也故色欲之根最難除斷乃二者之

分則有辨焉無感無動有遇有生者色心也由壯而盛
值衰而滅者慾心也即愚婦魁而不能蔽即上知節七
而不能泯生而本來者必死而後滅焉嗚呼信矣
色根之與名根也鈞重也喻東家墻而後為色重由奔兢
憤躁而後為名重則讓千乘之國與見色簞食豆羹者
均得聲稱於天下矣
寒暑推而天地老矣惟人亦然得寒暑之氣而入火不焚
夏暴赤日入水不濡冬卧氷雪是所謂順也非逆也當
寒暑之氣而入夏則扇飲水嘅水入冬則炉重茵累褥
是所謂逆也非順也失寒暑之氣而火爨重裘盛夏猶
栗水枯盛熱陰冬自汗是非所謂逆順也犯也順者可
以長生逆者可以養生惟犯焉戕生矣
太上無生其次達生其次尊生最下戕生佛子曰五蘊皆
空四大無我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是故無生之
為事也齊一彭殤旦暮今古惟達者能之視躬慎履臨
深履薄考終而正命尊之之道也至于戕生詎惟恃壯
冥行恣慾自促之為害哉極力於勳名以顯此生寘志
於服食以希長生覬求必得染情不化得失憂喜之間

皆所謂戕也由斷以談楊王孫稽叔夜焦光孫登諸人
於養生趣膛乎下矣
人輕重也而人爭衡輕重也而人不爭人好醜也而嗔鑑
妍醜也而不嗔鑑有心無心之謂乎無心則公公則平
無心則虛虛則照不能得之于人而能得之于物也至
人庶幾乎
屏我萬營守我一捫蝴蝻蠖伏之中若對神明立師保嚴
子淵之四勿存孟氏之幾希乃所稱謹獨哉誠精專一
無息非真是故削鐻者鶩榮名承蜩名者禍福决射者危

石不能溧蹈水者沉沫不能濡謹獨之事顯然耳
萬念盡融一私不起鵠乎寥乎春之融而秋之空廓乎闊
乎奭於夏而燠於冬如太和之氣流行於四時未可以
言語形容也故當其未然而强名之曰中
終日動而神情暢頃刻靜攝而病魔侵此以火載火者
耐於動而不耐於靜也經歲閉户而事爲所偶然跬步
而生退轉此以水涸水者耐於靜而不耐於動也
醇漓樸斵枝巧繁蕪厭中庸爲無奇視義理如枯槁遺其
中商獵其外凡所日用率用一切術數把持而性真

裂矣
靈明之在人修煉不加增不修煉不加少能悟能好能樂
亦有九竅在則形神相親真人出矣
善養生者無求生者也無求生者無轉生者也曰生生
曰無生吾以是生生
夫人之真精不著一物善惡兩忘逃爲障蔽則天真汩矣
故釋氏以不思善不思惡爲訓但見凡夫盡爲聖人究
竟無我亦無復佛至矣
有數息有調息有閉息有真息真息之妙無以矣其惟至
誠乎純亦不已固未易言也
忿心角者不論力必爭貪心角者不論分必爭勝心熾者
不論理必爭褊心積者不論勢必爭至於爭而良心蔽
矣陰賊害之心無所不至矣故忿欲懲貪欲窒勝欲
降褊欲平夫是之謂善掌其心
人心歡則神浮而氣外揚人心恐則神索而氣下泄人心
憂則神沉而氣內鬱人心懼則神散而氣旁落人心怒
則神曠而氣上湧心神氣遞相爲舍而不諧合也故曰
三家相見

動靜者相乘之機也靜宥動理動含靜根故惡動非靜而
可以入靜求靜即動而可以制動
孰能灌以徐之清孰能擾以徐之寧孰能愚以徐之明孰
能峻以徐之平孰能識以徐之誠孰能辟以徐之貞清
則鑑空寧則慮澄明則照燭平則持衡誠則剖疑貞則
正行庶幾乎身康康哉乎德寧夫是之謂有成
杳冥罔象障阜爾矣挨搆心鬪冦浩然矣執着圓融礙一
貫矣枯稿寂滅牿主靜矣執無拘有覆定性矣
心寂然者也如死灰者寂滅也如宿火者寂感也如源泉

寂慮也如流水者寂通也是以君子寂其心而後坎離
交
亡鈇而疑其隣之子而行步而顔色而言語亡不然者疑
心勝也攫金而適鬻者之所而清旦而衣冠而市會亡
所知者貪心勝也慮事而當其朝之罷而倒杖而株陷
而貫順蹟足而不自知者慮心勝也
覺有八徵形所接而八也夢有六候神所交而六也應於
物類通於天地而壯于陰陽者然也古莽之國實夢而
妄覺中央之國實覺而妄夢阜落之國無覺而無夢周

之尹氏役夫實則夢與覺俱實妄則夢與覺俱妄也鄭
人之覆蕉鹿而夢人之夢覺人之覺妄而實實而妄者
也士師之中分鹿鄭君之闢國相之訪夢中而覺人之
夢覺役而夢人之覺實實妄妄孰從而辨華胥遠矣黃
帝不復游周公遠矣孔子不復見直任世之自夢自覺
而已
鬚髮之早白也從衆得也語血氣也從憂得也語德性也
衆無論矣夫人意適則心忘心忘則神暢故精生而神
從之強矣夫人意亂則心煩心煩則神鬱故精耗而形從

之精故古人有以終夕積慮詰朝而皓然者今人有達
世因早黑白而遲早者吾嘗有所試矣乃若養生家言
齒復生髮復黑老而貌少容處憂患而有腴悅色是之
謂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其惟至人乎
夫死生大矣而朝夕決之聖人將無易言乎哉要有聞道
力為可以一生死者道可以離生死者道莫夭彭子莫
壽殤子者是也誰則聞之
疲於動而思靜者好名之心難忍也久於靜而思動者喜
功之念未斷也動靜相乘功名汩沒去求富貴利達之

心幾何哉此良背之學不可不亟講也
聖人之未發為中以憂喜不可有諸心也況於身憂喜之
乎中節為和以憂喜不亦有諸身也況于人憂喜之乎
失則憂得則喜憂喜在得失我無與也非有所肆志而
缺望也譽之不加喜毀之不加憂憂喜在夫人已無與
也非有所偉致而招謗也洋洋然色動於親故之責顯
而分華割顯凛凛然心怫於怨敵之用事而褫魄喪氣
是以人之憂喜為憂喜而非身自有之也可慨也夫
傀儡者衆人而戲者也今之優人傀儡又人衆戲而戲者

也覆蕉之鹿寐而夢者也夢鹿蕉而覺士師又夢中
之夢者也山河大地雖真亦幻佛氏良非孟浪語
從衰得白從白滑老髮鬚者血之餘血陰也黑者水之色
也子從母白從氣而白然乎信乎衰之用也
天之機一而已矣然而生殺異矣葉生机則喜神迎矣動
殺機則衰勢值矣機之動已不能知而人知之人亦不
能知而蒼蒼者知之故曰天也
聞人善而疑聞人過而信此惡念也見人吉祥而色沮見
人頹敗而心快此恢念也同人利則思利之同人害則

十十號　五卷

思去之此爭炎念也人有詿誤而必暴之人有善美而
務掩之此浮薄念也克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難乎仁
則吾不知也藉此求仁焉庶幾乎近之矣
平生氣浮以習靜攝之惟習靜而後知氣浮惟氣浮而後
事習靜也平生滋口以守中緘之惟滋口而後守中惟
守中而後知滋口也平生靡費以簡緣節之惟簡緣而
後知靡費惟靡費而後能簡緣也平生濫交以精擇約
之惟精擇而後知濫交惟濫交而後有精擇也推此類
也無不然者皆謂合內外之道也

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語感應之機也要以德出于陰
非惟人不知之己亦不自知也堂上之易牛入井之乍
見是也何擇之難反求而不得所為心何容納交要譽
哉今有簞食豆羹之義而嘵嘵然求鳴于人小有推食
解衣之仁而耽耽然責報於天則自眩自利之心熾皆
小人狡儈之情狀也烏足言陰德哉
競力不能衡命勞毋益也故君子順焉反是者曰拙然非
漫然無事之為也盡人足以勝天乾有事也故君子修
焉反是者自棄然非行險僥倖之為也

十一號　五卷

學人於聲色貨利之心克治且盡死生一念未易破除夫
死生者晝夜之道也一定而不易者也輕之者非也重
之者亦非也輕不至忽重不至貪所謂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

千一疏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掛閱

禔履編

帝王忘富貴聖賢忘道德所謂大也登一第而揚揚耀鄉

閭獲百金而詡詡誇妻子稍具一材一藝輒自引置古

人脊列豈足與列于冠裳珮玉之朝齒乎于道德仁義

之府哉

修匹夫之𨚫于弟非聖人也赦天下之罪於四凶亦非聖

人也此舜之所以仁歟

疇福五而壽先焉有幸而壽者有不幸而壽者故太公之

鷹揚申公之應聘伏生之授書皆以耄耋之年矯矯立

功名者也馮道之歷八十而事五朝夏貴歷八十而降

胡元何貴於壽哉則何不溘然早世之為愈也

古之名臣鉅卿類廉潔自持忠公室而不營私家如季文

子相三君尹翁歸為上宰孔明歷佐二帝死之日家無

餘財贏貲他如王弘李大亮盧懷慎張鎭耶律楚材沒

身覆視餘米以斛計布以疋計金石遺文而已甚至有

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者清風高節聞者興起貪頑之

夫廣積金玉貴子孫蕩費者可以愧死矣

先人而人先之後人而人後之故禔身在先後之間厚人

而缺望甚薄人而解體甚故處人在厚薄之介無毀之

謂譽無譽之謂毀故全名在毀譽之中盡其人者而天

隨全其天者而人至故立名在天人之際

跋扈之臣奸大事皆藉名儒為之宗假古禮為之文而

不自知其謬也王莽輔政主劉歆而西京郊祀之禮定

董卓入朝主蔡邕而東京宗廟之制立是時國事非矣

劉蔡亦不自知其謬而為之主也

天下雖甚奸雄而良心緣有存焉魏營徇荀祗貢嗢笑而

取汚辱如掃門控馬摩足拂鬚之類是已汲黯之不拜

衛青王祥之[illegible]拜司馬昭高允之長揖宗愛元匡之抗

衛高肇亡論禍患不及而反加敬禮焉正卿直道亦不

容終泯屈也

宋疇之不賀峙鳳也桓譚之不信圖讖也皆賢且諭君子

榮焉寇平仲之附天書也雷陽之行免哉

李實之殘忍也路巖與韋保衡之爭權也杜重威之貪婪

也市井路人皆袖瓦礫伺擲而重詬之好榮惡辱人情
一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何貪酷者繩繩然而接迹
于世也
悚述之附大將軍敦也及亡吊者皆哀而郭璞獨以為福
福其不與叛黨禍也褚淵之密謀宗禪也及禪成賀者
滿座其從弟淵炤以揖狂為惜惜其敗名行也嗚呼祀
祖以得死免身後之患彥回以不死喪身後之名可與
庸庶愚難與識者道也
狄仁傑欲代鄭崇質使絕域也柳子厚欲代劉禹錫刺播

州也皆以母老故朋友親親之誼如此今也則亡可慨
也夫
嚴挺之不見李林甫也不相止矣崔若甫之不見牛仙客
也不相止矣三公之不易介二君子有焉
惡之欲其死者惑也愛之欲其死者非惑也南霽雲被執
張巡大呼之以死速焉文天祥被執王炎翁作生祭文
以死速焉倘所謂君子之德愛乎扎
楊德祖之見殺也薛道衡之斥死也美而驕者也希旦之
彼發塚也劉希夷之遺僕壓也美而吝者也雖有周公

不足觀吾知其難也已
君子小人之不相謀也然小人以狐媚藏於心君子以虎
視應其迹故小人往往得託交於君子陽伺而陰擠之
而君子始無如小人何矣寇準之于丁謂也司馬光之
于安石也趙鼎之于秦檜也始未嘗不傾心而終未嘗
不懼禍
楊文節志其號曰誠齋朱紫陽非之聖域不宜居也曾南
豐譜其家曰出曾點後歐陽公非之華胄不宜冒也今
之聖賢其號而神明其先世者何限曾有非之者乎習

以為常而莫之怪也甚矣今人之不如古也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恣陰謀者必多顯禍雖其報或有遲
速而其應不爽錙銖者也天也如王賀于公鄧禹曹彬
諸君積善于身責報于天如持左券如陳平李廣虞詡
王彥超諸君子咎自己之孽慶貽家之禍若具爰書皆
人定足以勝天而天定足以移人者也其著者也張湯
之後累世侯祀房杜之子孫衰微不振天有說乎曰是
其變者也然嗣徽則前愆蓋後替則祖德敗雖變也而
天之常固在也

治家者德施之謂勤搴搴焉利之而已者是貪也非勤也
鄙孰甚焉然而施德罔終故貪不可窒也寡欲之謂儉
箋箋焉慳之而已者是吝也非儉也陋孰甚焉然而恬
淡多嗜忘故慳不可破也
優人之登臺也喜能色飛悲能淚下雖戲也即真者也世
人之應世也喜遇而忘無喜矣悲極而忘無悲矣雖真
也即戲者也邯鄲之夢幻無時無之劉項之戰場無地
無之素位而無外頓無入不得之境可以易幾矣
王侯將相澌滅之後猶夫夫也旂常鐘鼎煙銷之後猶物

物也聖賢豪傑總歸蓬蒿仙佛鬼神每逃災阨極之日
月天地有劫運代謝焉百年七尺之身而柰何以喜怒
哀樂盤麼中而滑天和為也噫可慨已
恩過而成仇故怨易豪而婢易悍威振而見德故跋扈不
起而忿恨不生此家人之正嚴君乎右嗃嗃而左嘻嘻
聖人良有深意
大道先於簡緣含光塞兌冘如而冷寂者至人之所為務
也求符易於聚麈奔走鼓舞群然而翕聚者至人之所
為憂也求大名之辨講明語哉從古之聖賢不知務而犯

忌者衆矣
夫死生亦大矣三尺之童為生之日遠矣然亡不欲長年
享高壽遠災害而慎疾病者是人人尊生也老耋之翁
去死之日近矣亡不安朝夕康飲食未有日顧影而怖
欲死者是人人達生也倘亦百姓日用不知之道乎
力之不能與命爭也命之窮達不能與德之厚薄爭也力
不能與命爭則順焉獨壽跖而夭顏窮聖而達逆賤賢
而貴愚貧善而富惡乎哉召忽之不得不死也鮑叔之
不得不舉也小白之不得不用也管仲之不得不薄鮑

叔而厚隰朋也子產之不得不誅鄧析也皆天福而天
罰者也命不能與德爭也則安焉獨德西門而愧北宮
乎哉短褐之溫於狐貉也蓬蒿之腴于稻粱也蓬室之
蔭于廣廈也篳輅之飾于文軒也皆人自求福而人自
免罰者也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夫是之謂自
然
夫死生大矣去痿痞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以日月可也以
月年可也管夷吾得之矣送死畢矣晏平仲未為失也
公孫朝穆二氏得之而子產昧焉乃世之役役於為生

而怖驚於將死者何我則所為鮑叔黃子之知已者少

也

嶄生之夫一日不以為少達生之士百年猶厭其多則籍

寐之關也端木叔之辱其祖則以為狂人端木叔之過

其祖則以為達人迷覺之路也生則廢而任以俟早死

死則廢而任以放于盡遲速之時也

國君之不可與田夫畔地也宋叟之不可與天子獻炙也

野人之不可與鄉黨鬬味也皆局於見而限於量者也

古之為文也以公是非今之為文也以私賄賂今之文非

文矣楊子雲作法言而卻蜀富人錢也穆伯長作佛廟

記而投毫豪士金也班叔布續漢書載鄉里人以為惡

戒也孫昌國作晉陽秋叙枋頭事不許桓宣武易隻字

也名不可貨匿不可隱所謂是非之公也陳壽三國之

志多脩怨德魏收之書黷貨狼藉至今遺口實焉今之

文金匱石室之藏不可得而論矣雜家興而古人之言

行兩家之理道可闚而知也詞賦興而秦漢之糟粕晉

唐之殘腐可掇而新也野史興而世事之因革當朝之

理亂可數而志也儒藏佛藏玄藏三藏興而三教之精

義萬古之微辭可悉而辨也其最可鄙厭者則序記誦

贊碑表誌狀之類縉紳之子弟所賄求賈竪駑販之夫

所請乞中外官吏之所献諛舉朝會而人阜夔也舉郡

邑而人龔黃也舉山林而人曾史也舉閭閻而人樊衛

也燃祖龍之鉅火作長平之坑灰亦今日王政之一大

快也

善書者金玉其點畫善畫者瓊瑤其縑素夫藝事而沾沾

若此柄文章談道德者類驕且吝焉藝成而下者等乎

可怪已

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臣何功焉故古之直臣碩輔數上封

事而往往削焚其疏草若魏之陳群晉之王祐陳元達

之事劉淵徐勉之之在蕭梁宋謝陸元方宋田錫皆矯

矯著聲而能自泯迹者也當今晉撫之臣無不梓奏疏

矣人人晁董也臺省之臣無不梓諫疏矣人人千逢也

以當諸君子不汗顏而愧色也耶

緣恩而出怨者人心之戾機也配福而為禍者天道之大

忌也故君子不取盈而小人不終任德

蹇者之于人歲歲歷也裘葛之于人歲歲易也當伏而綌

嚴寒暑弗為之減也必不及舊而衰當臘而說炎熱沒
不為之輕也必不及衰而舊故當順適而險難之思當
富足而窮乏之念惟至人能之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之諂能也烟視媚行影附響承
小人之狐態也虎噬狼吞蛇涎蝎毒小人之歡心也小
人之不得比于人也君子能無重防者哉
李德裕之狩白敏中也德裕貶而敏中詆之甚力歐陽脩
之薦蔣之奇也脩被謗而之奇攻之猶急鄙哉小人之
負心也不以私恩抵公義可口實乎哉德裕脩君子也

二人若安得不側目乾也
井丹之傳學高論未嘗書刺謁人也高也祢衡逸才高舉
懷刺汗漫至無所詣也傲也自是誠峻矣激者幾高者
幸而免君子皆不由隘遮焉
出世遺世本無榮辱在世觀世榮辱平等就世應世恐辱
避榮稍有實際焉非妄臆也人亦有言長跪磬折伺候
門墻倥偬齰齚皆君子懸恐之地而受跪延接堂高廉
遠之人享受何有賢者虛受其禮不肖者實長其傲其
說然乎以經歷得者乎古之孤寡不穀於君公王侯良

有深意故聖人有求免辱無事浮雲而佛氏之訓諄諄
忍辱為先也庶幾哉
居貧賤則覬心興日處富貴則肆意一時凡夫之情也劉
穆之設文昌之流是已見苦為生則重棄財迴思積困
則斬多用介士之行也陶朱公公孫弘之徒是已富貴
而無改其素菲食惡衣財力而能盡其用溝洫田畝聖
人之度也大禹范文正之儔是已
名利之薰灼世成結習世人嘆之矣乃為名而脩為利而
脩者十恒八九焉下論其小即犯大逆而淪盜行皆不

惡聲與避害者之為也知所趨利而害無從招焉知所
保名而毀無從入焉然則名利固好脩者之資歟
富貴人之轉而入貧賤也其服食享用自奉奉賓不能遽
貧賤焉貧賤人之轉而入富貴也其服食享用自奉應
賓不能遽富貴焉何也非其素也積習使然也此就中
人之性然耳貧賤富貴迴異也安之若終身窺之若固
有豪傑然乎哉小窘之而戚戚倥偬小盜之而滿盈絛
肆細人然乎哉君子于此有三省復焉
操萬金者享不能千操千金者享不能百十家之產朝龍

而夕酢鮮衣而奴馬日用之奉等之千萬而不為減乃
知守錢虜困乏終其身依蒼未常以福澤厚也
官父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尊而禮愈恭人無得而
怨之也孫叔敖所以有楚也貴而下賤富而分貧知而
教愚人無得而惡之也李克所以有魏也相歷年多而
未嘗薦一人也富鉅萬者再而未常富一人也人皆得
咎之也東閭子所以先富貴而後乞人也知孫叔敖李
克之所以得東閭子之所以失處満者可以損處饑者
可以施矣

塞上人之失馬也禍而福福而禍禍而又轉為福也宋有好
行仁義者三世不懈黑牛再生白駒再為薦而終驗吉
祥也禍福之倚伏也寧有極窮乎哉君子惟脩之以俟
命耳
君子者不可以有挾也挾而請子羽之所以碎璧也不可
以有懼也懼而求叔舍之所以烹熟也不可以有誘也
誘而致孟氏之所以辭兼金也
飢寒困以不足困者也飽煖亦困以有餘困者也于不足
豫焉于有餘慎焉莫困哉夫人固未易能也

均是物也材知不相上下而造事窮達異焉北宮子所以
愧西門子也東郭先生之論幾矣於脩德造命之旨則
有遺焉
何曾之日食萬錢也奢也至曾子邵而日食之錢倍焉不
再世而子孫有為丐者以償祖父之奢也
敝雙枯魚而三年不盡者趙咨也數米炊而稱炭爨者常
莊也不矯於人情乎特倹德而示子孫可以為訓
抱藝弗庸久困而求試蘊奇莫展湮鬱而干名蓄巧自效
坐計而思償三者僭心不勝也左畫謬計近殆弗悔渝

官食言任復恬終忤類私己招尤靡恤三者福心不勝
也
權門不可附也陰欲附之醜己者也陽欲擁之醜人者也
卒之權勢有時盡而人已俱醜焉其心於小人者計亦
拙矣王質沈瀛私訂以諂張說為戒無何質潛徙而瀛
已先在客位矣蘇過桓温父事梁師成師成妻死謀以
毋禮事焉方疑忌其子甲而其子甲已先衰絰立帷下
矣小人之情狀大率如此
位高則美好生勢厚則諂諛至威顯則佞倖集列精子諸

侍者以為美也因窺井而見燦然悪丈夫狀鄙忌妻妾
與客皆以為美也因熟思而知遠不如徐公差有反照
之明祛侫之知在焉都高顯而操斯二者可以鑒矣
體無善悪機動焉而淑慝起矣機無善悪用發焉而淑慝
分矣淑慝分而習焉始相遠君子慎習𢦏
善祥悪殃可以語人而不可以語天福善禍淫可以語天
而不可以語人修凶悖吉可以語變而不可以語常是
故聖人順之君子俟之噫趨避而行作輟者凡民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其毋也不在臨如其臨則決之

晚矣其毋也必在臨如不臨者易於言矣
以貴而富者未有不由貪者也富無用也以一時之貪釀
子孫必世之窮也以力而富者未有不由刻者也富無
用也以一時之刻傳子孫必世之淫也然則富終無用
乎曰貴不以貪而以積長富焉善矣富不以刻而以儉
長富焉善矣彼都高位而好言貧處素封而孳孳不足
是悖道也雖富無所用之矣
前人之福澤可以遠可以近以躬享之近矣以躬耗之遠
矣後人之福澤可以遠可以近以躬貽之遠矣以躬斬
之近矣念及祖考念及子孫七尺之軀上下千百世之
所繫也可不慎歟
中人之與上知不同功也觀中人者觀其大德不踰閑也
觀上知者觀其小德不出入也
無言者忘言者言慎言者全矣言者得君子之所以歆
訥也俗言則市人態纖言則妓女習諢言則優人流放
言則狂夫昌小人之所以輕口也小之損威大之折福
顯之招尤微之愧心嗚呼難言𢦏
菩提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至頓也入獸不亂群入鳥

不亂行者至德也上可陪玉帝下可陪乞兒者至行也
皆至人之所為務也呼牛應牛呼馬應馬絕望于斯三
者何至之能云
沉厚則智自生非沉厚之生智也惟智而後沉厚也躁險
則謀自拙非躁險之拙謀也惟拙而後躁險也
名利者造化之所靳也儒者詘言之曰名與利不可有也
然而有之矣如蝇如虎之譬深致戒焉而又詘計之曰
名與利不兼有也然而兼有之矣較所得則利實而名
虛較所享則利暫而名久較所居則利易而名難何也

楊程巨室擁素封之業服食王侯文繡土木養生送死埒於都君而道德仁義之士厭糟糠而敝窮廬卬有令聞廣譽施後世之喙羡史冊之談而已虛實何相懸也事積著則安煩勞豫畜藏則趋嚚市祿祿終身受享靡幾徒以樹怨而誨盜彼尊顯幽光之士宗族以為華山川以為重四裔君比肩而千秋可覩面將洒削趙孟而駔儈晋楚也久暫何其遠也好利者市馬而錙銖朝焉而爵祿共事則相嫌共業則相軋為市道之交而已藉名以為爭者則興於是或標異以矯己或闘捷以乗人或飾于細謹或勉于一善詘焉為伸退焉為進其恣睢矯拂之情有不可勝言者其難易何相等也故曰名利不可有而有之有之以不舍也名利不可兼而兼之兼之以不虞也造物者靳則有之而儒者未易詘言也

君子之事有可恨若君子而小人者也小人之情有可原者小人而君子者也是衰世之道也原小人而恨君子者維世之衰者也

利可以謀而得也其得也心力甚艱故君子恥焉利不可以謀而得也其得也分限有定故君子思安焉夫子之

罕言利也不欲買放利之怨也孟氏之黜言利也不欲屈輕利之義也何必曰利言何容易哉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藩范樹閱

世緯編

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無恩者也風雨露雷則有間矣舟車之利往水旱之將望嘻不沾沾乎哉君親之生成造就也猶之天地日月也無恩而無乎不恩也兄弟之財貨相資族黨姻友之扶持周恤薦之為舉主吏之為府主進之為座主暫者德色一時久者德惠終身倘亦風雨露雷之用乎

帝王之友愛與士庶不同有親愛富貴之道焉故枕衾共寢者褒灼艾分痛者鄙業孰與仲多者誇

父子天性也父子之間不責善人不間天也乃世俗之習而不察者衆焉當其為子時所求乎子父未能也及其納媳而擁孫家庭之禮稍稍不足則譙讓加焉而時自鳴其為子之孝事覩之勤為子婦者有竊笑之耳豈惟世俗即讀書士人不免噫閨門之內戲而不笑言孝而不言慈斯義也曉克奪之可慨也已

天下有慈父而無孝子然天下無不慈之父而亦無不孝之子皆天性也彼嫡庶之際開先後毋之心睽財產之爭異於是乎家庭之間化而夷夏矣為子孫者易于貽亂而難於白首祖父之責終其身在焉世人慎念之毋子若孫委也

兄弟之式相好也以敬而為好也毋相猶何居猶之為言比也兄不慈其弟弟毋猶兄之不慈也弟不恭其兄兄毋猶弟之不恭也彼以是施此以是報必相猶焉常人之處厚者不為矧兄弟者哉

叢叢家庭而色憚於豪之族黨踽踽同氣而委心於結義之兄弟款款新交而鮮體於風昔之暱友涼涼妻孥而畢命於狹邪之靡曼斯人也愚則可嗤恣則可恨中道逢之可無揖焉

禮所生為敬敬出於愛者厚出于畏者憚出於德者久出於尊者暫出於名分者安出於勉強者詐故敬而無失四海可通聖言良不我誣耳

仁所生為愛公愛則大同私愛則偏厚真愛澹而久偽愛濃而暫嚴愛雖疎必切歡愛雖昵必乖故聖人之用愛

削差而墨氏之兼愛爲教
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之君臣一心也執友窮之濟
以麥舟范忠宣之父子一心也門外輾迹移家卻聘婺
接輿之夫婦一心也家督當立徉狂讓爵常玄成之兄
弟一心也策車不較成敗分財不較多寡鮑叔牙之朋
友一心也忠孝節義之士何世無之而以心合心寥寥
千古矣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名言也是人合者也竪儒
不知以其出於南華而力詆之不知義者也試舉其概

有一統之君臣其禮大而公唐虞三代是已有革命之
君臣其禮莊而嚴周之侯服殷之膚敏是也有列國之
君臣其禮通而和吾韓厥之對齊平子之使晉是已有
僭國之君臣其禮殺而厚如舊君之服齊衰樂毅之不
肯謀燕是也有敵國之君臣其禮[illegible]而倨如劉禪之安
樂孫皓之歌爾汝是已有先世之君臣其禮思而隆張
良之爲韓報秦陶潛之甲子紀年是已有亂世之君臣
其禮簡而微馬援之救遊擇君列國之朝秦暮燕是已
有異姓之君臣其禮順逆而各取如日磾之臣漢武李

陵之降匈奴是已歷舉數者皆無所逃而成上下交如
其可逃能君臣乎哉
齒之達尊於天下也以獨重言也兄弟之齒序而伯叔姪
之齒不序以分重也國家之立君任子襲爵即兄弟之
齒不序以嫡重也周公弟而爲武家宰管叔兄有土而
無官齒惡序哉以德重也一命不序于鄉再命不序于
族三命不序于家以命重也師弟子至嚴也生乎吾後
吾師之王文中十五而教河洛北面弟子白首列焉以
道重也達尊立而齒視德爵不無少讓耶

子之與姪親親固有等也愛姪不如愛子人心之大公自
在私之者第五倫之悞言也舍已之子而存兄之子人
情之大順自忤義之者魯人之誣寵也兄弟之子猶子
也子之而先于子何以子乎伯道之無兒天道固有知
哉
子之以教而成也十九也以不教而成也十一也中才之
養父兄何有焉其有不然者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
從而其心爲逆黨陳寔言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
然爲名臣是皆違夫子之教而淑慝懸殊者父兄之賢

不肖也曷從歸哉

廬墓孝也古未之聞也子貢行之於師矣重師道也非孝
也太甲常行于祖矣反君德也非孝也廬墓不可訓乎
原其心何如耳心乎親則割股以身殉籲天以身禱臣
子迫切之情無乎不至苟心出于要名心近於逐利則
韓愈鄙人之對所謂要而可刑于市者也

孝弟之隆替也在人不在家骨肉相愛之情真款於貧賤
也勢利爭奪之私勝起於富貴也富足之後禮義易生
困乏之餘戕賊易起皆人為之也家足憑乎哉

十一號　七卷　五　三百四十三

夫婦之相合也以人合夫婦之相棄也以人離者也聖人
制七出之律以三不去挽留之是忠厚之至也孰謂孔
門之家法萬世不易哉

太公望之為妻無也盭也朱買臣之為妻棄也淫也秋胡
之妻以夫淫而絶其夫晏子御之妻以志高而激其夫
非二氏比矣

艷妻之乘夫也以色悍妻之乘夫也以威不艷不悍之妻
乘夫也以知乘之為言御馬也六轡在手疾徐先後曷
敢有越志哉懦夫愚夫無論也即英明之夫唯唯戰慄

視愚懦甚焉語有之牝雞晨而惟家索言乘夫者凶也
階禍家庭而戕賊骨肉歆不索得乎

倫有五而最末且疎者朋友謂其相覲相摩而輔翼前倫
者也夫婦則夫婦父子則父子君臣則君臣無互換稱
者人曰兄弟亦曰弟兄人曰朋友亦曰友朋正式相好
毋相尤之謂也則兄弟亦有朋友義焉

論君子之交道有五美焉坦夷之道步者不勞故交欵平
疏食水飲日用不厭故交欵淡皎皎天日腹心可照故
交欵誠四時之交寒暑不驟而成歲功故交欵漸結納

十一號　七卷　六　三百四十四

之始淑慝必審而成久要故交欵擇如其不擇胡平胡
淡胡漸且久也

龍逄之忠臣不幸也匪臣不幸也君不幸也伯牙之孝子
不幸也匪子不幸也父不幸也衞姜之賢妻不幸也匪
妻不幸也夫不幸也是故君明而臣不必忠父慈而子
不必孝夫良而妻不必賢

謂父子生於欵也者不天也君臣生於利也者不人也夫
婦生於情也者不分也長幼朋友生於偽也者不道也
皆俗侮世道譃浪人情之論也吾安所取裁哉

訟兄而不傷弟者周公乎戮子而不傷慈者石碏乎廢父
而不傷孝者脫脫乎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俱不可以
為訓
周公之不能善管蔡也展禽之不能化盜跖也王茂弘忠
勤王室不能止敦之不逆謀也祖士雅之誓清中原不
能保弟約之不黨惡也一體之人而淑慝懸殊焉
晏子之事齊三君一心也純臣也為人臣者毋二心是故
疑是心也居晉而可不忘是心也雖遠越可以安乎齊
人之所以諷慶封也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之所以對或問也皆一
心之說也
馮異為漢兵獲而亡歸據父城也徐庶從劉備而歸諸曹
魏也晉周處為涪城守而降秦也皆以老母故卒之馮
異效功報德不失歸正庶不設一謀處之不受官爵庶
幾乎有失節而無失心也賢于王陵趙苞遠矣
禍變之來矯情鎮之平等一身之利害以消民社之隱憂
聖人貴焉不然而萁倍至親玩弄物理率天下而廢人
倫入道絕矣顧雍盛集僚屬子孫章太守劭訃至神色

自如顧雍之為東門吳也非慈也孔融被收中外惶怖
二兒了無遽容琢釘自若二兒之識無完卵也非孝也
許允見誅門生走告其婦怡然機中許允婦之早知爾
耳也非達也子夏之賢哭而至於喪明王裒之孝哀而
至於罷社壁司徒之妻以問不及夫為非禮當骨肉亡
存之變乍聞驟得之時而從容暇豫處之當不知之矣
曾子之烹彘食其子恐教子以欺也孟母之買東家豚肉
啖其子恐教子以不信也童蒙養正作聖為功其是之
謂乎然行此教于今時亦不失為微生高乞醯之直也

生人之倫至君臣父子昆弟夫婦大矣生人之聖至堯舜
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至矣然其所遇有幸有不幸
焉君臣順而父子歉也父子安而昆弟拂也昆弟寧而
夫婦乖也求全德而備全福者無幾焉
父母之恩均也乳哺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　父母之恩
隆也兄弟之愛篤也家室之後知有妻而不知有兄弟
妻之愛狎也父子之親天也擁子之後知有子而不知
有親子之愛重也朋友之情真也富貴之餘知有富貴
而不知有朋友驕奢之情奪也君臣非義也法也何所

也于天地間哉此民斯為下者之言也若中人則尚不
所謂逆父不孝從婦不令阿之所以死周鄉也殺兄不
義事兄之仇亦不義季兒之所以死任延壽也殺父不
孝殺夫不義大昌里婦之所以死仇家也誠知夫父也
兄也夫也均重者也不能合一焉有死而已父一而已
人盡夫也烏足為女婦語哉
兄弟之爭死也孔融孔褒以舍張儉故詔訊爭者也姜肱
仲雍李江元孚元祐以被盜賊爭者也當時義之皆獲
免焉死生亦重矣以兄弟之親而輕生若三氏者豈必

其獲免而後爭乎哉見天性焉他若衛嵩鶴旌趙憙復
仇楊厚託疾不言庾袞感疫不避王覽之飲酖劉典之
代疫謝述冒險而尋棺弘徽哀戚而過禮皆能輕死生
於兄弟者噫寥乎不多有矣
均一養親也公西華若曜文曾子輿若薇父而孝同焉均
一待子弟也華子魚若朝會東元方若晏樂而雍睦同
焉各得其性之所近各承其父之所宜求可以執一而
論也
尹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後妻譖而履霜悲矣閔子騫
之父君子也亦一尹氏也曾子妻死而以尹氏之父子
淑子也王駿妻死而以曾氏之父子自淑也比管寧氏
于曾參王駿之言三復加焉竟不再娶不尤賢于閔氏
父乎北齊殷基之哀慕感後母愴愴不自容而求去也
難乎其為父也安驪姬而以身殉也難乎其為子也豈
岌乎伯奇可以省憤憤乎尹吉甫可以鑒矣
古今之賢母多矣臚傳其最著者李敬姜子死不哭謂其
薄於賢者而厚於婦人藏母送文仲之齊謂其好盡人
以力窮人以威范滂死母幸其與李杜齊名王經為司

馬昭所收而母笑其得死所李胄為朱泚戰沒母罵其
反死為悅蜀王孟昶亡國而母嗤其不死社稷雋母戒
不疑錄囚多所平反嚴母戒延年好殺劉母怒焜殺令
狐盛專除勝己禍且見及嚴母戒武殺戮不免於官婢
是皆母之不幸者然其知大義其先見謂女中之大丈
夫可也
古之賢母而享富貴終福澤者如漂母獲報于淮陰齊女
受封于石窌萬石媼之擁子孫名位洗夫人之保境土
高涼延卿瞿母之封丘世為爵皆北堂中壼所不易得者

也他若戚婣尚主之封無論焉
古者刑不上大夫於大夫自裁焉秦漢以来天子之重臣
貴戚稍有謬戾身陷囹圄而手足桎梏者比比也今亦
然然古者以為辱今亦以為褻古也以為五刑無復之
今也以為三仕通捷徑
今天下有三家焉文章氣節性命三家興而朧門竣矣無
雜賓焉可也輦金幣列干旄者争倒屣焉悪乎竣
躬行尚矣心術隨探焉此之謂察其所安觀人之法非聖
人之過於奇也

十一號　七卷　十一

狎交而怨棄者中疑也久棄而倏締者外假也中疑久而
猜忌積矣中疑深而傾覆隨矣倏締而厚蓄襟杜矣倏
締而如新術窮矣是故君子與其易交也寧難與其驟
交也寧倹與其強交也寧絶
富者贈人以財財可用也仁者贈人以言言亦可用也贈
言之行久矣素交多質泛交多文情勝多規勢勝多頌
文與頌何所用之雖世習以為常而莫之改也贈焉者
安于順而受贈者甘于諛也
聲名重朝端而寒微之交未孚也外望盛也生徒遍天下

而閨闥之内未洽也外交重也吏隷士卒畏威明而近
侍之人未帽也外防飾也此輓近之流風忽心薄德勝
也吾見亦屢矣
張魯女與龍交而孕生龍馬高莘氏女以配盤瓠生男女
者六焉皆史牒之流傳的然不誣者也以至鬼怪狐媚
草木之妖淫害厲子者紀載不可勝數而溺情牽歡離
合悲歡之鄣與人亦自不殊何勣古今之事存而不論
者寧獨在六合外也

十一號　七卷　十二

古者列四民而農次于士工次之商又次之蓋重本而抑
末也故不耕而食以為素餐君子恥之婦女效工習蚕
織而後衣服也降及於今則大不然男子之不耕而食
者衆而終歳勤動之人反不得飽女子之不紅而衣者
衆而養蚕㥁綿之婦反不得煖是遵何道哉且也國有
游民而野無曠土江漢有游女而家室亦無虚機是又
遵何道哉則古之時大任質任拙以自力為事者也今
之人任逸任巧以力人為事者也自力則自食自衣而
安守定分力人則衣于人食于人而易恣逸志治亂之
所升降也亦良有由然矣

仁義起而道德遷非道德之加仁義也以仁義固道德也
禮法興而淳朴散非禮法之驅淳朴也以禮法維淳朴
也名實東而清淨希非名實之亡清淨也以名實幾清
淨也文字盛而意旨微非文字之晦意旨也以文字權
意旨也論世者有深思焉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皆一代之絶技也至於國
朝能兼而有乎哉有則有之未至也蛙消龜息熊經鳥
仲牛順馬健皆百物之專能也至於人能兼而通乎哉
通則通矣未全也

下臣之事君也以貨梁齊攄之於齊焉徵之于趙也今以
貨事其身矣中臣之事君以身晉之子犯虞之宮之奇
也今以身事其家矣上臣之事君以人齊之鮑叔牙鄭
之子皮也今以人事其身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吾
不知其何臣也
家僮廝役以主之餒乏為向背以遇之寛嚴為敬肆愚且
賤者也亡怪也移之朋友則心相結矣猶是也移之兄
弟則肩相比矣猶是也又移之妻子則天性相屬矣猶
是也亡已而移之自身遇得意則揚揚豪侈一時遇失
意則戚戚悽惶不解此何已焉乃知寒暑炎凉時至定
序氣候不齊造化有客移者校勘世緣良為天道
厲王之弭謗召公之所謂障川也馘然之毀鄉校子產之
所謂防水也其見同其言一也秦之禁偶語漢之戮反
唇捧土而擁川投石而障河者也民情卒未有能平之
者也
祥瑞一也古之祥瑞在天下今之祥瑞在簡冊何也習見
之不勝書僅見之不得不書也治之世瑞在天下否之
世瑞在朝廷何也貢獻之恐後以侈誦道腴抑悪之不

聞以危明憂治也古今治亂之不相及往往如此
宜於家人者未有不賴於閭里内外一也順於親戚者未
有不佑於鬼神幽明一也孚於神人者未有不格於真
宰天人一也
執政之當事也縣令不為其家監者賢令也郡守不為其
家督者賢守也不以守令為其監且督者賢執政也茲
道也古之道也古何以有之以直行也茲道也亦今之
道也今何以有之以慎行也爰是而有不敗者幾希
雖有忍人未有不愛其子孫者然而日夕竹孽人畜而鬼

責馬為子孫蛇蝎之矣雖有愚人未有不計其子孫者
然而日夕作勞臣虜而奴僕馬為子孫馬牛之矣業不
可造福不可邀是以貽謀燕翼之方固自有在而樹範
師帥之任尤當以身先焉斯其為子孫長久之計乎
施之不報者為施施之能報者為貨懷之終身者為深感
之目前者為淺施之如如而受之皞皞者為大施之沾
沾而受之忻忻者為小然施人易而受施於人者難難
在後也不虛其施也受施易而施于人者難難在先也
不責其報也斯其為報施之宜哀多益寡之道乎

角而勝者以力者也見而勝者以氣者也闘而勝者以德
者也皆有所制也無制而無所勝無勝而無所制孰為
角之而見且忘之也夫是之無神
始後陰陽而大小之災暑遞至此造化消長倚伏之常
也其在人事則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澤至而拂亂盛
深天人之際微矣哉考之往籍稽之近事的然多不爽
矣
訟者公言也言之公胡訟哉險健之相乘也天水之相違
也各私其私以為公者也以私為公安得不訟宗之日

趨於破壞人之日趨於積習恆由訟也故聖人有深戒
焉
素封之家世世承者以禮義輔焉反是則害余郡以饒傾
海內鉅萬雄貲比屋相望其隆替大都可得而言祖創
之父保之子耗之孫敗之雲仍昆耒循而復始其常數
也古人往往畀晉楚之富貴而申吾仁義有見哉
夫富者未有不慳者也然富非由慳致也夫貴者未有不
驕者也然貴必由驕敗也
聚則必散散則復聚造化自然之理也守錢之虜轂悚于

將死之日即子孫恐弗能典豪俠少年糞土財貨探筴
笥而爭溝壑畧無顧惜二者相去遠甚豈理也哉故君
子慎其所以聚散之者
語有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昔幼童之時甚不然之
以為恒文在御儀秦作相　王莽曹操諸人典州郡不應
有此既從先辰州遊宦南北及致政即世之後世締略
殺之禮以漸加馬乃知古人良不欺耳
有所須而後有所求有所畏而後有所屈求者後已而先
人則求在已屈者先己而後人則屈在人此用術勝者

也正已而無求則無怨已正而無慾則無求此用學勝
者也學以貞道道以貞術其無所失矣
閭巷少年醉彝拳于市奮呼而疾視過冠裳揖讓之場未
有不逡巡而色沮者匹夫鬬狠愚婦仇憤不憚喪元而
满整其身禮法之談勢禁而理諭利誘而情輸悻悻者
如故從傍而譃說佯不知而冷語中其肯綮則瞿然興
怡然以解奸刁巨詐之流家視官府衣食視刑憲望尊
官大吏弁髦之然過佛輒拜過浮屠老子之宮斂衽而
囑恩何者彼其誠有所制而其思有所服也

夫人之畜財也有三畜焉三者何曰勞神百則役一千則
役十萬則役百晝夜無寧心而寢食無暇刻憮憮而未
懷懷而往天下皆然也而我寧獨鬥執曰俟命屢空之
必不能貨殖也黔婁之必不能倚頓也求不可得而得
不係於求暫得而頃失此得而役失造物之所宰分毫
盈縮不能爽也曰害身否崇之被收明知奴輩利吾財
而不能散也曹氏見法明知諸人取我財貨妓女而不
能掩也是以知士安窮哲人知命守四知而嚴一介以
身安為富心康為福而非道之富輕則浮雲之重則糞

土之矣
毀譽之來也從不足生乎不足於己而後為譽不足於人
而後為毀為譽者彰美者也為毀者刺過者也故毀譽
不足以盡人
閭毀譽而察有無者可以忘喜怒可以垂法戒何也毀已
之所無者無毀也毀已之所有者自毀也兩者奚怒焉
然無毀而人猶毀之有毀則人必毀之過夫可以安乎
故懲創之念深譽已之所有者無譽也譽已之所無者
我無與也兩者奚喜焉然無譽人猶譽之有譽則人必

譽之善美可以阻乎故進脩之念篤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直道也譽而過其實厚道也毀而
禎其真薄道也譽善長而惡惡短君子執不足為小人
言也
亂臭吆嘷之童拾陳言而習帖括恢投盲主司之目朝登
名而暮通籍鮮衣怒馬裼裼門里亡論奔走愚夫愚婦
即詩書禮義之族爭趨承焉積學之士懷璧而賈罪念
瑟而不前落莫窮餍句隅倥偬即具人倫藻鑒者簽棄
之市井流俗之唯笑亡論矣嗟嗟鷰飛輕於鳳兎走疾

於麟蛇騰疾於龍不當朝陽風雨之會孰知其端君神
哉
老子過故鄉而下車石慶過里門而輒拜田子方之贖老
馬楚莊王之負敵嚴漢宣帝之求故劍少原婦之泣遺
簪皆戀戀故舊之意乎然而可幾指數也夫富貴而無
忘故舊人情之所難也故舊而貴富貴之無忘人情之
所易也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此稷稷路傍之子毋
庸於是非也哉
小人之處如困獸牙爪無所用之得位而咆哮之威逞矣
風行雷厲人望而畏之君子之處如潛龍鱗甲之藏有
素得位而後行之用彰矣和風甘雨人被而德之故位
者小人不可以有君子不可以無非謂君子小人也謂
天下之幸不幸也
夫毀者階於譽者也忌者啓於俯者也怨者深於劣者也
害者枝於利者也此小人處君子之情也貧而盈中毋
攬譽而毀消矣任而卻視毋專妬而忌忘矣華而襲處
毋形劣而怨泯矣推而薄收毋處利而害遠矣此君子
處小人之情也此衰世事也而君子小人亡幾何哉

羈詐而伺詐狀若愚然而詐可伺也伏強而攻強疑于怯
然而強可攻也用智以屈智疑于諸然而智可屈也矣
力而角力儀于弱然而力可角也不為物先不為難始
而求終喜得之利歸焉此老氏之所以寶
古之君子言不浮行貌不違心以立德也高必準古卑不
逐時以式學也名不遺實啟不權良以從政也進不隱
賢退不濕枉以飾吏也良無抑困狡無倖免以澤民也
而今則不然用恬澹而競進取藏倨傲為恭敬飾禮讓
而懷奪心之乎蹻蹈而企惠踵夷躬之乎賄賂而稱天
語聖是曰德愈遠先正而信末師陋道真而習外以遵
支離玄虛之音工詖淫邪道之辭然猶嗜殘覆而不相
遺守堅白而不相下也是曰學蠹体要罔承之法是執
精神附形迹務於注晉必積周官卑卑兩漢而究竟
成功文出鶴近下乃道逢之碎碍朝貌之粗豆燁如也
是曰致囊潰廉棄禮義介抑情紡絆則絲譽而闇闇則
喪心娃字沸于表薦而怨詈盈于衢路且沾沾焉自引
蒲而莫之下也是曰吏蠹脩任俠之術離長厚之道上
權覆之計梗教化之施顯之則陽伏陰唖有衆而陰為

魁群大之祟冒昧死實而靡非小群捎也是曰民蠹由今
之道而無變焉魑魅魍魎不知所終矣
隨煬恨空梁於道衡染武緇徵革於孝標李朱崖愛白香
山詩至屏不使見僧虔拙筆明遠累句文人相輕結習
即帝王不免而相誇而求好成貌謂忌人賢嫉媒哉
蒂非司馬相如人主讀其書而有不能同時之恨厥後而
仕宦不能達也讒忌不能免也何也貴遠而賤近貴耳
而賤目貴未得而不貴已得人情比比然也而欲貴之
人君亡已哉

今甲屢禁牛世之不食牛者十至四五矣然而味窮水陸
牛乎何擇焉豈惟牛屬血氣者均鄰焉可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放生也不得已而用之不曰
養與祭乎恣口腹而害生命聖門之罪人也釋氏之果
報尚遠
鼓吻嚙膚虎狼食肉天非以人供鼓吻虎狼也固也羊豬
鵞鶩之類繁生焉何所用之用以人也舉天下而戒殺
是世界中蹄革毛羽為政也人類希矣
戒殺生仁也雖事事充乎我戕骨肉而殘害疇類者皆戒

殺人也吾見亦多矣
有生之殺戒矣無知品物生意今焉岩谷之木枝幹蔚薈
樵人以為薪斧斤之燒之灰之田畝之禾農人以為粟
刈之簸之碾之淘之生意斬然盡矣充類至義之盡也
亦可戒乎哉故曰以時食以時入
野牛過屠門觳觫而不前市狗見屠者群吠而不止惡其
殺也為其有物隨也人言虎豹之食人也亦有物隨焉
命曰悵悵殺業之重如此乎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
禴祭非盛衰象也戒殺之旨也

上古茹毛飲血而鮮始食燧人氏炮生為熟而鮮始旨至
于周而三鬻七醢八珍之用而鮮始備人言姬公之過
内怒而不自斷又縱人嗜欲而不為之斷也嗟乎姬公
斷矣孕顧濡胥之訓不一而足詎非口腹禁哉
兢進而纖趨者人情之所忌鬼神之所厭也恬退而安卻
者人情之所寬鬼神之所庇也有不盡然者則有意無
意之間乎兢而得其兢趨而得其趨疇忘而疇厭之以
退而為進以卻而為得疇見而疇庇之何也人情固不
測而造化鬼神亦不測也此素位行而不願外為君子

之得其正也歟

貴古而賤今貴耳而賤目天下之通患也售劍者稱干將莫耶龍泉大阿則售稱劍履如也售琴者稱師曠相如伯皆伯牙則售稱琴鼓之而已是故衛靈公遥慕稷契而不納孔子文帝遠思李牧而不知魏尚蔡邕之秘論衡去王充遠也張伯松之畢法言去子雲近也

於檜之林謝蟬集熊豹之皮絶蟻跡非威之威也近器之鼠不投集兎之烏靡彈不愛之愛也肅然於儒先之遺像竦然於官府之虛位不敬之敬也入梨园而浪為悲喜聽臚語故作猜駭不情之情也

許由讓天下而逃逐旅人疑其竊履漁父不受執珪之爵而子胥以為利其寶劍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嗟乎何遠也許由知有天下而逐履人不知有天下也知有履而已子胥知有寶劍而漁父不知有寶劍也知有子胥而已

古人之孝也以德養稱今人之孝也以禄養稱古之禄養也以養志今之禄養也以養口體養至於口體而猶不能盡其安養也世禄科第之家父子多各爨矣兄弟不相属矣賓客之絡繹縉紳之往來仕宦之外遊十居八九馬捧觴上壽朝夕定省者有幾養口體未有能親者也孟氏略曾元而僅可曾子豈非父毋罔極之懐人子無窮之養時有所歉於心也哉

當達官富人之前有跛蹐不遑者有故為簡傲者賢不肖之相去不能以十然而致勝者其本真也似賢也當歴落奇窮之前有率易自放者有強加矯飾者賢不肖之相去則尋丈矣然而敬勝者矯強也似賢也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士習編

古之遊士惟以其國輕重今之遊士惟以其身輕重吾於今有深悲焉究其類穿窬乎哉卽妾婦且羞稱之矣

文人之相輕也由意氣生也講學者之相傾也則私心熾矣姦者為嗜之刻者為逢蒙後出者務掩其前修使後人而役掩後人也

大澤高山裹足不敢往而一丘一壑專以為奇其見有廣狹也冠裳大會局促無所容而狹邪之地肆以成歡其心有敬怠也對大人長者諾諾不成辭而昵友知己歡然道故其中有誠偽也

曲踞豁折逶宮貴人前而卽踞橫眠於旋黨衣繡土木肉食狗馬而靳㯄於期功因嫁之豢悅要童妖姬而勸飽食於奴僕夫非汙世習俗哉習矣而不察卽士人不免焉

覩近之習談舉業者迂王唐王唐不為迂也言古文者陋韓柳韓柳不為陋也言學術者卑閩洛閩洛不為卑也語功業者小蕭曹蕭曹亦不為小也世道幾于一變而人心習于吊詭祇足供大息而已矣

不求人知也而後人知之不求人信也而後人信之不求人任也而後人任之不求人德也而後人德之此君子求己之學所由與小人之外騖者迥異矣善養名者不詭俗善養福者不窮享善養德者不近利善養氣者不暑物此君子直養之學所由與小人之強覲者迥異矣

勞人志士之力學也可以質神明張暗室而生不逢辰坎

壈終身三旬九食簞瓢屢空丟齎絕望於黃流綿蕞淹棄於曠野識者憤懣焉乃若輕俊膏腴之流禮法統綺口厭肥鮮曾不知世間辛苦事為何物腹無今古目無詩書僅僅拈其之乎習熟帖括已衷然步青雲歷膴仕請富貴不足享矣人情迥自懸殊天道不可窮詰備觀世途良足悲咲

斗筲之器不足筭也管仲之器不足大也然猶器也成而可用者也今之仕者未成而擊之何以器為

小人之為惡敢而肆君子之為惡曲而文姦人可以混於

君子不可以中於小人就其姦而別之一奴顔婢膝昏夜乞哀者柔奸也志於希寵其禍小口蜜腹劍深情厚貌者戾姦也志於毒人其禍大

道傍委炭金夫是括寸株尺材良工是採亡棄物也弱根纖莠雨不擇潤隙光旁貫日不擇照亡棄地也姣都之飾鑒不革妍沐浴告虔祀不革惡亡棄人也故太上貴功於過其次修吉於悔終緩之祥畢以贖初凶而末路之趨可以直往軌是以聖人壓初之骨而終勵晚節焉

徽羽之爲病鷗之所窺也析趾之兎蹇驢之所利也失勢之巨室見擯之大臣臺察監司之所資也吾不知其所自終矣

天之主爲人主也人之心爲天心也愛憎屯亨天人因成天道均也是故千人羨之不如一人惜之何者澤浮而後衆羨羨衆而屯萌矣道屈而後惜獨獨惜而亨柢矣終身之亨不如一時之屯久於亨而履順履順者不堪其逆矣暫於困而思通思通者祇覺其順矣天心則不齊不齊而齊之者以理人心則不足不足而足之者以貞

天下有良士則必修於家而後壯於庭天下有良媛則必女於閨而後婦於室交之未有能良者也何也鄉黨庠堂易地父母舅姑易人無乎不然者是以觀良焉

急利者朝居積而夕計子錢急名者朝飾行而夕求人知淺夫哉愈計而愈不足而居積弛矣愈求而愈不彰而飾行惰矣

文章之論往古事也不考日月先後而以其時世億度之未有不失實者也可以駭卤莽者之聞亦可以資精覈者之剌詩辭中之用對偶事也不若人地的確而以其近似扭合之未有不脫誤者也可以悅小巧者之目亦可以供大方家之譏講學人之哆口性命也不穩其獨得耳見而摭拾傳會之未有能中款者也可以中迂腐者之求亦可以發脩疑者之笑余常持此三戒時時闌出入焉柰何哉亦任之而已

論交之道有七忌焉上交忌諂下交忌賣平交忌激忌隨近交忌忽遠交忌忘久交忌狎暫交忌忤人情哉交其所忌則尊其所羡是全交之道也

世之善宦者吾歔之世故曰練則御槩日渝物態日覩則

雅道日喪聲譽日起則人品日減爵位日前則志氣日
卑前途日促則覬望日長希企日深則計畫日謬孟氏
日亦不足之言當日省揭之庶幾學孳日新之助耳

認精神為聖真委載籍為理障八晴珠而家和璧道學士
也六經也而土苴之子史也而唇吻之以當不朽盛業
藝文士也以外貶燮枚為豪邁以下歆削藉為孤高千
逢接迹起焉節義士也糠粃事功芻狗民物而空一切
禪佛士也沾沾而聲華要之以躬行為本
士大夫之守官猶處子之守身恒分也自矜其廉潔誰則

廉之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也恒舉也自
多其織紝誰則多之夫廉者優於貪耳能文者優於拙
耳天下豈少廉絜文章士哉
松栢之挺立也而藤蘿附焉君子之特立也而小人親焉
小人未嘗不慕君子君子未嘗不惡小人至利害成敗
交而小人之忮害始見
自大者恒大自小者恒小大人者恒大小人者恒小恒大
而無乎不大恒小而無乎不小
知己之難自古嘆之矣名相敵則忌位相及則傾地相近

則檣推轂群舉而譖行于儕友稱譽沉晦而毀加于時
望遠引遐荒而輕忽于閭里非常人之情也賢豪君子
之情也女共宮則妬鳥並枝則啅又何尤於人哉
能逢比干之去蘇秦張儀遠也蘇氏合而言之何視逢干
淺乎工儀秦之術者不能存逢干之心存逢子之心者
必不為儀秦之術
二氏之學盛而高明之士託而逃焉如徐洪客張伯雨羽
流之翹楚支遁惠遠緇流之赤幟皆藝苑儒林所不敢
望者今海內三家盛而二三佛子掘起南能北秀不謂

無人獨黃冠道氏未聞其有傑然者皇路清夷玄風遠
暢余且佇俟待之
六合之內精物有日月星辰大物有山岳川澤動物有華
夷鳥獸植物有草木花果神物有聖賢仙釋世儒拘方
擧仙釋而幻妄之即耳目見而紀載傳者不盡信焉何
哉無仙釋矣胡得有幻妄也古今皇帝王伯流峙人物
之從還者不知凢幾夫非盡幻妄事耶
孟嘉之依桓温杜甫之依嚴武皆才豪之士不得已之謀
也莫倚善題鸚䳇與人不可以無勢乃能駕馭御其詞

倨侮之甚有志者奚堪焉輓近山林任俠非分而託于
諸侯才雋縉紳失位而傳食於都會鈎祿餌而啖嘗載
否航而陵沉者比比皆然不素餐兮之詩又當時時在
咏也

新都[illegible]程消著
友弟惟蕃范栩閱

[seal: 圖書館]

治道編

君子者與天子並者也以一大為天以萬國為子道臨天下謂之君德育天下謂之子此尊親之義也

明君賢相之持僉也止於身焉善矣為天下國家計僉德惡乎用之禹無間然而蕭何之分國家為二有以也

今之藩王下天子一等耳而寵靈權力不能望監司使者故亂萌無自生焉

大聖人之定制貽謀移乎深以遠矣

均是人也朝而登諸列皁夔卨暮而黜白簡則跖矣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治天下之大者莫如君而次則相故君道主無為而相道主有為治天下之小者莫如令而次則守故令治主于細而守治主於密

人心莫不欲貴也天子貴矣故列之爵以副欲貴心焉人心莫不欲富也四海富矣故制之祿以副欲富心焉所謂公天下之大端大本禮樂刑政皆倚爵祿而後行勢所必然者哉

創業之主多潤大守成之主多謹密振微之主多勤勵更化之主多變通以守為創開闢不可成也以根為守中興不可得也以更為根頹廢不可支也況而不更終必亡而已矣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名言也然注將意者相注相意者君君不注相則相輕雖有皁夔無以任重相不注將則將輕雖有韓白難以成功將相俱輕而文武政墮雖有聖明之君無以久安而持危

將相之任重任也將相之道難道也君不問明昏而信任專僚寀不必公忠而協和篤公卿百執事不計崇卑而輸服誠士庶不論衆寡而樂告實身不易覺而讒諂面諛不至門不必杜而賓從子弟請謁不通此相難也上則得君而天寵優承下則得衆而士伍傾心近之畏偪裨而臂指相使遠之畏敵久而心膽屢寒暫之任所使而豪俠致命久之師所致而百姓安堵此將難也出將入相則難之又難者自古及今可幾指數矣

大臣之當國難矣哉盡此心而君未可與白也君可白而僚采未可與謀也僚采與謀而公卿百執事未可與議也百執事可議而匹夫匹婦未可與信也故伊尹居攝周公東征漢傳陸唐狄梁艱危疑而歷險隔鞠躬盡瘁蓋有苦心焉

白登受困澶鉱功皆人主在行間也故古者有築壇之儀推轂之禮未聞人主而自將者人主自將惟天造草昧之初有之計其時亦未即主位耳

論守令民治要矣獲上次焉故刺諸朝不若頌諸野信大夫左右不若信國人

官而遷矣是能官者也追其前官而奪之其論不亦苛乎必也嚴坐舉主

朝廷有闕政而後有諫臣諫臣有顯禍而後有直聲諫議之道與非有國之利也今有假鼓諍以完官箴蹈不測而希厚利斯臣也豈直二心乎哉是奸險之尤者也

批鱗觸虎之士罪矣戍矣編氓矣驟起而致通顯諫臣之利也非有國之利也官成名立默默養望遂杜口天下事諫臣之術也利用大作人主之望孤矣

古者有專任而無歷遷若伯夷掌禮咎繇明刑夔典樂稷樹藝而禼司教是也耿鞶皆因能終其身無改徙焉耳後世無兼材而有兼官舉一人之身北面而甲兵南面而錢谷書郎而禮樂卿寺而刑獄何材能之備乎治之不古若有由然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光武之名言也獲上治民自古記之

論官者以資格故人材多阨窮然積習之來久矣即聖君察相沿習之而莫能變也

今之談吏治者曰黜虛名崇恬退二者貴有真也虛名黜而以拙為巧者競矣恬退崇而以退為進者競矣

君子之容小人也不疑其為小人也以小人而君子者也小人之必害君子也深忌其為君子也以君子而小人者也君子衆而小人寡治理興焉相半不害其為治也邪勝正則亂

貍狐之裘可以為服蛇蝎砒霜之毒可以入藥荊棘之刺可以編籬孰謂世無小人亦孰謂世無小人之用哉

官之為久任也考成也官之為速遷也奔競也資未應升而為小轉之法資未應轉而為更調之法吏之於民猶

過客也望其長子孫哉毋惑乎治之不古若也
今言官之論劾大臣也倚極詆醜審其言誅竄不足勝也矧罷免乎政府而思重乎國體當深更議焉
今之文臣視武弁蔑如也武弁即至經戎惴惴不敢出氣國事何賴焉宜藺相如寇河内之蘇施千載也
科目不足以盡人也而亦未嘗乏人也科目重而諸科左次矣登進之途狹矣山林草澤之英邁报奇負大者湮沒不可勝數不遇時不見也必科目試哉
畀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其司是非之謂也一舉措而服不

服係焉今之科目取士不分枉直矣官而後舉錯非舉錯而後官者也故民不注耳目於上君不齊心志於下治之終不逮古始也亡怪也
取士之貴泛也袿狸屠狗之輩皆可以嘗專閫也取士之貴精也得一隱者氣象逸可與唯唯也醫師之籠不遺牛溲馬勃而參苓先焉匠石之門不遺枯木朽株而棟宇先焉興王之朝不遺賤奴亡命而師臣先焉
善用人者以無用為有用則天下無廢人則可司昏也宮可守宮也耿可視準而瞽可司聽也不善用人者以有用為無用則天下無全材孟公綽之為滕薛大夫也趙括之坑長平也麗士元之令耒陽也蔣琬之為廣都長也嗚呼飛衛御車王良撑棹孫揚解牛庖丁相馬伎進於道乎併其技失之矣
自任者勞任人者逸逸者事集勞者功隳何者雖有兼力可以負重何如載乘之安雖有捷步可以致遠何如乘舟之便介子推十五而相荊無年者也弃五十人之知與力敵湯武與彭祖矣子奇十八而治齊無年者也所典戴皆白髮之叟謀慮盡諳練矣盍以舟車牛馬任重而致遠也

拜恩公朝謝恩私室昔賢病之矣故古之宰相大臣汲引人才避嫌遠勢非止絕市恩之陋兼亦防不密之戒耳如衛青張安世羊祜王曾范仲淹諸君子類以成福歸朝廷庶幾開誠布公之義田蚡權移人主顏竣中旨宣露自取誅忌宜矣
許允崔祐甫之多用親故也知其人而後用者也其失也濫章得象包拯之謝絕姻黨也知其人而必不用也其失也固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無成心

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郭氏也尊賢而不能用
賤不肖而不能去者中行氏也二氏可以不亡而亡也
況拂人之情以為好惡顛倒人之賢不肖以為用舍欲
無亡也得乎

人才不相上下為卑官小吏者未為無賢也杜公衍常以
摘發下位小御者為不恕韓公億每見諸路奏擿拾官
吏小過者輙不懌二公皆盛德事也今之為監司者激
揚大清矣起家科甲者不肖而賢也占籍他途者賢而
不肖也積習流風一成而不可解可慨也夫

二一號 九卷 七

周禮之優卑官祿也定王制也漢宣帝之詔益小吏祿也
原人情也養廉以去貪也是治化之大本也

綱之總綱也脈之總領也君子以道者政之領脩道焉政
之之領袖而脈乃備矣以吏者民之綱治吏焉民次之
綱舉而目自張矣是執簡御煩之道也

以物色毛澤貴馬而不論其足力者失驥者也以太小徑
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者失玉者也以虛名末枝取士
而不究其實用者失士者也故堯問衢室舜訪總章大
禹饋士起周公一沐三握求士何君是亟者卒不以

駑駘碔砆混也

古者重農故朝釋耒耜而暮秉鈞衡漢時有古意是以力
田科焉今之不耕而食者衆矣故農日以下而俗日以
偷

今之官於內者權莫若宰相然而諫官能得之官於外者
權莫若御史然而司理能得之諫官之能得者與宰相
分者也司理之能得者與御史合者也此中外之辨也
宰相之權不分不得為諫官御史之權不合不得為司
理此又宰相御史之責也非諫官司理責也噫可慨也
已

二一號 九卷 八

古之命吏也為地擇人今之命吏也為人擇地今天下莅
遠郡陋邑所當擇高賢大良而往為之拊循者而大
謬不然貢而往若十九卿貢而往者十六甲科而往者
十六開一即有以左遷者以起家者是無良之區益之
以無良之治也必無幸矣

為大吏易為小吏難為大吏難為小吏易何也一邑易治
也行之他邑窒矣一郡易舉也舉之列郡阻矣是以難
也究其易則愈大而愈易曰斛卿耳矣受成耳矣分治

可也長吏旋督責之矣邑治可也郡國旋督責之矣是以難也窮其易則愈小而愈易曰稱事耳矣曰計祿耳矣吏道之成也當於下交而信法上失於曉諭勸也而下勞於揣摩觀望終弱道也今之大吏蓋嘗勞之曰其也因其也並其也法從乎其也賞從約的然直道也樸者入閒而出行之無何而黜罰及之矣詭者陽奉而陰馳之無何而褒獎及之矣是市交而亂法者何吏之為

古之為吏也良悶悶耳其治民者其獲上者也悶悶者與道合今之為吏也良赫赫耳其獲上者其治民者也赫赫者與時合

夫風蟬雨蚓得時則鳴反舌過時則以為異此其最小者耳今之諫官托之必得時而後建言副封之進朝則丞相夕則宦豎而已至歎之前安從有白簡哉亦蟬蚓反舌等耳

夫久見一議之利害而暗十年之利害見十年之利害而暗百年之利害見大者毋恤小見遠者毋恤近見久者毋恤暫此堯舜之心至今尚存而萬世為上仲尼之思慮深遠矣

井田之必不可復也封建之必不可行也辟聘徵辟之必不可以煩舉也豈惟時勢然哉浮慕其名而強復之適足以滋亂

秦不師古而今不能不師秦郡縣是也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而今不能不法安石顧役是也是以論治者毋以時格毋以俗溺

語有之偉設大法禮順人情信斯言也有小大辨焉執法從其大者而小者可宥也順情從其小者而大者不可恕也

詩書之士暗於法律雖有堯舜不能唐虞非浪言也我朝鑒千古而定律斟酌情法之間義盡仁至焉聖政之至大至久者乎

郡邑之有養濟院也濟窮民也有惠民局也起病民也漏澤園收無主骨也常平預備之倉積穀若腐賑飢民也厲壇之祭飽無祀民也堯舜之仁政纖悉具備然以耳目觀記所濟幾何無窮者堯舜之仁心而已

人言用刑之法有三曰時曰節曰人何謂時辰巳以前因多枵腹嚮晦之後血氣各有所歸非用刑之時也何謂

鄧人身血氣冲和受刑則変先刑上一體而後下體則血
氣變而奔注於腰膂脾膀之間其痛瘧猶可支也先刑
下體而後上體則血氣變而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烈
矣非用刑之鄧也何謂人羸弱膏梁之子畏刑者也一
考訊而枉直見矣強梁悖戾之子玩刑者也終日煆煉
而狡猶故矣非用刑之當也仁人君子之論刑官者宜
三復焉

唐虞之治有三代三代之治有春秋戰國由斯以譚三苗
來格有扈有征不待南巢牧野之陳春秋之義戰列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帝王世起之久矣迂儒拊心抵掌時雍風動脩
和衣清之治不可幾及何耶

聖人以神運天下以神應三皇之淳化也聖人意指而命
天下鼓舞而順五帝之和治也聖人躬行而帥天下奔
走而從三代之法制也聖人言令而申天下苟免而伏
五伯之力服也聖人刑罰而驅天下危惧而畏叔季之
頹政也之數者治亂異等劳逸殊科皇帝三王之治遐
哉邈矣五伯叔季之風自漢唐而後皆接迹於世也噫
可慨哉

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以天言也有田有不田也聖人不
憂剥而憂姤以時言也有復有不復也反終戒始有難
易焉

重刑嚴也而實寬也行師亂也而實治也收族私也而實
公也姑息則無民廢弛則無國薄葬則無家三者皆聖
人不得已之仁乎

聖人重刑也不用刑也不輕用也乃所以深用之也治水
大事堯不罪鯀不罪四岳之舉鯀將無姑息乎哉不以
鯀與四岳為奸宄立赤幟也至舜舉四凶而放之天下

之人始見刑矣禹下車而泣猶然無刑之思也至殷周
而刑矣至秦漢而刑日甚矣至文帝而得道之真治天
下措刑焉吳王之幾杖張武之金錢非誨逆而誘貪也
帝之賜甚於刑矣文帝之意儻亦堯之意乎

言治者稱唐虞三代然而拯飢溺不廢也事殺伐不廢也
商周之末造篡弑不可言矣治亂之迹何代無之毋論
漢唐且毋卑乎六朝五代也

堯舜之治天下亂天下者也許由善卷去天下君敝屣恐
其亂耳必也治不若堯舜

什伍連坐之法商鞅行之秦一時效矣後世不列國也胡
得以秦一時之治治也青苗顧役之法王安石行之鄞
一縣效矣天下不鄞縣也胡得以鄞一縣之治治也而
者時不廢焉倘所謂法以人行之以時舉之乎

均之為毒也茲白酉耴之暴鉅牙脩尾人惕於威之鉅而
㦖然避之蠚蠆蜇蠈之為毒也細而人往往受毒焉此
大小之辨也惟知者為能辨之毋以小大毒毒治

太公治齊疾而知其後雜霸伯禽治魯難而知其後近道
所謂見其始而知其終也夫子入蒲之境稱三善季

札入晉之境稱三暴所謂覌其風而知其政也今之
監司其威儀行郡邑事采訪重查覈而猶不得情實者
何哉

工之日趨於巧也不為農病而農困之病之日趨於侈也
不為工病而工利之工商之日趨於巧且侈也不為國
病而國利之執政者從額而從簡約開於物情者也

天地之生殺無心者也聖人之賞罰有心者也無心固不
能無過亦未嘗累德有心故賞罰皆當則民心服一不當
則民心不服

漢之法視成周簡焉繁者虛而易弱簡者實而久疆唐而
制度又繁至宋極矣勢不得不弱而淪於夷也

為依賜者非負之而入叢也為魚德者非驅之而入淵也
既賦而後貸民卸恩矣政舉而先令民服義矣謂伯者
驩虞之治可無取乎

秋霜肅殺春風長養天造不言也凋落無怨榮鮮無謝萬
物亦不言也聖人默運天下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
董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皞皞熙熙之世上下亦何庸
於言哉

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也赤子本不言而必會其
所無言也是以聖人之經世宰物以父母稱焉謂其呼
吸相流通而痛癢相關切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國家之黜陟中
外吏也先後大小之閒準天道焉

周宣王之歌澤鴈孟子之諷野殍言流民也韓非之五蠹
商君之六蝎言流士也流民之先於士也流士之益以
流民也流民雖安而流士不易處也司世教者有先後
輕重焉

大學者賢士之閑三代法最備漢而下不古若矣歷朝宋
而太奎生議國是非典執政等成均猶称重焉今也風
敎日微而大學徒援貲入矣大都貫人子視同撮糞者
之所為也悪乎大學為哉
興利者興害者也不曰立法創制乎哉革弊者革利者也
不曰改絃易轍乎哉弊一而利九不得不興也利一而
弊九不得不革也為政者權其輕重而已矣
銷元氣者苛吏也索神氣者俗吏也精敏之吏似苛循良
之吏似俗孰從而辨嚴之要以廉平首焉

郭觧之門客殺人坐郭觧族子春之二孫殺人坐子春公
孫弘趙禹之用法也窮本也
西門豹之禁河伯娶婦也可以快民心而不可以為吏訓
一日而投三四人於河中不仁哉輕民命也或曰三世
巫嫗殺人多矣天為之報也理諭之刑禁之而不息投
之未為晚也宋夏竦禁洪州尚鬼巫覡俗索還農者二
千家大而恕嚴而不暴視鄴之政何如耶
寬嚴水火之論子產所語於太叔也卒之取夫寬焉由漢
以來以寬和治者朱邑之于人無笞辱卓茂之口無悪

言劉寬之用蒲鞭李日知之罷棰楚曹彬之不名下吏
皆以寬為政而政俱未為失也夫子恵人子產而觀居
上者以寬聖人之訓辭深矣
利於丹者族而解故盤根錯節非難也堅忍之基也良於
矢者貫而革故歷艱致遠非患也奮迅之籍也神於醫
者痼而愈故痿癃沉疾非害也陷攻之地也勵於敵者
謀而勝故仇國患非病也伯王之資也夫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亡於安樂獨大任乎哉
郡邑之治總政而式民權專而力任則長易而倅難也聽

言而衆行令行而否違則倅易而長難也要之各有難
易焉同寅則協恭難恵民則推誠難推善則受毀譽難
難之未有不易者也
甚矣法吏之難也務情者不度而滯於法滯法者情逸而
法亦弊持明者不疑而任於文任文者實病而文亦虛
是我且為梏何民之求必無辜矣
好刑之國民多暴好利之國民多貪好佞之國民多諛好
名之國民多偽所謂以虛感而以虛應也咸不盡民而
愛媚生財不盡民而繇役足易直以使而襃譽諛順道

以行而狡偽化所謂以實感而以實應也
夫長厚之道先仁義而後名法緩括擿而務覆[illegible]誅祀代
而謝曰計非有過求驚蒐之施而斷斷休休利賴悠遠
奉譬之思穆乎深矣哉披興速化而售詭粟苛求偷而
究根柢論短則無棄其長指瑕則併詆其瑜刈繭而蘭
及誅蕣而禾建是任人之短計薄德也何長厚之為
司敗非恐人官也刑書非恐人事也所謂天下之平哉而
令以私意低昂之胡乎可恃也竊伺上意首鼠兩端所
欲陷而非罪鮮不裂完附纍矣所欲庇而當罪鮮不室
滌肉骼矣是得上之情而非得下之情也必斷多疑經
年累係株連蔓引旁逮坐困矜苃蘊之能而衍楊日勞
以奏功矣遠蒔蓄之嫌而爰書日工以效能矣是得已
之情而非得人之情也而于民冤假弊物情勿懸之夫
寔放辟邪侈以實濫而未盛矣名貌之正實非好突姦
邪以貨賄而掠服矣是得情之外[illegible]得情之內也干
名分而假財產起釁隙借報復而[illegible]短逞饕
餮而為任俠質是非巧舌閒而工關說求勝負聽者而
無雷霆合章明動得中之用焉鮮不失矣是得情之似

而非得情之真也苦如秋荼而民苦之密如凝脂而民
用之烏所用其平哉
鄉約者飾治之彌文也然實舉之而簡行之未有不獲效
者保甲者強治之苛禁也然公舉之而[illegible]之未有不
得理者惟有司若加之意焉上無觀[illegible]下無干
百姓譽庶幾乎易王道於觀鄉也已
人亦有言富家易而富族難家親而族疎也富國易而富
天下難國小而天下大也富未富之天下國家易而富
已富之天下國家難未富則生出之者亡窮而度支者
有等也已富則利之孔已盡而耗之孔百出也故閭閻
有鉅萬之家而無百萬之族故天下有饒庶之省藩而
從古無郅隆之天下故開創有蒼庫之盈餘而中衰不
免有海內之虛耗
鈔法之不行也偽文無用也錢法之不行也偽鑄無制也
金少出而多耗安從行之故白金之用最為長久之計
焉
白金之為用專且久也雖開創之主大為之禁限不能易
也凡貿易之用金大貴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雍[illegible]

布若未賤而不便大用錢近實而易偽易雜鈔近虛而
易造易爛故朱提之權獨擅宇宙間良有由然矣

而漢循吏嘗引諸屬僚從事以為賢於己循然師師推賢
讓能風劉寬典三郡功善則推於下災異則重自責劉
弘督江淮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皆
君子長者道也卒得人心力而人亦樂為之用彼蔽賢
而諉過者終亦必敗亡而已

養身者不可急於太安而求異效焉為天下者不可急於
太治而求異功焉李沆之報羅中外利害也其大臣之

用心乎

與子非私也公天下之事也與賢非私也公天下之心也
征伐非私也公天下之義也

宦官之為禍烈也一烈於陳蕃再熱於訓注以其家殉焉
袁紹勝之崔胤勝之以其國亡焉易之戒履霜為人主
慮深遠矣

姚崇之為相也以知古倚高仲舒以知今倚齊幹韓琦之
為相也以政事倚曾公亮以文學倚歐陽脩皆卓然為
唐宋一代名臣可以為宰相法矣

古之宦官與縉紳角今之宦官與縉紳比古之縉紳以作
使宦官為勇今之縉紳以使駕宦官為賢秉之誠心行
之直道中行之士為得之彼以蠅趨狗苟延挨歲月倖
免于及身者毋足論已

縉紳之駕馭宦官也皆苟免計也而宦官亦能駕馭縉紳
皆規利計也宦官重而縉紳輕矣縉紳輕而禍亂作矣

從古以來宦官得權未有能亟反者也

今天下川廣雲貴之間多土官子孫世世爵祿焉循古之
封建也封建起於黃帝至秦而廢土官起于孔明迄今

以罪除者有之然未之能廢也豈其先世功德之及民
視漢唐宋諸創業之君尤宏大乎若所撫輿地大者方
千里小者數百里而分封有限累朝革命易姓土官之
保有境土如故也開國承家之所由良亦未易勝也

任事者置身利害之外不任矣必以身試利害而後事可
任也建言者置身利害之中不言矣必以身遠利害而
言始建矣此宰相臺諫之習也非其體也亦宰相臺諫
之體也非其道也

中外相維上下相承者體也乃有監院制于庶司監司制

於郡邑外府制于宮禁非體矣名實相孚物我相體者道也乃有實效制於虛言肝膽制於皮面公誠制於私情非道矣

於郡邑外府制于宮禁非體矣名實相孚物我相體者道也乃有實效制於虛言肝膽制於皮面公誠制於私情非道矣

千一疏

新都臣源程涓著
友弟惟藩范柵閱

禮制編

天陽也父道也日月星辰為必陽故祀天神者男覡焉地陰也母道也山岳流瀆為必陰故祀地祇者女巫焉皆義起而想像之非必實其事與人也

俎豆廢而褚燎盛社稷沒而叢祠建祝史湮而歌舞興今之祀非古之祀也土木偶而冠裳焉盛幃幌而匹偶焉是所謂淫也瀆也君子傷之矣然禍福罰佑之命時能司之豈肸蠁之隆殷而精物亦由之以翕聚歟鬼神之情固未易以知也

祭祀之理至素王而大矣俎豆宮墻遍縣寓焉四配哉而孟氏僭毋閔矣十哲哉而季宰儕衙廡矣聖賢之靈爽嚬蹙不安久矣世代綿邈相沿而莫之講也噫

墓祭非禮也拘儒之論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祭墓為尸而已古固有祭也宗子去國庶子無廟望墓為壇而祭春秋時行之矣孟子興感東郭墦間之祭戰國行之矣始皇起寢陵殿於墓側漢因之不改四時上飯先秦西漢行之矣廟而祭者魂氣也墓而藏者體魄也仁人孝子所鈞重也

祀禮發油然天心也所以崇祖考廣愛敬而齊家人也是以時祀之敬慢可以卜家道之興替焉

齊宣王之短喪短人子者也文帝之短喪短天下者也故孟氏以日加而文帝可以月代庶幾權於禮焉

送死之貴薄也非以天下儉也所以寧親魄傳久遠也宋文公之葬用蜃炭益車馬四阿翰檜之侈君子非之季平子斂以璠璵君子止之文帝遺命薄葬可謂達生楊王孫創為倮葬之議則矯枉之過不可以為訓也嘗聞張侍中耆晏丞相殊二墓俱被盜發張以厚葬足盜欲而完軀晏以薄葬觖盜望而碎骨二事固未可執一論也

師之道廢也好為之患焉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師師人者也不自孔子始也孔子師千人者也七十子心誠服之而三千人莫與焉其分義有間也嗣後而授受之師代稱焉西河之抗顏南宋之聚講皆不失其為師也今之

師多矣吏之府主辟之舉主進之座主以至郡邑庠序之設於函丈何居乎及其躋上第進膴仕而門人師座之稱以漸而降殺暫之旦暮師耳久之時月師耳又久之年歲師耳於終身在三之義無有也吾甚愧其為師也已

古之日食司天者莫能先識也天象倏變故人君畏焉以為天心仁愛者也後世之日食陰陽家可坐測也天象預定故人君玩焉以為事理一定者也古今不相及此亦其一

尸祭古也今不用也墓祭非古也今不可廢也墓因魄魂亦無不之焉尸用生死者不可以生御也

席地古也是犬豕食也改而幾席禮矣肉刑古也是豺狼治也改而五刑仁矣草衣木食古也是禽獸群也改而冠裳義矣穴居野處古也是鹿豕居也改而宮室知矣

祀之用木主也用影也用象也用粢衣也以俗習以時宜無所不可也求之冥漠渺茫之際見之上下左右之間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其由心祀乎

文帝之短喪也萬世遵焉禮之權也武帝之改元也萬世遵焉禮之經也

先生者尊辭也漢人之稱先輩也其稱生亦尊也合先生而稱尊之尊也宋人合先生而冠之以老其尊無復可加矣今又舉老先生而加之以大何說乎故稱謂之間可以觀世

宰我賢者也又得聖人為之依歸豈不仁者比哉其欲短喪也禮為之制而情為之盡者也期年不為暫三年不為久也後世之喪則不然未祥而肉食矣未禫而彩色矣嘉禮讌會即輟哀而樂赴貴介賓客至破涕而為歡

追薦齋壇者攜樽廬墓苫塊者生子是遵何制哉雖有三年之喪不如加一日之為愈也

喪至三年止矣三年之外不釋服者喪于家未殯也衰世之以義起者君子以為合於禮其亦人子不得已之心乎

服至師友亡制矣然儀禮有朋友服齊衰三月之文程子有成已恩與君父等有斬衰三年之議古之君子間服焉紀獨也今之君子多服焉從厚也制古先之所未制也合於禮而合也吾從今

由緬衰而降緦麻無人無服也由三年而降袒免無所無
服也人人而服之時時而服之白衣冠可以終身乘色
無用矣故喪服之制惟守禮之賢能之而衆人不盡然
未可以薄道苛相責也

吳生具父母而問祖之喪何以哀焉曰哀哀不能父母也
父母哀而後哀焉殺哀不後父母也父母未殺而殺之
矣是具父母而祖喪之禮也張生具祖父母而問父之
喪何以哀焉曰哀祖父母之哀而哀也哀則隨之祖父
母之殺而殺也殺則後之是具祖父母而父喪之禮也

曰傳有之曰亡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欤曰未之前聞也
禮可以心生可以義起也

七月七日之祭杼也藉織女神也除夕之祭詩也勞思神
也除夕之祭司書鬼也辟鼠蠹也每月之祭櫻桐書拂
也絕塵也皆女紅逸士之祀典也禮之所不載可以義
起者也

古者男女之拜禮均也至夾拜之禮女隆而男殺乃今男
子之拜手俯首而重折腰女子之斂衽直躬而微屈膝
相傳變於武氏迄今不改抑男尊女之私也間嘗論及

此有一儒生拊掌稱快吾得之吾得之在易有之天道
下濟地道上行之義乎亦鑿之乎論也已

夫人生亦多端矣生之與死也是吉與凶對也乃其間免
乳而髫髻入學而就傅舞象而弱冠既婚而舉子舉子
而聘婦以至進取之顯榮歷官之升遷與夫艾耆老耋
耄期頤之壽稱賀稱美者不一而足即緦麻大小功之
服其為所廢奪者多矣人情樂趨吉而憚即凶亦安能
以時服而以時戚為也責人之有服不亦難乎
夫責人之時服難矣傳聞既越之境白冠者比屋叩之則

曰吾儕家有中表喪也深叩之實不然玄冠之值重而
白冠之值輕故借儕家之服以為服耳此則雖隆於禮
而實背於禮者也鄙野之甚姑志之為嘔笑資

責人之服雖矣乃服人者以情義之厚薄為隆殺服於人
者以逝者子孫之盛衰為隆替吾鄉時有之而問之他
邦亦無不然者是所謂禮義與勢利相低昂者歟可概
嘆已

孔氏之不喪出母也重父也今之薦紳士大夫不幸而有
義絕之母卒以請告申心喪說者以為非禮之禮噫

陽之兆然乎哉今甲囙未之中講也

關壯謬之祠遍海内盛矣次則張桓侯睢陽岳武穆所出師遠守之地廟貌嚴焉何也諸君子皆精忠義勇而卹極憤深冤屈之生前而伸之沒後耳不然韓彭開創之功非不顯也而律之臣道未純李郭中興之勲非不久也而報之福澤已定庸何得與關張諸人比祀而用享者乎

謚法若天下之公也故爵不論有無名不論臧否因其實稱焉有私謚不純尊也有別謚不吾叢也有三謚不一

卹也有預謚不待終也子孫者陳乞盛而謚之名忘矣當事者毀譽移而謚之實淆矣

先民有言漢德隆盛豪富之風可以傳千古若梁孝作西苑方二百里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梁冀廣開園囿十里九坂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主也袁廣漢築園四方方十里是漢之富民踰於後世人主也踰則踰矣然皆縱欲敗度之爲也

古有子而襲父名者孫而襲祖爵者後世而襲先世年號者君子夷之乃以祖之年號而家諸孫即真之年若我

國家革除政事者何可不亟正之意可怪也已

國家宗藩之生育繁矣冠婚喪祭之需不得比於富室也商賈仕宦之禁不得超於齊民也無罪而禁錮一城之内不得及於四方也饒者賢者僅僅以其力施之聲色之好詩書之間安在其貴帝王胄哉

今國家之寵孔氏至矣次則顔孟恩禮優異焉孔氏之子孫不稱其為夫子後也飽食煖衣而自比於纓弁其常也甚則貪縱放僻而競豪於閭閻之間何以稱焉故三氏之子孫所當亟反而　國家厚三氏之子孫所當亟

敎也

生而名臣者沒而名神有著靈久而倏然絶者若項王之據吳興是也亦有湮沒久而始見神者若關壯謬之香火遍天下是也豈鬼神之氣亦有汚隆而消歇盻饗因其人聚散隨其時升降哉

張氏以正一嗣敎號天師由唐宋以來世掌道家領武弁班與宣聖之裔相始終焉符水章籙之行不盡誣罔也纁王繻傳之寵不當倖得也儒者爲政往往斥之以爲異道以爲㮣行悪知其為神道設教哉

古人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唐世郊天祭地再拜止矣今之平交以四拜上交以五拜時隆則從而隆乎古有以異約禮者乃三拜以媚為禮者乃萬拜良可為嗢笑者之貧矣乃今日師生庠邑之間尤多百拜禮時乎宜乎宜乎時乎

卷終

新都巨源程省著
友弟惟蕃范槲閱

材略編

大哉聖賢之分量不同也聖人所能為賢者不與也賢者
所能為聖人不必也太公之奮鷹揚伯夷之叩馬諫也
閔氏之辭季氏孔子之欲赴公山也皆征伐出處之大
者也他可槩見矣
天地淑慝之德不數鍾故大賢大愚皆不數焉惟中材為

最多中材則淑慝混也志立而不強則弛才博而不蓄
則暴故養之容而使之器不失為賢置之棄而求之倫
不失為愚此之謂造化無漸物此之謂聖人無棄人
才有拙者有巧者有拙而拙者有巧而巧者有拙而巧者
有巧而拙者要之拙不近桃巧不近黠則拙有拙用巧
有巧成拙而拙者久之斯達巧而巧者久之斯馴拙而
巧不失為拙巧而拙不累為巧巧拙之間皆有彀率繩
墨在也
孔子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全之難也何則庶者不
必才是蜩而可若也才者不必庶是虎而冠者也庶者
才者不必執於中庸是介石茫刃之為也庶者才者中
庸者不必根於誠壹是華櫝鑿帨之為也得一者什三
四得二者什二三得斯三者什一二由三而會其全百
一二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有力者不必有膽氣有膽者不必有捷技五丁力士能移
山舉萬鈞遇項王喑啞叱咤之下同千人廢耳魏曹彰
負萬斤趍走頸白象奧象馴驍猛虎屠虎伏不敢與鬪
張對壘也乃知任重挽強之人多不長於戰陣技擊有

有別能焉力不易任而膽不易壯也
凌霄之樹弗倚坑崖其所托者殊也搏雲之翮弗集卑叢
其所志者高也撇波之鯢不宅行潦其所藉者廣也珍
綺之需弗之褻里其所值者重也姣美之媛不窺下户
其所致者貴也曾謂大受之君子而可以小用乎

涉

世有多難焉而君子之居易易之不易也是故醜士懟
妍不自醜而醜人醜瞽姫羞明不自瞽而瞽人瞽此東
家之宴所以怨咨於西隣也虎豹離山而麋犬戚之蛟
龍離海而蝦蛆戲之鸞鳳折翼而烏鳶啄之此力焊之

夫所以聾襲于婦孺也虎搏噬牛非已害也而操弧以逢虎之怒羅獲丘禽非已利也而毀羅以遭虞之疾此被髮纓冠之救所見拒於鄉鄰也堅幹而務伐之丹必缺決漲而務遏之堤必潰鑠烟而務撲之勢必傷奔飆而務障之穡必折此射隼獲禽之道所以終潰於反傷也王屋之烏而輕於射皇囿之兎而敢於儺集王瓚之惕而尿憚於擲生陛階之萓英而靡忘於剪此捷社穴城之筴所以十全於豫定也是故涉世有多難焉而君子以居易易之信乎其不易矣

出言雖聽言亦不易直言而見以為徑情婉言而出以為阿曲言簡而情隱言譁而躁生言近而鄙言遠而迂言後而近于符合言先而苦于違戾言者難難在人也聽者難難在已也惟人已之心合而言者聽者而無難焉斯得出言聽言之道矣

賁育之與庸衆俱者無以異也樣之咢狙則罷健分矣畀之以戈矛闘擊則罷健懸矣士大夫而雍客職守之間不遇非常之變孰辨其才不才哉

犬之不如猫也以尋丈言也馬之不如犬也以亭里討也一息而百里一日而千里非騏驥乎哉故曰君子不可小知也

鐸以聲自灾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猱之技來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殘身蚌以珠致毀然則才技異好固士人之貽患也歟

豐玉荒穀以其時也秦弧燕鏄以其地也男冠女笄以其人也是故操奇贏者務察時變而知歲功徵貴賤者務考方輿而知地利權遲速者務度人用而得物宜古之豪人君倚頓計倪皆有計國家達天人之慮焉

虎豹利其牙爪殺人人得羅網而殺之者勇不足於知也海魚吐黑氣周身而避人人得望氣而取之者知不足於變也惟人亦然挾天子令諸侯揚秩世之威而膺大西市者虎豹之勇也董卓是已闔塹築京避鳥易地謂足待天下之事而破亡鮑丘者海魚之知也公孫瓚是已

儒者操文墨而卑遊俠遊俠何可卑也由漢以後知勇賢哲之士代不乏人遊俠絶德矣宋之末造金元入中國我明初興革除之間死事者先後不勝書然而非御侠者事也太史公三復而稱重之有以夫

好雄用私智以愚人也祇自愚也愚而遷相祖也祇益其愚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行之矣吾以為欲反地下之獄自按轡徐行始也騎劫之代毅陽周之行錫鏤皆忌將者之為也世言岳武穆不知行搉武穆無死得乎

陶侃綜理吏道眉眉於竹木之微識者謂其儗王謝也謝玄任使不忽於屐屐間當時卜其能卻秦即小以知大也項梁舉兵有司侯司馬一人以不見用為言梁億主喪不辦事遣也樊伯叛吳而潘濬以五千兵往必成擒以設饌不辦事驗也皆論才之道也

赤螃青虯蟄久矣蛇蟬猨猱類也乃至玄雲之朝乘扶搖而登天而知著泥矣技者之小矣鸞鳳之久伏也及其羽翼風穴徜徉弱水鳩鵲鶬鴟注啄江裔非不欲群也勢不能也

獅子之搏虎也烏王之咬龍也有是事有是理有是人世儒猥以為寓言而荒唐之過矣宇宙之廣何所不有而強食弱肉何所不至也此非大制大強制強之才乎

任天者大任人者小任天者逸任人者勞列炬代晝不及

晝也一室焉止矣運扇代雨不及雨也盈畝焉止矣一

說之為言悅也不悅之行不說也懦而不振者則危言之以激其氣剛而自用者則婉言之以導其趣茫昧而愚則顯諫之以易曉沉速而闇則譎語之以易通柔儆者則言曲而中以俟其自下剖疑者則辯明而斷以決其自定說利而先之以害說是而形之以非津津然出於口吻而怡怡然入於心腹未有不相悅解者也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應用編

日月照臨萬國而不矜明霜露順施四時而不言德潤澤品彙江湖自如發育草木山岳自如世之所謂六大也不大也斗粟尺布以恩施涓滴援拯以德色斯人也溉乎小矣

風之行千里也以其無用也泉之掛萬仞也以其有用也

戶樞之不朽以其動用也岩石之獨壽以其靜用也嶰竹之傲霜雪以其虛用也喬木之凌風日以其實用也

有無動靜虛實之間果可以拘方求乎

天下未有無用之生也龍之用雲虎之用風馬之用遠牛之用耕羊豕之用食推之凡物莫不皆然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才之用世洪纖高下大小隨所之至於仙釋之洗棄人倫絕物理飛升而遠舉果何所用於世哉然自用亦以用世也

萬物之不齊也而各適用也五氣之迭運也而各有功也故明燭熠矣而明珠夜光焉春風榮矣而秋華發綵焉功之晚成而用之為大也果何常之有

何以處世曰任而隨何以用世曰弘而毅何以善世曰公而平何以高世曰竣而徜何以遺世曰恕而安何以出世曰神而化

誘貪而詭詐疇不輸情恃力而作銳疇不思奮奇知而獎義疇不向往古之豪傑激天下而入吾理焉

同見好於人者勢必忌忌之以奪所好也同見惡於人者勢必合合之以惡所惡也先惡而後見好好或可終先

好而後見惡惡多不解好人之所惡者人不我好也惡人之所好者人不我惡也故好惡之端不可蔽於己不可蔽於人

已不同人而欲人同已者必異不然其黨者也已不信人而欲人信已者必疑不然其詐者也已不尊人而欲人尊已者必卑不然其汚者也已不服人而欲人服已者必凌不然其暫者也

得其所能者中人可以稱賢失其所能者上才難以見德

為高因陵為下因澤的然知者附驥而至千里也詎不

信夫

巳有所短亦有所長人有所長亦有所短於巳則力補其所短而善藏其所長於人則善用其所長而力護其所短其斯以為君子乎

義理之心借血氣行者也志學之士十五有馬從心不踰矩矣循有不覺周公之嘆況其下乎孟氏稱幼學壯行不及老也今之敢諫之士下獄受杖多少壯之流未聞有諳練老成典之者吁可戒扎

貨殖襍農具者走閭閻而不問公卿之家治金玉穀綺者

奔市城而不奔村落之地矢人函人遊武弁之室儈書裝訂叩文學之堂人有所因物有所親亙此者謂之不知類也

多算者成少算者亦成其知通與乎命均良也筭計而偶左者敗輕忽而靡慮者亦敗其知塞異乎命均否也君相造命而又有造君相之命者天乎是以知命達天之學為君子急焉

優旃之漆城也那律之瓦衣也非諫詐也而從之如轉圜馬卻言可以解中其此之謂夫

疾於書者筆乙多也疾於行者蹶蹟多也是以君子從容以待事機舒徐以觀物變毋急遽顛忽於腕踵間為手足病也乎

事不如意而以意料之失事也人不循理而以理準之失人也時不當幾而以常求之失時也

穴蟻之不識飄風也巢鳥之不知湧溜也閥閱子弟之闇稼穡艱難也山林枸士之蔽禮法去就也蓋皆有遺德焉

和氏之璧國寶也用以問紡則謝瓦磚隋侯之珠世珍也

用以彈雀則謝泥丸騏驥騄駬一日千里至捷也使之捕鼠而狸先之干將莫邪吹羽斷鈸至利也以之補屐而錐先之豈惟物哉惟人亦然楊朱不能芸三畝之園而治天下可運掌西門豹不能操舟楫而能東說諸侯王晉文公名冠五伯而不知種禾曾子與參冠聖門而闇於種瓜智伯覺虎人之亡矢而不覺韓魏之叛邯鄲子陽察園人之忘材而不察其身之亡務大者忽細故務小者瑣遺圖蓋自昔記之矣

善負者人不如馬馬不如車車不如舟何也得所乘也善

舟者權篙不如牽挽牽挽不如槳櫓槳櫓不如風帆何
也得所便也宇宙無窮之事何莫不然

機先則致天下機秘則藏天下機專而不寧天下爭順焉
機運而無迹天下爭信焉過化存神之妙有匪夷所思
者焉

忽心與惧心懸殊也執輕器者易乎忽易忽而遺忘隨之
執重器者過於慎過慎而墜失亦隨之是故聖人馭貴
以賤捧輕以重匹夫匹婦之能勝予也一日二日之決
萬幾也儆慎與忽而允執其中故無所失矣

割雞之刀不入庖丁之手布帆之便不掛艅艎之撓小者
固無裨於六作也雕枝之工不可以為農具粉繪之飾
不可以任戈矛華者固無益於實用也靡曼之色不入
宮墻淫哇之聲不登清廟邪者固無濶於正經也

夏敦周鼎重器也以之烹調不若瓦缶之便鈞駟大輅重
儀也以之致遠不若車馬之安何也取其當於用也析
梁棟以析薪何如剃棘之束縷金王以為弓何如竹角
之宜何也取其適於用也

權非聖人不能用非也權即經也魯男子不敢覆柳下惠
之爽女人以為善學朱晦菴不敢祭程伊川之始祖世
以為善禮霍傳陸不學無術關雲長糾糾武夫也廢昌
邑而專政歸曹公而報效可不曰權乎安用聖人為哉

蚩尤之五兵也李斯之篆書也人未有能舍者也鯀之城
也桀之瓦也秦之長城也隋之漕河也至今猶利賴者
也治功不以人廢而經制乃以時輕噫亦可怪已

隨陸無文絳灌無武無蕪材也其不遇人也被髮適宋章
甫適越無蕪地也其不遇勢也愛老而以愛少已老無
蕪時也其不遇天也此古今材豪湮沒不可勝數余為
之扼腕深悲焉

九夏炎炎呼茗不輟錐有上尊奪之矣三冬凜凜呼醞不
輟錐有佳瀹奪之矣故酒之權重於寒而輕於暑茶之
柄長於燠而短於寒時宜之用大矣哉人亦有言大丈
夫不可一日無權夫是之謂酒德夫是之謂茶理所謂
篤於時者權也以日有之尤當以時重之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不效不可與化也夏禹入躶國而
解下裳不解不可與處也墨子見荊王而文錦吹笙不
聲色不可與君也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古人隨俗入方

之意殆難與拘𢍆者道矣
夫人之可鄙可惡至盜賊止矣孟嘗客雞鳴狗盜而去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卻齊師盜賊未嘗無才而用盜賊未嘗無濟也然必作雖遭變之時不得已而用之未可為治平常法也
五穀之於時有得失也得時之五穀食之使人旅息而肥失時之五穀以類反焉農經載之甚詳時乎時乎物且不能遁也而況於人乎
王朴之策江南也周吳遁出三軍疲楚計也岳武穆之練成背嵬軍也用魏惠侯習重鎧武卒計也虞翊之收功刼竊盜破朝歌也用孟嘗雞鳴犬吠計也豪傑之士師心而有餘知師古而無顯迹
杜詩為守滿郡用為功㫖冊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馮岱為守請役驗相見融從薦出三人辭病自絕二子事何絕相類乎順上禮也舉賢公也守己潔也亡論世之借資附重謬為恭敬者遜雖及之亦賢乎踰垣閉門皎皎為名高者矣
作者之謂聖非必五帝三王周公孔子稱也凡開物成務垂法無窮可稱作者即藝成而下可上而稱聖焉大撓之作甲子也伶倫之作律也羲和尚儀之占日月也祝融伯益之作市井也黃之作臼也蒼頡之作書也鼓巫之作巫醫也胡曹之作衣儀狄之作酒也高允之作室也秉雅寒衰之作駕與御也王水之作服牛也夷羿之作弓也千載之下利其利而泯其功孰知為作者事又孰歸其聖者名乎
自振者人廢之自廢者人振之自白者人汚之自汚者人白之老氏旨乎故不支功自廢也椎而雌守者也不滌以自汚也白而黑守者也
鷙鳥鼓而戢翼蛟龍蟄而泥蟠豹霧而隱彌伏而咏此物理也日月代而明雷霆伏而震霜露畜而施川瀆瀦而流山岳積而暢茂此化理也不抑不揚不宣不章才不裕不長力不矗不強知不閉不藏榮不漸不昌此人理也析此理者謂之哲人順此理者謂之達人操此理者謂之至人
恩之去仇遠也然人之相與有恩以仇終者矣是仇以恩始也利之去害遠也然人之謀為有利以害終者矣是

害以利始也由斯二者而推之悲歡離合莫不皆然君
子可無慎始乎
事之行也於心未安則於人不得於始不謹則於終難慮
一有事而人已終始之際無不畢求其所以也斯其庶
幾乎
一聲而歌兩曲一字不亂雙手而寫兩牘各自有意旨夫
而能雕刻庶物裁剪文繡聾子而能點籌多寡握算耿
忽聰明有全用術巧有曲通技乎道手神之所為乎
隴西之俗以健婦持門户吳越之間以妓婦市貿易南北
十一號　二卷終　九　三百三
都會之地以少婦諜術數星命黔中滇蜀土酋之地男
官早夭者即以婦女蒞官司從征伐世襲俗沿上下相
習古有木蘭之隱而從軍夫人之持節喙虜黄媼之僞
男而應舉皆不足異也已
才德之不容二也有德者必有才才德之不容一也有才
者不必有德謂男子之有德為才也卑男子也將仲子
之蚼皆可伯夷也謂女子之無才為德也卑女子也將
萋邑之治内不配十亂也於乎德哉才哉才哉德哉

千一疏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槲閱

經訓編

伏羲之時質故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萬畫今之卦爻是也夫子贊易而謂之有太極太極何在乎周之末文勝是已夫子固將以千萬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

五經之理一而已矣文辭亦相通焉易可以為詩者詩可以為書者書可以為易者春秋簡而法有斷禮記饒而法有委而者則迥異焉故先儒有郵報之擬傅會之疑乃其經常之理則亘萬古而不易者矣

後天之易退乾西北長子用事退坤西南長女代毋天地自然之理也六氣代謝而乾坤之退亦未始不行乎其間矣

呂刑之得列於尚書也刑書之得稱為惠人也皐陶典夷夔並命塗山之會兵刄典王帛並陳也刑政德禮夫子較兩言之有以也非以優劣論也

春秋尚書經而史者也然而治亂分焉尚書治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何彬彬也春秋亂誅貶弑逆不一而足皇帝王霸之辨也噫可以觀世矣

石經大學說者凡數十家而以一貫之義檃括其義洒然可喜者想當時之作者不若是之密也中庸之自譜其家學也說者亦數十家而以未發之中撼其樞紐洒然可喜也恐當時之作者不若是之詭也訓詁之學至朱紫陽而美矣善矣必以其遠於名理而齮齕之皆操戈入室之類也

老氏之言道至矣莊列荀楊之於道多精語不孔孟下也今天下六經在事四子為政為諸子左袒者寥寥乎何人哉

宋之為文者三曰太極圖說也定性書也西銘也至矣方諸文人不下方諸聖經亦不下

作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要以開物成務垂憲萬世而止黃虞之典姬周禮樂也伊呂之典孔孟文章也六藉大倫之後雖神聖莫或益之

男自女生而生自男始故太極之截然半而分陰陽也識

者未之有取也近世之圖太極者有互根之義焉理愈
析而愈精因大易之世嫡周子之忠臣也
於乾坤見天地之體於復見天地之心於大壯見天地之
情於恒見天地之道於坎離見天地之化覩天地者舍
易何之焉
艮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君子以之止躬至人
以之永命天地以之造化
人心疑而易作人心窒而詩興人心遷而書紀人心肆而
禮記定人心亂而春秋成然則六經非治世書乎曰以
維治也反人心之經也乃亂無所事之矣
詩之存淫奔也先民非之屢矣以示戒微而導欲重也以
意逆志何必定為淫奔語哉七論纂古樂府之詩朋友
上下之間相投贈而託諷諭比之男女夫婦者故不少
也淫奔之詞掌故者失之耳
謂春王正月之冠夏時也非春秋始也獲麟之悲魯卯也
非春秋終也正週王政之首也為乎首亂之托獲麟以
終也春秋之事亦云天倫奠以穿鑿求聖人者可與語
春秋哉

春秋之書日食也重陽教也不書月食也抑陰也聖人畏
女德攘夷狄之意深乎
太玄之擬易也婢而夫人也法言中說之擬論語也庶而
準嫡也太極圖之說也皇極經世之書也創而為祖繼
而為父也均之尊為經乎未之或敢也
西銘之為文也大矣美矣未之引頑蒼錫類大舜申生抑
何麗雜不倫類也文難而經義亢諸
逃不出境反不討賊與不嘗藥而蒙首惡名也春秋將無
刻乎哉盍亦有誅隱心焉
晉之令主吾得文悼焉文之創伯優也然而悼下也吳楚
之罪以王也非以夷也周所分封之國何夷夏論也自
王焉無王矣故春秋夷其王
盤庚宣王商周之賢君也讀盤庚而識商治衰焉質已漓
矣識周詩而識周治衰焉文已蕩矣治與衰俱始矣
談周禮曰大哉周公之所致太平者詳矣新莽因之而亡
蘇綽用之而敗王安石用之而裂何哉時非周公之時
而人非周公之人也
聖人之制作以心也無待而興焉故河不圖而羲亦卦也

洛不書而禹亦晦也魯卯不麟而孔子玄春秋也

堯之降二女也試舜也試之而否德焉不館甥貳室乎哉

曰四岳之舉而五典而百揆而四門試之釐矣故嬀汭

之禮行焉觀厥刑者我偹觀其刑于之美也試而有餘

美之詞也

世傳禹得黃帝中經于宛委山也因通水理所謂金簡玉

字書也九年之水害大矣山魈水怪蛟龍魍魎之屬肆

虐昏墊者何限必有神道玄感號召而驅遣之方得馴

而服也儒者言理而不言術安覩夫雲篆真誥為哉

係明夷於文王傷主也係仲尼於旅傷時也明夷之貞周

象也明夷之晦殷象也陳蔡之間旅於雾也得之桑洛

之下終以饗命也二聖人至德也而至盛之卦不與焉

作易者之憂患匪道文王也夫子自道也

秦有誓而書亡矣非書亡也秦之以國統絶也魯有頌而

詩絶矣非詩絶也魯之以春秋終也天人之間微矣哉

聖之時孟子之贊孔子也而实孔子之自贊也時義時物

孔子之贊易也而實自況也首章學而時習乾乾而变

惕乎哉有時乎朋來則樂有時乎遯世則不慍

裒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曰為仁由已散一已之

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曰天下歸仁已從此克克其與

天地民物壅者也禮從此復復其與天地民物通者也

善惡物也好好色而惡惡臭知也知致於自慊意可得而

誠矣故格致無傳

齊民分業而後有士之名士人分道而後有弘毅之名士

不足於弘毅而後有可不可之名非易言弘也官天地

府萬物搏置剛柔陶冶六合而始弘非易言毅也貫金

石薄山川溺而不濡熘而不毀而始毅跡之無門窺之

無埃探之無始測之無終而弘毅始盡絜矩四方萬人

必往啓乎易書禀禀乎不替一貫而三省者庶幾乎

傳施濟衆在堯舜則為仁在孔子則為不仁何也勞位固

不在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在孔子則為仁在墨氏則

為兼愛何也頂踵固未摩也

為仁由已而曾子仁為已任者胡為乎以友輔仁哉夜行

畏途者有五尺之童從則氣壮神王寒灰之久伏也傳

以束薪而燭天燎原不可禦遏輔仁之志可聆會矣

子路之志聖人哉不難於公物而難於無恨大之則無伐

無施安之則老安少懷視之率爾之對學力加進三舍
矣
恒者作聖之基善人君子之所由進也其體本亡本虛本
約而或執之以為有侈之以為盈驕之以為泰難乎有
恒矣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而况于聖人乎
心常正故不遷於怒心常一故不二於過非好學之驗也
學外無怒學外無過其顏子好學之功乎
不欲人之加諸我無我相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人相也
人我相忘乃為至境此之為克己此之為歸仁顏氏之

子庶幾乎曾子之唯忠恕猶必聞於一貫旨也况貨殖
賜哉
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者以天下為一人也萬物一體
之義乎故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一日不為暫天
下不為廣
大德不踰閑敎化是已小德出入可也川流是已此子夏
篤信聖人之功有始有卒意也彼不矜細行而累大節
者惡乎口實此語哉
温故者温吾心之故尋繹温養孟氏之所謂性是也知新
者知吾心之新火然泉達孟氏之所謂利是也故曰亡
之師也師心今之師也師人
人生五十始衰五十而知天命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
衰候也孔子之憤樂相尋敎學相長不知老之將至故
天命知焉寧之自我猶今之知郡縣是也先天不違後
天奉天蓋將順窮通齊治亂亘古今一生死而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之道無高深前後之道也顏子心齋坐忘之後有深
得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其殆庶幾乎

三仁之各行其志也亡難易也三仁之各際其遇也亡優
劣也三仁之各盡其心也亡安勉也故夫子均許焉
夫子之文章孰非性與天道也可得而聞進之即性道可
徹不可得而聞者顯之即文章亦贅
馬之借人今不古若也然子路願之矣此敝之所以無憾
也既裕衷有車而使人不敢借遂使焉有子路之志乎
哉即借之非願也即敝之有恨也公物之志業已具公
善公人之體毀世人胡可易言子路也歟哉
毀人者人亦毀之非毀人也乃所以自毀也自毀非直也

譽人者人亦譽之非譽人也乃所以自譽也自譽亦非
直也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毀譽亡心矣
顏子非不能用世也不能爲小用也言志而願得明主相
矣問爲邦矣從夫子周遊列國矣夫天與顏子與其行
不與其藏也喪予之哭四勿一貫予我倚王佐之無人
也
縱豕畜之牛馬于坰牧則悍矣絆野外之[illegible]焉于樊籠則
馴矣此求放心之說也孟子求雞犬之喻求之及焉

火之所燎者木也木盡而火無傳矣君之所載者民也民
亡而君無乘焉故得君者得民者也得民者得道者也
故曰丘民之貴與天子並
天子之父殺人有議貴議親之典在焉烏得而執之安事
藥也盛氏之吞桃壓明谷錄大舜之心耳
中之一言唐虞創之至文王作易而無言正矣仁之一字
孔門發之至孟子七篇而無言義矣周子作太極圖說
括聖賢之奧而無言仁義中正矣古之闡道也精而約
其指隱後之闡道也博而宋廿不指悉世使之然乎

唐文興而古之文廢矣宋儒興而古之學廢矣排優艷靡
非文講說辨論非學李杜韓柳周程張朱諸君子外吾
無取焉
惟一之旨發自虞廷尼父承之爲一貫孟子得之爲道一
故不容二也惟危惟微離道心人心之別二之矣是必
允執而精之以至於一
宇宙之生一氣而已氣有陰陽有順逆有大[illegible]而善惡分
焉有氣必有理理有善而無惡者也荀楊告子之論主
氣孟氏主理三品之說未可盡非也

敬而過於禮也視矜肆勝也愛而過於惠也視殘忍勝也
廉而過於守也視多取勝也退而過於矯也視進取勝
也皆觀過知仁之說也
學何爲者也學爲君子者也學爲君子有作輟乎我此習
之所以時也習以時則悅矣悅則樂悅則不慍
染指者不果腹味知矣毋庸果也果腹者不染指味足矣
毋庸染也指染矣而旋腹之果貪也腹果矣而仍指之
染貪之貪也可以染而不染可以果而不果其上乎染
而無染果而無果其上之上乎六者皆順之道也觀順

若與視於頤者可以擇矣

儒之趨於陋也在專經經之趨於陋也在專註庠序之士治一經僥倖科第至達官而目未涉五經者稍舉其義駭而異焉春秋之不知有三傳也易之不知有程傳也書之不知有古文今文也詩之不知有諸緯也禮之不知有周禮儀禮也註疏寥寥乎悪乎其不經

今之習文記者多矣而天官律曆書闇若亦多焉是故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即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斯義也今日未之能悉也

司馬氏之廢編年而創為記功千古哉由三王以至於漢事跡如指掌也八書之作又出傳紀外也而例之史吾為司馬氏仲之矣

家天下不自三王始也征誅不自湯武始也堯舜以前俱有之矣然皆無得而稱論焉太古之世忘言哉抑亦紀載之不傳也

單思群言潛心萬古實以攄其所長從其所好非苟然而已世謂楊子雲為書癡皇甫士安為書淫杜武庫為書癖皆病之也今其所著太玄法言高士列女左傳等書具在歛衽而誦法者有之又何病焉

自昌黎氏之推荀子以為大醇而小疵今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才有餘而道未詣者也才有餘故其說時中道未詣故其識多謬評諸子而諸子不盡伏也論思軻而思軻不易得也其數數稱仲尼而列之諸子倫類也其於聖人之道猶影響焉無怪其為性悪禮矯之論以思軻亂天下也吾固曰荀子之醇未大而疵未小也

道德之五千言經也純之乎道德也由三五而及周末世變備矣老子目擊而返之以愚智而智愚下之多衰世之患而上之復古初之想以老子之言為養生之書者非深乎老子者也世儒局於舊聞遁揣而競摘之若為權謀者若為刑名者若為浮誕者若為清談而任達者老子之言具在世締之法隨取而隨資者有之悪覩夫權謀刑名之宗浮誕之棣而清談任達之幟也欲奪固與欲弱固強之類盡言造化巧也非以道人巧也老子

之所深慮而用戒者乃以加之老子何也故尊老子者
言老子配五經而六之斯言則堪酌也老子之得為聖
人而失其為老子矣
陰符經經也黙典道契之謂也世傳其出於黃老又以其
竊機盜氣天生天殺之語而疑之皆拘攣之見也凡天
地之氣陽主施㩮歛施主順歛主逆陰符之為陰以歛
以逆故也逆取而順守之是故曰盜曰賊也殺所以生
死亦所以生也夫所謂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三才既安
者非醇乎其醇之語耶君子得之固窮則夭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旨小人得之輕命取精用物逆取而輕天之
命去順受其正者遠矣禽之制在氣思深哉而倦言之
禽之為言擒也夫天地以氣交人以氣行帥氣為神用
神為氣用不用而氣為用用不以私而以公禽之制在
氣者不用之用也以神氣制天下不幾於無為之治乎
虞帝之恭已高宗文帝恭黙清淨之風大都可見之符
矣是經也脩身平天下之書也
老子至聖也其化而至太上靈真至尊也為之徒者神異
其道続角勝於西來之跡稱累劫之化身九十有二謬

悠乎言之也老子之有五千言足矣即儒者詘之為異
論固不為詘也其體至虛其用至大入言老子之位榮
天中天也其言人中天也嗚呼通於此可與語老子矣
參同契易翼也朱紫陽於漢人不輕許可而猶為之註釋
不遺餘力矜襟者至今欽祗焉其書著於魏伯陽不言
姓名而見於後離合詩乃史謂其神丹就服之并二弟
子立死又二弟子不肯服下山營殯具伯陽尋起以匕
藥納死者口與上昇營殯二弟子不得從焉則狡獪者
之所為也惡乎其為伯陽哉

關尹子非關尹子書也後世之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
者托以撰也天隱子非天隱子書也司馬子微所撰卻
病延年而以天隱子重也化書非齊丘書也譚真人景
升授之齊丘匿而以己名行也其旨遠其詞文其事肆
而隱其言約而中咸各有至理焉道藏之流派未易以
竄廻也
司馬遷傳老莊而遺列子或曰列子之書西京以後之人
附會而為之者也其旨之精與似老而辭之俶異似莊
然而不老莊兼也或謂敘事爽朗而靡致搞辭敷腴而

傷易其遜柱下漆園也固宜然非晉魏以後之筆所敢

望矣

責偹賢者春秋義也非春秋意也責偹小人者春秋意也

非春秋義也

昔者夫子詔小子之學詩以爲識草木之名多識也今三百之中所載或何尚不及山海經爾雅與諸書也想夫子所刪之外遺失者多耳鯢近掌故家努蠟鳥獸草木多異名名異用又爲之異而同乎此云之異而同於草木易以僕數吾安得起張華諸人而與之相質証乎

大荒東北經之荒唐也太玄經之奇俺也汲冢周書之玄與也王會圖之侈言駭與也多識之學固取資

責偹賢者春秋義也非春秋意也責偹小人者春秋意也

非春秋義也

望矣

傷易其遜柱下漆園也固宜然非晉魏以後之筆所敢

新[illegible]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史固編

史氏之謬至不可考信南陽氏有才子八人號稱八愷庶子窮蟬生敬康由敬康而追瞽瞍生舜六世矣其人且漸沒盡舜安從衆之又稱堯舜均黃帝裔而嬀汭之釐降同姓而婚姻可通者也放勳重華之聖爲萬世悖禮首乎或謂夏商同姓爲婚姻斷自五世周道之過唐虞遠矣

大哉帝堯中天地而興者也前乎洪荒之世堯終之後乎文明之世堯始之九年之水爲災也以平成天地之功責堯也害不大則治不力治不力則任不久千古君臣之盛無過於堯千古治平之盛亦無備於堯矣其則天而難名固宜

唐虞之際聖哲迭興及其應運遞傳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獨遺德以不祀聞說者曰刑官之無後也自庭堅始亞然乎否歟

四岳之薦舜也曰烝烝乂不格姦岳之稱舜也曰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則未登庸之前頑嚚已盡格矣孟氏稱象入舜宮分其有而有其二嫂抑何謬戾也象即不有舜矣不有堯乎象即傲非侗無知者詎能見不及此也殺兄之事誣乎曰有之有之于大麓求納嬀汭未降之時也非有之處宮之日也孟氏[illegible]於聖人處變之心事其舛錯先後毋庸及矣象之祠存人毀之而王氏存之有以夫

鯀之方命圮族帝知之矣治水之任咨四岳而姑試之試之不效必九載而後羽山殛乎傳謂禹能脩鯀之功則九載之內鯀非無功有功而弗竟也鯀湮洪水禹決九河成功所由異禹當任鯀時不爲其父經畫哉方命之矣何有於其子之言三過之門閔八年之跋徦禹不勝其隱痛心矣

大禹治水之功任專而時久因父者也非盖父之愆也禹之傳子郊鯀以祀天報父者也非尊子之私也不然堯禪舜舜禪禹天下習知矣胡爲而不爲堯舜爲乎

守成之令主啓上矣上有聖父而下聖臣焉胡不上哉太

畀之有伊尹也成王之有周公也胡不盍若哉三代而
下得漢文焉清淨無為具聖人之質當兵爭之後而僅
僅賈生用未竟也充之以學出三代上矣
桀之惡不如紂之甚也苟武王之德有慚於商湯也時哉
世哉
七年之旱久矣始禱桑林湯亦紓徐于民事哉六事之責
抑何其循循然自疑怨也史氏之紀載謬乎剪髮斷爪
身嬰白茅以代犧牲論者以為誣罔聖人非也祇祇祝
史之事矯舉以禳往往有明驗神聖所立致皆儒者所

不道也
武王之伐紂蘇子大非之不避易詩書贊稱焉苛也謂紂
既伐而立微子八百之國孰與之武之退守藩服也首
陽之餓夫帥洛邑之頑民執言從事焉周之社墟矣武
之封箕子而必于朝鮮也遠之也聖人之慮深遠矣
箕子之叙疇也天下萬世賴焉箕之不得為微子也箕而
不囚不失為比干也叙疇何有焉箕子於是乎樂於奴
矣蔡邕之請刖而續漢史也亦箕意也箕之得囚而蔡
邕之不得刖天道有吏亦何以邕哉

洪範紀杞之用商朔也記爵之從箕子也封藩之遠于九
州外朝貢地也蓋待以不臣之禮焉訪道而隆於賓師
者也仁也若夫紂之有未微子臣矣祭器之歸急於存
祀遡其去之之日久矣夫臣之道亦仁也乃若洛邑頑
民首陽餓夫所不能臣者尚多而獨稱重微箕為乎
管蔡之以殷畔也千古標逆德焉今之好奇者為佹論而
附之夷齊非可以夷齊論也奉王命而監監而畔也何
說之辭乃若梁之有朱全昱也晉之有司馬孚也則有
夷齊義也而不以夷齊終也力不能以抗逆情不忍于

滅親當時之為兩人者亦良苦矣惜其遇不令之兄弟
跋扈恣肆豈不能知之而不能制則亦已矣及其舉事
曷不為泰伯之逃季札之歷聘冥鴻遠舉之為高手柰
何終沉于利祿而俛首就位為也身不為盜而坐乎盜
之金同歸于盜而已二子者而望夷齊其孤竹氏之類
也夫
仲尼之不有天下也不若舜禹者多焉內之無聖配外之
無佐命固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率諸侯以朝天子
湯武之為未敢必也何哉東遷以後天下之思周未已

也桀紂之君未有也孔子而得志爲戡黎伐密之舉而
已至德于文而未盡善於武非孔子之隱衷耖
老子以驕矜折仲尼黄石公以取履靡子房龎德公以下
拜㮛孔明感者有心應者無迹聖神之授受也
顔巷即禹門也所謂易地皆然也問爲邦矣從孔子周流
矣豈忘世者流其不仕也未至強仕之年不輕出也以
其早夭而遂以潜目顔子固矣夫人之爲見也
羿奡之戾也莽操之詐也温裕之忮也敬塘之鄙也群諸
奸而共朝廷不知所終矣然其暴亦篡弑止焉

人言太公之剪商易管仲之攘狄楚雖非誇奇論也太公
之易遇君也遇敵也管仲之難君不武王也敵不啇紂
也乃尤有難而難焉者管仲之不及太公也什倍也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信斯言也宇宙忞忞耳豈理也
𢦏仲尼生春秋至有宋聚奎之後而其道始大明中天
也而漢三唐上下千餘年其間治平之盛不知凡幾仲
尼何與焉而必長夜萬古也
孔子不王之兆三焉刑寡妻之不文武也佐命不出爲邦
早死參雍游夏諸人之不皐夔萊朱也鄙人之子不禹

湯文武之世胄也萬世爲素王終焉天定耖
子胥死而吴亡矣何也屬鏤不賜齊無伐也黄池無會也
越不得乗虚師檇李矣春秋書入吴于黄池後左傳書
殺胥于伐齊前經傳之垂戒明矣
曾僖罷焚尫而旱不災齊景停祀河山而雨旋注鄭令投
巫而河伯息公孫僑卻禆竈而鄭不復火天道人道遠
邇之辯信然哉抑亦事有偶然合也
子貢方人者也知二知十能自方者也夫子賢之非虚耳
管仲言於桓公也治國強兵則讓五子致霸王則不讓

顧卲宿於龎士元也陶冶世俗則讓談霸王則不讓謝
鯤之對明帝也端委朝堂不如委亮而以專丘壑勝孫
綽之對桓撫軍也才能所經悉不如諸子而以斟酌勝
以至唐之王珪於玄齡李勣輩悉加品藻而自任以諸
子之長宋之陳亮於元晦伯恭顯伸評隲而自居有一
日之長古之人秉巳鑒而精人倫毫髮不爽如此乃知
自知與知人均之不易也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其有王者之遺乎
晉文之譎而稍替其伯者之遺乎宋襄則亟辱楚莊則

僭志秦穆不復主盟而伯道衰矣故世之稱五伯非特
論也
晏子之贖越石父而延為上客也晉王駿之贖劉道真而
用為從事中郎也皆古人盛德事也故夫子竊位臧文
仲而文公叔文子太史公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楚之僭王大罪也桓公舍之而包茅是徵昭王是問罪小
而非其辜矣楚之為辭易對也為事易服也當是時也
桓公内外失徳多矣責楚以太罪楚必伐之我何辭焉
管子天下才而不熟計此哉

晏平仲知者也知越石父而贖其罪知其御者而薦為大
夫其才不我過也其功名不我掩也而我且有好士名
非不知仲尼也仲尼聖者也尼谿有仲尼齊國無平仲
矣如之何其用之
管子天下才也當其未相齊而施伯知之微獨叔牙氏也
宣尼小其器予與卑其功而仲失為仲矣千百世而下
考其人則謂嫉於太公讀其書則謂似韓公子論世程
功之士往往左袒焉齊人差吐氣哉
史魚之以尸諫也死而忠者也郗嘉賓之殺父哀死而辯

者也二子庶幾為仁者歟死而後已
伍員勇者也志椎而志直范蠡知者也志秀而量寬居然
南北之強分焉故員怒海潮而范夷猶湖水
楚莊王之伐陳誅徵舒而立太子午也從申生諫也有推
亡固存之義焉孰謂春秋無義戰哉
葵猶能衛其足而卞氏之惜璞不惜刖也范宣傷一指啼
數日而卞氏之再獻不惜再刖也夫玉誠寶也豈貴而
荒賤者也比人則謝賢良比道則遜淑善何必獻之以
啓人主重貨之心乎抱奇不售可為千古之談助未容

以取鄭為也
周綱不振吳楚二王四百年而合於秦也晉元南分中土
歷宋梁陳二百七十年而合於隋也五代錢氏王臨安
李氏王建業百年而合于宋也宋人南渡未及二百年
而合于元也景純測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復與中國合
者樂大都耳
管叔叙鮑叔之知已也等於父母焉管仲聽齊國之政一
匡九合實鮑叔贊之也及仲且卒而桓公欲以政屬鮑
叔仲以惡惡已甚間之知已之謂何護其短而保鮑叔

之令名深於知者也蕭何之薦曹參代也曹參之竊後
相遵何約束也相隙而不相知相知而不相隙皆在沒
身之後倘亦管鮑之類乎
管仲之君霸晏子之君顯皆大英椎事也齊人習見太公
矣詎惟知管晏孟子之卑從孔子器小之見非超出齊
人見也孟子而得志於齊庶幾管晏乎是未可必也
西施之被殺也見吳越春秋西施之沉也見墨子西施之
浮於江也令隨鴟夷以終報子胥之鴟夷也非隨少伯
之鴟夷也見春秋通篇三書皆去吳越爭兵時未遠西
廿一號 一四卷 三百四十三
施之不令終明矣雲長之於貂蟬高韻之於張麗華天
下英人策士豈迷戀一女子者史氏之不足信也唐宋
詩人風流豪蕩往往艷絕其事而附入歌味少伯之冤
垂千載矣士君子之被污蔑如此類者比比余故表而
白焉
余常謂介子推不火死也解火阸也乃若汨羅之罪水阸
也得無解乎離騷之称引古今指折忠佞審矣豈其讒
諂之間身之不用而必死之死而必水之為快也或有
託而逃者也

介之推蓋善隱者也當不輕死又不輕死以火者也出亡
十九年其窺文公者稔矣主憂危則死之主定伯則去
之不貪天工為己力千古名言哉豈丕鄭之流利汾陽
負蔡田者乎晉之君難與終始者惠公之立也外藉秦
之立而旋倍其約內藉里克之立而旋賜以死安知文
公之不夷吾也去齊之日引戈而擊舅氏欲食其肉投
璧於河何為者宜之推之羞要市而笑笑而逃也逃之
豈必綿上安知非晉之外境乎即位之後壺叔自列三
賞而後及之詎非以其賤乎古者賞不遺賤而文公晉
廿一號 廿四卷 十 三百四十四
失之之推得文公之隱則其長往之志豈俟與母氏商
確而後決哉及懸書宮門而文公始圖其功晚矣安有
酧勞報德之典而以火從事甚無禮於亡者之推豈慮
不及此而以火亡乎之推即不難以身殉而未以火殉
彼其習見遊俠之夫母在不以身許人也而況以其母
殉身哉當縱火之時非有軍律嚴重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獨不可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晉之事乎綿上
之禁寒食也之推當生而歡之而文公之過重矣故曰
之推善隱者也不輕死又不輕死於火也太史公敘晉

世家推文公以明君而特摘其忘賞之推事其寄思深
矣
忠而過過於忠者豫讓之報知氏是也亡論其二心於中
行氏即知伯之索地韓魏躁躪晉陽異國之臣君臣規
任章猶策知伯重欲無厭其祚不長而讓竟默默不聞
一言踵絺疵之諫是不以國士報君言之不納是不以
國士遇讓也讓亦何辭之有哉胡致堂氏多讓之行而
當於大學之道豈有激而然耶安所得為至善也
四臣之照千里也千里之外求光何在營丘清濟之間所

產者僅僅四臣爾哉魯連先生之奇偉倜儻好持高節
畫邑王蠋之秉行純潔賢譽著聞威王皆不能寶而有
也矧孟氏之仁義安從而瑾瑜之人言威王差能強於
魯衰而巨擘魏惠諸君知言矣
子胥之伐楚也宣言畏子常將而不畏子期子常用而郢
入矣應侯之攻趙也宣言畏趙括而不畏廉頗廉頗去
而長平坑矣孔明之伐魏也司馬懿憂出武功而不憂
出五丈原猶吳之間楚秦之誘趙也亮為所詭而亦卒
無成功蓋敵國之強弱不同未可以執一論也

樂羊子吳起忍人哉對使而食其子也殺妻以求將也當
時用之者猶沾沾以為能臣何哉妻子之不恤而恤吾
君臣也
子胥之賜屬鏤岳武穆之莫須有我
朝于忠肅之死千古稱冤焉而胥曠于報也郢之既入
檜之既相儲位之既易俱未可以去乎曰勢不得去也
天也
三閭大夫陳思王之椎藝苑也亘千古焉其才情類也遭
過類也三閭之始以上官譖也繼以子蘭譖也陳思之

始以植黨誅二丁也復以灌均希旨至再貶也三閭悼
漁父之對而陳思深釜中之泣發疾成殂竟罹短數懷
石投江竟葬魚腹其不同者幾希史遷重三閭以才遊
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信賈生弔語也不忍棄家
國而之他邦柳下惠哉君子曰知言矣陳思罪矣二百
之藩兵尚減其半乃欲擁重樹纛收功吳蜀魏文不勝
其猜忌矣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陳思先見之明何
用哉宜魏之丼心於司馬氏也
周穆王之思保位也恐貽後世羞譽露而作史記歷述亡

國之繇俾戒夫言之朔望之間繩愆糾繆有威王之遺
風君子是以知周道之所以長也
景公之有齊也以其兄莊公被弒而得者也崔子顚為亂
賊而公然得齊之政景公能無憤且愧乎牛山之對涕
泣而欲長有齊憤憤甚矣故槃夷齊之久而齊稱者以
形景公之沒而無聞遜國竊國之臧否彰彰矣獨謂予
駟窮餓云乎哉
賢者所怨愚者矜焉知者所遺不肖者慎焉何者季札之
給取道遺金也見嗟于五月披裘翁也曾子之糾引被
十一號 一日本 三三 三百三三
以斂也見拒於黔婁先生妻也黔敖為食嗟來於路見
阻於豪袂餓者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能而聖人有所
不能盡皆此類也夫
衛之破齊也東野子携妻負財物走而保即墨中道疲矣
獲無主之牛服焉其妻以服之非其有哀之而弗克棄
也望見即墨矣東野子欲殺牛以充餧也其妻以服之
多其功義之而弗克殺也噫世之爲於仇德而怨于仇
恩者豈少乎哉即東野子之類也世之持廉而不易受
德報德而不忍於辜恩者豈多乎哉即東野子之妻之

類也要以傾心負行即夫婦不相習栄然若東野子者
類然矣
徙木之信非信也當時貴戚大臣無有質正其所以立所
以徙所以賞之故以故彼得肆行胸臆略無顧忌而徂
詐之信孚矣指鹿為馬而臣不敢言尺寸[illegible]死而扶蘇
不敢辨非威信所協然乎哉
趙威后之詰齊使也先歲而後民先民而後君是知本末
之問也輕君也又輕男子之為君也觀其發問之終惓
惓于一女之不朝倖倖于一士之不殺重同類而仇善
十一號 一四本 一百 三百二
類者也威后而得志亦呂雉武曌之流歟
蘇秦之合從因六國之合以為合者也匹夫而相六國尊
周據秦顯名天下自是奇男子事可以妄婦目耶張氏
之解從因六國之解以為解者也蘇秦激之入秦而終
復信之其意氣在秦下
蘇秦之再入燕妻嫂激之也張儀之再入秦蘇秦激之也
妻嫂之激家人恒態耳謂固困辱之而奮其東遊西說
志焉吾不信也車馬資用入秦而得志儀之嗔秦術中
久矣儀之不二心秦也幸其不為孫臏也

四豪之好士同也首信陵焉以存魏也存魏以存六國也
跡魏之始終而信陵之功見矣

仲連之不帝秦振六國氣也氣振而後有却郤河外之捷
延十數年之安宋之賂契丹索中國氣也氣索而後有
靖康之禍養百餘年之訛

王燭之死義抗燕者也原其存齊之功莫大焉或曰不田
單乎哉夫燭未死而全齊舉矣燭死而二城之人心堅
于七十餘城矣故單之師因燭也單之火牛因人心之
憤而識焉者也

秦之以十五城易也意在窺趙借一璧為之囮耳是商于
賂楚之故智也相如之完璧也負秦曲也以完趙也是
時楚割六邑韓秦宜陽梁效河外齊獻魚鹽之地燕割
常山之尾皆莫能結秦之歡而孱然弱趙寢甘泉之甲
者十二年黽池之會復講鈞禮秦君虛憍之氣消鑠于
相如倚柱語者深矣猶惜其完璧之後不能以抗秦者
函秦長平之刼相如尚病篤見之怏怏能為情乎哉

呂不韋大賈也以呂易嬴賈而得天下焉然而身不保也
秦之受封歷千百年矣以陰謀覆其宗而絕之祀豈上
帝所能容乎春申君進李園妹于太子完也猶不常也
天下可盜而國亡論矣

荊卿之刺速亡燕也祇以固秦也范睢之遠交近攻也速
王秦也祇以固六國也

應侯之解相印也以蔡澤片言乎哉應侯蓋薦鄭安平而
薦于王稽者也二人坐外交誅應侯能長相秦乎

蔡澤之說范睢去位也說者曰澤之進言善而睢之自決
勇也非也范睢之說昭王也乘其疑蔡澤之說睢也乘
其詐皆所謂以詐易詐也昭王有為之君也上制于太

后下逼于穰侯四貴並立岌岌乎王哉是睢說行之時
也睢既得秦而遠交近攻削三晉制齊楚郤德仇讐明
得意矣反而自思吾尊不太后親不穰侯秦柄安所終
哉已而黨與叛於外良將死於內臨朝一嘆睢之不自
安久矣是澤說行之時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范睢以
之二天之形將來者進蔡澤以之故旋相而旋罷去二
君子之賢于商君遠矣

秦始皇漢武帝其志雄而材饒唐玄宗神其志銳而才踈
皆身治天下而身亂之其有初也猶有持重之心焉鮮

絶也夬履以逞無所顧忌矣
祖龍之坑儒也時士阨也臨于戰國遊談之士傾人家國
者也其焚詩書也古人阨也臨於百家諸子之橫議壞
人心術者也施政之權而通時之變千載之下循可為
羙秦論者
博浪之擊可以逞而不衆於逞也祖龍之魄奪矣大索之
十日可以威而不竟於威也祖龍之魄奪而喪矣
秦以阿房長城驪山之役自社其屋而漢高一見之艷羨
馬大丈夫當如此其本志也未央壯麗鄭侯固為定都
二十一號　八十四卷　十七
計直窺其心而曲為之說曰令後世無以加此上之所
以悅也圖記稱漢武金圖玉砌荔宮蘭榭安在其無以
加乎
長城之拒胡也為亡秦也而不知胡亥子也其心焉篤父
子也為三馬食槽也而不知司馬氏也殺大將牛金也
以繼馬讖也而不知必吏兒亡恙也武氏充下嚎于太
宗者有年其人已在宮中為親屬李淳風明言知之矣
而以疑似殺無辜之君羙何哉人謂帝之手刃建成元
吉戕其嗣息無才遺天以武氏報也納巢剌王妃之涽

淵也天以武氏之婦類報也否歟然乎哉
古之姦雄設大險覆大物往往有天幸如其莫焉呂不韋
之盜秦也莽操之盜漢也司馬氏之盜魏也天亦巧為
之復未有不受其報者非及其身則其子孫也
秦非項氏不能坑也天為六國報也項非漢不能廢也天
非為秦報也天命有歸漢非項敵也項為漢用也
秦之二世而亡也其亡也在逆取而其亡失在不能順守
未也嬴氏殘六國而有之呂氏又掩嬴氏而有之無論
取與守有天道焉二世幸矣
二十一號　八十四卷　十八
以秦之暴而紹夏商周也以元之胡而紹漢唐宋也天不
得已而終其運也非天本意也秦人以壬子遷東周君
于陽人聚高祖之降于甲寅間一歲也比遷時仍食七
邑周之祀知故也東周君及高祖之生也宋少帝生于
壬申五歲而北去十七歲而學佛法于吐蕃至辛酉生
安懽帖木兒年五十也其在朔漠猶周之陽人聚
高祖之降戊辰僅逾七年而少帝及
高祖之生也天何當一日虛其主乎故秦非紹周也以閏
漢也元非紹宋也以閏明也大哉正一統矣

秦之害中國害也元之害夷狄害也觀漢皇之功止於一
世而知
高皇帝萬世功焉
桀紂之惡也不能禍四裔嬴秦之害薄海內外矣是以啇
論漢高祖者謂其功勝湯武焉
漢與楚不兩立而鴻門之會又楚與漢不兩存之會也項
伯之苴馳見急良耳非急沛公也良之衆危酒納婚姻
急沛公也非急伯也拔劍起舞以翼沛公而死緾臣而
戟桃園而戈成濟伯何為者親則季父義則君臣而自
書十號 十四卷 十九 晋詳九
二君是他日置太公俎上而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伯殆
自謂耳佩玦三舉而項王默然項伯先入之言固矣夭
之為漢假手項伯倒行而逆應焉人臣無效丁公伯也
寧無靦然而愧死哉
項羽不殺太公符堅不殺慕容垂天全之也是故殺之適
足以堅其仇也謂有君德焉吾何信
衣冠揖讓非以禦寇鐘鼓管籥非以應敵佩玉瑲璁非以
逃亡漢兵壓境國之存亡旦夕力能戰則戰不能戰則
守守不能支則死死而絃歌不輟不亦迂乎謂之禮教

信義之遺可也謂之積弱寖微之勢亦可也獲胱於屠
戮患者其循得周公庇乎
陳平之佐漢也凡六出奇計以今觀之計未嘗奇也大者
儀秦術次則徂獪之奸又次則文帝嘗敵偽耳非有計
畫天下大策也及後為相阿大后旨成諸呂王漢祚幾
移獨居深念計無所出微陸生何以見高帝地下乎平
之言曰士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漢又曰我多陰謀道
家所禁平之自狀自愧若信矣
頡羹之名侯也生業之孰與仲多也親則寡嫂尊則太公
二十一號 十四卷 二十 晋詳
一飯之必德片語之必酬也亡論蕭相國而後韓彭矣
高祖豁達多大度吾何信焉
李左車之策成安君寖謀也韓信安得使人瞯而知其不
用安成之策也已入信彀中矣安成不用而信用之析
節陷不俍視出胯下熟矣
漢王之王關中也勸之入者何也屈一人而伸萬人之上
者是也防項羽之入皆良也燒絕所過棧道是也破三
秦而出者信也以項羽坑卒結秦人之怨勢易與者是
也王關中易而以關中王天下難則信之見出蕭張二

人上矣
義易嚴主嚣譁史紀子同聖人之重國本非高帝之所能
知也宜曰廢而驪山遺禍孝公屬而海岱豪兵申生黜
而變起殽函此其遠者也沙丘易書毒流二世非高帝
之所親鑒乎哉柰何嬖戚姬而以愛子奪長君為也漢
庭風望元臣若蕭相國周絳侯張子房陳曲逆環侍亡
恙竟不聞單辭救正而期期之周昌獨知其不可何哉
周昌不可而帝亦不可之矣故拜昌為趙相卽張良招
四皓之意也周昌怡然佩符而亡所讓卽四皓顧為太
二十一號　一四卷　二十一
子死之意也論者謂既為漢直臣復為趙彊相何始焉
抗手而争後相背之戾乎可謂不知高帝亦不知周昌
者矣
四皓非真也先民之論甚辨也當黥布反而帝病使太子
將擊之此驪姬之故智戚夫人借以危盈而主如意也
亦斯高之故姦趙卽諸臣借以遠扶蘇而帝胡亥也四
皓急請呂后勸上自將而無將太子凡數十言犂然利
害非真四皓不能也有畱侯而後能招四皓四皓亦恃
畱侯在漢庭一出而見其奇焉胡所不可者藉令取皓

黄眉而赤瞳者僞其衣冠以誑高祖妄庸人之所為也
惡足為畱侯
漢高祖漢昭烈皆以信義服天下者也鴻溝之約方盟而
卽背之入蜀之迎德旋而怨報之何耶人亦以其生平
而略其一節耳雖然鴻溝不倍漢亦折而入於楚涪城
不據蜀亦折而入於魏魯公之奕羽乎憤地下哉公安
之遷璋也樂膚終矣
漢高之踞跣見九江王布已供帳如王者非顛倒豪傑也
嫚罵故態也豁達大度未之敢言也隨何說布時楚使
二十一號　十四卷　二十二
方急責英布發兵何直入坐其上大言布歸漢矣使何
以殺楚使彝又與楚戰敗閒道去楚歸漢矣勢無投楚
之理矣漢高傲而折之何嫌乎若張御從官之盛招徠
遠人之常禮也矧其故王也
古之為大將者稱爲韓淮陰之神也鄧高密之篤也尉遲
恭之捷也曹濟陽之仁也兼群長而備全德其我徐武
寧乎
酈食其勸立六國之失也石勒知之而漢高不知也石勒
不失為畱侯諜豈真知過高祖哉高祖在利害之中石

勸在利害之外所謂當局迷而傍觀清者也

漢儒之大也祇成其錮也唐儒之博也祇增其侈也宋儒之嚴也祇成其陋也

信越之誅千古冤焉罪呂氏之專擅也疇非高帝意哉然律之臣道未純也將而不死敵則死法獲免而又令終者鮮矣

漢高之大風破圍光武之水堅可渡於事偶於理可宰也康王之泥馬渡江則非理之俱無者倡言堅人心為兩渡計耳不得已而究詰之帝王自有真哉帝之不為井泥蘗灰也亡怪也

功如淮陰而無全名名如孔明而無全功功名之際蓋難言也君子愼無成敗之

淮陰之不免見誅也先民辨之確也呂氏之為諸呂誅信也先民辨之亦確也獨謂誅信不出高帝意而淮陰見殺非自取則猶有遺論焉假王之請立也期兵之不至也帝之不滿於信也久矣將兵之問何求多於高帝奪爵怏鬱何羞伍於絳灌輩哉推誠如相國親愛如樊噲生下獄而遺命斬之何獨區區一信也

田橫之客皆義士也不得不義也非橫能義之高帝使之也田氏新造國也屢憤不振竄居海島為避死也高帝舍罪而召之大王小侯之計安知非向者酈生謀也謀方定而韓信之兵已襲歷下今故舊大臣未盡爵土也盡侯王吾五百人則難舉一旅加誅則易不得已而赴召非歸順也斬免死耳是時高帝下令購季布以千金匿季布以三族脩癡辱之怨且甚安能須叟忘烹酈生仇不報也故橫入國門禁未至洛陽三十里而自裁決義不為辱耳是時三客從之不得不死帝復遣人召餘

衆非詭誘也然聞橫之死駭橫之事始憂酈生詔而國亡再受使者召而君亡五百人寧有生全之望乎等死耳死義不死降吾不能盡淹五百人美也致當胡氏謂其死傷勇殊為不然雪航趙氏深稱橫實為過之人存有言韓信不襲齊不亡酈生不烹橫不死橫不死而就成五百餘義士哉

田橫之死漢而成五百人義士也世世以為美談魏諸葛誕之守壽春也及城陷遇害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同時死者數百餘人世未廣為誦義所謂時能重人人不

能重晦者也

張子房之為韓也歷千餘年而宋人識之也范少伯之為楚也歷二千年而今因子房識之也少伯楚人實父母國也子胥入郢而仇不戴天矣包胥雖卻吳師返昭王而合室之辱未除鞭尸之憤未雪也委身於越而臣妾於吳非一朝夕矣卒之子胥浮江夫差伏劍而少伯始得為少伯也扁舟五湖去越易易耳仇吳深而德越淺也或謂若然詎不強楚而強越耶夫楚昭非卧薪嘗膽君也子西輩非庸種臣也越近而易為伯楚遠而難下師少伯因其易者以成功名快志意耳少伯之用句踐也其子房之用漢高乎庸種之不失為蕭韓也人傑亦在少伯下矣

為韓者良志也為韓而怨楚者亦良志也角楚而坐觀其敗委漢而陰當其成以為韓也良一狙詐奸憤人耳余惡乎敢知之謂良之為韓則可謂良之輕漢則不可

婁敬之都關中也秉高帝意也大丈夫當如此矣定天下之後咸陽宮闕之盛豈能一日去胷中哉婁敬發之蕭何之治未央成之也至胡寬之营新豐則曰大公戀戀枌榆之意倘亦千秋萬歲吾魄猶樂豐沛之思乎

高祖之易太子也計擯呂氏也自安劉必勃之言知也其不終易太子也計伏呂氏也自屬太后之言知也

蕭相國之下廷尉也相國自取之也漢以知力得天下親信如臧綰委任如陳豨尊顯如布信皆不令終帝之疑多矣何雖起豐沛有保護推戴功刀筆末流帝未之重也居守關中一時共事禍福相聯絡耳安知其不反覆哉方其與項羽距京索間數使使勞苦相已有疑心矣非鮑生計上將有反顧之憂不待請苑而始得罪也召守誅信益封三千户都尉將人為衛召平筞相國之禍豈不昭然乎卒之用客計多置田宅以自污也帝之疑相國深矣不自稱病請就封國而求媚於民收百姓心帝安得不幸過乎

為天下者不顧家高帝之得項伯也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之得朱鮪也人言二帝應卒之微權然乎哉羽之暴甚言起哀趣之烹耳以暴語暴堅其留質為市恩地也劉縯之害為謀者要赦鮪而爵之以安反側也信斯言也竊負而遯海濱不反兵而殉仇寇者非乎羽之未

置俎也不聞帝之悲鳴詘体求還太公也至再至三以
至百数羽不從而屈在羽矣惜哉良平之不計此也更
始既敗鮪擁孤城勢不能久光武明正其賊兄之罪下
令只戮鮪一人它無所與必有藏鮪而獻城者何含痛
寃而寵仇敵為也光武向之不御酒肉淚濺牀席者何
為哉伍員覆楚儒人苛責之由二帝而觀子胥亦未為
失也

受降納叛難事也有量者能有容有福者保無失漢高之
得楚亡命光武之降赤眉唐太宗之獲屈突皆推心置
腹置幕與同寢食而中心誠服焉不然而闇者之殺餘
祭郭循之殺費禕麻秋之殺蒲洪量與福不三君者適
足以養姦召釁而已

謀臣策士取威定伯多陰謀詭道捷效於一時其君往往
勢屈而貌從之事定之後不心醜其事則中懼其反噬
也以故創業之主剛暴者恣其戕害柔克者解其權柄
若漢高宋太祖顯然覩子犯范蠡之流所致辭於重耳
勾踐者可想見矣孔明之事先後主忠藎盡瘁之節昭
然日月長源之處肅代間則危疑之迹微有間耳然二
君子王佐之才又不可以雜伯例論也

酈寄之刼呂祿也過之者以為賣友義之者以為急君親
俱非也呂后殂矣漢謀誅諸呂酈其不從漢謀刼呂祿
滅族之禍先諸呂矣寄之重為身謀也誰則知之

大尉之入北軍也聲大義以諭之孰不凜凜於劉氏而必
為左右袒令者非漫也北軍於趙王祿約束而屬指揮
者為日既久一旦返而柄之太尉彼悔心於昔日之不
類而携志於今日之誅求能無人人自危乎故不得不
為左右袒之說以訓定之而上下之疑俱什矣固高皇
帝封什萬戶息偶語之故知也就謂太尉椎魯少文乎
哉故曰將相深相結曲逆謀之而太尉令之也寧其然
乎

賈生不可謂不遇也以少年而受天子知其遇也才也賈
生不可謂遇也不逮中年而泣涕以死其不遇也命也
當讓謙未遑之主太息流涕痛哭而言之不入也尚可
以談笑道耶

三表五餌賈生自謂禦戎長計也外示可信之形闇用鈎
致之術可以為單于蠱乎此絳灌輩所以嗤且笑于其

側也

吳王之不朝悖逆之萌也幾杖之賜不盡人之情也毋乃養亂乎亂盡一時之情餌七國之変矣

一周亞夫也文則顯而景則敗一申屠嘉也文則申而景則屈主固有優劣亂柳亦臣道未盡純也

田叔之按梁悉燒獄詞也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也非也盎之殺誠出於勝詭王不知耶比貫高張敖之事輕矣王無罪也出於王之使之則是薄昭殺漢使之罪可議也獄詞何燒也梁王之免誅而田叔之無罪上有太后內為之主下有鄒陽工於紉制之謀而帝巳先入長君之言故也藉令田叔不燬辭之燒而獄詞之議當七國之变梁當其衝卒定反畔而安社稷功足議也天子之介弟親足議也諸藩無親於梁者貴足議也本之周禮安用燒獄詞為亂

不疑之償金非潔也疑于人者也傳欽之見京師道聽其言論而不敢言其餽金羊祐遺陸抗成酖而不疑其酖人魯君伐齊之問柳下惠以為憂傷愧女進問晏子以為有濫邑舉斯四者而不疑長者之稱悞矣

漢直不疑之償金也宋徐積之借書而償書中金葉也從世人之見則誠長者然得無瘢乎貪之而不能償悪在為長者也

張釋之之斷獄也司馬相如之詞賦也黃霸之吏治也皆以貲為郎者也世之嗤貲郎曰銅臭夫耳三君子者名卿碩輔何讓焉

汲黯剛者也剛而無慾故能數犯人主耶一時公卿大夫寖逆藩反謀而身名両全禍福靡及宋之寇準視汲黯彷彿見尊禮人主群小拊身下之然旋讁天雄而禍機不測何也憨累之也天書之獻諛群小得口實之矣

公孫弘布被非詐也菑川一老博士春秋六十高矣又其先為牧豕傭賤易御綺縞有膚獲肌燥耳神禹之惡服李谿之縕袍公孫不失為盛德事乃每朝會必直言敢議令人主自擇倍成約以順上意弘始將順委曲成之非阿世之謂也弘而阿世安所恨主父又安所忤長孺亂嫉仲舒者帝意也弘力寬之而後江都相也

公孫弘之曲亨阿世也發於轅固之一言至於今而寃塞莫白也是時汲黯以直戇見惆喝漢庭自矜負為賢者

而公孫弘委虵其閒含章韜晦不欵欵然逆為表異當
武帝朝銳志制作事功所彌縫而補缺失者多矣𦍒故
沮卜式也黜竇成也罪郭解也燬毀西南夷也皆章章
較著也豈面從吏而護無可否比哉人言仲舒之策帝
也以正心弘之策帝也以和德和所以為曲也是不然
帝之好大喜功戕賊海內故弘初見而預杜之且盛稱
和德之應以聳動帝意其後東置滄海北築朔方帝苦
弘之諫不能自闕其口而假喙於買臣之射策益善用
其直而不易屈者也柰之何目以曲也世不少貪饕多

欲之夫故多回曲阿溺於勢利而弘推奉祿給故人賓
客身約節衣食末年上書避位持盈見幾庶幾有道者
而謂曲學能之乎奮迹羊豕之閒五十而始得官布被
其素也非詐也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矢其
言良不虛耳乃仲舒之從主夫之誅太史公歸力于弘
後世信之仲舒三策之與帝忤也廢居觸諸下吏當死
而得二千石循然居開閣延賢之意若主父偃私隙而殺
兩王誅當其罪弘而迎帝之意當早袪之矣從仲舒而
不任德誅主父而不避怨皆弘之所以為直也又何曲

馬

李廣在漢號飛將軍也不在青去病下也其趣對簿不以
罪而因自剄青實殺之也廣子敢冤父死無所洩恨擊
傷青青匿不以聞其慚悔不自安之心乎卒之假手去
病射殺敢帝不罪之且諱之三章之約法何在哉霍氏
之不祀終也良有以矣人言李廣殺降故殃及子孫君
敢且陵者天道哉天道哉

蘇武胡婦之娶有之乎有之而不足為武累也單于幽武
於大窖中牧羝誓馬嚙雪咽氊去死毫茫耳積五六年

於軒王弋射海上始愛武而衣食之三歲後于軒物故
復徙其所賜馬畜去五六年以前與三歲以後武安所
需乎困憊無聊隱忍而就胡婦以旦暮也抑或念係子
無傳而為身後之骸骨計也庸詎李陵詬子卿哉子卿
之為伍胡婦視李陵之妻單于女而臣右校不可同日
語矣

李陵之降虜也失身矣太史之伸救也失職矣乃其與子
卿周旋寄別之閒惓惓乎漢庭其心可亮也曰李陵之
罪上通於天余為三復而悲壯之曹柯結盟於魯宗廟

收功於晋而陵庶几可當漢者柰何以辜恩故遊魂塞
北也余以時謂李陵失身不失心太史公失職不失言
為論頗悉一老學究見而拂然心不主身乎柰何失身
而心不失也余亡以應

太史公之世家孔子也而老列申韓則列傳焉刺客之詳
叙聶政也而於年表則書盜焉說者謂其先黃老而後
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宼𢦏乎千古矣

勞謙之終吉也非以勞也以謙也趙營平欸羌事自謂爵
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誤明主壯猷𢦏卒令彊弩破羌
二將軍御之武賢之間入而營平子之禍及矣宣帝有
誇功嫌耶不然營平之功十世可宥而令之舐犢自傷
帝亦忍矣讓功推能浩星賜之見與勃海王生同而營
平之善藏不逮龔遂遠矣

言漢武之悔輪臺漢一時罪也而功萬世功也西通巴
蜀東闢百粵而南下吳會衣冠禮樂之化至今盛焉北
徙募南威振千古武則誠武也𢦏

東方朔管公明郭景純皆以曠世才而挾神異術者也人
言景純工于舌而拙于筆管公明拙於舌而工於筆東
方朔筆舌亘工拙焉而仕俱不通顯何也彼其泄造化
秘密而鼓弄物情短折俱所不免也出世之知吾得東
方朔焉公明次之景純之禍前知也可以委諸命定𢦏
自取亦亡庸辭矣

霍傳陸朴而忠者也其禍萌於驂乘驂乘何禍也始之匿
録而冊帝后也繼之庇顯而賊帝后也罪庸逭乎大義
滅親光之愧周公石碏多矣歆無殄祀得乎

弱翁之脩怨傳陸也宜也其奪霍氏權也從昌成君許廣
漢奏也白去副封也從許伯奏也藉手椒房為進言地
人臣陳謨直諫之道當如是耶卒之濫觴情鍾肺腑開
王氏之乱萌履霜堅冰其相之謂矣

薛廣德之從橋請也賈直𢦏掇君而自赫炫者也孝元之
出酎祭宗廟非巡幸比也從橋從航安危幾何孝元時
稱危道者多矣廣德亡一言及之上詔大夫冠而下欵
血汚其車輪不得入廟晚人者固當如是𢦏大抵貌而
之柔懦而敢於悻悻者也

二疏之乞歸不欲身為蕭望之也誠可賢也已然亦幸太
子無恙故綽綽于進退閒耳藉令孝宣時内置腑而外

載旌倖而遇斬袪射鉤之事叔帶如意爭寵分愛巫蠱
獄起為二號當日地也當何如耶里克寧威狐趙鮑隄
張子房田千秋輩皆卓卓然賢者也不安得歸鄉里日
供具饗賜與故舊諸賓客為樂耶
東海王彊之辭儲位而乞藩封也能以天下讓以得國終
視泰伯則有隨視申生則心快也泰伯而彊晦爾深嚴
父而絕無怨懟可以為至德乎吾無間然矣
漢元成之用諸儒也而矯矯者獨匡衡為朝家正妃耦通
諫諍稱遺直焉然其始與史高比干進而不能決也坐
下一號 ■十四卷 三五 一百五十
視望之堪更及王章之誅而不能救也況且與王氏五
侯進退而不能去也是時孔光張禹谷永杜欽諸人皆
内倖倖貴寵進而獨衡哉大人欲速其功無惑於柳柳
州也
孔光也胡彥也華歆也褚淵馮道也皆以富貴功名終者
也勤以幹務寬以茹污謀以周身皆不可謂非才也委
咿而棄義不死而死者是乎
楊雄書莽大夫千載抱沉冤焉即古之比孟荀與程叔子
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光諸人稱之而無異與申也法言之

與旨深義而莫與解也輓近有致其生平世次而知雄
不及事莽雄賦甘泉成而驟卒卒而後莽篡漢劇秦美
新之論高不出雄手也史氏之斧鉞輕加賢者良可深
惜夫
王莽行詐劉曜作奸符堅蕭衍李存勗之徒皆能姦神器
定霸業一世之雄也然身成而身敗之何先後迥異哉
志滿意足之後肆然輕舉未有不及於禍者矣
侯霸之沮子陵也以其貽書奏也中霸之隱心也其疏閔
仲叔也以其方正悔也中霸之諛心也
一三號 ■一四卷 三六 三五七
班仲升之立功西域也洒白登之圍雪嫚罵之辱衛長平
霍驃姚李光平所數十年血戰而不能得者弄羌群胡
於股掌之上斬刈而震疊焉其事甚奇其功甚偉將毋
謂武皇之餘威在乎乃閉關以謝西域又何其兢兢自
保縮也哉於論者又以外徼啓釁功不贖過超通西域
蜀而鏁撫者三十年超之亦有大過人者及上書請老
代者皆平易寬省之說為平平而糾持過猛西域始有
畔者超何與焉不然力不支為趣降之李陵鄙不勁為
幽困之子卿超何以自免哉故西域開創之功與番後

之策知其非嘗試而漫為者矣
胡廣事和順質冲桓靈六帝周流四公三十餘年馮道更
仕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者二十四年融顯令終
畧無災阨其人不足論也乃周旋人事延受福澤其和
光同塵容忍諸練之才有足過人者疇謂庸庸碌碌小
人之人易為哉
隱德之純若得二君子焉曰管寧曰黃憲立德至矣哉徵
言懿行不少概見太上足矣奚所庸二次也
東漢閻黨錮之禍興而賢人君子無不胥溺矣皇甫規之
二一號 一四卷 三七 三百五十三
恥不與黨亦徇名者也當是時清流之及溺亦亟矣呂
不為井上之救哉而井心濡首為也滂母慕名李杜而
不予之恤融毋樂死張儉而不家之恤斷義習成婦人
皆爾何異乎西川豪傑也
郭有道濂儒之特出者無文王而興豪傑士哉儒者雅言
誠以自成非自成已而已也成已分量必取足於成物
有道樓徐踰千數而推獎士類自左原而下未易僕數
一言一動必求諸道此豈聲音笑貌為哉皆誠一之所
致成物之功用弘矣自宋儒矜重抑漢畀唐即言裨以

祉而無關於心性輙外之曰不關道是以道外為有言
也行操奇特而不執於中庸輙外之曰不關道是以道
外為有功也夫太上至矣雖甚盛德皆在無何有之鄉
要以功存不朽二者為世法聖明之作述存焉揭白日
而行之非可以耳目塗者有道之遜言危行終享時晦
恂恂善導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矣其言足
為有道準乃至以墨孟[illegible]之則史氏之見非相半謬矣
桓榮曲謹之學遇盛漢而重賀循大賢之具當衰晉而輕
時之能輕重人也桐江一絲能扶漢九鼎之盛衆里五
二一號 十四卷 三八 三百五十四
斗不振宋四國之風人之能輕重時也
操之篡漢也裕之篡晉也不延也宋之有周視隨堅何關
乎然而忠厚立國君子是以知趙德之所以長也
蔡中郎無息子而有息女女之不女倘亦中郎附卓之故
乎始字河東衛仲道仲道逝而淚入左賢王居十二年
羅有二子詎稱未亡人哉操以善中郎故憫而贖之歸
重嫁于董都尉祀祝從胡虜賢矣既於操之前遂首徒
行酸哀為祀乞命幸而操能原祀生之也否則又何雖
舍祀從遺即操歎令十吏就談録中郎遺書以男女之

別跋辭乞給筆札自繕寫男女之別莫大于夫婦何琰之先後謬戾也其二詩胡笳十八拍抗慨悲歌令人雪涕栢舟之聲律若是哉作史傳之烈女匪以儷美孟鑒戒烱然矣

關羽之報效曹公也非義之義謂不學無術是乎然不失其為厚也籍以奔袁不失其知也孔子之往拜陽貨也不遇之遇謂瞰亡遇塗詭乎然不失其為禮也籍以変魯不失其權也豈可與拘儒淺見道哉乃若罵呉之請婚使與不悅南子之見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亡感于

羽矣

九圍不綱民將安仰 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朱仲晦乃與之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乃奪之此近世趙文肅之言名言也二君子之與奪俱無干於天之權乎人與則天與人奪則天奪權人心而與之皆春秋繫王於天之意也

關羽之失荊州也在於急操而絕權也非孔明意也論者至謂孔明委羽為操帘而不為置謀主也又不置一軍駐荊襄為羽聲援也是未諳當時事也羽驕而傲士大夫非昭烈孔明二人自出誰能主羽謀者劉封諸人皆附羽守荊州者李之何自貳於羽也昭烈長坂之敗寄寓四郡及得劉表遺黎數萬西入益都盡將之行矣成都始降所收降卒恫脅不振之餘也是時北拒漢川南定巴賨成都一日數十驚其不能分兵明矣為固益州計重勢不得不緩於荊州也然不虞呉之速為襲也三代而下有天下之久無如漢光武中興之後昭烈復吹炎精於蜀亦大難矣安能長有而不失也荊州失而漢

之事去詎非天哉

漢壽亭侯關公之忠義亡論矣身後之勛猷以七日見神建玉泉寺刹則天台知者之為也驅風雨剪蚩尤俾河中鹽政復故則虛清張真人之為也二事流傳甚著而史記俱遺之說者謂從夫子不語神怪教乎今佛家以為伽藍而道家以為師帥所從來久遠矣余嘗序關公以天日人心語按入道學中宿儒不能難也

臧洪之死為張超也陳容之見害為臧洪也孫拯之死為二陸也費慈之訟冤為孫拯也樂生惡死人情哉含生

而以死祖斷也何邪以不義生生而死矣以取義死死
而生矣其說在李子輿氏具詳矣其人品在四君子者
証焉
孔明之不去黃皓也安後主也以自安也董允姜維之數
責黃皓也孔明意也後主恨焉孔明姑隱忍之俟其悛
改耳固不虞其後禍極也
仲達之于孔明也歛其屯兵五丈原也孔明應之知其不
能久也孔明死之非仲達知也說言以安衆心而偶中
之耳也五丈原而不敢交兵也死諸葛而能走生仲達

也未死而能料其死既死而不能必其死孰謂五丈原
之師為無憂於仲達哉
諸葛亡而司馬氏目中無敵矣故亡蜀因焉蜀亡而司馬
功日盛望日重矣故亡魏又因焉重惜諸葛氏也亟漢
意也
偏閏未嘗無材遜之延吳也猛之存秦也恪之存燕也獻
之存梁也朴之存周也楚材之存蒙古也是也楚材詎
惟存蒙古哉又以存中國
晉之繼兩漢而開六朝又一運會也舉世祖老莊而王坦

之論廢莊舉世尚虛無而裴逸民獨崇有舉世信鬼物
而阮宣子反無鬼舉世重勢利而顧覬之作立命舉世
嗜貨幣而魯褒議錢神舉世寡廉耻而劉寔務崇讓下
流波靡之地而屹立砥柱固未始乏人也
晉室之禍晉人之清談矯之也晉人之清談漢人之黨錮
激之也
竹林之放也阮籍其最者也其戒子渾曰仲容已豫此遊
汝不得復爾自知其放不可為訓也則胡不自戒也
擇儲而繼翟棒后而続代大事也晉武疑武惠之昏愚也

已大悟於衛瓘之撫床矣卒墮張弘之計以大物付癡
兒卒不意乃翁之笑蜀兒謂賈女之五不可也已灼知
於擇立之初矣卒惛二苟之言以中宮位賈女卒以致
淪胥之起兵矯詔賜死愍懷之禍因之矣孰謂其能聽
斷大事哉
屛如晉元而得中興以其勢也霸如唐祖而得創業以其
子也皆有天意焉
王逸少負用世之才而以書掩也抱匡世之志而以山水
終也遺殷浩之書記蘭亭之會告誓墓之文互覩而參

究之庶幾得之以全焉
晉之伐吳非失計也吳立亡之國也伐之則內寧釋之不
足為外懼乃晉之亂自為亂也非平吳之驕能亂之者
也河朔關隴之間已半伏為戎狄吳何與焉
人言王敦之叛王導導之也苟論其然導亦可譏議焉導
與敦至親暱也既不能逆折其萌及跋扈勢成靡不藉
手之怨伯仁即殺伯仁忌若思即撟若思絕不出一言
救正帝幸導宅而拜導妻也導不為異也孔坦密表無
畏導怒何為者蘇峻之難導棄帝奔矣陶士行之譏議

導無愧心乎敦而為司馬昭朱全忠也導之不得為司
馬孚朱全昱也審矣
石勒之羯也符秦之氐也李雄賓之寅也然皆崛起為霸
王發施赫奕則以張賓王猛范長生三人為之謀主也
三人者崎嶇非司馬氏人哉語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況
淪而不及用適足資敵國耳
符堅之南伐也舉朝以為不可而符堅愎諫行之空國而
來當數戰疲勞之後將乏帥中人懷異志慕容遺孽覬
覦而動皆敗端也文靖當之選衆而舉車騎車騎一試
於彭城再試於幽州所向成功然非大敵也至洛澗之
捷不備淝水之給却師雖先聲奪人而僥倖得之非成
筭也以秦氏之敗成謝氏之勝固天意哉
淝水之捷其事倖成而其功易褒非坐策而制勝者也方
秦師壓境而軍建康業已震動玄乃周章恐懼問計于
安安第以徐有指麾之及張玄重請安則命駕遊山賭
墅圍棊雖以安閑鎮定人情而處分何在幸而天壓符
秦假手朱序序一言而晉與秦戰序一呼而秦為晉敗
草木借色風鶴助威豈玄召諸人能制其死命哉勉置

驛書立拆屐齒安之志願大滿足矣戒全盛之師悅吳
江之水舉關河嵩洛之腥穢而滌洒之豈此時事哉故
淝水之捷幸而延偏安之緒不幸而拖混一之規
桓玄之篡也假河南陽城之避則請歸藩而使晉安帝作
手詔固留假畜識受命之符則詐言臨平河開江州甘
露降假帝王不賓之士則搆求皇甫謐之使居山林下
詔旌礼奸雄之謀兒童之戲備之矣視安漢公魏武帝
猶為下也
進飲亂脉而人主不能知也冬月進殊柑而人主不能知

也且大言以誇耀而人主不能堪也王武子欲無忌而
義康欲無禍不可得已
石崇王愷之鬭富也無罪也讌必令美人行酒飲不盡
者交斬之吹笛小失韻調便殺之何草菅人命也豈所
謂以軍法行觴酒間耶其及於禍也天道好還報於貴
財另與焉
崔浩之死君子冤之非冤也宜也兵也者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而浩喜言之執用之以殺戮跋氏之惡人怒天譴
已不可言佛也者與中土之教並者也浩痛絕之屠滅

之亡僬類萬億孤幽號訴無所國書刻石誰則為之天
道好還禍機入麥浩之及族也良有以已
淵明之命子詩風範頗其才也具責子詩則以天運嘆其
不才也淵明以甲子記年仇宋深矣故自汗晦併以汗
晦諸子歸之天逕不仕宋耳若諸子有才名必以陶氏
門地接起烏得全其乞食志哉
王僧辨之翊湘東誅侯景也其功大矣乃荊州頻危而擁
重兵觀望不前豈急君之義乎既已擁立晉安王而欲
納貞陽侯淵明何為者意欲樹強援顯國命耳陳武帝

素猜僧辨者不可執此口實乎及禍不悟而欲祈哀以
免也良以難矣
寥寥千載道廢言湮文中子崛起畎畝之中集朋儔立圖
書毅然以師道名世時為之也文中子之幸也
五代史之比史記也叙事劣矣獨持論稍正馬人謂歐陽
子之才識謝子長也非然也五代之為衰世也無奇人
高士褚琫之行也五代之文殘簡斷爛之文也非有左
國西京之雄也即有才識惡乎其及之
魏孝文之文也金世宗之質也一則用夏以變夷一則以

夷而從夏君哉賢哉賢哉君哉
石符姚慕容不敢鈞禮晉者也而遼金元乃臣禮宋也宋
雖弱豈下晉哉毋亦欲一統胡越成世界之終劫乎
隋煬帝之誅高熲也以議立嗣廢已也不以張麗華也誅
薛道衡也以才藝右已也不以憶高熲也亡道之君類
能恃才而矜已驕狠而傲人臣下蓋人人自危矣
唐以征誅而得天下者也子能劫父父不能不從子太宗
之以悖德始也必以禪受而得天下者也兄能授弟弟
不復能從兄太宗之以悖德終也於乎君二君者能逃

斧鉞筆弐

粉飾太平而内多慚德唐太宗是已出宮女縱獄囚亦不開道不恰貞觀富庶之風種種無上天下知須說焉曾父臣虜化家為國推同氣之刄刺王姬之媵天下固不能盡為諱也

周孝侯悪少年除三害而立功名入司馬皆茂異士黨叔文而名節丧人不可以本末先後論也

唐太宗之習射殿庭也非帝王事也將帥事也帝挙義師而羅群雄所不足者豈兵弐混一之後禮樂可興諸務未遑而必射之精直逞其勇力凌一時爍千古耳羿之不以善射延祚也武王之不以戢弓韜矢貶武也至於遼陽之役而帝之計窮矣三箭定天山果殿庭召射者弐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徐世勣之周旋太宗有年矣即馮藉為心膂而推誠任之可也何至持而端示猜嫌而從陰收其死力乎太宗之以術愚世勣也世勣亦以術逢嗣皇也武才人之立其太宗導之乎乃世勣笑房杜而因[illegible]惡卒不能庇其子孫使房杜而復笑房杜也

唐之稱賢相者可幾指焉姚崇李泌以才勝狄仁傑宋璟以度勝陸贄李絳以識勝杜黄裳裴度以畧勝匹之房杜無間然矣唐室中興得人為盛李晟光弼其能臣乎平原睢陽其忠臣乎汾陽其純臣乎

裴行儉負知人之鑒于稱王蘇及盧駱輩大都破曲見燭未然知人良不謬矣然勃以三尺微命溺者不弔今之沒湘流而懷沙怨沾沾靈均何為者照隣被疾無聊自隕冉伯牛德行不以斯病而貶賢盈川一令楊子稍以沉静而獲令終其他建白碌碌未聞駱氏忠赤憤激伸大義於天下憫六尺之孤痛一抔之土慷慨忠烈之士儻所稱庸中佼佼者耶功雖未成而聲光千古行儉知之未耶

許敬宗之巧媚武后也封禪故也請以高祖太宗配上帝大穆文德二后配地祇皆為武后他日地也

玄宗西蜀還而有西宮之劫肅宗手也李輔國相也徽宗南京還而釋陳兵之疑欽宗子也李綱相也以父子之親挾萬乘之尊而離合之間在宰相手相權重矣置相者可以愼全乎

唐玄宗幸蜀而太子 即位靈武先儒以背君叛父歸之寃
也其始也馬嵬父老留之既也建寧王倓勸之終也杜
鴻漸諸臣五上箋迫成之善矣夫肅宗之能權也其時
乘輿播遷六宮奔竄至金城驛不能具燭煽狼狽極矣
賊入長安焚署誅戮刳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夷慘
之甚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凉繼正位號文武官不滿
三十人草菜擾攘之秋乃太子利天下時耶於時顏真
卿徇河北道路不通奏表頒赦皆以蠟丸達之諸道得
靈武信徇國之心始堅長安驚傳太子師至市里為空
一一號 十四卷 四九 三百五十
京畿豪傑並起遙應此靈武之舉收拾人心之大機也
乃帝見素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太子堅不受寘於別殿
朝夕夢之如定省礼其心事可概見矣故曰善矣肅宗
之能權也
張睢陽之守也勢必不支也文信公之節也勢必不振也
顏杲卿之有深憤焉天何仇於忠義哉而深千載
之悲也
安祿山之反范陽也 二十四郡無不迎賊者矣平原一死
而勤王之師四集焉亦齊之王蠋矣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亡復之矣張巡困史思明而死願
為厲鬼以殺賊丘金山因金兵而死願為猛將以威敵
塞天地而光日月之死而致生者也若二公之志亦少
酬矣
相臣之料事也以智決策也以權所謂謀斷兼資者也養
威重鎮雅俗雍容密勿之地去伴食無幾馬田季安之
卒也李絳揣魏博若符契而李吉甫繆也夏嶽祚之邀
也韓琦詰嶽祚必欺服焉而文秀專失也李正己以獻
錢諂朝廷而崔祐甫請以慰勞淄青將士正己失其彼
千一號 十四卷 李 三百四十八
矣趙德明以求粟偵朝廷而王旦勅其衆求取德明驚
其詐矣運籌在帷幄而利害在中外成敗在一時而是
非在千古相職固不易舉哉
裴晉公微時之還帶也不貪貨也臨終之進帶也不貪恩
也表奏三四語古今以為美談文人潤色精工乎哉晉
公之識量可槩見矣
李西平之功功在復京都也孤軍介于兩姦之間討不誅
非才乎氣不屈非節乎才節合所以成功也
大臣執吁咈之言二 李有焉唐曰潘憲宗以節度使帶宰

相衙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曰沆真宗以刘美人為
貴妃引燭焚詔附奏曰不可執則執矣非所以尊朝廷
也不可以訓
小人以詭心要君也而庸君亦以貪心為小人要也當奔
竄流離之秋倘然一得志焉朱朴自言為相月餘立致
太平唐昭宗信之而相朴秦檜自言二策聳動天下無
相不可行也高宗信之而相檜朴與檜不足道也吾殊
恨於二君
至五代而宇宙憃憃耳朝本朝而夕勝國是何君臣哉可

鄙也已
石敬塘以十六州賂契丹也蓋帝王之鉅盜今古之罪魁
焉其勢不至于遼于金于元不止也故石之罪至我
太祖而後贖焉
宋之忠厚立國故當享長久哉趙普憸人也非創業相也
曹武惠之仁也亦非創業將也武事之不競其所由來
可知矣
宋家之享毋后福也首杜太后焉開創也吾兒素有大志
其平生積慝之言乎朱温志移唐祚朱温毋王氏稱先

人行義而喈析温之奸逆也視杜為循賢矣
范質終而戒子勿請恤也愧附宋也王旦終而戒子削髮
披緇斂也戒附天書也嗚呼其言也善大可悲慟矣
謂宰相而必讀書耶則古初渾噩載籍未興皐夔稷契之
徒何書可讀而勳名赫煜者如此也謂宰相而不讀書
耶則霍子孟寇平仲諸人忠勤耿耿而均以不學債事
也竇儀第進士於石晉之朝歷漢而周而宋歷仕四姓
與馮司徒陶承旨先後等埒其所讀之書何在也安在
可可大用而相哉

金匱之渝盟也趙普之罪百口無辭哉而寔太宗之心也
豈容再誤之言不幾于逢君乎哉太宗之心赧赧然堅
於此矣
宋太宗之於王繼恩用為招安使討李順也委兵柄也不
用為宣徽使重執政也防國柄也匪人而委以兵功成
而吝其爵予於太宗有重失焉
李文靖之達也王沂公之公也韓魏公之重也范文正公
之廓也司馬温公之篤也二蘇公之學也歐陽公之文
也富鄭公之果也皆宋臣之矯矯者也

大臣之處功名難矣哉得君專而終未可與保也大僚信
而心未可與明也行政久而功未可與成也特家肅而
家人子弟未可與守也文潞公之德純矣望重矣器度
汪汪宋矣當仁英神哲全盛之時先後顧命擁立之功
中外華夷瞻仰之際危疑者數矣近不能不及其身遠
不能不及其子孫況其他者乎迹其終始四朝遠寵利
不居成功則唐生一跳之力乾乾在惕矣

王安石之才賈生也而謝其通達王安石之偏商鞅也而
謝其慘刻故不適於用而亦不罹於禍視二君子者為
少異焉

王文穆細人也以傾寇萊公得也然而孤注之說未可廢
也澶淵駐蹕之先真宗嘗屬王旦留守東京立皇太子
矣是欲身自為孤注也澶淵駐蹕之後劉豫入寇趙元
鎮請高帝親征而喻子才力止之是不欲以君為孤注
也雷勝之行孤注為讖語靖康之禍孤注為格言

王安石非奸人也神宗非庸主也銳大有為之志而偏心
用焉其誤國僅一時耳舉全宋之禍而歸之變法何其
論之酷乎

宋之南渡也中原不可復矣岌岌乎殆哉李綱張浚趙鼎
治內岳飛劉錡韓世忠吳玠治外一秦檜足以勝之欲
復中原也得乎宋之壽于必不可支也元之壽于必不
可勝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不幸哉高宗之為君也念君父之難勢不得不稱臣於其
仇急君父之仇勢不得不迫於君父之難而高宗殆失
其所為君矣

秦醪醜恐人也誤國大矣然其始金人立張邦昌而抗議
爭之凛凛乎春秋之大義焉宋之時君臣之義甚明所
急者非僭竊事也邦昌非敢為簒者也謬醜借之以行
其私耳始事邦昌而終殺鵬舉小人之不可以本末論
也乎

岳飛之忠申生孝也岳飛之孝伯禽忠也岳飛之忠淮陰
罪也岳飛之罪子儀功也岳飛之愚李愬知也岳飛之
知甯武子愚也岳飛之權其陳矯也岳飛之矯子胥鐲
鏤也可以去微子而不去也不可以死比干而竟死也
深哉千古之冤祇以切忠臣義士之憤耳

金哀之死社稷也得君道焉忽斜虎之死君也得臣道焉

忘國而不忘其君臣所謂夷狄而中國者也

張商英之忤蔡京小人而君子者也張無垢之師宗杲異學而儒名者也其從違得失可並論焉

開創之主未有不資於將相者夷狄亦然元之初以才將者曰粘罕曰木華黎以德將者曰伯顏曰休哥相而才者曰劉秉忠相而德者曰耶律楚材曰廉希憲胡虜主中國一統百年之運天亦未輕畀之耳

耶律楚材天人也天生之以佐命夷也實爲華也微楚材元殺漢人果矣中國牧馬地矣元之得終百年運華之

得轉百年運皆其功也

明興之初僞漢勁於南元虜勁于北其速殲友諒也非我能速之彼以速速我也其緩破擴廓也非我能緩之彼以緩緩我也緩速得失之間蓋皆有默宰焉帝王信有眞哉

僞漢之强也人以比項籍李密亟敗而亟來亟來所以亟敗也吳之張氏蜀之明氏自守虜耳士誠之能得人玉珍之能治國皆一世之雄也不遇其主疇先孰言而來王哉

高皇帝以馬上治天下自不知書而長歌短咏操筆輒詠製書往往親灑宸翰一洗時習陋也豈惟神武聖文蓋天授焉

劉文成之功大矣其遇主也不能忘術而大晝未與也言者屢陳其報輕今世爵之矣李韓公之功大矣其遇主也不能忘忮心而大寃未白也言者屢訟其罪重今尚塞〻焉

徐武寧而外常開平李岐陽傅穎公之勇也沐西平之靖也張定興之重也皆大將也用之各盡其材善將將者

也高皇帝有焉

漢庶人之畔也朝六飛而夕就縛得事機焉其後一畔於宸濠再畔於寧藩不盡然也其親征也楊文敏力贊之其還師襲趙也楊文貞力阻之伸國威而完國恩二楊之功鈞焉

仁宣二主之右文也天藻捷發才情神縱而一時館閣之臣謝將相而遜黼黻也郁郁彬彬之從不無遺恨焉

成祖之稱祖也識禮者知之而私爲議也靖難亡論已即

四征北虜三下南交西域東運百餘國悉奉貢獻征伐
之功比迹唐太宗止矣太宗之不匹唐高也
成祖何以祖焉或曰大聖人之達尊成孝也非拘儒識也
然乎哉
英宗之北狩也錮南城也再正位也皆千古帝王創見事
焉
誥勅之贈臣下王言至尊也從古以來朝廷皆靳舍書今
無論公卿牧守文軸錦帳皆金勒書頌功德即閭閻細
民亦衒良可長太息矣

翰林臣古太史也於紀言紀動闕如也何以史焉野史興
而國史益以替挾郄而多誣輕聽而多舛好怪而多誕
昔人已病之何以史焉家史興而野史益以失然譽枯
骨而善諛諛金言而善譽私其子孫而善諱昔人已病
之何以史焉夫史國史家史野史而能史也寥寥千載
毋庸頌賜秋而貴董狐矣
鐵司馬之典難於壬午于司馬譙之典難於己巳官則同
有功則同才品則同受禍則同臣子之不幸歟國家之
不幸歟

于肅愍推而任王端毅諒而直劉忠宣忠而篤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其逮于皐夔之匹歟
靖康之難急於迎二聖乃緩于返二聖者也土木之難緩
於迎太上皇乃急於迎太上皇者也肅愍鑒宋人之失
而得之得策哉然不可以為禮也
易儲之議非肅愍職也然南城之復辟非肅愍心也肅愍
功天地而忠日月雖乎免矣
薛文清之亟退也為振乎見幾審也吳聘君之辭職也為
石亨自諒審也皆所謂篤行賢者也不然伴食而相文

清安乎株累而後行聘君晚矣
國家不置相而相之實在輿台相者首三楊焉文敏練而
達文忠果而毅文貞質而雅三楊之外則楊文定之毅
也商文毅之定也劉文靖之質也李文達之達也李文
正之通也守文濟時胥足為中興頌焉
弘治諸君子興而詩盛矣質求漓也嘉靖諸君子興而詩
又盛矣衰亦寓其中矣過而失也侈不及而失也襲
嘉靖間文學之臣與權弘治矣王文恪其大矣吳郡之尊濟
南也以自尊[illegible]欲專美也文學云乎哉猶其椎挾世

想焉
新都之後出也文學名出諸郡上吳郡下之循瀨南也吳
郡豪新都傑吳郡大新都精吳郡廣新都高庶几海岳
為四之義令之嗣興推雲杜雲杜自居吳郡新都下也
不失爲吳郡新都上也其亦挾江漢衡太岳濱之精物
者乎
薛文清躬行君子也持世者也陳獻章切康齋焉論也高
世者也王文成卓識也用世者也孔門之列祀庶幾俎
豆之哉

世廟在位久夏言之命嚴下張文忠桂文襄以言禮故驟
致台位利用大作元吉無咎二君子以之
夏文愍之見法也以近侍也而實不近侍也嚴分宜之見
籍也以子也而實不以子也文愍白矣今士大夫間有
為辭分宜屈者何以稱焉
新建之爵以平寧藩反也其功非難也功之難難在乎
諸盜儒者之作用至新建而大振
何李之齋名也以文學入品等也才品等也新建爵而姚
江大矣今之為王氏學者遍天下而悉逐寒窘焉事功
足以蓋德與言也非然哉
徐文貞賢相也維辟而威福所受知遇英君也當大璺用
事之後多一切反正功焉
楊忠愍之死也為相也海忠介之不死也為君也為君而
不死
肅皇至德哉分宜之得備下幸矣
張江陵才相也棄父喪非孝也急子貴非法也私家之罪
重矣議功於國江陵尚可原焉
海忠介君子也天下其誰及之其不學無術也天下其誰

諱之按歲以來江淮吳會之間胥尸祝焉百千為群歲
月不懈是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謂之曰至誠動物可矣
驕軍之變紀載無論已目所及觀者凡幾大變者二焉振
武之變在京師人心易搖也寧夏之變在邊鎮虜情不
測也倏亂而倏定之耳釀禍將無終乎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菴范樹閱

典故編

雎雎于于鼓舞康衢而呴沫忘焉者謂之皇踖熙熙皞皞

煦咻熙濡而惵懨覆匡者謂之帝宇宙夷夷坦坦拊循中

正而反側絶焉者謂之王道孳孳慄慄控制向脈而握

勝力焉者謂之伯功皇者忘帝者先王者昌伯者強通

德功力轉運而無方

三代而下賢君可幾指數哉大哉高祖能以三傑用者也

美哉唐太宗禮樂則奪其臣文征伐則奪其臣武亡所

不兼美者也光武小於漢高而等于唐文光武其中興

乎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似唐文而權不足視高祖迴

乎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鋭也武之

斷也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皆令一代也雖然有純德

者為漢文其至矣

周東遷而春秋作治運北也學術北也時南有荊楚之強

宋南渡而綱目修治運南也學術南也時北有胡元之

亂上下千餘年而南北之強以全收焉國家昌明之運

大矣哉

世能重君漢唐宋是已君不能重世故雖功德懋而賢也

而以偏掩以闇掩以促掩是故元孝文宇文武柴世宗

賴雍之賢無稱焉

畱侯良武鄕侯亮儒而知者也酇侯何博陸侯光忠而朴

者也淮陰侯信兵而神者也五者足以盡漢材也處三

傑之時易遇主也處博陸武侯之時雖不遇主也

蘇武畱匈奴十九年來使而歸也今古以為美談宋洪忠

宣之畱金也魏于什門之羈燕也皆二十年秉節忍死

視武更久而麟閣無名冊青無像婦人女子莫能道其

事節義之顯晦也固有幸不幸哉

爰主大事也而以夢占之夢寐幻境也而以形肖之形有

疑似也而以物色得之得之而弼果良天定故也

宋華元之夜入楚師登子反床以劫盟也高祖之入信耳

卧内奪兵符以去也夏人之入韓魏公軍營取金帶也

皆名將畧者也而軍防之踈如此棘門霸上尚足稱兒

戲哉

古帝王之好文多藝者吾得數代焉唐文皇魏孝文也漢

梁王魏武也漢靈隋煬宋徽也李煜也考之人君之才德亦相半有無爲文藝之爲累也大矣

三代而後位人主而以文章著作名者几三十餘主而美且盛者無過於漢武魏文蕭梁父子焉然而治功不甚赫奕也豈人主𢘆化原而操政要固自有在文章著作非帝王事乎哉

唐虞三代茅茨土階卑宮之制皆帝王節儉事然而明堂辟雍之設九重五位之尊列九序而通四時天子皆按月而居其規制大備特不若後世之雕技侈靡耳秦滅六國而阿房作漢懲故豐而未央建孝武挾祖制而建章翔其壯麗未易僕數隋文宮殿大具煬帝因之致美西苑江都及唐高大明宮之建窮極土木尚未能望建章之半也晉南渡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堂宋南渡臨安以州治爲行宮制度簡省一殿而隨事易名者六一宮而隨時異額者四一閣而因事致署者九所謂一遵次頓汴陵替景氣非節儉盛德事也

南宋之宮殿卑隘階墀僅三級比於江南大家而已然開覲禋史戴其朝儀盛署麗廣之上棚廠障陰織目不見積水四布風輪鼓動近侍股栗恒思挾纊隆冬帷帳之中地爐扇𤇩寒氣盡驅獸炭四㸌火焰動移奏事移時汗流浹背偏安逸豫之風亦不可謂不侈靡也

大臣之封還詔書也不草制也焚詔也封還詞頭錄黃也漢唐宋以來忠直蹇諤之士往往有之抗萬乘而批逆鱗天下後世譚焉所謂以道事君者是乎不可則止猶爲具臣第二義也

古者官名有極賤而極貴者僕射有極貴而極賤者太師以文名武者漢昭文將軍儒林校尉以武名文者唐有武學博士已往矣毋庸議矣今名有俗而官則雅者庶子洗馬名有武而官則文者兵馬指揮名有文而官則武者畨守寄有大而小者大使官有小而大者副使名與實不相蒙者祭酒古貴而今賤者宣慰招討巡檢古賤而今貴者侍郎官至卿而稱大夫者尚書左右都御史官至大夫而得稱卿者太常至尚寶也當代官制二百年而無一洛陽少年議改正之何怪乎漢文之謙讓未遑也

仕進之途多矣總之不出科貢戍貫任吏六者而已六者

皆以儒而官者也乃有先為僧為道而後仕者有仕而
後僧為為道者乃有先後仕而為僧道者女子而官者女
子而男官者女子而詐為男官者女子而執國政者司
經綸者司吏事者主兵者女子而封侯稱制即真者乃
今天下僧道之封拜時有之而多不克終女子夫婦宜
淑之號藉其夫者不得空御耳陽倡陰伏樂陰有道之
世故宜爾也
父而字其子者愛詞也操之下教稱子桓右軍之與人書
稱子敬是也爾而後焉者也子而字其父者驕詞也胡

毋謂之之呼夷國表種之謂叔父綵是也倨而潊焉者
也臣而字其君者野詞也宗室諸毋之文叔光武是也
晋而狎焉者也俱不可以為訓
以人而名之器物者重物者也以物而系之人者重人者
也
姓有百家有千家今又有萬家姓至萬無遺族矣乃有姓
死所不載涉於奇且僻者亦不下數百今閭史所駭聞
而創見者也我
朝仕宦通顯之家亦多有僻異之姓今之卒無根醆泉無

源以人重姓之說長矣奚必姓貴人哉
世之姓氏繁亂其所由來遠矣有厭其煩而刪去複字者
有惡其稱而改者有依名族而改者有冒其後而改者
有以義改者有以音改者以字改者以避仇避諱改者
合字與音改者因所事而改者因所居而改者一姓改
為四姓者六姓者流分派異遂不可攷後世婚姻何自
而辨之乃文獻禮義之家故自章章較著非有甚齊惡
而圮族者望不為加損也
姓氏之貴多者至二十餘望少者一二望止矣要其所以

貴不在望多寡也隴西敗而士大夫恥居李氏下嚴光
高尚而遂姓其州郡山川望亡論已
謂得姓之貴者毋如我朱及劉李趙也以帝王列侯論也
儒道而貴者則老君之李天師之張宣聖之孔不封爵
萬世乎哉釋氏自西來倡滅姓之教為之徒者飽食煖
衣宮殿託處安在其問姓辨氏哉
晋唐以来雅重門族執戟之郎以不預郡姓至以死爭與
天子相甲乙編責天下譜諜分姓氏為九等憐陵之從
畜矣天子挾萬乘之勢以皇族加之及更代而以后族

奪之何耶亡怪乎禁啓之家囂囂然競矜耀也
以功賜姓則襃之如秺侯賜金氏是也以罪賜姓則貶之
如蘭綜之賜悖氏是也以寒微賜姓則因之如俞櫱之
不肯受腧氏是也至若六畜不以名隱疾不以名而古
今之為六畜隱疾名者多矣何諱姓也惡在其辨貴賤
論臧否哉
鬼神仙釋之姓名班班可攷然而循八也姓之可也名之
可也道經所記日月星辰雷電風雨海岳諸鎮句澤圖
所記諸精龍魚圖所記諸山內景經所記人身百體其
名氏字號甚詳不幾於誣且誕乎然而于情近于事諧
彼固有取爾也吁之受命有影響應焉
論世道由堯舜以至於胡元備矣篡弑也女主也夷狄而
中國也何治亂典之雖千萬世可知
古今之不相沿也詎惟典禮持論固逈異爲同時而誅二
兄歷世而出三妻即周孔其人也若寗無濮摶語哉
世為士世為大夫古道也簪纓之胄降為衹隸農莊之舍
驟致公卿論世道者有深慨焉
以書鍰梓而後天下有情士以牛任耕而後天下有情農

昔人冀之今天下士農之日趋于惰也抑又甚矣於鍰
梓耕牛何與焉
年號之不宜襲也毋以別朝代也漢唐以來君立而襲年
號者不知其幾矣改元之不宜數也祗以基禍亂也漢
唐以來一君而數改元者不知其幾矣若此者非世臣
之少文則其君之飾治非國家盛德事也
考工記羊五獸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是禽可以名獸
華陀戲五禽曰虎曰鹿曰熊曰猿曰鳥是獸可以名禽
又有以禽獸名而命草木草木而命禽獸者往往有之
此古文之通用者也行文於今良宜分屬而必古之泥
爲固矣夫
劉向之五行傳狹然類至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為影響皆
理數之不可誣者也出於向則以為牽合附會出於箕
則尊稱之無譏焉噫亦舛矣
古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同文而考異者辨爲若馬
援之自言伏波印訛成皋一縣令丞尉印皋字之從羊
各異今不盡然也縣官品璽之章毋庸論已齊盦家記
銅龜私印鶴瑞虎咒之章雖出不可勝記筆法與而字

法隱蕫法興而筆法隱刀法興而章法隱印文之竹銘
意復古而古學漸以湮廢矣

國家置官事已即罷故漢之官少濡於百官表也吏初除
為試滿歲為真故漢之銓舉多及于此者也

六書之義象形為首形不可象而寓言事不可指而會意
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而假借以益而諧部及
六書畧字多不能踰三萬而諧聲詩二萬一千之諧声
居六書之十九矣漢字有字無聲若矣蕃字則皆諧焉
老師夙儒窮年紬繹而時有訛誤乃知字學之難也三
代之前則左氏韓子三代之後則揚雄許慎最號精覈
該博猶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六書以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為四象假借借此者也轉注
注此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經有限而緯
无窮有也故一字而十餘用一字而十餘音引而伸觸類
而長天下之能事備矣三十六字母之切韻也天地行
然發為聲以牙齒舌喉脣而得之者也私智無所損益
矣

草木鳥獸之名有一物而三四名者有三四物而一名
有鳥獸而草木名者有草木而鳥獸名者有鳥獸草木
而人名者百物名者造化名亦賓名者此君子所以貴
多識也

釋道之封拜也有推誠宣力功也扶崇之進御也有供奉
應制長也將作之超緡緋也有營造何労也明盛之
世往往有之乃若左道幻術謟臣媚子除進而歷官階
者明盛之世所不能盡黜甚則旅食幾缺仰給縣官之
類食都邑而冒勳爵律之以貴人賤畜之道良可笑且
駭耳

鼓之三通以千槌計也鼓之一疊以十二聲計也鼓之夜
半為晨戒鼓之旦明為發嚴鼓之四通為大發皆所謂
填然鼓也鼓之天時乎鼓之人心乎合之有交相鼓者
在

服之有方員也冠之有高卑也衣服之有奢儉也器物之
有精粗也皆以其時升降為之也非工人市者所能操
縱其間也風流相放則自京師而藩國而郡邑內外相
師則自三公而貴介而豪富閭閻荒僻之地山谷粗俗
之民必歷時久而後漸染倣傚及之乃首善之內[illegible]

一之家又厥常棄覆早就然是焉乎新毀古矣

新都程洎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stamp]

比事編

周公之制作與孔子之刪述功鈞重也自唐以後孔子之廟享遍天下周公自帝廟配享之外無聞焉則冢宰之貴叔父之親交相衰也荀卿之著述與孟氏之談論亡鈞切也自戰國以來孟氏之為說行天下荀卿所自著書無聞焉則[illegible]之酷李斯之徒重為劌也

脫驂以賻館人聖人之細行也置田以賑宗族聖人之體段也充脫驂之心可以為收族之公義充置田之心可以為封建之大端三代而上聖人不多有也紀載不全不盡見聖人之德三代而下聖人未常無也而苛責太備不獲享聖人之名其亦世道升降之大機乎

重稅廢井田魯事苛也聖人權也周衰會葵丘五伯假也聖人義也郡縣廢封建嬴秦私也聖人變也重民廢肉刑漢文柔也聖人仁也傳位及愛弟宋祖矯也聖人讓也三代而下未見時時無聖人也

鄭康成之著春秋畢以與服子慎以已公人者也王輔嗣之註老子舍已從人者也郭子玄之註莊子掠人美已者也士君子之立言為不朽計良亦難矣

夫飲食之欲亦大矣以一杯羹失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其著者也盜馬飲酒而解晉難魯酒一薄而圍邯鄲一炙感恩東堂憶饌染指之禍未易僕數此萬乘致烹[illegible]之誠而三軍奮投醪之勇也

范蠡之玩弄造化也東方朔之嘲哂帝王也魯仲連之柔靡群雄也張子房之遊戲平治也皆千古之人豪亦可

以一時品

董文之畜龍服事帝舜也豢陵之時馴擾之使不為害也錫之氏而胙之土報功也夏有御龍氏周東有屠龍子楚有好龍葉子高皆其族也今世巨浸大澤之間多龍王祠以祀龍也豈亦豢龍之義歟

管仲之不仇桓公也王魏之不仇秦王也皆以其後而掩其前者也律之以義無不死者焉

衛靈公以宛春之善為已之善者諫罷鑿池役也雖有左右之諫弗能入也齊襄王以田單之善為已之善者衣

寒涉老人也非有貫珠者之言弗能嘉也靈公無道而
不喪襄王新立而能強良有以夫
國家之興亡也論臣與君焉伊尹之五就桀也百里奚之
白首虞公也以賢臣而遇不肖主也鸞徼以聲色樂樂
趙簡王而沉之河也解犏以三倍利事魏文侯而重之
罰也以不肖臣而遇賢主也故宜亡而不亡宜興而不
興也甯戚叩角而歌桓公聞而授政由余奉使于秦穆
公官而委國是以聖臣而遇賢君也其興也勃焉子蘭
聽信於懷王伯嚭親暱於夫差是以不肖臣而遇不肖

君者也其亡也忽焉
楚莊王之宴群臣因牵王后衣而絶纓為樂也魏文帝之
宴諸文學因平視甄夫人而減死輸作也均之非禮也
乃其量有廣狹焉吳師之戰莊王賴以解圍而文帝尚
方之遊赧然于磨石對出爾反爾各有攸當矣
晏子儉一新宅而不居也故晏死而圍祀也百里奚勤劳
於身也故孟明能世業也孫叔敖之請寢丘不盡楚利
也張良之請畱不盡漢恩也皆古達人之持約者也故
箕裘世祀焉管仲之相齊功烈盛矣而不聞管氏世者

三歸反坫羨先盡矣胡為桓公謀刀布珠玉鹽筴之利
榷取山澤不遺錙銖仲固宜無後矣後人不知監而銅
山金谷桃縉席綺釀子孫無窮之禍身親罹之而悔無
及者使後人而復悔後人也
晏子之為景公釋國人殺馬罪也叔向之為平公赦豎襄
失搏鴳罪也優孟之諫莊王喪馬以喪大夫禮也東方
朔諫武帝釋殺鹿人罪也敬新磨為莊宗釋中年令罪
也皆辭以調謔而功逾直戇君子所以貴諷諫弍優孟
敬新磨賤人也而能持諫議於公卿晏子叔向賢人也

而亦動口舌於侏優曼倩故嘲哂帝王者也立千古滑
稽之人極乃大臣格心之道俱未之有聞矣
鴟夷之去句踐也勇犯之謝晉文也千古高致人爭艷羨
之范增之辭項羽人知之而未深惜之方望之辭隗囂
人固未惜之而亦未深知之蓋人主以成敗重輕而主
于人者亦以重輕顯晦也
會稽之有獨婦山也句踐伐吳徙諸婦於山以示死士專
力也越絶之言也又以諸寡婦淫佚過犯輸之山上戰
士有憂思者令之遊以悅其意矣越春秋之言也然而

管仲先之矣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資以充軍實故
女樂之婦其女閭之餘乎伯主汙謀大都如此聖門五
尺之童安得不羞稱乎亡怪乎後世以公主結匈奴和
親約也
司寇之政行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正外也公慎氏出
其妻正内也慎潰氏踰境而走正治也鬻牛馬者不豫
價正市也仲尼以天威而人亦以天應也楊瑄之相命
下鄭子儀輙減坐中聲樂成之者也蔡幹即日省騶從
愧之也崔宏自毀其第舍懼之也楊瑄以身正而人亦
六韜衍也
刺客盜俠也俠雖奚未容盜目也臚數古之刺客鉏霓可
以仁稱聶政可以烈稱荊卿專諸可以勇稱之三人也
可以盜乎哉此其著者也劉裕使沐謙往刺司馬楚之
感其厚而委身以事宋主使呂玄伯刺魏太守王慧龍
感其不殺而守墓以報張師政紇干承基刺于志寧哀
其慟毋喪而釋之叟人刺韓琦不忍殺得金帶而去之
忠信節義之化強暴也之四人也可以盜乎哉
伍員之覆楚申包胥之復楚兩人者一時之誓語也韓熙

載相吳以定中原李穀相中原以取吳兩人者亦一時
之誓語也而有驗有不驗何哉伍中氣憤而志篤者也
死生以之李穀之寡見施為也中阻耳熙載多欵人也
烏有鞭弭中原志哉古今人之不相及遠矣
齊桓公之見登山神也趙襄子之見霍太山神也皆取威
定伯之兆靈異赫奕况帝王之興天地鬼神有不顯然
受命符哉
托孤之得全也自召公之匿宣王始也托孤之得名也魯
保母之逃伯御晉嬰臼之有趙武顯也生死以之良亦
難矣漢唐而後得數人焉王成之存李固子燮也朱鎮
之存陳蕃子逸胡勝之存竇武孫輔也李文元善存李
元齊於續迷胡奴王安存士雅庶子道重趙王治監刑
而獲呂尧子琦劉媼以己子易侯仁矩於延廣此其忠
肝義膽或出於門生知己或出于隸奴下吏或出於婦
人女子皆不以盛衰存亡二三其心者蓋亦卓卓矣彼
有顧命之臣盟金匱而誓玉陛不旋踵而背者如司馬
懿之於明帝曹魏然而遺之禍李世勣之於唐太宗附
武氏而滅其族馮道之於劉知遠賣隱帝以取富貴者

秋斧鉞之筆當鈛下矣

孔文舉之見客李元禮成童耳彌正平之見交孔文舉也
弱冠耳古人接引士類鄭重如此今何望焉下交日以
瀆而上交日以諂

曹子賢者也仕莒而辭晉楚毛義賢者也捧安邑令檄色
動而徵辟皆不就為母屈也管夷吾天下才也卞莊子
天下勇也當三戰而三北而伯齊振魯不遺餘力為母
怯也徐庶之歸操庶幾乎王陵趙苞迫母者也溫嶠絕
母者也吾無取焉耳

獻魚之詞鄙詞也楚王以為仁人用其言而楚人悅其李
之對漫對也魏侯以為有德味其言而魏治弊蓋微言
而得其所以言者也漢麗參之致侯於任棠也太息而
返陳興之諳教于尹方也默出而忘蓋不言而得其所
以言者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其是之謂乎

齊之霸也九合一匡大矣叔向歸其力於臣師曠歸其功
於君一偏之言也制錦而知衣和羹而知食君臣均有
力焉

楚之有伍子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平也不能遏

靈公喪也衛之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玉史鰌也不能
止獻公奔也晉之有趙宣范武太史董狐也不能救靈
公殺也魯有子家羈叔孫豹也不能起昭公野死也齊
有晏平仲南史氏也不能免莊公禍也虞虢有宮之奇
舟之僑也不能延二公絕也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
國哉遇非君而君非國耳

藺相如趨恂均讓也而純心異焉燕將軍胥膠肉均平也
而安勉殊焉當是時也先國家急而後私仇不關趙王
之為帝解也

宋人之獻璞玉寶玉也不若子罕之寶不貪也魯君之吝
饒昂愛昂也不若樂正子春之愛信也是故貨財為輕
然諾為重

子囊之城郢也自亡楚也楚不可得而盡城也梁伯之溝
宮也自亡梁也梁不可得而盡溝也宋之保長江天險
也自蹙境土也天塹不可得終守也

公孫鞅禁豪傑詩書李斯因之而焚經籍咸陽市上之禍
斯不下鞅也越王趙佗之塋靈輀四出崩無定處曹操
因之而設疑塚後嗣倏忽之禍不下越也

蒲衣八歲而師舜也項橐七歲而師孔子也畢子五歲而
贊禹也寓言也聖人無恒師也可以師人亦可以師於
人
祁奚之舉解狐也不避仇也是故蕭何得之而舉曹參蓋
勳得之而救正和鮮于裒得之而用陳興蔣欽之得之
而爾徐盛祁奚之舉午不避親也是故謝安石得之而
計謝玄狄仁傑得之而卽光嗣蔡正得之而相夷簡曹
彬得之而將曹瑋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及難作而往死之死義
也曰愧後世人主之不知臣者失言也後世皆知臣之
主已可以無死矣豫讓事智伯自以為國士遇及難作
而死之死義也曰愧後世之臣懷二心者失言也後世
皆一心之臣已可以無死矣二子人所難也而析義之
學則均之闇焉
父殺人而追之弛罪廢法而死之楚之石奢愧大舜者也
子殺人而王法赦之父首子而以墨道誅之秦之腹䵍
愧日磾者也過聽殺人而請法君為議蠲而竟罪晉之
李離愧徐有功者也夫父之與子天理人情之至也淫

父攘羊國人直之人主聞而賞之不受國人薦之一事
而再名君子卻之况于用殺乎拂理而用情聖世之所
不容也
善制人者先防制己善乘人者先慮乘己故勳因不瘛而
無憤事焉晉文公之欲伐衛也以公子鋤招妻之誚止
也吳王之欲伐荊也以少孺子沾衣之悔止也不然吳
晉之釁未已也
任賢尊也而以不肖參焉賢者陪謀猷矣敬士篤也而不
以任用終焉豪傑皆解體矣何也駑驥同轅驥不勝駑
伯樂不能馭也玉石相糅玉不勝石和氏不能工也張
叔有餘懂足蓋苑威之知不逮孔子高所以嘆魏也其
任賢而不肖參之謂乎敬者文也而所以敬者實也師
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不減桓公之名卜相則曰非
成則璜尚減五伯之功白圭所以惜文侯也其敬士而
不能用之謂乎
不發橫難而不得從說者戰國之策士也蘇秦張儀之類
是已不發苦言而不得其受者漢唐之爭臣也汲黯魏徵
之類是也

公儀子之拔園葵焚機杼也毋侵民利也張安世之家人皆紡績家僮皆有技作也毋生驕佚也公儀子之治國不以國肥家矣張安世之治家不以家累國矣皆執政之賢者也臧文仲之命妾織蒲去公儀子遠矣公父文伯見母紡績而嚬去安世遠矣君子何取焉

北郭先生楚狂接輿於陵仲子皆賢而隱者也三君子之妻皆賢而俱隱者也三君子皆楚王聘而其妻皆鄙之者也列騎結駟之榮談者色動黃金重幣之臨見者目睉脫然而無所汩士君子難之矣况於婦人乎婦人以考盤為天真而士君子以終南為捷徑可嗤也夫

鞭平王之尸梟黃祖之首子胥仲謀快意地上未必奮堅之無恨地下也李存勗奉克用遺言以三矢驅轢燕父子殛梁君臣可以稱雄矣而大業弗克終也夫差痛闔閭重傷以三年報厲越君臣服越臣妾足以定伯矣而宗社隨以亡也豈所謂殷憂之難而荒逸之易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歟

荊王立三年而不發一政也成公賈以隱諫而荊王立悟鄒忌為齊相齊稷下盛有談也淳于髡以辭意三發而鄒忌三知之如是而進言如是而用言擁蔽之患何有焉而治不興者未之有也

困辱送資而知齊女之醜屠牛吐知者也因反國而辭從亡之賞屠羊說廉者也詎謂屠無賢者乎

知伯之難仇由道也仇由君除道而迎大鍾赤章曼枝諫不聽而仇由以亡秦惠王之難蜀道也蜀侯使五丁力士開山而迎金牛其將張儀將兵入而蜀以亡夫庚人之力而取人之國挾詐不足言矣余深惜夫黷貨者之愚也

先殺其身而後用其謀者鄭之關其思也以伐胡議者也先用其謀而後殺其身者楳之圭穀吏也以小斛量者也謀可用而身不保身可殺謀焉用之用與殺併繼於一人之身二君之狙詐如此抑乃武公欲伐胡而先妻其子以殉其險尤甚矣

孫性父不受市民衣也性卒以廉吏稱賢父也田子母不受田子百鎰金也田子卒以楚賢相稱賢母也亦以二子能奉父母教耳畺父之危畺氏何如孫父而錯故遠之自取滅宗延年母之戒延年何如田母而延年故遠

之身罹大辟雖存父母之贊無如之何矣
婁婦而欲娶其嚚人者此陳軫之所以得秦王也不恃外
交故張儀不能間也娶婦而欲娶其終身不嫁若此東
郭先生梁石君之所以得曹相國也不干世用故匿生
不能藏也

毀者譖人者也譽者亦譖人者也毀先入有餘惡矣譽過
高有餘畏矣唐姑果謂東方之墨曰謝子者於秦惠王
也其為人也辯而險將說其說取少主焉王因藏怒待
之謝子說弗入也所謂先入之毀也王國寶薦王珣于
晉武帝已忖方出珣下帝召珣曰珣名流也不宜有酒
色見之帝遽止所謂過高之譽也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忌乃自古然之矣

父子無訟也父子之訟無聽也孔子柄魯能誅干政之臣
而不能誅不孝之子此季氏之不說烏足與語德化哉
韓延壽之閉閤思過也倪寬之感喻陳元也房景伯之
化貝丘母子也郭茂之誨諭張元預也皆得聖人之遺
意也

秦之獲晉侯也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以君子小人之
情輸而不知秦也中其所深忌者也燕軍之獲趙主武
臣也廝養卒見燕將以張耳陳餘之欲分燕而滅燕也
中其所深信者也故秦歸晉侯而燕出趙王三寸舌賢
於十萬師矣

鄭穆公之以粟易秕食鳧鴈也以厚民也晉上食者也然
使儕烏獸而去之儕食粟而賤之其厚民也不亦大乎
趙簡子之厚賞正月獻鳩者以厚物也示放生也然使
始禁民無以捕之終禁民無以獻之其好生不又大乎
二君知為仁而未知所以為仁也

從古以來處臣之主不幸者於春秋得一人焉曰棄疾楚
令尹子南之子也於唐得一人焉曰李璀懷光之子也
死君而不得稱為忠也死父而不得稱為孝也惜棄疾
不以死求赦於君惜李璀不以死苦諫於父寃哉乎千
萬古矣

出亡之君非君也有亡而後悔悔而後復者宋昭公是已
宋人之所以迎也有亡而後悔悔而不復者魯昭公是
已乾溪之所以卒死也有亡而不悔者鄭公是已中野
之所以卒死也君至于亡悔亦晚矣悔而能復幸耳君

人者夫亦鑒三君之覆轍乎

晉文公出亡歸始伯國庖丁解牛刃有餘地陶朱君積三致千金子卿持節垂白歸漢翁家鉉使元安置河閒終遣還家皆十有九年者也以其時則久矣以其數則窮矣久則必返窮則必復以十九年計也豈偶合而適符乎哉

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收主父偃主匕聞之皆多其長者應范之於薛漢郭亮董班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趙戩之於王允脂習之於孔融何楨之於王經鍾會羅企生之於仲堪江淡之於南康王朱瑒之於王琳李橋之於新興王晉皆生不背其義死不避其難者也耳餘之攻擊孫龐之賊害蕭朱之仇隙共事同恭而寇仇敵怨矣矧生死乎哉

漢文帝尚黃老尊道者也唐太宗尊經闡教尊佛者也漢唐之治孰有優於二宗者梁武之好佛而哭臺城宋徽之好道而死五國儒人之詆二氏託口實焉梁武宋徽非二宗比也堯舜禪會之亦禪周公制禮王莽亦制禮孰謂儒家無得失哉而獨訿訿較二氏為也

洛陽少年痛哭而上治安書其文煩矣漢庭公卿不知者也晉州男子痛哭而獻三十字其文約矣唐室公卿不知闡也朝無薗大之臣而野有任重之士良可慨矣

張湯臨死戒子勿為吏賀敦就刑戒子勿復言吏非能禍也殘酷禍也言非能留也反覆留也不能自戒而始戒其子為計亦云晚矣不能自戒而因戒其子其情亦可悲夫

武帝之欲斬長安令也汲黯請斬臣黯而令得免蘇峻之火吳門也陸邁請火邁家而峻止仁人之言其利溥二君子有焉

季布之窘高帝也及即位用滕公之言立赦季布謂高帝之量寬乎然而丁公何究也韓雄信之迫秦王也及即位雖有李勣之請贖竟斬之謂太宗之量何狹乎然而李靖何幸也

太平之時埋腐掩骼稱仁政焉不幸而構亂離兵燹之秋流血可以殷川疊骨可以湮谷剖棺析骸不為虐吏官搰塚不為暴矣漢高之令軍士死者重為棺斂也唐太宗之詔收隋末暴骸也仁君哉乃漢之隱帝時何時也

君何君也而河中風翔遣收葵遺骸之使視二君不尤
可稱𢦏
漢淮南王之殺審食其也而肉袒謝罪唐張瑝張琇之殺
揚江也而繫表訟寃衆悦之殺秦杲也而詣縣受罪皆
為親報仇者也當事者一赦之一流之一殺之量情以
定罪耳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
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仇仇之義固不可以
憒遑也
輕諾者寡信易與者罔終况於神器大物天授非人力即
人主不能自專也漢景帝嘗許梁王傳位而兄弟卒失
好也唐太宗嘗許魏王為太子而父子卒賊恩也亂之
由生言語為階易之訓嚴矣
周亞夫之屯細柳也天子先驅不得入光武之夜徼還也
東門侯拒關不開唐太宗手勅段志玄師也夜至不得
入留使者至明玄宗講武驪山遣輕騎召薛納解琬二
軍也皆不得入吕元膺中丞之欲登城也門已鏁守者
不為開吴越王錢鏐之微行也叩北城門吏不肯放皆
獲嘉賞焉為天下而執法為人上而客人執法歆敗治
而債事也得乎
漢武帝之征西南夷也自博望侯騫使月氏始也唐太宗
之伐高麗也自陳大德使高麗始也宋徽宗之征遼也
自陳堯臣使遼始也使者之生事外夷起釁中國罪不
可勝數漢唐之威力盛矣卽黷武小困猶足以靖邊陲
而威絶塞宋何時也奄奄不振之人窺逢主心亡之相
而圖之憒於一逞而已亦隋其後播遷五國也不亦大
可悲笑𢦏
既平隴復望蜀光武賜岑彭書也志慨復也既得隴復望
蜀曹操對司馬懿策也文奸貪也其言若一律而指意
天壤殊矣
董仲舒膠西之行公孫弘主之也顔真卿往諭李希烈盧
杞主之也韓愈奉使王庭湊李逢吉主之也富弼往使
契丹吕夷簡主之也大臣之傾陷君子類如此而君子
之身名從傾陷而益重公孫夷簡賢者也乃爾何𢦏或
謂以庇仲舒也有鄭公之使而和好成又天之所以祚
兩國也
見利思義聖人訓焉四知揚清一錢表潔猶為官箴守也

異域蠻夷之地矯矯嚴不敢之標流映史冊以為美談
張真為尉國都尉却都尉兗金與馬梁昆為寧州刺史哭
還蠻酋遺金一無所納李素立為燕然都護還夷落獻
牛馬杜暹為御史按事埋哭騎施饋金出境移牒令取
之曹彬賣使吳越亟返餽數四不得已籍以聞世宗仍
以賜彬悉分於親識無留者劉溫叟封識晉王遺五百
千錢諸此類未易僕數乃知處濂奮百世之上其流風
遺韻固旦暮興起也
黃霸為相功名損於治郡也薛宣為御史大夫功名損於
左馮翊也非宜於小而不宜於大也息寵成也龐統之
不理耒陽而工治中任也薛琬之不理廣都長而能相
社稷也非宜于大而不宜於小也忽築仕也西漢三國
人材類如此
漢蘇章之不以二天私故人也晉荀晞之法從弟而以素
服哭也拓拔之歡故舊而竟抵罪也後魏王建之誅兄
諸子也唐張鎮周之今日故人而明日舒州都督也梁
劉覽之劾從兄而嗤家人也皆執法吏也法則法矣不
權事之輕重大小乎抗假故人以立威裁至處以貫直

非仁人所為也揆諸天理人情之至祇成其殘忍耳
嚴光之以足加帝腹也而太史之奏客星犯帝座符毋之
竊如子融所也而大史奏后妃失明何以細故微行而
轍動天文也亦云重且異矣
事為德毋為怨寧負我毋負人人之為君子長者寡矣由
古以來盖幾指數馬漢班超之遣還李邑也周瑜之折
節程普也陸遜之表稱淳于式也齊崔暹之薦邢卲也
唐劉仁軌之瀝觴表異式也魏仁甫之不報賈延徽也
宋李昉之不疑盧多遜也王旦之容寇準也蘇轍之謝
范純仁也其表表者也雖然心迹之判久矣觀所由而
察所安不可廢也公孫弘而客汲黯可曰誠狄仁傑而
短婁師德可曰忌乎
陳仲蚃之送張讓父喪也黨錮之禍善類賴以保全王衍
之題品孫秀也得志之後王氏藉其庇覆是皆仲尼不
為已甚者也不可以枉尺直尋比也
大信信人不用盟誓大威畏人不用兵甲何也其素所樹
立者孚人心而奪敵氣也龔遂之治渤海祝良之降九
真蠻張綱之服廣陵叛逃皆以單車入賊境片言撫定

者也回紇連二虜逼乘輿東走郭子儀退之李懷光造
逆圍守長春宮馬燧下之皆以單騎入敗境片言申約
者也視黠逆如犬豕視千百萬衆若嬰兒而聞言感泣
東身歸命嚙指屈膝毋敢遺逆者所謂戰義而攻心者
也苟非其人而強效之後世之豎儒敗事者亦不少矣
東漢北海靖王睦之賢也已謝賓客放心音樂及奉朝賀
使辭使者自污以免禍也齊蘭陵王恭卽山之徒也已
代督諸軍頗事聚斂及祖顏寵得其情戒其毋自織以
遠禍也此猶宗藩愛子戚也絳侯之買田宅王翦之請
爵邑郭令公之列聲伎張忠定之親樗蒲皆身都將相
懼禍朝夕而自汙于鄙夫市井之行人君而致其臣若
此非國家之福矣
陳仲弓為大丘長不按盜賊而按民社草不起子者有保
全骨肉之仁焉賈彪為新息長養賈子以千數葉夢得
在許昌收遺棄兒以數千數祖仲弓之遺意而廣之者
也嗚呼仁人哉
大丘吏之稱毋病詐者也以不病為病者也仲弓撥察之
而當衆姦最張志和之稱毋病誠者也以已病知毋病
者也縣令訪究之而至情彰以此而知賞罰之典毋容
於槩用也
曹操之斬陳宮而贍給其母與妻女也桓玄之斬羅企生
而從其乞一弟以養母皆仁人君子之道焉未可以人
廢也
曹操使崔季珪升坐自捉刀侍見匈奴使者使者不英雄
季珪而英雄操也許大傅遜更大尉物色孟從淳嘉眄
睞良久而竟得之也二人之藻鑑精乎哉抑亦英雄磊
落之士其丰神矜露自異超庸衆也李野腹有春秋知
孟加不足異也匈奴使乃識老瞞孰謂夷無人哉
主簿楊德祖之數窺魏武也傳士劉顯之隱窺梁孝武也
其人皆有機敏穎悟之資而養默守愚用拙之智闇焉
故為世主所忌而身亦不克保詎云不幸哉童子何知
而三擒人於朝范武子之所以撻文子也二人其蔽此
矣
曹操之設疑塚也祖龍驪山之故械也曹丕許壽藏首陽
欵使易代不知處也乃父疑塚之故械也操嘗發梁孝
王塚得黃金萬斤以充軍實而寒心自疑也石勒石虎

發前代陵寢而慕容儁亦發二石之尸以報也及秦隴
山之遇項籍漢西京之遇赤眉唐關陝宋會稽諸陵之
遇温韜楊璉乃知帝王之從墨道也薄葬為福矣
孫權之信任呂範也以私取必關白也蕭道成之賞房叔
安忠也以不答約信也高歡之恭畢張亮也以不通畔
啓也世民之委心李靖李勣也以不從除建成元吉也
穆宗之節度使李聽也以不敢私獻馬也武宗之相杜
悰也以不從監軍選娼女也錢元瓘之勞陸仁章也以
子時不群左右附也郭威之相李穀也以勸其盡臣節
也宋太祖之親賓儀也以執取藏中絹也太宗之深遇
李重進也以不知有晉王也仁宗之器章得象也以不
阿太后也之人也共執抗言秉節危行特立而不避禍
忤旨而不邀福者也世主不以為罪而反見庸焉以此
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聖人之言信矣人亦何庸為小
人何苦而不為君子乎哉
昭烈之子禪而孫諶也桑與強迥異也謝玄之子渙而孫
靈運也質與文懸絶也韓退之之子昶而孫承也碩與慧
相殊也祖可以貽謀孫可以繩武一代之積氣鍾于子

之身也先後負愧色矣
陳灌公之問左右患吳也王孫賈之呼左右也討淖齒也
周勃之袒左右誅諸呂也淮南王之呼左右也討王倫
反也北魏王之屬左右也遷洛陽也梁元帝之議左右
也還建康也古之謀臣英主圖大事定大計確乎審矣
而後為兩可之辭知人心之必從而曉然決之故果於
行而不阻秉其機而不撓以左右決而實不左右也
高歡不責慕容紹宗以遺其子洋也紹宗養成侯景以亂
高氏唐太宗故貶李勣以遺子高宗也李勣助立武氏
以剪唐裔二君俱不獲報也以私意顛倒豪傑也宋藝
祖不擢張齊賢留相其弟太宗卒得其用也以公心儲
蓄才賢也人主一念之公私而帝固重鑒之矣
北齊皇甫亮三日不上省也文宣王親詰其故亮以三日
而醉病酒對文宣優答焉宋魯宗道為諭德奉召使共
遲以飲酒對真宗大奇之皆以其不欺也彼挾術任智
面謾而背罔者非人臣之道也巧詐不如拙誠不易斯
語
私意之不可以殺人也 私意殺人 旋自殺焉段熲之於蘇

不常也而楊球亦為不常報也丘曉之於王昌齡也而
張鎬亦為昌齡報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矣
段秀實單卧王子晞軍中晞戒嚴侯馬种世衡醉卧羊訛
奴軍中訛奴與妻戒嚴侯馬二子何以得此哉義氣之
服人者深而忠信之為衛者固也吾於是見君子
柳子厤過姊飲而默置錢也范吏雲看姊病設食而留錢
去也沐德休過姊為具餐而望望然去也論主道則沐
姊賢而郗范否乎不能具賓禮也論弟道則郗范厤而
德休激乎弗能盡悌道也然以一飯而使弟留錢以一
飯而必不受之為潔以姊之親而弗為一飯之留三氏
者皆孟氏之所謂矯也

二十六卷　二十五

劉淵氏非漢裔也而稱漢以滅晉李存勗非唐裔也而稱
唐以滅梁韓林兒非宋裔也而稱宋以亂元天之巧為
三代報也詎不信夫
衛嗣公欲勵精於治也以金賂關吏而後發其奸唐太宗
患額敗於治也以絹試令吏而後按其實二君者議反
坐之罪當服重刑矣
睢陽之困也南霽雲告急於賀蘭進明嚙一指以示信充
州之圍也劉康襲乞師於晉王存勗截一耳以激義烈
哉二子視申包胥之泣血秦庭何間焉
馬周之代常何陳便宜也劉仁軌之代仁願奏機事也張
嘉貞為張循憲條奏疑事也張濬教李康供給乘輿也
皆緣之進身拜官加階封勅代者不靳己之長而受代
者亦不掩人之義相與以有成者哉昔晉梁山崩壅河
不流晉君召其大夫伯宗道逢輦者教以攘山疏河之
策事卒晉君詰焉伯宗不言勞輦者詐自知君子卜其
無後攘人善也世謂古今人不相及信斯言也非此四
人之謂矣

二十六卷　二十六

劉穆之之輻輳賓客咨稟內外目覽手書耳行聽受口並
酬應不相參涉也劉炫之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
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也一心萬用五官並馳不幾乎神
聖才乎皆以叔季衰薄之世接跡而出出而世道不大
補益或者史之溢美也
劉禹錫之貶也裴度以禹錫母老為言改播州為連州將
憲宗方侍太宗以裴度之愛我切也崔發之繫獄也李
逢吉以發母老為言立赦出敬宗方嗔諫官未及此以

逢吉之言當也所謂動其不忍之良心而言易入耳悻
悻然法語而直道之朋友不相容而况于君臣乎哉
李嵩之一夕九移李林甫之出入淸道謹自防者也韓魏
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之赴魚朝恩家宴輕自試者
也度量之廣狹可槩見矣
王陽之迴車九折坂孝子也王遵之叱馭忠臣也晋桓温
入蜀峽中絶藥驚濤而嘆忠臣之不得為孝子也信如
三人之言忠孝二道臣子異倫矣王陽畏而孝者也王
遵矯而忠者也温何人斯而餙忠孝語哉
齊顏見遠之死梁也周苑通之死宋也忠臣也鄭伯禽之
進生金茹熟也陶穀之出禪文袖中也佞臣也馬仙琕
欲死梁而卒為梁用當時猶稱其忠義李昉初不朝宋
而卒為宋用太祖太喜以為得人可以忠佞之間目之
乎其心固自愧于失主之大喜獲餇于後主者也不成
為人矣
先公以禮見待故見以禮見明公以法見繩故畏法而至
李喜所以對司馬景王也其言倨而直魏公君子也能
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報故人徐文遠所以揖王世充
也其言倨而悔噫是安足稽天下士而亦非士之所以
自處也
有狐疑之訟者校矢中否以為勝負李悝所以善魏人射
也令民入粟者得免罪拜爵晁錯所以力漢人農也輸
税者以帛代錢高郁所以習楚人蚕也趣之以利而情
斯順順之以情而俗斯易皆吏之能者也
樞密使相未之前聞也韶雖嚴文潞公遽焉重國體也政
府出守未之前聞也倜雖劇趙清獻安焉重君命也
平原相史弼之不上黨人籍也顧和之亡所奏二千石長
官得失也倪于鮮之不給利州青苗錢也公不廢法私
不阿旨三人者達權而通變乎哉所謂一路而福星者
也
富鄭公之喜人出家也子瞻以蓄髮為絲寒子吊也子由
以蓄髮為俞才老勸也皆為覺者道也顏之推以内教
多塗出家自是一法耳能脩行持戒即在家之勝出家
也亦為覺者道也
賢豪英雄之士挾跅弛而負俗累他日為富貴毋相忘人
求之知也至觀末之許也雖其本心亦有不自信者韓

淮陰跨于二少年沈攸之陋于劉遵考人鄙之也蘇秦不禮於妻陳平不容於嫂至親疎之也衞青牧羊與封侯之相而但求免笞罵韓世忠有三公之貌而怒相者侮已本心何信焉嗚呼將相無種能者從之一時終身難與辨定矣

晉文公大勝楚火其軍三日趙襄子大勝翟一朝而下兩城皆還而有憂色真覇王哉以勝而用憂故長勝而不敗也夫差善勝亦善亡黄池之會藉屢勝之威謀長諸侯而不知越兵已吴門矣君子謂古之亡國在削弱之

子一號　十六春　二十九　諸書

後吴之亡國在强盛之時犯晉亡趙襄之戒矣

甚矣擁蔽之為害也内變生而不知戢外變生而不知圖敵日近而靡所應國寖削而靡所伸何哉人主之明如日着也秉燭着也夢日而為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矣此彌子瑕所以煬靈公也擁之之説也是故子蘭擁楚懷客死李兌擁趙主父被弒竪刀擁齊威不克終淖齒擁泯王見逐伯嚭擁吴王夫差見滅以至斯高擁秦弘石擁漢訓注擁唐臣下之擁何代無之惡覩夫天日明哉

晏子之使魯也景公興大臺之役晏子歸而諫止其君矣出而鞭朴其役夫速臺成焉聲譽歸之君災禍歸之身君子所以嘆也子罕之相宋也爵賞君行之刑戮身行之君當其美臣受其惡宋君所以嘆也是以子路治蒲簞食壺漿以饋饑者夫子使子路止之非止由之行仁也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將焉用之

晉文公之亡也反國之後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孔子曰先德而後力也城濮之戰既勝行賞雍季先於咎犯君子曰重信而輕詐也疇謂晉文譎乎哉其稱伯允矣

子一號　二十三　諸書

儲君之教自古謹之三代有道之長也漢賈誼對文帝言太子不宜近外家竇氏而傅太子者即廣也張侯常對光武言陰識不可傅太子而傅太子者即侯也周宇文孝伯奏言太子春秋高宜慎官僚而宮正太子者即孝伯也三臣之自薦與三君之定用合矣

唐僖宗之以擊毬定節度使也後唐廢帝之以貝名擲籌以置相也宋太祖之以手摶定狀元也非衰微之季則草昧之初台鼎封拜策名三大事上下皆以兒戲行也可以資抵掌談捧腹矣

太子君之副也以繼體而安宗社乃稱國本哉而從古昏庸之君往往加猜疑焉何哉楚平王以太子建得國人之心而殺之也暴也唐肅宗以朝廷傾心本朝而屬當安加察者惑也宋太宗不懌京師吏民踴躍少年太子者忌也金主雍病逵王娭殺其子固當滅亡雖夷狄之君也知隆天親而立大本英明大略之主而沙丘召亂戾園抵悔也豈不謬哉

君子爲其君謀也治世而爲危亂言者也賈生之痛哭於文帝是已即讜議之主扞格而難入小人之爲其君謀也亂世而爲治平言者也李吉甫之逸樂于唐憲宗是已即英明之主桉契而易動君子小人之利害較然矣

匡章之不改葬毋不敢欺死父也孝也故閒若再至而終見信於威王因其厚於所親而知其厚於所事也梁束薪之刖姊足也恐於同氣親也暴也故雖以此示忠而又取罪於成侯因其薄於所親而知其薄于所事也

魏文侯立少子嗣而封擊中山君也疎之也卒廢少子而以中山君嗣以其傅蒼唐之善使諷也楚平王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也親之也卒以費無忌讒而殺太子以其傅伍奢之布譽也父子天性也以人言而親以人言而疎二君非父也其傅均忠所事也一以讒言而得嗣一以游言而滅身其命也夫

張蒼臨刑而王陵救之張蒼貴而終身父事王陵毋事陵夫人君子以爲厚崔湜當死而劉幽求張說救之崔湜貴而陷幽求逐張說君子以爲忍卒之張蒼壽踰百歲人厚而天亦厚之矣崔湜身罹大辟人忍而天亦忍之矣

操金不顧從而擲之管寧華歆之優劣也覓則納其乘船急則棄之華歆王郎之優劣也三人皆人譽也景興遇子魚則退舍子魚遇幼安則下風人品之不同如此權衡寧無審乎

來歙之被刺也疾召蓋延領軍受所戒而叱其毋效兒女子涕泣也孔坦之疾篤也庾水爲會稽過之問訊授所欲言而戒其毋作兒女慰問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慷慨洞達畧無芥滯如此所謂烈丈夫者非耶

荀爽符堅非天下第一流也劉真長賢者也聞人以己比荀爽喜而不自勝郗嘉賓賢者也聞人以己比符堅喜

而不自信何喜哉甚矣人之好名也人亦有言二子未
及奕堅也及則不喜矣喜之而不自勝不自信出二子
下矣

漢吴楚亙時路中大夫不為三國誑齊也梁與魏元戰胡
小虎不為梁誑胡安也侯景圍臺城霍俊不為侯景誑
梁也武德初劉感不為薛仁杲誑唐也之四人者皆烈
丈夫焉於順逆之際籌之熟于死生之際定之決也可
以死矣可以不死矣

司馬氏慕藺而相如者也然而終謝藺也員疑之慕子胥
而員姓者也然而終謝子胥也王戎慕蘧伯玉之為人
與時卷舒而戎何敢望瑗桓温少為温嶠所重故名温
而桓何敢望温僔熒慕南容而易字劉軻慕孟于而命
名又安得與敬叔子輿稱比肩也然則人之法古者以
實而已矣名將焉用之

唐執教宋君之殺群臣也無擇善不善也亡何而宋君殺
唐鞅李符欲攺盧多遜春州也置之死也亡何而李符
竄春州害人者未有不自害者也天道好還君子戒之
矣

鄉黨之餽遺禮也范冉使兒捃麥得五斛益以鄉人之遺
餘六焉冉知而云麥雜矣倂以五斛送還還之一斛足
矣奚用五也一斛不取諸人而令人五斛取諸己豈理
也哉已則傷惠人則傷廉無一可者也弟子之服勞分
也王裒常自刈麥諸生有密刈者裒逐棄之于是莫敢
往夫不欲人代刈可矣倂棄所刈何為者也于人則辜
情于物則暴殄無一可者也若節不可貞二君子有焉

范獻子逵魯君擧獻武之二諱歸以為戒桓玄見語温酒
而慨然變色超宗稱鳳毛而徙跣還內皆以觸其父名
故重諱也韓退之作諱辨而諱輕矣鍾會對晋文以君
名為戲孫齊莊與庾園客各以父名為戲何其瀆禮經
情之甚乎

晋簡文與桓宣武俱入朝而先後行也以詩互答更相推
為讓者也范榮期與王文度俱謁簡文而先後行也以
詩互答更相嘲為戲者也二事奇合於一時而意指懸
殊遠矣

袁閎不足於群從驕奢者也而投迹深林謝瞻深戒於諸弟
名位也而籬門自保乙逸之怒其子肇騎從也謂肇之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物則編

乾知大始而坤作成焉故人物之生皆從女焉地之承天之施循是也

十二支之取象也非徒肖也八卦之取象也非徒畫也其事真有之而號召感應不爽焉變化之義微矣夫聖人之制作精矣夫

五殊二實消長生尅之化行焉發之聲為音吐其采為色騰之為氣滋之為味皆天以之生人以之成者也貪者戕淫者荒汨沒者靡所底止人自失之自從之乃舉而歸之四者之罪嗚呼冤矣

榮木一鑽而得火水晶承月而得水鷄羽族也而食火蛇虫族也而吞鹿虫食帝名石為人語雀歸其實龍遺其𥟖物理不足怪也萇弘之化為碧子胥之怒為濤忠臣之隕為霜孝婦之冤為旱將相殞而大星落科名奏而卿雲流孤孽誠而草樹應人理不足異也一一而窮之鑿之陰陽可測矣何以為神

天下皆物也有無物之物天地聖神是也無始而無終無生而無死者也有萬物之物賢才豪傑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生而著異沒而現靈是已亦無始而無終無並而無死者也有百物之物悍婦力夫鍾情鬱志環瑋卓犖奇珍珠寶是已之死而不滅馮生而有盡者也有一物之物則日用之蚩愚候時之動植有足傷悲而無可序述者是已有始而有終死而不復生者也萬有大矣孰主之孰行之孰得知其所以然哉

日月並明乃月附日而明者也天地並大乃地得天而大者也語法象也君臣相臨臣得君而服者也父子相親子得父而育者也語人也金玉並寶玉得金而珍者也芝蘭並香芝附蘭而稱者也語物也名之相若而實之不相假若比比類也君子蓋慎辨焉

厲利銳者淬鈍砥擊洪鐘者用濡木書健褚者積柔翰輔弱毂者用弱幅言剛柔相濟也是以茹吐之間君子有均節焉

筆不始秦也水經註孔廟之硯平王時物也筆故與硯俱

泰賓時世之凌夷顔延之避其子竣因薄也謂生乎不
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乃知性有縱約志有高陋父子
兄弟之親皆異途而殊軌者也卓識蚤見之士可以惕
然省矣

夫人之義至于死而真矣然有當義不當義也當義可以
死不當義可以無死何也有真有不真也左伯桃羊角
哀之先後死也同乎楚也杵臼程嬰之先後死也同存
趙也真義者也有戎夷者偕其弟子適齊之魯逆旅寒
欲死解衣衣弟子死焉師死而弟子生國士死而不肖
人生安在其輕死也亦何貴于義哉

晉吾從娶妻而美以遜其兄讓也而不勝汙尾生與婦人
以死期梁下信也而不勝困楚人之證父攘羊直也而
不勝賊齊人割肉相啖至死而止勇也而不勝暴鬻拳
以兵脅諫君忠也而不勝逆陳仲子吐母食廉也而不
勝矯此六言所以有蔽而祛蔽貴於好學也

陶侃之罪賊田禾人也王敬則孔叟之罪小兒拾遺竊刈
也為大酷乎禁小惡也小惡禁而大姦無自出矣

訴旱者而指庭前樹葉枝訴者崔莞所以走渴引溺也訴
旱而揭榜禁訴者劉仁規所以被掠家貲也為人牧者
為民禦災捍患而泄泄秦越若此其罹禍不亦宜乎

以好而攻好以欲而禁欲其言易入而其蔽易開何也攖
驪龍之項以順而擊大魚之腹以餌也男犯之諫晉文
公好樂也請先隱而後樂而文公罷鐘鼓莊生之說越
王喜劍也請先天子而後庶人而越王散劍客二君子
之收功也如轉圜焉此齊宣王好公劉之貨思太王之
色而憤文武之勇也孟氏可謂善于迪君者矣

起也伏羲畫卦之時筆意肇矣典禮不云史載筆士載
言乎哉恬之制筆秦筆耳猶所謂苑聿而燕拂者也墨
法神于易水也以李超也墨質重于盧草松烟以逸少
也今易水之傳湮矣松烟墟矣桐烟盛行而非沿舊也
古今之不相襲也獨筆墨乎哉
古今典籍之三易也竹簡也紙錄也板摹也伏生之口授
尚書書竹簡也王褒之書削代牘何也造紙自東漢蔡
倫始也楊子雲之太玄以覆醯何覆也或以縑而紙者
也或路温舒之所藏蒲也王仲任後于雲且百年著論
衡而戶牖閤置刀筆故應紙之制未廣也雕印之不始
五代也唐柳玭閱蜀四書率雕印也又不始唐也隋文
帝常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也藏于贍去隋且五百年
三嘆先輩手抄書也故應雕印之制未廣也今之制備
矣愈便則愈煩愈煩則愈散矣安得趦于竹書忘言之
世乎哉
太草卉之出於地種別而靡雜歲恒而不爽芳謝于裁剪
而巧踰于雕鏤此化工也華盛則華減香濃則色遜核
堅則殼脆表實則裏柔此物理也化工不能窮物理不
能殫夫是之謂大造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煉金也故麥穗直而芒穀種之春
而焦于秋金尅木也故穀穗垂而毛粟種之夏而焦于
冬水溢火也粟粒毛而垂蓋皆主五行氣焉
磁石之引針也琥珀之吸草也橄欖之擦魚也玉簪根汁
之化骨也皆物理也氣求聲應宇內何所不合哉
均帛也為冠貴而為襪賤均木也為堂壁而為廁溷均人
也為大丈夫良而為小丈夫否
人之心曰仁百果之心亦曰仁人非仁不生百果非仁亦
不生由仁而後實自實而復于仁生生蓋無窮焉
魚空其鰓故淵歸鳥輕其翮故天翔蟄利其喙以求食獸
溫其毛以當衣猿猴捷臂而岳居馬騾勁蹄而陸走其
距者也絲有巧蝼有知蠕蠕善逃句句解化蝙蝠而祝
仙仙而化其小者也皆所謂生之謂性不學不慮觀庶
物而知能之良具焉
人之能通物性者也物之性通人性者也試衆其著者螞
蟻之角武也烏龜之疊塔也蝦蟆之說法也雜色魚之
布陣也鸚嘴鳥之假粧而優於戲也教習而成詎惟人

物性乎哉亦可謂窮天巧者矣

鳥鼠可以同穴象膺可以灵四時事之不必辨者也犬豕之人立而啼人之妖化而物事之不能辨者也東家殤而託生于西隣見在世而歷見于前因事之不可辨者也聖人之存而不論寧獨在六合外哉

鯤之為鵬也雉之為蜃也雀為蛤鷹為鳩田鼠為鴽腐草為螢凌菬為烏足斯琢為食醯此百物化也臂之為雞也惵也肘之為柳尻之為輪也意之為馬也甚則弘之為碧也說之為箕也周之為蝶也㹠之為竹也此百體化也推而極之天有化日地有化境西極有化人觀化者于何之焉

聲從口出者也而以翼鳴者蟬以股鳴者螽斯飛從翼力者也而以尾飛者鼠以鬣飛者鼯聽從耳司者也而以角聽者龍以鼻聽者牛行從足司者也無足而行者蛇借足而行者蛩虛何也物無全賦而有全用物有偏用而亦以偏工也

駃騠騄章均奇種也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騄章生七年而始辨其材夫人之材知有早遲而速化晚成而遲

者皆此類也夫

謂言者興乎鸚鵡以能言縶矣謂默者容乎鄰雞以不鳴戕矣謂拙者勞乎而鳩因巢於鵲矣謂巧者安乎而蚕終困于繭矣謂力者勝乎駱駝之背日千鈞矣謂疾者息乎馬騾之蹄日百里矣由物而較之人言語巧拙遲速之間何莫不定分哉而必憧憧營營為也

人得天之全物得天之偏是故五倫具而百行該虎狼父子而蜂蟻君臣睢鳩夫婦而鴻鴈長幼各專其一耳人得天之通而物得天之定人有去而君臣悖而父子拂逆乎夫婦長幼者凡物未之前聞也槩言之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偏言之可以物而不下於人

虎豹之食百獸蛟龍之吞鱗介其鉅者也蜘蛛小矣能為網羅而弋飛蚤土狗小矣能為陷穽而攫蟻蛭天地之殺機何所不有也

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何之知牛鳴也翁偉李南之知馬鳴也沈僧照之識虎嘯也白龜年之曉羊言也楊宣成子之辨雀語也管輅張子信孫守榮之占鵲言也神速姑之

知蛇言也秦仲之解百鳥音〻也豈偶中而嘗試乎哉亦可謂得天慧者矣

霧溺而蟹螯枯霜下而蚊喙折　月虧而魚腦解星實而豕膚粟天非以爲物也物自不能違天耳

有物化者有人化者有造化者在乎惟古之至人有觀化而無怛化化固無窮也物化者何蚕化爲繭繭化爲蛾蠐螬化爲蕧育蕧育化爲蟬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賢母化爲堅石山蚓化爲百合有人化者鯀化爲黃熊杜宇化爲鶗鴂褒君化爲龍牛哀化爲虎彭生化爲豕如意化爲犬黃母化爲黿宣武化爲鼈鄧艾化爲牛徐積化爲魚書生化爲蛇皆事理之不可窮詰載籍之不可盡信也佛氏之輪廻道家之沖舉皆語化也吾儒大而化之則聖矣聖而化之則神矣夫是之謂達化人

有極長者長之而身首四大不相攝人有極短者短之而手與身齊身與手足齊四大不盈尺信生理之不可究詰者也人妖物異皆此類耳龍伯之國與僬僥之國人爭長較短寓言乎哉計其時在伏羲神農之前洪荒沕穆之世怪誕不可勝論矣

天之生才子不數生美人亦不〻數從古以來上之宮掖下之閨閤皆可幾指數至于失節無行姬侍妓娼之類無慮論矣晦于色者有論壯始顯強于色者有至老不衰士君子之積學而後盡其才年至而才不盡者亦由此類也夫

記所稱孌頑童從古有之不獨至彌子瑕龍陽君而後推殘桃之愛效前魚之泣也太史公以柔曼傾意男色甚于女色爲戒深矣太康以後人嗜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蠻孌破老之好未有不淪胥以敗者疇則云災哉洗休文之汲汲懺悔良有以也

女子之化爲丈夫也陰昌也丈夫之化爲女子陰勝陽也皆不祥事也考之文獻占之京氏屢屢見之而不甚驗也豈所謂人妖物異偶創見之亦旋滅之耳于天下大故曷與焉

麯樹爲麵南中桄榔也肉樹爲肉則端溪豬肉子也酒樹爲酒則不一自椰樹之外頓遜國有樹葉汁拘樓國有掛腹仙漿青田有酒核倘謂天庖地醞乎哉酒有山出南昌國伽山酒有泉出凉州地水

孿蚊之髮附蠕之翼射虱之心皆蝦邦蟻郡蝸國蠻觸之
國類也小言詹詹的為峽語助

海大魚掛腮巔崖而山為抜吐聲為雷吹沫為泥兩海蟾
蜍吐白氣而與月爭光海大蛇身繞山數匝而下飲水
水為減海巨鰲夜舉雙目而照耀千里天地為晝所謂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耳目所未見傳紀所不
誣夷堅志山海經穆天子傳之傳良當實錄

龍之始多蛟蜃類其末蚖也皆不為神也鳳之生多鶡雀
類當其時見也皆不為祥也而世之人神之祥之用史

重之何耶毋亦出不恒有而人不恒見之故也

舍利者比云骨身又靈骨也是骨髮肉之英而戒定慧之
所薰脩也然佛之所謂舍利者則又非見殺積也是故
銀有熖壁有光蟠有珠蜃有市一物之微尚能飲天地
之精以為光怪而況舍利乎哉

今夫人有天閹、、者真氣藏也俗命之曰黄門普海西公
常有此疾北齊李庭生而天閹經言人有具傷于陰陰
氣絶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
盖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肉内結唇口
不榮故耳亦有天宦未常被傷而其鬚不生者任衝不
盛宗筋不成有口無血唇口不榮亦天之所不足者也
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黄門甚詳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
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行欸
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釋迦
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
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釋迦此云割謂彼割形者
雜家小說所載此類甚多晉五行志所謂人痾者也惠
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行人道王曆通政經云

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列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
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古稱靈狸一體
自為陰陽故能媚人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感以婦
人則男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
也隆萬初山西丈夫化為女子事未可勝詰理未可勝
窮也卒未聞其淫亂徵豈至治之世妖孽固不就乎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番范樹閱

文苑編

文一也有經文有傳文有史文有子文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經主約傳主大史主該子主變一律而齊之天下無文矣三代而下無經春秋而下無傳兩漢而後無史三唐而後無子文難言哉要之四者之文代有作者擷其華究其精研其微抉其秘實未嘗一日忘天下也

舉業之文三年而一變十年而小變三十年而大變余董而習之迄今壯大變者屢矣由國初迄成弘以至于今不知凡幾變然愈變而愈精何也世運無窮而人心亦無窮也

傳誄誌狀之文至于今腐爛極矣然而不可廢也仁人孝子欲不朽其親者舍是何由哉秉筆者溢美焉可也失實則害矣

文章從心性出者也盡心知性未有不能文章者也彼以工文障道者是藏拙而妄自尊大於道何有焉

文章而至比擬一時之陋習衰世之氣象也以往古規格發抒自己胷臆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胡寬之營新豐優孟之抵掌叔敖是已伯樂之論相馬乃在驪黃牝牡之外所謂文機也人力曷容哉

六經之文二曜也諸子之文五緯也百家諸氏之文衆星也至于裨官雜家之文亦雲霞煙嵐之類造化所不廢者寡學豪舉無不取資焉

憐才者才而見庸忌才者才而見尤二者相去遠甚吾何尤哉尤夫才者之自忌而不為人憐也剽慱陳言雕虫小技聖人所謂少賤鄙事而令人動自矜誇輕薄豪舉自忌而後人忌之徵之真宰默佑顯之物情大忤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安足觀哉

夫文章者與時高下者也兩漢之不三代也六廟之不魏晉也唐之不六朝而宋之不唐也胡容襲也規規然字琢而句嚼章摹而篇擬文之下乎哉命之曰無文可也

老氏之談理傳而詞則經也佛氏之談理經而文則傳也豈惟二氏哉六經有可降而傳者四書有可進而經者

今天下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精心而求之當有辨矣
古今擅文藝者無慮數百家雌黃玄白之論亡論億萬
言所謂世不乏人人不乏語者也隋珠昆玉固未易得
而搜玄鉤秘核備亡遺妙於吻者亡所調其舌工於詞
者亡所恣其筆前作可述後賢不易各竭其心思之所
運各極其才情之所致而已
文章家之厄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
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其入臚數甚多其論甚辨稱二合焉以貧愁病竄入所
謂不佳者也入詩則富貴榮顯入所謂佳者也入詩則
不佳是一合也柚秘則造化默伉櫝譽則人群自忤呻
吟勞于伐性豪吟傳於爰書是二合也循覽往昔大槩
有之而不盡然者天保之詩關睢之咏何其整栗而嘉
麗也長楊上林之賦讀者津津色物矣雕鎪真宰擅名
古今無過爻象典謨風雅禮記之屬諸聖人不帝王而
相師乎哉呻咕以梯進取豪吟至取膴仕從古賢豪之
流亦未僕數矣
講學者溺學而寡識藏拙之門也文人講學則襍其勝於
人耳目之外津津有條理講學人而襍觚為文毫端寸
釣矣惟上才難以例論而什九不出此也
司馬子長之為史也可以史而經焉後世士大夫深加而
樂與者獎精勞神以模擬其文詞終身有不可幾及之
嘆其指瑕疵而識之者或擲一言失以槩全篇𢹂一事
謬以槩全傳貶之使無所容而後已之二者非也子長
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識而學不聖人耳
前乎史記者如孔子如左丘明皆天下之大聖大賢而莫
之能創造也後乎史記者如班如范如陳如沈皆一時
之良史而莫之能損益也秦火既焚之後典籍湮沒而
有斯史出其六經之羽翼百家之鼓吹歟
夫編纂之家海錄野乘何可勝數要以用功少而收多思
不煩而見博連璧述聞析名分戶汎覽則汗牛充棟易
以遺忘記號則閒見嵌目難於摘錄陶家之瓶年倏盈
柳氏之楷書漸肆吹劍之璧間黏遍清異之偷記安鈔
晚年習靜惟以體道會真為務則有之矣疇能成其為
皇覽哉
古詩之妙也在有無之間馨言不言之際所謂水月鏡花

者也宋以後不直陳之則暗藏之句字雖工何益於詩
哉
相如之奏賦而飄飄然若凌雲李白之覲便殿而軒軒然
若霞舉米芾之召書而賜硯僊僊然舞袂若狂千古詞
臣快意事史册所不多見者一時人主右文親儒之風
大可想見矣
古之詩一二言至十一言止也後之作者則一言至十四
言止也變化多矣而強輳牽引之迹亦自不少不如四
五七言之為佳故作者間作之而不嘗試為也
有離騷則有反騷有釋名則有辨釋名有說苑則續說苑
有文選則有廣文選續文選有新語則有語林有新語
補作者代起其俱有裁乎乃續者之才終不能與作者
比也
李杜之詩唐也唐運昌也江右偏安幾三百年王氣王東
南焉中原靈淑之氣鬱塞不宜久矣二子之標幟瓌玷
有以也說者謂當是時戰國戎馬戰鬬之氣三代宗廟
禮樂之儀相持並見故二子之感無常而興不測有由
然哉

文不直致者受人役者也之不自運者越俎庖者也文不
放筆者為媒利者也文不大言者畏名稹者也為文而
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為文為史而使一世之人好
吾悲其為人昌黎氏知言哉今之文章大家率坐此病
久矣相沿相襲而莫之能改也
人言六經無浮字然而淫字不少也易小象書盤庚詩淫
奔禮凶喪諸篇是也秦漢無浮句然而浮句不少也解
嘲答客難諸篇是也唐之文韓柳尚矣然而柳遜韓也
宋之文歐蘇尚矣然而歐謝蘇也
詩至三百篇上矣十九首其次矣漢魏其遺也六朝之詩
以詩文者也三唐之詩以詩詩者也兩宋之詩以文詩
者也胡元而樸華音襲宋之遺焉至明而詩準諸前代
亡不至矣可商周可列國可漢魏可六朝三唐可宋可
元然而創風格妙聲響亦自有明者在焉聲音之道與
時高下雖百世可知矣
自三百篇而下至騷賦選律歌行古今之風變備矣宋之
詞元之曲體最雜格最下要亦雅頌之遺焉隻語之奇
神飛而魂絕疊詞之奏酸心而刺骨即婦人孺子嘻唏

而號囂焉興觀群怨之用何三百下也學士雖以小技
目然必當家大手筆乃能勝之
屈原之天問延壽之易林伯陽之參同契纖綃金冊書也
謂其四言韻詩信也謂其為三百之遺法非然也其旨
肆其辭支其事散漫而無分屬
梁之曹景宗宋之沈慶之北齊之斛律金宋之韓世忠皆
斜斜武夫者也目未經覽手不解書詩律辭令口占授
書皆有深趣豈釋氏所謂宿習餘因耶人心之靈明原
自具足即事而發觸景而成無不脗合者即閭閻閒婦
人女子間能之古詩三百篇可槩見已
夷語侏僑不可通裁而成詩也盖漢宮士人之代為也白
狼槃木諸詩是也梵[illegible]短長不可究裁而五七言也盖
鳩摩羅什玄奘之損益為也諸佛經偈是也仙人語之
行於世者漢則漢晉則晉唐則唐天上之體裁視人代
升降焉亦當其時之人偽為也嗚呼文人入曲筆如繪
藻寫生奪真儲偽無所不至矣
北音之始有娀氏二女也南音之始有塗山女媵也東音
之始孔甲也西音之始右辛餘靡也所謂四方之歌[illegible]
之始乎古之秦青虞公韓娥老姥解駒王豹之流[illegible]
類也然皆獨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懊儂
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歌王渙之高適詩及伶二歌元
白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真
矣由余所邁聞則緩音散調悲韻媚聲學亦三年而小
變十年而大變視彼之鐘鼓管籥絲絃之關雅頌之體
蔑如也
人主寵倖詞臣流連觴詠大槩有四端焉開創之君氣籠
一世盛意憐才中興[illegible]熙洽右文賞鑒光景偏安之
君逸豫自安飾為盛事亡國之君盤樂怠惰的為禍基
要以卿雲賡歌明良之盛千古無兩崇儒重道帝王高
致又當別恭論也
巧遲拙速自古記之鉢一擊而成一詩手八叉而成八韻
令不盡傳故爾鸚䳇一揮賡豆七步子虛百日三都十
年雖云不妨兼美而巧拙大有辨矣
左太冲謝靈運諸人篇章一出能令紙貴劉淖邢子才二
子分割南北著述朝傳夕誦鷄林重直而購白學士之
什蜀棘人法錦而繡梅都官之詩皆文人詞客快心事

也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陲子雲寂寞玄亭皆文人詞客動心事也吳邁每自誇詩父杜必簡歆衙官屈宋江陵鸚輕詆時髦沈武久遭壓柳王融自號天下文章皆文人詞客矜心事也齎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幾構成訟延清妬劉希夷之咏遂至殺人魏收邢邵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少陵義山天下有生剝撏撦之號皆文人詞家忮心事也嗚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祟何從人生愉怫較短長扎

詞之稱詩餘也詩人不為也曲之稱詞餘也詞人不為也

有快語有壯語有法語有濃語有奧語有恒語有淺語均之不易工者降詩于詞降詞于曲大雅之罪人新聲之吉士藝苑之粃糠梨園之精粒也

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九宮南歌多與絲竹不叶北曲多與革木不配所謂土徧詖鐘律不得調平非也皆所習也南方不莌吹彈北人不用鼓板顧曲之周郎辨撾之王應千百無什一焉惡在其辨下里音和郢中曲也

遡來南北迭奏之曲殊自榴人詞家者流乃舉合家而咲之謂頓漸分教然不妨其同師承也文武異臣然不妨其同國用也北主勍切摧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忌急促粗豪南忌散緩纖弱見筋見眼務合字之陰陽調腔聲情期協韻之高下楊柳風前桃花扇底絕塞立馬之際江波舁沸之時銅將軍與紅牙女子正自鬪奇爭捷貴氣乞倦乾坤間大快事也

周德清撰作詞十法可謂詞家三昧第填詞者不知變化擬議縱橫才情中宮則戾商偕俚則廢雅亦未免準繩縛而規矩局也

潘興覆瓿也而將毋者用之及爪慾期也而覘代者用之沈郎瘦腰病證也而附入麗情含鷄舌香老態也而誇為貴近詩之無典要而悞以襲悞也類若此矣

沈約之校定四聲也不自約始也雖有天子聖哲之媚竟不能易梁高祖之駁論至隋劉臻等過陸法言興而約始伸也至宋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圖繞而韻字益明矣元周氏譏橘約乃以中土冶音而勝之又欲以三聲而奪四聲何耶我

朝洪武間作以嚴刑峻法行之而沈韻不廢蓋其原委

有自來非牽合附會作矣
韻者天地之元聲毋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知愚無所加損者也四聲出於沈氏不自沈氏始也其來遠矣沈氏校定之耳
國初諸儒起而更變之謂足奪沈氏何耶
漢魏之選三百篇之餘也唐之詩選之餘也宋之詞詩之餘也元之曲詞之餘也今之野語山歌時歌而歲易又曲之餘也遡其原亦自三百篇始焉泥灑一至此哉
屈原之騷騷之聖也風勝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頌勝一者也宋玉深沉謝屈氏宏麗謝司馬兼二家之勝而有之將無前因而後侯乎哉
天問之屬離騷然四言韻詩也詞肆而旨隱事玄虛而叙致靡裁整也乃其奇削峻語古色流動自是兩間一種不容磨滅矣
文章詩詞本一家而才情所鍾不能不異户文人之強為詩與詩人之強為文要皆沐猴而冠者也惟通才者為能兼之
聲應氣求天地自然之符也故夫撮唇彈舌嚙齒嚬牙錯于喉而薄于吻號召風雷驅役神鬼立致焉受命如響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言語聲音五方迥異豈獨五方然哉舉一省而郡異焉舉一郡而邑異焉舉一邑而鄉異焉即論一鄉之中里許而喉舌異矣亭許而口吻異矣何扎山澤之所界限風氣之所習尚固萬有不齊也乃若惟忻而喜叱咤而怒嗷嗷而哀嘻嘻而樂其聲響意態無乎不同者夫亦內觸外感幾希乎未發之景象乎孩提之啼嗄號而號咷婦女之哭陳述而告訴其聲響意態無乎不同者夫亦情真本實幾希乎未離之天機乎如其辨方言繹正韻何當引之從嶽數年以致同聲之應
字學之至于晋也至矣變極矣晋字之互于羲之也至矣神極矣
字之有偏傍也右軍未之逮也字之有形化也說文未之摘也二三四字之合為一字也書家未之竟也奧文奇字乾坤鑿度元命包穆天子傳石鼓文亢倉子齊民要術周禮詛楚文多有奇字先民好奇者為鈎挾而註釋之亦字學一快第用者不必奇奇者不必用也

字平而音仄字仄而音平者俱以字從音者也若尚書之
尚伍員之運是也二字為義近而去音遠者以音從字
者也若戎之閼氏可汗華之万俟朱提是也後世因之
乃吳孫休唐武則天俱創為字賣弄聰明偏閏女主賤
愚所不免焉
避始皇諱而正月為政矣避司馬昭諱而昭穆為韶矣洛
陽之改為雒陽也以尅火故也隨之去走為隋也以速
代故也字之因時起音隨時易義又何常之有
梵書之有篆隸法也梵字之分五音因之配合而生生無

窮者故不減華書也西天女直韃靼高昌畏吾西番諸
夷緬甸八百諸國皆有書書皆有篆隸形而女真稍具
楷法天下同文之治故不異中華也
自昔人以十體論書以八變論文字其目皆大同小異其
旨則損舊益新于是書道之議紛紛不可考竟強則聚
訟弱則致疑董狐之筆戰而公輸之墨攻者未易以計
定矣
用筆有法如所謂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是也作書有勢如
所謂屋漏璧圻印泥畫沙是也和墨有制如不欲太肥
肥不剩肉不欲太瘦瘦不露骨是也合書有體如歛圭
角而持重其意思露鋒芒而煥發其精神是也
真書之形質端也毋能性情勝也草書之性情動也毋能
形質勝也二者皆以神彩為尚出性情形質外乎哉有
功與性之力焉
點無布碁畫無布筭方無斗圓無環書法以變遷妙者也
點掣短則法擁滯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
則形慢拘則乏勢泛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態少墨
浮澁多墨笨鈍書法以鈞稱妙者也以筋骨立形以神

情潤色出沒雖有倚伏開闔藉手陰陽書法以造化妙
者也
書而主正鋒者非獨優也以立骨言者也書而取偏鋒者
非獨劣也以取態者言也臨書而易得意者非善臨也
得意而體可具矣摹書而易得體者非善摹也體得而
意可知矣
嘯出于孫登世人莽不知其說嘯之失其傳也久矣古人
以聲音起數御天下事物之變謂物理無窮而聲音亦
無窮兩者適相配也聲則起于甲而止于夷多良千刀

妄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而止于戌古黑安夫卜
東乃走思之類是也沙門神珙者出其法則與于是以
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毋總其音其于聲音則括盡
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不為
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
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
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呪秘
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呪合音秫二字為
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

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吾儒謾言格天地贊化育功
效宜不及此矣嘯固有聲而無字者也聲雖未審其間
稱或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
下則戲舌之分乎上去入聲無上下又聲也平聲清而
又敲濁嘯之為聲必出于平而不出于又矣是故戰陳
之上先發而奪氣引重之事呼號而集力噫嘻哭泣以
助哀歌謳詠唱以侑樂皆是物耳間常見人善為鳥聲
獸語者偕閒林樹之上苑囿草莽之間鳥獸群來唱和
聲音氣類之應求良不誣矣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百家編

涿鹿之戰萬古稱大焉以熊羆貔虎列陳也後世因之而用火牛用攻者也設鷺犬用防者也布馴象用威者也懸豕鴿用伺者也縱鶖鷺用疑者也東犬猱用竄者也嗚呼計之百出也詭詐盡矣

戰非盛世事也從古以來皇王之世不能免焉太上心戰利執言而反側安是也其次謀戰攻瑕隙而堅全破是也其次費戰先聲行而奪其氣是也其次摶戰阨險要而制其死是也其次勇戰以寡而擊衆以強而擊弱是也其次力戰反衆以為寡反弱以為強是也其次決戰發先而當其鋒迭後而摧其勁是也其次技戰陸車而水艦伏火而擁水是也其次詭戰佯敗而倖勝設伏而誘敵是也最下為浪敵逐塵而應陳隨營而迎敵是也

戰之事不一皆有勝敗相半道焉要其所關在乎師之福生師有百戰而不侯有百戰而不敗一要其所關又在將將之福

兵者陰道也而陽言之則泄兵者死道也而生用之則敗兵者詭道也而正布之則阻兵者陰道也而平出之則危兵者神速道也而久頓之則老兵者不得已用也而以得已行之必潰故謂兵者亡佳兵者亦亡軍旅之事聖人所未聞亦聖人所必慎禮義甲兵忠信干櫓安得起孫吳而嗤侏儒論哉

首尾中之擊應也非說蛇也說陣也上中下駟之相取非說馬也說兵也今之戰野戰矣所伏大畧耳必攻戰之日久而後陣法兵法出也

趙括能讀父書而喪師長平房琯能效古車戰而覆軍陳濤豈法之為害哉但有法而有所以法法者人法之也故霍去病卻孫吳兵法而自取方略岳飛卻陣畵而好為野戰故用古人之法法也反古人之法亦法也不用而用之用之而不用皆法也所謂心法然乎哉

兵者詭道也法者一定者也法法者出於法之外也田單之火牛是也立破燕之奇功其後王則火于貝州而敗卲青友祟明州而敗非法矣故阻氷之與背水也減竈

之與增竈也皆不泥于法者也
檀道濟之唱籌量沙也賀若敦之聚土覆米也孫臏之減竈也虞詡之增竈也皆詭道也兵家所不厭也
計豫而料倉卒者審正備而出奇銳者勝知定而逆奸宄者破信行而觸嫌忌者服威強而示畏怯者畏忠固而冒猜疑者輸力完而擣虛亢者下勢極而用迭出者困德容而納污垢者清功完而苟謗毀者息皆所以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
奪神功改天命覓穧者之言也而世人昧信之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人所時有也而覓穧者得操之有是理乎郭景純之見殺也賴寥之後寥寥也其顯者也夫神功天命冥冥穆穆耳何所主宰何所運用而又何以奪且致為哉
扶輿清淑之氣鍾於逝者而蔭于遺骸造化至微之理在焉非小術也覓穧者小之耳小之而誤人身家多矣
人有恒言善地可遇而不可求信哉閭閻農家崛起而致公卿孰發之地發之也既貴而招致四方道術之士扶饗窮支隴礬倖入以償地值子孫不復有公卿者吾見亦屢矣

拘時日不果葬牀公位不果葬觸凶忌不果葬累仁人孝子然乎今天下大抵然而東南諸省尤甚
堪輿家無穴火星者而景德鎮以火星穴焉故窑盛興杵聲殷地火光燭天晝夜不絕磁器之賈海內輻輳而縉紳仕進之道寥寥焉乃知震撼燒煅地脈枯損扶輿清淑之氣鍾于物必乏于人固事理之不爽者也
祖宗之骨朽矣而子孫之血漬入焉精氣感也枯骸之藏久矣而山川之靈入焉精氣通也精氣之感通結于物為犛木為寶藏結於人為富貴為福澤
凶地之不能禍積善人也福地之不能福凶頑人也吾所親覩也則堪輿之術謬乎凶地常凶而以善固吉福地常福而以惡反凶是奪神功改天命之謂也反之而人與地適相值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矣
以形相者十得其八九以骨相者十得其六七以聲色相者十得其四五以神氣相者十得其全而相德不與焉所謂術家者流也
州犛伯之善相人也非能相相也能相行也有不然者什

而一二矣嚴君子之善卜也非獨卜事也兼卜行也有
不中者什而一二矣
薄福之相以厚德持之未有能薄者也若裴中立氏騰蛇
入口之說是已厚福之相以薄道戕之未有能厚者也
若賈秋壑破面之說是已充其類則夫子之似陽虎紀
信之誑漢高倘亦以相取乎而又何怪乎子羽為也
黃覇娶貴女而致福桑崇訓因貴婦而招禍張昭遠以貌
榮而當亨顯賈似道以失美而不令終皆相者之明言
章章不爽者也乃萬法皆由心造萬形皆由心運裴度

以還帶而眞宰為易台喁相宋郊以渡蟻而神人為現
陰隲紋轉神功而改天眷相不足以限人而相之術亦
不足以盡人也
星命之學包括造化初學之士識之未盡也故得失半焉
同年月日時而臧否懸殊者刻分也地異也眷屬之祿
命有厚疵而貽累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信聖人
之罕言乎
長平之盡三刑也南陽之當六合也唐呂才非祿命之言
是矣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子瞻以磨蝎為命宮致謗譽

同馬漢高之與盧綰同干支也為帝王相近也李濬之
與宗諤同干支也休咎無大異也近世高子叅與僞漢
陳友諒同而順逆分時異之也趙韓王與一軍校同而
貴賤分地異之也當治世而得祿貴生旺者亨當亂世
而兼帶刑殺衝擊者貴氣習異之也必三者俱考而後
推演無愆爽也
日月木火土水金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
炁羅睺計都四餘為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
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相交處首曰

天首尾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之行遲速有常
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
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術
家之考覈精確生人之辰刻不差則休咎之驗若炤燭
計數然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正所以立命處非徒區區
小道可觀也已
望氣家言始于黃帝而盛于墨子呂不韋諸人至唐邵諤
著之為經比之史記天官書為備乃其要則占候皆在
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

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日則日午天以七曜垂
文地以五雲騰氣四時以寒暑變節六甲以孤虛定位
知者觀之而思過半矣
今之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巳起騰
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傳習久矣說者謂戊巳同
爲土豈可分爲二騰蛇爲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
此卜之所以多不驗也今定其次戊巳共起勾陳而壬
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于卦爲艮
有終始萬物意于方爲北又爲朔于人身爲腎有左右

于器爲權衡于物爲龜蛇于色爲玄黑于官爲脩熈于
四德爲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于太玄罔象直酋冥以配
四時而冬蕭酋冥且壬爲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爲陰
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惟勾陳不知爲何物或
曰天馬或曰麒麟或曰樂書云視之色有五東青龍西
白虎南赤鳳北玄龜中黃螾螾丘蚓也黃帝以土德王
有土瑞丘蚓爲虹當之信然乎
今之祿命家有演禽法焉以在地十二支配在天之二十
八宿如角木蛟則配以亢金龍每辰加一倍而爲二惟

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適合
二十八之數亦巧矣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星每辰
而三子則鼠也蝠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
豹貙卯則兎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蛞蝓[illegible]
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羚申則猿猴狖酉則雞雉鳥戌
則狗狼豺亥則豚也貐也蒿猪也世少知之者陶隱居
畧引之而李淳風引詩譏惟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
星禽亦此意也儒者雅言格物底何可廢不講乎
人言張許二公生同太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于許也已

而同官地守同城死同日享同廟死同傳安史生同年
月而思明先祿山一日里同柳城業同互市國號同大
燕僭位同正月其老也誅殛左右同其死也見弒于子
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逆臣傳若然則子平
星命之學章章不爽矣然又有大同者張許二公同討
安史者也安史二賊同爲張許所討者也宇宙淑慝之
氣分合而聚于四人者亦大奇異矣尚論君子或未之
及乎
行術者必假正行不以正術旋失之矣使物者必純心心

交于貨物反弄之矣
神農以後以醫名家者在周則矯也俞也盧也在秦則和
也緩也竘也宋則文摯也鄭則扁鵲也漢則蜜䕶也陽
慶也倉公也華佗也皆矯矯著名者也其切脉皆有論
著其藥物皆有成方然行之于今罕臻效也人亦有言
論醫于上世則方不如醫論醫于末世則醫不如方論
醫于今時則醫方偕能泥人之疾病固以世升降而藥
物之生亦以世淳薄也嗚呼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巫醫之技今之人重之而古以為賤役焉何也為治其末

也大井大苦大酸大辛大鹹五者之充形也大喜大怒
大憂大恐大哀五者之摟神也大寒大熱大濕大燥大
風大霖大霧七者之動情也皆所謂害也避其害斯就
其利精神安于形而年壽得長生焉巫醫安所用之
診父脉而知其子妙緣大師知緣是也診君脉而知其臣
秦醫和是已信斯言也醫之稱絶技奚啻洞見垣一方
人哉
焚巫禱雨肇自左方其後若臨武滸北皆為令尹自焚為
民請命或死或不死靈雨胥澍應焉乃今所覩聞者則

僧道之流亦間有之或驗或不驗何也豈亦號召之功
有能有不能而精誠之積有至有不至歟
天道忌彰神道忌明人道忌露物道忌巧犯其所忌未有
能全濟者也故若郭璞諸人是已即聰明之盡若諸葛
氏卒以盡瘁終焉他何論哉
雲長公之興也以亡命其亡也以樊之捷禍福安危公不
能自擧今之師師者類祀之帳中每有奏捷輒亦歸公
之助順豈亦神道設教之意乎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
之師田單禮賤卒以堅即墨之守其所由來久矣

世之習紫姑神附於乩以傳所託多上真名氏其語多凡
鄙而間有絶佳者其術幻妄矣然而非幻也凡上知不
墮趣下知不及趣有悟而未徹有煉而未就及用弘取
精之士皆依焉沉淪而偶現逍遙而倏聚皆實際事也
第其所言人間未來休咎半驗半不驗古之聰明屬知
其孰能與於此哉而欲以知來藏往之事責之碩仙才
鬼難矣
世之彝神奉演神戲者皆七八歲之童山野之夫也燒篆
符呪真言畢命之彝則彝命之戲則戲坐作進退悲懽

離合皆合節奏孰非神之所為乎事畢之後問之童子
野夫皆唅然若吾爽我者以至巫師拘逃捕亡圖光現
形後使官將尋影逐聲無處不到者何理之顯著如此
哉儒者所不道亦儒者所不能窮也

哉儒者所不道亦儒者所不能窮也
形後使官將尋影逐聲無處不到者何理之顯著如此
野夫皆唅然若吾爽我者以至巫師拘逃捕亡圖光現
離合皆合節奏孰非神之所為乎事畢之後問之童子

新都巨源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樹閱

仙佛編

瑜珈之教與孔氏並而符式之科亦與瑜珈並長國家者幾欲斷而禁之未能也昔人有言日月五星並天地而為三光的然其不爽矣

儒者以五倫為重佛氏亦以四恩為尊觀其遺經父母妻子俱在棄人倫離妻子中國之佛教也籍令絕嗇屬斷

世系先自絕矣天竺聞其無人而况于震旦乎

匹夫匹婦聞佛號而誦持之恐後上乘大宗高明之士托而逃焉故釋氏者知知而愚愚者也知者愚愚者知于釋道幾乎

均是人也謂之仙人長生久視人也一介之士疲精敝神竭一世之力必求必獲古之帝王挾萬乘之勢梯山航海而不可得吾以為仙猶夫人也人生毘毘耳耆耋老耄死百年死歷數百年亦死等死耳乃若其渺入緲小六合倏然超塵埃之表而蜉蝣人間世之憧憧逐走者

仙道也君子之達觀玄覽亦何多讓焉此言仙而遜之人也

導天地之精吸日月之華去殼而尸解出神而附形仙之用神矣氣值其消則腐朽神奇枯朽精靈數窮劫值頃刻不能遠焉吾其如仙何哉

導引是乎心動則疲精下無返所謂助長害者也求真是乎外氣日流外形日入所謂義襲取者也

治天下莫善于儒佛氏之不可以治天下也要以不治之治則佛與儒等野人樵子山婦孩孺之流無不知舉佛

號者合掌應聲焉語之以堯舜仲尼賢賢耳望浮屠沙門稽首致敬宮墻外望望然去之乃知佛性人人具足而儒者之道尚有閡礙時耳

真誥諸書載文章聖賢之士皆以仙去為天地水陽真官作治宇內諸名山鎮說者謂兩間秀美之氣見與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第所著職御多道釋二家為之附會毋從鈎致冥司仙籍一考覈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况寥寥汶汶者乎

成住壞空佛氏所謂四種相摟也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

而復空空而又成循環無端至一十三萬四千四百[illegible]
年為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刧也一日月周行四天下
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如是小千世界如是中千世界
如是大千世界倘亦引伸觸類之論乎儒者推言元會
運世皆是物耳
佛無高下功德則大小殊也盖緣與願力為之差等焉
法輪經載老子化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般若經
如來三十二相祖庭廣記記先聖有異質凡四十九表
大抵以三教祖宗而為誇美奇艷之詞也三教大矣烏
可以形迹求哉

老子名字九九有化身凡十八從大陽數也
道家之稱三清也祖元始居玉清次則靈寶為元始弟子
居上清次則老君為元始弟子居太清則化身為老子
者也陶貞白真靈信業圖葛洪元始上真衆仙記三尊
譜録大有金書稱三清姓字別號者不一而足然其文
亦互有同異焉
因本經之稱三十三天也與阿含經不盡同也靈寶本元
經之稱三十六天也道經之稱三十六天也與琅函經
亦不盡同也大霄琅書之稱九天毋一天俱列置三天
合之得三十六天也亦不盡同也其旨粗淺而靡詳其
事荒唐而無稽總之為寓言耳
夫五岳之峙裨海也十洲之環大五岳也皆神仙所居五
帝所理計人力所不通懸度之而已中國五岳岳各有
佐理佐命諸名山又有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
福地皆有仙真主之舟車杖屨可以經涉者即好奇幽
討之士十得其五六亦云足矣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安
得窮天極地而恣遐矚乎哉

神仙佛家之遺蛻也名山大澤往往有之皆覆以香泥蒙
以黑漆土木偶等耳傳記稱異者有武夷之張仙兩手
據髀卷其一足香稍右非土非肉非漆也而最稱靈異
者莫如廣西之無量佛張口眼露二齒體尚軟如菟蘚
緜莒養生家所稱垂簾塞兌者非乎歲昇入城面汗出
如注拭巾皆濕何其靈未消歇如此近聞亦以火解天
地間不生不滅之理有同然者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
終堯舜之心至今在豈不暢然昔意萬世公共乎哉仙
佛私之而以為己寶者私其堯舜之心也心不堯舜不旋

鍾而消忘矣

佛氏之三乘也養生家亦有三關焉其基始事煉精化氣升降之候主於督任二脉日夜循環周流不息於三關皆是虛無自然默默運用之理能者從之乎其秘密藏始難盡洩也

凶暴獷悍之夫視刑憲正如弁髮而怖于神鬼嚴錮昏庸之徒師儒之誨導扞格而慈氏如來指引焉乃知二氏之教與吾儒參有以矣

西方去中國遠文字不立聲氣不相通佛經之必以華言譯也吾未之能信焉

造寺寫經之為人天小果也梵誦念佛之愚人也最上一乘其至乎今之談禪者皆知之究其所以皆出二者下

金剛經之為禪門密乂也固也以無相為宗破除一切功德受持誦讀慎不可自持為功德庶不失達磨西來答梁武至意

妙身色身千百億萬化身清淨法身何其多乎要之不出身內之身也七情百感衰歎嚴嫩內滅身內之身矣以情滅性以性生情則外生身外之身矣道家所謂陰神能見人陽神能使人見皆是物耳

食人食廬人廬貪人也非釋氏教也持戒律談因果者學人也非釋氏本也薰脩朝夕而檢譯經典者知識人也非釋氏神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釋氏之即心即佛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釋氏之大慈大悲也西方之旨與東方之聖人有符節券合哉

佛法大矣而頓漸分焉從信心入也從真心探也從深心得也從無所注心化也漸者漸此者也頓者頓此者也

佛氏之從淨智妙圓而悟真空所謂見性即了心珠獨朗者也玄門之鄙混沌希夷以入神解所謂兼總性命妙法雙脩者也二氏之入道雖有安頓階級淺深大小其為得大道則均耳乃二氏之徒不知道本無二各持門戶尊仙者詆佛造業造惡俱入菩提依佛者詆仙偷生困存住着寒臼豈知如來太上之本旨乎是故真如一證菩樂而忘仙品一登死生雙遣吾儒知天立命之學皆是物耳今世拘方尊儒之士毀仙詆佛仙佛安可詆乎夫子之宮墻國都都會郡縣之間一而已二氏之祠

何特數倍由漢唐迄今創業守成之主幾欲廢之而卒
未能也三教角立固亘萬古哉
儒氏言經佛氏亦言經東方聖人與西方聖人之書並行
而不悖也宗教顯易繹受書偈讚誦戒律崇禮果報賞
罰春秋甚矣佛之與儒通也佛藏興而比之儒林經制
子史倍蓰過之人亦有言漢明竺乾之傳補秦皇坑灰
之劫然歟非歟
人言藏經梵寺之盛莫過於隋文帝唐文皇文帝天性素
食樂聞鐘鼓佛門中人也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

故其遣名僧法師直抵西域罽賓大林覼閣諸地寫經
翻譯造寺及鑄金銅繡織畫像皆以億萬計又當寰區
鼙鼓兵戈角沸之時而弘護佛法莊嚴一切人天龍象
皆非後世所幾及者及稽二帝之有天下欺孤兒寡婦
弑父臣虜殺兄弟而得之家庭慚德多矣矧其出師嗜
殺骸山血川冤憤之氣充塞宇宙夜氣所息悔何可勝
戡驚怖何可勝言也達摩所謂小果實無功德者其二
帝之謂矣當是時幽靈變幻之迹屢屢不經見足以懲
王后而懾士庶豈佛氏見神通耶抑亦記載者傳訛而

見俛耶乃看女主崇佛之盛莫過於武氏其戕殺國母
誅翦唐宗室大臣幾盡更廟號改偽周竊竊神器聚麀
鶉鵲穢德彰聞佛之殺淫盜戒破毀極矣金輪皇帝之
稱豈堪其自尊大哉其後妖狐之精爽垂老耗盡數見
王后蕭淑妃鬼物為祟避居洛陽不敢居長安其造經
寺以懺宿垢洗重慾日暮途窮無復之之計耳故開皇
八月之制貞觀三年之詔二帝以蓋世英雄回心向道
帝釋猶受其皈依武氏虵虺性羅刹心現乾闥婆形作
墮落趣有沉淪層獄而已夫非後王后之龜鑑也乎其

言甚悉乎固具述之
佛之有十法界也佛菩薩緣覺聲聞上四界也乘有大小
同入聖域故曰四聖天人阿脩羅餓鬼地獄畜生下六
界也趣有苦樂不離凡情故曰六凡喰喰衆生方寸之
心一耳一之分為十界也能了此心化十為一毋庸界
矣
善一而已善與惡對其分亦有十焉十惡之為貪嗔癡殺
盜淫妄言綺語兩口惡舌也反之則十善矣揆吾儒一
貫之理又庸有十乎哉

問止觀曰止者止其來也外除雜念之謂止觀者觀其生
也內照靈明之謂觀觀而靈明復矣止雜念所以固外
鍵也止而用力艱矣動內照所以郭中扃也止而不觀
憒憒何之觀而不止憧憧往來矣
問定慧曰不戒而得定者上也從戒而得定者次也從次
而慧者性也從慧而定者學也用止觀之功造定慧之
境是因果之大者也
麻姑仙壇之記出顏魯公然不能無荒唐疑也麻姑仙佹
矣而王方平猶以少年狡獪笑之其老于麻姑當復幾

許叔考方平傳東漢孝桓帝閒人舉孝廉至中散大夫
歷歷可考度終始不過百餘歲安能見滄桑三變也或
方平于東漢暫見宰官身耶然別有一方平耶皆人與
事之不可考詰者也
奉車子侯之補仙官也自語也以從封禪死也別誌也其
以證帝出聖死也桓氏新論也然子侯為霍去病子世
將弒戮之門道家所忌安得有仙聖裔哉
大極真人杜冲之得道也以文始尹先生始以康王賜號
然考其誌載年月先後縣盭恐亦傳會者之為也

路大安之能驅禳癘疫也至煩上真授記白日上昇胡長
仙之奇幻俶儻也在中宗武后朝遠出藥靜能張果上
也許真君之能驅妖飛昇也遺迹讖記俱在而史記真
誥俱遺之何邪龍沙五陵之記今且漸驗而寥寥千餘
載為也
王子年之以兵解也項曼都之為斥仙人也皆詭于道者
也蕭子雲之以字神也吳道子之以畫神也皆遠于道
者也而胥以仙目之非也書畫家引重語也
玄真子隱淪之無纖累者也鄭遨隱淪之有至趣者也譚

紫霄隱淪之樹高識者也黃楨隱淪之得先機者也而
不必以仙目也
陶貞白之居華陽孫思邈之入龍宮陳圖南之睡華山皆
得朝家重所謂富貴聲聞而神仙者也然隱居涉世思
邈濟世希夷高世皆具仙之作用非竊日月而顏木石
者比矣
仙家之不淫色也避穀也不貪也忍辱也胥以去滓濁也
無漏也于道幾矣要以積功滿行課最功曹以大證果
入聖非以斬人知也郎歆自知惡乎可哉

秘靈素仙者也其出以亡國徽也傳所稱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人尤怪僞至楷斥蔡京童貫輩不勝乞歸而托化營墓靈跡甚異故有道術者乃以叔季之世其道為少貶耳

女而仙者若鉤弋夫人麻姑韓大華徐仙姑之才女花姑黃靈徽李騰空之類皆矯矯特異者也人言女而得道者比之男子為難及其成功一也乾健坤順德行易簡險阻有異知乎

陳上陽之為金丹大要也闡肆辨博成一家言其論精氣

神確矣乃其妄引釋儒不能無狎侮聖言罪也李素菴之為中和集也緊要有味通一切旨其于黃庭悟真似矣乃竊窺大旨不能出禪家機鋒也

屢求興之破邪論也傅奕之十二論也于浮屠法輸攻墨守不遺餘力要以詆佛奉佛治亂互見得失亦相當循之儒者之道不能責之一一必效也是故博濟為德而視機緣何如識除為功而舌定業難脫去悔為福則剎那間為淨土恃福就悔亦剎那間入阿脩羅矣

僧倜之祈力于金剛神食筋呪木也其事甚神奇然正法藏中廉貴焉知玄之淨風叅于荼毗中果也其戒律甚精嚴然究果報靡散焉乃知羅剎之圖可入人天而無一明種子累刼不能消也

宋僧法槃之作佛祖統紀也蓋別立教宗焉曰三諦曰三觀大抵其義堅於龍樹演于南岳思而備于天台知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矣元僧知常嗣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為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無所不該又放涑水通鑑編年之法為之用心良勤矣而

詿悞傳會亦自不少法門之嚴律何在乎信乎釋史之難也已又非世史比矣

達磨之心印也圖澄之神足也羅什之闡敎也一行之記臆也皆釋門之龍象也

弘明集於梁釋彥悰而廣于唐釋道宣大要與黃冠爭角以掊擊拒闢為事者取其護法衛教而已宣公所述其辭其理比悰公為勝則悰公創而宣公因也悰公述僅僅東晉宋齊之語于西竺文言亦淺鮮而宣公時則緇衣諸開士悉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疊出矣鼎創者難而

因者易矣
法門耆宿西竺東旦往往有之若長耳寶掌之流至千餘
歲滿百數者不足言矣然佛從脅生至背痛之日僅得
大耋壽固無量在也竊觀佛氏不事長生而事無生七
歲龍女不為夭億刼天壽不為多總之有立命在
真際禪師之十二時歌也俚俗而經偈者也中峰老人之
行脚歌也遊戲而三昧者也皆出聖人凡不可踪跡之
為也
四十二章經以梵書紀梵音者摩騰法蘭也以漢語作漢

卅二號　二十一卷

字者趙吳興孟頫也受如來之心印作震旦之功德不
可思議矣今學士大夫繕寫而諷詠者轉感轉覺千百
一億化身亦何可勝窮乎
黃庭內外景經乃太上老君叅脩命繕性之要于蕊珠宮
作者也南岳魏夫人授之景林王真人而此為首南真
遷化復再授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為首楊司命轉錄之
許長史而長史之孫黃民傳之馬朗家寶藏之一名太
上琴心又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今此經遍天
下而能誦持躬行者不數數也讀萬遍輙得仙去誠荒
唐而人之不為范熙先兄弟者幾矣
龍虎上經九千餘言所言坎離鉛汞之用備矣以是之參
同契斆乎識續文脩真之士所為作非太上[illegible]語也
大通經僅百餘言言所謂[illegible]杳冥之旨微矣以比陰
符黃庭徑庭乎哉靈仙應化在宋時故俗從何來特格
也常清淨經僅二百餘言所采維經傳之餘知矣以視
道德平平乎哉然被西昇化胡之論故自為鈐鍵也石
函記凡二卷所闡性命之[illegible]之理[illegible]不究其精然語不
一二乎哉其多門弟子模放之為非真人所纂撰也生

卅一號　二十卷

忘論暨全篇所稱心思起滅之介嚴矣以準四絕券合
乎哉然而虛心安心之旨則子微自鍛鍊語也
甚矣仙學之難也陶隱居之于躬行脩矣而掌仙籍者猶
然少之若舉其罪一一較著隱居何說之辭也朝真飛
昇小淹一紀隱居自安之耳
華陽張平叔之作悟真詩歌也其大端有二曰身中求者
自外求者薛陸二子証釋之猶顯晦相雜耳上陽子陳
致虛從而為之辭狂誕恣肆不幾於舜聖叛經乎無識
乎天下之以悟真為誤真也

金丹四百字耳而以身心分上下兩絃以神氣别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至櫕簇五行和合四象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諸無滲漏絶不涉于問隣也紫陽授之馬自然白紫清諸人童童明甚陳上陽輩毋容鼓其唇吻為宣淫賄貨資矣

阿彌陀佛之行化也而佐之若國相居儲君者曰觀世音大士其梵名凡五六稱不一而足盖緣德標稱以顯無方之用耳義固一也夫大士之得道實始于無央數恒河沙刼前一時世尊亦號觀世音者從而教之盖道成

而世尊為之印證俾同師號曰觀世音乃若大悲經受記經寶積經所稱載不一而其為大慈悲拔幽拯難神明而怙恃之則一也四天之下無不知有大士者乃奸僧蠢尼創為經偈謂大士為妙莊王第三女以聾瞽婦寺之耳目識丁者胥能辨焉乃黠者又附會其說曰此刼前事也刼前之事誰其見之夫大士之願力深矣其三十二種相隨地隨人而現身普度固無所不得也以此閻浮提世界而觀大士真不可思議者矣

鬼子母刼鉢事則以五百子食人精血佛愍之攝其所愛最少子置琉璃鉢中而四百九十九子以鬼兵萬數來攻豕矢所抵化為遇花憤志技窮而後廻向誓不食人乃以子還之又傳佛遊大兜國伏鬼子母則子以千計半在天上半在地下喜盗人子與其子啖之因勅沙門擒攝其子來委曲開譬其母皈依受戒二事相似恐皆傳會語乎要之佛以大慈心行堅忍力化強暴特易易耳侈其事而誇誣之不必實有也

世所傳八仙宋以前未之聞也其起于元乎委巷叢談遂成故事始則鍾離公權常為褊將從周孝侯戰敗入終

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洞濱嵒父讓常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甚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巳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諱果隱恒岳中條山見召于京開元帝與葉靜能諸公比而果最為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識其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藍公釆和不知何許人恒特三尺木拍板行歌至濠洲乘雲岳韓湘子為昌黎公從子開頃刻花現藍關詩事甚著曹國舅者宋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

之因也然則噲之之禪受王莽之之周禮五季之誅殺亦
謂儒者唐虞商周之緣乎不滿稽古者之一噱耳

世言大士千百一化身非寓言也實際語也試以孔子論
孔子之去今幾千載矣遺書流夷裔而廟貌滿天下孔
子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為一心
而趣孔子至誠無息高明博厚悠久之業孰能尚之攸
縣二氏三清三寶之神通顯力無乎不同者亘萬世而
昺立有自來矣

齊梁以來人主波靡于西竺之教金碧宇舍文繡土木可

謂極盛其後風慧之士別樹法堂比設皐比書祖名于
犢異技佛像于水火署不以西方莊嚴者人亦有言冠
達而前尊佛之迹而迷其心百尺而後得佛之心而詘
其迹二者之所為皆過也

世尊勒束黃門不男者不得入道而玄教亦云陽教一絕
人理總廢從何處脩驗然史冊所載女之嫁而仙男之
闔而得道不少也夫心境既徹真性恒湛自有離形而
超悟者在經云純覺遺身其斯之謂與

生為明人沒為明神自古記之然正法藏不為稱貴者世
傳劉先生諸葛關張皆殊絕人物矯矯虎臣然而照烈
見為鄷都之比何侯屬仙官籍孔明再出而為帝南康
以功食于蜀翼德再出而為岳少保以忠殉于宋而雲
長獨超然自脫于輪迴之外其威神行天下萬世愈久
而愈大其天台知者之力攝入三摩鉢提耶要皆謬悠
荒唐事不可考詰者以神人固不若以人神者之為真
也

善財童子之始見世尊也年僅十二及參諸方大知識五
十三員獨文殊為至觀世音僅補陀一見耳計其年已

有二十所謂童子以童真不壞也觀世音法門故當以
善財重矣

安恬上及后重之求雲水出家朝賜金牌行天下遇紲
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食其
半遂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姓趙而名何今以姓
行耳又有何仙姑開元中解化合在純陽前李公者稗
官俱不載乩語謂元中開元大曆人也于終南山學道
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
入不可知也此八仙之大較也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
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將天下無人而
不可仙乎逍遙而行遊人間不必屑屑求毛合也

東華帝君得統于太上而傳之鍾離正陽正陽傳之呂純
陽純陽傳之劉海蟾凡三真人而後為王重陽真人所
謂全真四祖也見以為無師之智而師授遠矣自重陽
而後為丹陽之馬長真之譚長生之劉長春之丘廣寧
之郝玉陽之王嬈丹陽而稱女真者又有清淨之孫蓋
足以配前八仙也前四真者亘千歲若旦暮遇後八仙
者出一時若比肩立旦暮遇不為少比肩立不為多蓋
出有時而成有緣者也知言哉

老子化胡諸經見斥道藏盖亡賴黃冠為之乖舛鄙陋不
經之甚所謂咲道論者真堪一抵掌捧腹而已

今人世供釋迦彌勒佛二像各不同人言釋迦以末刼救
世故難難故像多蘊慈彌勒以起刼度人故易易故像
多饒樂信然哉乃所稱前刼菩薩名行人壽億萬歲謬
悠之談未之敢縣信也

佛言無生然不離心而佛在仙言長生然不離身而丹在
儒言直生然不離性而道在皆不問隣取不假外求者
也

中古而後天地之氣候薄而藥物不中鍊生人之貪私熾

而功行不勤脩以秦皇漢武之力而黃金大藥卒不可
致況其他乎或云秦皇漢武非道門人也信夫

佛言輪回故不以年貴堅志嚮道即隔世猶夙昔也儒希
有聞故不以死重朝聞夕可即那刹猶終古也仙以長
年侈而功果不立皮囊采真不辜行尸亦安得譚諦希
有生乎

佛氏之言緣也教所由顯也道不緣不顯教不時不因漢
明帝唐文皇賢明之後亡論已以姚興之惛而諸譯興
阿歆之殺而舍利出則天之淫而華嚴著何哉則緣至

何得數數與之至于團雲隊鳳窠群燭園花陣則紅秪
粉黛之與居狹邪驕靡之習勝吾不欲觀之矣
澄水帛之辟炎毒也雜林夜明簾之奪月也興平酥之可
愈凋謝花也青華櫺之見異香花影也火浣布之布溫
煖也不灰木之燃炭也火齊木難之定風也瓊玫瑤瑛
之褫火也龍涎石之消暑也皆希世珍也以有用勝者
也君子將無寶乎寶之而得矣將有寶乎寶之而未必
得矣
魏夫人弟子善種花卉而名花姑宋單父能種花變易千

種而名花師手中有造化柄乎樹藝既久而花性隨以
習矣種蘭者與婦女同種則華茂種麻者夫子同種則
實饒草卉有和合情乎人意所向而物理因以移矣
斷紋琴而加之漆也方竹杖而削之圓也蟬翅榻而濃之
墨也汝官磁而飾之金也可以殺風景乎未也未若松
關竹徑之呵道也聽鳴泉而試之茗也拜奇石而酹之
酒也玩古書而焚之香也品陳墨而賭之采也可以助
風景乎未也不若蒲團竹榻之坐卧也恬愉在心則風
景無時不佳悶塡滿懷則風景隨地皆惡

硯則端溪筆則諸葛紙則澄心堂墨則廷珪此書家快事
也琴則松雪徽則蝸殼絃則鷟膠軫則瓊玫囊則蠻布
此琴中快事也國工相對競力借名茶酒須陳金玉賭
采直夫黙着侍伴嫫女隻勝此碁家快事也氣爽天和
層樓地表巒董和墨素心人品藁此畫家快事也唐虞
夏商游藝之事想亦有之今不復傳矣
浴沂風雩小車擊壤順境事也為魯哲老夫易也床琴入
井絃歌絶糧逆境事也為大舜仲尼難也易者不可忽
原憲之商歌當之難者不易勉顔氏之子其庶幾乎

壁書覆瓿裂史粘窗破琴煑鶴噴花織竹人以為至俗事
也而豪貴人有之矣金湯書畫珍重墨跡焚香藏墨滌
研養筆為至雅事也而流俗人有之矣雅無常雅俗無
常俗其是之謂乎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詎惟名言大是實境故鳴琴而更絃
圍棋而鈌子作草而研墨作冊青而和色余甚苦之為
其與易索也
名山洞壑好奇幽討之士冥心愚第所見者多不歷其所
聞何也其膝望之倦遇崖也已遊者多誇其所未至何

逸事編

新都程涓著
友弟惟審范樹閣

古之達人有寓境而無懷土有冥會而無心傳之叢伊尹之莘野太公之蟠溪周公之洛水孔子之杏壇皆眷戀丘壑夷猶川澤太古風流悠然可想後之輞川盤谷洛下愚溪皆是物也他如梁鵞之園綦季倫之金谷壯麗稚今古一轉眄等朝華以李文饒之達而癡心愿平泉以司馬君實之大而狹心命獨樂皆不講于達人之致也

日長如小年炎威逼縣寓凌風凝霜之室爐列清福可得而讓櫛髮也沐浴也按摩而脩手足也皆資人者也展簟而榻坐不宜寢曲枕而小睡不宜熟抽書而數易籤不宜苦自資者也焚香也啜茗也嗅花也嘗菓也懸冊青而弄泉石也皆資物者也皆所謂清福也乃若客至而肅衣冠為襪襛于酒至窮盃斝而入酕醄鄉不勝其倦役作苦矣

月之景四時皆佳也而獨以秋勝月之景終夜皆勝也而獨以曙勝人知秋之月而不知曙之月法士嚮晦宴息則睡魔沮之王人歌舞達旦則酒魔亂之耳行旅之士朝覲之臣與夫田工傭作之人亦常見曙月色界又以奔走道路出入殿陛乾乾力役安從得處游吟弄耶余每愛月色披衣起坐以待旦無論星河黯淡竹樹扶疏種種可愛悠然最會心處則混沌之前開闢之後一刹那間歷兩乾坤在矣登太山者往往誇日觀之奇余謂二曜不妨並美可也

聽雷者有懼心聽風者有戒心易而聽雨細之奏笙簧鉅之鼓鼓吹快矣然心易厭也易而聽雪籟籟而嚮草卉凜凜而擁衾襟善矣然神易索也吊詭而為聽月蟾兔之鳴桂嫦娥之語笑疇則聞之更詭而為聽雲白衣之搖曳蒼狗之鳴吠疇則有之無聲之聲不聽之聽有神至焉未易與癡俗者共也

雅會以試香名也湯社以質茶名也水記以品泉名也高陽市以迎酒名也爭春館以賞花名也羽戰以鬭黃雀蟋蟀名也皆貴介結習非涓逸流風昇平盛事尋盟定伯

神而格上下小之望口腹而得心力者功也四美具二
難并請樂而與連大康而中節者興也德才功興四者
備而後為福彼側弁駡坐圜邯鄲而旋觀濩則麴孽醨
糟之為厲階也鮮不及于禍矣

飲酒而至醉起居有節言語有常惟至人能之至其喧譁
舞蹈縱肆而不自檢人所謂酒狂也惻隱怵惕哀憐而
不自禁人所謂酒悲也皆非所謂酒德也得醉之趣而
忌醒者之儳嗹衆人之皆醉而多已之獨醒古人之酒
德其盛矣哉

何曾及其子劭和嶠高陽王元雍李衛公德裕常侍郎陟
元承祁戴孫節度承佑蔡太師京諸人侈于食者也何
太宰王武子虞悰諸人精于食者也廉頗樊噲勇于食
者也晏點蕭穎胄馬希聲王鷟張齊賢趙雄諸人弘于
食者也劉邕鮮于叔明權長孺病于食者也羅友陳仲
潛鄙于食者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其是之謂
乎

古今飲量以斗石著者山巨源劉伯倫張伯仁淵寵盈植
馬融傅玄劉京魏舒劉藻柳謇之流多者石餘少者不
下八斗鄭康成節元起可一斛于定國至數石不醉可
謂能酒矣孔百觚堯千鍾人謂寓言然魯論稱不為酒
困無量不及亂孔子亦高陽徒也堯可例推矣

飲酒不醉不若無飲飲酒沉醉不若無醉故夫三日一小
醉五日一大醉者飲之節也飲酒擇酒何貴於酒飲酒
擇人何貴於飲故古人飲勝已與不勝已者飲之公也
飲而忌卯陽氣不達飲而待酉陰氣不足故古人既卜
其晝又卜其夜者飲之恒也飲之時義大矣哉余性不
耐酒而于酒中得真趣焉括之為好飲者共

唐堯孔子聖于酒者也淳于髡辨于酒者也劉阮諸人豪
于酒者也畢卓劉公榮酷于酒者也陶淵明李太白超
于酒者也大禹之惡武公之戒顏能酒乎哉吾不知秦
漢之禁酒賜餔得稱美政焉否也

男女之交從古有之即文儒碩士不免王右軍杜少陵白
樂天蘇東坡諸人皆擅風流最勝事倘所謂踰大閑乎
哉哉　朝士大夫有禁而近時又稍稍破此風皆否泰
之徵候也文待詔徵明生平不貳色男女不同席可謂
至德待詔交友多放達之豪又生長吳中侈靡之鄉超

也其登眺之念已快也是故宗少文達人也卧遊一室
不為拘向禽高人也遊五嶽不返不為放
箕踞茂林之下杷弄穠花之間夷猶流水之上趺坐盤石
之傍披月散步對雨揮毫凌晚印霜衝塞邀雪樹花滴
露篝火戴星迎曦展圖乘風設榻皆人間之清福物外
之雅致野夫村叟偶涉此境而吾不知逸士清人務求
此趣而近有意此曾點童冠之志莊生濠梁之論一時
不覺喟然千載難為覓詰

貧遊不如富遊賤遊不如貴遊人之所知也富貴遊不如
閑遊人之所不知也遊至閑而始稱壯遊至壯而始稱
真太上之世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叔季之末杜門蟄居
齷齪牖下天下之為閑遊者寡矣天下之為抹真遊者
又寡矣

舟行者篙陀之萑皆長年同舟之濟有良佀蓬窓之下有
書冊帆幅之上有風乃夜行而月色相隨晝行而山色
不斷市酒而酒隨佳市鮮而鮮隨得解舟而行無牽纜
叱咤維舟而宿有歌笑唱味聲夷猶風日眺玩景物視
陸行之風塵碌碌大有過之

旅之善有三于處則佳資斧則裕童僕則貞信聖人蓋以
自試得焉由斯而廣之郵舍之遇主也買車馬之遇良
也停午之遇陰也通津渡之毋懸遲也闊別之遇故舊
也虞風雨而終免也道傍之掬泉而獲漿也遇一丘一
壑名勝而登涉也計程而過數也解裝之得溫醉也皆
逆旅中快意事焉

寒洹之夜同心之朋友昆季施屏而行歌圍爐而坐語至
斗轉參橫而精神愈爽亦一快事也閨閫之內侍妻孥
辟纑課兒孫句讀問夜何其夜未央秉菓核相分呼酒

相勞亦于寒夜為宜真所謂天倫樂事民可使由而不
可使知者也

卧雲聽雨弄月吟風皆高世者事視車塵馬足千萬哉曾
點之所志非聖人之所聞也安得而不喟然嘆哉

飲酒之難也有飲德有飲才有飲功有飲興有飲福合而
後成飲雍容揖遜默坐終席無失容無諠語起其油然
愛而肅然敬者德也左監右史前浮後白脩爵則無笑
改席則無畔使人懽而不使厭使人敬而不使慢者才
也盃斝相親千秋締契露醉片語萬恨俱消大之和人

出流俗尤為希澗
米倪之清事流映今古以為美談非直清其風也清其人
也今之富翁紈綺子泉動輒效之倘亦所謂奮乎百世
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乎
擲瓔而色有抑揚藏闇而數有遠近猜枚而筭有多寡挍
壼而氣有勝負力於酒者也非深於酒者也麋鹿不驚
泰山無形落落浩浩陶其性靈與人為侶而天定出寧
斯可為酒德之頌天民之程
昔人品花有五品余以五美括其義有著花而無葉者有
既葉而後花者有有香而無色者有有色而無香者有
香色兼而無實者五者併其帷蓮為然斯其為君子者
乎由斯而論牡丹之稱王僭也水仙之為仙倖也橙橘
之封侯虛也乃若異態弄色春媚秋光破臘衝寒透漏
春色菊之為隱逸梅之為元魁庶幾哉可以列于君子
之徒矣
昔人獎護梅花疏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章總五十八條
傳布流誦梅差吐氣余謂不獨為梅設也凡花皆當以
此揭之

雪中之月晻映淒絕水中之風隨流駘蕩雨中之日飄沫
返照雲中之霧悠揚混沌皆偶合而倏遘歲功所不常
景界所難合而人生所罕知者也乃若春和秋霽清夏
煥冬則歲歲有之亦人人知之清曠高逸之流當舍魚
而取熊掌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友皆有詞張敏以十二花為十
二客客各有詩今古以為美談然不無狹小之病吾為
質則凡花皆可友也吾為主則凡花皆可客也皆友皆
客皆可以詩詞相贈柰何沾沾專擇取其間哉傾家新
醸對自在花始則迎蕊中則抱艷末則晋殘庶乎全交
而終所善所謂我之大賢于人何所不容也
造物之精華收于花歲事之信候傳于花生人之意趣戀
于花花事未易言也有種花而弗愛者弗種也有愛花
而弗惜者弗愛也愛有貪情惜兼痛意韓子所謂都將
命乞花禪家之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有生老病死十
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是也是故古之逸人勝士鍾愛于
花則括幽有使司花有女務春有檻選勝有亭買之千
金贈之九錫其愛也至焉痛惜于花則懸以金鈴賞以

燒燭藉以帷薄護以包菜三徑不除重關不啓其惜也
深焉喜花之咏落花之嘆前後述作不知凡幾每一翻
誦皆吾心故牧所歆拈出者花神解語乎當躍嘆嗜
以為知言

灑酒散花霸王丰韻簪花角飲昇平歡呼萬花讌會億兆
擁襯剪花多至萬餘少亦千數或置瓶盎或揷畫屏兢
供賞玩園繞坐席好事者以為豪舉惜鮮者以為忍心
要以王公巖廊之上氣象迥别不似林壑隱逸之士惕
惕然薪木毀傷[illegible]也

昔人以名花比美人故憐芳菲而惜香艶宜人人具良心
焉美其花而人者也故擷花葉而美人衣裂矣掐花痕
而美人膚撓矣拗花枝而美人股折矣酒噴花而美人
面唾矣香觸花而美人目薰矣解衣帶花而裸裎遝美
人矣天下不少有心人而使紅愁紫慘花之不美人若
也凡我同盟良當申戒

花事之盛衰也視人意為隆替焉方其始種也有栽培有
灌溉有遮蔽時訊而日視朝握而暮撫待其既放也為
之妨風雨屏蟲蟻掛物綴招邀賞朋酧當朝夕則花亦
逞姿弄態璀璨異常及是未有不索然者矣習見家道
之興廢率于花事占之往往奇中焉孰謂草木之無知
蓁蓁乎物哉

世之為園者雕縷藻繪局為已有鑰甚嚴而嬉遊者艱
之是醞雞而井鮒也惜花則締怨于樵蘇愛樹則肆詈
于析枝屐齒輕試於蒼苔綰不敢放咳唾薪施于羮蔭
咽不敢聲是花奴而檻僕也以人力犯天工則鑿混沌
而索化境以天巧就人拙則險夷坦為巉巖是優伶土
木而夷膚巖壑也噫世之善居園者亦鮮矣

昇平日久玩好日盛士大夫素封之家屏金玉而尚瓷器
皆治徵也其在前代柴汝官哥定列五品焉而柴絶矣
國朝官窯專設於饒陽景德鎮由永樂宣德成化正德
嘉靖來遞為高下而宣德尚矣
肅皇黜小器而用大既靡費多
穆考黜圓器而用方尤苦難就至今習以為常而時有班
式添造窯器之為治徵也不知所息肩矣
貧士之好古器雅尚也富翁之好古器靡尚也貴人之好
古器玩尚也賤士之好古器癖尚也數者通人所不能

免而禮法家所不禁也要以薦馨聞在香不在鼎把茾苦在酒醬不在卮爵安寢在四體不在几榻適意山水在卧遊黙會不在墨跡冊青郃佩締好以相諶取破産毁家以求必得亦可謂物情之深錮而人心之大迷也

古器之重三代通用之而周為甚按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常時東序西序之陳列西房東房之錯置與庶邦列侯之分錫居可知矣其後交好或以求取兵爭或以行賂尤極重之今巨室世家之購求士夫貴介之賞玩匪以闢靡成癖抑亦三代禮意存也

書畫之事稱好事家以力勝也稱賞鑒家以識勝也然二者亦相為用焉大之則帝王將相小之則隸民道釋其人無不有之大都寓意而不留意成趣而不成癖乃為貴耳癖心收藏盲目閲玩吾甚為二家不取也

珠玉寶器書畫名蹟皆天地精華入官朋妙物曲神靈非必長富而大有者始阨于桓玄繼阨于元帝及唐文皇殉蘭亭外安樂公主之散岐王之災凡三四阨焉五阨于天寶安史之亂六阨于南唐金陵之陷七阨于靖康之禍金石鼎彝籤幅卷冊焦類靡遺矣凡物有聚則有散聚不極則散不重而間之恒理耳吾于阨乎何尤

敦咼之類古取大而今取小以其玩也鏡盂之類古取文顔而今取素澤以其用也飲器之用窯器興而銅器廢以其能易味也書畫之興綿紙具而絹素廢以其易脫神也乃王之貴漢製書之貴宋梓墨刻之貴宋榻則今之猶古也日本之琱幾中吳之文繡新都之和墨則今之早古也

食麥而知桃李杏三汁漬也難也食雞而知其栖之半露食鵝而知其毛之黑白尤難也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難之難者也淄澠之味無庸易牙矣人莫飲食鮮能知味誼不信夫

識書者任眼中之筆尤當考千古之墨任書者袪腕中之鬼尤當傳千古之神聚訟而爭勝盲投而僞售吾不知其識也酷臨而專蓄泥迹而局意吾不知其任也從來翰墨之眼鮮不坐此二病矣彼貴介貪婪之極物色之為津潤暫儀富室豪靡之習鈞致之為銅臭撫飾于鍾

王歐褚奄奄栻魄皆能入金門排紫闥為石王烏卓家
鎮庫藏用矣高人清士求一賞識而不可得不亦法書
墨寶阨哉
書法之有時代也以神力勝也畫之無時代也以工力勝
也然二家亦互相勝焉書不工不神畫不神不工各自
成佛作祖不獨畫為然也書亦有之
先民有言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乎然
而以拙勝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乎
然而以巧勝近代之畫綮爛而求備令人之畫錯亂而
工一號 二十一卷 十五 三百五十六
無旨眾工之迹是乎然而以工勝審如是升降汚隆之
間分時代矣不盡然也以意差等之丹青之技與法書
之可翻刻不同以金石不盡傳以耳目不盡得也
善述畫品諸家紛紛不一逸之與神能之與妙皆可以影
響進者也董𢘅之筆疇則歸之
人物先形模而氣韻超馬山水主氣韻而形模寫馬此畫
法也山水之畫或水不容汎或人大于山尊在顯其所
長而不守于俗變此畫枝也閻霓裳按樂圖而知第三
疊第一拍閱奏樂琵琶撥下絃非誤猶墨精如線然杜

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觀孔雀而摘其右脚先上
此畫理也雪裏芭蕉醉中墨汁自然天成倏若造化此
畫趣也定州璧水波濤忽擁胸臆一揮而成畫龍晉變
睛不點點則破壁而去此畫神也守法者狗特技者小
執理者泥得趣者逸通神者化
酒之品以百數而茶之品亦儷焉味以地勝製以代異蘭
比今古之好尚自不同安得遍嘗而盡識之揚榷優劣
立二家盟府憲也
成式之食品常巨源之食單謝諷之食經隋氏之食紀皆
華十號 二十一卷 十六 三百五十六
日用之不可缺者稗官乎哉以饞口讀之以染指點之
以捫腹味之果然思過半矣
課清課若干條如其反之則俗因矣因俗因凡若干條能
超之則清課矣歲有凶富家有敗囊地有習尚人有清
濁四者以類至焉課之因之不能以一槩取必也
書畫之清福有限書畫之流禍無窮何也積歲月購之積
歲月藏之展玩摩娑月不能日而歲不能月也所謂有
限之福也購之終生遺之子孫枇鑿攘害終生不能必
而子孫不能守也所謂無窮之禍也考之往代驗之輓

近無不然者前人而愚後人固為可嗔後人而復哀後
人亦無止息性命可輕至寶是寶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然歟否歟

善茶者不必酒然未有不善酒者也善酒者不必茶然未
有不善茶者也鄙之則為狂藥為酪奴尊之則為天漿
為甘露是故劉伶李白盧仝陸羽諸人時以為敵國時
以為姻家品飲氏曰謂酒醉者非深于酒者也酕醄世
界尽真自如不失為清氣謂茶醒者非深于茶者也風
生兩腋破悶通靈不失為沉湎

玩物喪志自古記之乃所稱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有味哉
乎其言之今世士大夫好古之癖在在有之而無能得
古昔洪崖先生之贈貽先生好古而一時名士若李太
一贈孔子木履郭翰卿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
硯與楊雄鐵硯田游贈尹喜范王戎如意扶楊齊皆贈
稽康鍛鉗劉守章贈四皓麂角枕司馬子徵贈淮南藥
杵臼魏蕭贈陶潛琴隱居吳蔡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
守珪贈尺八寸海蝦鏌邪秦休縫贈河上公詮道德經
葉本鳳子恭贈古帝王圖元亭贈謝靈運蘇僧脩然贈
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篦諸物莫
贋不可知然諸君子非無因致者夫靈真之嗜好若此
今之巨室大家貴介子弟何怪其兢兢于積聚而兢兢
于名蹟也雖以癖加亦有仙分矣

今世貴藏書二酉宛委之遺不可考矣漆書竹簡之編不
可再矣語其盛則劉向之七略任昉之類聚至隋嘉則
唐開元積至三十萬卷雖多一時之所著而　崇文之
目渺乎未之及也語其衰則一燼于秦再潰于莽三燬
于卓催四毀于湘東五佚于巢六竄于宣和然而隨散

亦復隨聚也古今精神之所寓固常流貫宇宙間矣

知己佳朋隔越千歲嘉辰閒暇惠然臨門異土蒸脅偶爾
贈寄謀酒于婦而甕有新釀呼茶于僮而藏有風水心
期會面而訂論心人生最得意事也顯貴過從騶從闐
擾既苦苛禮倅責華筵妻孥忙冗不支僕介奔走不暇
諛談繁節勞病夏畦人生最拂意事也得意中而人忘
之拂意中而人共之二者何擇焉

新都海陽程涓著
友弟惟蕃范楙閱

諡鈴編

堯行而舜趨規旋而矩折循循然體不勝衣而磬折為恭
吶吶然言不出口而唯諾唯謹禮法之士然乎哉傲倪
而旁若無人倡狂而中有高勢作清白之眼聊而閒啖
雌黃之口畢千古放達之士然乎哉異日者禮法士過
禪誦僧令閱其無人屠狗流醱抵鉢拋經不覺為之失

笑放達士闌入萬衆戲場見優人作劇搖頭瞬目跳踉
笑罵備極醜態氣喪色沮矣解者曰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二氏未之有聞也

歲凶地惡家貧市儉客苛主慳六者備而交鬱矣良辰美
景家裕市饒客莫主賢六者備而交暢矣六者而去取
有多寡則會合之鬱暢亦遞相隆殺焉茹淡生非之御
哉乎人言以飲食為道世味交也入得而賤之矣君子
之交淡如水彌久而彌真何鬱也何凶何惡何貧何儉
何苛何慳也小人之交甘如蜜暫得而暫失何暢也何
良何美何裕何饒何豪何賢也於乎道在飲食鮮能知
味誠哉乎鄙人言之也鄙鄙人之鄙不失為鄙矣

家有弟兄若三伯力田仲經商季富尸應賓客家道且隆
怡怡然樂也父之伯氏之妻不甘于仲嫉其夫仲氏商
私貨財多矣而終歲勤動未諳何為若盍易農而商可
乎伯氏然之更仲商水而遇風浪幾覆舟陸而遇險陷
幾殞幅乃襍其貲斧歸遇暴客幾不免及門大詬其妻
非天幸毋相見也其妻復嗾之行商誠瀕險即代季氏
支門戶應賓客日夕醉飽事耳不愈于勞胼胝親蠶穰

事乎伯氏復大然之更季農僅三日復大詬其妻吾晨
興執賦稅候邑門門者乎見主若乎帝長跽堂階掲腹
汗背非人所為既歸而賓客雜沓來攝衣冠若三木飾
几席若桎梏揖讓磬折痛楚不勝語薄於喉噤不能出
若需之再日吾立槁僵卧耳若大悞我吾世世勿離農
畝也君子曰世之習恒業而思更著伯氏為殷鑒焉

興人之有誦也韋甫之有歌也聖賢之得民也難矣後世
莅官未幾而誦聲滿道如鄴邑之歌史起池陽之歌鄭
國蜀人之歌廉范臨治之歌朱季交趾之歌賈父海沂

之歌王別駕寧州之歌狄使君其得民又何易易也說者曰人心之望澤甚殷故郡邑之施德易顯是燐火可以明寄室杯漆可以潤極燥也乃今則又不然郡邑之升遷行也競畱其衣冠以志去思守令曰我何德父老曰習久矣例不可廢也道傍之碑矗矗黌謍之祀奕奕守令曰吾何德士大夫曰習久矣禮不可失也此之為論詎可資嗢噱乎哉其關于世道習俗不小矣

西南之服啖海錯若蚶蠏之類極力而噏其堅殼曰味則味矣須銅牙而鐵頰也塞北之地得朧荔枝而珙之已疑其外殼可染而紅黃安從而漆其核亮潔若此相與侘且異之君子曰無異也耳目所創見則異之日用所不習則異之世之異其所常而常其所異若此類者不知凡幾矣

嗜書之癖古今人諂之通書之癡古今談尚之矣要以借于人者不必其見諂癡也借人者不必其見歸癡也借于人而復索焉者為德不終癡也借人而終歸焉者為謀不臧亦癡也四癡具而積聚家不啻秦灰寒士耳目塗矣要以借于人者以善公人美也借人者取人以善美也借于人而終索焉者不失為愛理美也借人而終歸者不失為厚道亦美也四美具而積聚家不啻義市寒士心思通矣癡乎美乎吾何擇于斯二者然而說癡者長也

山野之叟偶入城邑值令出騶從威儀前〻道上咋舌汗背而駭之也已候訟凡月餘直前引其裾而爭矣市井之夫入深山廬舍碧樹清泉環繞左右麥羨巖飲飫若肥卉自以為仙都界可終身凡月餘不堪其闃寂趣歸耳語有之重無常重所罕見輕無常輕所習見其是之謂乎

米芾趙子昂倪元鎮諸人以潔癖者也嵇叔夜嗆子春柳宗元諸人以垢汚者也千載記傳風流未衆假令群二黨于一堂之上共飲食通衣服上下床榻作仇家敵國狀罵詈以為柄麈笑謔以為茅盾亦今古人生之快事何緣得之

顧覬之絕者三而虞世南絕者五至今文藝風流家習稱之遂作學林故事有泳倒生一稽首而稱不若吾夫子之絕者四也聞者皆為絕倒語云談何容易信夫

某子甲善睡過訪友人乙恐見欵睡也睡肩輿中徃及門從者醒之傳刺入及乙方睡戒勿驚及席坐以待甲復隱几而卧乙家人促乙出肅客坐以遲客醒亦卧頃之甲醒曰夫夫卧猶我也戒勿驚甲又復卧已而乙醒亦如之日晏矣甲家人以肩輿卧甲歸乙〻人亦扶乙歸卧內翌日甲乙起各述昨日相見酬酢語更僕甚具兩家人目笑之評者曰甲乙之善睡神足也睡而醒醒而睡神凝也兩人見未面面而未申一語翌日臚數之神交也知睡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夜郎王倨見陸生而謂漢孰與我大公孫述延接馬援而盛設威儀卒容來投見高祖而重生悔心君子曰三子者皆擁土地治甲兵椎豪人也而坐井觀天君子蛙之噱謂泰山為易登滄海為易觀埶人之不為夜郎王輩者亦寡矣

有學僮從儒生館歸者儒生日沾沾其文學學僮日久祝曰吾主人翁公車其首舉也頃之就里選于邑如儒生者踰百人學僮色動曰吾主人僅可公車次也頃之就里選於郡如儒生者幾千人學僮色沮曰吾主人僅可公車舉也又頃之就里選於京師如儒生者幾萬人學僮蹙頞曰吾主人未可必公車舉也噫世之見已而不見人見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見寡而不見衆者比比然也又何怪乎學僮哉

白鷺欵締耦於黃鳥鵲為媒焉鵲謂鷺曰〻鳥之惸子者股高峙而咮長耳鷺曰是不難以股與咮皆縮入泥滓中可矣已鵲引黃鳥來見之黃鳥頻蹙曰夫夫也自項及踵大半入土壤不久人間世矣吾何夫焉遂颺去白鷺乃伸咮動股詬鵲謀之不工也吁世之匿情挾詐偽而強合者皆鷺類也夫

有夫好飲而其妻靳不與者湏客至乃酒焉夫晨與候門有貴介公子過肅之入趣呼酒妻窺之翩翩儒衣冠者也為供具始即席夫爵者三曰為客嘗淳漓者也客既飲爵者又三曰代客酬也已置令浮大白令自主人出令行客無與多主人飲已釂三曰代客謝也公子罷酒去其妻復靳之君酒客何自酒乎夫曰吾寶嗜酒借客名耳吾取吾實而已何客哉嗟乎名實之淆也久矣取實而不取名者好飲之夫是已然必名之借而後實之

取君子果貴名哉

有一儒生過塞北田㽵之家長揖而乞其牛從人笑之田㽵之主者曰此儒生也以禮求副之羊焉乞人喘于陂危嶺見啖爪者乞爪之皮啖爪者怒蹴其皮不與食乞人嗔焉撻之流血委嶺上而去夫均乞也乞牛而併得羊儒生幸乎哉乞爪之皮不得而以尺寸之膚殉何乞人之窮也是可謂遇不遇也已

鄉有老翁拮据治生衣無再制朝餐焉飽夕餐焉飽累貲至鉅萬猶日夕黙婁憂也其子糞土財貨日從二三少

年鮮衣怒馬縱酒而之狹邪老翁痛憤罵詈之曰畜產其子從容復之而翁產我何畜也而翁實不德而產我畜何與焉老翁不得訟之官其子不懼也之官以擅殺子孫訴官審得其實僅笞之呵之出君子曰父子猶師徒也逢家不足罪也是亦羿有罪焉老翁之謂乎

鄉長者富累世不輕名一錢屬其子商于外從事人歸問郎君無恙幸甚已叩之從事曰郎君從狹少遊事閨幃一擲十千去矣又押一娼浹旬千百去矣長者方對爐餟饘粥兒輩敗若此吾若俱敗可也乜箸其齏鹽餟且盡已而悔之何以給夕餐乘因勅其群下凡三日不爨火君子曰善哉長者之無敗德也其儉德足師乃其愚德亦足憫也已

屢空生夜坐覩宅之畔腐草有光以為金銀氣也衣纓而籌之闢西隣宅若干置東陌田若干買歌兒舞女若干日夕拍浮樂吾天年足矣明旦跡之知為螢火積也頓足大叫吾田廬歌舞之盛安在憂憤成疾者經年遇禪伯解之始愈君子曰屢空生之不空也凡非分所有者儻然而得之尤非實際矧其未來而逆計之何哉不能

空諸所有而欲實諸所無不遇禪解為屢空生危矣

小賈而利三倍者揚揚過都會募車夫舟子叱咤之矛儈目攝之若莫敢誰何者久之陽翟大賈乘陸而車馬百數水而舟艦十數小賈疾趨而避之噤弗出氣以貲郎者乘高車張蓋干旄前呵入閭里一呼百諾意氣甚都適遇臺省來下車而恐適傍始得仰視兩人者腐儒氏從傍得之撫掌而笑小巫見大巫便欲神氣俱盡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也

邑功曹與鄉耆老耆推解衣食有年矣念無以致私欵為

有盜赴訊趣令攀連耆老名捕之入獄功曹日夜饋耆老精美飲食爲晝笑久之始得脫耆者德功曹甚功曹曰非余從盜誣公安能報公德也耆老慟而哭審如是吾敢望報乎功曹始愧而悔之月旦生曰人有德而報之厚也人有怨而直報之亦厚也豈惟報怨以直哉即報德亦然德靡因而直以成其報若功曹老是已以德報德亦何以報為

有清友而嗜茶者糜糟丘絕狂藥曰惟茶是供客至往往愁水阨焉高陽徒過而嗔之陸羽小生不堪作酪奴也兩人爭而罵詈質之三老三老曰中冷顧渚固自佳然藿食者苦之羊羔美酒黨家氣味亦自不惡也傍有童子鬨之躍然而起吾自兼之醒則酒而醉則茶魚與熊掌故須並嗜矣清客與高陽生唯唯亡以應

有瞽生與聾者觀劇終夜相與評瞽者曰其也足客善其也手客善語之曰吾以歌聲得也聾者曰其也緩歌善其也促歌善詰之曰吾以舞蹈得也聽者良然之夫耳目之官一職耳而有官耳目者不聽之聽有專聽不視之視有專視也其心之謂歟人柰何不善養心也

鳳凰之出高岡也百鳥皆朝蝙蝠不與問之吾以兩距走也何禽之屬麒麟之出遠郊也百獸皆朝蝙蝠又不與問之吾以兩翼飛也何獸之屬異日鳳凰麒麟會訊焉吾不禽不獸人也人而仙也張果之所托化者也鳳麟共質之于王清老子老子謂若而人也人而仙也然去禽獸不遠也命之驢倒騎而出以示戒世有詭幻譸張之士皆蝙蝠類也欲睢于而爲免難矣

有里父怒其子而笞者其子欣欣然蹺而山立請杖之大小里父益怒而詰之大小云何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是以請也里父曰吾左手執大杖右手執小杖若如之何其子始泫然悲泣里人惡里父暴而嗤其子癡也語有之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斯之謂與

錢塘之湖自有宋以來號放生池今之網罟無禁焉近世士大夫脩淨業結社而事放生時以春秋晴美之日各携大小魚以者數十多則數百放焉然爲于盎盆之內困于釣網之苦漁人舟子隨放隨取得焉者寡矣又有放蛇生者丐人宴夫捕生蛇而市之放遲晉日久蛇不勝憊往往就斃至放之澤畔蛇不即遠逝往往噬及路

人人為蛇傷蛇亦隨遭人斃乳得生焉者亦寡矣君子曰
太上以好生為德今之君子以好生為戲戲故害患隨
之功德絲毫未有也

有寠夫賤士夭而終者至冥司當轉世為人寠夫賤士不
欲行也吾苦生久矣柰何復趣之苦也詰要冥司約如
約則從否則終鬼録焉可也冥司詰約云何寠夫賤士
曰踰行也投胎於公卿家為貴介公子二十年良田廣
宅艷妻美妾供具良厚已出而就試擬魏科膺膴仕從
客節廟毫無危疑齟齬事四十年始致仕歸歸而子復

登科為中朝官報最為封君者二十年諸孫濟濟起復
有繼聲之望年至百歲終乃畢吾頤為人生愉快耳冥
司起而立揖寠夫賤士世間有此極樂界乎吾請從此
逝以冥司位讓公等耳君子曰生人之途愉怫錯至奚
覩夫百全哉以若所言必不得之數也冥司位何肅謙
乎素位行而不願行當為寠夫賤士講矣

有仕臺幕而携其子俱者子方總角日就外傅起居無恙
會臺幕有喪出舁柩人入舍舍中人紛挐中遂有物竊
其子以去夕藏于穴日則携以乞如此者歲餘矣其家
蒼頭數輩之市中逢群丐內有童子振手呼救蒼頭諦
視之主人子也顧念主人子方習舉家塾胡然而在此
以為貌偶類耳歸語主主方課子誦讀自如居數日蒼
頭複出復遇諸丐者童子在焉又亟呼若何棄我異類
中不奪吾人無血衂哉蒼頭奮臂前諸丐散去負之歸
果主人子也相抱哭覓前誦讀者杳無迹矣其事甚怪
作者特志之君子曰孔子不語怪怪如此類亦何可不
語也嘗聞梁北黎丘部有奇鬼善效人子姓昆弟之狀
邑丈人為所惑致殺其真子此類是已夫惑于似子者

不知有真子惑于似君子者當不知有真君子矣世之
察魑魅于白日者難哉夫怪非常也怪且不可窮詰則
其付之不語也固宜

猛家緬甸之地其人夷也睛黃面黧頗類鬼有小妖術能
易人心腎及手足觸其意輙易之得其意輙又還之至
有德行士聰明正直之人亦能反中行術者及八閩兩
廣黔滇之間畜蠱之家使物害人亦往往如是此邇何
道哉君子曰怪哉置而不語可也乃行術畜蠱者必不
能善終罹刑罟遭兵死殞宮而墟地者接踵怪何可行

也怪則怪矣而其常者終不可變也

塞北之地多野狐每拜月化為姣婦自媒為人妻妾舉男若女或終老死或仍化狐去事的有之非詭聞而漫記者君子曰怪哉非怪也與顛脩煉久而成人人顛暴棄久而去禽獸不遠矣儒人之希賢希聖二氏之成仙成佛皆是物也人以為怪吾以怪為常噫可怪也已

郡城河西為孔道與夫集焉曉起候客聚談若無輕吾儕吾儕為先世收債者也當吾儕曾大父時每出行不能獨往也必四人舁之行張蓋前呵騶從後擁飲食若流

勞金如土曾大父歸不問也及大父稍節縮之出行僅以二人舁前後無多隨從者飲食勞金尚如故及吾父則強有力矣出行則執蓋束裝納屨竟獨往從人毋肅也然亦僅僅自食其食不能得人勞金至吾儕始能舁人行百里一日千里十日無難也任重道遠食人食金人金夫非先世收償而何君子曰與人之言諱矣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若也世卿之家降為皂隸實之有自怨自艾思焉反之則白屋而致素封匹夫而躋九列皆是道也世締固然矧有出世道乎學者可以慎所趨矣與人之言聖人擇焉豈靡語哉

有攜子賈于蜀者捆載方舟歸抵荆門遇少婦求附載歸寧長年納之夜聽其父子相告戒語語皆仁義事也因自首告吾夫窺客金實多矣屬妾附載為盜計耳吾從盜終終以獄死竊審長者德人故以情輸願執箕箒託更生可乎賈熟審朝夕納為妾以其子終君子曰少婦之不婦也夫非其夫也少婦之得為婦也夫得其夫也其決擇審矣或謂以彼其婦不以死諍賊夫乎是必有諍之而不從者不則天厭賊行而去婦以縲之耳然未

可以婦德與也不婦之婦貞士羞妻之即以情輸優以金帛而令他適可也熟思日夕而身耦之賈人終亦忸市道哉

有兄弟三人行商而旅宿者一僕肩行李以從至夜市魚飲長兄曰吾年長魚腹吾物也次仲得頭與尾焉季啜其瀋其僕嚥頷不自得曉起委行李而逃論者曰飲食細事也人不得則非其上矧爵祿乎哉一桃而殺三士一盃羹而得士三人良非偶也

卿有倚頓翁死而入冥司腹枵而衣懸鶉為鬼卒逼迫不

勝苦遇其故交黔婁先生借貲焉得少寬先生詰翁畱
矣何至此極翁泣而言生貫杇鏹積死不能將一錢也
翁詰先生素貧乏何得餘貲乎先生咲吾生而持介故
死為冥司所憐取得資用耳兩人者相視憫然而笑君
子曰生死之道循循環然黔亥徛而徛亥黔亦大異矣
鷄鳴孳孳而起孰為舜蹠分哉

梅聘海棠海棠幸矣西蜀海棠之有香者非幸也正匹也
橙子臣櫻桃櫻桃服矣太山櫻桃之如棗者未服也敵
禮也茶之嫁筍宜矣毋亦婦拙而夫脆乎牡丹酴醾楊

梅枇杷之為執友也宜矣毋亦冕衣而下常衣廊廟而
就巖穴乎君子曰四者之謀皆以異時論也何哉花木
無知者也以人之知為知焦情者也以人之情為情其
斯之謂矣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食之詰之以竹對歸而煮其簀不熟
曰吳人欺我也越人適秦秦贈文絨詰之以毳對歸而
織其禽獸不成曰秦人欺我也君子曰地異產人異習
其自異見聞焉可一槩取必哉吳漢秦越之以不相習
而相欺亡怪然矣

陳氏于湖溺于水葬巳奚魚腹矣魂入冥司主者判之歸
陽壽尚未窮也魂覓魄不得沿河而得漁舟人乍死者
附焉即甦曰此非我居也辭之去漁舟妻泣留之竟去
其家竟入卧內妻大駭不納也族黨人皆來會訊于湖
歷陳其家始末幽隱事甚悉妻終不納也于湖且述其
冥司還魂故妻終拒之魂夫也魄不夫也人而妖者也
吾何夫焉于湖不得已返而覓漁舟遠逝矣遂為雲水
逸道行遊四方以終君子曰此所謂神仙者也夫有形
皆敝四肢百骸未有能久存者也惟神不散則亦能不

朽偶託于人以現于世若于湖之類者是已今世人祭
祀蓼蕭之間子孫之與祖宗感通者多矣祖宗而聰明
正直者其凝神亦久而不散長在冲漠間盻饗思格如
或見之惟冥頑碌碌無知之類旋死亦旋散與草木腐
朽者無異矣噫死生幽明之故固未易通也

有狂生嘐嘐然古之人古之人聖吾豈敢賢者之操守不
多讓也或詰之曰聖如伊尹可以正矣樂堯舜之道則
一介為嶷嶷一介不取吾未之能一介不與則吾自信
一介之操吾有之矣尹既聖吾不可為賢乎論者曰狂

生之言謔人觧也以此而較賢聖則癡人迷也繁纓之
惜敝袴之藏皆聖人伯主事孰謂一介不與為易易哉
嘉靖之季江右講學之風駸盛有顏山農者遨遊其地乎
懸一牌額曰出賣聖人好事者延之家令其子師事焉
其子果成名儒江右相傳以為美談信吾子曰賣聖人
者何人也從其買聖人者又何人也卒之賣而果得其
賣而果得其買事亦大奇哉買賣而至于聖人天下
買一大又孰過于是可以為美談亦可以為笑柄矣
有人閲自矜能射操弓發十矢而不一中諸武弁嗤

而誇之爺之射雖不遠不中矣中丞釋弓而笑吾之較
射與若之説昔適相當也一時相傳以為嘔笑許者曰
夫人淺習而薄積不可以嘗試為也若此類是已嘗憶
東坡有詩云未信書生能破的亦知鋭將解論文足為
此解嘲乎

漁于瀚海者得魚焉置頭于燕而拖尾于麓鼓翅掀鱗萬
波皆沸漁人自矜其大遇鄉林樵者而語之樵者曰吾
斧木焉圍萬尋末直霄漢枝葉蔭盡八寅孰謂若魚
大也相與質之子虛子虛曰爾魚爾樵何渺小也不見

吾之亡是公乎挾泰山時時在兩袖間日超北海無數
朝若亦不足支杖若魚不足充朝餐也漁者樵者皆渙
然自失論者曰世之為大言者詹詹若此矣大而復有
大也人何大焉夫惟不大而後成大也夫是之謂真人
亡是公亡論矣

韓虢諸姨居金屋列綺席捉月玉盆拈花露臺嘻歎咲語
聲落闌干外采薪之女饒屬數習强自塗澤即被桂衣
纖羅低面羞澁卻步不前自歎唾去矣賢賢生曰世之
習為大者不自知其大也小者見之而知其大耳遊聖

門而難為言觀水者信當涉滄海哉

鄉有老翁好謊説者人皆知其謊老翁亦不自諱謊也一
日踉蹌行市中少年前執其袂曰老翁好説謊為我一
謊乃放翁行老翁曰某陂塘魚大出今從僮僕輩網之
亡暇謊也僕得魚歸沽酒從爾輩從容謊耳少年信之
隨執筐笥網罟往陂塘上捕魚寂然無一人至歸而詬
老翁何謊也老翁笑曰吾謊爾乎哉爾令吾謊故謊言
之吾不謊爾也君子曰老翁之言實言也非謊也人謊
而後為謊也今講學者有良知為説謊之論嗚呼良知

謊哉

有奕秋者與童子奕童子勝童子與盲夫奕盲夫勝盲夫與不知奕者奕不知奕者勝一市之人駭然問之東廓先生先生曰此易辨也奕秋以筭勝童子以不筭勝故童子勝也童子以見勝盲夫以不見勝故盲夫勝也盲夫以知勝不知奕者以不知勝故不知奕者勝也天下事皆然獨一奕也乎哉

少室山中有道人畜二馴犬應門客至搖尾迎之不輕吠也又養一猴孫應客能舉橐進茗不輕跳也一日高陽

生乘酒過始即席茗戲以一棗投之猴捎橐於地而趣就棗繼即席飯戲以一骨投之二犬咆哮而爭矣君子曰世人之兢兢自矜飾者豈必哉必有利而利之矜飾之念倏然奪矣是即犬與猴孫之類也

吾郡星源自徽國以來素擅文獻稱而濟溪游氏二三君子踵起講學尤為仁讓地有兄弟二人某子甲友愛甚篤有義舉議不合者父之一日持議甚切二人相視而嘻其甚矣今當以歐決已怒而起請去其外服已請去其冠又請去其幘弟請其兄曰請試尊拳兄讓其弟曰請批頰相持者又久之卒泣涕罷以和好終君子曰兄弟爭分耳尺帛斗粟不相容其大概也爲有持義爲爭端禮讓為揍鬬爭哉夫動干戈者不揖讓習禪授者不爭誅異哉游氏之兄弟所謂堯舜湯武合而為一人者乎此世𥚃之所為難也此余之所特表也

凶歲春巨室積囷者遠近窶人日趣焉曰人求一升迄麥秋罷亭許有老儒閉户不能自存巨室餉堅卻焉始納米石不更受也及冬巨室被註悞避地出邑隸追逮急得窶人操舟者徉不識巨室人索重值乃濟隸追及之

偶老儒延之入出酒食問故為介貴人犢以免巨室人袖金私焉堅卻之吾父謀米價不得何以金為君子曰專心望恩者恩至若忘焉小人態也不輕受恩者恩至若佚焉君子守也遇小人者有恩而實無恩遇君子者無恩而無乎不恩

潛山有老而寡者養二毋彘為生其一闖入豪者園殺之老媼家迹焉訟之官受杖以歸老媼忿恚甚日夕拜天以訴父之豪者死老媼家毋彘產豨三背見白毛著豪者姓名甚著閭里喧譁其妻共為削其白毛其肉踴起

著姓名復如毛豪者子關之重價來售夫老媼不與也復訟之官判孫歸其子以終習坎生曰佛氏津津因果之說以畜生為惡道信然哉夫豪者惡貫盈而假此以報耳不然何殺一彘誣一杖而受報若此之暴也柳匠婦之沉冤積憤使之手夫毛之不存則亦已矣而必傳之皮造物者亦苛且巧哉有司始怙豪者惡而終從其子全豪者生未為不重且厚也夫因果即感應也儒者所不道亦儒者所不遺吁可畏哉

泰州有役於公者貧甚婚婦甫一日赴州中期數日反夜分起復赴州期其夥有櫛工竊聞之乘其夫出潛入之紿以事婦與交歡尋言有急用須簪珥質焉其婦脫與去不待炊也櫛工既去婦始悟為其所紿遂自縊死其毋訟之官官當役者初婚何遽死婦也繫之獄以俟亡何大雷作擊死櫛工于婦柩前尋碎其棺婦甦而起憤批櫛工頰手其簪珥始落地州守親驗其事遠近習傳之君子曰雷天威也天威之昭昭如此手死櫛工奇而櫛工手其脏尤奇死婦而生之又奇之奇者大可為世褅勸戒矣

滸市關有酤者養豕為生其遠卯有害金豕逆之時口酤者衣裾狌酤者時招之不已也久之酤者悟始隨之至其地以口啄其坎坎深而金見酤者盡獲之歸乃日治饘粥羹畝食食之冬藉裀褥夏施帷帳其豕至數百斤卧不能起始斃因治塚而葬之論曰豚無知者也而知有金又知有主異矣酤者之信及豚而獲非分也亦非常人哉豕之得恭養而終天年不可謂幸矣

嘉靖末海內盛稱文太史徵明詩書畫以為古三絕太史生庚寅嘗取楚詞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已降往往識之書畫中吳郡一郡丞公椎甚闇從郡中士史問鄉先達有與太史比者否士夫以唐解元寅對郡丞訝曰良然吾見太史有印章維唐寅吾已降真讓德也士林傳以為笑端君子曰多所見少所怪郡丞公椎不足笑也世豈無窮盤古祖父而發三皇子孫者乎亦此類也已

雲間徐文貞公謝政府歸持儉茹淡日進二簋為饔飧者餐最適過其伯子尚璽公尚孰寐未起也其家人脩珍殽佳醞列鼎以待文貞詢問之早設何重客也家人跽而白無之供常膳耳文貞心大不懌尚璽丞盥櫛畢出

侍文貞以纍殄訓勅之尚璽夷然不屑也大人能憂天下之憂毋能樂天下之樂兒則享大人餘福不為過也文貞循然督過不置尚璽夷然不屑也兒不肖幸藉大人蔭得一官較人倫之福視大人差勝毋過慮也文貞駭而詰之曰汝父不及兒父大人子不及兒子也文貞欣然笑而然之尚璽因出朝膳饗文貞趣所知來陪歡飲至丙夜始罷酒雲間人盛述之海內傳以美談月旦氏曰尚璽之言謔言也然亦雅言也海內世臣之家多有是語不自尚璽始也尚璽其章章著者耳雖然文

貞之父丞耳丞邑相也小可相一邑大亦可以相天下丞何愧焉文貞諸兒皆推恩任子任子而能任官何忝尚璽之甲第子哉尚璽以此驕其父文貞以此而耳子之驕可為附掌解頤資未可與執禮法者道也

蜀之西有猿而妖者居山中能預知人禍福決趨避吾鄉人為雅州守齋沐奉書拜焚于庭刻期日延請之至要以夜如期至則屋瓦有聲既入堂戶且賓主禮其人狀一貌彷彿形影有無間而已間對趣酒食率如常守叩以家事則言家公旦日內有喜報至然喜報而憂隨之耳守以其家卜地者二叩之則云葬三日可報也守者時以家人行酒其家人以手攫其體毛毿毿起因怒而罪家人守為家人祈免乃罷越三日復夜至則相二冢地歷歷如指掌三日夜往返幾及萬里守塚舉一孫孫毋尋死俱如其言然守以其妖不再請也准之北有狐而妖者決人禍福趨避亦如猿吾鄉有官人之任而遺文憑于家者有探父母疾病者叩狐取之皆千里一夕至居常居帳帷中不欲人見云齋諧生曰猿猴狐狸歷歲久而取精多往往與人通非誣也乃君端人正士禮樂

法度之地亦怖悸不敢入稗官野史之紀載的然不爽幽明之故蓋難言之矣

魯人享客者出酒酒薄甚客愀然而悲曰酒死矣詰之是毫無酒氣也故知其死也出肉肉臭甚客忻然而喜曰肉生矣詰之是盛有肉氣也故知其生也客乃起長揖而謝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主人之謂乎主人亦起長跽而謝客酒絕酒氣玄酒也酒之始也肉饒肉氣敗肉也臭惡不止糜爛以至於盡肉之終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客之謂乎兩人者卻酒肉不復御相視而笑乃

羅無養生曰夫死生亦大矣而以酒肉談之談何容易哉夫人一日之間念之所起或淑或慝事之所觸或喜或嗔其為死生者多矣奚但區區飲食間也聖人重知味而君子不遠仁於終食間良有以夫

輗近有賈舟江行遇暴風雨空中墜大魚于舟重三百斤舟幾壞驗之魚身有爪痕蓋龍攫之去旋覆墜也賈客懼下拜舟人刲而市之君子曰魚水族也龍為之長攫魚何為哉亦偶觸之有是耳賈客之懼之亦大憨矣

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菽恃寵爭夜宿焉其夫計無所出從保母以黃曆至曰朝家有定制也月大從其大者妻月小從其小者妾其妻俛首從之凡五年而兩值閏月皆小其妻啗指而詈治曆羲和氏負心人多置妾也狸變生曰昔有議男子妻而復妾者周公禮也其妻曰使周公姥制禮當反是其斯之謂與夫妻妾之間至情也情不勝而以法勝夫人可深省矣

自棘子成為崇質滅文之論而踵其言者曰信斯言也宜莫如婦人婦人猶夫人也冶容誨淫將焉用之故首不必飾也面不必傅也手必不爪而足不必弓也衣服不必薌澤環佩也十指不必釧約也于生育之道無損也自子貢氏矯為文質相猶之論而踵其說者曰信斯言也又莫如男子冠可無進賢也舄不必烏也帶不必束而服不必冕也因省袒服徒跣而與吏隸伍可乎不可乎後又踵夫子之說者文質不可徧勝也必彬彬而後君子也乃為博士家言者必為之辭彬彬者質為主文為輔質較多文較少將何所折衷乎當其文有文之用葉王戴冕袞衣珠履天子所以文也不失為質當其質有質之用即荆釵裙布井臼操作匹婦所以為質也不失為文以此言彬彬庶幾乎是林放之所未聞而夫子之所未大也嗚呼盡之矣

有主母而婢一婢子者炊焉時薪析水時汲也以一婢子為未足再置二焉薪則兩析之水則肩扛之然不時也以二婢子為未足又置一焉日吸啜食則相競勞則相避薪無所析也水無所汲也主母不勝憤責其二焉乃復初論曰任人貴專也而古有集衆思者矣任于人者之貴專也而古有官盛任使者矣何哉三婢子之不勝一婢子用也任人者咎乎任于人者咎乎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二人、行則得其友其是謂乎

丁戊之間吳中比屋病有病者思藥焉趣醫醫不𡨋曰醫病矣思禱焉趣巫巫不至曰巫病矣病者計無所出奮自力越日而病愈徃西門子而叩之西門子曰醫至則醫功也巫至則巫功也趣之皆不至醫巫何功焉病者自病者也治病者自治者也天下之自病者衆矣天下之能自治病者亦寡矣

有邊軍陷于虜衣甲盡擄撦去頭顱劃而三疻矣僅足雙行纏在頃之魁手摸其頭若瓜分然自脫行纏結束其

千字號 ▇ 二十七子卷 三百七十

頭顱開有足音至呼救焉吾某伍軍也其伍識之因舁至其家調治之始強溢米飲進酒肉頭顱完起亡恙後歲餘復遭虜死又有瀕河男子犯姦而死女子者河之民逼男子縊償之血積于頸漲於目首額然折死矣解其繫逃之得不死又逼之投于河河不沉也群下篙沉之復不死又毒之酒逼飲之洞下而已竟不死更二歲餘病始死君子曰沙漠之埸未有碎首而不死者戮餘之民未有縊之酒之毒之而不死者竟不死焉其事不足深論可不謂命哉世之衛命而不自安委命而不自倚者此類可審已

閩之王潘多圈而豢虎者左右忤王意輒投之圈餧虎焉有愛妃失意於王趣寘者投之寘者計王不終棄妃又御妃恩爲之策請妃服緋袍盛粧入圈日市牛羊肉飽虎虎不爲動久之馴伏妃前惟妃所指使矣王一日偶憶妃召之寘者恐而奏妃負囊徼能後虎虎不敢害也王臨圈驗之果然因赦妃出重賞寘者金君子曰閩之吏牒魏王投朱亥于虎怒目視之虎伏不敢動以力伏者也乃妃之伏虎豈所謂虎媚養已若乎余從先辰州去

千一號 ▇ 二十二卷 三百七十

虎患閩虎多矣虎恒饑不得食虎腹半陷故歆噬人凶殘之性豈其本然哉得食足而從善輕于虎可以鏡人也已

某子甲貧不能自存所親在塞外行探之篋如也屬宴他客不便與坐第扃之陋室中使醉飽焉某子甲忿恚甚逃而去之苦無歸貲因群群乞中凡歲餘頗有部署群乞才一日過清澗獲窖金日一取之殊無算因念窮人驟得金不祥不戒而入賊曹椽目中執之無死所矣乃帥群乞市地為栽植計已漸為小賈至大賈窖金潛運

之入京師入貲爲郎謀差出塞更過所親所親慚沮不
自勝乃謝罷君子曰其子甲庶幾乎始之不受慢翘然
氣槩然而其量隘也繼之不溢獲介然敦守然而其幾
容也度越人遠矣乃若入貲出塞必明得意而事報禮
何爲者哉睚眦必償胯下則忘主父偃之不及淮陰侯
遠矣

有縣令坐堂皇而忽假寐夢至邑東門窮巷中受享焉令
姓好麵餌其家亦享以麵餌寤而喉吻中尚沾麵餌氣
令異之倅呼輿至東門訪至其家徑路門舍若素諳者

一老媼以忌日祝其前夫祀甫竣哭而焚楮認令君狀
貌肖前夫也縣令叩其夫卒日即降生辰乃厚給媼終
其任前困生曰此徵顯之理昭然不爽者也媼之夫亡
而至爲令近亦二十年遠則必世而牟囊之嗜不忘哭
泣之思不輟誠不可掩故生而能格耳夫聖人之祀上
帝也臨汝眞也聖人之祀鬼神也體物實也豎儒狃于
舊聞曰帝者理而已矣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則古先
所爲用璧用牢齋明盛服而有孚顒若者爲祀理乎爲
祀氣乎則謂之不經之祀不經之說可也故神怪而愼

之不語死生而付之不知未子之篤論也非若後儒之
矯誣而固泥爲也

余鄖山中壘地者得土穴長垂丈有物焉狀如鰍鱔工人
繩而係之曳之行折枝鞭之鞭輒有聲已置之浴盤能
鼓水作吹沫狀因戲而置之池水輒湧人始駭頃之水
大湧潰池上石欄壞墻而去不知所在始知其爲蟄龍
也初潛生曰世言劊龍鯀而史記有豢龍食殆此類歟
當其就縶而加鞭時亦不難受丹失勢而鰕戲之良不
誣耳然此蟄龍耳得水非池中物況雲雨哉

余家園二十畝許闢池二畜魚百頭搆窩一豢鹿二屬一
獠奴日薙草養之奴固類惷而癡閒請于主人去鹿而存
魚余詰之何欲孟氏欲而不遊大舜遊也奴謂草不時
薙鹿噪跳而鳴魚則寂無言浮行水面而已余笑而從
之售二鹿去奴草之不時薙如故耳久之魚斃七八存
者頭倍大不見腹尾人因癡奴倂癡園主人云論曰奴
不足癡也其不薙草徙習懶耳主人不作使奴而輕信
之則誠足癡也要以去鹿而存魚躁者不能安而默者
足以容則處世固有道哉

越中張太史之子為遐藩邑令門下士舉孝廉者三人皆負俊才元夕張燈酒之燈如斗大其一曰此皮燈也其一曰為料絲又其一曰為雲毋邑令曰皆非也此羊角燈也三生者齊聲而詰羊角如許羊之體不與獅象比乎曰非也以人力矯揉為之者也三子者不信呶呶終席謂令君紿己云評曰闇之不如見也多所見少所怪何疑于三生哉語有之目見何能窒心則目之不見又何能信心也天下之遺于目而因遺于心者若此類是已

有縣令而飲于鄉大夫家饗甚盛執禮甚恭既秉燭令數辭歸鄉大夫數留之不能得已迫之曰甲夜且過城門扃矣其子弟席左右者掩口而笑令顧見之色慚沮鄉大夫釋之曰毋慮也已屬奴產于酒門者候使君矣令始留至丙夜醉罷酒入城德門者呼勞之拘儒曰甚哉縣令之抑情以守法也古之道也少年輕薄輩何笑焉鄉大夫之輸情以伸守法也善譴解者也今之道也猶古也入城而德門者癡不至是然亦不失為厚矣諺有之厚為癡字其然豈其然乎

有儒生而寓讀僧舍者日捕其池魚烹之魚且盡其徒心恨之乃與香積公私約候其師他出鬨宿釀飲儒生捕池魚為供殷勤飲至醉苦矣屬師歸閉其徒何醉乃爾香積公言徒日捕魚且盡懼師見嗔責故毒飲祈死耳師大駭命厨人縛之柱以溺解之香積引宿茶代溺進至七碗嘦不得也乃嘔而觧縛儒生方苦醉而鬨其事發酒悲若徒知解徒毒不解我毒乎自引溺不勝撲被卧矣詰朝始知為所紿慙而逃歸饞夫曰有是哉儒生之愛口腹也僧徒之為計狡亦甚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其斯之謂與夫人安能賤抑亦自賤也故誌之為嗢咲柄

西郭有錢虜翁朝起而蹙額不暫紓夜卧展轉床縟閒不安寢也或叩之曰吾積鏹僅萬耳何日稱鉅萬也吾諸子皆傳貲卽耳不能冐甲取遠到也吾年且邁不能望百齡也吾之緣眉而懊恨沒身而已年未艾而髮盡白未耆而齒半脫東郭有老生朝起而歌呼終日夜飲而卧陶然高枕靡斯須警也或叩之曰吾天民民天食吾諸子耕者樵者讀者無矣職古人所稱三幸者吾無失

一也吾之解順而行樂沒身而已年六十始見二毛七十而有嬰兒色抱一子曰休戚人所時有也直見之有至不至耳見至則雖戚可休休也見不至則雖休長戚戚也諺有之笑一笑少更少惱一惱老更老其是之謂乎

吳中有行術人舞仙童而為優伶戲者每焚符念呪畢屬童子戲焉悲歡離合皆與優人歌唱合一少年傳得之值新婚婢子二童僕二從婚歸日與其新婦夜飲屬童僕婢戲以為常九月餘童僕憊矣皆病魘死他日行術

人至其家又屬他童子為戲童子習知其事謹識之心毋從術人戲而趣死也術人百方焚符念呪趣童子童子不為動乃罷去抱一子曰舞仙童之術實有之非幻也童子畏死之心真矣誠矣真誠之極何術能動則謂之幻也亦宜

羅氏妓四者與余家從事善私出聘金歸其媽歸之歸而從事被誣以殺人罪柢死訴冤郡邑監司且十年獄辭彌堅會直指使者從江來羅氏乃油紙裹其狀束髮上而乘小舟叩使者舷大呼訴冤使者捲簾視麾之輒自投于江使者屬泗人出之不死下司理得平反羅氏竟以從事歸從事子早夭舉一孫羅氏教之管絃度新聲供從事者老死　張氏妓真者歸畢氏為育其前妻諸子愛逾所生諸子亦毋愛焉歸五十年足跡不輕出初歸時夙昔有與畢氏子同飲宿真家者致問訊罵詈不與通比落成節之　周氏妓行二者歸余世大父四十年服役操作與僕媪等布素蔬食謝鉛華不御也世大父好吟咏周氏佐酒茗亡倦也世大父舉孫能誦通周氏日夕謹伺之津津有加年踰七十乃終　楚氏妓歸

陳里某生事姑及主母甚馴謹舉子君女並訓勅之夙夜不懈二子登科第為顯官然馭家極嚴常遇貤封不得家人不敢明言令甲有禁謂須九命乃可及之李氏時時睨望不少殺然亦知家人紿已也竟老壽卒　君子曰妓人者以色事人世所稱妓人者也天下莫不知其妓亦莫不病其不妓釋氏有墮落之說此類是已余所列四妓者妓而不妓始不妓而妓終乎夫天下之妓者莫如西子不妓者莫如惡人西子蒙不潔掩鼻過之惡人齋戒沐浴上帝歆焉孟氏之訓深遠矣

金陵諸王孫習畜飛走有養一猴者為之飾衣甲甚都養一小犬為之治鞍韂甚鮮也每當水濱郊外則命猴騎犬疾徐奔軼亡不中節供客舉酒為樂亡何犬斃矣猴乆之思騎犬不得竟悒悒不食死君子曰是古語所謂人馬相得者也然猴具有人性故知愛犬愛犬而以死殉之不猴閫也良可慨也夫

素封氏父子相昵甚往往酒而之狹邪家習也久之父戒其子吾十姓娼家而九遇汝何淫蕩若此乎子嘻而笑吾得其九父乃十全孰為淫蕩哉聞者笑之執禮生曰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父子之間不縱欲縱欲則狎素封氏甚之矣然與其狎也寧離夫友朋之道固可施之父子也離狎損益之交則大有辨矣

今之艾耆而困諸生及老而探除拜率以染鬚見少壯有老翁七十致梟使歸日染鬚不止客叩之公老而致仕從其白于外可矣烏用染也老翁笑而言吾畜有幼姬故染之以相媚耳客詰孰為染之則出幼姬手客曰笑之老翁曰毋庸哂也幼姬見鬚烏則少余鬚白則老余風夜之間視黒白為歡情豈惟姬余覧鏡而鬚則忻然喜鬑如翁狀則揪然攬鏡起矣幼幼生曰聞之秦貴壯而賤老故黔首尚馬説者秦尚攻伐民未能老死非貴壯也乃用人進取尚沿于今不改何哉夫膂力經營出謀發慮何老少論也可以為世締論矣經有之知白守黒請以為老翁誦

有友三人焉其一言養生能調六馬戲五禽其次言醫卑仲素排冊溪其次言堪輿術謂楊曾廖賴莫已若也三人者相友善而俱好酒有三雅之稱嘗戲語使伯雅善尊引必遠和而嬰疾疾則仲雅治之必伐天和而隕命

隕命則季雅卜葬之必背戾天星而立見留禍三人者同功一體相趣敗亡之道也成美氏曰夫人不可以小有才小有者闇大不可以輕試輕試者罔功三雅之類乎三雅泯然技能托子酒以全其天則庶幾哉

士夫而好飲者飲必列巨觴歡焉一日赴主人飲巨觴數十觴必盡乃出銀斗本以收巨觴殘瀝士夫謂觴已也喜而辭主人銀斗觴余乎可一不可再可再不可三也主人笑而領之觴焉浮三大白乃罷行酒以至今傳以為笑獨醒客曰人之好飲不若是之甚也儒者節之釋

氏絶之而士夫之貪饕三復不已何邪夫觴政無虐而自虐于飲者無論矣千鐘而孔百甒可為士大夫解嘲矣

延陵氏以醫名曉起開門則就脉者乞藥者如市家人㕮咀以候藥必延陵氏手之始効不手不効也常渡河尾醫者隔河呼之急延陵氏以手止之水大不可渡也尾醫者悞聞之以為水可𧶽豆歸如其方飲病者病尋愈明日操酒豚以謝延陵氏茫不知所繇詰其故始麾入之君子曰時乎時乎不可失乎失其時則累言不入得其時則悞言亦中若此類是已余又聞延陵氏診脉而得人隱疾刻生死期日不爽非時之所能為也諺有之趣吾運通沉病早逢盍語時哉

輿夫若舁輿驟病是而輿以歸也醫者按脉遂病而伏病若疢不能起也處女議婚而為姻家媒以婦也收生之婦倖免身于孕者家也武弁之職總捕而見侮于偷兒也此數者皆笑端也然亦實見之矣君子曰天下有是事而無是理者論理不論事天下有是理而無是事若論事不論理況事理之俱有者乎天下之生久矣何所不有而亦何所不可論也

世之為園者松栢之屬剪縛而為禽為獸山茶杜鵑之屬結構而為塔為亭竹桂之叢枝列而為垣為墻余家先世園林數十畝以此相矜尚甚則有粧束為美女武夫狀者尤奇醜可笑及余輩為政乃破此習草木之性任其直遂暢茂可也當何罪而拘係之桎梏之乎一童子趨而前審如公言草木自草木人物自人物耳尚安事松而大夫之竹而君子之梅而魁之牡丹而王之種種浮榮僭稱哉余不能難也論曰天下可名也不可形也可形也不可酷肖其形也其形存而其實亡矣孔子嘆不觚而孟氏嗟作俑其見深以遠矣吾何辭于童子

陳子高男子之議册后也黄氏擬女子之中狀元也皆悪事也轉相反者相反而趨于否善財童子之為百二十歲老翁也老萊子七十之為嬰兒也皆淑事也轉相成者相成而趨于善君子曰善否之間習俗乎哉殆亦可以觀世矣

吳越中客舟多妓婦舵焉每夜泊防偷兒命曰鐵鎖一少年買得妓婦舟自與成也偷兒婦傍窺得之及[illegible]燈

後入少年艙少年詢之手少年手乳馬少年 以為妓婦私已也納之與交歡偷兒婦陰以假寐藥舍進少年口少年故憊又仰藥遂熟睡偷兒婦潛發其篋筒去少年晚起竟亡其貲痛自罪責祈妓婦還之妓婦詫不知對也窮其所以始知有偷兒婦盗云魯男子曰甚哉偷兒婦之深于盗也未盗而姦先之誨淫誨盗作易之情悉矣是可為旅中戒

楚江之中捕鯆魚者群舟以十數結繩為網罟罟之鈎鈎櫛比焉遇大魚一鈎著體則痛而翻跳群鈎畢集大魚

體愈痛則走愈疾群舟隨之行行數百里大魚憊矣乃立橛于岸綢索而車絞之起層解以市江上丈人曰此釣術也此釣大者之術也釣大者不可以獨力得而可以群力叶不可以群力叶而可以竭力困彼以一時一頃一手一足之烈而畜大必不得之數也見小利而驚欲速者可以審矣

雲中諸王孫善畫竹者生不識竹也善畫魚者生不識魚也所識者京師傳折枯竹載乾魚往耳于生魚鬃鰭陰森離披之狀跳波逐隊潛淵吹沫之勢蓋未識也每從東南人談瀟湘淇園之勝三江五湖之奇輙意蕩神躍有不能奮飛之思焉而畫竹與魚且速肖何哉君子曰是所謂象畫之而心師之者也昔人畫馬無師而以天閑萬匹為師畫馬無師幾墮馬趣王孫之欲魚與竹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二者不可得兼而生平寤寐神與通馬即無萬匹之師而馬趣深矣語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然哉信然哉

巫峽之水凌晨起槌鼓發舷建瓴而下迅如飛鳥毋遇盤渦則下叢草俗謂之上馬王蒭料寔以殺水勢故也千

餘里之途薄暮至矣乘流生曰詩有之千里江陵一日還向以為寓言今乃知其實語也然操是舟者必長年手不釋棹目不停瞬先之後之尺尺寸寸毋釐毫謬乃千里至耳於乎危哉難哉然而安且易也非危難道也習故也

金陵馬娃以色名年六十矣吳中貴介少年一大學纍而卿之散千金幾盡大司成聞而戒之君馬娃乃爾大毋行即好色何至好老若是少年愧且謝此吾忘年交也司成怒力遣之歸馬為設餞作劇得蔡氏赴選齣少年

與馬娃泣涕不自勝座客舉觴觴少年以毋別子故當
悲愴又一客舉觴起適如大司成言則大毋別孫悲當
少殺耳一座為之絶倒賢賢生曰傳言夏姬有殊色邪
君諸大夫諸公子爭逆就之不啻處子馬娃豈其後身
耶何垂老而能蠱少年也乃今好事家躋夏姬于列仙
謂其取精弘而用物厚然歟否哉仙允締合忘年又無
論矣

余郡有亞卿公致政與邑大夫相習語無忌也亞卿公言
京師時椄庶官有三變臺省來則歛容作色見之懼心

勝也六部郎署來則緲眉蹙頞見之多以大政大事掣
肘來煩議噪心勝也諸貲郎來則倒屣而笑迎之非徵
召酒食則鄭重饋遺快心勝也邑大夫言郡邑接士大
夫三變亦如之見尊顯老成諸公如臺省懼禮失容口
失辭也見同輩耆廱諸公如郎署不勝煩燥狀皆居閒
請託事也見成均諸生如貲郎其曲踊次且尚惜嚬笑
應之皆亟閉亟餽事也君子曰亞卿與邑大夫之言諢
矣然皆身覩而熟得之世態人情曲盡乎哉第變者其
常不受其變者乃為高品噫難言矣

京口有猾婦自媒為湖陰醫者妻凡月餘與醫者歸寧陰
𥈭其財物歸毋家中道而畔之以姦誘訟之官官罪醫
屬二公幹解之歸歸途即私二公幹二公幹日市丼美
悅之及歸又訟二公幹淫辱狀二公幹復抵罪乃日夜
行江濱附估客舟夜奔客艙曉抵岸又屬其私夫嚇詐
客以為常久之罪狀始露無所歸辰陽生曰余讀河間
婦傳未嘗不為之失容也說者謂士君子立言不當媟
褻若是彼固寓言之此京口婦則實際事也婦之不婦
終必亡而已

閩中林氏祖為郡守歷年百歲子為亞卿八十餘婦養孫
為督學使歸為祖壽百歲之辰省中為署棹楔表焉是
日郡守率亞卿督學謝兩臺三司郡邑拜謝率如禮世
以為吉祥善事云尚論氏曰孟氏語三樂語父毋兄弟
耳未有傳及三世者林氏之得天者全矣要以俯仰無
愧怍若先之人何不困哉

擔夫爭道呼吸閭耳野老爭席頃刻閒耳移之商賈爭利
大則鉅萬小則錙銖不能必其久暫也移之士夫爭名
內則行檢外則爵位不能必其久暫也君子曰四者皆

争也易地則皆然者必也君子無所争乎無所争之争
乃見君子不然争無窮已時矣
余邑朱氏子遠賈蜀中其妻家乏甚屬其侄售田于許氏
約贖取父之不得也其妻懼夫面見責縊死侄遂病
狂見捕于冥司屬其子寄言許氏當起訴侄與許氏皆
先後暴死君子曰田之不贖罪未重也因不贖而死婦
命罪重矣冥司安得不為理也匹夫匹婦之憤烈矣哉
河之南有憪氏豪謀張鮀者田庶佹語鮀者監司方薦爾
奈何鮀者信之求筴焉獻五十金併田庄以免踰年而

得憪氏豪有子婦著賢聲比落宜之鮀者復夜潛火之
已探其家夜嘈嘈有聲其賢婦產子也鮀者思火發賢
毋子不得全遂不火而憤恨終不釋也乃夜懷刃往刺
之屬憪氏不復出鮀者失足而墜于地移時遂不復鮀
直躬焉而賢婦之子倏然鮀矣他日憪氏豪詰鮀者所
由鮀者以實告其賢婦聞之陰還其金併田庄券踰月
子鮀遂復常論曰豪者以利謀而鮀者以怨報其罪適
相當也獨以子婦故而免而不相阨賢者固有益哉鮀
者不復鮀而鮀其子及其子鮀又復故也感應之理不

彰彰較著乎是可為貪婪者戒也
余邑吳素泉子為質家于瓜渚出入不爽錙銖千金可片
諾任也山東一學究貿布于染人染人未償也學究迫
欲歸吳子出槖中質之去矣已收責于染人尚餘伍十
金吳子寄訊于學究召之來以計帳未完覈也學究不
報踰二年吳子乃封金屬所親還之權義生曰質家若
流皆額瞬目語趣纖攫鉅如蠅如虎若也安從有還金
事哉要以雞鳴之念孳孳最真即放利之途而未嘗不
義也素泉子者殆質家之翹楚者歟

余里中皷山氏為質劑于蕪陰美姿容重然諾結交傾海
內四方之士畢歸之嘗以五月競渡龍舟偉衣冠凌波
上若然江心立赤幟十往十得之于時中常侍與部使
者邑令飲江濱望見引入座與飲酒交歡甚時入異之
已倭奴五十徒犯南京京師戒嚴走蕪湖殺掠無數既
薄皷山氏舍帥闔閭左右乘屋奮擊獲倭二餘悉遁上
首功監軍監軍大嘉之皷山氏深避不受賞事竣會
景王之國從行宦豎所過罵詈臺省鞭撻有司以為常蕪
令熟視城中豪少年無如皷山氏乃屬為令迎

蔦江上皷山氏謂丈夫即為真何以假為具威儀坐堂
皇約束吏隷行籓楚視令有加乃出先後五覷
王王目送之已欵禮諸豎悉皈意天下有的然好美男
子如令者乎戱隨從無譁蕪陰者凡三日及
王出境乃罷令乃設宴謝與分庭抗禮邑人尤以為異子
真子曰皷山氏故負才情而質以敦篤故所如輙遇合
御龍舟水嬉事也而至下王公則賓筵禮也遇殘倭異
軍蒼頭事也而倅能獲則仗鉞將帥任也暫攝令尹為
人臣則假也而周旋

天子之子左右不失事人主則真也豈不謂世俗中竒曠
事乎哉是可以觀軼才也已
歲癸卯北平之定興民間一産而三子一面赤一面黑一
面白聞之官為給乳焉吳之髙橋一産而六女一男其
家大駭異悉沒之水先是楚中一産而七男子者毛髮
各色異其家不祥屬其老蒼頭埋之出郊外里許遇其
子甲問訊得其事嚀昔之夜夢神人語以明日七將軍
當阨當為極救乃袖金私𧶠蒼頭屬乳之踰五餘歲成者
笑其産家産七男子後妻妾絕不有身也夫婦日夜目
追悔罵詈不絕口老蒼頭乃以實告因從乱家贖七男
子執不可尋訟之官官為斷贖其半又不可乃好諭兩
家父母共長養之闘皆有膂力好騎射具將軍才云子
真子曰世稱以雙産為竒瑞事乃兹加三而至七世不
尤異乎哉人言北平之産為劉先主關張後身也髙橋
之産為織女女兄弟下界也楚産之七也將無奎宿之
茂武乎兆未有無因而先事未有無徵而信也余故為
之志之而姑俟之
官京師者歸得一猫以雕籠籠之以四人舁之猫每作虎

威紓長嘯則屋以內群鼠皆跳梁棟下從土穴上伏猫
前不敢散走縱其噉食或人為驅逐之殆盡徵異生曰
余從常山汪氏驗其言良不誣也猫固異哉即受官人
之寵禮何忝焉然猫亦自慎重飲食有常度遺溺有常
所不若他鯉奴之竊殘豆剩羹為也宜其出聲而伏群
鼠也
蜀中夫婦壯無子凡兩謁太和山皆携其幼女往祺禱無
驗及三往女及長矣欲托之外王母家女固請行其父
母憐之與俱往既謁玄君其婦默禱吾夫累世行善及

艾而不子神其吐之豈婦前因作重孚願捨身以贖夫
祀婦陰决志而雖于言訣夫若女悲哭不自禁久之假
寐階下見夢神人語若毋捨身玄君憐汝夫婦真誠畀
而女男矣及寤而女畀化為男女夢亦如之因自明陰
處勢且起驗之良然然耳故穿足故考也一時喧傳其
事以為狡獪乞募術然其夫婦寔富饒好施與人人皈
依玄君顯赫云齋諧生曰怪哉女而男也匹夫精誠之
極至感上真陰陽變化理固有之何況事哉隆慶初而
山西有丈夫化女子者良不誣矣

余里中吳權有惡疾乃逃而俟佛為生疾甚募薪事坐化
人或笑之為積糈計權不顧也已刻自袖硝黃叢蔴中
舉火自焚端坐而逝持齋女媼以百數羅拜舉佛號吳
先生周翰為詩吊之君子曰死生亦大矣吳氏子生趣
短而死趣長故未審西方樂與南面王樂也太和之世
民無夭札又惡有逃惡疾而死者哉吳先生之吊之良
有以也

錢塘有夫操舟而送婦歸寧者日且暝矣一奸僧于岸窺
得之來載焉其夫倅[illegible]之既登舟復有二僧尾之來偕
載焉行里許曠野間投其夫于水而擄其婦于寺竟削
髮為尼僧矣其母家訟其舅翁死婦而夫家訟其婦翁
死婿訟不决者三月久之僧防婦少懈一日舉寺赴齋
會女家偶有請僧者窺見婦呼故因客赴邑告勅捕掾
盡捕寺僧去訊得實悉論重辟以婦能忍汙辱申夫寃
釋之君子曰余常讀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載淫僧事甚
夥迺今又實見之良可慨也佛氏立戒淫戒最嚴淫破
而殺心乘之波洵不可言者飯針寢炭之蹟蓋自古難
之矣

余郡有孕婦倅葬之乃產兒焉其婦日入市中買餅餌啖
兒久之餅餌家視其貿易金乃楮錢也因尾之去至墓
所婦倏不見已佇立移時聞墓中兒啼聲走報其家發
之抱兒歸婦死如故里人呼其子為鬼生及其長也大
起家以耄壽終輓近宜興亦有孕婦死葬幾日矣牧豎
棲墳上聞啼聲歸報其夫發之毋子並生歸二酉生曰
宜興婦故未死者也其生子也事之或然也理所有也
余郡之鬼生也事之不然者也理所無也褚錢貿易冥
世之事有之乎是可語怪也已

吳門有善為篦者毋篦為柄十有八毋論長短澗狹匀稱即輕重不爽毫厘也篦柄完又善鉛少年輩售篦者日取一柄或旬日或浹月始得之其價時踊貴以為常君子曰此市道也善為篦者亦善為市者也第士君子之交而市道若比比矣亦篦者類也而世人恬不知怪何為哉

世言彭祖歷年八百娶妻四十九舉子孫昆朿千萬人反服期功緦麻之服哭泣無數一日朝膳不足彭祖質之黨正當不孝論子孫訴曰祖雖吾祖然服屬几幾盡矣

安得服重辟也黨正白之縣令令笑而釋之君子曰神仙長生世傳希澗事然恩愛所鍾哀慘隨之長生亦桊緣也世遠則仁輕恩斬則義殺物情有必至若于彭氏之雲仍何難焉世有高世有超世又有出世下之為厭世之說若殆此類也夫

廣陵朴樹灣周祥妻張氏姑病心痛日一白衣道人至語張曰此病惟人肝可治也張入室取糈酬之而道人去矣張即心自矢置一利刃為死醫計然未識肝所在也第右腹內肉穠動夜分逐其夫于田遂沐浴禱天割右腹不得復禱于竈再割而肝出三割之烹以進姑姑病遂起邑大夫王公旌異之月予米一石而復其家表其門曰愚婦興孝立坊曰剖腹活姑過客稍貲為創居室加惠不絕友人吳獻吉高其誼訪見其人曰肝可割則何不可割割肝而猶生也可謂得天哉屬余為之誌二酉生曰當隆慶初而歐虞部有叢殷相割肝狀亦在廣陵以為冒名實免輸調而津津于昌黎氏鄂人對也廣陵之為孝者多矣董求吳秦盛彥高悝安事殘支體為哉是不然匹婦之精誠上通于天救姑垂死念慮真切

天鑒之矣藥物不必肝可也世儒苛于持論即忠沉湘而信抱柱猶然過之中庸何可能哉

會稽陶公承學守吾郡若循良卓異聲在郡舉今太史公望齡既去而民懷之祠焉毋歲供祀事日嚴不似他生祠鞠茂草羊豬外來而已陶公謝南宗伯歸且二十年而今太史公來禱曰岳拜祠下陶公尚家居康食無恙吉水曾公乾亨令吾邑著聲如陶公既去而民懷之屬其時有冒濫祠禁乃碑焉及公謝政歸卒于路又十餘年而士民請祠于名宦祠其兄家宰公同亨再考歸取

道休寧而祭祠下郡邑傳以美談云酉生曰余童時望
見陶公而習于會公兩君子皆彬彬德禮長者也其吏
事政術毋庸贊贅矣乃陶公生老壽而受壯子之遥拜
會公死且久而受耋兄之虔祀皆世家福澤希濶事而
陶公之父子慈孝承歡當年尤為曠千古矣

千一疏 二十二卷終 五十一

千一疏跋

今自三輔十千部以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不知其幾萬里也然而莫不環拱乎帝極自五緯二十八經以及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不知其幾萬舍也然而莫不轉徙乎帝車何以故則渙而萃之之故也不渙則不大不萃則無歸匪獨人天之際爲然學亦有之吾友巨源程先生負才超遠標品淵雄以八斗而籠四庫從七緑而織三墳以河目電岡已括翕大千乃著疏而自名千一噫嘻慮千得一愚者果如是耶一致百慮神化其庶幾矣吾聞天下之道貞夫一故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王得以正而儒者貫之釋者空之道者抱之空則枯寂抱則玄同儒貫三才靡不具備宏矣哉一之爲義也一之體極微一之用極廣微之中又有微焉廣之外又有廣焉微而纖毫末剖非一微或未剖微中之微非一廣而足超未覺非一廣或未覺廣外之廣悲今以觀疏中所陳邈而洪荒近而羲季冥而家帝彰而人紀精而性真博而藝文幻而神詭贖而有物雅而典則俚而滑稽連類比對捨今揚古大言微言正言曲言玄言慧言危言寓言褻言創言鄙言乎其晷律也井乎其有條也矗矗乎其無岸也蔚蔚乎其有色也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蓬蓬乎其不可究索也洞洞乎其令隘者通寐者醒也美矣肆矣煒以煌矣雋矣飭矣姱以潔矣鏤冰雕玉燦成一家錦谷繡叢輝映千古竊疑巨源靈守丹乃宅有帝極與救任其縱橫眙而一直獨凝乎凡華夷內外民物之夥無不在所提攝也毋乃御有帝車與樅任其左揮右灑而一執獨運乎凡星辰河漢變幻之奇無不在所鑠張也發潛闡萃萃實大而不遺握萃

集溪々實歸而有要所謂千即萬極々萬
萬則千為數々盡所謂一即無極之無々則
一為理々至汪源之學寧非人天々之學乎哉
余去冬侍家大人北達薊門瞻皇居近北
辰頗知天地々總然所歷不過齊魯燕趙
之區所窺不過奎婁胃昴角亢尾箕々宿
半壁天下耶哉一陽方々巨源所見蔑如
矣瀕行曾贈我以詩歸來披讀別已奄々
卧榻猶呻吟作書相示以小草聿尊正將謀
梓於潤民且不朽獨子烏可嘿々不數日即
脩文地下嗟乎山陽々笛延陵々劍情將
安托爰不辭蕪蔓綴諸末簡用廣其千
一之意如欲見其人則具在自序并諸名
公篇中閩吾鄉文公教化國也是編出而
文公增一羽翰矣
萬曆丁未夏六月

新安千秋氏友弟范擱惟蕃甫撰

敬書千一疏後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明興世掃羶穢而歸大漢天地若闢而新與其盛不啻際三代哉況重以

諸廟之右文薰釀至嘉萬間而人文大闡大都文則鎔鑄秦漢詩則融液漢魏六朝三唐詩詞餘則陶洗宋元庶幾中天集大成矣然未有於詩文外自揮胸臆成一家言即結軫而作類多以縉紳重耳先人以縫掖振起名埒縉紳扶二酉

而雄千秋其所著千一疏海內名公誒名理挨芳藻者莫不津津膾炙之余思先人嬰孩則神穎舞勺則口角流金玉弱齡補郡諸生益厭薄時藝而肆力古文辭乞言問奇者戶屨常滿雖位不及滄溟弇州䱆甄大函而擬議變化冨有日新洪濛供其毫端造化窮自舌底詩若文才無不嫺體無不兼亦已備我明之所備而先人斯疏縱橫經史參透緇玄探貝蛟宮摘瓊象溟諸名家或未遑也蓋有一代之

才則有蓋
昌黎宋之
者如雲後
以中原
我昭代非
縱之博雅
獲展其抱
之不朽梓
酉余小子
先人死者
死其在茲
慊若夫千

奚囊寸錦四卷

〔清〕張潮撰

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奚囊寸錦

嘉慶庚辰秋七月

古靈應祥題

序

原夫天孫機上絲〻見組織之工才子囊中字〻以錯綜之巧蓋緣靈心肆映幾於五色迷離尔其麗句廻環書是雙文繾綣思以濬而益奇製更新而彌富則如奚囊寸錦一編乃吾鄉山来張先生抽秘騁妍之作而游閒遺興之書也爰稽句有廻文㡬由溫嶠詩竇織錦名播君蘭嗣是鬥巧爭奇莫不以文爲戲藏頭拆字也知是語皆禪一縱一橫具有五花八门之妙或顛或倒君箏左宜右有〻觀第匯推陳而出新冒克引人以入勝先生則脫盡前人窠臼別抒筆底鑪錘選雅式而搆新裁

宛轉玲瓏回題紀義體物情而工儔会爬搜剔抉就景摛詞信手拈来無不頭〻是道沉思索变鬱弦面、都靈集盈百種之多心思抒竭貯剖三函之勝卷帙俱精莫非文字英華半是祥宗旨趣顧其書成度閣已五十餘年啟以刊布流傳國匯相伊夕毒躭佳有癖捷悟無能欣觀是編詑爲以未曾有亟錄授梓見者於意云何應知觸变靈機鈍子之方心可鑿平添遙趣才人之慧舌偏香以娛燕閒可消岑寂以呈廣座可樂賓朋較之射覆藏鉤此則綺交繡錯比夫猜詩商謎是尤緒密機清特慵以嘔出心肝好句傾囊

堪什襲誰後理蘇鍼綵奇文撫錦

更成章

時

乾隆甲申新秋溧川後学羅興堂

舜章氏題於清遠閣

奚囊寸錦序

文之巧者無過蘇蕙之織錦廻文然其首句曰仁智懷德聖虞唐此成何語哉況中多泛辭於思婦贈夫毫無關切甚矣徒巧非難巧而無所不合之難也張子心齋示余以奚囊寸錦圖凡百種天文地理文具器用花鳥形象各異荒忽變幻不可終窮詩則古律絕句廻文詞則長中小調曲子諸體咸備要之義以象起詞與題稱不悖不泛皆成合作其巧一也其字句之盈縮皆隨物象之大小方圓而布置之可以横讀倒讀或屢犯而不厭其重或割裂而不覺其碎若其轉關鬬角彼此互借之處亦皆如天造地設非有意於雷同者極之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其巧二也至其取象於物物所應有一定之字皆令攝入句毫無痕迹如易鬬則用竿卦名碁局則安勢子與算子藥囊之類未易殫述其巧三也嗟乎是豈自有書契以來所曾闡發端倪者乎方之織錦廻文巧拙爲奚若矣或曰心齋具經緯才不用於世閑窗棐几假此自娛耳余謂不然夫心齋學期有用之士也若其竭

消耗神徒供世人玩弄亦何取焉余恒與心齋雙鬰斗酒挑鐙對牀劇談兩間之事若星緯輿地律歷典禮之學皆能娓娓言之下及卜筮醫藥二氏之說外逮稗官野乘詭怪之談無不推類旁及獨兵法未及談耳今觀此圖乃知心齋兵法之精也夫惟善為陣者能不戰而屈人孔明之八陣圖是也八陣圖之妙在於不變尤在於能變其要存乎以簡御煩以靜待動心齋備之矣今試按圖而索之變化無方五花八門之象也首尾相應常山率然之勢也能多能寡多多益辦之權也可伸可縮減竈增竈之謀也彼此離而忽合奇道伏道之相生也長短句法並合劍盾戈矛之相接也志以帥氣刁斗金鼓之晝一也文不害辭露布鐃歌之簡嚴也何一非兵法之要哉心齋生當偃武之世韜畧無所發揮舉胸中十萬甲兵括而藏之奚囊其曰寸錦云者猶云天山一片石壯士錦衣歸徒文之巧乎哉或曰子烏知之余笑曰昔公孫大娘舞劍器張旭以悟草書邵康節懸棊局審視之以為合於河圖况心齋之陣法既明示我乎善兵者

不言兵猶善劍者不言劍也而何疑之有焉

同學弟顧彩拜題

奚囊寸錦序

竹西余桑梓地也憶小時甫識之無卽聞族中山來先生天才穎妙冠絕羣英長而爲聲韻之學稍事博涉得見先生所著叢書數十百種皆綜核古今刻畫纖碎其閒冷雅雋之致往往令人頤解神愜不能釋手夫學者終日經史大部之書耳目心志未免板重引之雜家小品乃覺胷次更換別現靈光譬如遊五岳者不廢幽巖亭鼎獨者時賞昌歜此亦大小相資濃淡相濟之義也余生爲造化所限托迹荆裙無能

與藝林諸公一角其技獨時時手先生諸編作枕中秘本今年春隨夫子返棹故里筆墨之暇香爐茗椀形影相依自謂脫外閒遊冶氣息忽猶子西峨見遇攜一册索序視之則先生奚囊寸錦也驟閱頗范昧其辭及按圖徵譜徑路井然各有原委宇宙間何可少此等佳致余閨閣輇才不足辱大君　之著述獨其巧思別趣適資小窗兒女文話之助因泚筆序之旣念先生負才不遇畢業名山諸友朋文字投者皆不憚齒芬游揚延譽可謂文而豪矣而余以族中一

女子謬承獎借俾登士女之位則先生之視余其肯以脂粉鉛華而不以鬚眉金石乎余之唧唧蟲吟殆將繼諸君子而得所請矣

皆

康熙丁亥暮春上浣族女賢靜菴氏歛衽端肅書

錦目

七言絶　五言絶

凡一百種

凡例

纖錦藏頭等作不知何時刱始在古人憑空製出自覺駭目洞心若就余曰觀之難免積薪之歎即如蘇蕙娘仁智懷德聖虞唐首句便欠妥帖違論其他今概不敢草率自便

陽羨萬子紅友璇璣碎錦一書甚爲奇妙惜失去四十圖然姑即所存六十種論之覺種種俱别開生面可謂前無古人不勝佩服但間有一二未盡善處不免另爲區畫不謂引伸觸類積而愈多是則

此譜之所由成也

萬譜如算盤作十二時詩不思十二時於算盤有何關涉余則將盤中梁上一條斗石錢分等字悉爲串入量數自勺至石而止銀數自忽至萬而止非不知石與萬之外尚有十百千萬等數然錢兩而外既已有之不須重複

又如一局棋以字寫入格中空處其詞又不與棋相涉余則照棋譜式以字代棋子寫於十字之上又於四角及中心放勢子處用肅蕭簫嘯米五字以

字中筆畫象秤上之非其第十路橫列一行皆分半字爲下句之首像棋譜中十一同十其詩悉從奕棋起見以較萬譜似爲勝之想紅友樂善虛懷九原中定不以爲罪也

又如萬譜藥箱用藥名詩是已但一藥名分屬兩行或一行中俱屬開字者有之余則悉填藥名毎名必歸一格庶與藥籠相似

萬譜中一圖而用數詞若花月欄外內各一調如意珠一物各一調吾無間然至若柳帶同心結之兩

調九轉丹之四調長命縷之四調之類起止無所取裁愚所不曉

萬譜中有雖能效之不能駕乎其上者是不復作亦古人閣筆之意或間一效顰亦必稍有别處

脫卸讀法古惟蘇小妹採蓮詩最佳即萬譜亦遜其自然余則不敢復作

古圖惟有方圓八角之類今萬譜始爲如意珠及草壽字余竊彷其意爲鞋杯蝴蝶諸種此等雖無繩墨可拘然無法之中亦有其法頗覺别開生面

詞內回文最難合調如順讀當用平逆讀又當用仄余於此等則擇取字有平仄兩音者填之庶幾兩無所礙

此種原是遊戲三昧字體中間有從俗處覩者幸勿以六書正韻繩之

此種古無集字集唐諸體今偶一為之亦饒別致

五色套板非不燦麗可觀然目前已刷印維難日久則顏色淺淡亦概不復用

圖中有半句回文者亦余所剏

吾姪冶良少年頗具精思譜中如六出花雙飛蝴蝶守口如瓶葵花鏡八分書皆其所製余第稍為潤色不敢攘為已有特表而出之

刻中有銀錠犀角等樣未免近俗不復取用

有一字者家字鑑字之類有二字者芙蓉鴛鴦之類有三字者儒釋道有四字者春夏秋冬風花雪月之類有五字者五星五臟之類有六字者六根有七字者七政有八字者八卦八陣之類有九字者九宮有十字者十供卷有十一字者五臟六腑有十二字者十二支

拙譜於體則詩文詞曲騷賦四六詩則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小律絕句三言四言六言九言十七字詞則小令中調長調字則篆隸真行韻則一東至十五咸其門類則天文地理時令人物花木鳥獸宮室器用衣服身體飲食珍寶文史彩色數目干支卦名藥名花名詞調名古人名傳奇名節序則歲文上元上巳五日七夕中秋重九其形則方圓斜正三角五角六角八角分辦雜花其法則藏頭拆字項針接麻互借回文象形會意各各有之非徒誇多鬬靡亦見用心所在

心思百折九迴腸仙佛文章寸
錦囊多少功夫方織得篇篇循
誦好思量 我為胎骨雪聰明百
遍循環妙義生解道風雅三復
方知此是古人情 悔恨題詩
蘇若蘭連從以外解人難先生一

點靈犀巧翻出奇來与世看
妙想非匪所思玩繹觀象相
尾樣若為古今取圖中意奇外
無奇更出奇

退圃題詞

張老拔奇才幽思汲遼漠揚擘薄風騷設
象瀍河洛制為寸錦圖譎詭與比博小儒嫉
其巧反謂智而鑿豈知作者心厥義有所託
宏文敷六經彼故乃埴摶帝媓啓苞符剛柔
互交錯皇極之敷言箕疇陳璽璽風詩尚回
互善戲不為謔宣尼示子夏三無說禮樂印
明鸝鴒歌亦既薮其略有女蘇若蘭聰明婉
且弱傷心歌綠衣恨等填河雀憂離織錦字

泣涕感嗟若紛我後代賢各自啓扃橐或如
箕黃鍾紛散悉合龠或如穿蟻珠循環不棼絡
析義隱而微敷詞博以約秦蘇激頹波張老復
恢拓譬彼作垣墉後者施黝堊辟彼伐梓材
後者塗丹雘飲酒觀此書一讀一停酌匪夷之
所思學製箄先閣

蘊生題詞

重鐫奚囊寸錦

校訂同人姓氏

江都李文綬艾川男榮竹孫

江都殷　杓斗南

儀徵王僧保西御

江都梅植之蘊生

儀徵吳廷颺熙載

奚囊寸錦卷上

文人事業無非學圃書田措大生涯不過筆畊心織俗眼前之花樣偏饒奇思運腕底之神工平添別景或翻新或改舊誰云我見猶憐不妨古而創今敢謂後來居上

心齋居士張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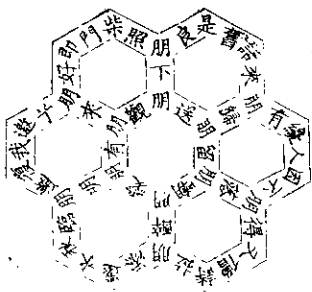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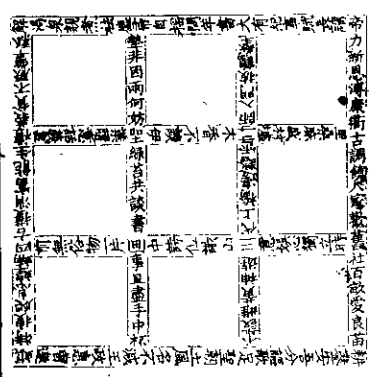
六合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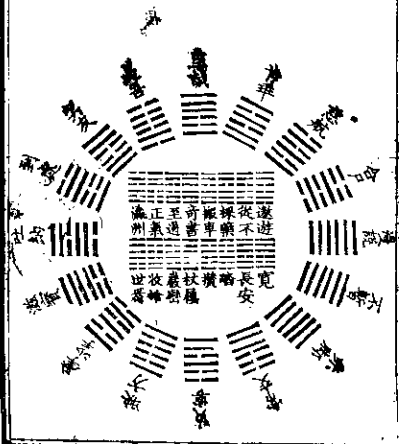
六合一家

五言排律一首家字居中上三行每句首字俱加家字上半之宀讀下三行每句首字俱加家字下半豕字讀每行次句分上句尾半字爲首字安邦起

百朋九錫

百朋九錫

外層七言小律一首月照柴門起内✡五言小律一首月下朋觀起前句尾字即次句首字朋字或讀全作朋或讀半字作月俱隨讀句文理所宜其讀作朋字者凡九處故名九錫不讀朋字看字形稍

井田

外圍五言排律一首帝力起內井字五言絕句四首每第一字俱借外圍半字讀十字相交處彼此借讀或用半字或橫用或合二字各分其半俱隨文之所宜

方圓卦位

內外各七言律一首外圍圓至誠无妄起內方圖雲水遨遊起卦畫或讀作卦名或讀作卦象皆隨文理所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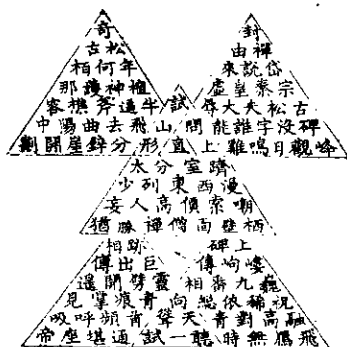
五岳遊

奇
古松
栢何年
那鑱神樞
客樵斧遺半 試 尋大夫松古
中湯曲去飛山 問能誰字沒碑
劃開星鋒分形 直 上雞鳴日觀峰
封
由禪
來説岱
虛皇泰宗
太分室蹟
少列東西漫
妾人高傾索嘲
猶滕禪僧面壁栖
相跡 碑上
傳出巨 傳响嘍
還開劈靈 相犇九巍
見掌痕青 向總依稀視
吸呼頻青 聳天青對高融
帝座堪通 試一聽 時無鴈飛

五岳遊

海岳各七言絶句一首山尖讀起文搭處俱彼此互相借讀

歲花抑村水山
隱重疊依曲灣
處熙緯家蘢怡
日孜汲人切偲
字原本篇正堂
咄悠忽嘐蹻涼
箇了小雙燕鶯
步輕款聲句卿
艾期吶槖若翩
幷蹌濟朝夜卷
事兢業言侃閒
抑彬秩賢貴親

春志長坊古隋林有
詩書好景常携不朽
漢書棋下酒杯深映
月成三友花奇人影
間誰知我樂陶有所
志讀書榮道入湖博
此心明日師濂洛理
學本中庸古訓同人
期勉力十分功文乾
熟極宜壜屠桂花高
折花芬馥傳鳴時候
飲金卮有誰共赴京
師許史偕行篇千裝
文光萬丈看聯捷官
居翰苑優勳業後賢
新學三春期爾日詩

家塾影本

上疊字詩六言絶句六首下長短句一首其空格即上文字照佛印野鳥啼讀法首句三字次三句各七字次二句各三字次七句各七字次二句各三字次三句各七字二句各五字次三句各七字次二句各三字次十三句各七字次四句各三字次二句各五字内時時陶陶赴赴諄諄俱在本句中連讀又情理後學四字上句之尾下句之頭

米囲

七言律一首中魏字分作八個字為每句首一字首私次山三嵬四鬼五娩六女七委八禾私稻起外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三言詩一首朝野樂讀起俱將外圍句尾字串入讀　按字書囲者為囷音君方者為廩

顛倒鴛鴦

七言絕句八首鴛鴦字彼此借讀交頸處亦彼此借讀橫界處讀起

文場碑

四六文一篇一字分作兩字讀皆字書所有之字○之俗名走之亦名之遶草訣百韻之遶鈌東邊今作之字用

啨音撐　傐皓　竨調　懀穢　箖林　雊姤　䩯即郁　餜即夥　牉所　蕀厩

貼甜　霃沉　霏同霏　鴉同鴉　箜龍　礮叟　魹乇　駝　鬱　辣束　辻即徙

㑆同　浽綏　理里　罣水　趺妹　睸娟　脠征

七政全書

七言律一首每句尾字分半爲次句首爲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字從書籤讀起　臘四字不讀

青錢選

青錢選

內大錢一文外輪七言絶句一首首尾藏頭讀洗淨起中六言絶句一首每句首字俱借外輪字或全或半讀先生起外小錢二十四文三言詩一首每三文爲一句每字中口字象錢形問奇客起

守口如瓶

五言絶句四首每字俱加一口字讀嘯咏起

西江月二首俱集藥名並無閒字

藥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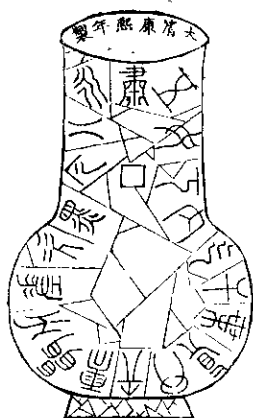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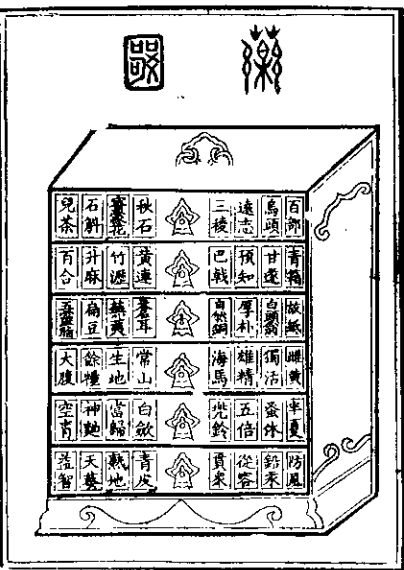
百部 烏頭 遠志 三稜 秋石 石斛 兒茶

青箱 甘遂 預知 巴戟 黃連 竹瀝 升麻 百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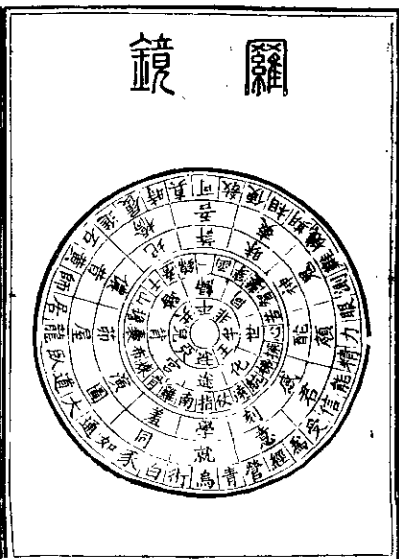
故紙 白頭翁 厚朴 自然銅 蒼耳 蕪荑 扁豆

雌黃 獨活 雄精 海馬 常山 生地 餘糧 大腹

半夏 蚤休 五倍 兜鈴 白斂 當歸 神麴 空青

防風 鉛汞 從容 貫衆 青皮 熟地 天藝 益智

内三層五言律一首係文王八卦自西北方乾宮讀起每句首一字俱合卦畫之象算横不算直如王字為乾卦餘彷此外三層五言絶句三首係十二支子宮讀起每句首一字俱藏地支字在内如學字藏子字餘彷此

羅鏡

六出花

避且宜相賞樂春
多人樹老垂桠時好
開兵斜半新夂一斜景
幽老且日枝坐見望飛囪
徑山貪甘映幽便遠陳鴈綠
小家倦枕書窗開頻行幾字作
春時一見便開花年莫歎嗟賓主
雪斜客遠招來開多錢愧少自
似陽隣東香鎗便夢蟒雁朋
梅夂逐味看沸見幻還門
英照茶對頻水一家書
飄塵燕舞風斜時永
點絶汚殘雪白春

七言絶句花字居中花開便見一時起為首句往外讀出凡六首俱可回文讀

八分書

何知書八分 多亂

少弓隹子爭隶豊頁目隹
目身口女靑柰㞋皮木手
大中台靑㒸斤方己少司
二刀昇水晉其象言女言
靑專曾咸夳羊与舄名見
米入土水水言丂后金夫
孚生舛東賴句齋禾斤月
里屮目正女金木刀戶其

五言律一首一字分作兩行寫兩行合作一行讀如少字目字合作眇字餘同

七言絕句二首每一字分作二字讀需次文官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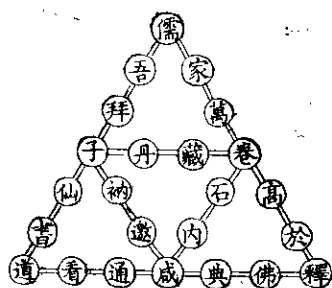
〇此與前圖異前係分寫合讀此係合寫分讀吟欽上聲姓即晴字玢音賓揃同翦䏿即帊字䪻音義㜸音孃爽即軟字

七言絕句四首蝴蝶二字十字相交處俱彼此借讀俱從蝴蝶讀起

五星聚奎璧

五言古一首凡十句第一三五七九句爲五星第二四六八十句爲奎璧水一字在句首火二字在第二木三字在句中金四字在第四土五字在句尾天字是奎之大佳字是奎之圭欲字是璧之召辭字是璧之辛瑩字是璧之玉水遶門前起

奚囊寸錦卷中

回三為一

儒釋道三字在三角上七言絶句一首先從儒家斜讀至下接著橫讀至角上至子字復平行至卷字向下至咸字又向上左邊至頂止卷咸子三字讀兩遍

卷字先仄後平

八音

每音二句倒句回文讀

摺疊扇

摺疊扇

五言律一首長行第一字與短行字合讀其短行只讀本字

八卦鏡

八卦鏡

外圍六言律一首將王半平率門卯崩示八字串入每句中此八字象先天卦畫筭横不筭直鑄自三王起左旋讀中五言律一首右旋讀每句首日字象鏡上星紋每句尾一字與外圍彼此借讀內句尾即外句首

蜂腰

分衙尺　足安居
一撿腰　楚餓餘
朝罷漫　謝　花任採
釀成夕　蜜能儲

春晨園悠　縱倏欣樂
回起涉然　爲爾逢事
木看成事　馬婆有云
長花趣嘉　戲婆歲多
古唯悟時　早庭不青
來憑徹鵝　時前覺松
處堂大業　乍木月幾
著居幻書　過肥駛圖

蜂腰

上七言絶句一首中謝字分作四字串入各句中讀

○下五言絶句四首甍寶𡨴四字每字分作四層

每句第三字串入一層横讀春迴艸木起

同心言

同心言

五言絶句一首每字俱加入心字讀忘愁起

兩頭纖纖

外一層五言律一首四尖俱藏頭讀一生無俗韻起第二層七言絕句回文讀第三層六言絕句每尖藏頭化日舒長起中五言絕句一首每句第一字先讀全字次讀半字努字爲努力畊字爲畊田伊字爲伊人攜字爲攜手

玉連環

七言古風一首每四句內必用一環字楊家清德起其烟雲窗外四字共瑤草三字連環宛轉四字天泉沸三字俱兩環互用

我佛心印

我佛心印

中卍字五言律一首潮字居中分作四字首水次十次月次早爲每行之首每行首句尾字分半字爲次句之首○外圍雙層卍字集唐五言絕句四首四角平上去入四字每首第二字末一字分半字爲第三句第一字每首尾一字即次首第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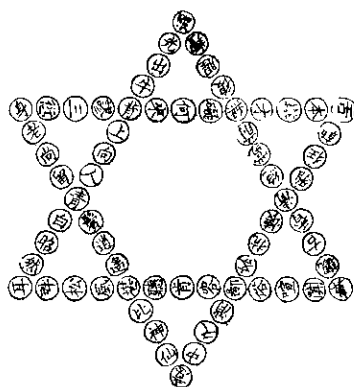
并州剪

并州剪

七言絕句二首中回字象釘鉸句尾中字巾字象剪之尖

八吉祥

八吉祥

佛偈()法輪轉處起交互處係八吉祥名

六根清淨

六根清淨

六言古風一首交搭處彼此借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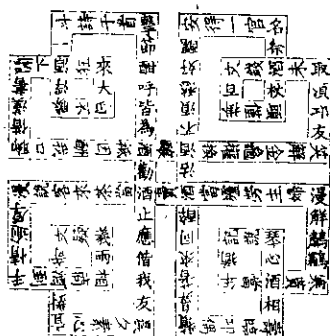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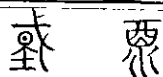
煙具

煙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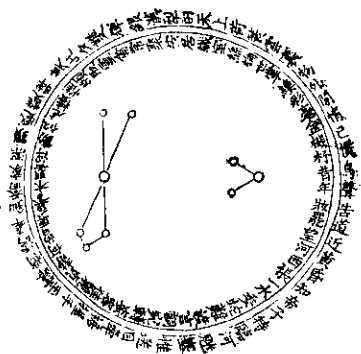
荷包五言絶句一首人前和爲龍起此句像口上揖

痕煙揷七言絶句一首文搭處彼此借讀

酒國

酒國

天仙子酒字俱彼此借讀釀酒勸酒賣酒沽酒俱可

隨便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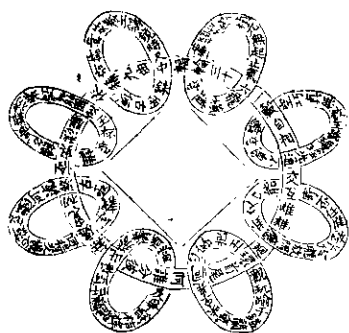
此調有単調有雙調故不分首數

牛女相逢

牛女相逢

內外俱鵲橋仙各一首犁物告特牽犀眸七字俱含牛字安縷妝委姿要樓七字俱含女字每隔七字相逢一次以象七夕橫腰合鵲橋二字外犁田起內安居起

斜紋錦

斜紋錦

六言絕句三首交搭處彼此借讀

九連環

中大環五言律一首八小環五言絕句各一首絕句俱藏頭讀交搭處彼此借讀

九連環

二酉

七平七仄各一首中峰讀起一右一左挨次讀每兩句韻脚合成一字右邊者讀半字左邊者讀全字

二酉

排空開天
高朗同心勞誠
層樓崔嵬春秋交優
千秋奇文名山藏瑯霜張
光華鮮妍堆琳風軍
煙雲繽紛凌吾
傳之其人

歲月代謝
晝夜諷誦日歷
典冊復祕大小在子
太上立德本不朽酒否鈕
匪獨史漢可下可王
注疏那敢漫白
讀罷印以

百里封

浣溪紗二首俱用縣名並無閒字曰罘蓬萊起

錦屏

中七言律一首上下俱平如線頂四言二句下四言八句方口及四字象屏頂及腰雕紋下門字象屏脚

尺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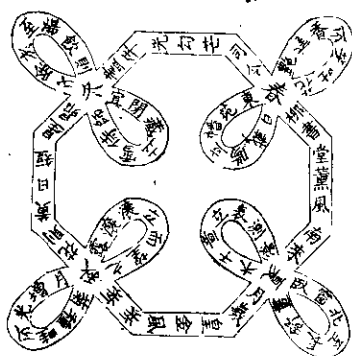
滿江紅
一首

鯉斷鴻稀真箇是
足音空谷忍我
友推襟送抱其人如
玉落月屋梁繚繞
白暮雲春樹參差
綠憶
高齋尊酒共論文情
交篤

君已達膺
多福僕漸老甘幽獨
嘆
仙凡異地敢云相逐
天上貴人能念舊山中
驛使催裁牘愧荒
函臨穎更神馳
名心肅

欽月樓

同心梔子

浣溪紗二闋並內半句回文讀思重過那量騎看將
吹遲十固字或平或仄各隨所宜一首春思重過起
一首前將看騎起

八節長歡

八節長歡

四言詩一首春夏秋冬四字每一字讀三遍象每季三個月每季各一立字春秋各一分字冬夏各一至字句芒讀起

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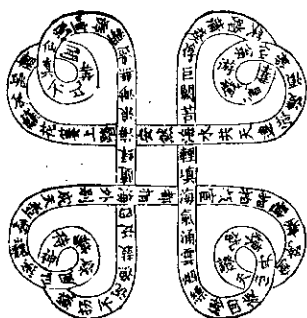
魚書

三言詩一首加魚旁則爲魚去魚旁則成詩其字俱是魚部中所有之字即以魚形爲偏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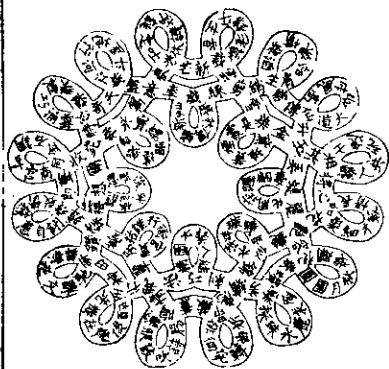
鱮音序鰫音額鰡音句鰤音師魧同鼈鮔同鱓鮹音鯘鱺音離鱭齊上聲鯷音地

八僊過海

八仙過海

浪淘沙四枝海字起交互處彼此借讀

卍事有數

萬事有數

數字居中縱橫十字七言絕句一首俱用數字起下方首句如字左方次句音促上方次句音所右方末句音坍○邊圍虞美人一首除首尾及換頭外俱藏頭讀其借用中心絕句句尾字每字分作兩字用○三言詩四首每首俱借邊上字讀起先上次右次下次左空白處成卍字四個

相逢廿四橋

相逢廿四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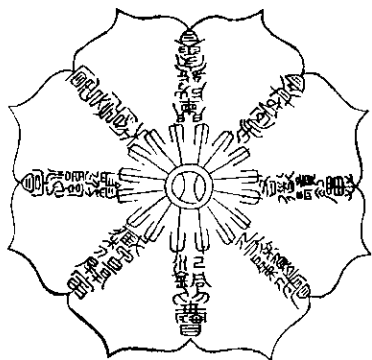
四言詩二首一從新截燒彩起一從偶然遊戲起文

互處彼此借讀

截斷橫行

截斷橫行

五言絶句一首每字分作兩字横讀艸木卜知音起

介即古尓字枩字下是古長字

菱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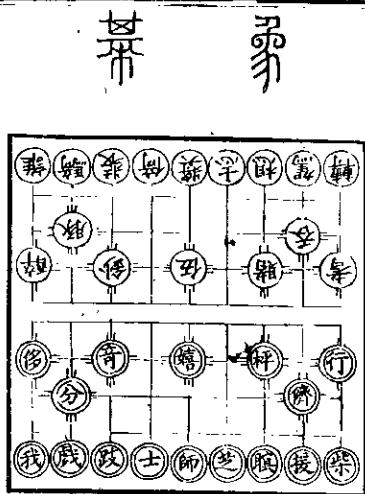
五言律一首每句第一字是艸頭象鏡背紋句尾一字皆有八字在下象菱花邊范銅爲世寶起除鏡鼻外並無閒筆

四面歸心

七言絶句三首俱以中心一字爲句首讀作四隸音句尾俱鈎向内

象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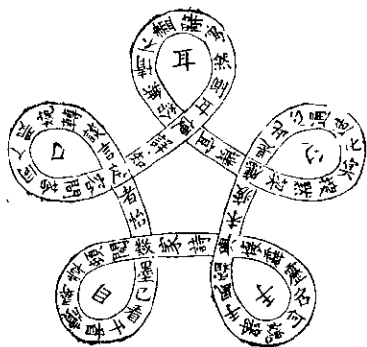
象棋

三言詩八首一字爲一句離合讀或先合後離或先離後合各隨文義所宜從兵卒路起次砲路次車馬路對河相對讀

四美具

四美具

十七字詩四首內交互處爲良長美景外交互處爲賞心樂事彼此借讀良字起

癖王
逐句回文菩薩蠻三首先讀竪後讀横

癖王

五官並用
七言排律一首便給起交搭字彼此互用前後平仄
兩字

五官並用

令旗

綠隊元戎總擅名
兼憑伊致太平面
仍武銘戈鐵馬巧
白檄勒令出靜排
紅邊好成功瓏龍
藍安此仗侯琤虎
橫牛斗列分宮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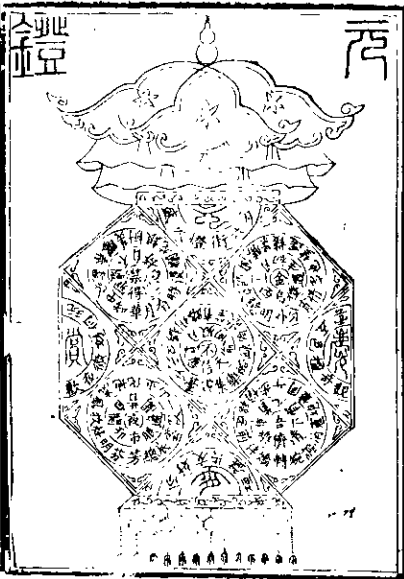
令旗

七言律一首螺紋回環讀令出功成起每句尾字分半字為次句第一字

五臟六腑

五臟六腑

三言詩五首各六句凡五圜圜各六面俱從上尖讀起心肝脾肺腎每首一臟其六腑在上下兩旁内有二腸字象大小腸旁光二字借用其碧露二字每字分作三字用碧是上二下一露是上一下二中行䨲峋佳慊謐饋六字左右分讀毘算肯思義金罵吾奇步梵崽十二字上下分讀

元燈

中圓圍七言絕句五首以金吾不禁夜五字為句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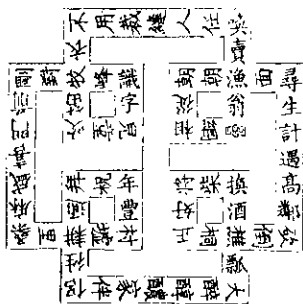
隅頭讀四邊半圓四個合七言絕句一首即以慶賞

元宵四字為句首

隱居四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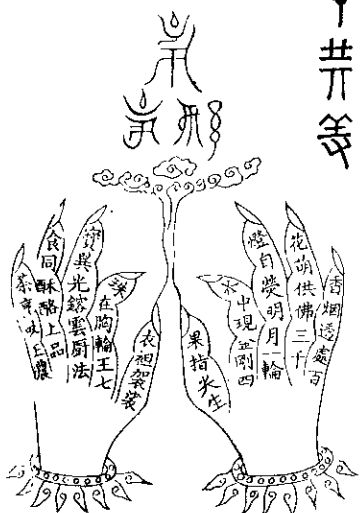
風入松一闋漁樵耕牧四字皆分作兩字讀前後段

首尾藏頭逢人任喚起

硯山

硯山

中峰長相思一首左右兩峰七言絕句各一首山頂讀起之元讀交搭處彼此借讀

十供養

七言絕句一首指尖用十獻名

奚囊寸錦卷下

奚囊寸錦卷下

余家藏奚囊寸錦一書　國朝張山來先生著淥川羅舜章先生刻於官署版藏清遠閣久經散失故坊間罕有此書今春　退圃汪先生過齋中於案頭檢閱之歎爲妙才囑付剞劂以公同好爰刻而分二卷讀法一卷茲圖訂爲上中下三卷讀法一卷共成四卷梓成校讐爲識遂訂片言於諸前達之末

嘉慶二十五年九月上浣揚州王從豫識

縱横策

分攜舌蘇君六
何在車國
婁嫂國嫌枯槁父母何厭貪
[illegible]征濟才人[illegible]
後學前宅悲仍高倒必掛回
久翻趙時
牛後不知鷄口救火豈容挽
秦能韓不說戰
亡以自刎回安天寧又圖六
約平横公
從畢於連全六

縱横策

縱横策

六言絶句四首直者爲蘇秦合縱横者爲張儀連横

十字相交處彼此借讀

素珠

九言偈一首佛字七處象七佛交搭處彼此借讀佛

法起

牙牌偶弄

長	傍	戲	莊	中	同	墜	工
無私	掩映	喜見	流連	參差	知已	唱罷	分明

牙牌偶弄

七言絶句二首讀法與方圓卦位同

覆試案

覆試案

五言古一首俱集古人名並無閑字草盧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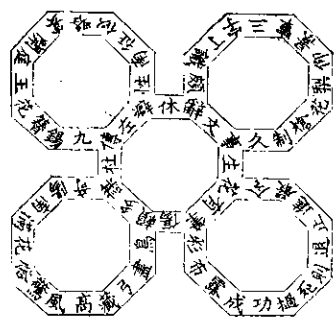
五方雜處

中七言絶句一首四角五言絶句各一首逐句藏頭交搭處彼此借讀

五方雜處

楸枰

五言古風一首俱用奕棊典故朱文象白子元文象黑子每行第二句尾字分半字爲第三句首字象棊譜中十一同十三十一同三十餘彷此其肅蕭簫𤏹米五字象勢子位上之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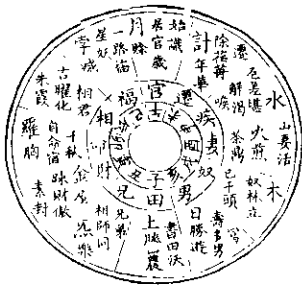
楸枰

五花八門

五花八門

四言詩五首俱從上方讀起中宮休生傷杜四門在四正外四首景死驚開四門在四隅每首各一花字景門在首句死門第二句驚門第三句開門在尾句相交處彼此借讀

談星

乾造　命立卯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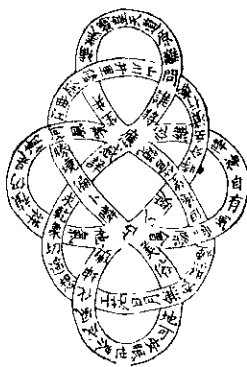
辛巳六月二十二日未時

談星處

八字運限各五言絕一首一字分作兩三字讀星盤七言絕句三層十二宮名並四餘七政俱串入句中自命宮讀起〇此字之山正韻作四畫仝字共八畫故為辛仲字六畫故為巳袍忝二字共十八畫除十二畫仍六畫故為六月峒莅二字共二十二畫故為廿二日侗字八畫故為未時星家排命于子宮起正月日逆數至所生之六月在未即於未上起所生時順數至卯宮為命宮故為卯宮安命也

重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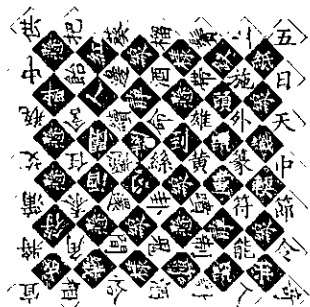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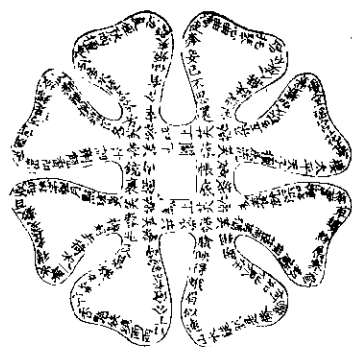
佩	蟹	侑	翼	桑	已	問	兩	滿
兜	籠	觴	軫	行	屬	重	散	城
囊	袖	探	航	飛	柴	陽	步	風
九	秋	離	得	鼓	講	辟	高	適
道	縱	合	文	吹	經	惡	興	意
藏	橫	三	章	帽	鐃	方	懷	登
又	古	漫	字	無	開	孰	自	濁
何	調	嫌	未	分	菊	能	好	醪
妨	笑	非	詳	曹	樽	颼	句	吾

重九

五言排律一首分作九大格每格又分九格中心一字前句之尾即後句之首讀作兩音在一格之內重用似象重九

三才並建

三才並建

上段天道下濟下段地道上行各五言律一首中幽象人六言絕一首交搭處互相借用

佩符

小符七言絶句一首藏頭讀大符陰文霜天曉角一首陽文七言律一首俱藏頭讀

並蒂芙蓉

七言絶句八首芙蓉二穿彼此借讀此首第一字即彼首句尾字

十字架

集唐七言絕句二首風花雪月四字互相借用

十字架

香氣游來紫陌風花光不滅上陽紅　袁不約　李白

窗含西嶺千秋雪月照平沙萬里空　杜甫　劉朴

壺天

五言律一首中含壺中日月長五字

花陣

南曲新樣四時花一枝交搭處彼此互用春到了起千般是春止曲尾字即曲頭字

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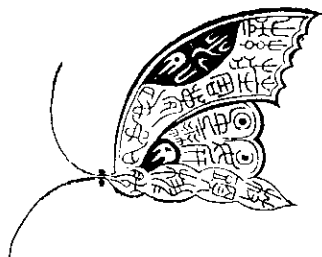
鶯啼序一首從上而下之先讀佛光化爲舍利起留靠右兩行俟讀至底即將此兩行從下而上讀完連荅頂爲七層佛字居中下層佛三尊上懸一燈字下供一香字左鐘右鼓下二僧字一左一右

清課四種

浣溪沙四闋以琴棋書畫四字起交搭處彼此互用

梅魂

五言絕句五首俱從中心梅字讀起花瓣相交處係梅占百花魁五字彼此借讀

蝶夢

五言絕句一首枝頭讀起熒字下火字象蝶鬚與睛次句從熒字之月字讀下之元讀其陰文及⊙俱象翅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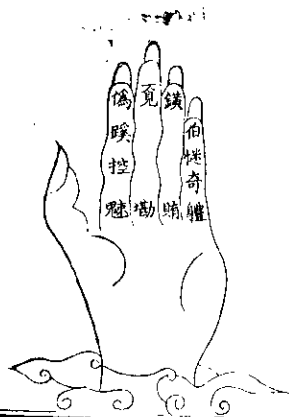
蝶夢

三月三日

七言絕句三首集蘭亭記中字俱從日字起內朗字隨字各藏月字在内以記中無月字故也

一掌經

六言絶句一首一字分作二字讀子宮讀起

一掌金

楚騷法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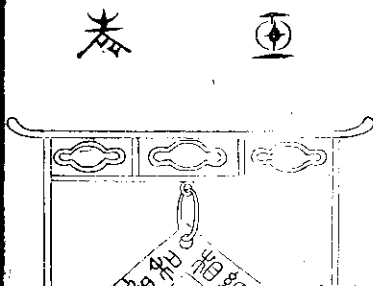
騷二篇中兮字象車之軸其◎象車之轂内輻之上半段芳艸起外輪箋注起内芳字草頭貫入外輪以象鬬笋即作外輪箋字竹頭用輻之下半段句尾彷此

楚騷法輪

秋葉

中六言絶句一首邊從

至筋紋斷處又從中以

半

十六字令念兩遍首句一、
末句五字和更朝三字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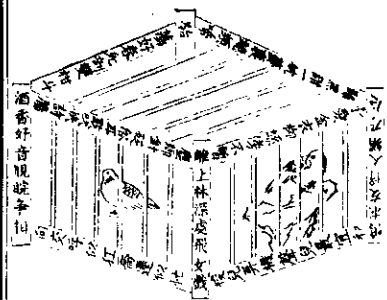
斗十千

七言古風一首君不見起由中邊行後由中直行倒讀向左至左角酒字彼此互用

五色絲

五色絲

外圍五言排律一首内每首第一字中相交處與赤謂之黼赤與白謂謂之繡

籠中鳥

黄鶯兒二杜公子起詩腸止中直行先順讀後倒讀

離字先讀平後讀仄

籠中鳥

鞋杯

嬌人嬌一闋手内温存起噴字前段仄聲後段平聲

底帳香噴四字前後段順逆互用

鞵盃

畫欄

任東西欄邊賦檻外題知有日吐虹霓
手　祇合　全憑　邊鑄　到處　畫
脫　貧住　計造　檻常　斕每　欄
發　長轆　生化　倚抹　凭坡　吟
筆　引棟　虹明　風　言
如　人何　高久　夏氷　冬溫　處
詩　楚妨　同判　類語　如辭　般
新　失得　身此　儕吞　蘭若　齒
論須不任大將蓀莚類栢松如痕苔印

畫欄

中七言律一首長貪起其棟虹明三字合寫分讀右半字屬前半首左半字屬後半首○邊五言小律一首右邊將内弓字合外单字作彈字讀左邊將内風字合外言字作諷字讀其内衹合等字串入小律刼中讀

月餅

水晶
月餅

內似稱看
菽府秋青公爭
情許來如法
多新說
向羨樣老製
端畫坡何
娥稱制盈瑩拉名時
美伴始
袍人銜誰沙氏
他市相州

月餅

青門引一首餅心水晶月餅四字串入詞中讀法製何時起

九宮譜

九宮譜

白紵歌二闋俱集詩餘調名前調尾字即後調首字

獻仙音起

按曲譜有九宮而洛書亦有九宮其數原以一二三四爲序但圖位六容今彷其意稍變其序云

南曲遺音

掛枝兒一隻上九箇字首尾顛倒讀內訓字先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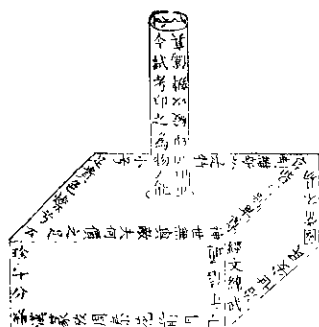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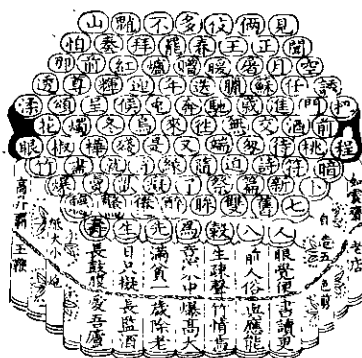
後讀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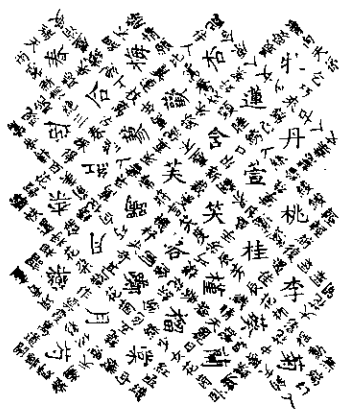
黃金印

賦一篇○官揩判起之蹝云止印重能人四字回文
顛倒讀官字物字云字先後互借用

爆竹

上水龍吟一首往來烏兔起其前字花字雨僧互用
以象雨响○下集句七言小律一首爆竹聲中趕俱
螺螄鏇讀

馬弔椿

馬弔椿

銘一首秦碑體三句一用韻右角上賞肩下百謳左角上十萬下索錢中角右閒左椿交互處彼此借讀半頭賞格起椿面曾銘止

錦上添花

錦上添花

七言古風長篇與古圖異交搭處彼此借讀曾向天孫起後五言絕句一首大字俱用花名

圖終

奚囊寸錦

心齋張潮山來製

鈔句

六合一家 第一圖

五言排律

安邦原有道首在愛斯民寬政隨方奏天章到
處新官寮資將相木鐸賴臣鄰豝藉騶虞寵龍
緣董父馴豵歌私載牧牛飲醉誰嗔豚犬甘農

詠田間樂事真

百朋九錮 第二圖

七言小律 獨木橋體

月照柴門即好朋朋今邀我復邀朋月臨秋水
還添月朋拉詩僊又得朋月不因人纔有月朋
來話舊是良朋

五言小律 同

月下朋觀月朋來月有朋月明朋愛月朋醉月

嘲朋月落朋留月朋歸月送朋

井田 第三圖

五言排律

帝力新恩溥康衢古調饒八家歡舊社百畝愛
良苗耕鑿安吾分謳歌足聖朝土風名不減王
政惠曾邀螟特搜爬息蝗蝻罟獲消富能生禮
義貧不厭簞瓢解渴泉親煮袪塵帚自搖問年
書大有紀事賦長謠

五言絶句

十里桑麻盛村墟草木香不談伊呂業隨意話
羲皇

口不設雌黄神遊三代上橋邊踏雪歸入門披
鶴氅

巾墊非因雨何妨坐綠苔共談書畫事且盡手
中杯

目前無俗物一片畫中詩但識山川意娛心獨

立時

方圓卦位 第四圖

七言律

至誠无妄是吾師契友中孚到處隨吐納風雲滋寶鼎摩挲日月映方頤黄婆歸妹常交泰赤脚同人不暫離漫説明夷合尸解慈航既濟肯乖睽

雲水遨遊天地寬風雷從不履長安家人採藥山山踏小畜搬車日日攢大有奇書隨杖屨中孚至道貫巖巒乾坤正氣蒙收拾既濟瀛洲遯世看

五岳遊 第五圖

七言絶

封禪由來説岱宗秦皇虛辱大夫松古碑没字誰能問直上雞鳴日觀峯

奇松古栢何年植神護那容樵斧遍半山飛去

曲陽中劃開崖壁分形直

試問山形直上躋室分太少列東西漫嘲索價高人妄猶勝禪僧面壁栖

壁上碑傳岣嶁巍九番相向總依稀祝融高對青天聳試一聽時無鴈飛

勝跡相傳出巨靈劈關遥見掌痕青向天聳首頻呼吸帝座堪通試一聽

家塾影本 第六圖

六言絶 疊字

歲歲花花柳柳村村水水山山隱隱重重疊疊依依曲曲灣灣

處處熙熙皡皡家家藹藹怡怡日日孜孜汲汲人人切切偲偲

字字原原本本篇篇正正堂堂咄咄悠悠忽忽嘐嘐踽踽涼涼

箇箇真真小小雙雙燕燕鶯鶯步步輕輕欸欸

聲聲句句卿卿
艾艾期期吶吶纍纍若若翩翩井井蹌蹌濟濟
朝朝夜夜卷卷
事事兢兢業業言言侃侃誾誾抑抑彬彬秩秩
賢賢貴貴親親

長短句

春晝長　春晝長時時吉祥　吉祥惟有詩書
好　惟有詩書好異常　異常情　情不朽

不朽漢書堪下酒　漢書堪下酒杯深　杯深
映月成三友　映月成三友絶奇　絶奇人影
問誰知　人影問誰知我樂　我樂陶陶有所
思　有所思　讀書樂　讀書樂道人淵博
道人淵博此心閒　此心閒日師濂洛　日師
濂洛理　理學本中庸　學本中庸古訓同
古訓同人期勉力　人期勉力十分功　十分
功　文章熟　文章熟極宜揚屋　極宜揚屋

桂花高　桂花高折花芬馥　折花芬馥鹿鳴
時　鹿鳴時候飲金巵　候飲金巵有誰共
有誰共赴赴京師　京師計吏偕行篋　計吏
偕行篋千葉　千葉文光萬丈看　文光萬丈
看聯捷　聯捷官居翰苑優　官居翰苑優勳
業々勳業後　後賢新　賢新學　學三春
三春期爾日　期爾日諄諄
米国第七圖

七言律

私稲傳聞始宋朝山家種得至今饒嵬祠禱歲
神欣祀鬼谷古年覡獻穌媿拙犁鋤勤永書女
紅機杼耐良宵委蛇久遂歸田願禾既登時醉
一瓢

三言詩

朝野樂風俗良饒倉廩調羹湯祀田祖雨以暘
穌詠吉順乃祥晝則耕安農桑宵則織民儒業

碩永豐泰然藏瓢中酒國醂香

顛倒鴛鴦 第八圖

七言絶

遜抗機雲世久無閨中靈秀勝吾徒鴛鴦樓上
鴛鴦記文縱無多字字珠
放誕風流體態狂赤繩多半若參商鴛鴦司裏
鴛鴦牒拜乞神靈別主張
生就多情死不迷魂遊香盼曉山低鴛鴦塚内
鴛鴦肯月夜聯詩尚並棲
待關良緣好結盟催妝詩就不勝情鴛鴦社裏
鴛鴦琖互吸清香合巹傾
雲雨巫山朝暮收攜來鋪遍小青州鴛鴦寺裏
鴛鴦會絶勝龍華會上遊
性僻躭奇愛赤文紫泥華美更繽紛鴛鴦譜上
鴛鴦印錯落句鋪錦繡紋
邃閣幽軒複道通碧紗纖軟映簾櫳鴛鴦窗上

鴛鴦鎖靜掩應知怯嘵亂
京兆當年巧畫眉眉峰知與遠山宜鴛鴦匣裏
鴛鴦研想見春纖握管時

文塲碑 第九圖

四六碑記

青山白水高人卓立會心草署竹林少女咸言
絶目不見佳句比日至喜素心者言邑有文田
果多廣土其石片片其木森森卜早卜夕占月
日立草亭雨沈雨飛會魚鳥及空谷言之甘舌
見者動心穴規半月數石爭青草秀屯雲四維
宛黑寸心千里束多士之別才一夕同舟瓜汝
曾之里耳羽毛未足每言山鬼欺人眉目欠奇
日取文心隨骨春王正月己酉日立

七政全書 第十圖

七言律 藏頭

七政全書紀歲首日和風煖屢豐期月懸冰鑑

山河激水泛銀潢曉夜熹火正西樓丹似橘木剛東拂實如錘金昆玉友盈家塈土鼓吹函樂事宜

青錢選 第十一圖

七言絶 藏頭

洗淨空囊好貯錢金輪如意日周旋方知阿堵多奇效交徧賢豪也占先

六言絶 同

先生素無長物金蘭別有同心方摘荷錢榆莢交加苔徑行吟

三言詩

問奇客咸登堂倚嘉樹戀荷裳紀高句翁宮商同享燕羣季常

守口如瓶 第十二圖

五言絶

嘯咏只含嘿咨嗟加嗶嚅知君嗔喋舌吃吶可

如吾

藥囊 第十三圖

西江月

百部青箱故紙雌黃半夏防風烏頭甘遂白頭翁獨活蚤休鉛汞　遠志預知厚朴雄精五倍從容三稜巳戟自然銅海馬兜鈴貫衆

秋石黃連蒼耳常山白斂青皮密蒙花竹瀝蘇莧生地當歸熟地　石斛升麻扁豆餘糧神麯

天葵兜茶百合五靈脂大腹空青益智

羅鏡 第十四圖

五言律

王化梯航遠迷迷仗指南卯宮鞏骨煉兒背布囊擔共踏山千叠平歸錦一函非同穿鑿耆半世苦心探

五言絶

學就青烏術羞同白豕如演圖通大道茆屋臥

龍居

儂昔師黃石圯橋進履時許吾真可教昧爽便

相期

神見機難測酡顏眼力精感君能信受刻意爲

經營

六出花 第十五圖

七言絶 回文

花開便見一時春小徑幽閑多避人斜日映窗

書枕倦家山老去且甘貧

貧甘且去老山家倦枕書窗映日斜人避多

閑幽徑小春時一見便開花

花開便見一時春雪似梅英飄點塵茶味香來

招遠客斜陽夕照返東鄰

鄰東返照夕陽斜客遠招來香味茶塵點飄

英梅似雪春時一見便開花

花開便見一時春白雪殘污絶點塵茶味香來

鐺沸水斜風舞燕對看頻

頻看對燕舞風斜水沸鐺來香味茶塵點絶

污殘雪白春時一見便開花

花開便見一時春永晝門閑自主賓嗟歎莫年

多夢幻家還厭少媿錢緡

緡錢媿少厭還家幻夢多年莫歎嗟賓主自

閑門晝永春時一見便開花

花開便見一時春好景因緣作主賓嗟歎莫年

頻遠望斜飛鴈字幾行陳

陳行幾字鴈飛斜望遠頻年莫歎嗟賓主作

緣因景好春時一見便開花

花開便見一時春樂賞相宜且避人斜日映窗

幽坐久椏垂老樹半枝新

新枝半樹老垂椏久坐幽窗映日斜人避且

宜相賞樂春時一見便開花

八分書 第十六圖

五言律

眇躬唯好靜隸體頗相推次仲貽清韻斯邈記妙詞精傳增減法評攻碣銘規野性聃踈嬾餉撫任所期

剖竹分符第十七圖

七言絶

寓次文官肖鳥音人人求食革鬧心今生分寸前番定日夕王言手白金

百里空勞苦力支木人心手木工奇古來邑主官宜奚牛馬甘言舍面皮奚即𢽾字

雙飛蝴蝶第十八圖

七言絶

蝴蝶臨花窗外飄夢中園吏喜相招過時栩栩知難再覺後蘧蘧漫寂寥

蝴蝶枝間迷亂飛翩翻飛處見芳菲戲依鳥語嬌相喚鶯銜佳人鬪繡幃

蝴蝶清晨戲小園滕王塲就見芳魂迷漫畫譜知多少洞裏仙翁晴閉門

蝴蝶翩翻過短牆鬢交粉退喜奔忙窗開喚婢嬌相撲忽地飛來依繡牀

五星聚奎璧第十九圖

五言古

水遶門前山天光相蕩滌大火正西流佳景㴱風歷商飈木葉落放僊疑義析性不愛金紫辭

榮耐岑寂安居即樂土瑩然聊自適

算盤第二十圖

四言詩

峯山勺水蓏苑詞場聯珠合璧疊翠堆黃泰階升吉盛世豐穰才堪斗計器肯鐘量書憑石勒史付山藏風雲忽會奎璧增光平原絲繡鴻烈金償養精毫末理析微芒異端釐剔同調揄揚光陰分惜志氣霄昂馬溝錢埒客履珠翔參天

兩地黜伯尊王埋頭十載約法三章戢操百勝
名滿四方澄波千頃製錦七襄青錢萬選白鏹
充囊

函三爲一第二十一圖

七言絶

儒家萬卷甬於釋佛典咸通看道書仙子丹藏
卷石内成遨衲子拜吾儒

八音第二十二圖

五言迴文 回文

金撥聽好音音好聽撥金石磬懸空室室空懸
磬石絲操指下遲遲下指操絲竹映山多綠綠
多山映竹匏繫似官曹曹官似繫匏土位居中
五五中居位土革履雙飛舄舄飛雙履革木魚
敲斷續續斷敲魚木

摺疊扇第二十三圖

五言律 離合

效決前朝制交詒贈句新漫言湘骨滑毋共沐
君親袖納鮮衣侶靴藏駿馬人戲將團扇鼓虛
負漢宮嬪

八卦鏡第二十四圖

五言律

曩昔江心鑄晃然明月姿星辰朝隱見景象晝
離奇映對從憂喜昇沈任笑嗤晨興將一照易
却少年時

六言律

鑄自三王上古時逢月半蟾光照我清平世界
唉他𦬸奩梳妝喜鎮八門魑魅奇窺二酉縹緗
見此蕊㓊澄澈姿容願示周行

蜂腰第二十五圖

七言絶

分衙尺寸足安居一捻腰身楚餓餘朝罷漫言
花仜採釀成多詡蜜能儲

五言絶

春回草木長晨起立看花園涉日成趣悠然心

事嘉

繞爲竹馬戲倏爾日婆娑欣逢大有歲樂事已

云多

古來穴處者唯憑土室居悟徹四大幻時觥貝

葉書

早時雨乍過庭前草木肥不覺日月駛青松大

幾圍

同心言第二十六圖

五言絶

忘愁懲忿怒感悳愈慈悲懸想愚忠態甦憑惡

患思

兩頭纖纖第二十七圖

五言律藏頭

一生無俗韻終日竦吟有月倩氷壺對雲煩彩

綠穿牙盤堆野蔌雪椀啜山泉白日容高枕羲

皇樂事全

七言絶回文

多情最感有情癡月上樓中夢別離蘿薜掛衣

輕縷細歌成著意雅人詩

詩人雅意著成歌細縷輕衣掛薜蘿離別夢

中樓上月癡情有感最情多

六言絶藏頭

化日舒長爽朗良辰駘蕩亨家吉事漁樵耕牧

文場雪月風花

五言絶離合

努力加餐飯畊田傍舊林伊人如宛在攜手共

論心

玉連環第二十八圖

七言古

楊家清德世相傳黃雀銜環福報全漫說四知

迂腐甚其人如玉美無邊無邊樂事家庭好一片烟雲窗外繞雕欄盡是巧連環砌畔琪花共瑤草琪花爛漫不知名絕似連環宛磚生始信化工能肖物膽瓶斜插一枝橫更折一枝來供佛軍持汲滿天泉沸瓶邊兩耳貫雙環縹碧哥窯紋彷彿焚香禮佛誦經文參透枯禪靜夜分錫杖九環常在手山山水水踏烟雲窗外蕭蕭修竹動高人一枕成幽夢夢裏機鋒捷轉環化爲蝴蝶莊周共瑤草菁蔥不等閒落花巧嵌似連環宛轉玲瓏如碎錦跏趺靜坐掩柴關

我佛心印第二十九圖

五言律

水本曹溪馥香從鹿苑來十方同聽睹四象共徘徊月映溪難颺風生浪自開早年通妙悟心法溯蓮胎

五言絕集唐

平生志不迷馬戴滌除貪破浪杜甫良宵背水濱朱慶餘還似瑤池上劉憲上方惟一室于鵠豈向人間住劉長卿人世寄郵亭杜牧每欲孤飛去杜甫去住雲無意劉長卿莫怪闌干濕朱景玄水亭風氣涼李白開門放山入曹松入境無餘事朱慶餘涵虛混太清孟浩然水來同一色劉禹錫相與樂昇平宋之問

并州剪第三十圖

七言絕

嫁衣原不爲他人自出心裁又日新休遣肝腸雲錦似幾回淚下暗沾巾開心一片少人同剪雪裁雲訝國工七夕天孫曾賜巧夢回常在月明中

八吉祥第三十一圖

四言偈

法輪轉處天花飄散現無量色發無量香諸大弟子及諸天龍摩訶迦葉拈花微笑扶輪吹螺手持寶鑵指蘸法水徧灑道場人及非人咸讚希有一時法會同見此鑵如佛髻螺錦繖懸空敲魚擊鼓合掌恭敬稱為吉祥佛告迦葉收此寶器汝等諸人如魚在水如繖張蓋入腑粘腸苦不能出我今憐憫為汝說法成吉祥相安隱歡喜滌淨肺腸盡空五蓋

六根清淨第三十二圖

六言詩

眼光出牛背上向人青白昭然耳畔松風堪聽肯容鄙俗喧鬨鼻觀古香清絕當前無復腥羶舌本辯才無礙何來背謬三愆身老尚留青鬢逍遙堪比神仙意中久消鄙吝抗懷清雅狂顛

煙具第三十三圖

五言絕

人前和鼎鼐口內吐青雲士女何須別炎涼不用分

七言絕

呼龍耕煙種瑶草日吐青雲幻不收石馬社塘今古判鼻尖出火也消愁

酒國第三十四圖

天仙子

沽酒不須愁好醜安得一官名祭酒杖頭僅掛百文錢酒未取須邛友笑解金龜權換酒釀酒祇因酬我口聊借漢書開下酒狂來太白不勝浮酒一斗詩千首擊節酣呼皆為酒勸酒止應偕我友晨夕素心宜對酒奇文疑義兩相商酒到手情逾厚漫說客來茶當酒責酒當壚勞主婦漫解鷫鸘寒貰酒當年猶記說琴心酒相壽臨邛偶犢鼻著來同醉酒

牛女相逢第三十五圖

鵲橋仙

郭田天上荷蓑雲裏物外閒情已慣烏聲告道近黃昏知帝子特臨河畔　寒帷送目牽裾握手玉露樁濡犀鈿喬家深鎖巘雙聯袂此夕雙雙領渡

七夕紋室綵綸世掌纖彩雲分機杼昔年妝罷中河兩悵一水委蛇難渡　言詞宛轉姿容佳罷貞靜何曾要舉木器浮動似危樓惟願取靈

符常聚

併紋錦第三十六圖

六言絕

消受松風水月留連鳥語花香約到酒人詞客

收歸畫譜詩囊

領略水聲山色品題酒聖文豪守我詞中法律

和他松下波濤

馬上詩能和韻山頭鳥任銜箋隱者花經品藻

法家當許流傳

九連環第三十七圖

五言律

輻輪三十六一轂自相通交互雌雄應之環首尾同阿誰分彼此無處覓初終恰與愁腸似依稀九曲中

五言絕　藏頭

貞元無起止一氣六龍橫黃道如輪軸由樞作

幹楨

右玉號瓊瑤玕光通不息心如暢轂空工巧真無敵　珠聯寶字

高下玲瓏放方隅應卦爻■又口能互寄可否任推敲　人讀爲交　口讀爲重

金蘭氣味孚子是同心客各把玉環觀佳玩踰千鎰

木龍灌吁陌百畝此飛濤壽酒當誰及人爭酹

桔槔

口辯似懸河水流終古亟一槎何處回巳得支
機石
青紫虹霓射身圓似玉杯不知誰與飾布色最
難猜
良工鑄鏡時千尺中銖兩从古便稀奇可許神
好養

二酉 第三十八圖

七平

千秋奇文名山藏層樓崔巍春秋良光華鮮妍
堆琳琅高朋同心勞交相烟雲繽紛凌風霜排
空開天誠優長傳之其人吾軍張

七仄

太上立德本不朽典冊復祕大小酉匪獨史漢
可下酒晝夜諷誦日在口注疏那敢漫可否歲
月代謝歷子丑讀罷卯以酌玉鈕

百里封 第三十九圖

浣溪紗 集縣名

日照蓬萊蔚赤城江山鞏固始和平萬年長樂
獲嘉榮　清苑萊蕪新野客上林桐柏玉田成
壽陽將樂費烏程
靈壽仙居貴永年曲江溆浦灌藍田會同高客
賀桃源　天柱璃山環鉅野石門秀水汲甘泉
大名徐慶冠平原

錦屏 第四十圖

七言律

忝向人間稱擠王吞花臥月兩相望丁年握槧
鳴珂里丙夜留賓晝錦堂石畫共誇侔賈董天
機自許傲羲皇千霄玉樹堦庭盛百代簪纓未
易量

四言

因圖園圓囸固園圍 囸即日字

琵琶迂澗置散投閒羇縻鸞閣署理花關買絲
繡閬罵世塵閬羅才天闕置免人間

尺素書第四十一圖

滿江紅

鯉斷鴻稀真箇是足音空谷思我友推襟送抱
其人如玉落月屋梁繚繞白暮雲春樹參差縈
憶高齋尊酒共論文情交篤 君已達膺多福
僕漸老甘幽獨歎仙凡異地敢云相逐天上貴

人能念舊山中驛使催裁牘婉荒函臨穎更神
馳名心肅

同心梔子第四十二圖

浣溪紗半句回文

春思重過二月天同心妝罷整釵鈿鈿釵整罷
戲鞦韆 小步漸那無量忖忖量無那怯難言
凭牆飛騎看將前
前將看騎老馬馴同心先後斷根塵塵根斷後

坐花茵 人解彈吹歌遲酒酒遲歌吹月留人
清明已過重思春

八節長歡第四十三圖

四言詩

勾芒司令春日載陽立幡苑東春花吐芳分香
遲艷春柳書堂薰風南來夏木千章立表測影
夏晝舒長至此窗臥夏月羲皇金風淅淅秋露
瀼瀼立而望之秋月增光分畦種菊秋花則黃

日短星昴冬宜閉藏立雪侍師冬則飲湯至於
除夕冬盡年光

魚書第四十四圖

三言詩

交與客居京師會元旦有麗思占此日是昌時

八仙過海第四十五圖

浪陶沙

海浪渺無邊溯湃喧闐仙真不比等閒仙輕跳

篋籬花籆上踏海安然

海水共天連欲渡須船仙翁游戲會羣仙笑踏

蒲葵浮巨闕苦海輕填

海氣涌雲烟縹緲回旋仙丹煉就證天仙倒跨

蹇驢拋拍板宦海都捐

海外别成天壺嶠巍然仙風淡蕩待神仙鐵拐

不沉漁鼓泛四海隨緣

萬事有數第四十六圖

七言絶

數年蔬食類逃禪數畧才扳縮項鯿數罷青錢

付漁父數來磯嘴聽流泉

虞美人

雲涌奇峰天際白水閣娛佳客各攜紈扇共磁

杯不著單衣談笑共猜枚　　懶將糟粕輸輪稱

魚鳥供遊衎行看年少競擕蒲甫擲八义輸却

幾青蚨

三言詩

青眼秀天機恬磯畔句付誰拈、聽鵲噪客來

時杯中物蔬侑之　蒲誰巧青樓媛縮地聽衍

談天　才藝足類九流猜拇陣輸一籌

相逢廿四橋第四十七圖

四言古

新栽煥彩錦字生香裁雲剪雪染黛堆黄烟霞

是染金玉其相騷人共玩逸士相將心如髮細

才較情長如花艷艷似水洋洋璇璣略似錦繡

應昂徘徊宛轉曲折昂藏薰陶慧眼鼓吹詩腸

陶情我輩屈指誰行衙官賈屈夢寐韓張敌儕

蘇蕙自謝張郎聲同金石調叶宫商同妆宛委

永寶縹緗堪娛晝永寓意春光休譏怪誕定吐

光芒

偶然遊戲率意盤旋江河行地星斗旋天奇思

雲涌巧製珠聯思時宛爾想罷悠然沉吟思想

牆榮鑽研施騁文苑歌舞研田神全醉後趣在
機先全行我法巧結人緣布圖精巧刺繡芳鮮
金求麗水珠採鮮蛸春花爛漫秋月團圓花容
艷麗蝶夢翩躚莊周化蝶弄玉升仙高風世仰
大道仙傳常生酒興慣埭吟肩生綃剪綵戲草
新編

裁斷横行 第四十八圖

五言絶

草木卜知音倉公一日心入秋番大雨小鳥共
去林 [illegible]

菱花鏡 第四十九圖

五言律

范銅爲世寶蔵柙但開寅菡萏臨池賞芙蓉及
第眞蘭房能守貴茅屋也甘貧若道顰眉異妾
除頼作寳

四面歸心 第五十圖

七言絶

行誼文章兩不斷行間將略舊曾諳行程遠大
文兼武行行翻成侃侃談
服服夜飲不勝饒厭歛諸僚醉語諭厭倒當年
元白輩厭然偷學泣青衫
從衡久矣厭孫龐從此奸頑革面降從者止隨
琴與鶴從容論道坐經邦

象棋 第五十一圖

三言

耆老曰彳亍行賭者貝乎木枰 五人伍喜女
嬉少金鈔大可奇　卒酉醉侈多人脉豕月八
刀分　呑天口齊人儕尋車轉此木柴　加馬
駕叐手援相心想冥目瞑　志士心艸之芝將
大奨一帥師　倚奇人十一士壯衣裝支足跂
騎奇馬戲虛戈誰佳言我口哦 瞑即眠字

四美具 第五十二圖

十七字詩

良友佳辰至同心與味滋此中有真樂誰知
景好坐良宵欣賞奇文處吾儕多素心佳趣
美名爭景慕世事不相關試問誰相賞青山
辰與覩美人浙樂惟篇章誰締緣蘿事才郎

癖王 第五十三圖

菩薩蠻 回文

癖中閒思詩中適適中詩思閒中癖狂並癖名

香香名癖並狂　織官思醉客客醉思官織貂
珥適王朝朝王適珥貂
癖王詩調高秋客客秋高調詩王癖奇絕癖人
癡癡人癖絕奇　古音調舊譜譜舊調音古清
夜客多情情多客夜清
癖時清吹歌聲急急聲歌吹清時癖佳句癖生
花花生癖句佳　狀同吹與唱唱與吹同狀流
水急如謳謳如急水流

五官並用 第五十四圖

七言排律

便給無情不盡辭偶然側耳便詳知從容問答
同人服婉轉談言從者怡數墨已看千首牘尋
章頓閱數家詩興懷霹靂名何媿舉手爪宿興
未疲應是此心通造化冥搜默契應機宜

令旗 第五十五圖

七言律

令出功成好勒銘金戈鐵馬靜瓏琤王侯仗此
安邊徼文武憑伊致太平十面巧排龍虎勢九
宮分列斗牛横黃藍紅白仍兼綠小隊元戎總
擅名

五臟六腑 第五十六圖

三言詩

安吾命肺腸開耕且織田竹山白圭句愛壁間
金焦客雲山人玉田草金花菌醒胃脾消氣

仲　石可弄此黃金四五六兩山林止顛米一我心　馬上郎肝膽友豪俠氣冲牛斗食必兼各可口　少凡思足甘香夕鏤腎朝洗腸持瓔珞四旁光

元燈 第五十七圖

七言絕 頭藏

金烏西下月初生一過燈宵分外明日聽良朋傳勝景小樓遥望也多情

吾儕樂事首元宵月下清謳婉轉嬌女伴前途移悄步少年同輦總魂消

不信唐皇月殿回已偷天樂集靈臺至今元夕揚州路各有笙歌倚綵酷

禁得幽懷不自持寸心惟有月華知口中吸盡春醪美火樹銀花爛漫時

夜市邗關自昔聞耳邊眼底總芳芬分明杜牧風流地也化巫山一段雲

又

慶雲五色擅奇觀賞玩何妨徹夜歡元夕六街燈火盛宵分好友共盤桓

隱居四友 第五十八圖

風入松

逢人任喚賣魚翁罾網相從朝朝水面尋生計過高鄰砍倒焦桐正好將柴換酒木瓢大醉醇醲　農家伴侶往來通拜祝年豐村墟井里桑麻盛喜門前剛對文峯識字兒童吹笛牛衣不用裁縫

硯山 第五十九圖

長相思

傍驪壇一拳山五岳移來方寸間筆公相往還剛飛翰共研鑽猶憶米顛雙袖寬次公休與看

七言絕

最愛瓌瓏巧嵌空伴他柔翰助詩翁摩挲不減

琴共研休與香山一樣同
毛穎羅文結伴遊嶙峋妙相恰相投有時下拜
如顛米寛袖雙籠弄不休

十供養 第六十圖

七言絶

香烟透處百花萌供佛三千燈自熒明月一輪
水中現金剛四果指尖生
衣祖袈裟珠在胸輪王七寳異光鎔雲厨法食

同酥酪上品茶烹味正濃

縱横策 第六十圖

六言絶

妻嫂固爆枯槁父母何厭貧窮但得多金高位
隨他前倨後恭
牛後不如雞口救火豈容抱薪六國久稱天府
同心自足亡秦
從約自然不久前征固可分攜舌在枯頰隨潤

雞難同止於栖
連横天不救趙高才父事蘊君六國何人多智
豈能久不瓜分

素珠 第六十二圖

孔言偈

佛法妙有六字最簡捷八萬四千佛偈包其中
南無阿彌陀佛只一句照見五蘊四大皆成空
佛在我心不出方寸外但期一念佛號心能通

佛珠在手對佛作回向金剛菩提櫘子咸相同
佛土蓮花九品化生處花開便見佛祖來相從
果能一念與佛不差別永證西方極樂無終窮

牙牌偶弄 第六十三圖

七言絶

天地無私日月長雲霞掩映緑楊傍雙雙喜見
鴛鴦戲花鳥流連六一莊
梅柳參差雪月中二三知己緑雲同六幺唱罷

天花墜一一分明四五工

覆試棊第六十四圖

五言古 集古人名

草廬黃山谷味道淳于意疊山石敢當左邱明
甯配南軒李太白壯宮勳如晦石田米萬鍾杵
臼謝末娌有若常遇春百藥端木賜師古仉智
高眞德秀士會文同韓昌黎蕭思話無忌雲林
隨清娛才老張公藝不識高攀龍百里奚侯嬴

長生直不疑許子將興嗣

五方雜處第六十五圖

絕句 藏頭

黃農聖世樂無方万姓時雍喜莫當田里久闲
書大有月中鼓腹勝笙簧
多方消反側則傚聖言時寸土勝農畝田間叢
莫移
一家多正直且喜四方平十里時遊戲畫堂叢

我生
虛鷹喜多偺諸方破膽餘米須須露布巾幗久
欷歔
力食鼓吾掌手能書典墳八方戍大定疋馬不
須勤

楸枰第六十六圖

五言 韓體

創始邇陶唐用心開孔子一中太極蘊全局朞
年紀黑子誠彈丸白帝亦蕞爾爻象陰陽判方
圓天地比多算乃能勝爭先實云美大道通仙
靈精思測神鬼手談貴肅穆坐隱毋怯餒食橘
騎龍飛采蘅鼓子政初爲運帷幄繼乃攻壁壘
土地忽分合人民倏蓓莛役賭墅析決策推
枰起走笑步盈百睡詢局曾幾雕梁縱橫壓鐵
網大小被衣鉢傳古今詩文叟宮徵主臣眾卿
誠師弟援引從矢能下聊城龜解出深水說法

衆老禪爛柯駭寸晷咎惟罪厮賴過莫甚強悔
對譜猶登場布圖似非米八卦方隅列九宮中
外倚弱腹超强邊救尺遜脩咫只容簾箒看那
許瓜葛抵佯輸予游捋火貶頸偃倚可人辦賊
無術匈捉刀葱谷山冀雖據宣城郡堪作七行
宜投江杜陵咏畫紙重瞳或告敗獨眼偶不死
夕聽姑婦枯日消君相尼勝之固欣然敗兮亦
可喜口仍荅間易心漫戒虛已閨踰吹簫樂旅
過角弔詭危言歌南風長嘯鎮北鄙相持二俱
活得芾雨不耶耳邊無一聲戶外有雙履光明
仰豪傑偷竊慮奸宄九品定優劣萬態別成毀
喪師懟楸枰得采誇錦绮奇容開長安為之貲
乎已

五花八門 第六十七圖

四言詩

休辭文事生花有筆傷賴多謀杜傳左癖

三軍景仰梨花槍制久事文辭頗識丁字
令嚴進止退則死揭功成露布彩筆有花
奇謀多賴鳥盡弓藏高風驚俗花滿南陽
略似征南性癖左傳九錫簪花王庭開宴

談星處 第六十八圖

五言絕

此一一人中乞衣十八公固山二十位个个貴
人同 八字

日者專車口其人不一人狂言乞米食山鬼采
田巾 運

人人小有水賣水且人人不見五行口佳言乃
木身 限

七言絕 星盤

千秋自命宿羅胸金屋疎財傲素封兄弟 相師
同烝樂書田沃土勝山農
富壽多男日勝遊木奴林立已千頭山妻活火

煎茶鼎水厄差堪解渴候

還除荏苒計年華始識居官歲月賒一路福星

妖字滅相君吉曜化朱霞

重九 第六十九圖

五言排律

滿城風雨散散步問重陽適意登高興興長倖

懸方濁醪吾自好好句孰能颼已屬柴桑行行

飛翼軫航講經鐃鼓吹吹帽得文章開菊樽無

分分會字未詳侑觴探蟹籠籠袖佩萸囊離合

三秋縱縱橫九道藏漫嫌非古調調笑又何妨

三才並建 第七十圖

五言律

天道原難問誰將應感詳偏求乾象切遙想化

工茫日月無私照烟雲但遠望管窺應坐井備

補羨蝸皇 天

世界成風化沖輿占八埏望時分岳瀆行處門

山川井里脩途曲江河勝境偏卜鄰占美俗無

地可安眠 地

六言絕

仍是清河風味應從維岳降神日有風雲際會

占他氣象祥禎 人

佩符 第七十一圖

七言絕 藏頭

五日龍舟弔屈原小童稍尾戲翩翩羽觴放鴨

人爭取耳畔惟聞金鼓喧

七言律 同

五日天中節令奇可人對酒恰相宜且將蒲艾

瓶中供共把葵榴鬢上施方外篆符能制鬼田

間角黍任含飴口邊酒帶雄黃噴八卦還懸續

命絲

霜天曉角 同

紙條纖輭大小供裁翦羽士織成符籙金鎖畔

懸紅線 小樣釵頭顫且畫雲鬟畔半晌酒闌
人靜爭送到街心遠

並蒂芙蓉第七十二圖

七言絶首尾頂鍼接麻

郎托琴心曲曲灣夜奔妾已不思還芙蓉帳底
芙蓉臉映得蛾眉似遠山
山水雖然是滲場何如仙界任翱翔芙蓉城裏
芙蓉主縱跌無人笑石郎

迎夏經秋兩擅長分居水陸各芬芳芙蓉鏡裏
芙蓉兆及第纔知姓字香
香艷妖嬈兩兩行丁公儉素忽崢嶸芙蓉館內
芙蓉宰今有仙姬夾路迎
侯國何方是錦城成都雅擅錦官名芙蓉坪上
芙蓉朵五色交加賽紫瓊
瓊室瑤宮花萼樓太平天子擅風流芙蓉闕下
芙蓉汁調劑龍香即墨侯

收得名箋數百張卻愁霾月點班黃芙蓉紙上
芙蓉粉養就深如翰墨香
香草繽紛屬蹇脩紉蘭佩茂兩夷猶芙蓉裳共
芙蓉褥好共荷衣一樣收

十字架第七十三圖

七言絶唐集

香氣潛來紫陌風袁不約 花光不減上陽紅李商
含西嶺千秋雪杜甫 月照平沙萬里空周林

萬里寒光生積雪祖詠 風烟入興便成章劉禹錫 九
大韶樂飄寒月盧綸 花氣渾如百和香杜甫

壺天第七十四圖

五言律

壺貯仙家藥爭傳萬中餘頻年忙濟世鎮日閒
觀書戶外時邀月濠邊每羨魚漫言長晝倦依
樣返吾廬

花陣第七十五圖

新樣四時花

小桃紅春到了花成陣芳草畔梅千本月上海棠愛牡丹芍藥是處芳芬紅芍藥真斌婚李笑桃嚬休閙那蕙假蘭真石榴花書初長有葵榴婿人那其間荷花香噴水紅花壯堂萱美人虞郡玉芙蓉花間製就芙蓉粉太華仙人玉井伸梅花塘相看桂品月殿樂歲祈來頻肝梧根水仙子黃菊東籬相對歲轉千般是春

佛塔第七十六圖

鶯啼序

佛光化爲舍利滿人天散足到處有多寶莊嚴共將佛號稱祝向三寶皈依頂禮梵脩諷唄佛經肅望龍華高會人間盡同天竺　如是我聞古佛受記有源流眼目問三世過去未來七尊留偈堪錄佛經中金剛般若四句偈伊誰能讀若吾儕五蘊皆空也同眞佛　一聲磬響一盞

燈懸木魚聲斷續膜拜處右肩偏袒鼓打三通佛座佛香念佛脩福高僧悟透還持僧戒三千八百都純熟那其間稍可消煩煥根塵已斷便同聖諦無殊聖凡那分珷玉　今番看破世界空花歎鐘鳴漏盡這次第天將明也尚擁嬋娟阿堵功名歲時徵逐何如及早超凡入聖天堂地獄都無分向西方同享蓮花馥南無永證無生極樂無邊親承付囑

清課四種第七十七圖

浣溪紗

琴韻悠然想素心高山流水憶知音心遊碧落七絃禁　海嶠移情船徑去薰風解慍曲難尋爐薰靜對月初臨

棋局難逢對手敲閒中打譜儘逍遙敲棋徑路似負嶠　挾長誰容誇屢勝爭先自許肯常饒笑爭魁首冠時髦

書法由來首二王薪傳米蔡及蘇黃王公屢愛
阿顏長　洗硯一池魚戲影揮毫萬字紙生香
時揮玉麈拂紗窗
畫史含毫麈尾前解衣盤礴望雲烟前人戲墨
盡鑽研　宮禁樓臺金碧燦山林花鳥楮繒鮮
名山妙想久忘筌

梅魂第七十八圖

五言絶

梅發宮闈内梅飄不染塵壽陽剛點額占斷六
宮春
梅栽東閣畔占兆得和羹廊廟資調鼎百祭依
老成
梅開思隴友百里寄郵亭驛使相逢處花飛道
路馨
梅當正月放花事冠三春試向天邊望魁杓恰
指寅

梅花生大庾魁首嶺頭芬十月羅浮畔梅鋪一
片雲

蝶夢第七十九圖

五言絶

枝頭栩栩然月夕也如仙永締莊周夢山花春
日妍

三月三日第八十圖

七言絶集蘭亭記中字

日和天朗集蘭亭况得斯賢短詠聽不信古今
同癸丑湍流九曲豈殊形
日臨曲水快同遊大化流形不自由已信人生
隨所寄虛無妄誕放懷幽
日遊不異永和年禊事殊幽託管絃山水若斯
當極樂相隨老少詠羣賢

一掌經第八十一圖

六言絶

有貝力堪東兇空手奚足爲人不見黃金白玉
迷心大可豐身

楚騷法輪第八十二圖

騷

芳草可紉兮爰玩其春松菊無恙兮入室清芬
焚香學易兮永矢弗告南山力耕兮以蓄我粟
畏人閉戶兮一枕羲皇曼此長吟兮不記星霜

又

箋注兮荃蓀想像兮天門弄鳥兎兮我聾駕蛟
蚪兮足奔佳人兮名予同宿兮易圃逍遙兮貝
宮倘徉兮興宇安居懷古兮思我南楚伊何人
兮極目而延佇

秋葉第八十三圖

六言絕

木末秋聲淅索庭前秋葉迷漫徧寫相思兩字
休教淚濕闌干

七言古

秋風清秋木月明秋興詩多索友賡秋蛩切切
秋葉鳴秋波轉處秋夢成相逢秋日秋懷生歸
休直望秋山行秋紗細窄秋衣逗秋花秋月相
送迎前對秋窗秋思盈秋蔬其漫相調烹佐我
秋宵錦字縈秋毫落紙秋雲評

八陣圖第八十四圖

七言律

天道難明合見幾龍泉知我是耶非風聲似說
前程遠鳥語如嘲道力微地可埋憂心久信蛇
能畫足世同識雲開見日甘心待虎穴終擒白
額歸

朝中措

天闕難進緩攀龍契合止山松風過窗虛易安
烏銜朱實飛空　地詳山向琴彈蛇腹曝背墻
東雲影絕奇堪畫虎頭筆正從容

玉磬 第八十五圖

蒼梧謠 一名十六字令首句一字次句七字第三句三字第四句五字

敲磬細相和晚更朝音招敲聲細相和晚更朝音漸

逢塲作戲 第八十六圖

包羅袍

九錫連環金印喜奇緣百順投筆陳情彩毫教

子牡丹亭焚香還帶姻緣定千金寶劒西樓玉

簪三元折桂青衫五倫永團圓四節全家慶

斗十千 第八十七圖

七言古

君不見人生七十古來希漸漸枝花換綠肥人

不見昔日兒童皆長大前輩君看無一箇光陰

蹉息慨還流惟有銜杯可解憂酒酣落筆詩千

首月中對影成三友花枝漸漸稀欲飄何不速

歌將進酒

綺窗 第八十八圖

五言絕

永矢吟佳句才全甲友朋品高文自老窗外月

初升

世外亡名利南窗古道由共言今雨合江上有

仙舟

是處多奇巧吾生草木同時于小窗坐千丈氣

如虹

吃吶無他失窗前兒太平西軒時出入半步少

人爭

五色絲 第八十九圖

五言排律

青眼看層嶂菁葱翠欲流赤憐心倍熱絳愛古

偏柔黃海家鄉舊香山伴侶優鸟花魂鼓舞粉

蝶夢遨遊黑待催詩雨烏衣共唱酬

四言詩

青鬢盟心願同敲佩筆陣文光輝煌宇内

黃金榜發脫夫章絲錦心繡口直上搏風
黑甜一枕誰夢黼紋麟角黻係素王道尊
赤舄元公維持文運吐握章明自多令聞
白頭宰輔袞衣繡裳皇猷黼就及引賢良

蒲團 第九十圖

五言律

菩薩蘋蒼茫莓苔薄莫荒葛藤芰菰菀蒿艾蘿
蓮莊蘭若蓮花茁茆蔡藥莫鄰芝莖蘊葉蓉苘

藉答芬芳

七言絕 藏頭

訪道辛勤不憚忙心勞力竭費平章早知佛法
無多子好把蒲團擬十方

五言絕 同

仙師似慈母每日在人間爛熟丹經者儲糧踏
萬山

籠中鳥 第九十一圖

黃鶯兒

公子愛金衣柳絲傍不暫離上林深處飛如戲
梭兒弄機聲兒最宜和鳴求友將入婿乃公歸
黑甜一枕夢裏聽頻啼

又

駘蕩好春光剖雙柑斗酒香好音睍睆爭相向
交呼似狂喬遷似忙戲如飛處深林上離塵鄉
鍼砭俗耳鼓吹快詩腸

鞋杯 第九十二圖

嬋人嬌

手內溫存唇邊供養絕勝似玉卮金盞銜來幾
許銷他底帳香噴處鼻尖肯教輕放 三寸猶
無一鉤難狀傳遞徧筵前誰讓噴香帳底淺斟
低唱休誚我此日醉餘添量

畫欄 第九十三圖

七言律

長貧祇合住墻東生計全憑造化工倚檻逢時常抹月凭欄到處每披風温辭若箇如冬日冰語吾儕類夏蟲久判此身同槁木何妨得失楚人弓

五言小律

新詩如彈發脫手任東西祇合欄邊賦全憑檻外題逢時知有日到處吐虹霓盡欄吟飄處屐齒印苔痕若箇如松栢吾儕類

莁蓀此身將大任得失不須論

月餅　第九十四圖

青門引

法製何時始爭說老坡名氏眘公新樣並湖州豨膏如水晶瑩誰相似　秋來月餅盈街市内府多新制伴他菽芋菱藕美人悄向嫦娥祀

九宮譜　第九十五圖

白紵

獻仙音搖仙珮霜天曉角偷聲減字水調歌頭歷落聽天邊洞仙歌吹透蘇幕騎鶴萬年歡愛綠意紅情娛樂霓裳中序風入松聲悉人月圓鳳凰臺憶吹簫約　高閣琴調相思高山流水金菊芙蓉對灼更一翦梅花上林春雀瀟湘夜雨似春風嬝娜柳含烟絡忽憶秦娥共醉花陰殢人嬌譙燭影搖紅庭院深深酌酌傾杯醉公子訴衷情處聲聲漫唱似聽黃鶴

碧樹步虛詞水龍吟肅最悽楚剔嬿古陽關彈簿嬌微招金縷琵琶仙調爭認傳言玉女虞美人六幺調笑鶯啼序　大酺入節長歡換巢鸞鳳蝶戀花枝細語待月照梨花畫堂春貯巫山一段赴陽臺夢裏大江東去並蒂芙蓉兩兩同心相見歡聚共戀情深日醉花間路

南州遺音　第九十六圖

掛枝兒

最情多調和也聲聲的繁脆想前朝佳麗地舊
院裏金粉芳菲到如今都化做一片的荒涼平
地板橋埋蔓草香徑換蔬畦只傳下絃索的聲
聲也和調多情最

黃金印第九十七圖

賦

官階判別卑尊經文緯武治世安民國常不易
官制維新於是特頒印綬以辨僞真今試考印
之爲物人能重印印重能人物小兮足貴色爍
兮云珍字分滿漢篆攷周秦花前月下示信通
神世無與敵夫何價之足云

爆竹第九十八圖

水龍吟

往來烏兔奔馳無端又是殘冬候迎年送臘歲
交匆迫隨緣將就樺燭呈輝紅爐贈暖屠蘇進
酒待詩篇祭了癡獃賣盡椒花頌尊前奏　拜

罷春王正月任門前桃符新舊雙眸醉倦驚聽
爆竹眼花揉透那怕山魈不多伎倆旯聞空誘
把前程暗卜七人八穀爲先生壽

又七言小律集句

爆竹聲中一歲除王安石　高情應與俗人疎張森　家
貧只擬長藍酒張壇老大焉能更讀書王縉　便覺眼
前生意滿張栻　日長鼓腹愛吾廬顧況

馬弔椿第九十九圖

銘秦碑體

聿須賞格肩承厥職永矢惟平索堆錢埒相約
賢豪閒觀厥成聿愚十載萬金曾散永著賢名
百年極短相娛惟此樁面曾銘

錦上添花第一百圖

七言古

曾向天孫乞巧來錦心繡口出新裁漫言機杼
尖奇甚散作雲霞萬道開雲霞爍爛天邊繞五

色紛紅花樣巧芳年盛世掌絲綸慧業文人古
來少文人原合配佳人比翼連枝萬古春採得
百花歸繡帙還將花朶散花茵色絲少女花茵
臥蝴蝶夢中花影大花間栩栩復遽遽世界翻
新塵不涴萬年枝上絕纖塵消受瑤天雨露新
清絕三春堪入畫常持言笑度芳辰芳辰花柳
影搖動無端幻入鈞天夢細聽天樂奏花陰圓
尖巧向花前弄百囀啼鶯晛睆清聽來纖細不
勝情願比鴛鴦交頸聘繡入絲綸纏纏輕輕綃
復遇佳辰織晴天麗日女紅亟織向機邊似彩
霞頻看畫譜相將飾嬌花萬朶畫來眞涴跡休
交好潔人最愛牡丹桃李菊蘭棠芍藥柰迎春

又五言絕

梅杏蓮萱桂葵榴月月紅合歡含笑槿躑躅芙
蓉